董見龍先生集敘

文章之途多端而大要以眞者
爲至六經之文無一字不眞故
萬世不磨周末號稱文勝其最
濃麗可喜者無如左國然而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列國之諸侯卿大夫刻畫其言
如出一口則神情失矣其流至
縱橫押闔談天雕龍誕罔謬悠
無所不至吾夫子逆知其弊而
揭其旨曰辭達達者非徒已有
是意而能言謂之達宇宙間有
是事國家有是典章當官有是
職守忠臣孝子達人高士名流
哲匠下至田夫里婦有是懿嫩
吾能一一寫之筆端使讀之者

如見其人如覩其事徵諸今而信諸後如是者始謂之達何則眞故也眞則理勝機流氣昌神王不待湊合而自中窾窽不事模擬而自合軌矱不必雕繢組織而自成文采逸詩稱巧笑美目而總以素以為絢蓋言天質自然色澤不施反極絢麗唐人所謂却嫌脂粉汚顏色蓋本諸此此詩人之善言文也或曰若

是則凡真者皆可為文乎曰否
否巧笑美目雖出于天然而非
巧笑美目不足以為絢夫子固
云修詞立其誠使詞不修則里
巷村野之談耳何以為文吾讀

廷尉見龍公之文其辭沈雄奥
雅備極鑪錘可謂倏矣然而在
庠言庠在曺言曺在銓言銓大
之而國故朝常士風吏弊小之
而米鹽簿書竹頭木屑無不備

列語語由衷言言實際至于闡
發幽微徵抽揚小善曲折周詳千
載而下猶為動色即家庭父子
交游知故尺牘單辭必依于道
義譬喻如洞如肝膽若披面目如

對也其撫景觸事發為詩歌尤
本于性情絶無近世詞人依倣
剿襲之態蓋公之韻言在陶謝
之間其議論論之文似潯昌黎眉
山之勝若紀載叙事則出入五

余

代史而浸淫焉遷所最不可及者真境真情真事真語機軸結撰皆出自胸中不寄人籬下古之所謂成一家言者殆于公見之吾閩近代以作者鳴無如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巖少谷二先生公復總起而皆官吏部故是奇事鄭詩取法少陵王文原本歐曾當並垂不朽

要以指事達情本之身而不謬

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者其孰

又

能勝公哉在易坤為文二之光
三之章五之黃裳其文至矣然
二曰不習三曰含皆有闇然之
意至于五則直曰在中夫惟在
中而後為天下之至文公生平

操修建樹一出于眞誠不欲表
暴文在中矣有眞心術眞作用
是以有眞文章此黃裳之吉逸
詩之所謂素而極天下之至絢
者也公自名其詩曰存素意蓋

可見余不能文而與公論文頗
合因公集成而題其端若此雖
不足知公抑亦庶幾于所謂眞
矣

同郡葉向高撰

今
上龍飛甲午七年余忝以將母過
山晨啓之驛湯友人崇相集而
讀之因爲刪
一時同志如
公崇相門人
胡若符各出贊助

剛人莫恐後歟有客過而問曰子之所是
余曰否二夫日月之照於天也
江河之行於地也鳥鳴獸吉果
實草花之榮於時也皆施於天地皆也夫
人而知之也
豈待予而以其文乎
將以其文乎

曰否二夫玉之
之必不為渭
栢必不偽於
也亦夫人而
意卽居余曰
而人不必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必不為石也經
也經霜彌茂之松
望秋先零之蒲柳
知之也然則子之
吾將以卽夫文恍
者夫羊質而虎皮

竟乃絕者之
言乃相砥之
也吾又將以
求其弦者夫
琵者之不可
治人之若子
也善余與崇
生宦役惟我
爭勝而致絕
笑人之能通
徙一指守孤
一廣文抗諸
也善余與崇生宦役惟我相投十年猶矣乎
爭勝而致絕笑人之能通徙一指守孤臺柱
一廣文抗諸貴人不為西汪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崇相留中已
不調坐廣注
曰一移計雪
有勞怨以任
稔良工之苦
聖安曰人南
第石可也需
木拈曰山根
住配其望曰
笑猶記廟成
喜的見其破
設曰人與終

雪厚曰楊慈秉等
出人鏡天雪底蓬
后者亦皇此俯母
之喜余以鄙滿入
簽撤棘即閻禁不
日亦不敢一及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利事至扳函擧淨即又悟方是
視性　國家是念務不作畴城
鈇也毋起垂尉祖廟未及沿旬
諸將平及北
之將陲诎三
十餘等海上
汚邪不給汗粥宵

膝之地半享於館宅扁穴之宵
旬歷年俸入
新宏收族之
諮河通漕諮
內遠慮所及
荀親未爭如

立可汲挹也大者秦謬小者人
績凡通　社稷綏封疆治党如名
契緊要無不勑勞相戒勉同人
于以護其家莊諄諄與主伯亞
旅訓教警惕火之說者此其
心何心哉故崇相之文與人亞

言忠曰其忠也與人子言孝曰
真孝也與朋友言信曰真信也
與為官者言愛人曰真愛人也
惟其實心是以能相之謂
稽其實心是以能相之謂
語曰不信如之何又曰
狡余敢曰將以禔夫文哉百人

不必然者乃余所謂人然而久
必求其然者則凡有心者凡人
之情所喜者必其性之所近而
所求於人者必其性之所有如
嗜痂而癖好等者不好琴而崇
相不能奪鱼
之雅之文弱一儒
生也而所掀
髯而擇步之
箕而所交者乃
布衣麋鹿羽
而論人則取其
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也而所徜徉
多壯俠烈
之事奔
踶之
踶山深林密之人也而所揮霍之豪
志奬

未趾篆者本心一斤惶惕為
質之人也而論事必取其頑壯
膂決威以行查者本猶求猶法
堅墾圃墨之人也而取材必綱
羅四出圃異收惟以有一人
為不得為
國家緩急之用本

杜門掃軌公而不說面之人也
而桑梓之事知無不言之無不
盡即於常之事原終謗集為而談
必求其伸事必求其洽而不狂
其景藉及者變人交友之曾面
戚於之而皆乃參之外若拒之

而中乃契之園伯仁之居心不
令人知人亦
見之可膾炙
不知者以為
至知者以為
士之矜於
也而必能知

但見其可憚而
可海若崇相之文
藻士之驚於名也
奇士之毒於功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崇相之文
以傳其可知
山將以進夫
然者余又嘗
敗於小人者
十九是能同
序

與人乃時發
不可知神余
人憤而久必
悅天下國家
十一收於君子
辯小人與君

于相者易知名子與名子相者
難知也蓋小人之首事其事便
其躬注易借其營壘而易破惟
名子之士品望不同而業已爲
示所推其每員也常元而不肖
下於是爲污刻爲褊淺爲執拘

爲之於一途不能爭已治人以
佐國家之重如當人之如當
相者爲與之談明通公普之學
宜其作爲學已要乃令初子
所以知崇相任
國家之大

與秉彝之心同不知其
所私遂爲余序付諸梓
余甲寅厚庵友弟呂姚如晉於
石湖學堂

序

鄭一拂先生祠錄序
劉忠烈祠序
重刻經濟文衡序
盧圭峰文集序
吳襄惠公文序
蒼霞集序
約菴詩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蘇潛父游集序
重明傳序
待罪錄序
朱子語錄序代
朱少襄詩序
任維中制義序
氛雲仙制義序
李氏合譜序代
高安龍山吳氏族譜序代
跋郭建初先生文集
王母汪安人家語序
嶺南七道圖說序代
同志錄序
賀李晴原游恩序
同志錄序
奉賀大司成雲嶠劉先生太夫人 覃恩序
贈蔣九觀之溫州代
奉賀莊肖坡封君 覃恩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賀申相公壽文代
王太宇壽章代
壽趙太公文
賀連邑方公父瀘川先生暨夫人壽言
壽晴峰游親公文
張梅友壽章
贈陳醫士春宇九十壽序
壽陳醫肖山文
壽愛浦兄六十一文

賀顧泰初母夫人壽文
壽連江孫孺人七十文
壽從嫂郭氏七十序
贈傅宮允校士南都序代
贈淮揚兵備崑源楊公移鎮蘇松序代
贈吳民部白雪之明州代
贈延平守倪初源政績序
送徐邑侯應召序
為里人送徐邑侯公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送蕭連江歸里序
贈俞克邁治兵薊門序
送練生赴閩序
贈朱惟卓序
王叅軍序
贈劉從事兄弟承恩序
崔孟起詩序
周天寀先生詩序
文恭劉先生集序

贈長樂萬侯入覲序
壽順山李翁七十二飲于鄉飲
古邑葉氏家政序
傅生求贈大中丞與叅黃公詩序
唐詩風雅序
陳元凱集序
初刻駁語序
壽崇政弟六十初度序
賀陳若蘭大耋初度序

胡生虔孝詩序
蓼洲周使君應召序
崇相集卷之三目錄
記
峽江鄭侯觀瀾書院記代
李醳如重修黃樓記
崇安文昌堤記
新設永生洲茶將記
遊莆記
西山紀遊
海游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舊學碑圖記
杏壇亭記
箴亭記
觀德亭記
名宦祠記
助工碑述
督署文書橱記
社倉記
長樂復修學宮記
竹國記
古松禪林記
謝洞記
文廟歷代崇祀志
紀瑞變
新舊堡始末
錄邪教防亂
東湧偵倭實語
籌倭管見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設處壺江窮民議
革海幫議
義田規條簿記
題祭田簿
思田記
募掘毒草
散幫認課德政碑
梅嶼呂公碑
長溪張侯德政碑記

林文蔚教思碑記
具嚴亭記
倉院南公署記
廷尉署東亭洗竹記
游龍潭記
周公使管叔監殷議
送周蓼洲清任說
脩武叟原廟題詞
家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肖子說

崇相集卷之四目錄

傳銘
鄉賢總傳
林公碩傳
補祀連江四賢傳
薛鳴宇傳
三司獄傳
楊兆開小傳
龍波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迈聽子傳
黃太夫人傳
林孺人傳
趙玉蓮傳
張貞妾傳
澄源張先生傳
書鄭惠元歸葬事
先君事畧
先慈馬太孺人墓誌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熊公誌銘
盧少騰誌銘
鄭孺環潘孺人合葬墓誌銘
林宜人墓誌銘
沈無回母孫孺人誌銘
懋貞誌
序外祖馬公世次
山東都運使司運同沈公志卿墓誌銘
周章甫生母吳氏誌銘

明故司城吳君暨周孺人合塋誌銘
周恭人誌銘
封承德郎莊肖坡公總室陳安人合葬誌銘
原易先生傳
十如居士吳公傳
孝烈石氏傳

疏
代表廉異疏
感激時事疏
請瑞王婚禮疏
又催瑞王婚禮疏
題嚴海禁疏
條陳銓政疏
查參禮去諸臣初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催用呂坤疏
閩保留袁巡撫呂海道公疏
為死難蘇夢暘等乞贈廕疏
覆王巡撫病本
為吳巡撫題贈疏
為葉紹履七品考滿移贈疏
覆雲南周巡撫歷正三品俸再考緣由
寰福建兩院題實布政乞休疏
辭大理丞疏
大理求去疏
日變疏
代兵部為石王事題贈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崇相集卷之六目錄
公移
類輯禮樂書詳文
選教樂生議
社學議
學田議
湛誠服議
周方二太守生祠議
學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訓戒朔日拜廟不到諸生
留雍與吏部議禮揭帖
收米利害大畧
高平差記
題祭器簿
竣差申明預給蘆價
議酌預支并救荒諸策
條陳草塲利病
續陳草塲事宜
議處中和穡米收馬草
代復兵部討選鉾加餉咨
題南銓勳司班簿
日事簿
題辦簿
題典故
題酌放簿
為申飭職掌繩不孝以維綸紀事
招補本衙門都吏事

呈堂處置吏役
處置公牽當該事
癸丑南雍呈堂改教稿未允
呈堂求歸榻
堂呈
又稟
堂稟
又稟
堂稟

經費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集卷之七目錄

書

與耿師論一貫

答范異羽書

荅林懷瓊書

與陳葆初書

答朱老師書

答成生洲書

與黃姬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蘇雲浦
答鍾贊宇
寄劉雲嶠書
與李伯熙書
復王四周
答方孟旋書
與卜立齋
答陳育軒
答錢卓吾書
答朱塵師書
奉林仲山先生
答熊夷庚書
答蔣居實書
復金掌科
答葉閣老書
答平涵師論救荒書
答郭噩吾
答郭噩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郭亟吾

答粵中友人書

答宋高淳書

答朱座師書

與范太蒙書

答呂益軒

答葉閣老書

寄葉閣老書

答葉閣老書

答黃玉田書

與丁敬宇先生書

答陳四游

答劉雲老書

答沈將軍

答顧太初書

答林楚石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所知書

與湯霍林書

復朱座師

答蘇雲浦書

答范太蒙

答黃順德

答劉勿所

答張蓬玄書

與王省愚書

答沈無回書

答鄭玄岳

答蔡中丞

答項慥所

答衛中丞

答耿叔潭書

與陳臣左

奉葉相國

答林太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林太華

答陳學凡

答韓晉之

書

答蘇子介書

答石楚陽

奉羅石師

答陸山人

答毛福安

答蘇南昌

與呂益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呂益軒
與呂益軒
與呂益軒
答俞將軍
答俞將軍
答俞心虛
答沈寧海
復莊徵甫
答王覺非

答王覺非書
答林清海書
答陳臣左
答林楚石書
答吳上舍
答陳季立
答陳季立
答陳季立
答金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呂益軒
答呂益軒
答殷太寰
答殷太寰
答陳蓮湖
答蘇子介
答黃九石
答葛屺瞻
與董葆元
答林省菴
答畢見素
答友人書
答友人書
答鄭靈吾
答陳世卿
與陳景雲
答建寧守羅國善書
答吳總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趙貞所
答成禕古
答石楚陽書
寄奉太宰鄭鳴岐書
答張天都
與王支提
答鄭玄岳
與陳臣左
答徐按院
與張鍾石
與朱升軒
奉葉閣老書
答施爾洗
答汪福清書
答葉閣下
寄焦漪園
奉鄭太宰書
謝黃玉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周章甫

與連江張教官

書

答郭璽吾
答蔡虛臺
答葉閣下
答崔鶴樓
答總戎送生日書
與何君書
答陳元凱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郡理周公

與林清海書

與陳子行

與叔會兄弟

答韓晉之

與張郡伯書

答馬邑公書

答馬邑公書

與趙邑公

答黃撫臺

答叔會

諭隣堡文

答韓璧老海道

答葉閣下

與黃玉田書

答魯明克

與黃玉田

與沈寧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韓璧老
與當事者論哨害書
與卜立齋
答張郡伯
與黃撫臺
與崇政弟
寄弟
寄弟
寄弟

寄弟書三
與堂兄愛浦
示元德姪
示瑋書
示宗子孫
答蘇雲浦
答霍永嘉
答鄒匯石推府
答韓晉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韓壁哉
與黃玉田方伯
與張郡伯
答蔡虛臺
與黃與參
與周章甫
答項聽所年兄
答林樗明
答韓壁哉
答竇淮南
與黃公佑
答唐宜之
答方孟旋
與方孟旋
答熊芝岡書
與沈寧海書
答高興國
答李鵬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蘇石水
與蘇石水
與于太常
答孟魯難
與葉閣下書
答張長溪

啓
賀冊立 皇太子表代
代耿中丞謝恩表
代賀穀城于相公啓
賀太倉王公啓代
賀晉江李公啓代
代劉司成謝閣下啓
代劉司成謝閣下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代耿老師謝首相啓
代賀閣下壽啓
代耿師　賀太倉王荆石存問啓
代耿師　賀陸平泉存問啓
代賀申相公存問啓
代賀兩廣軍門戴　八月壽旦啓
元輔以皮林平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傅蔭一子為中書舍人代賀啓
代賀兩廣平皮林苗啓
代賀孫太宰啓
代候馮少宰座主啓
代賀崔按院啓
端午公候閣下啓
端午兵部李啓
端午刑部沈啓
端午公送北部啓
答中秋啓
三司會送察院中秋塲中啓

代三司會送兩廣軍門中秋啓
答楊州權闗使者中秋啓
代三司會送兩廣軍門重陽啓
吏部年啓代
代三司會送兩廣軍門節啟
歲除請九十翁啓
答送年啓
代賀按察使胡啓
謝表文海宗師啓
再請李大震鄉賓啓
候葉少寧啓
答楊菁阿啓
求移贈　先君撰章啓
餞座師于石城舟中
答劉端復
答楊景明啓
答李葵孺啓
答殷四府啓

按院送扁謝啓
吏部大堂啓
寄答表六休
迎張考功啓
答張壽張
答洪衡州
答魯直栢啓
答蜀布政送歲例扇啓
答漳州閔郡守
答喻福州啓
答丁藩伯啓
答蕭連江
答周推府啓
答盛大參啓
答吏部啓
答沈淮槎啓
答鍾庾啓
賀太華七夕初度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人賀初度啓
答送年啓
答楚撫梁純宇啓
答樊致虛啓
寄葉閣老啓
題龍塘文昌閣龍門通疏
完整梅嶼庵題辭代

衡鑑銘有序
萬世為土碑文并銘
德烈頌
皇都賦
策問一
策問二
策問三
策問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策問五
策問六
策問七
策問八
漢壽亭侯拒孫氏婚
書李公時勉事
書節婦崇氏卷
李侍御子姪字號說
坎解
萃卦
讀老口畧
譚文大畧
詈白老子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一拂先生清涼寺祠録序

三山董應舉著

吾鄉鄭介公一拂先生清涼寺祠之復蓋發自焦太史而九我臺山二先生成之既宇既庭祀事有經過者徘徊入者咏嘆於是乎有倡有和有記有畧有官府之奠典又有前代遺文傳志謚議太史手錄燦然足徵鄭君鑣　以為是不可不傳遂梓之並祠之規制器物靡所不備董生應舉伏讀而

嘉嘆作而曰嗟夫此王介甫呂平甫諸人所極力
擠抑欲致之死祐諸君子所心賢而未敢輒援
者今乃令人景慕至此哉且公去今已四百餘年
朝代更易遺跡雲散公於此地又非有政澤之施
族里之寄徒以一時禪林燈火呫嗶遂成俎豆廢
而復興嗣而不絕人人若為其子孫然天理民彝
之不可卒泯如此若使當時諸人今而在過公祠
下不知當何如為慚心哉者好惡轉易未可知也嗟
夫骨鯁難親流風易動從古已然彼極力擠抑與
夫心賢之而未敢輒援者徒以成公一拂之名自
遺天下萬世以恨嘆之資而已於公何加損哉予
嘗反覆公傳詳其始末公之卓然招麾不動志士
或能之獨其結忠致命期於必濟當九閽不通之
日觸禁行權擅發馬遞竟能危動主聽轉旱為霖
使人不知所從入是為奇耳造次一跬遂闕宋室
興亡三百年來鮮其比即唐子方鄒志完虢稱其
敢言其言僅止於闇以公視之特猶劍首之一
吷至若劉向屈平靡奸傷亂言含慟痛見若著龜

非不有關宗社而入之無術徒欝而自殘由是觀之公之為公不特大節耿著其識力才術固足以當天下之所難而為其所不敢是夫子所謂剛而可與權者而當時以為狂斥去之其知者以為介以為合於殺身成仁難進易退之說竟無有知公之關係社稷者非獨介甫不知即司馬公亦不知非獨司馬公不知即東坡亦未必知之蓋至紹聖決裂靖康播遷公言一一皆驗而公始見矣使當時終用公即不必有元祐使元祐得公為助亦何至調停而竟遺後患乎此志士所以撫膺長嘆也其後百年至嘉定人始為公易名祠始建又五百餘年至今日而祠始復公之精誠氣象與其讀書之景山齋窅歷雪夜流觴皆赫若目前臨風撫咏猶足起懦興頑使人追想而不能已東望羊山故人依佛之所當時所詫邀寵君父恃為可久者已烟消雲散不可復道矣嗟夫世之所恃固在此不在彼也

劉忠烈祠序

嗚呼天地古今生民之變至元極矣其時忠臣義士奮死於萬不可為之秋與國俱盡者蓋亦可指數如吾郡福清之劉招撫林空齋之夫婿兄妹尤其特者當招撫與空齋首義時元已盡取天下又取閩食其七獨汀未下耳文丞相自汀奔龍巖招撫以汀幕歸時豈有一戈成一旅足自奮者哉興化雖復福州淮兵之謀不克僅一福清衣冠遺子遽開義局雖三尺童子知其無成而招撫空齋計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之以一彈丸地當天下之全以敗魂累息迎風
欵仆之殘喘鼓而與如霆如雷之鐵騎敵雖明知
其無成猶顧與國俱盡嗚呼其亦可悲也已矣議
者以其倉皇舉事方試輒敗為譏嗚呼此其所以
為難歟夫即墨存齊猶云以邑敵國祿山河北之
所處何如睢陽不能不敗而欵責招撫乎傳稱招
撫兵敗於伏山虎匿空齋盛服坐堂上囓指血書
壁而死招撫夫人林氏猶抗辭以張其兄不憚赤
族獨招撫輾轉走匿欵道海不得乃自經死嗚呼
此其志豈但已耶夫國亡而起義君辱而圖死雖
少知忠義者能之然必勢有可為力有可施智有
可效不然時或有可乘在百之一千之一萬之一
而猶有可冀者未有萬萬無可冀而為之也萬萬
無可冀而猶為之所謂不戴天不履地瞑萬世而
不顧者也人臣所難正在此耳若度勢審力而後
舉事事不敗而後為或敗而猶有萬一冀姑嘗試
為斯亦無難者矣予觀招撫空齋所成就不能如

即墨存齊如睢陽之遮唐半壁而氣則兼之直不
知田武安張睢陽諸公當招撫時更何作用耳然
使同時督府參佐如吳尚書浚陳大著俞謝秘書
杞等人人如招撫雖不能成功而在在起義轉相
犄角或可緩崖山旦夕之命亦未可知也嗚呼此
其所以為招撫歟論者不究其心而輒責其敗退
之所謂自比於亂賊設淫辭而助之攻者吾故表
而出之使為臣子者雖當萬萬無可為之時不可
不存招撫之心毋輒虞敗而自止爲者也

重刻經濟文衡序

經濟文衡不詳始所輯蓋皆朱子緒言正德間沁
水李公重刻於淮者予為諸生時於市故書家得
之或以為此非舉業資予謂舉業者不經濟耶其
後出入常帶以自隨之廣則就李大參盛公萬年
取以録又携之白下會侍御高安朱公大振紫陽
學窓刻其所為書行之聞予有此喜曰語類繁而
録要簡此為善矣且可資以經世遂屬朱生取所
毀遥書板與之令梓為曰吾以正易邪使天下曉

然知經綸宇宙者在此不在彼董生作而嘉嘆曰侍御今世招搖自命者率以不講學不足經世而詆毀朱子如讐率取一種善逃遁無檢押之說托之於性命至參其事實率睢恣無忌憚或闌然媚世見身世事僅如毛髮不能自持又取聖賢言恍佛近者文之以儒人甚且駕二氏於吾夫子上使後生小子習侮聖言陷於輕薄由其道而不變天下將不知所終況經濟乎孟子所謂邪說橫議甚于洪水者其在斯時今公刻此可以回易世人耳目高者得其意變化之入聖出王無所不可卑者得其言猶足以自守嘉惠甚盛按正德淮本序者為楊石淙謂此書板行久文字多漫滅李公取而再刻矣未久而又失之又辱於市予得之而不能窮盛窮之而未暇刻卒待於侍御要非偶然者侍御既還里猶丁寧此書刻成之日則一陽初復泰道將長時也漫書以志之

盧圭峰文集序

惠安盧希韓先生圭峰集若干卷莊徵甫得之于田朱憲副而猶病其雜也令莊吳二山人損爲以授我又令我摸爲以傳蓋存者十五六而古風獨全讀之金石發而星河流也又淙淙然若急澗寒響從之以風雨瀟灑四下百怪出而萬壑移躍躍於吾目何其奇也及考其行事先生生於元季腥臊傾仄多事之秋兩爲縣令能以一言感悟隣盜使之投戈縛其酋又能激用其民戰安溪流突數

萬方張之巨寇持之踰年不得逞竟完其邑逮遷
漕司提舉海口鹽場又能持法抗奮大商之以貲
得參省政立能簒殺人者使不得奪國家之利雨
敗塲又能減筭以禱以一言回賜其精誠貫徹上
變天地下變盜賊如此使其生當休運都將相之
權得盡所設施其勳烈可勝道哉天奪元魄刑政
不綱授盜以柄揭竿四起而據高位操朝政者方
事賄奪忘國恤雖有蹟烈章章如先生僅置之澤
鹵凌雜間不得究其施後雖以近臣薦起平陽而
先生沒矣明興雲龍奮起一時佐命建功諸臣大
抵皆元遺獻而先生又死已久先生生不究當時
傳於士大夫之口沈淪幾晦久而復章此豈偶然
之故哉吾觀先生文雖不如詩然皆有關政紀諭
冦祈晴諸作通於幽明其論常平利害纚然可指
矣予見往年和糴擾民大率亦若此語曰有治人
無治法世率孳滋無法而不為害安得盡如先生

者而用之先生平生孝義初從其師余子賢試浙省師道卒不顧試期而歸恤其家如在有加焉雖貴見師之友必拜則其抗暴化頑動幽冥而名後世者良亦有本士不積於仁義而徒欲襮以文買聲自喜耳欲長存可乎冀乎先生名琦號立齋希韓其字圭峰則其所居之山取為集名者也

吳襄惠公文序 代

吾師温靡襄惠吳公遺稿若干其鄉少宰葉先生為之輯定而予刻以傳作而嘆曰嗟夫予今益知吾師之難也自予為諸生受知師至今幾四十年見師所校楚士高等者無一不颺發或一邑連八九名相次取大官往往而是至其臨見諸生風範詳整造次有法終日危坐語使人神慄汗集若不能自端不厲聲色從容一語使人神慄汗集若不能自容其於行誼有道者雖布衣子弟禮下之如賓友

以默動士人心能使全楚一十五郡十六州百七縣之人無賢不肖連口一聲委誠輸服至今猶然是時先兄恭簡公校吴嘗嘆慕師為不可及師亦以恭簡能作人於文字之外開豁成就有斯道功歎然若自以為不及者其後師更歷中土南制百粤五嶺功伐偉然竟以將母一念陳情於權相在事人子不敢言孝之時而竟亦浔請天下難之再起留樞未及一年遂有浩然之志　朝命累起竟不能浔而恭簡亦以是年歸卧天臺山中恭簡與師故同年並當國家文治極隆之會同出督學簡講學至老師不言躬行氣象深醇望之使人意消既歸閉門樹軌靜觀萬物之趣時時見之吟咏或縱手揮洒筆墨淋漓世爭傳寶望廬以浔一見為榮有識君子咸謂　朝廷優禮耆碩能曲全其高使之有以自得於桑榆之境嘿挽世風亦吾師終始之遭也近来大臣進退不得自由輒曰上實

使然操士風者一不潯志於士輒罪地方不知師當時何以進退綽綽如此又不知楚人去師已三十餘年何以仰慕不衰地不改俗當時士豈無有一不肖者師何以從容一語使人神慄汗集若不能自容也借使師在今日其所孚動亦豈頡異昔時夫時者君子所乘也道者所御也不得於上諉之上不得於下咎之下失其御而罪時吾不知其誰可由今而觀若吾師者可謂難之難者也予少受學恭簡幸稍有聞長受知師而出亦校士於師之鄉步趨只尺莫之能及常以為媿晚佐留樞想像風采夢寐從之顧師不可見矣得見師遺稿披玩吟繹庶幾淵弘凝靜方潔雅正之操與夫經國之餘謀對時之逸韻如或見焉故為畧序梗概以志吾思且以慰夫世之慕師思師而不可得見者

蒼霞集序

天下之事苟非其性之所近則為之而無成學之而不能以至雖疲精神窮歲月而性與習不相受迹與妙終不相入匠氏之斧斤庖丁之牛其妙至於疑神者蓋皆性獨有之非但日習其事然也天下之事尊而名貴可學而能以行遠者莫如文古今才人士子嘗喜為之而有至有不至蓋自漢以来至今歷數千百年操觚而為文者不知凡幾其灼然名家行于世而可久者代不過一二人或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人止耳何其難也豈獨學之不至哉蓋有其學而出之無其才有其才而運之無其法有其法而變化之未能神皆不可稱作者夫神其至矣非學可能又非一切才敏可及若有靈心天實濬之蘇子瞻所謂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得不止至於所以然而然雖作者亦不自知者以魯南豐之沉萬醇至王臨川之峭古尚未能極於變化然其醞釀傑異出入經術與韓歐諸君子各自為法亦各有神解為非夫天之所縱千古斯文之所屬何以能至於斯極也故曰性有所授學有所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世乃欲以字句比櫛模擬格象劈積襯砌以為工甚且謂唐宋可廢直接漢統而不自知其去愈遠也以予所見吾鄉少宰先生之文實能卓然獨得古人之所謂神者而出入馳騁若舞若飛若江河流轉回環往復錯綜要渺若抽雲烟若燭日月有蘇歐諸君子之風而時離合之以自為家其為文特談笑杯酒枕席之暇操筆伸紙嗟咄立就大作小篇長言短牘隨物賦形無不斐然秩

然可喜可愕浩乎不知其勢之所止與其機神之所以合蓋亦其性有獨至爲者與少宰同時並駕相許可者莫如江夏明龍先生其文悍疾揮霍如風雨驟至號吼霹靂使人失視如怒濤激浪驅使舟楫而與之上下以放乎中流其家法與少宰不同為嫌其往來議論同其為透徹如意則一二公疑皆有天授者耶何以卓然自拔如此也昔唐宋之盛諸大家同時並駕各相取下不以其家法不同為嫌其往來議論相翼相詡之概有可想者近世文士每不若容如何之於李七子之於唐應德王思道輩互軋交譏不遺餘力斯皆偏見獨識不睹其全宜其所就者不遠少宰獨能與江夏交贊以力此道其識有非令人所及者其能起衰復古羽翼文明以成　國家昌隆之運者將於是乎在予與少宰同里朝夕其議論而一無所底少宰謂予可語命題其稿予積時日竭心思而不能就乃知文章真有天授苟非性之所近雖為之無成學之不能以至者如予是也

約我詩序

予不能詩亦不喜讀詩客有持詩示予者曰此唐也即無不似唐者即不似唐也乃約我為詩不為唐即無不唐者即不必唐也而固不欲以示人予自其署中索浔之則大叫絶如聽倡靈山中對潑園披剥儒墨齊大小窮物情又如從子美崎嶇夔峽間親見其淋漓慘驟於漢坡石濠新婚別諸什而同其悽憤也予於約我詩病則讀不平則讀感憤愁鬱無聊則讀讀則諸障輒已已輒釋釋輒復

讀予不知其為詩知其有刺於吾心而已吾不知其為唐知其寫情摛景窮變極命了達無礙旁屬溢射其致可風而已大抵約我此道從七淨悟入而受才絶異雖在囂囂叫涸總中而靈珠自現縱心所出縱筆所入無不飛舞沈痛若駭若失而不自知所以而予同年穆象玄深知之欲取而壽之棗為詩三昧予題數語如此

蘇潛父游集序

有宋文章則推子瞻兄弟與歐陽王曾諸君並馳角立而幾蹉其上子瞻流脫自喜尤為學人所悅其實乞靈竺乾濟以漆園機括耳要之篤厚沈至近於實用則子由或庶幾子瞻之文晚乃益腴蓋更歷憂患流徙嶺海霜雪厚而天根見死生迫而百慮消子瞻乃成其為子瞻笑不然如子瞻少年鋒鋭早得柄用吾安知其與介甫何如哉又安得其海上諸作經日月而燭星辰至今傳說不已也吾

友潛父夢寐子瞻而氣類不遠其玩弄禪悅借以摧壓世界亦復相似乃其鍛鍊自立隨事省覺則不待蹈險而似日有進也吾數見而益畏爲出而督漕有遊集大畧日録所見附以議論間或發之謔詠溉溉乎其可味纚乎其可指疑又幻出一部也夜夜趯撻旅拒不受已乃相與躡天關從天界寺繞出靈谷走姚方門乘月上樓霞夜半扣門天未明飛上絶頂飛擾靈鷲峰婆娑佛頂之上潛父鼓手題詩口占相謔歸猶繫一壺鞍邊至石馬田中跳下拆黍葉爲柸臭飲大驚田之人由今思之正可一笑佛乎仙乎聖乎賢乎我與潛父乎兩不相涉譬之鳥啼花開各自成趣所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使子瞻見之當亦啓齒不知此時去雪山幾尺耳潛父謂我弁其集漫及前游而因以稱量二蘇背世所馳不幾耳爲笑於潛父哉。

重明傳序

廣州司馬陳公以孝聞於吾鄉鄉之縉紳先生嘖
嘖其母夫人七十重明事以為三異曰明之用取
之血老則血枯疾不可為矣而母夫人明以七十
復疾近猶可為也而母夫人明以六十四失冗六
年而始復復於醫手無足異者而母夫人明以醫
束手無措子婦自護持若恍若惚若有告之復異
哉非神誰為之非陳公孝感誰致之舉以為言孝
而假之神言神而感於孝猶有待也夫孝則何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哉通天而天通地而地通神而神記曰孝道之至通於神明非有通之者精神所結極而自通若神之為非神之為叫所謂不可使知者也當太夫人失明時陳公食無味行無適坐無安若忽若失無所致力倀倀然營營然目所視耳所聽神所凝一惟母夫人之明是冀而他無知則公之神固已全注於母夫人而潛回其視於冥冥默默中矣向使叩醫而效則醫自為神而孝之妙用不顯蓋至亟鍼不轉醫手莫措子婦叩天若告於寢是天之所以巧彰公孝亦公之精神自極自通莫知所以然而然也然則報新宅復眼明啓陳公於夢寐中者神耶若扶太夫人首告以勿掉可為者神耶善乎潭南劉先生之言也子母精血相屬也蚌之塗鑊也朝用而夕反也理之不為異者也神與非神必有能辨之者雖然叩天天應見夢夢徵衰老久廢之視忽然自復何故哉夫幕崔氷鯉剌血抉睛非意所及非常所見而千古往往有之即謂之神也亦宜愚故曰孝也者德庸而功神

待罪録序

待罪録者録予罪也夫予何罪罪夫法所不得為而為之者也夫法所不得為而故為之者何也予憫夫守支者困於賠累而非其所自致也予又念夫倉場之極壞而莫之圖是二者宜皆有以處之而無所出則予心關為勢不得不冒夫法之所禁夫冒法以行私予亦不為也冒法以既吾心雖罪何傷是故冒罪而不辭法曰餘米作正支消則自一粒而上固不得軽動軽動者以自盜論法至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南京地濕久儲易壞守支者動十餘年　國家寬之以過耗五年八月以上正米逋減而猶不足者追賠逋減之不足而況有餘乎然其間堅亢廒座不足於正而餘於過耗者固有之當事者恐動之為罪往往以賞為德予以為與其為德於諸役孰若為官攢軍斗釋垂死非辜之累且浮還其米於公家也故通融六倉有餘不足相補凡補已詳應追未詳應追並諸已故應追法浮請免而猶為之補者通二千五百餘石此亦律所謂私補別項虧折以監守自盜論者也猶有不盡於此者予初事事土漫溝堙塲蝕者半水搖於廒屋毛剥落米所由壞往往在此予既憫守支者之賠累而啟乎其後勢不能盡得之公帑於是樽節剩席積為諸解役用歸價於陶以磚以毛又令梓人効木匠人効石拓塲四倉砌而加濬以丈計者一千八百三十三為廒二並諸更亭更舖倉學倉房諸官攢官房監督署宅以間計者四十有五創錦衣倉左路一百五十丈創木為障綴以石樁以枚計者四

十又八床帳櫥几鑼鼓弩錫為件三十弁井防溺
開塔以梯各一除設法開掘廢舊磚及查取諸
舊廒殘木外凡買城磚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二塊
平磚三十五萬六千三百六十六塊瓦五萬九千
八百七十四片石三百四十八丈七尺木一百一
十七根人工厥蓆釘漆諸費二十一萬八千一百
九十九文皆取諸蓆價而以過耗有餘之米助凡
用米九百五十石此亦近於律所謂那移公用以
監守自盜論者也是皆法所不得為者嗟夫予雖
不肖敢以身試法哉顧以私補別項者猶為公家
補那移公用者猶為公家用若盡以行賞則此三
千數百餘石吾不知其誰得於公家乎何有且法
固不曰行賞無罪也均之為罪寧以急公是故冒
然而不辭然吾聞之諸委吏前此倉差無歲不有
追賠前此掃盤多者不過百石今多者乃至千石
以上且至二千百餘石矣夫此之二千百餘石也
與前之三千數百餘石也皆予忝存纍積不苟為
德於人乃得有此也使予局局然瞿於法侃侃然

惑於流俗之議而苟以悅人則米之散久矣安得
冒法以還之公家乎雖然使予不遇倉場之壞官
攢之虧賠而不煩經畫則米益有餘予且盡以所
餘掃盤而作正支可幸無罪矣予蓋不得已者也
敢辭其罪故作待罪録其代署高平差亦作三倉
以非正差故不載胞塲治厥一俱不動公帑

朱子語録序代

自孔子出而帝王列聖之道明自孟子出而孔子
之道尊自宋諸儒尋墜緒開而明之至於朱子而
聖賢微言始有所統一然其為力也勞其為説也
詳其起諸儒之後而集其成則孔之刪述也其當
儒言盛而濫觴之秋詳於辨而嚴於守若峻溝塹
若畫堦級則孟氏之所為不得已而斷斷乎二氏
也噫是紫陽氏之苦心也説有以紫陽之學近於
頓而破析與直截簡易超然目得之妙夫孔不曰

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乎孟子不曰以道深造乎夫達誠可徑何必下學約誠可驟何必博文而亦何所俟乎深造之功為誠其理有不得不然者聖賢非故以是煩苦天下也是故慎思為慎辨為析義於毫厘察幾於幽隱究極于天人綜心于物變蹈迪乎體驗推而達之不敢或苟銖銖砣砣不厭其煩以求合於孔孟之旨今之操戈而尋為者吾推其意大約有四端非以其難而畏之則嫌其實而避之非厭常則騖高夫知見之學不可憑也而可匿

片言證聖無問生熟棒喝交馳誰為悟者今提而命之曰躬行曰敬義曰存省彼安所匿為故畏之也夫九層之臺實有其基塔頂說鈴等之風影然虛者易欺實者難掩矣難掩則不樂趨故避之夫稷黍生人者也日見之謂常食耳然棄之則死今之食紫陽之餘者久矣彼且謂是不足自神久則厭厭則玩玩則棄是棄黍稷類也夫性命即夫子罕言也妄意而言之即不必是猶異乎扃扃者夫紫陽氏所謂以道深造下學上達者也然而不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禪悅之通脫可喜且無可跡着之說其不推高而從之心忽見夫可喜無可跡着之說其不推高而從入之乎從而入之於彼必操戈而尋於此其勢固然吾請以一言斷之彼雖易雖新雖可喜然冥冥窅窅之虛也此雖難雖常雖少拘然窅窅之實也由彼者心無忌憚儒為覇教為夷由此則心有所束而入行有所約而正功有所循道有所極以學則醇以文則典以之為已則治以為天下國家則并而理此

高成二祖所以斷然以朱學為的也　列聖崇

守嚴於功令中間雖經操戈樹幟鼓簧淆亂之餘終不敢不以是取士予為童子時猶記里先生談說性理語錄諸書皆能成誦後乃并集註不盡讀矣問之理學詮無以對或隨聲非毀敢于無君無師天下滔滔將何所止噫今之世有能歸命紫陽者即亦聖人之徒而已侍御高安朱公嘗與予嘆息此事因行部得語類令紫陽裔孫諸生崇沐刻之以廣其傳其於扶正學挽末流者其功不細予樂而序之

朱少穰詩序

予在五羊時已聞禺陽朱少穰名已過禺陽則少穰介莫元慎請見立江干老矣而其言甚壯曰士讀風有四方志未酬今將踰嶺道楚越揚帆大江望匡廬抵金陵觀十二門想像高皇帝之遺烈遂浮淮泗過呂梁歷齊魯燕趙徘徊上規當世下摩公卿然後一收其奇以歸中宿之峽飛泉之洞而滃志爲且以詩投曰某詩得之飛泉洞洞去此三里許可遊也予未暇觀其詩第觀

其所謂飛泉洞者在峽曲巖石壁立四五轉水瀧瀧出其間引至亭下可以流觴其石皆輔勢取形林木虧蔽老藤直懸半壁上如修蛇赴壑慄而不敢進予與元慎坐谷中相視如隔世人則少襄之為趣可知也然頗怪少襄有巖洞之勝而欲棄之遠遊不知何解已而少襄果至白下探名勝徜徉久之復思歸謂予曰恐山靈移文吾興盡矣吾遊雖未極然已半償之宜有詩一卷可以返命山靈先生為我序之予亦不暇觀其詩獨奇少襄老而能遊遊且半天下且有詩不虛遊遊而能以興盡返浮遊之趣真可以報命飛泉山靈矣故為序之若此

任維中制義序

鼓山東拆數十百里放於海層巒疊峰直矗雲礙日爭為奇怪者不可勝數而君山為近君山臨大江突起逆拆巖石嶔嵌如熊虎飲河挾以長洲錯以雲島凡延建諸溪瓶注汪滙白龍洪峽之水皆東於是予嘗往來其地與任維中之父少海君遊嘆其地之音絶意必有人焉為起于其間是時維中方弱冠授戟以文才穎鋒出予見而驚避之而有司未之奇也未幾維中舉于鄉少年盛氣於人無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紫雲仙製義序

子不語怪非無怪也恐啓民惑而至於亂常夫怪固不足為天地諸書傳所載變幻不可知之事往往有之是特二氣摩盪游戲之常耳曉者不知怪也夫天地之氣陽發而陰藏故本陽者形本陰者神形而能神陽之盛也傳所謂至誠如神者是也神而能形陰之盛也凡百物之精修鍊不散之魄動於景光不觸而發不響而聲為人之所能為人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不可能可駭可愕若有若無者是也然亦每每藉人氣燄取之其理固然何足怪乎我友赤海氏好奇而博於文旁及神仙老釋之學無所不究極而若有得爲嘗爲予言東瀚紫雲何仙之事甚奇且出其文五首示予予曰異哉朝霞而暮雨海市江虹吾莫知其所以然然幸吾嘗見之也故不怪不然是爲何氣仙之文而已赤海氏大笑曰吾姑傳之人人使知耳目習見之外亦有世外游戲之文如此見宇宙伎倆何所不有也夫物固惑於所怪者不之知耳知之則不異之不異之則以爲固然而復於常所謂語之以不語者耶且其文有可傳者傳之庸爲惑遂序而歸之

李氏合譜序代

某嘗讀易至同人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夫族而類之可以知同矣然物不辨則淆而不可以久故曰中正而應利君子貞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類而辨天下猶通況族乎於吾族蓋杭出也杭有總管公者南渡時徙自汴實為鼻祖其後至提領公子均保均達與其孫瑞甫瑞閩瑞亦得禍而戍其保戍興州幸正丘首均達竄閩瑞亦得禍而戍其子原信原達于黔其季原道冒母姓蔣竄姑蘇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原幹一人猶杭耳原幹數傳至桂泉公亦絶其在
杭者獨均保公之後最著而吾黔由信達二公以
遡於瑞府公皆總公提領之後與渊同祖顧其先
倉卒難作東西離析萬里大創之後數傳始復歷
百餘年又各限於所聞見莫能尋尋之則自先奉
直公始也先奉直公以計偕紆道至杭展墓苦心
咨訪稍得端緒及得瑞府公夫婦像而歸譜之時
華因其舊而修爲雖知原本武林然恨未能卒合
合之又自今日始蓋某嘗按漕南方慨然欲尋奉
直公未悉之緒寄圖博諏冀得源裔然竟無有應
者徵天之幸客歲晤司空弟於京邸乃得大詳黔
浙之分源及先世行事各所未聞見者而叙之圖
之傳之像之統之別之以爲後人徵信感法之地
於是十數世萬餘里不相聞之骨肉一朝復合先
世幽遐烟若指掌其事不可謂不奇而其盛衰之
故離合之迹亦可深長思也已夫提領公以前尚
矣當均保公瑞府君父子蒙禍時手足分梨李氏
不絶如髮在黔者不保其爲黔安問浙浙不保其

為淅安閟黔夫寧必其後之綿綿延延以有今日而卒有合也則宗祖功德可知也夫均保公之成而復也瑞府君子孫之黔而發也皆天也物不兩大故原幹之後廢物必有偶故均保公之後蕃然淅與黔皆三傳而始盛黔之耻菴猶淅之志廣公也何其興之皆不暴也長源大霏諸祖視七品府君輩亦庶幾爲其他文德武功縉紳庠序彼此交映司空生淅之門户益大矣而不肖某亦滥邀靈祖宗獲與司空弟考論家世兩美必合是天之不亡李氏也假令黔淅之子孫發不同時即同時或中外相左安滥面叙終始灼然無疑尒聯綳比如今日者則祖宗功德又可知也夫由前則合而離感而衰其在同人所謂伏戎于莽三歲不興時乎若奉直公之苦心尋源所謂困而反則而漸盛漸合以待今日歷數傳更數手至不肖之身跡求之不得人求之不得縈於夢寐會於偶合所謂先號咷後笑者非耶大師克遇其唯今日然微先奉直之勤勞不及此微司空弟毋乃遲徊于郊之同

物何能辨志何能通往歲之晤蓋若有假之者矣故曰其事終始甚奇而盛衰離合之故亦可深長思者也雖然物必有始始者物之甫受命者也其數將盡盡則復虞其渙故受之以辨辨則可久同人之道也今之黔淅合譜使人知所本源示正始也其別派其傳實其繪像示辨也派明則本支可尋傳立則先德不泯像在則羹墻如見三者所以聯渙示可久也是同人之道也於乎觀是譜者其亦可深長思也已矣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

高安龍山吳氏族譜序代

凡吳周泰伯出也江南為盛高安之吳獨斷自剌史理者郡所始也理以唐天寶間剌瑞家於官有子馥郁而龍山獨祖郁者龍山所始也郁之後衣冠不絕自唐迄今幾七百餘年經幾亂遽興遽復其在唐則依然也在宋則苞茂也在元則果碩也在明代則栟之蕃實而條遠也盛矣哉而皆系於郁郁系於理夫理之先獨無可尋者乎慎遠也其後遂者何因生賜姓周道也類族辨物易教也故

四代之祭郊禘同所以見神明之澤大太極之義也春秋諸侯卿大夫以字為氏官以字絲分派別自相為宗所以明統緒之正二五殊散各一其氣之義也故曰宗法立而天下治以其有統也譜牒者明宗者也世遠則易忘地遠則難悉夫龍山肇聚七百餘年不為不久其間人道始終似續出入婚嫁卒葬墳墓第宅興夫術業進退忠臣孝子義士貞婦文人墨客奇衰伎巧之徒不為不多其族不可謂不大徵獻紀實詳之猶難況能旁跡於遠故夫祖之必郁始明其所可明也稱曰龍山因生也其慎而不遠及辨物也是古之道也夫譜與史有同有異史記世家必推其所自始然不能一一詳疑蓋闕為其為諸侯王年表迫於曾玄六世復綴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澤遠則窮數煩則亂故五世一提者以澤為量且使人易明也是譜與史之所同也夫史為天下人設也公言而公書之善惡莫得掩為譜為宗設也言其祖父則傷其子孫言其兄則傷其弟故不得顯有所是非夫是非汎則勸

戒亡矣譜之教窮矣故徵之徵之者不詳其事或名而不字或字而隱其生或徑絶之使人覩而思思而惕曰夫夫何以獨畧獨絶也於是有改轍爲有蓋慾爲有斡蠱爲寓創艾於一字之間徵而顯親親而公是譜之所以爲教也是春秋之義也與史異者也凡此皆銅陵君有意倡爲之以成繼緒公長洲龍安公之志使其宗有鳩君子與爲予獨以爲君子尋宗欵的而取法欵遠夫吳之德大矣三讓幾禪也延陵之節蓋在孤竹之間雲臺以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著酌泉以操顯其風流餘韻猶能興起人於千載之下況姓其姓者耶今觀譜中所載龍山諸先進其奇行信足多者安知其不興起於是夫登山者動而益高即遠者趨而愈遠豈與夫扃足自喜擅譽鄉國而已哉吾聞龍山山川秀異鬱鬱青石間畫成以易兩字夫易神明之淵藪也其數無盡其測無方有盛德大業爲天啓之矣能無使後之述譜者以龍山爲重乎哉予於銅陵君有一日雅因其請序敬發其意而爲之兆

跋郭建初先生文集

吾鄉以布衣顯名者無如郭建初先生當世廟末島夷作難東南諸郡邑歲破閩禍尤烈當事者莫能支先生發憤條議籌山度海若在眉睫其經畫備禦之策甚詳當世諸名公轉相推轂遂道吳越上金陵溯大江而西及荆滇之交北游都下窺雲中慨然念庚戌之變欲歷九邊盡觀天下阨塞講求禦虜方畧會戚將軍築碣石宮以請將軍故知先生於閩者也於是為考遼故作燕史揚榷軍實

旁及舟車器械中國所恃長技一一精討時從馬上占筆為諸鎮畫倉卒計無不悉中當是時郭先生之名聞天下愚嘗讀先生所撰著深沉辨博一縱一橫要歸於日用觀其對李中丞酒中大言其氣畧一何壯也其所指畫天下害要衷情虜狀兵謀事機又何條悉而雄瑰先生非有一命之寄封疆之責特以一青衿感激時事開口縱談動關大計此豈得之卒然道聽途說從紙上嘗試以鈞奇耶語曰事不素具不可致遠自舜蹈止齊張失縱

送會同田臘禮樂六藝之教廢而經緯文武之畧不見於士大夫然其間賢者猶能周慮安危斟酌時務為未雨綢繆之計以待夫有事及其救也士夫安於豢養相與習為雍容無益之文辭高者托於虛曠怠其國恤一旦有變則倉黃首鼠肉縮不任急則以百姓為餌此時平之通患也使在事者盡如先生何至岌岌若此嗟夫天下事未易言也以徐洪客之才泯然不復再見而張德遠輩以儒者謀國屢屈屢挫竟無聊談此英雄有志之士所

以撫膺長嘆耳即如先生當時所與游以節鉞收功者非無其人然或因事會籍將士力取大官亦未必其具之素講要以文章而論則作者代興爭詭不朽至於綜事實苞經濟施之世而可用垂之後而可法不為槩帙浮藻者則吾未知其誰與惜也吾不及見先生言論丰采以自壯也先生平生薊游最久與元敬將軍周旋十五年邊塵不聳去今僅二十年薊事變矣廟廊之上勞於計議莫知所終噫安得有如先生元敬者起九原而問之

王母汪安人家語序

新安王子文詒持其王母汪安人家語示余曰是吾伯吾父之所輯以詒我子孫者願先生為我諗為使無忘予曰噫善矣子之請也夫婦言無章矣而王母獨能是而伯若父能輯而存之以永母訓其皆可賢矣乎夫國家之興必有所自始其大者在種德而其要在言語教令以約子孫於義滋其德而善其教使有所警悚循率至於久而不廢即男子猶難之況婦人耶今之世吾未見有若而

王母賢也其言深切人情合道理其教而伯維材處友之道與夫雞鳴原初心之說雖儒者無加爲爾之兄弟子孫世服之豈特僅持其家而已雖然徵爾伯若父則爾之兄弟子孫安能與有聞爲以不忘其初而世亦安知有而王母賢也夫家與國雖異然皆有一脉以繩繩乎其中必無失其脉而其後乃可以久吾觀詩書之際如無逸諸篇其祐祖宗遺德遺教至詳矣然無及內教者至於詩則稱述后妃及其治服澣浣之節無斁之訓恤下之恩又因君子而念其僕夫如今所傳葛覃樛木卷耳諸詩是也又上而太任姜嫄皆有詩如此其詳蓋書以道政事故於內教或畧爲詩被之樂歌用之房中薦之宗廟歌咏諷嘆以感發其家之人則其詳於內德有以也嗚呼此周之脉周之所以興其後衰敗亦往往自閨門始故其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績蓋深悲其脉之失也由國觀之家豈有異哉然則王氏之脉固在王母今家語所載昭然義方雖以被之書詩作王氏一經可也維材故太

學生有士行為許相國所知文詔亦善守家訓見
奨於前後司成太史傳先生尤樂嘉而原本之為
作家語序予復綴之如此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易亦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嶺南七道圖說序代按院

嶺南於星為朱鳥之冢負楚介閩滛於太海綴以
啻甸外則交南占城諸國舟車之所通內則樂徼
之種龍户馬人豪惡少之所出沒歲不忘警蓋海
廣則隙多地廣而險衆也　國家建立郡邑星羅
棊置轄以七道牙錯其間要以控制要害拊臂相
使首尾相應其慮至詳其間謠俗所因山川所原
險阻阨塞所遏户口人物所多所寡郵置所經戎
戍所邊是為形禁勢制便治之原君子審爲然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載乘猶費綜索夫古有聚米借籌不終談而決勝者浔其要而已予用是授劉生簡使考粤故而約圖之凡若府若縣若州若衛所若山川戶口謠俗道里扼塞屬於何道靡不臚列括以數言蓋方偕千里矣識者規之目圍得之掌上昧者倀倀乎臨撫之間故曰不出戶而天下治閉門造車四方合轍豈必躬跋屐窮載籍而後地無遁形官無遁政哉若夫因應為術匡振為務本謠俗知變原山川知政因阨塞知制稽戶口知養考郵政知節核戎戍知警察民眉知懼撫時事知救是在乎覽者自得之此予作圖意也

同志録序

昔郭林宗見士有志行者勸遊太學往往成名其時太學生能持天下清議為世重輕今之太學不知於古何如然而四方之士騖爲舍鄉國而之天下有意乎自積分法廢四術三德且置勿論即如漢氣節相高國初或有之今惟是課業文字盤辟差撥多可兩歲少或數月雨散矣然其賢者亦用此發身都顯庸而標名跡者不乏念其初拱揖槐市時目相屬班相齒業相治豈不即若兄弟然

旋而遺跡棄之以自菲薄寧獨見笑有道而已此
齒録之不可無作也詩有之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縱子不往我寧不嗣音易繫辭亦云物不可以苟
合故受之以賁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
聚也賁者飾也聚而飾之以文則合不苟可久要
矣夫臭味聯於一堂之上心神往来於千里之外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嗣我德音升沈匪懈斯其人
不已質行君子哉昔朱季不忘心於知已之言巨
卿赴約不避修阻推以事君何難不赴吾未嘗不
夢寐其人顧二三子勉之若乃嗡嗡泄泄自托氣
合唇舌為事此即申以要言臚而列之何異群諸
不可知者坐而受甲安用鷄盟吾不顧二三子有
是也是録也其可以徵其名曰同志志在彼不在
此也

賀李晴原游　恩序

世恒言圓通易合方正寡偶豈不然哉乃吾鄉鄭恭介與粤海忠介跡其所行事宜於世無所容然卒歷大僚施功實殊恩異寵烈於後先豈方正者亦時有偶耶宋臣有言惟久可以見吾守要以有道君子行心所安從吾所好動兢之念既消顯庸之地亦寂至於功見行信上下翕孚天人樂結推之所不能辭覩之所不能得而其究以大效故曰拙於人巧於天拙於近巧於久吾安知枘鑿之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必然也今以晴原公觀之尤信夫晴原公者非
世所稱守城深堅者哉當其官禮曹時諸凡請乞
恩卹或令甲所不得當者公以一郎吏持之宗藩
請之不得戚畹請之不得津貴請之不得即以政
府大宗伯再三從吏之亦不得或至相拂必固曰
令甲如是何敢私終莫能奪人固已嚴公於宗伯
政府矣乃政府欲樹公公又固不與樹也會公以
補官入江陵諭意請見且以京秩啗之公退然弗
敢承竟出為督學使者於浙公之督浙學也浙故
多貴家子營鑽百端即故事高下諸生率視卷端
既廩增附諸名目公一切罷之惟文是校即政府
太宰不能為其子弟地而一時名士皆脫穎矣夫
人亦孰不欲樹於執政而公不欲之又不欲私樹
人至使政府宗伯冢宰不能為人地又不能為子
弟地此何異二介之骫骳於嘉靖間乎夫忠介之
以逆鱗奮也其事固已奇鄭公嶽嶽兩忤權相至
不由其臬與其祝祠法其所急姻婭幾不測矣而
卒登九列非天耶恭介固曰吾行心所安安計其

後公亦豈為是亢厲守高取焯焯名乎然而天下引重公如鳳鱗騶虞惟恐不取快於先覩也公在外僅十年車轍徧於東南所至秉禮持正公廉有讓始終如一操今且將重用公公之子且以省元高望游　恩三代且四載粤矣　朝廷亦念公功第讀中秘書公直已行道三抗權貴人遲徊十年不少變於世豈有所顧念者而天為公償之榮其先駿其後是豈其意之又何必圓通之是方正之為拙也予於公無能為役謬謂臭味似之諸僚丈以公游　恩宜有言直為公道其操趣如此且以見天人之際久近之徵與夫公之所以光大其先世者非偶也

同志錄序

同志錄志同志也夫志曷同同於公曷能公公於性譬之水千派百派性必之下其之也有違性乎哉故曰性貞天下之一一則公公則達故曰達道夫之爲必達也弗達弗同夫五方異習學異見事異情人異品各隨其所之而究無弗達也則究無弗同也觸之善而好同觸之惡而惡同迪之行而倫同本之天而道同習可化也見可融也情可決也品可齊也非志其孰能之是故君子童是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貞教遜是以敏功立是以基往辨是以徵學惟其同也夫同則曷辨曰子見春風沂水足民強國贊禮樂者之不同於仁乎子不見公裘馬泯善勞與夫老安少懷信朋友者之同於仁乎故曰寃無弗達寃無弗同也志者志此辨者辨此豈習見情品之足為町畦二三子勉之是録所以志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賀大司成雲嶠劉先生太夫人　覃恩序

大司成豫章劉子以太史侍母夫人於里中者前後十年會　朝廷有大慶典被兩都官及其親於是起劉子劉子顧南便養也則以為南翰林轉諭德仍以新銜　覃恩太夫人遂有錫命或曰劉子宜北胡乃南即云便養然孰與北而朝夕奉大官之賜於母之為寵靈也且世之奉母於北者豈少乎曾子曰此劉子所以孝也夫以劉子之學其於君親大義毫髮之間較若銖錙豈顧以榮寵置心

哉母之所便疏水猶懽何云大官夫南中之於豫章猶其家園也江水可甘藩輿可御親戚骨肉之間時日相聞母固安之矣又何求焉而又有　國慶之施　親命之被　龍章煜耀于以昭聖善而明燕喜豈不樂哉是劉子之孝之光也雖然徼朝廷孰成之夫周之先王其於臣子可謂敦切恩厚矣然猶有翩翩之諗北山之咏制又不得以其貴及親由此言之雖古恩厚之朝不能盡愜人子之私懷歸且難況能予以便地使子母懽然於官舍中又況能邀寵　社稷休顯其親不假年勞資格而有以自致乎吾以是知　朝廷之仁之大也其勸孝也周其錫類也廣其加恩於賢者也甚厚而有體劉子今日不可謂非厚遭也易之晉有之夫晉內坤外離夫離麗也於人為文章於朝為錫命其光上出不可掩也夫坤道母也其位內其德順順於內而光發為德升聞矣晉如愁如如不欲進順之極也照之以天光能無錫乎此二之所以受介福於王母者也蓋離與坤相成也劉子其當

之矣於是劉子之屬與其群弟子聞之請曰屬欲賀吾師而無其辭請以此進曾子曰未之夫國學文明之地也敦孝以先順德也文物以示明教也內順外明教之則也昭明顯則以專士心敦古行復教化贊文治德之光也是為衆允進而麗明往而有慶先生自此升矣母之錫庸有既乎昔虞母教忠身被金紫顧母就養傾動中朝至使人主下拜歐母榮懷自縣太君四封而至兩國皆前志也太夫人母德不啻三母劉子學行文章抑又兼於前人　朝廷方注簡求即欲私便于南恐不浔久予老矣尚能北而從諸公卿後拜太夫人於養堂前如虞顧時耶顧以晉之六三與六五之說進

贈蔣九觀之溫州代

溫陵蔣公九觀以江山令入為南地曹者五載而東甌之　命下時蔣君以上壽母歸矣諸曹即走相告曰蔣君必善守彼其明豁弘大敏而練於事也或曰其人仁於物無不吹累為或又曰是其廉辨不劇者也是出自孤而能立養以遠志蓋孝者也夫孝斯慈廉斯威仁斯使敏斯治大斯包皆守之道也是皆然矣雖然吾以職事觀之元信夫國家財賦生民之大命綰於司農而郡縣實理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令於民無不劑掇也而財賦十九守於民主藩餚者也而財賦十七故令善則宜曺曺善則宜守職相攝也事相習也功相致也數相推也蔣君之於東司農不待駕而吾又知之於司農也職以相職事以相事功以相功推端以數數計猶炯之也然則蔣君他日之功業勳庸有既乎蔣君勉之矣夫東甌浙之南郡瀕海控夷鮫龍之所出入然其民勤以思藩餚易也又蔣為江山時東甌人習為而閩浙又北壤也家發而旬可極蔣君之於家與其賢於令也既已浸漬流聞而聳其心志矣茲行也政可不肅而成矧其能孝能仁能廉能敏能大而加之以習果其善東甌也已果其善東甌也已於是諸曺即請予言為贈且請更端予無以益也顧今天下財賦匱竭百姓抗敝不經無藝鑿山決海之求日益而不可止所係於國家者匪細君職郡者也郡以內君浮而主為將何以處此君其為我過張羅峰之廬而軾焉想見其流風遺烈其猶有弗

泯者乎

奉賀莊肖坡封君　覃恩序

予與赤雉莊先生先後官國子相善也予轉民部時適　皇長孫生赤雉走賀我曰幸哉子得追榮子親矣天遲子於國子若巧待爲予曰然賴君之福或有之未幾赤雉亦轉民部而　慶典適至浔封其父肖坡先生其母某孺人予往賀拜且言子以天之遲我爲巧也則不以速子爲巧乎夫國子近例姑勿論子見　皇上於中外大小臣工之所推擇有朝上而夕報可若者乎子獨報可子誠賢誠

才　上誠知子然或少須之未淹也而慶典則後矣慶典後子即賢即才能以時日間捷邀寵以為二人光乎不能也今子之報可與慶典會也其捷得寵為爾二人光也是以一日為三年也天也之巧成子孝也非尤幸哉赤雉視我而笑客有及門者曰子以莊先生之一日為三年也固也不知封君之以三十年為一日何也封君之父方伯而子莊先生也方伯有大功名封君為之子人不知其為方伯子也莊先生子也封君恂恂然入於學宮而出則宅於郊外郡守相欵交之不得方伯之故人與莊先生之稱為兄弟官於吾土者欵請其言不得抱恬恥寂重積以有待天欵不速之於莊先生滔乎哉吾故曰封君之以三十年為一日也吾猶以今日之封為非速也董子曰噫有是哉有是哉是可觀天為觀德為雖然吾以客之論未盡也夫國家之興也當昭明有俶之盛則必有錫類不匱之孝聖子神孫重暉重潤以輩承天命而其

時亦必有翼猷顯世之士趾美揚休寧君楨國與本支子孫共太平之福於無窮蓋皆有天意焉非偶也封君當盛世有父子為之作述自處於顯不顯之間逍遥乎無為坐而觀翼翼之猷寧君楨國之烈於赤雉以厚陳錫而引德顙蓋　社稷無疆之慶旁皇周浹於君臣父子間而莊氏適際其盛寧獨一慶典一綸章之為華寵而已客曰子言良是是亦可以覘　國家之福爲不可不賀其以子言先予敬諾

賀申相公壽文　代

是歲八月某日為吾師少師瑶泉先生七十初度蓋先生釋相事自遂於五湖烟水之間者十有四年於此矣天下士大夫羣庶無問識不識羨慕先生如長離九苞翔于寥廓又如靈光巋然南表也是社稷之鎮哉往歲　上緣慶典特使禮存恩輝巖屋異數有加庶幾君臣終始一德之交某在田間未能為壽今適先生覽揆時矣諸老請祝某請致辭夫三五之際運會之隆太和萃而名世出矣

不投交魚水贊化神明而其人亦壽考華祿與人
主共享太平之福然而明農請老迫於衰遲不能
盍有其林壑豈其時固爾耶抑年有制耶將任重
難下耶夫時者天與人交值者也制者出於人主
也任自當之不能他釋也前世勿論矣夫　世廟
之震赫　穆廟之敦裕涵寃弘演以至今　上之
初斯不亦千載一時哉先生生其間日際天裕麟
出鳳儀遂參國論宅首揆疆而得政未艾而歸盍
投魚水之交又盍浔有其林壑而久享之不制於
年不累於任瀟然於功名進退之會何其福之
也或者以先生際遇名位比于宋之呂文穆夫文
穆之以狀元相也其時宋初治遇則太宗真宗也
其厚被寵而老不衰也其人質厚寬簡善持正也
皆與先生一也然而先生之所處則難於文穆何
也文穆初相參於中令中令嘗螫於多遜矣見文
穆委心為交已合矣其時人主亦銳於圖治無釜
禹憂閒不生也三問三執不嫌也故浔顯行其志
先生之於　主上不可謂不遭然其參國論時則

上獨任也其宅首揆時則上懲前相而獨斷若二意矣夫獨任則嫌於有所抗而不能下與為同即益疾也與為異即示隙也與韋則示德與弦則示外見能則媚見不能則鄙參論之謂何先生處此大難矣夫獨斷則苦於隔為而不能入上不能入而下急於入則愈隔也聽其隔而不為疏解則下負謗而上孤恩顧其勢當徐入而下難徧曉也故或以天下大事下嘗試以為名上嘗試以結舌姑婦勃蹊家督自恒則先生之處此又難矣獨任獨斷非神聖不能用然而歧用之則下瘉而上壅矣天下瘉上壅此不治之效也而上且無戒心下且無怵惕日日浸淫將不可知以二難加一不可知即文穆在能晏然乎先生何以能委蛇虛舟從容庖解直而直曲而曲不動聲色而默養天下于和平也則先生之功其難易可知也史稱文穆歸洛日宴親故子孫上觴怡然自滑此真太平盛事非天其誰啓之然而竿與先生稍遜矣書曰惟天純佑有邦天壽平格由此觀之則知夫大臣者身社

禊者也其壽國家元氣也元氣固則社禊壽造德不降則鳥鳴不閑卒茲有陳則多歷年所吾師乎吾師乎慎毋私有其林壑之樂不勉駕而圖　社禊也

王太宇壽童代

歲在玄默攝提格之次日在駿狼吾鄉司隸王大將軍實初度惟時司隸之屬軍正軍司馬以下攝幣稱觴畐所為將軍壽者走而徵言于予夫予將軍世好也故習將軍將軍自其先世雄長百夫身用武科奮起立功名不二十年由偏裨四轉而掌禁衛建節自天中東至齊西至陝遥制河湟支水技布邏婆諸羌夾右至川柅播絶其奔路遺諸軍功還軫留都握符控轄南面而朝其平昔比肩雁

行材官蹶張跡射俠飛之長莫不受事晝錦而遊光顯其祖宗抑何壯也留都根本地巍虎星列則高皇帝之鍾鼓在焉容裘帶談笑尊俎歲時從故人飲酒雅歌堂下聲殷而珠履之客貝胄之士賡籌迭羽上千年之觴而勸為樂於將軍何不愉快吾且問將軍古之豪傑撫髀感慨常恐不得當以効其一日之命故伏波垂老擾鞍至今銅柱屹屹趙翁次自請將擊先零卒守十二便宜不以明主奪老臣之策彼老尚

爾況其壯者乎乃班定遠以一書生都護三十六國而娓娓於生入玉門又何其智謀深計也之數子者將軍又何顧為語曰名馬伏櫪名劍伏室世之治也雄武千城之將常蓄其所有餘而待其優閒燕喜以養其氣銳有事則出故乘黴之詩曰不遑啓居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彼其時其身之不能恤而暇言壽乎今將軍幸際　天子神武震赫之後三難既平九垂以謐歸而鎮撫豐芑之故都丁寧敦于不接于耳乃室乃家稱觴為樂于城而得

以自逸不可不謂社稷之福將軍得無撫髀自惜思用其所未足者乎旦夕上播功疇庸不次從此五十年龍重　國家其顧出而自效如伏波蒲類也惟將軍其顧入而自完如定遠之收功于都護也惟將軍將軍其有自處矣

壽趙太公文

駕部趙五視有祖曰趙太翁年八十来視其孫司馬署中神奕如也步履若少壯能於燈下作蝿頭字讀古傳記雜說上下古今興衰成敗奇怪俶詭之跡若指諸掌年至而聰明不衰髮黑漆無一變飲食衍衍見者莫不為五視賀翁何脩而鑱鑠若此也且賀翁之得有五視夫太丘之長文朗陵之文若固自不常耳當其從祖父數百里聚會之頃着縢侍案上動天文下屬天下耳目至今引為美

談然卒崎嶇漢季閹宦煽殃群雄交鬬之際跋涉險阻以有其功名不知當二子顯庸時其祖浔親見之否唐衛之婚文若有戒心矣脫身衰絰為操子房而不能保其身以長文之知人失於劉豫州依棲當途親與改革之事使二祖而在獨能無慨然者以翁自視與二祖孰多然翁素長者好為德不媿昔人又幸生聖明之世上下循法無怵惕之憂翁浔五視既少貴又官留曹雖職戎樞而優閒容與得朝夕於視饌晬眡趾向之事翁晏然享之固其倫常福履之盛亦所值之時然也豈非幸歟恐非太丘朗陵之所有也雖然今天下比之漢季雖為無事然芽蘖發作矣遼左南滇東粤未可安枕卧拱手理也吾聞許司馬為即時邊事告急窮日夜治文書討阨塞思方畧無暇沐櫛卒用章顯五視豈後之哉翁明於成敗浔失之數篤於教忠夫時平則優悠恬愉以享其孫之奉有事則訓勵警發以起其孫之業使源流功社稷報　天子不世之恩而歸美慶源此翁之所以為壽五視所能自

賀連邑方公父瀘川先生暨夫人壽言

學之為效其極至於通性命一天人其內以澜身外可以及天下天下之不吾達則齟為而自享傳為而足樂此古經術之儒不以富貴易者若吾所聞連江令君方公之父瀘川先生者幾是先生於學如日用飲食白首不輟以靜為根以沈涵融繹為務其內足於已者醇如推所有以教人多有達者其事親從兄七十而猶慕傳其業於其子子冠省試從子於官教之從政孜孜以作人為事故令

致者敬因五視問之翁以為何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至連夫數月而士心大得爭曰公真吾師不啻父母推教所由則又曰先生真吾大師大父母也於是某月某日為先生七十七初度其配羅夫人齊德配壽諸生来擇言於董生董生曰子知先生之壽乎得之學也夫神馳則氣散物滑則內戕有學問以持其心而優游涵咏與之終始則生機日躍神怡而氣聚不導引而內完性命合矣性命合而心無外事行有根宗故可以錫類可以及人可以邀難必之天介難齊之福如是而壽不亦宜乎其內外齊等孫子奮跡繩繩良非偶而已先生生平寡慾少嗜無所多取於天唯嗜學一念至今不釋至使楚懷其教連怙其休不爵而名尊不邀而祝至詩所謂壽考作人無斁而譽髦者非耶則先生之為學可知已古之言政者必徵士言孝者必徵庶衆之懽心能得多士心以壽其親則令君之為政又可知已易曰人勤信天助順故學有諸已之謂信動不違天之謂順信順兼為之謂福內外齊福之謂備備福以事其親是謂能子

壽晴峰游親公文

昔蘇東坡故人陳季常隱光黃間曰岐亭者卒然見之為作方山子傳其意以方山子少年好酒使氣喜談兵馳騁當世其先世嘗有勳閥當得官棄去不顧晚乃遯跡以為庶幾有得者予以畸隱人世固有之獨無東坡為之表著耳予親晴峰游翁其父大參公勳業名一時翁以少年貴人子雍容裘馬宜可以得志顧念夷虜毒天下奮然請纓以隱囊椎鏖王謝之子弟欲與介冑精悍之士從事

於鋒丹矛戟呼吸生死之間以敵王愾報國恩此其氣何如壯烽火既熄釋然歸山口不談兵韜冠帶事農桑獨取靈樞玉板諸經精用之以救人察脉理於渺茫可知不可知之境視所由治所偏懸斷壽夭卒無遁者此其心何如細翁之前後殆若兩人晚復釋脉不談飲其精神於漠然沖然之際節飲食相寒暑出應人請僅取充腹已即釋箭端坐聽人談說竟席冬閉戶獨處累月不出人莫能窺其際翁之世閥才氣馳騁歸隱殆與方山子相似方山子傳所云季常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疋者翁皆無之然遠足以去累但不知方山子隱岐亭時能出其精心脉理有濟於人否老能攝生蒂氣退然若無事否蘇東坡謂其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然則方山子雖隱猶未能調服其少年自喜進趨之心宜未得為知道者而猶以為庶幾有得使其得見翁其儀稱贊嘆宜何如哉予非子瞻而於翁有連習翁行事已久又非卒然會遇出於不意如子瞻之過岐亭遠

見方山子而譽異者聊因兒璋請一言佐翁八褒
觴為道如此亦以見明世畸隱人不少如陳季常
者季常幸遇東坡而予之無以重翁為可愧也

張梅友壽章

予向浔傳老録於潘景升始知有梅友張君意其
人必善息者夫傳必有所操其操之也若慄則其
傳之也若釋重負彼直借為以放其形骸之逸耳
目之開而遂以快意於桑榆世固多有之是皆有
所不浔已烏言傳張君家世可傳者至褒矣大梁
之德少宰之烈縹緗金石之蔵焜耀来襲君身所
自為德與其所取名寵藉對越皆有足傳何必老
又君所教高足弟子傳業者不乏何必老而子傳

也善乎景升之言曰吾師傳以不傳夫傳以不傳則其操不慄而其傳也大矣心不慄則神完神完則氣守神完氣守則王而不竭難老之道也吾且問君從古善傳者有幾陸大夫說下南越親挈橐中裝傳之諸子而更往来之不啟數過不鮮為乃公恩范少伯不朕霸氣之餘三致千金三散之既施其德乃聽子孫脩業而息脩然仙侶也蔡西山洞達天人之際綜統六經老而命其子曰淵傳吾易沈傳吾書此三者孰為可傳其傳也孰壽然而

陸范二大夫羞快矣息於其子者也西山父子出於窮巷之中敝衣決履千古俎豆斯其心豈有息時張君自視孰與三子所傳孰與三子多然而張君又羞快矣君五子分業無蔡之窮而有二大夫之達因往善息以待後人得脫然塵世之外是天贊之也詩曰君子有穀貽孫子夫貽則傳傳則壽薪傳火也谷傳聲也梅傳春也是孰貽孰傳之然薪以實谷以虛梅以生意而傳皆不絕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復者剝之還春之始天地得復以

禪於無窮故觀復而天地之壽可知也觀梅而天地之心可傳也張君友梅而盎然生意於通渡之際則其所為壽與其所可傳者將莫能極寧直如世所稱釋負倫自快而已君之戚曰洪生欲乞言以壽為道其意如此君將必曰吾無所事繁稱吾姑消息梅花傳吾生意於杯酒中安問三子為也

贈陳醫士春宇九十壽序

脉家有陳華軒者往來予家奏方多效予問術所從授曰授之父問父壽幾何曰幾九十可得見乎曰可見之則頹童齒鮐耳目六用加於少壯予駭然問曰公服食乎抱一乘吸日月之精而步維斗乎皆應曰否然則何以壽曰吾能不怒夫怒之賊人也甚於欲怒則肝沸火加木子戕母木強而土衰火燀而水竭水土病而金離五行反覆皆怒之為夫欲快則止矣怒尚留餘故曰甚是故聖人戒

之抱德煬和與物為春夫春木德也吾故號為春
守吾行術五六十年群辟於人中性其性情其情而
不知乎吾壽吾壽吾賴然而已矣某嘆曰此公所以壽
也夫靈樞玉板素問諸書非為壽人設乎然其要
不過明天地陰陽度數性情之變以毋失乎其和
和則樂樂則可久其極也至於華胥天下此黃帝
所以順下風於崆峒君得之以壽人且自壽審
於制化而平道導其情不屑屑劑七故其術綦精而
神亦綦王予平生所見壽考矍鑠異常者惟五羊

劉潛江與君兩人耳潛江瘦短而神寧觸之不動
君差渥澤又君五子傳業著名差為勝之予在五
羊潛江已望九去今八年矣聞尚無恙當是百歲
以上人君幾是乎抑軼而過也華軒曰久莫如壽
壽莫如言顧以先生言壽吾父永永舉曰諾嗟夫
吾儒有一聖方可壽天地萬物最簡而立有效者
無若中和乃曠千載閱六七宇宙竟無一試而脈
家學自托於黃帝者能浔之以壽其身則龐然可
愛重如春宇其人者吾能不媿感而加慕之乎

壽陳醫肖山文

蓋岐黃之書有之古之知道者法陰陽和術數服食御神故能却老而全形壽槳天地夫醴醪灑溢橋引輸割案抗毒熨脈家之所務也夫孰知夫九州九竅四時四氣五藏六經八紀八谿十二從二十五陽六六九九之相為制會故曰無代化無違時陰陽者血氣之男女萬物之能始也不知陰陽者不可語攝生不能攝生安能生人故夫自壽壽人一道也豈其弊槳於劑七之末令之醫蓋難言

之矣乃予故所遊陳君則嘗染指指是也時時奏禁方於予甚效江之南江之北其以所苦告者趾錯君時調以八減之劑無不立起也而糈輒無取爲江之南江之壯其以桔若杏樹於君所者凡數千章而未有止也予戲謂君何所從受意從長桑公來耶君曰亦意受之耳夫靈樞玉板豈虛設乎蓋君生平行事大類宋清時悟陰陽術數之學於黃帝夢寐浔之遂多所濟於病者嘗曰移精變氣祝由之術邈矣搦腦髓結筋訣脉湔浣腸胃吾未見其人也夫醴醪灑溢案抗毒熨其法具在微乎微乎入於無形乃一切以人嘗吾技以技食身此夫不張矛而殺者也吾弗為之矣蓋君之生人皆其攝生之餘緒故其試輒效至於今年指使矣而術益精而貌加澤也其有道者耶吾聞古之仙人多隱於藥肆越人精矣不能自完於李醯數豈有極耶至黃帝岐伯以其術壽天下後世使無札夭然皆身度百歲乃去也夫釋縛脫艱全真攝性功豈不相為哉君生平活人最多江之南江之北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若以終天年者不可為數則君之年吾亦安知其所極耶以其攝生人其壽人者乃其所以自壽歟然則君雖謂令之知道者可也

壽愛浦兄六十一初度

蓋在辛丑吾兄愛浦年六衰弟應舉先自廣馳書欲以文壽於是鄉之親戚子弟爭壽兄兄固不舉觴曰必待吾弟文乃舉及弟又坐冗文不時作今則越一期後矣夫先期而壽謂之迎後期而壽謂之延舉令者乃為延壽之說壽兄夫壽者久也久於其數已乎凡數有盡雖千百歲亦盡也盡則非延不延不可謂壽夫所謂壽壽夫家之脉而已所謂延延夫家之澤而已夫家必有所自始澤必有

所自猶譬如人身其強健羸弱剛柔脩短之數皆決於脉脉王則強虛則弱竭則不可支無壽類矣故上壽壽國有土者壽民次乃壽家唯其脉之視夫吾家之脉蓋自悅中公始也夫悅中公子然孤起創渡濟人用造我族元命而繩繩繼繼益暢天和夫吾曾王父之訓正三灣王父之敦德字孤吾伯父默叟珠浦之篤于學吾父之振於義隱隱一脉皆歸於敦篤仁義倘所謂壽家者非耶今稍稍前異矣人各自為意惰寖濫靡厚者以薄競不于義吾懼脉之斲為昌衍培植實在兄身夫吾兄伯之季群從之長也薄而厚培之競而義培之惰而勤培之靡而朴培之乖而和培之培則脉昌脉昌則澤延澤延則可久可久之謂壽吾嘗從兄於閭里之間見其壯也力本滋植日大以起其後也節用豐施溉於族里及於道路各有次第日聯以浹又其後則雍雍于于行不人先服不改素唯本之務唯親之和惟義之敦富者起敬貧者起悅庶幾所謂能壽壽吾祖脉者由此而登年邵德子服其教

孫食其謀安神和志拱手以受子孫之成而觀其駿發訓我宗盟其自悅中公以下實式靈之此之為壽雖優曇不能等其箕況區區耄耋期頤間乎弟也猶能數握管以代海屋之籌兄其先進一觴為可也

賀顧泰初母夫人壽文

同年顧泰初太史以南宮第一人入詞林講經世之學既成獨不欲遠其母數　請告歸侍歸輒久不出察其意若怡然有以自得者是歲十月太夫人七衮誕辰同袍兄弟官于南中者謀為壽命其致詞某何能詞某獨于泰初有感也夫人子于親莫不有真性之樂其數之備至于枕蓆敦匜揮韜服御之適其節滫瀡之適其味其服之勤至于咳唾欠伸向趾進退唯諾掬淄播灑之必求其當而

不以為煩其入之微至於視無形聽無聲迎意于微渺釋然諭之于不知其事則孩提小學之事其心則聖賢合天地至微至密之心可得而盡不可得而言也其樂則真性自有之樂手舞足蹈之所不能形容而況于外物乎夫其事之煩且備如此其入之微又如此世固有游富貴之途居鞅掌之會而不得志于此者非其微于性也力奪於所職而備數服勤之事疎心分於政紀而視聽微渺之道曠其勢固有以然者且其勞為而親不能不念得失為而親不能不思念則不恬思則不愉不愉則雖崇於奉備于享而天性隱微之際不能無嗛然者亦其理然也勿論應舉無祿即吾二三兄弟幸有其親者固亦不免乎此獨吾泰初之得有其樂于此也其官則禁近職則詩書無鞅掌以分其心無勞瘁得失以關其親之慮出則揖讓朝堂講皇王之大業歸則陶陶祗祗庭闈之上寢戶之間用微密之心以先其志意而數為之備服為之勤又時與其弟誦詩書道古昔閒雜謔謡諧

笑可樂之事用以獻娛而發粲蓋其所以為樂者皆天常天性之真而無待於外仕宦者之所為局於勢嗛於理嘆息其不可兼有者而泰初滑之以娛其親太夫人得之以恬愉其性凝固其精神而茂延其算也豈不盛哉豈不盛哉若夫黃閣紱扉之業窮徽極號施於所親以大明中憲公之遺德報內教於無窮此太初兄弟所自有之物孟子所謂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以是而涸太夫人觴也

壽連江孫孺人七十序

連江之有城自十竹王先生始也是時天下無事百姓恬於獻酬無怵無惕傷兵革之憂先生以侍御歸里倡建邑城役及里老莫不怨恨未旋踵而倭變作所在破壞焚燒百姓無所歸竄逃山谷而不得免莆田福清寧德諸郡邑皆破獨連江以城堅而完環遠近村落挈妻子入保得全性命者無算然後知城之為功甚大而先生已不及見矣先生有二子先後無祿卒以不嗣獨有女十人其貴者為

襄惠吳公前夫人吳夫人之貴非生見之也其出止一女餘皆無子且不壽其壽而有子者獨一孫孺人孫孺人者吾友肇先母也肇先嘗言其母有德曜舉案之操柔於夫而嚴於子孝於其所嗣之姑而復視具於其姑其治家甚勤若不知其為貴家女者而侍御為女擇配皆不出其邑里尤見先民敦故樸厚之風不存乎勢利予既慕先生而悲其後之蕭條雖其女亦不能終為婦為母之事心切傷之而獨為孫孺人慶慶其壽且有子子且多且賢詩書禮義之業殷於家庭瑶觴萊舞之樂歲陳於膝下若聚其兄弟骨肉所不能享之年與福而備享之者意侍御之氣獨鍾於是女耶何其福之備也孺人今春秋七衰諸為爵者欲浔予言為壽予不能後談獨本其家世約畧其氣類較其所享所餘為孺人慶且以見侍御先生不朽之功所不浔報於天者當與連江俱永天之厚於孺人亦著有意焉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壽從嫂郭氏七十序

吾家兄弟叔侄之美聞於里中當先承德時伯父子業詩書先承德獨當户以佐其業其後伯氏子肖浦兄以諸生為先承德服公賦上下會省踈涉勞苦萬狀以逸不肖舉於學世世手足篤義相成里黨傳以為勸其時予嫂郭氏亦甚賢凡兄上下會省月率二三往或從中夜起冒風濤兩行露宿於人情宜以為難嫂獨不介介顧時為先安人佐饗治縫衣履予兄弟及女兄終歲不厭予少

見先承德有事即呼兄先安人有事即呼嫂雖予有室不以屬也必嫂乃稱意蓋兄於先承德儻也而予嫂於先安人侄子婦也而予婦不如嫂婉娩和會明於大義性不忍傷一物每來予家則大小咸喜先安人兩日不見嫂則心不樂仲姊嘗為予言當世廟季島夷訌海上警卒至內外不暇相顧競入山其時先安人初舉崇政弟未一月也左抱予右抱弟行且躓嫂為新婦未久有身亦行且躓乃又取弟於吾母懷中納之與先安人相翼至孟溪山中藏蒿莽間寇退兩如注弟僵無人色矣安人數目欲棄之嫂不肯也歸至孟溪農舍母姨陳取熟水渥弟裹以敷緼少頃乃蘇嗟夫予與弟得有今日非嫂與陳氏姨其誰全之陳氏姨已矣嫂今年七十予不能奉而之官顧思吾兄易簀時以玉侄托我令讀書而我負兄又不能有所致於吾嫂酬莫大生全之德而又無一言以為壽是忍人也爰道述艱難終始之故不敢餘一詞使兒瑋歸而頌之嫂且告家之人使知吾家骨肉之所以

相成者其来以久為女婦者亦宜若嫂之婉淑和
謔吾家脉無自斲為為鄉里所笑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贈傅宮允校士南都序代

宮允商盤傳先生既竣南國試榜出觀者動色走相告曰某某售矣彼殖學也駿才也民譽也今售矣今售矣其不得志者曰某某果售矣吾固前知之或曰何以曰以先生之教昔先生在留雍時迪士以道古盖讀為而六籍兼課為而史與衍義諸書兼試為而策若論兼曰士不通經不綜博理不精負蓄不厚而欲決勝於一日之間効用於國家者千里矣每都試蓄厚者必前文必古士之勤日

夜弦誦攻苦者聲殷於壁宮槐市之中而風漸於南國人人慕學爲如某某其人觀於先生之教其售必可知也吾固前知之諸大夫聞之前賀先生曰異哉先生能使不淂志者不怨朱某曰噫不足異也吾未見鄹若鏡之取尤也雖然吾以爲先生快者三爲得人一也教功成二也通經學古者售士知向方三也夫抽良別瑜衡者之任也而不能必淂之於士何者習成於耳剽而蓄者淺也即予兩効茲役終不能無嗛今有人爲出之厚蓄三試之而愈勁是連十五城之寶沈埋山川一旦照耀於寰宇也快也夫樂能相馬而不能牧石能相木而不能材牧且材矣而追電之足不章飛雲之具不顯是兩不遘也今先生以道古教而道古者應又且售也無悶受業不受業識不識咸翕然若於其指是先生之教成之也又快也夫舉業利祿媒也苟以闢捷為事然而心術道術　國運之昕與污隆其關不細靡者售競靡矣道古者售競道古矣以習之偷先生一挽而之學又能援而顯之

以示天下使人皆知道古之為利而學古者又衆矣是以南國為天下萬矢也是奪天下之耳目心志變而之古也又快也蓋昔談太學善教者無如胡定安孫明復其知貢舉稱滑士能力及文章於古者無如歐陽子然而定安明復能陶成人材而不當掄選之任歐陽信滑士矣而通經學古之教天下不素知故群起而譁之久而乃定要之三先生之功皆大且遠而子不能兼有其譽使歐陽子先居太學而西崑之體必早變不至紛紜使定安明復知貢舉其得士豈遂遠出歐陽子下哉固知先生今日嘿然可以無憾使三先生而在將必嘆詫遜謝為先生稱快寧獨三為已也

贈淮揚兵備崑源楊公移鎮蘇松序代

國家幅員東南之界自遼陽抵瓊崖負海諸郡凡萬餘里而吳會為之中自江以北維揚其又捷之淮南則京口三江以包姑蘇此皆留都三輔地鹽筴所湊漕餉所出　國家命脉咽喉又此為係地要而近海島夷弁服若在户庭非有文武才分地弹壓莫能任崑源楊公業備淮揚兵三年而海不波既任矣頃之　朝廷進秩大參移鎮蘇松稱防海備兵使者如故議者以公誠任海誠要猶之備

兵使者耳奚擇淮揚蘇松哉蓋予耳剽前事流觀
海圖而按其扼塞夫備水之難於備陸十倍也而
江北之與江南亦徼有間異日者島夷首禍荼毒
東南狼山廟灣實有戎心然直一跳往耳黃浦青
村柘林乍浦三泖之間焚如摧如皮為之災夫尚
有遺甲者乎崇明孤懸以當江海之衝此如博者
孤注北眺狼山左顧劉家河不啻戶內金山屹然
當直浙紐會以望舟山遥然黑子之着而是亦一
崇明也夫往事則如彼形勢則如此故蘇松重蘇
松重則南可援浙北可及又江防善備者備于千里
之外要害之處豈其以膏壤為區脫而使有屬厭
心先事而計按畨而規全海具在目中非身嘗劑
掇孰能究之哉故曰變化者與天阨險者與地涉
練者與人地有定形海無定局得則萬頃柝浮失
則波濤起于堂坳惟其人惟其人　朝廷借公於
蘇松是以淮揚為蒿矢也而豈無意乎公暇而揚
旌于滄海之上鑒宮鰲窟隱見重溟靖海廣寧之
烈彷彿見之所為海上長城者必自有在其迂儒

也安知兵姑因友人姚江防致太守朱公之意率言若此

贈吳民部白雪之明州代

贈吳民部白雪之明州之明年同部諸君來請民部吳公白雪既為明州之明年同部諸君來請予言為贈以予于白雪習且嘗署其部事也予謂諸君贈以寵行也既行矣越年而圖之其可曰夫贈非獨寵行也有規焉若猶龍氏之於孔子是也有最為若潁仲之相為處者是也夫白雪者吾何規而最之哉其人如玉也而才又甚辨然則何以復有茲請曰吾蓋有思夫白雪之事事於斯其政并井其人謳謠吾嘗與周旋為久而不能去心也

又迭當其任知其所措畫委曲卒無以加吾是以有思思則欲見之言是以雖越年而猶有茲請也葉子曰甚哉諸君之於白雪也篤于誼矣雖然吾亦有思夫白雪如玉君子也其才甚辨而深達禪理其言通脫要妙聽之使人意消夫今之能為禪言者至衆煦行未必禪也即行禪心禪又溺於幻妄之說以之適世若東西轍也授之政或底滯或縱脫彼固以無所繫之道浮游於世以其遺有者遺其所當有之有又以其遺無者借之以自文其不可曉之迹噫難言矣吾思夫白雪之於禪要妙通脫而政事又并并也吾思其人温如玉而世故甚辨其才又精出也其為道有無不遺而自圓心行不二而自通豈其真有得於彼者耶抑其所得者吾門所有彼固不自知者耶夫儒者之道如天地如四時日月流行于函盖之中無不有無不妙老竊其一而為老佛竊其一而為佛而世徒悅彼也悅彼而經世無術能以出世為事者吾未之前聞白雪盖能經世者也

即不悅彼不失為白雪即悅彼而亦不害為白雪
白雪乎白雪乎吾何規而最之哉其使吾思也吾
聞明州浩漭之處有山焉名落迦而中多異迹或
以為是觀音所棲托以度衆者白雪當日熙風霽
時登清淨之堂眇然望而見之其圖以告哉且釋
吾思與諸君思也

贈延平守倪初源攻績序

初源使君予初第時所與朝夕長安寺中心遨以
為不及者来守延延是時當水沴蕩擊殘漂之後
所在城邑頹陁田盡蝕失賦額至三萬畝有奇上
下焦焦莫知所屆即予亦以為難初源曰捄災如
護病究之而已雖然有法有權至則問疾施舍省
訟禁騷教飭群屬以息民為事已乃脩郡邑城料
夫役慮匠作使民食力於官而售其木石器物民
乃甦會　上念災有復租令初源曰復者一年耳

田餘者能歲歲復乎　詔清丈自近邑始總得伏
田如干畝與水餘者相當於是遠近爭承長短相
補贏縮相認餘者釋負而賦額固以不失君子謂
使君此舉念國定民不市德不蒙上若在他人必
以減額嘗　朝廷自取譽矣語曰嗛嗛之食不足
就也咮咮之德不足狃也今之學問有不為嗛嗛
咮咮者乎不嗛嗛咮咮而世且悅之嗚呼此其
綱紀不足成其嗛嗛咮咮而悅不損　朝廷壞
所存何如耶使君於是民免刀之平賦而完之
是謂有法用而寓賑平而使完是謂有權有法有
權何事不濟彼咮咮嗛嗛者皆自顧不足不得不
借譽於此者也寧復知有　朝廷哉故書以遠道
千譽與咈民從欲同科使君既完延內外寧帖乃
原本教化烝譽髦程藪講德遂稽衆謀復舊學以
追宋之盛奠址於中峰之陽蹕駐表於大忠四賢
之間以為士標士莫不矜奮勵濯以求稱德意予
嘗從九龍山望見新宮言言翼翼挾景靈浮王氣
環揵廻合天地發揚日月宣朗意者紹明聖統名

世傑人復起於是時乎使君百世之澤將於是乎在不獨捄災捍患之為烈也使君又言愿中先生舊傳讀書白猿洞中以吾觀之此地山又水跳疑非大賢發跡地吾欲改卜必浔勝令道脉繩繩使君于學則復古以追昔時之盛於愿中祠則謀新以昌斯道之傳皆有權法存為豈世之嘵嘵喲喲者所能晓也昔子產為政於鄭鄭疲國也又強宗侈汰無節不更法不足維氣不明制不足綏遥故為之殊章服植田疇義正其子弟未幾而謗言興矣鄉校議矣逮及三年而後翕然歸德也曰是能教我植我使我安田疇子弟之樂者子產也夫以子產之才且賢必三年而後明其功民之難浔如此今以觀於使君其所以息民定賦繩督子弟勤望其成者何以異於子產哉而令出而人安之教行而士勸為不待三年頌聲始作則是子產之所難使君之所易也語曰順風激矢其迅千里子產處亂國而逆制其衝故驟難見德使君處災郡順欲安之人心欲奮之士氣又有法有權以成其所

啟為故見德易也試使易位而治吾未知使君作用更當何如要之權與法雖子產不能廢則吾以必之天下之為政者為使君順以政不求譽而譽流子產逆以政不求譽而譽亦流處勢雖異其於終始得民則一然則治亦奚以嗤嘵咆為哉使君今且報三年滿當有殊擢延人且欣且戀唯恐使君一旦去已而君之僚李君常君鄒君以予知使君者相與乞言為賀賀者賀君政之成欣欣戀戀惟恐其去已者則士民怙恃圄極之心鄭之所以咏緇衣也予既為延喜得使君又於君政之成士民交譽寮寀交懽益以見善政之得人果在此而不在彼予之內遜其於君於十五年前自謂不及云者良非苟然而已

送徐邑侯應　召序

仕之途無所不矯餙然而得失參半爲又有不矯
不餙而大得爲者天不可誣也予自稚年聞許侯
直卿者治閩民安之而已不知其績也然至今思
爲官至大中丞復有陳侯帶川者悶悶爲渾渾爲
訥訥爲然因逸而爲之祝者盈路不要而得也竟
入爲侍御此二矦者皆世所謂無矯餙者也而效
若此矯餙何益乎吾見其徒爲勞而卒之以不掩
也今徐侯之来唯民與士之爲親因民以出政不

先為事也因士以造養不詡為名也違民所惡而順聚其欲拂士之邪衷而漸涵之以正卹卹乎其為心淳淳乎其為政其行事大類二侯而為侯士若民者無遠邇儒耄智愚賢不肖皆曰侯真誠侯慈父母也其達而有位者無問識不識皆知侯為君子未言而信不謁而洞其衷蟄騰洋溢人人以為可親可仗侯亦大遂矣哉令侯騁心思窮智巧雖跂以逢人揭厲以媒人飛其聲以先人鬪其術以掩人其所得能加於是乎否抑或見瑕爲而遺人以議端安能翕然孚動終有譽如是矣侯今入為計曹握國民之本寇救時之業登用彌高金玉不變將陳許二侯所就未足以極侯也閩有師侯德侯著索予言以贈予謂侯如春風煦日長養萬物而不自知人卒無不知者誠之不可掩也夫誠則無事無事則達天達天則物化於內感順乎外而天人一矣何所往而不利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易之觀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為里人送徐邑公序

放閩江而東達於海上其地多斥鹵人多愿慤以漁代耕無蓋藏之固險柅之守故恒憂盜而尤警於島夷承平久而舊堡隳去省逖而姦宄作有盜魁毒民積三十年莫之敢問人人戴目無所訴徐侯至鉤而置之獄稚耄忭舞逮旁邑邨聚皆手頌功侯猶以為未足乃稽貲深思為海上保障計親犯波濤凌馮夷雨淖風搖釜翼而蹲四顧徘徊謂龍塘當海喙有險不畜患至為保遂捐俸大築

仍請官助卒完其險屹若環壁觀者堵立而嘆咏德讚功寃厥終始謂庶煦色愉言恐傷一物而獨行法於盜魁其心澹然無營而獨銳意綢繆海上之事賢者固不可測耶董生曰此庶所以為仁夫仁者之于天下非但能愛而已固必有迫切之心為有迫切之心而民害不除民生不宅有不怛然憤悱奔馳而赴之耶若身然痛穴於肉必刮而藥之恐後若家然其樹之園必固必力至於民獨不然明知其害莫之去也明知其便莫之畜也非不

動曰仁民仁民而便文自愛容容泄泄安在其為迫切哉不迫切不可言仁不除害宅生汲汲若身家計者不可言迫切如庶所為是真能身家其百姓者耳其法盜賊者所以鮑小民其澹無營者所以營百姓總之一心一仁旁薄周匝於慮畫措設間若迫若速而不自已故曰庶至仁也或以庶嘉惠閩至廣子獨言此何也曰政以及遠為難仁以保民為大舉遠以該近舉大以推餘漢傳循吏亦各以一事牧名至使深山罷老扶杖遠送民之所

急其感獨深故其跡獨著也此何足以盡侯乎侯且入主計為　國家扶痡遠蔀豐其澤溉及天下一海隅安敢私為姑為遠民道不盡之意而推本侯之用心以告乎今之容容泄泄為仁者

送蕭連江歸里序

閒令君於連江則覺吾張公其至矣歷四五十年無問士若民稚童女婦生未見公者皆曰張公賢邇前後無匹者閒孰繼之翁曰今蕭侯無閒穉童女婦簪聚野處廛居皆同聲其歸自京師聽於臚言心異為問其治狀輿者曰自侯至吾未知役者五年矣田者曰吾輸賦之無左驗自旰眙人始吾嘵而重輸靡所控也自侯至而始給驗又無重耗吾入而輸出而高枕矣里正職歲曰噫吾斯役向非

二三十金不能了今不費一文矣市者曰吾操於奇贏侯息我以生絶無公市吾滔飽其妻子者侯也訟者曰孰鼓吾爭而以訟為戲孰棄吾心息吾氣使我退而自解散者非侯耶山野之民爭不能一稊米憤盈而荼毒甘其心大至抵償無訴者侯至而此風息所全活人無數矧金矢不入乎侯吾慈父母也某聞而嘆曰有是哉向吾所未聞也夫官為民設也得民矣而他又何求為未幾而侯以詿誤行百姓奔留於上不能得幾至罷市槃民之

種聞之亦出涕曰吾無賦而縣賦吾麻侯不賦吾麻也柰何去我乎士之愿者亦曰侯無他惟民之恤慈母心獨苦也侯既行艤舟于江百姓跋涉攀而號者數十百人某前酌告侯曰古星使古星幸以高第聞大不過召為御史次即屬又次州刺史郡丞已耳近歲以御史敗者比比而郡丞剌史一再轉秩毛吹而去者衆矣孰如今日榮乎昔覺吾之歸也亦以左遷當時國論與今日人心果孰為得乎侯非有今日之遭何以速星奔之民雪槃氏

之涕使予三嘆而不能已也然則斯遭也乃所以迅揚五年之苦心獨知獨念而不以告人者庶何不愉快爲獨其出山既久雖聞庶賢而不知其得民如是之深歸而深知矣而不走聞之當道使庶至此不能無悵然者平生嘆息張覺吾不可得及見庶幾其人者而又至此然則賢令君果不可為也庶咲曰覺吾何人吾能配之然不有今日何以邀先生之言吾榮多矣遂開纜

贈俞克邁治兵薊門序

夫追風之足不樂康莊步非不遒也險不極道黑不絕遠不足以聘其橫厲發發之氣而怒作憤盈有蹐然自失耳古之雄杰其志尚大率若此吾讀盧江俞公集見其平苗平倭平山海逋寇功在三吳兩浙七閩二廣間至赫矣顧獨有意於西北曰非此不可與千古爭雄其所教偏廂制虜法出入武剳何其壯也克邁公仲子越三十年走長安白公所受報未盡功狀滔以指揮使治兵海壇餘紀

揚威而日以無事為念其父之言未嘗一日息夢於燕雲之北也會遼警有推擇克邁為薊門游將者克邁喜曰此亦吾舊足時則過董生論兵董生曰薊門為京師後屏出潮河川即朶顏耳時時陰陽我幸虜無俺荅輩吾不憂憂東奴酋耳北關奪而酋虜合矣孰能斷其右臂哉昔竇寶臣見德明父子強盛欲急剪其翮潛以恩威動諸羌廉奴西延家妙俄孰魏等族使之內徙置籠竿城捐四砦與羌而役置弓門十砦又陰結厮敦購賞樣冊破

喻厮囉內寇之謀遣人誘致元昊圖其形告王酹以他日樞府憂其見何遠至教射給田課馬團三百人為一指揮開邊濠深廣丈五塹其險者以限敵塹地為方田何其法之備也設元昊時有寶臣當不至倉囊若是矣傳稱寶臣用兵寬不如武惠然善用間賞罰立決多奇計神速不可測各自為一家吾獨以寶臣徘畧尤為可法克邁馳志西北不異先將軍不知用兵方畧何如晉人有搏虎者或折脊或持其尾而馳或以阱期於制虎而已克

遘其為武惠之寶臣哉間二虜而折其臂以杀夷
為哨厮囉使德明鍛翮元昊不得逞是在今日償
先將軍未了之志果與千古敵雄也則吾於克遘
有厚望焉

送練生赴　關序

予向聞練生父至都門能使松月中丞見夢於其
鄉荐廉某者而練生父以此得顯然為中丞後大
異之當靖難時雷霆至震也挾以陳瑛酷毒所鍛
無得脫者何以能存一綫之緒於新寧且中丞與
黃分宜子澄方寧海孝孺瘞溧水焉張澤州昺得
禍最烈而分宜之子田經走楚寧海幼子存於魏
典史澤溧水之族存於六歲兒澤州亦以一子脫
然則天之巧全忠臣豈瑛等所能滅哉及觀新淦

峽江爭祀中丞而留都諸處各有正學諸公祠春秋奔走不啻其子孫然大忠大節生氣勃勃宇宙間固不論後之有無況夫其竟有也

成祖嘗論遜國諸臣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大哉言乎惜為璞等所誤徒以成諸臣不畏十族之名於天下萬世耳然而雷霆方霽日月旋明璞與景隆旋亦見法其子孫竟何如哉此可為天下後世賣國欺君者之一鑒或以華除之際朝非易姓苟不從權何必激而隕宗是固然矣然人各有志義烈所形何暇反顧彼教官典史吏目皂隸戍卒樵夫如陳思賢黃謙鄭華茅印儲福等猶赴義相踵況高爵大位謀謨朝堂親飛射鉤之矢如中丞等哉此而可左右袒是無君親也

成祖自盡其心之論已明教天下之為臣矣畜其事而避其身抑心謂何故知遜國任事諸臣不滔不烈烈死遑顧恤九十族哉然不愛其死而死猶生不愛其族而族存此則天之有意乎其間昔錢習禮與中丞有連為人所持

成祖曰子寧若在猶將用之況習禮乎

宣宗深詔中丞女瓊瓊憫中丞絕嗣欲官其壻由二祖觀之自猶欲用況於褒卹壻猶欲官況於子孫生行矣今豈無導

上心為中丞地者夫奨忠烈以勸臣子亦千載之扶事故為之歌以勸其行

壯風吹裂金陵水一龍飛去一龍起耿耿中丞舌向天白日黃塵滿西市井里沈烟二百年獨留一綫三千里乾坤依舊氣長存日月雖餘光不死我欲為君扣九閽千世萬世扶天紀

贈朱惟卓序

國域於山川民域於國士域於道德仁義道德仁義者士之所以不自失其性以待用於國家者也止乎其域則治教休明風俗淳美而天下治踰爲則壞小踰則小壞大踰則大壞風俗之敗必士爲始故先王重爲舉而域之于學學者學此也太學者又天下士所萃道德仁義教化之所自出故古之名士必遊太學以廣其摩切一其視聽而企其所未足而底於成其上則若周之同道德一風俗

其治至於郁郁其次亦不失若漢之砥礪名節振
懦起頑雖當衰否之季猶能相扶以義相勉以正
而不少降屈于奸雄無忌憚之夫其流風餘韻至
今猶可景慕此其所可貴者末世文辭勝而道義
衰矣士不摩勵于行而惟文之夸進此者不過以
名相炫飾而已風與教相遁名與實相反而何學
之為今司成傅公教太學孜孜於道德仁義而先
之以身其時士之以德行名者甚衆而清遠朱生
裒然其中數見稱賞生在家時故以振匱立義稱
於鄉今又以德行見賞其歸也其鄉先生與其友
各為詩贈而請予序夫子方慨古昔道德仁義之
遺教不可得見久矣而徒致羨於古人今或意其
庶幾為然則教道之隆替關於士風豈細哉而士
君子信不可無所蓄積以取信於天下也孟子曰
天下之善士而友天下之善士生歸觀其鄉國告
語其徒侶誘作仁義摩勵志氣相與出而待國家
之用以無負上教而又進求於古人吾知南海他
日必有卓然拔出為天下士者或生倡之也

王參軍序

凡官府營創其久近堅脆之效率異私營非獨其材異也匠異也匠匠者之異也夫人私有所營未有不為子孫數十百年計者故材必選工必擇物力人官相得而可以久長若官府營作委之匠匠者而已匠匠者率祿薄苦于無以自給又阨下僚不能自顯白即守廉無知之者而當道亦以此為厚之故匠匠者率十一而漁其匠若行匠若行又十二而漁其徒若役兩得所欲苟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塞事而物力之堅脆人工之良楛不論矣故官府營創不數年必修而人自為營以遺後至老子長孫數十百年不廢職由此也又官府營作恐匠匠者與匠比必再三估而後從初務張後務削削於料必償於工而為匠若行之首者亦陽苦而陰樂得之何者上有所奉而下有所漁也以其所漁者償所奉且以其羸自利故官府一營作無所不繹騷計費或殺而為其所費者且十此不啻而其功又不可久數數脩葺計其費抵於人所私創又五六此不啻而官府卒不悟也非獨不悟亦以公事公為之耳事不可盡噫使為官者各如其家安有事之不盡者事盡心盡即職亦盡即上之知一。知何計為廣庳之役不佞業與諸生營其五六費皆不出公帑其後按臺李公發八百金續成之而參軍王君為督士謹曰噫王君祿薄其不能免於前所云矣又曰噫百年一役王君其可如前所云者王君聞之曰噫某雖不材亦嘗聽采芹采蘋之歌文其歌如前所云以喬君義遂來即謀求可相佐

者予以諸生何大襄應君即白府請按臺所發金
手付大襄而朝夕監之大襄乃得以其無所食與
有所贏者畢用之於　廟廡而陰補所不經估者
甚多大襄亦自捐四十金不佞嗛嗛薄實累大襄顧
猶不諒以常人之心度君自有所具以勞君謝
曰先生重自捐以力宮墻吾不能有助忍受勞乎
即何以異於前所云者先生毋乃以我為非人哉
蓋再進而君再卻予退而嘆曰難哉王君以一宴
叅軍乃能受聽于名義卒不污以明其操使　廟
廡滑其全力不虞於苟畜以寘予猶憶耿司徒為侍
君其誰貶之曷可無言以寘予猶憶耿司徒為侍
御時省家其邑有尉其者廉倨於豪強無所避豪
作飛語中之不憚也即曰宮能廉即御史不廉即
典史何畏為豪益謹公檄作文奬之且聞于當
道遂為名邑尉君子曰賢哉尉不卑小官君子哉
耿公樂成人美不遺于小官人如尉官無卑矣人
如耿公官不自弃于卑矣夫人情常喜于有以自
效而苦于不能終耿公力也吾非耿公

即言不能為君重然業以始事知君且欲勉其終
使繼此啓聖祠諸役皆得收實效如大襄之今日
也世其無為公耿公者哉書此以遺大襄使為王
贈

贈劉從事兄弟承恩序

育我劉君與其兄向陽皆以椽史起家給事諸郎
署中拜恩壯闕下繪圖索言於董子董子曰君
子得寵若驚矧是戈戈者為用圖則翕而對曰吾
不忘吾勤也自吾游公門所事者幾令所比肩而
趨者不知幾輩然而得免於戾賈隙閱至此者十
不得一笑非抵觸上人喜怒罹則紛拏於衆口不
自救吾蓋日惕惕為得有今日吾子以為戈戈乎
夫吾亦既勤止矣圖之所以志吾勤抑吾惧夫終

之不易也是以有請董子曰善夫勤未有不成者夫懼未有不勤者勤而能終小將可大易曰懼以終始抑吾語子古之為仕者道而已耳抱關擊柝與易之矣卿大夫與易之矣是故君子懼亦道也抱關擊柝而道卿大夫而不以道抱關擊柝弗與易之矣是故君子懼失其道小人懼失其官無大小一也苟為君子大而澤益大為小而於物亦有濟也無小矣苟為小人雖小亦害大益可知故夫君子之仕大小皆道也懼寵之及而無稱為小人之仕大小皆竊也寵而不足寵也二君之為斯圖也其以為寵乎其以為懼乎其以為寵則思報之矣其以為懼則思終報之矣若徒志其勤而有馮藉心以詭閒左為美觀則世之登文石上玉堂者豈少而屑屑圖之乎二君拜稽首曰先生命之矣教吾忠矣雖然吾祖有二劉者以道學鳴有龍陽君者以令鳴吾不肖不足承祖烈敢放於囘大泯其遺風以為先生羞敬識明教圖其終董子曰如子所言有念祖之思為其可終也已

崔孟起詩序

問詩何病病在求似似唐似晉似魏夐夐乎似漢極矣然不得為真詩從性情出也人各有性各有情各有自然音響節奏直口吐出境迫情真何暇求似且何必唐晉魏漢之似也木依之咏采葛之謠適然来遘然吐彼亦烏乎似哉同官崔孟起能為詩而不求似意有所極縱筆颯發如追兎逐電若失若驚而快不可止間有病句病字病聲孟起不屑顧也或者少之董生曰此其所以為孟

起夫以孟起才貶口縮舌以求似何渠不唐晉魏漢若乎然而孟起有孟起之性情一求似吐者半顧忌者半孟起將失其為孟起矣惟有病而孟起之性情畢見有病而不顧其病直洩性情不傍門户此其所以為孟起也予嘗戲謂孟起孟之似叔敖也優而已而人多喜優孟嘗君之客鳴若雞吠若狗能出孟嘗於阨不失為盜而人多喜盜鄉愿之媚世也似忠信廉潔能得人懽而孟子目曰德之賊然人趨為賊今子之詩其不為優為盜為德賊決也抑猶在狂獧之間耶孟起笑曰狂獧何容易何容吾寧為之何渠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天寧先生詩序

吾鄉詩道大盛其不為詩者鮮矣然予猶疑其能
者或出於不習為詩之人何也無緣餘無模擬也
凡詩出於情餘則非情情矣而摹前人聲調出之
則情與調相押而不浔恣無磅礴淪灪沈痛之趣
其為情也亦薄吾葩經所載多女婦野人語爛然
萬世者皆迫情而出不暇顧其法之何如也故予
亦以槩今詩今為詩者不求之情而求之前人之
口前人非吾口也口非吾口則情非吾情可以

為詩乎又況一意輕揚作綽約人口乎然則詩之盛衰吾未知誰在予向聞天寧先生才而不知其能詩已見先生於公次其容鞠如若有意于予者而陳振狂又時稱先生詩意先生習為詩耶而先生子章甫出以示人乃僅僅又非窮年竟世以詩為事者何其詩之少而聲調甚似也或者抑才以就調歟抑習為詩者染之歟然其自出之語往往有天趣可誦徵可以見先生豈亦習之力歟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然天下能事多有非習所到者有意而精習之往往有法縛脫之病古之名將不習兵法古之豪傑讀書不求精熟不獨詩為然蓋習彌精趣彌減調彌軽情彌薄學步者蹶學顰者笑天下事大抵皆然吾聞先生為孝廉時能以一言定賦法為教官能救令於厄為國學博士能為同列出讜言為達州能使行其所為法於諸州邑皆自伸其意觸時忌不悔獨詩猶守唐調惜先生既沒不浔起而痛與之談也以語章甫以為何如

文恭劉先生集序

孟子曰人有不為者而後可以有為吾直以是為輕為者儆耳然世亦有深藏固閉韜鋒鍔徂事會毖小以圖大者往往或失為何哉彼以為而托之乎不為非真有所不為也夫真有所不為者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夫不為不欲而不以違其心則天下之物莫有動為者矣天下之物莫有以動之則其於可為可欲也雖艱且鉅孰禦乎吾讀王守溪筆記所載文恭劉先生當　景泰易儲

時大小臣工爭先歸命獨公為祭酒不肯勸進不獨富貴不動其念即當身利害亦復漠如此真所謂有所不為者其於楊耆高世用之薦惟恐逸已終日不怡此其識為何如江淵謂公不能幹事鄙哉無足論矣守溪猶以公受知 英廟身後推恩官其裔至尚寶丞謂為不能幹事之效亦淺淺乎論先生矣夫君子之不為不欲與大有為終始只一心耳雖禍敗甘之豈論其後之效不效哉吾獨惜公不為宗伯不得盡奮其死爭易儲之氣後雖見知於 英廟未久而沒徒以節槩風韻薰被人寧至今跡其事者灑然生色恨不得槩見其功業亦其所值之數然也然當時所稱善幹事者竟亦何如先生雖不得用其不為不欲之操皎然如日亦何媿于可以有為者然則君子欲有所為於世宜亦自不為不欲始一切藏鋒鍔徂事會以幸其一中之術何所用哉故因序公文及之以決世之所趨公名鉉字宗器直隸吳縣人刻集於閩者副使公瀚輯其遺而厘有存者湯溪之孫都御公畿

其板皆失今刻者為連江丞偉也公之後顯而賢者多即丞君恂恂宜于士若民以覲行百姓留之不得以遷行人皆惜之尤足見公厚德之遺之遠

贈長樂萬侯入覲序

職嗛諸有餘心存乎不足此賢者事也而述職陳功不嫌自鳴雖唐虞諸臣亦為之豈戔戔揭揭希知於當世耶解者曰天工其代無上下一也陳已之勤所以副猶病者之心昭已之能以見治理之要其用意深厚與陳謨讓德相表裏此其所以為可貴歟世之仕者執玉帛而朝蓋亦有可述之職可陳之功嘵然鳴者人是也吾不知其意之所存於古何如但問其所施設於民者盡乎否耳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盡心不盡陳之而有愧辭矧曰天工其代夫行百里者併日而聚糧中夜而駕及昃而後至何其輕途遠而恐不及也今為政則不然泄泄而行循循而趨以苟為可一有加意百姓著相與恐之曰無越思無露才以所當得為之事為屬外是何其輕視天工而秦越吾百姓也如今之時吾以為必有餘於職之心而後職可盡必不自足於其職而後心能盡職必嗛諸有餘心必存乎不足而後可以入告不為戔戔揭揭者流不然治日就敝為已矣

長樂萬庾吾友赤石所推為賢者其為長樂志甚大職甚修自學宮戎伍城郭道路倉廩荒政為前後令所熟視拱手不肯為者皆偲偲仅仅追時日而為之恐後其禁奸興良作士除暴皆若闕於其身必盡行其意而後已已又嗛然不足也曰吾職如是止耶是烏盡吾才向所為職嗛諸有餘心存不足者殆庾謂哉庾今入覲以其功而陳之顯白弘大矞矞然人之耳目足以副克舜猶病之心而顯揚理要起作偷懦苟且之人相與勉為可貴當

宁必有以識庑者顧其嗛不自足之心與夫施設次第為百姓必不可已之計非流俗所能知故因其屬若丞若簿若尉之請而梗概發之以破流俗之見使知為臣子者毋即於媮退然自遜於唐虞諸臣下也

壽順山李翁七十二飲于鄉飲

鄉飲酒之禮所以教天下孝弟仁讓義信其登降撰祝介儐俎割揖遜之儀抑抑秩秩不言而使人意諭衆觀而成化於教為捷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是豈徒尚年而已順山李翁以行聞於鄉衆舉為鄉賓邑大夫賓之國人聚觀讚嘆之人也能出弟於阨而身為質者也能弗視其子而急弟有眷令之苦心為能順成父母意而娛其老聞者莫不內顧而思效弗及者媿為董生

曰吾嘗揚觶於廣浔一李君大震大震孝著也衰生崇祚舉之即筵之日觀者色羨其弟子如騖翼以進再拜府門而歸不見郡大夫也衆皆高之而吾藉以無辱於斯典今觀於翁庶幾哉王化之隆也莫弗以賢才耆老為事故詩稱胡考之寧與邦家之光交重夫以周先王淳化薰洽其道德勳烈遠被旁格豈朕嚮嘆而揚厲者而其所重乃在此蓋賢才以宣化而輔成理耆老以式民陰諭之於道交為贊者也兩者相翼而王道成故詩人重為賢才之功顯故曰光耆老之化徵故曰寧夫飲於鄉者必耆而賢故民知法為知法而化行化行而俗美其光邦家亦可朕道哉故曰王道易易也然則順山令日脩於鄉而鄉人服飲於鄉而鄉人慕是亦有助於王教者也而其初度適在良月之望鄉飲方歸族戚更爵徵言以壽蓋亦取義於詩所謂寧胡考介眉壽者而亦可以觀王道之成翁令年方七十有二其父次山公幾及百齡南極耿耿長照翁家矣翁之子木伯與予游文而有操行交

甫談之不啻東莞李生也

古邑葉氏家政序

昔蘇子瞻欲復古小宗以收天下不相親睦之心其意以有族無宗則忘其祖後世無世卿故大宗難立而小宗之法猶易行然而莫之行也蓋亦有故凡為族所宗者必其人足以服衆而後人聽命為苟非其人昏且弱雖宗莫宗此後世之情也吾里諸大姓雖不立宗而往往有祖祠春秋行事必推其老者主為而能者為之輔其有子姓婚姻慶弔戒勸事必告於祠群聚而議舉為譁然相關要

亦不失古立宗之意以此而代宗法不亦近之乎然而郡邑或闕爲人祭家爲祀遇族人於道瞠不相識獨翠屏葉公游於吾鄉之潘氏得其法歸捐田五十畝令子孫歲職歲息以爲祀資又酌慶賀議優恤申祀典博稽五枝旁及賦役敦禮明義以聯其族人蓋始嘉靖庚申迄今五六十年子孫世守其法爲之孫者已二十餘人衣冠翼如接踵肘而奮功名者可指計也其孫端卿從予游而請爲序予謂端卿而祖以布衣立義既成其宗亦胙後人敬宗收族之報彰彰如是可弗念哉雖然吾顧子之廣之也昔范文正既貴顯立義田以贍族至今以爲美談吾以爲此先憂後樂之志所成耳不能憂樂天下者不能憂樂其宗之人總此一心然使文正終於小官以馬僧責且不暇暇計其族哉故語心則宗先而天下後語勢則成天下而後能成其宗吾子勉之而已夫營家之人宗且不顧安問天下營天下者亦不顧家憂樂先後之間亦在吾子審之而已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翠屏公

謂耶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則以為瑞卿望

傳生求贈大中丞與參黃公詩序

天克惠我閩恒有元哲大人莫厥攸宇璫之禍衷發其難呂奴其毒歲之不淑實與諸公圖其備而畢厚其成既勤既勩民以不厄惟是海外事莫得要領烽燧不時人不貼席其他癰疽瘢結積為民毒尚未克清洗則有我　興參黃公建節焦慮如病在體不肯留餘初下車溟霖涌溢公步禱水沒于膝袍濕其半萬姓咨嗟祥颸轉晴而公不自為德已又申保約謹干撿剔害刳妖散海幫蘇民益

國海警至歐以身當冦條畫應機叚偃中任島夷
聞之遁變逆為順次年歸偵使厥角海上委命軍
吏如嬰兒又用其人生蘇六十九倭之流刼者
海晏清守卒卧鼓不遺半鏃而公不自為功方事
民戒士我薦紳耆老追德念功爭為詩謌以留其
休烈謂公求瘼甚切除害甚勇畫策甚周成功甚
神前之餘懽浮公而收後之牖户待公而圖夫實
惠民以公而又奪之歸孰為公繼者予謂公之功
德信如輿頌至于不自功不自德之心孰窺深淺
吾嘗見公之容舜然而意懇然其心空空然藏能
晦善以来群畫而轉圓從之惟其當必審必果動
必破的沛若決河此公所以公聽並觀不旋踵而
成天下之務也蓋其心下故慮周慮周故行果行
果故善集不自用而用圓不自德而德溥不自功
而功赫此非淵邃于學乘道以游者烏足以幾之
夫歌盛德美成功君子事也崧高烝民原本學問

推明功業之所由卜子序之予雖不文猶能知作者之意遂不讓而為之序

唐詩風雅序

詩之為道比物附情傳音合節常有不盡之思故其入人也微而其感人也至速吾夫子蓋喜談之時舉以為教曰不學詩無以言詩可興可觀可群可怨可事君父而多識可以蓄德也而又達于政事通于學問其要也如是宜其多收而並採也顧其所刪十五國風大小二雅以及三頌上下千數百年僅存三百一十一篇何其少耶豈三百十一篇外獨無可為興觀群怨資乎又何以生解于絢

素採其句而不存其篇諸如此類宜亦不少豈其音節聲調之不合歟抑合寡而乖多耶何其喜之甚而取之甚嚴也且其綜錯時代叅互正變王之風衛之雅魯之頌豳之風于列國取一代制作以意差次而不拘于時夫子固曰吾取其可與可觀可辟可怨可引翌奠教觸發學問如是而已使人讀而得吾所以差次去取之意于詩道亦有得爲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夫子選詩之法也後世之詩去三百遠矣而選者又多艷其辭而遺其義拘于時而失其音專取聲調而不本于情實如唐詩諸選國初惟高廷禮爲稱約有正聲多有品彙當其搜輯之始不觀姓名即知誰作可謂善于尋聲矣而但以聲調爲主無局外之觀作者亦時病之厥後于鱗有選又但以其意所及者爲賢英雄欺人耳食可哭其他議論分別羽翼正宗規規初盛中晚若隔畛域總之隨聲測響未合大通安足窺于興觀群怨無邪之旨哉吾鄉司馬黃公嘗嘅于是軍務之暇吟諷斟酌親爲裁定

于高李之選各有刪除而增其所漏者十之六七以唐無盛際而唐詩之盛亦時見于初中之間不滯專稱遂去盛而以初中晚為號大約于全唐之作取其温柔不取其怒張取其敦厚不取其佻薄盡棄正宗羽翼之說惟雅是歸其間雄渾高古淵沉幽愴頓挫盛艷冲澹婉約勁挺無不畢備較之高季諸選尤為多寡適均謂予結髮受詩宜為推明其意予以性情在人聲氣在宇宙發為詩歌雖視其時之所尚與其氣運之盛衰而一種渾涵深厚和平之氣終未嘗絕時盛則傍薄一世時衰亦留于數人故唐詩之中晚皆然亦何必苦分中晚也吾夫子選詩在可興可觀可羣可怨可翼翼教達政學不拘于正變今乃以時代論詩夫子以思無邪一言盡詩之義世乃以聲調格之高其論者曰刪後無詩卑其言者曰詩在初盛然則一種渾涵深厚和平之氣其果終絕於世矣乎其亦不廣之甚矣司馬公此選庶幾有夫子之意而唐風亦盡是然愚猶以為併

初平晚之名不立可也

陳元凱集序

物之可近者不貴可貴者不近其大凡耳吾友元凱令世所謂濯濯者其特身如處子不欵毫汙壯年失妻終不復娶雖魁兩榜歷文學博士絶滑户部即即謝病歸終日扃門謝客嘗一至烏石山看予聞客聲即走聞佳山水心輒動畏客輒不往予嘗嘲元凱世皆如子直須以環堵為天地即日月山川皆為空設矣元凱大笑指庭間花石尾水盆此非吾之五岳江湖耶其為趣如此元凱多材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畫妙有詞翰雖不出户日揩揩筆研間着以自遣
其拈筆造次必擇言不為近語其詩入唐人室其
字與畫皆精妙人寶貴之讀其所作如入清溪棹
曉月兩山倒影蕩漾于舲楫之下而空明激射如
近如遠其清言瑩骨雅步縄趨不失尺寸酌于古
今之間動中倫慮亦似其為人予私評元凱盛年
獨居似王右丞終日焚香嘿坐寄懷清遠似韋蘇
州然右丞丞有輞川差足樂元凱貧無一林亭可遠
卒而後有紹興之命視之蘇州猶為不遭然其出
處語嘿蕭然韻致則二子莫之先習之槩也佻達
之俗與各師心自恣放于縄墨滂不知其所底蓋
識者憂之如吾元凱矩矱自將豈不誠可貴哉今
督學使者岳公絶下車即敕郡邑俎豆元凱于學
宫以示風趨可謂盛舉其集則其友人某梓之以
傳因名之曰元凱集亦從其可貴者也

初刻駁語序

大理秩亞於刑部而駁其獄詞非得已也　天威職掌在爲獄不當而不駁則爲負所職而有所距違于　天威駁即起嫌且重爲訴屈者患苦兩者安所逃罪然而輕重有分爲啟避嫌必負職啟不負職必不得避嫌具嫌亦無容避也人各有所是非是則從非則違斯民也三代之所直道而行也從其所違枉其所直民有不咲我者乎勿論民即吾心自顧謂何違心而避嫌屈遏其本然之直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員所職仁者不為且亦待刑部賢者以不辱矣予本書生謬佐留都之平法故不習性又固執允事不敢違心每以大公之道望于人自始任抵今幾十月杜門強半所視獄辭無慮數十輒率所見期於得情以無負所職其駁者皆心所不得已間亦有情罪彼此輕重應駁令民自處乎而止者甚者再駁而聽刑部自發落又甚者直書所見送還令其改正此皆從前未有之例而予冒行之委曲以伸其直鞠鞠然矍矍然仰天威而俯所職環顧上下人情之變衙門體面之拘權于法以便民亦足以明予之無樂于駁甚矣今方乞休待命印無歸勢又不得弛事罪過弘多然不敢自揜輒錄所駁刻之或有覽而得予心者焉

壽崇政弟六十初度序

孟子讀詩至日遹月征風興夜寐無忝所生知古人之兄弟善相成也不惟其儀之敬又欲穀其子以似乎其先惕之以天命策之以日月而又重之以岸獄永淵之懼曰何自而能穀也則温恭小心者乎温恭小心所以穀也蓋古人之處危而能慮如此故其家室安和骨肉相保天命又之而永永無斁也今吾與弟並六十浸老矣由今以前之日月其征其邁吾不自知也但見弟夙夜勤勞成我

千學事我坐必隅出我必送有所狎見我必避醉見我必肅而已由今以後之日月其征其邁吾亦不浔而知也但願為弟者如弟以恭其兄勿忘前人之穀而已為子者如弟以成其家而澤其鄉能自貽穀而已雖然喜有明發之懷為　先承德為德之也酒姪歲數狂舞而先承德不問珠浦公不愧謝忘之也前忘可能也後忘不可能也不問可能也不愧謝不可能也非友于天性融合混成併為一身淳然無絲毫隔者能如是乎此吾兄弟子孫所當勉也吾又有勉為詩稱温恭小心非葸而畏禍也天地鬼神常窓伺乎人心而與之為損益故謙和敬畏福之本也氣張則覆人惡其上自古戒之吾與弟心非不慈也而言或不温中雖有以自下也而禮或不恭心或不小以之行于風波之塲其能終乎吾懼前人之忝也然弟猶軼宕善為德失者一二而予則固而已矣以故行世而多阻今且乞歸與弟朝夕相規進子孫而訓之以毋忘吾

父吾母之遺穀而待天命之所定日月邁征敢以老廢哉弟六十初度宗戚稱觴為壽而吾尚滯留都二千里外徒繹詩人之旨以規且以示吾子孫為是乃所以壽之也

賀陳若蘭大耋初度序

修常行於家粥粥至老老老長長幼幼庭內懽然無怨無惡於其鄉則可謂善人矣家能是家三代也鄉能是鄉三代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何言之易哉常行之所積善之所達積家而為鄉積鄉而為天下道德一而風俗同如此而已矣吾嘗慕古而神往其人今之世有幾是者乎吾將呼舜而揭之以風末俗況見於吾戚也請言其人一為林君良用其事父柔聲下氣飲食必

察言語愾愾然若孺子嬰其于鄉族又能群也一
為鄭君良學其與兄弟處也異而異同而同若手
若足各脩其能以完厥身邑中稱其家法為一即
若蘭先生其事肖波公雖細必親出則必極慮事
為之備肖波壯知讀書而已不問家也出知挾冊
行而已不問儲峙微屑也仕則千里若面老則朝
朝夕夕無間其言恍其氣和靜而能寬群而能義
其舅司馬公之制兩粵也召之不往而往從其兄
於江淮舅氏愛之閭里稱為吾於邦秀聞其行於
季立浮其介於其言菜軒先生也浮其意之所趨
蓋心敬而志之之士君者皆予戚也而名皆不出
於鄉獨吾以為能挽末俗而庶幾三代之遺者在
此數公孔子曰善人吾不浮而見之矣吾乃於叔
季而幸見三代人故每舉以勵俗蓋號為而莫予
應也即僅有應者能有其心不能有其家法能有
其家法而聲氣細微曲折之間真愛溢出而不自
知者猶鮮甚矣數公之難而可貴也今林君已矣
獨若蘭與鄭君在若蘭之步履山坂上下不異少

壯則吾近親見之而益加喜爲會其誕晨親識競乞文以壽故喜而樂道之併及二公以見予之欣慕不獨爲親戚里閈私所望于風俗相薰相摩以廢幾三代之萬一者意亦不淺壽君者尚其勉之而轉以相告也

胡生處孝詩序

孝經教孝者也而無額禱應感之事豈非以其事之眥冥而不可知也哉然而親病而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亦往往有禱應先儒列之小學又似以其事爲可知者蓋誠極而神應于迫切無可柰何中至性天機湊合迸出正其平生竭力行孝之徵應非徒取必於顙禱也孝經道常行使人可守小學言徵應見天人呼吸之妙使人慕而致誠其爲教則一而已然則顙禱徵應其果不可幸爲而其事

亦非杳冥而不可知也哉語友胡生往從予太學聞父病奔歸且行且禱其父危急者數矣胡生至而霍然若有甦之士大夫以為異言于直指使者請旌之又作為詩歌道其事胡生閱不以示人者蓋久頃予至姑蘇乃出之乎讀毛氏詩言孝多矣陟岵蓼莪諸作皆孝子新省為其他錯見于祭祀頌禱歌功德而原本于孝思皆若天人桴鼓確然其不誣者獨南陔之什孔煕其辭豈其事之可異非常人所可道歟抑忘失已久聖人不忍絕之而姑存其目也近世好文有一事便形詩歌而其所作未必能如三百篇然以宣揚至性推及天人以堅人行孝之心而充類至盡以仁於兄弟仁於宗族仁于朋友推之于一發言一舉足之間莫不有父母之恩焉是所謂錫類不匱浮力於詩者不少矣是亦詩之所以為教者也故吾于胡生頌孝之詩重嘉而為之序

召序

蓼洲周使君應矣夫君臣之分等于天地
君臣之義明而天下治矣夫君臣之分等于天地
誰不知之然而君必曰君父臣必曰臣子非獨其
義之無所逃亦自其性之不可解者也無所逃者
制于人不可解者定于天徒曰無所逃而已猶未
見其義之重至於以君配父以臣配子天性之愛
通于朝廷則所以為天下國家計者寧待勉強激
發而後盡其心耶何者義固不可解也此義不明
君泯泯然如逆旅之相遭浮一醉飽而止

氣取聲名結黨與各奮其私不顧國患急則委咎于君以自解為人臣子固當如是耶噫今之世有能知不可解之義為天下倡者則吾必為天下幸矣如夢洲周公其一人也公為郡理廉潔堅貞極力為百姓不以官為念于士仁而能教愛而不私人以為冤絶前後吾獨以此為公之賢非公之所以為大公之大在深明君父臣子之義刻念不忘又能絶去睽域異同之見以與賢者共事此其所以有關於國家者公嘗與衆談學忽聞遼

變立起徬徨慘怛若其患之迫身而無以抵其於天下賢才進退若與其身為榮辱嘗言天下美事非一人能盡有人為之即若我出名在彼猶之我也天下賢者意見行事雖異總是相成大哉言乎非性忠義真為君父天下計戚戚然若不可解者詎能如是吾於是觀公之深矣使在事者人人有公之心何憂天下哉吾故因其內召特擢之以示為臣子者皆當知有君父一意於國家盡去意氣黨欺蔽之私而後天下可救也

峽江鄭侯觀瀾書院記代

三山董應舉 著

古者群天下之士於黨庠遂序里塾鄉校之中而鄉老為之師其教至詳士皆有以自得其性萃處而習於仁義者在而為而無所事於他振作之術自里黨鄉遂之教廢而學獨在郡邑士而統之學官為之師宜若可以一士習專教化而亦不必事乎其他然其間或又有書院之立既學矣又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院豈以學為不足耶蓋古之學詳於下一於上
如水之坎習漸而達之今獨歸之郡邑而鄉里黨
遂之學皆無其教固已畧矣而學官之規矩科條
又不能盡如古昔不足以興士而愜為政者委曲
教化之心則夫推廣而為書院雖非令甲所及然
亦以勸學興士而詳於為教是猶不失先王之意
也今天下書院獨吾鄉最多大邑通都往往有之
近亦多廢格而未能復獨峽江之觀瀾書院創于
今侯鄭公峽於吾鄉最不浔稱大邑又濱江為楚粤
賓旅舟車所出入之道為吏者疲於應接疑無暇
於興作教化之事侯至而脩文廟新奎光門加意
廣勵既勤矣乃又為此而置饋田饋士自為文以
記之夫士常患於教之不盡而吏常患於不學教
不盡則才有遺吏不學則常以奔走簿書為勝即
今甲所及所當與子弟從事者且忽況能創所未
有乎又況能有所捐以資士使之躍然進而勸於
學乎予讀侯所為膳田記窺侯之用心矣甫田之
詩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以公卿巡行勸相阡

陋之閭於髦士宜無與猶不忘介止惡進而教之則古人所以養士而期其成者蓋亦無所不至矣創書院處士介止莫大爲而進之以仁義授之以廩餼所以爲髦士計者何如而其意猶若未足者且惓惓以練徐金魯四君子者爲鵲山豈徒以今之教化自任而以今之人望士耶峽自此興矣書院名觀瀾蓋取有本之義夫爲吏不本經術行不本古人學而不本道教不本於先王猶之無源之水非矣所取也予且樂觀矣之成爲

侯名耀字某福建侯官人

李鯤如重脩黃樓記

昔蘇文忠公守徐值河漲欲敗城極力捍護浮以無事乃作樓於城上垔以黃土貯水所向以厭水也其事若近於戲然自是以後樓之興廢水爲戹暴父老嘗歷歷言之有徵故樓雖圮而復興時葺而長存予以乙巳秋道徐登爲入拜公像於樓之下登而履其上踧然不寧以告同年李鯤如鯤如曰是在戒時鯤如謫判是州而署其政也越六載再過而張仲恢爲守招予游則見樓下奧突拓入

丈許矣坐公其中登者不犯樓上風檻直出蜀於
睥睨而三關其牖前則汴泗二河如虹貫入来自
天際亘以九里如月内向左右顧視則東西諸山
若拱若侍若蹲若伏若飛舞奔走来屬人目下則
蓋斯樓之觀於是乎始大仲恢曰此李皐如所作
也不越尋丈萬景咸集何其巧歟顧予竊獨疑怪
夫獻勝之說儒者弗道東坡是樓豈真能弹壓河
伯者而輒以自喜天下後世游人墨客相與詞詠
起而脩其跡者不衰且神其事至於漢武宣房築
於匏子當時千乘萬騎雷動雲屯親屈天子之尊
沉璧馬負薪芻為將相從臣先築宮其上以夸世
脩觀非不魁然壯也今求其處所已不可復知況
有一遺礫之存乎而是樓僅數檻無丹青之飾瓌
麗之觀乃建而圮圮而復復而拓與二河相敵萬
山爭峙則是萬乘之雄威不如一守之遺跡也豈
不盛哉皐如從謫籍中能出其心巧為名賢收勝

使觀者踴躍其風韻豈下披羽衣樓頭嘆青蓮後三百餘年無此樂者漫為之記且以志予往來之跡鴈如名春熙建寧人今為比部郎嘗理姑熟理肇慶署徐有奇政捐俸脩樓其小小云仲恢名正緜亦予同年晉江人故有才名今徐其初政也

崇安文昌堤記

崇安地最高其水劒而左決瀉東南若建瓴然於法為不蓄且城西環水東決又若跳而不傅者昔蓋嘗病之以役大莫能畚及虞侯至嗜興民利爰来輿言白直指陸公可之遂捐金以倡相水積石漸挽流漫而築壩於決口募民之能義者比次分功令鄉紳黃公大年掌其籍出入慎廉侯日三巡臯鼓騰沸不百日而壩成亘如山骨突起溪中隆脊廣臘橫塞東南流而傅之城下遂使建瓶之地

化為江湖反跡之流轉若環帶形家大以為便而
西南新陽諸田咸浔以新河灌溉頓成膏壤士若
民呼舞躍躍謂是役也議且百年瞠瞠縮縮徼庑
不能就請名為虞公堤庑而不居成而不有曰
本為邑人就此美事且壩形如玉尺直屬文昌之
閣宜發文祥當肇以嘉名曰文昌堤下義上讓持
而莫決會實興崇士得雋俞歸庑功而遂從侯所
以名堤者委記于某某嘗與庑泛澄溪瞰長流觀
所謂新河者歸讌壩上目行心迎欣然有會夫以

波頹瀾倒之勢潾潾不支浔壩而遏不敢漏軼非
砥柱之力歟昔之崇溪清淺見底今之崇溪淵渝
瀠湧水不加濬而漲浸城郭勢欲上浮若與黃山
席帽互相盤盪非挽蓄之功歟夫壤無肥瘠浔水
則腴新陽南菴視昔何若非潤澤之效歟水至平
也其性善下決東則東障西則西惟人所為而非
下不趨非利導之能歟然則亂非節不砥德非蓄
不淵功非澤不崇性非導不成君子觀此其可思
也已故砥節者存乎果蓄德者存乎學窕澤者存

乎普導性者存乎仁備是而消息之以旋斡運會
又存乎其人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有本
者如是則吾以祝士而亦以知庶爲遂使崇人記
之

新設永生洲參將記

貔都挾大江東走不數百里達于海波濤之警若
在門戶而京口綰其口自京口東下不百里江海
之交南濱孟河北帶周家橋中流而永生洲綰其
口勢若重關然國初 皇威四暢東漸爲池守於
夷商猶命江夏侯沿海設險承平久而武備踈嘉
靖之季不可言矣邇者東屬國之不寧海上戒心
前操江中丞陳公薦議設常鎮參將於京口以資
彈壓護漕運其畫誠善然永生洲僅以把總捻巡

徼權輕而地最要不然無遺畫于後事者于是侍御
朱君周覽要害稍因前畫更置之議欲移常鎮泰
將於永生洲而裁其把總兼屬南北控置咽喉即
有長鯨不能飛渡法所謂陀外險固內防者且無
添官更費之煩於計便　朝廷是之下其議僉以
為可余實與聞其畫念不可無記易有之重門擊
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王公設險守國則取諸坎
坎水也水為天險而豫之重門守不於近易之意
可見矣世之治也占風納書其來以德即險安用
然而方外不意之變即聖人不能必無惟當豫防
之令有所擾以為守內者迫守外者逸守之非
其人與抵之非其地者皆不可謂險故夫險也者
聖人之所以遠不祥非其所恃而未嘗或廢為而
況魚龍出沒浩渺之洋風帆倏忽如狂雨冥風不
可測度者乎宜陳公之鰓鰓於前而朱君酌焉以
善其畫也是舉也省一官守兩險易地而不易將
守外而不守內于勢審于利周是為滑坎之險滑
豫之重門使常得人以鎮無論貔都即江南北諸

郡皆可高枕而卧矣不佞拱手受成樂而為記以
告夫後之領此者俾知責任之所始云

遊莆記

歲在癸巳不佞舉有幽憂之病卧孟溪山中斷滅
諸緣勅童子閉關無納客使者終日科頭坐騷騄
湍靈境久之忽夢一羽衣雪貌絳唇御五螭之車
持節招予予覺而筮之其繇曰非神非人一跳五
陰翩翩弄尾滅古裂令求戒於漱玉之津予謂弟
烓曰僊僊乎命予哉予其有蓬壺之役吾聞武夷
鯉湖神仙之伯仲也異人於是爲宅尚有遺丹存
乎吾與若往於是挾雙不借一蒯緣渡峽而南馳

其日正月二十二日也晚宿義溪次日度常思嶺過漁溪漁溪有石梁二十餘如屐齒枕沙泥甲宋時通海潮往來今可種黍矣立馬徘徊久之行十里至石壚宿爲自石壚三十里抵江口爲福塘南界絶江爲梁操網罩而漁者如櫛安知他日不爲漁溪者乎過涌頭涵頭有河入莆出於海亦一大聚也薄暮抵莆宿于北門逆旅之館館人言部使者歇有事九仙客少息逆旅舍縱廣絶十笏穴墻通明近市予日歌舞其中時時出遊郊外莆有黃生者招予登城周游四眺望佳氣欝葱美哉壺蘭之秀冠山履海向何以入於島夷俯瞰城下濱河矚髏纍纍纍此莊生所謂王樂者耶北望九華邐西萬山中隱隱虧蔽雲霧黃生曰此爲九鯉山予曰仙壯門繞林薄中行十五里至松林三十里至石流溪溪可步涉多竦時韮命童子採之與人曰此九里之裔流瀉入涵頭者即此也道遇一部鼓吹前

導方伯管公者意此公亦自夢中来耶栩栩猶未
耶自此盤嶺行三十里有溪緑淨繞山盈盈界絶
塵境橋横其上曰觀音橋輿人望而笑曰至矣憩
于亭下度橋過小阜忽有傖父迎入道士倚迎仙
館笑謂予曰昨者九鯉君見夢當有異人来君其
是耶何眉間紫氣如許一笑入蓬萊閣至水晶宮
入祠禮九鯉君明日呼道士尋九滌登九仙閣閣
出祠西折而上有石門多名勒閣後石屏卓立四
十丈許勒天子萬年字徑丈予曰此有奇命童子
劍予捫蘿而上登石頂長嘯雙鶴忽自雲中飛下
下窺鯉湖群山映入簇簇如髻湖面鯉翻波或云乃向仙子所騎
不知幾許時時有赤鯉
者予心動飛下欲跨之而去湖水瀉石坡雷轟直
下八滌可千丈餘湖外石坡平亘如砥可涉其上
竅穴如豆如句如窠如盎若以十數余卧石掬水
飲之石坡忽下為瀑布泉自瀑布趨下怪石忽起
忽仆忽坐如渴牛飲河厭而不能上也如人竭蹙
走坂而不能自息其下為珠簾洞壁立深溪中飛

流噴薄愈奇予覆石角垂觀令童子持踵大叫欲
墜然隱隱不可見矣左顧山壖有亭訝曰此豈觀
珠簾者耶遂沿崖渡湖下石亭則鄧驌馬有詩勒
爲予攀木枝縱觀久之望瀑布如天上銀河傾倒
餘沫成帷崖層霏疊如縠如霧如吐玉瀉珠如鶩
毛雪英英墜地水氣飛上撲人如濯皚氷壺中三
十年塵襟皆淨矣亟命童子取酒一酌造物寧馨
大巧哉何乃使九鯉君先我據此奇也道士又爲
余指下六滌望之遥遥可見余曰縱盡仙人九滌
王不如巖頭一杯酒觀止矣命艄自勞連飛十餘
庖狂呼九鯉君時導夢勞矣孰與飛飲之爲
樂乎醉卧巖頭放歌湖水歌沸童子恐神物驚起
翼余歸仙房息爲少選振衣日高春餘興未歌獨
呼余弟從蓬萊閣下觀所謂仙跡丹竈丹竈者湖
上石坡忽規如井深淺不可測水常滿其最奇者
溜入石竇傍出如竈陘竈突注而不溢予迫視之
大呼九鯉君遺丹在此矣解衣欲躍入取之余弟
頓足亟呼止余兄未了人間事遽從赤鯉遊乎更

三十年後了此未晚余忽然自失上閣徐笑曰弟
愛我使我不浔仙也次早遂別九仙舉隻足印仙
人跡顧道士一笑下山宿松林抵莆一日謝所嘗
往来者遂歸途中慨然謂余弟曰世咸言有神仙
夫神仙安在在適適之境耳生不在多取適一日
便足千古苟滞情久視錢鏐亦苦海也嗟嗟枋榆
斥鷃亦逍遥矣夫純陽度世于栲上劉阮遊仙於
夢中詎庸知吾與若之非夢耶吾與若持十日糧
出遊遂窮名勝納世界于一微塵神仙豈必在遠
夢耶適雖然移足之間已成陳迹矣適耶夢耶
夫大巧者鑄我含髮墜地莫之能移夢者我耶醒
者我耶彼何與吾事夢者醒者皆非我耶彼何非
吾事吾計有所決矣遂相與歸休乎孟溪之山

西山紀遊

予夙喜山水遊既来長安日躂躠塵埃中殊厭之每望西山雲氣直馬首心輒欲飛已而林將軍某者請余與于聚孝廉遊槃相屬也而馬猶及僅一日而數寺遍矣既下山嗛嗛不已至九月七日乃謂弟烇曰吾向之不浔志於遊也人衆而多所操勢不能久今必無然吾聞鐘而食逐雲而出惟意所適不先為期足吾事矣遂與策蹇抵香山僅從一僕一無所操而去晚宿来青軒次日過西巖堂

上流憩亭望長安正直日下天外藍嶽橫亘而前者古雲中上谷間耶余方思古名將從者競呼亭下狼過狼過視之則已匿翁鬱中矣九日遊洪光寺念家兄弟萬里而獨客他鄉兩見叢菊不勝摩詰揷萸之感歸至九龍池則予同年羅國善王日損吳玄冲已携其子若僧據吾軒呼盧也遂與登流憩亭而別吾郡楊德秀又自下方來與烃為代興甚狂復與延覽諸勝蓋一日而三登高云次日由西嶺縱步祭星臺折而東望一寺隱隱雲際獨出不可徑度乃指神通塔而下墜町疃中夢扣庵門乃得路沿溪歷翠巖過弘教寺前亭四望天低野曠欣然而忘其倦亭前水泠泠若玉環余掬而飲之甘甚時午鐘已寂矣欲從故道還迂乃上繞翠徼絶嶺攀木枝行歌而歸香山僧笑謂予客不乃飡霞吸露御風行者乎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君試嘯我寒泉孰與弘教寺前亭水甘也予曰吾於泉無所不貪耳然而仙納風受月嚼山光而吞野色則此不如彼若凜冽氷雪善鑒萬物使人遇之慄

然則彼又不如此即吾又奚擇哉僧笑遂引予之環翠樓徘徊久之已而東遊碧雲寺抵其東偏小亭有卓錫泉松關石洞澗迂巧於水乃吾所心賞者綠竹挺然在秋色中不減南國似復見吾故人耳歸路月色紛墜松蘿間滿人衣袖德秀笑曰吾平生未嘗不見月覺異於是公一不為判斷獨不恐山靈笑人乎予曰然山靈閱人實多豈惟我姑看月是時望前一日也次日德秀別去又謂予客都門者至衆獨吾從公遊又遊者率信宿迄獨吾於公飫於此似世外人者吾老矣滕遊不常請公記之遂諾而書所作與之併謝山靈云

海游記

海上多奇山蓋氣極而凝天水涵盪其勢雄又風濤日震蕩穿蝕其石骨立故異于他山瑯琦居海上盤薄鬱積環以水其下為壺江水又環之若蓬島然予昔嘗游之而未有所極也五月十日乃從諸孫渡江抵叔允家天且莫且雨叔允貓予予曰是游也非山不宿非雲不食遂宵興上羅谷宿天竺庵見方丈逼迫非昔矣叔允曰衆以昔為隘也而張之予曰地幽者宜明陽張則蔽子見有張之而

國立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浔者乎語未卒而叔魯叔理叔會大醇至蓋從玉
盤山雨涉十里也衣盡濕叔會說夢若前知此游
者乃大噱侵晨出松逕循田畛而南道拾三短笻
曲折行觀所謂承露盤者水從兩山間飛下承以
石如砥流為之曼湛澈淪漣日光蕩影布玻瓈中
若貯而瀉若盤然盤下峭削巉巖水行裂缺中不
可下遥望澗裔有若門者狹不能尺淪為深潭銳
欲從之叔會導余行左右緣滑厓下佐以手飛沫
濺人如雪兩山墻立草木蓊蔚一線虹下屬若窟
若池者數乃浔盤砥相牙以休吾足叔魯粗理曰
昔有飛練石梁水上今轉之深淵矣惜也予曰安
知山靈不有意乎夫銀漢玉繩亘于天表吾綴以
漱玉之閣剔山草布靈牙此地可仙矣練石何為
衆曰是請溪名名曰羅溪徘徊久而猶不欲行僕
夫促上九龍山掖而上北望隔江蓮花爐阜諸山
卓立天際矣有城如壁予家在為九龍其屏也南
見積水滌滌絶無畔岸與線流亦各一勝遂躡絶
頂下玉盤山食叔魯等讀書處迤邐西南行指白

雲山廻薄間折盤山而東險絶輿上風迅幾欲飛
夾右乃一壑古木蔽天院前有竹洞陰陰雲氣襲
人不知其外之為海也其東際可觀日出以雨甚
不果觀晨上白巖巖高風急呼酒浮數白而下抵
張崎觀海雷石石如毬隱萬石中外者朱殷內者
青碧去江可百武潮至則擊聲如雷擊處成臼臼
色亦朱殷故老言昔有倭船欲上二雷浮出擊之
鄉以無事今其石歲尚一翻云異哉郡乘乃以海
邊石為浪所穿成竅水入有聲此亦何處不有耶
安在為異而載之過此乃大海石益奇有跳海而
為磯者八九皆奇絶又有若佛頭若豸若鷄者二
若鼓者一鼓之下為龍潭浮鼓而東則壺江白礁
諸山也此地舊有樟林七里名曰海曲里元至正
二年八月十五日無風雨而渝于海会復成洲直
鼓尾捷于壺江幾塞海舟乃自沱入二十年前游
此未見也滄海三揚塵果非幻語艤舟上白崖見
大椿為榕葉槐身三年一結子大如豆小紅窓葉
濃陰翠緑不可言絶無鳥棲蟲翳之跡游其下者

能奪突雖有烈風狂雨撼樹撅折而此樹自如無故而一葉瘁則損一人故護之尤謹其初不知所以生且莫知其椿也番舶至乃知之其地蓋多壽人云客有言藍尾石室者乃在江際一片石空其中高可三丈餘廣加一爲縱如之其屋若水所盪成者屋心若有琢芝甚肖屋上草蒙葺垂雨過若潙屋內無暑不蚊可偃息歌詠叔魯兄弟及大醇皆大譁謂其友王君錫命謾哉吾来者數矣竟不見此予曰此爲龍宮水涸而出即主人不知耳乃解而別是游凡三日海上諸勝幾徧獨未觀日秋晴當再駕而取之虞淵也游後得詩數十首以遺叔允兄弟紀其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舊學碑圖記

郡學自宋盖四徙而始考于蕃山知軍章粲尸之歷有啟建元季燬爲洪武初征南廖將軍仍闢故址漸次脩治正統景泰間督學彭公琉直指楊公進再割鹽倉地拓其東天順八年脩學則巡撫葉公盛勒圖碑陰亭爲用示有永其界則東抵鹽倉墻西抵承宣街民舍界以鱓墻西下即界故類東道令採使御也墻横五百四十二尺自北鱓墻抵官街縱凡九十六丈五尺其制可覆視顧其時生

徒尚少空其西為射圃圃外為學倉塲久之田失
倉廢番禺縣借為倉其上學地遂沒豪右矣萬曆
間倉地又改鋪局局廢而外學諸生舍其中歲庚
子教授董其考圖知其狀入白督學袁公公奮曰
原侵者以歲久貲其罪所餘殘屋給其直因而脩
之為齋為堂臚為號舍始復碑圖之舊按舊圖直
番山而北為燕居杏壇東以碑亭命曰貫道隋其
垣東西齋御翼為綴之臚舍夷番山而冠以九思
亭前為雲章閣屬之堂折而東為教授御庫所庖
湢膳堂文昌仰高二祠皆東列而空其西毋亦以
鼓樓亢而取勢輔形補所不足者乎迨後稍更前
制齋御外徙而啟聖名宦鄉賢杏壇舉非其地或
御於仰高祠擇便而趨固其勢也乃正自今始其
間恢復創建脩理及復所餉地凡為役三十有二
皆郡司理督學公及諸縉紳士民之義所餘文廟
啓聖祠尊經閣則浔請制臺而直指李公實發鍰
金成之克藏前功蓋自嘉靖庚子重脩抵今遼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甲子云

杏壇亭記

按志杏壇亭舊在燕居前自箴亭建而杏壇前徙矣雖曰近於神御實而論堂而校官坐臨其上毋乃甚於魯子所謂疑教夫子者耶恐非千載北面者之所安用是師謀卜之番山稍恢前制縱廣各十六尺有奇高可尺十三表柱以石盤結而上佳木異草茂蔭梴列取燕居偏小影有頹子從者奉其中月再禮焉舊杏壇碑表其後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過此者其有思乎夫夫子之生也木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見伐至不能全其跡千萬世之後乃取其一時避
逅講論之所而模擬之以為壇在在有之雖至不
肖妄名之曰聖人之徒則必悅使夫子今而在又
不知何如耳嗟夫斷斷東魯時豈乏人獨頹子殆
庶親發聖心蓋至欲從末由之嘆即諸子所浔統
是矣亦步亦趨寧獨其追隨之迹即使千載而上
千載而下一孔一顏壇不杏時不周寞心獨復從
一事不違能無庶乎故曰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杏壇
沂水何之而不春風亦何之非是也是特寄為耳
舉今且寄其寄以告世之希顏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箴亭記

箴亭故杏壇址也嘉靖間改創縱廣各二十四尺有奇　稍偏西且置箴碑地上明明聖謨俯而視不敬今中其位如燕居址高半尋方拓四尺枚實其亭上格下磚負碑以趺承趺以座前後砌堦屬之庭周以翼路行者避中讀者聳敬語曰畏天命畏聖言舉其敢忽諸亭成凡為柱十六楹若梁枋角飛衆龍骨馬嘴灣魚駝袋斗拱拼爪窓格板廌磚之屬各若干工若干為費二百一十一兩零

石碑其一則化閒恭政蒼梧吳公獻臣脩理諸亭碑也公前在廣加意學宮以諭被逮六年復行省于此再尋厥功人為建碑立于箴亭予洗蒼蘚得之以宸翰不可泰也亭既竣移其碑于路左使過者明知為憲公當被逮時身且不保安與知學而竟之復畸成志公而在顧為執鞭羨矣

觀德亭記

古者選士必射於澤宮其教至詳國初士得第於鄉者三日射凡學校有司月再射須之儀式蓋復古尚德之宏謨已學西射圃自廖將軍宋御史一再闢久之而廢其下為今鄉賢祠莫能尋其跡即欲與諸生講男子四方弧矢之道無所矣爰卜山西之曠薄于窪莽令李生治圃何生治堂費金三十五既成方考儀式與諸生行事而舉以遷行噫禮教廢而士無行矣即其踰年于此拮据百役不

暇勉而為此以待後之君子序德序賢復吾禮正習繹志輔文追隆古教變化或者此為之藉乎噫此吾心也吾不敢必也

名宦祠記

國初廖將軍祀廉吏于論堂東天順八年葉公盛建之文廟之左合祀十賢八賢二獻東坡暨諸名宦鄉賢類曰仰高又為作賦作詩詳其實于麗牲之碑其慎也如此嘉靖間分祀鄉賢於廟西其後皆據為齋衙而二祠且移番山後矣舉至拜謁神主無半存者考舊圖欲復而止者三身自避舍祠鄉賢至九月初始獲奉名宦于此而稍稍脩葺之虞其久而齋也為築土座建拜臺于前費凡三十

兩九錢有奇蓋皆前督學袁公茂英所發助而諸生何大襄督爲于是葉文莊當日崇仰風示之心得以不廢噫燁燁俎豆千古流聲彼何人耶貽茲羣典揭前脩而勸来哲使不肖者仰而思脩而愧愧而有所不爲是先王之教也或曰民譽可謀食報多濫然終不能滕千萬世之口實又而不祧爲之猶賢乎已

助工碑述

郡學脩自嘉靖庚子抵今一週就圮矣而番山諸祠亭爲甚屬舉事事始至入謁則墻陁其東馬牧於祠碑亭廢而燕居箴亭將壓其他弛墜甚多懼職之不任迫于公帑不敢請一日府署陳公三槐謂舉學中有可脩舉者乎舉唯唯又問對曰有之顧其力未易爲言其狀公曰吾責也乃發百金爲資且饗士士聞之勸此百年一時敢不效則奔告其邑之知義者自縉紳而下若干人簿署所捐金

凡五百有奇遂以請之參政盛公萬年司憲余公夢鯉督學袁公茂英皆報可方鳩僝工袁公笑謂舉子乃為是然學已美乎對曰未也學之西偏失地三之一公曰吾責也即敕有司按圖清復遂欲力振規制正禮考樂圖其備且助之金舉益凜凜不任乃召諸生擇材授工各告厥成遂作燕居箴亭碑亭三亭杏壇于山前新射堂射圃于山右復鄉賢名宦于廟東西墻于侵地界于四隅完于隙穴平于脽窪遂及神牌碑座神碣廟中石座神庫神厨省牲所藏像三山司府三廳致和談經三堂生分教教授二衙樂櫃樂器公座几凳扁額之屬無不悉備凡用金八百零九兩有奇前所收不足則府照林大東番丞林耀訓導蘇一敬杜應奎各有助餘則不佞嘯嘯成之是役也不及民不騷市物力惟良物直惟平藝事惟傭課督惟勤雖諸生家所自營亦若是則已矣前此脩學不可知大率飭近者易經遠者難計經遠于今榷採二府並作之日尤難非上藉當道下藉縉紳士民之義二三子

之力懼不終矣是用述之以志前義或曰子事事不廟之先而先其後且細者何居曰細易忽後則履跡罕及不易聞故先之若廟廡諸處當道朔望所自覩他日言言翼翼改于前觀自有名公大筆張其事茲不具論云

督署文書橱記

予既置文書橱於錦衣倉復置一於署中者何也以便日事也日事而積歲考爲彙而復置之倉倉監督所時臨也署則前後易或暫借爲易與借之際宅中所具有不可知者文書乎何有文書倉事也置之倉與倉之人共守之故置倉便署與倉相遼也日事而日移置之不便故復置一以便日事夫仕以職學者也道無粗細豈有愒日日食祿而不日事事乎焉用學舉為是懼故慎焉置橱以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積日以考歲動而思其過悔而生其善庶矣乎是亦予之所為學也

社倉記

古者有荒而無荒後世無荒而有荒天耶人耶夫歲之有豐荒天之行也恃歲者困罹歲者愚經制不立而以聽於有餘不足之數豐則狼戾歉則槁其勢固然又胡罪乎天哉蓋文中子之言曰仁生於歉義生於豐義以經仁仁乃大豐以備歉歉乃足雖有堯水湯旱吾弗憂之矣夫周禮不詳荒政哉乃其備於先事者則有若倉人廩人遺人旅師之設其粟自野入之羨餘鋤粟屋粟閭粟以及縣鄙

之委積靡不粒而積之以待凶荒散利施舍惟是爲資又何待倉皇於民命垂絕之日左濡右沫以博救荒名也後世社倉之法猶有此意而世皆等之於塗羹隱民無所取食待命富室蓋耕而新穀入爲穫而懸室罄爲豐歲猶病何論歉哉嗟夫澤息久矣獨一常平社倉猶不能行民生何恃夫往歲五六月之變亦可深長思已和糴一行穀價日踊惡少群聚折屋大呼幾在忽爲非當事者急發穀以賑亂不多矣設社倉之法素立所在有餘積安有此變乎柰之何其塗羹之也予爲此慮而欲試其法于吾鄉乃與弟讚市穀五千給鄉百户屬吾兄崇德掌爲深悃無朕而好從事惟予先君子則嘗有志於是也予惟遺德是愧所望好義君子倣我而勸成爲大田之詩有之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可使中谷無謂黃鳥息咏而六行可興矣王道之成必茲焉始是以吾鄉爲嚆矢也豈不快哉豈不快哉

長樂復脩學宮記

樂之人文昔蓋冠於吾郡蓋其風俗禮讓儉勤敦篤廉耻之教不替於先民學士大夫相觀相摩束身若處子毋敢軼越故教成而俗美士慤而文興彬彬大觀名卿貞標亮節相踵于前後其教使之然也其後浸不如前或者歸之學宮之形勝變易夫形勝之說誠有之然其興壞浮失亦若與風教相乘其興而壞壞而興必皆有人為之而氣運亦隨以轉若天有以使之然者吾嘗與樂之人士

游考覽學圖推其所以浔失之故蓋溪東餘而路斜飛水既反跳而學前民屋蔽射皆非昔日之舊其故蓋難言之司馬陳公省持士論歷請當道脩改袖金為資莫克復舊郡守喻同守鄧先後親勘解時司馬亦捐館事幾寢起部蔣公奮曰斯非關通邑文運而吾敢憚力遂白督學馮公集合同志李公庭模以署邑唐侯所丈界刻日折正於是學中尖射反跳虧蔽之害始去十七八而蔣幾見螯會萬侯至毅然圖成割溪歸學標以界石復搞于巽鎖水偃流與掌教袁公文紹極力從事追尋舊制參厥新規設屏門于欞星門外垣于學門坊于廣衢軒豁帶抱實壯前觀又欲濬流引邑前水與東溪合興作捐助計不全賸不已諸生懽咏鼓舞請刻圖於石垂示永永而求記於予予向謂形勝之說與風教相乘觀諸生士大夫今日之意氣或庶幾乎作之以仁侯協以良傳若天湊其會以大

昌斯文者復往昔名卿大魁之盛將於是乎始不佞無詞以贊敬陳師友腐語用規千多士曰聖有完學請復其心宗廟百官之富美皆在是毋令餘焉不如數仞之宮墻也

竹國記

有國於蝸舊而不靖有國於槐失之一覺雖驅世以君戎不受也蓋有竹國爲清陰蕭散茂謚閒靜並植而不傷群居而不穢生出不窮挺立不撓其間多直節虛中清音遠韻戛爲而玉鳴悠爲而琴思故鸞皇時降爲霜雪避之蝸見之失其大槐見之懸其穴不舊不幻無覺無爭晉王子猷愛而尊之曰君宋文與可蘇子瞻欲入其國而不可得競貌而生之世傳以爲寶韞暉何物乃能奄有其

國時招董生曰来吾國可游也董生時一游為久而不能去此君亦以董生愛已相與飛翠逞綠乞為記故記之游之歲為丁未戊申已酉記之歲為甲寅壽星現日其地為高郵寶應去此國千里幾矣

古松禪林記

佛之教拂有還空人之佞佛從空取有惑矣哉故世之所佞佛之所訶世之所求佛之所拂以所訶求所拂惑之惑者也雖然彼亦有機是亦有解因惑而却之生死輪廻果報之說入其中恐怖憂危回向布施之心隨之而起覩像而淨泣懺悔而知歸是亦持教者之所助此古松大悲院所以作也院在都門之北其地弘閬閒曠雖在都內如臨大野人跡罕到莊嚴未備外曲內夷更成其勝予顧

而樂之古松請記且曰予謂古松今所
建立是空是有夫有有者必壞空空者無成不空
不有無滅無增而孰乎宅之于自然聽之于無始
天還其天地還其地意者其猶建德之閒耶古松
曰然遂記其歲月是院建于萬曆某年某月以乙
卯佛日記記者為閩海上人董應舉也

謝洞記

凡洞以石勝處勢高者尤奇然未有斷雲虧劄石
腹橫絕天際側窺日月如謝洞之奇者謝洞在武
夷八曲三仰峰之南阻深幽曼絕地千尺峙齊雲
翼天壺鼓子諸峰竅穴高下傾側穿受猿猱所宮
一種茶者跡之以告山人謝智智曰是可施吾巧
乃躡虛窮竟召工開鑿高高下下因勢構設為洞
三而最上一圓洞其規如月牖明吐陰景光吞射
廣寒清虛不在天上予從八曲溪中望而異之疑

鬼物所為殆壑船岩機類耶不然何以能憑空建立或曰此為謝山人洞遂從輿夫紆折盤上騰峻凌險行於木杪極西而抵其阯緣線下視鳥墜雲委驚顧詫躍謂是仙遊於是宿其最上洞者四日晉而不能去命曰月窟名其下曰雲巢予謂謝智道以自然為宗子之琢削乃及于岩谷智笑而應曰脩道以人予韙其言故記之智年十二而孤長齋至老嘗學玄於葉道者學醫于黃生學致良知於王龍溪錢緒山學禪於萬雲陽最後學止脩于李見羅見羅名其洞為涵翠洞吾家叔會曾脩業于此故知謝智為詳智號活水人呼為活水洞

文廟歷代崇祀志

按潘巒禮樂志編次釋奠儀冠以
國朝事例古皆不載尊時制也是矣是矣雖然孔子萬世之師也歷代帝王雖夷狄閏位莫不崇仰其間褒祀典制雖時有得失要之漸極於隆絕不觀其所損益何以知明制之大得也爰采舊聞著之篇以為監古崇今者採覽焉夫聖人者萬世之元命自古帝王君相顯者衆矣各因時立政救弊維裒功之所延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多者不過七八百年更華則已未有教萬世祀無窮如吾夫子者也夫子生衰周之季天地否塞世莫能宗以奸者七十二君道循循無所試至於伐木削迹畏匡徽服窮矣然遇而定六籍斟酌百王垂徽言為萬世經後有作者由夫子則治善安全否則亂下至氓庶一日無夫子之道則群類息是以歷代崇尚雖當板蕩鼎沸之秋奸雄異類竊據偏主無敢不虔于以見吾夫子之道大而遠故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夫子生不能安其身於一君一國雖見行可於魯莫能終及至晚暮在魯十餘年終始阨於季氏莫之用徒謬尊為國老數問得失而已哀公十六年子卒乃誄曰天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嫠煢予在疚哀哉尼父無自律為立廟舊宅置卒守為生不能用死而誄之晚矣稱余一人非制也君子是以知魯之不復興也周衰秦興儒道灰稿至漢乃用章句自高祖十三年過魯以大牢祀至其孫孝武帝始表章六經後世知尊吾夫

子自此始其後元帝始詔太師褒成若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平帝始謚為褒成宣尼公光武破董憲還亦使大司空以太牢祀明章東巡皆詣孔子宅致祀而章帝尤殷虔云章帝元和二年過魯親祀孔子及七十二賢作六代之樂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帝幷廟西面立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大會孔氏男子因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乎對曰臣聞明王聖帝莫不尊師陛下親屈萬乘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安有斯言遂拜僖郎中并賜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而七十子之得從祀亦自章帝始和帝封孔子為褒尊侯安帝過魯率循元和之軌雖以桓靈不肖然猶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掌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二弟子像畫像以祀自靈帝始魏文黃初詔起

舊廟設卒守如前晉武泰康二年詔魯國四時以三牲祀元明成穆皆釋奠孝武釋奠於中堂以頴子配宋高永初間詔魯郡脩葺墳廟北魏道武胡人也然南伐至鄒山亦以太牢祀孝文太和間親脩孔子祀拜謁改謚文聖尼父又封其後為崇聖侯拜孔氏四人頴氏二人官復給邑百戶壯齋天保間制春秋二仲釋奠於先聖先師以時脩葺祀廟梁元帝承聖初於荆州刱宣聖廟自圖畫聖像為之贊書之時謂三絶南北五代之際多故矣而崇祀不廢及至隋文天下合為一開皇中贈孔子為先師尼父以周公為先聖南面孔子東面命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至唐貞觀初用房玄齡議請別祀周公尊孔子為先聖頴子為先師配焉貞觀四年始詔州縣皆立孔子廟四時致祭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孔子之正南面與徧祀於天下郡邑學也則唐太宗始也其後尊孔子為宣聖尼父親幸國學釋奠令祭酒孔頴達講

孝經又令皇太子釋奠皇太子為初獻祭酒張復儉為亞獻光州刺史趙弘智攝司業為終獻令弘智講孝經發明忠臣孝子之義至貞觀二十一年始定釋奠儀以祭酒司業博士備三獻詞稱皇帝謹遣某官行禮為永制云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而長孫無忌等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類子五作先師周公尼父迭為先聖貞觀中親降綸言正夫子為先聖若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祭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為先聖如故至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還幸孔子宅親奠遣使以太牢祀墓置卒守衛並蠲其子孫賦役其後追祀孔子為文宣王以王者衮冕之服衣之樂用宮懸舞用八佾又定祭期春秋二仲上丁夫子之追王也與夫二丁之定祭也皆自玄宗始德宗釋奠詔自宰臣以下畢集每歲祝板上所自署名署畢必北面肅揖至給户役洒掃林廟禁樵採則歷世莫絶云五季不造血戰五十餘年後周高祖至亟暴然

猶感夢下拜高祖廣順元年親征慕容彦超于
兗城將破矣夢如有人被兗冕狀
甚異者入城道取委巷直夫子廟駐而瞻像如
夢感喜下拜遂幸闕里廟奠登墓皆再拜或言
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曰夫子
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宋祖龍興五星
奎聚建隆三年始詔立十六戟於文宣王廟門
矣命有司張幕設座詔博士李覺講周易之泰
卦至道三年賜太學御書六經大中祥符初真
宗幸闕里謁廟有司以帝人主也議止肅揖帝
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
擁道降輿乘馬詣墳奠拜奠又欲追帝孔子以有
司議格於周稱王而止遂加謚至聖文宣王追
封孔子父叔梁紇為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
人伯魚母幷官氏為鄆國夫人孔子父母之追
封也又自宋真宗始二年又加宣聖冕服九旒
九章桓圭始用玉其他賜田給守衛加於前典
仁宗即位三幸太學用祥符故事再拜退閱七
十二賢贊觀東序禮器賜孔氏全監書宋興百

十年之間文極而熙培育真儒濂洛關閩之傳自此作然其後莫能用衆亦牙蘖爲神宗朝始詔以孟軻配享次於顏子及荀況楊雄韓愈從祀新法行即廟户亦減削過半矣哲宗初幸太學一獻再拜其後凡三賜田勅守廟户五十人如舊法而廟像冠服制度之別於諸賢則徽宗實令太常考正之冕用王者十二旒衮服九章圖賜天下州縣學使式又御書大成殿額賜闕里及正聲大樂禮器各一副增廟戟至二十四

枚云崎嶇南渡播越孔氏挈族如衢矣高宗紹興間始以孔玠襲封賜田以祀其後幸太學駕止大成門外登降步趨執爵灌獻已乃御敦化堂頒詔示樂育之意南渡初造以文守之蓋至寧宗慶元間始定孔廟爲中祀詔州縣長吏諸當獻官非有疾不得輒他委其後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張栻呂祖謙在理宗朝並加爵從祀而孔鯉邵雍司馬光以度宗咸淳間祀宋儒當代從祀者凡九人歷代無比遼金洎元皆

板跡蘚落道喪世矣然知有孔氏蠲賦給田置守遺奠時有之金大定中加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而頒孟章服皆用九奏歌陳樂並依開元故事丁祭執事諸儒之變常服則自元世祖始也是時中書省言祀孔聖用王者禮樂衣冠南面坐天子供祠而二丁執事不變常服於禮未宜宜準漢唐祭文廟享社稷禮執事者皆具公服執手板致敬從之成宗初勑到任官先詣聖殿方以次詣諸神著為令其後又祀夫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父為啓聖王母為啓聖太夫人太元延祐亦遣官齎金幣宣祭至手香加額以授所遣者則所謂夷狄之有君者乎蓋用夏變夷者取其意中國折之禮禮於師與君父並雖天子弗敢臣爵弗可浔而加也見必以菜為贄明潔也故祭於先師謂之釋菜其重者謂之釋奠有樂釋菜無樂釋奠有尸不可為象也禮莫大於祭祭先聖必用四代禮樂記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備酌也有虞氏祭首夏

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備味也素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周尊也備器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瑟中瑟小瑟大琴小琴備樂也自畿甸達荒裔聲教所暨必有學學必祭祭必備禮樂太學關里釋奠雖天子必拜雖三代聖王顯相秩祀未有若斯之隆者或曰夫子生不得位沒而王祀為道德食報故玉麟吐書曰素王生定之矣其說弗經儒者故弗道大抵平世右文晦亂則否祀典隨世盛衰莫能

一久而益崇亂而不殄損益相受文質相反要其當非天下之至聖孰定天下之太經洪惟我太祖手滌日月重造乾坤雖儉德兵革中如江淮如南昌皆先謁孔廟洪武初元即傳制春秋二丁釋奠丞相為初獻翰林學士亞獻國子祭酒三獻每歲降香必於正月之盡日又遣使祭關里蠲其子孫賦給洒掃役戶百四年更定祭器禮物各置高案籩豆簠簋登鉶悉用磁牲用熟樂六奏擇監生之端嫻者與文職大臣子弟之

在學校者習舞五年瞽罷孟子祀尋復之曰我
聞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也
六年學士詹同樂韶鳳上釋奠樂章定舞六佾
大宗伯牛諒上禮儀制皆可七年仲春上丁日
食改仲丁仍降香如前期十四年文廟成遣官
以太牢祀祀神主不設像上遂視學釋奠其明
年始詔天下郡縣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十七
年議大成樂至二十六年始頒樂器於天下郡
學令州縣學式為二十九年從行人楊砥議罷

楊雄祀進董仲舒先是洪武初年宋濂正夫子
廟祀議大畧謂遷神南面設塑像皆非古況雄
弼逵預馯不當祀回參仅坐堂上其父列食兩
廡間非不先父食義大成樂襲用漢魏雜律為
乱世之音又周立四代學學有先聖取佐先聖
成德業者為先師配為此天子立學之法議入
濂謫矣然國學成竟亦不設像而雄亦至是黜
豈亦有味其言哉
成祖永樂初遣官釋奠其後四年命議視學儀尚

書鄭賜言宋制謁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宜服皮弁行一拜四拜禮
釋奠四拜乃自我
成祖始十四年又遣祭先師
列聖改元必遣祭關里其後
殿廡皆用太牢祭凡九壇正統則趙司業琬往
景泰則侍講吳節以香帛往天順則孫昱往成
化則少冢宰尹旻往弘治則田太常景賢往正
德則張主事潛往自嘉靖而下亦莫不然世有

隆祀國學釋奠則往往如舊制至從祀先賢名
爵位列天下諸郡邑學一彼一此正統元年始
刊定成書頒示以式二年又從群臣議進宋儒
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於釋
老宮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鹿兎以羊楛
秉以土果八年爵元吳澄臨川公從祀蓋輔臣
楊士奇請之也景泰六年以國學兩廡祭品儉
薄從太常請增豕四隻黍形鹽為斤者各五十
黍稷為斗者各二南國子並如例成化元年幸

學始加牲用樂二年追爵仲舒安國沈德秀各
為其地俾其後十二年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
至聖文宣王為聖神廣運帝如元制十二豕罍
籩豆數如之俏八又言古者堂上鳴球琴瑟堂
下笙鏞祝敔兩階干羽今干羽居上樂器居下
宜正如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駁之以聖神廣
運乃益贊堯之辭不若大成至聖之為有據廟
像仍元舊故有冕旒原非國典籩豆舞俏數有
成憲在不敢輒議

上曰尊孔子朝廷盛典也籩豆舞俏冥如其請明
年遂增八俏十二籩豆遣翰林學士王獻告闕
里弘治元年三月將視學吏部尚書王恕奏古
者始立學釋奠用幣舉者理當從厚令籍田祀
上初登大寶正應此經義且視學籍田
先農用幣三獻且　勅所司齋戒省牲而視釋
奠獨不然似太簡宜一準祀先農行奠幣三獻
禮

詔下禮官議以為報功釋奠宜用幣今二丁所行是也若天子幸學止於行禮不必用幣且古釋奠無四拜者而

成祖親行之崇隆已極自成化加牲用樂遂致紛紛今恕欲準籍田禮恐非洪武舊制只宜加帛齋戒具樂不作為是

上遂詔尊先師當以禮成化間既有其舉之不必更孔子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為分奠餘並照永樂儀云其後八年封楊時為將樂伯從祀蓋從閣臣徐溥請也先是國子祭酒謝鐸曾言時在宋時首請廢安石新經息邪放淫有衛道功宜從祀吳澄忘君事元宜黜以格于尚書傅瀚議不報至是溥舍澄不言特進時故見從為十二年闕里災遣李學士傑往十七年建闕里廟成

上親製碑文勅大學士李東陽祭告正德初亦視學遣使取三氏子孫赴京觀釋奠禮嘉靖改元文治維新則有輔臣張璁議正文廟祀典請改

大成至聖文宣王為至聖先師四配為復聖顏
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自十
哲以下及門諸弟子稱先賢自左丘明以下稱
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封爵存梌去黨罷公伯
寮秦冉顏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
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祀祀廡瑗林放鄭玄
鄭衆盧植服虔范甯七人於其鄉進祀后蒼王
通胡瑗歐陽脩改大成殿為先師廟門為廟門
祭用籩豆十舞俏六以別郊廟其在諸郡邑
學籩豆殺其二舞止六示別於國學又請別立
祠祀叔梁紇為啓聖公以無繇點鯉孟孫氏配
彌先賢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稱先儒

上皆從之其說蓋出於吳沈丘濬程敏政謝鐸夏
寅亦稍稍用宋濂之遺云沈濬著論以夫子作
春秋削僭王斥子路以門人為臣為欺天必不
欲身為王文宣大成謚皆不稱且設像近于夷
教非其形甚不便敏政鐸在弘治間條議無繇
等廡食嫌于子宜別立啓聖祠令與孟子父配

程朱父及蔡元定皆宜從申黨冉何家語不載伯寮愬子路疑非弟子列且釐正諸不當祀及當祀者其說甚詳皆格于禮官議報聞及聰得君盡行其說而益推擴之

上亦御製孔子祀典說二頒示群臣事在嘉靖九年中其冬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十年二月丁巳釋奠初祀啓聖公夏欽定文廟樂章舊有曰宣聖聖王者易宣以孔易王以師于是從來尊孔子非其道及諸陋習嫌疑累朝

列聖所未及更者至此盡洗矣顧自　國初至嘉靖垂十世百七八十年儒臣從祀未有聞弘治間言官以薛瑄請或以瑄無著述已之至隆慶五年韓楫等又言瑄本朝理學第一雖無著述其居敬敦踐無愧宋儒宜從祀從之嘉隆之際亦有欲進王守仁陳獻章胡布衣居仁者遲徊至

今上萬曆十二年始定其後二十二年湖廣巡撫郭惟賢又以宋儒周敦頤首開宋諸儒之統令

程子父珦朱子父松皆從啓聖祀敦順父輔成未宜獨闕請如珦松例祀於啓聖祠

制曰可餘並遵

世廟功令無改云

承學董應舉觀嘉靖中文廟祀典集議甚哉其浮禮也洪武初正天下山川神號去爵從地從方不餘不瀆

世廟蓋師其意其他多所正非

聖明孰能定之故曰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子亦云祭之以禮世儒小拘牽不究觀三代神明之道在三之尊仍謬襲舛以悖為尊待其人而後行信然哉信然哉

紀瑞變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福建稅監高寀毒虐閩十六年自鹽商工匠行户驛夫士大夫輦下至負販小民無不欲食其肉會廣東稅監李鳳死有　旨寀兼管廣東稅事寀遂大造樓船藏禁物欲通倭且日夜治軍器刀劍杖鎗弓箭以屋量又召營中倭教刀法不知其所欲為巡撫袁公一驥恐為閩禍借廣發端出巡大攻之各行户以寀且行四月十

一十二日群赴領價寀族群兇捉打市上人蠭擁隨之大閧群兇用鈎鈎人入內殺之外益囂夜燒監門內以火射出遂燒民房三十餘間火光達曙民憤甚欲與為難會天雨而海道呂公純如鹽道李公思誠恐難作欲姑戢民而圖之同事不可十四早市上人果各持稻草繩繩來從燒塲鑿寀牆洞斬關入是時日正中守衛人皆歸飧門內役見寀

戕慄寀衆直入內堂呼曰救命救命袁叱之寀遂挺其袖行欲同歸監群兇亦捉其婿與先生時予在烏石山太虛菴讀書不知也侯官金令君来告且商召兵既別去予欲下山奔視一門人苦諫曰往無益禍且及家固持之予曰公祖也必往族子養河贊予決且請筮得解之九二遂從予步下山有兩色滑甚至南街則聞軍門已歸院鹽道李海道呂已與寀同入監所矣遂至軍門門已閉問諸行人言寀欲刼軍門至其所遇營兵奔入有陳珂

者聲鼓兵皆拔刀挺鎗軍門目止之寀色變呂公方在按察司署中聞報與李齊出報者曰寀捉軍門去矣呂叱曰請去也輿人躕躇不欲前呂叱前至節鎮坊輿人堅不肯行呂舍輿從刀圍中步入與軍門挽手同行李與二都閫從之遂入憲臺競說寀寀見救者至大哭而手刀如故趙都閫乘閒奪其刀呂助之捆見血縷爲布政司賓公子俾是日方理庫聞之促輿夫輿夫未集益以隸令某官守庫以理問李名芳從亦至節鎮坊聞道閫已列坐講解矣遣理問諭寀衆妥動叅隨朱朝臣刀加理問而恐之竇遂不入而軍門亦歸寀謂呂李二公若當護我呂曰有時差官護送汝也寀用攝呂又恨呂前節制其夫馬也是夜獨留呂宿監所呂坦然當之不為意次日陳郡丞代始出謂予子有何策予曰委之百姓呂曰不可民不堪再亂毫釐之差滿城流血予大服其言於是議召兵防寀出入刀斗夜聞寀亦困欲詣軍門謝罪李呂二公私計寀誠可誅萬一

上不遽撤兵防久恐生

變況又加以荒奸民易動不如因其求謝與堅約與皂月再易寨門內人不得不得輒出必鎖門如官府勿得騷行市勿拷吊鹽商一切關津官為政勿輒遣虎牙往寨聽我則出固一人易制耳不聽我志不盡鋤其党黨萬一海上有他奸賊効寨所為蓋為備姑與往復緩時月候 旨另作區處軍門將示何遂法其吏之兄弟陰與寨通者欲一切剪滅其蔓外間一二畏葸者聞之謂竇公前不入憲臺今又欲與寨為難疑有樂禍心而竇堅持紀綱之說不肯下一日顧予曰我能制獑恐與人相左取尤柰何予直謂之曰我公毋為是言猛虎在庭所不先下手者恐傷人耳有一人為能制虎而斃之有不欣然快之耶人正言公樂禍公能制即制勿以相左為言當是時鋒銳義憤者皆是竇深沉有識慮者是呂予以二公之議兩不相掩總以始終能制者為長按院徐公鑒時亦在省一鎮以靜曰吾知憲職而已出疏攻竇甚力而陰令人收其黨

其後寇竟不如約不出謝相持至五月米價大起奸民乘機欲為亂而衛寇兵晝夜暴烈日霧露中洶洶不安又不可撤是時李又以膏棒行獨竇呂二公與巡按日夜皇皇以救飢消變為務會呂公所買廣穀至平糴不足憨發各縣倉又不足發布政倉又不足而鄉官林世吉減穀價之半倡人平糴又不足實乃預放六月軍糧中外懽然米價稍減亂乃不生而予亦出山矣抵延津乃聞撤寇之旨方寇之變撫按科道交章請誅寇者至衆而內閣葉先生上言寇劫撫臣為逆死計不撤將死於禍予從報中見之亦病其言竟以是得　上旨撤寇回矣時蓋六月其日也寇聞報固不肯發廉訪蕭公近高始至與竇公日促之歸呂公設謀遣部下將士陰散其黨將內亂至九月寇乃發其兇黨收縛殆盡大半出呂公手

新舊堡始末

龍塘舊堡自先贈公始也時當嘉靖之季倭患歲棘焚劫慘毒歲歲被人烏雀竄歸則無棲徬徨涕泣思為妻子室廬一日之托而不可得贈公說之曰吾鄉環水可城雖貲莫克然歲奔歲焚無時已試各以十奔之勞費勉而成堡猶有寧止衆是之夜夜聚議未能決林公元綽奮曰堡則堡矣何容議衆請盟贈公問衆有酒乎以代歃血董審曰無止有燒酒一瓶醋梅一罐耳遂取以盟于境神之

前贈公主議曰審為呈首崇德記功齋元祀熾宜
天銘林國用鄭元津往請官咸鳩厥力無變志于
是群走而白于按院李公邦珍李公難之再白曰
民力誠不足辨堡然有溪邊一帶石基可拆不患
不終事也且請右衛叅軍蔣孟評為督李乃允之
時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十二月廿八日也院符既
下編户認造僅僅一百二十户十九貧困雖極貧
者亦造三尺獨董崇益崇仁以寄家于省不肯應
衆怒白委官委官欵閘之當道贈公私計吾倡堡
而益仁以梗議被辱不可吾寧代之于是為謝委
官而以金十六兩契于衆曰吾以此代益仁事乃
浔息而堡功興是時贈公產不及三百金然觸於
焚劫之禍思脫湯火猶捐捐五十餘金設為名者三
一曰董克濟一曰董道通一曰董信信舉乳名也
時舉年僅七歲餘如董永定等十三户各有捐雖
竹岐拱嶼二灣亦各助八金始督以蔣繼以壯芟
葉巡檢淑蓋兩改督三閱歲而功乃就功取苟完
石多砍砂斤為堡一百七十丈自東壯隅繞鄭氏

宅邊立遺安門截塘為水關規而西為九達門沿浦而南至水門在浦削不可城贈公又出力城之抵盈科門拆而東至溝頭為合浦門又規而壯前以四雲山為準自遺安門西抱直指四雲之外從合浦門溝頭西抱直指雙髻蓋若環璧然甚可觀也自堡完而丁產文事歲進數倍于昔舉亦幸從緒紳先生後說者皆謂龍塘地浮水有堡如環則氣聚而不散宜其興也承平久而生齒繁董垣作俑折盈科門右十數丈而城遂隳又未幾議修城而崇仁僅出三甲其子鳴盛遂拆盈科門左三十餘丈直抵水口而城大壞其後效尤者衆舊堡石皆取以自用惜不畏明滑禍亦速嗚呼堡之成也合一百二十餘家之力而猶不足其隳也以一兩人其成也丁產日盛文事日興其隳也輒有大故或身自嘗之興言往事較若指掌矣予為孝廉時嘗痛心于是深念贈公功緒一旦淪棄力欲復之而未能出仕十三年見鄉里時事日惡心怵嘉靖末年焚憯之變若在目前日夜圖回如病着體獨

計舊堡窄而屋地踊貴誠拓城東田收以為屋地
價且十倍資費固有餘餘可次第足也遂請于按
院陸公夢祖撫院丁公繼嗣廉訪陳公邦瞻皆可
之而徐邑公鳳翔親犯風濤来視立寒而中見沿
落無可依者大以為宜城併以官助請遵予假歸
亦遂捐金市田收入城為地得四十六間並左右
旁拓及舊堡基合之當得地直一千二百金以為
拓城費前堡一帶則以間架錢其董垣所壞十五
丈鳴盛所壞三十餘丈則令其家學初等及盛子
繞造還二家皆有拓地而總得地尤多宜照令新
拓地直估為城費其外樓臨迫水口勢反張害于
城宜拆其舊堡石悉取自用且新堡因其斥地太
廣起基泥中費甚巨宜令造還者照新堡條石堅
琢不得以舊石砂磣為辭初等雖壞堡其所拓門
前地無多然且貧也度勢審力姑宜為造大半止
則董應讚倉在堡外於勢宜收入其他嗛嗛者或
宜少受官助議既定乃以壬子四月十八日始事

環水門門右舊拆牙突一丈四尺不可門衆方貽
聘獨鳴玉奮曰我寧拆入以就功於是縮入七尺
移門左就之而水門一帶抵浦中林氏宅前城基
因此遂定漸事東南苦于無石所拓屋地召買無
應者其應者不肯出直又欲鹽米凌穩日月支匠
抵數勢不可堅待予乃四貸子錢家得金數百以
買石石至矣于無統紀衆為政所召匠陳德光陳
仕周等僅三夥日袖手飲博支工食旁支買地家
酒食無箕柜外匠不得入無一肯訶問者至八月
乃稍稍造東南隅僅如堵又欲乘冬月釋手不
之間亦有為匠從吏者予乃出厥身自督令事事
者條派所費匠所支已大過其直不可復追因請
五虎巡檢甘棠視功棠廩廩自守然老矣喜為德
不一叱人匠益玩並地價閒架城價皆不能詰而
仕周所造城四十餘丈又皆傾予不得不頗顏壯
聲以從事矣會是時總自國子歸議及城事不肯
琢條石又不肯估所斥地為城費獨外樓肯拆又
啟公貼琢石費或曰讚收倉地亦拆倉庭為城基

矣且舊堡石皆存也猶捐金幾七十繼不能捐又不估所斥地為城費反啟人附益乎相持至數月依違莫決無可柰何獨念贈公已委曲于其祖矣今亦不能一切裁割姑貼之工又成就其屋後地繼乃造所壞堡三十餘丈石亦堅琢然止造城身不造戰臺而其所造猶反張也既無以完風氣而匠人所支公私金又盡培石戰臺又急不得不再以贈公饘粥之遺出質以終事兵道呂公純如聞之而謀于同事續為勠力又以巡海之便来視城訓敕各役敦敦于形勝水口之說聽者始貼又委閩主簿石鳳儀督其成石北人也性直而有威有幹畧而各匠始懾始力閒架地價城價始漸入予貸金亦至百凡磚石皆有資而功緒日見矣方議城樓城門適有漂木来自滄灣畧售其價取以營建遂作門樓二門五若天所相以贊成其事者衆始欣懽鼓舞相與度餘工較夷險完缺難易編丈尺分功繼亦思自効頓改反張城稍稍向四雲山矣其叅工蔭城石有力者多寡認造爭先赴工慮

始難而樂成易其勢固然曷足怪乎是役也用條石一萬二千二百五丈培石小石共四百零五船並木鐵礪屑灰雜器雜工諸費合之共費金錢二千一十三兩二錢九分皆出于地直閒架及公私助撫院丁公助以百按院陸廉訪陳各四十壺道李公思誠五十督學使者鴈公婞郡伯翁公政郡推周公之夫閩縣徐公署閩縣金公元嘉各二十而運同支公如璋亦以十金助兵道呂公則三十也予前後所貸有地相抵外與弟讚僅捐三百餘金耳不腆為媿以一塊土上累　當道尤媿然予力亦殫矣所造城僅三百丈而繼與初等造還城身在其中舊門五造者三一還水門即舊水門一澄清門即合浦門移出改巳向為丙葉取天馬一登寶門即遺安門移出改壬向為亥長生方也葉取三台形勝既佳門加高大冠以崇樓翼翼皆非舊堡所有其雉堞堅好視昔且數倍又作二水關一從應讚池頭通入祠池復舊溝取長生水過神宮前南行一從新拓地引塘水入亥為帶河統

而東從巽出前後俱利而灣中廁池盈路皆外徙又改鄭家路從登寶門割向宮後至溝頭又通前環水門一帶路直至九達其他屋路占逼皆議割頗幷然矣所徵不足者西南角城不如舊之直枉雙髻離水口四十餘丈其包蓄更深厚耳然大勢氣局自佳大抵地方形勝其成壞有漸莫不由人壞於貧者十一壞于冨有力者十九然壞易而成難成于既壞其勢尤難非上藉當道德意勤督有人且有舊堡十三四為地雖百應舉何能為力語曰欲得路視前步欲得高乘丘阿觀前堡壞損之由與今日所以興拓縄正不遺餘力猶未大快予心者則贈公當日以一布衣勤勞鼓舞造我後人其事誠奇予不敢自謂能子也實不敢不以前之壞堡自利重煩今日者為後戒懲羹吹薙約法五章上之當事著為禁庶幾居此者子子孫孫世世保為福利毋敢壞久而勿葺是亦滄海一長城云

一舊堡雖小亦經委官督造宜無敢拆毀取石自用可謂無法之極矣然廣居者徑行拆毀取石自用可謂無法之極矣然

猶曰堡雖衆造未領官銀也今新堡領官助矣堡
領官助即是官城其有毀一磚拆一石者皆有律
地方不得縱容縱容者一體治罪
一地方興敗皆由水法水法者地方之性命非有
識者不能預防非好義者不肯為衆出力今日千
爭萬爭僅僅爭浔水口十七八復浔長生水溝十
八九而已今西北水關入經民池宜有石壘作界
後来乃不混塞南水口比前既已不深而城外地
舊有纜大石護池者盡此則彼餡水口沙嘴又恐
漸損合起石移于沙嘴至于四周城邊不許作園
栽樹近城樹木多能裂其二水關永勿通行恐行塵
併地之漸故宜尤慎藏盜且亦為他日豪強壞城
漸壅漸塞入水之門併與南水口一體嚴禁以全
風水造福一方
一本堡内溪外湖只特一帶海堤障水承以附堤
兩堤相輔水乃不決溺因竹岐居民信惑風水衝
決不修今雖已築内堤而附堤不修終不可保不
唯害及田禾亦恐衝于土堡合令竹岐地方歲歲

猶曰堡雖衆造未領官銀也今新堡領官助矣堡
領官助即是官城其有毀一磚拆一石者皆有律
地方不得縱容縱容者一體治罪
一地方興敗皆由水法水法者地方之性命非有
識者不能預防非好義者不肯為衆出力今日千
爭萬爭僅僅爭得水口十七八復得長生水溝十
八九而已今西北水關入經民池宜有石堰作界
後来乃不混塞南水口比前既已不深而城外地
舊有纜大石護池者護此則彼餘水口沙嘴又恐
漸損合起石移于沙嘴至于四周城邊不許作園
栽樹近城樹木多能藏盜且亦為他日豪強壞城
併地之漸故宜尤慎其二水關永勿通行恐行塵
漸壅漸塞入水之門併與南水口一體嚴禁以全
風水造福一方
一本堡内溪外湖只恃一帶海堤障水承以附堤
兩堤相輔水乃不決通因竹岐居民信惑風水衝
決不修今雖已築内堤而附堤不修終不可保不
唯害及田禾亦恐衝于土堡合令竹岐地方歲歲

固築務期高大可恃長久田既受利堡亦無恐
一城堡雖完銃砲器械未備一旦有警何以禦敵
每門合造發楨銳一具鳥銃四具鐵鈎刀鎗家備小石垜備鎔鐵釜門備火藥時時備社倉粟多備庶幾守城有資而無憂寇矣
一本堡既蒙官助且蒙軍門下　巡閘一方保障所係匪輕然地遠法疎萬一有恃財舞智壞衆自利如舊堡所為者大家酒食相交財力相藉誰肯直言告發小民有口不敢上聞合應令堡長地方每歲赴縣結明新城有無損壞有無城外栽木蓋屋以憑查究庶幾奸冨戢心保障永守

錄邪教防亂

武夷山人謝智言甌寧吳建之亂初亦以幻術誘衆妄言世界將更令人照水現出富貴冠服動其心人皆信之久之徒衆益多遂欲于謝屯舉事施生歐生發之建寧道行府捕爲柯侍御立臺爲之請謂此齋徒耳何能爲且安有異志也府署守某公釋建不問建乃益聚衆恨二生欲殺之二生逃之順昌則跡之順昌順昌戒嚴當事者不得已遣甌令諭散建衆建以客禮見謂令曰汝是好官姑

出不然吾衆不可犯也令與從者皆失魄去建遂
欲焚其村村有為巡檢者多智遣人謂建焚村無
益幸聽吾言緩而兵我醵諸富人得數千金以犒
是實利也且使各村聞之不兵而服不亦可乎建
說建曰公衆未練未可用吾為公練則分調其衆
于他所乘間縱殺建而跳身走建死衆亂巡檢鄉
兵遮至鬬殺之殺之溪幾盡其脫者又殲于順昌
建禍始息當二生發建時鋤建而消其亂一獄吏
事耳柯侍御之請府之釋直謂齋徒易與及邑令
說之不下官捕不敢前人始戒心徵江西俠計摘
其根而巡檢兵從外合禍不可知矣巡檢以是超
三級俠竟逃其名去莫知為誰奇矣哉使建得成
二生無噍類矣曲突徙薪從古無議其功者豈惟
無功初亦蒙疑天下事往往如是或曰建潘樞黨
也其衆雖殲有脫而戞藏山海間者令福寧之秦
嶼興化之其所連江之徐臺長樂之種墩徃徃奉

溫州教主其呪咀
君父有非臣子所忍聞者種墩馬全十實衍其教
浸于閩之嘉登里倡而奉之者鄭七也其幻術與
建顙令人盡賣其產業以供衆曰亂且至彼蚩蚩
坐不知其所為至有誤認襟服者子耻其母兄苦
其弟赤沙李氏之門尤甚許七妻李氏女也初從
其教見其弟婦兄弟之女搖穢耻之吐其事謝山

人智曰吳建初教亦不如是全十嘗謂人吾教初
有小難後乃大福今年三月有大船迎汝去也遲
則八月其衆日夜望不至地方首之聞捕笑曰我
且縛而去簑而歸耳指其傍人曰汝他日跪求我
救我不汝救也居獄中人又信之謂其衆曰
今難已過無慮耳不知後竟當何如姑記此以備
徙薪之一說

東湧偵倭實語

五月二十七日偵探杷手館頭施七回說董伯起同李進葉貴傅盛三人二十六夜自館頭開洋十七天明至竿塘一更至橫山十八早至東湧一路並無兵船不知躲在何處遂上東湧山四望因倭船一隻泊在山後南風灣一隻泊在布袋灣二灣相連篷檣俱卸但掠定海白艕船藏在南礁隱處伺船探望不見疑謂無倭矣伯起即將海道紅票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判官手為證忽見南礁船張帆

来施七曰此不是好船矣好船不起帆趕我也李
進曰今勿走走則銃打立盡少頃倭船至通事同
倭過船搜問汝何船也齊應曰討海船通事問見
有兵船否應曰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
兵船他以五十金催我来我欲去他不肯去說有
兵船他方去也衆曰我說恐殺我通事曰不怕不
怕汝但開口作說話狀我為汝說又曰汝既討海
人為我取水衆見倭在我船坐不得已為取水取
水訖不知彼首軍何故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
視葉貴三人偏相之即搖首汝不是討海人老實
說不說殺汝衆不說倭以刀恐之者數衆慄慄相
視伯起知不免乃大聲曰我說亦死不說亦死我
等是軍門海道差来聞汝造船三百隻来我軍門
海道已備有戰船五百隻汝来則戰汝若是好船
不該久泊此地今日殺我也由汝不殺亦由汝汝
殺我兵船即至矣于是群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
通事曰他琅砂磯國王差往雞籠風既不便歸去
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國王免罪決不

難為你也即問各人何人是守軍衆指伯起首軍者彼處老爹之稱也遂呼伯起過船伯起不得已過船曰我今拚命報國矣即索網巾于倭奴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問葉貴等借衫即放各船歸伯起為不相識漁船乞釣網謂通事曰彼窮人無此一家餓死要他何用通事言于首軍即舉網還漁船李進要同伯起去倭不肯與去李進曾通倭者故畧知事體倭船大可丈八内有馬四疋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說汝國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来便要殺說彼國簡易說中國即皺眉倭亦佳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即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他又抹却有字仍寫無字此皆施之言也七又言倭人與吾人亦無甚異但喜弄刀可畏驟醒即弄或以刀作銃眇視而聲之無刻不然同伯起去偵者止李進葉

貴傳盛三人並無林鳳獨施七為柁手耳蓋伯起
奉命偵探時持硃筆小票說軍門海道差去東湧
偵探無處討船時某方在龍塘堡治守具恐悞軍
機乃遣人轉語館頭灣長李景春船甲陳文龍覓
小船一隻倩施七為柁手許有重賞此船若不歸
施七等家廖到某家哭開矣今傳盛等乃冒報林
鳳不報施七何也此蓋原係方輿輿荐伯起自代
傳盛等三人皆方輿所遣三人歸而伯起不返可
憐也沿海許多寨遊兵船並無一隻敢出日日影

籌倭管見前

倭要誕鷄籠久矣數年前曾掠漁船往攻一月不
能下則挠漁人為質于鷄籠請盟雞籠人出即挾
以歸今又再舉者不特倭利雞籠亦通倭人之志
也雞籠去閩僅三日倭得鷄籠則閩患不可測不
為明州必為平壤故今日倭犯我則變急而禍小
倭取鷄籠則變遲而禍大此灼然也且昔日倭殺
我人今日倭咆我人倭殺我人人怨之倭咆我人
人詈之故殺我者怒我也咆我者豢我也怒我可

敵也參戒不可救也今通倭人皆言彼國之好夫寢鋒刀樂殺戮之人而謂其好剖孕婦睹男女注孩兒于槊觀其宛轉以為笑樂之人而謂其好明州平壤呼吸崩殘東南積骨成山朝鮮僅棲黑子此誰之為而翕曰倭好倭好嗚呼非天將降刼于生人何以心迷如是耶即近日鹿山二倭船漁船遇之而走魚不及收網不及取倭遣潼人以甘言招之為之收魚斂網舉以還之送之以魚即合掌以謝豈昔日兇殘今變為禮義哉然至東湧二船

成五矣吉了白苎居其三此三船中國船也非為彼所併則係我往從獨劉一船走則喇其手溺其一子披其一子腰故不走則慰之走則殺懷以德示以威于是過倭者爭敢走矣由此言之倭誠好人哉昔契丹犯宋小掠而遽還寇萊公策之曰此狃我也乃預調石保吉李繼遷等于要地及羽書一日五至萊公言笑自如直促真宗過河而已蓋其謀預故神閒而氣壯也今倭僅船五隻耳以利愚我以甘言誘我以殺走者恐我又潛入內地探

我奸民煽言助其叛勢五寨三遊熟視而不敢動警報急則張皇肉縮寬則遂謂無倭餘言以誤上司萬一如契丹狃宋去而隨之以盜漁船不敢走兵船不敢禦閩之為閩將不可知矣不知今之為某公者果出何策也以愚意度倭之計有五以小賊嘗我而佯去之乘我懈而大肆焉一也以甘言誘漁舟藏倭其中以鈎以偵掠舟既多突然乘我虛奪舟入港我不及防二也徘徊海上招他盜為群以中國攻中國散出撓我如群鑾蠻人手不及

撣三也以取鷄籠為名視風所便轉帆入寇舍舟登陸不過千倭橫行群島疾雷不及掩耳四也既得鷄籠要我互市乘便席捲忽起燎原五也賊有五計而我五瑕通審奸民為倭作間飛語惑人搖動人心一瑕也將領包兵以媚上兵無實數二瑕也通倭人以船予倭我船又率小而不牢不可以犁賊三瑕也無賴少年喜亂海上盜乘亂而與倭合四瑕也城郭不完土堡少而多壞賊至則掠所有以為資用吾民為向導民化為盜五瑕也其間

者翼擊夾以民船以犄以擊則賊自靡碎賊之滋蔓不可撲滅也以掠民因糧于我若令所在造堡而少資之力不足者如北方造看家臺寇至盡收以入堅壁清野則賊無所掠其勢難久凡此皆轉瑕為堅之道又有破其五計凡寨遊將領必慎擇慣海有勇畧人兵必精必寔船必堅令必嚴彼以小賊嘗我我先擊而挫之則彼窮矣彼誘漁船欲乘我虛我即以漁船藏兵殺之出其不意則彼又窮彼欲招他盜撓我募海人為兵厚餼之盜且利害尚未敢言但以彼五計攻我五瑕慄慄危乎難哉危乎難哉今欲轉我五瑕奪彼五計在明法令固隄防用術以反之而已明示遠近有訛言惑衆者即許擒解必殺無赦則閒不得施革軍府常例則遊寨哨捕不包兵而兵數復復乃敢戰奴海上人及無賴子為兵令豪傑自將叅以銃手與寨游犄角有功一體陞賞有肯自出船不費官府者倍其賞則海上人樂為用即無賴盜賊亦為我用兵船間造一二高大者有事則用為先鋒小

應募而殺賊彼又窮矣彼以取鷄籠為名襲我不能飛越吾地吾嚴備逆擊則襲不得施又窮矣凡彼之來皆通倭人勾引以利中之也我通琉球貢十年如　旨者許入城其非　欽限年分令海寨互市督以廉將宿重兵以防變則琉球之貨歲以又倭奸民就近牟利無度海之苦亦可漸消邪心如此則賊之五計我有以備之其大要尤在擇將在募海人在通琉球市夫兵難口戰也戰在膽膽在練未經戰者見敵而慄安能戰戰海者必習海

海不習立且不定而欲用之于戰促之敗耳今必擇經戰慣海有勇畧可以戰蓋海人不畏風濤膽壯識風勢水勢資以刀銃稍約束之足以擊賊寨游亦有土人不得用者所募多游惰也又兵數少不敢戰也故賊嘗語人兵船至我卧而殺之兄弟兵至我立而與敵兄弟兵者謂漁船兄弟相為也但漁船不敢帶銃有銃即敢之耳往時收功多以漁船故可用也至若琉球往時歲市易于我以轉市他島自十年一貢

之　　肯下漢物之轉市于外者少矣于是通倭者大滑利相踵以去初猶候風令即秋冬亦往名雖禁之寔不能禁滑利即誘淫賭游蕩且生外心勾引為非從来之勢也今開琉球之市于外寨交易則外貨流通奸人牟利者近亦滑售不待生心于鯨鯢之窟而勾引可潜消或曰倭以琉球貢將如之何曰倭帶刀兇殘琉球不為惡琉球人貢則戒受之琉球以倭人貢則戒嚴備而却之不去則殺之總滑漢物耳何苦自来而滑却也且與其以鶏籠市也孰若以琉球市與其闌出而釀勾引也孰若開一路于琉球審畫制變未雨綢繆使民不至糜爛則在當事者之有遠猷如某備見獨識固不足採也

設處壺江窮民議

嗟夫此壺江窮民賣妻鬻子顛連册也此地故不
患貧家可七八百户綢海為業雖無寸田而鮭鰕魚
其田矣自四十二年火而海連荒離移他徙者百
餘家僅存六百家耳賣妻者已至九人賣子至一
百四十六中有男女三四人俱賣者餓死近者已
十人奄奄待盡一百二十家不啻其他移徙而死
者又不可知也嗟乎此亦至此極也寧獨天禍蓋有
壓鹽看航之害為夫彼

恃海生耳海荒而鹽貴民已不堪況無魚而壓之
鹽有魚而索販魚人之灣價乎甚且如蝦姑赤鰷
不可食之魚興化人買以糞田者亦索灣價使之
相戒不來而坐視其爛近既無所得食又禁其遠
出恐其遠而買他幫鹽也聽則坐餓死不聽則挾
官告害於是捐魚網以抵鹽賈子女以抵鹽者有
之是勒海為虐也而且甚于海此從前所未有
也看航之事昔有之為各網船看守于海中防南船之盜割其網也而
皆鄉官子弟為政募人出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以武斷歲索各網船酬直而歲歲加之蠹食奴
視誣罰者亦敢抗也然而南船之盜割如故兵船
之索報水如故空以看航為名而文其奪耳此二
害鹽為尤重計壺江張岐等五灣官鹽引價餘價
諸項不上百餘金耳而歲計五灣費已至一千數
百金此有分毫增益于　國課哉國課所入不過
十數分之一而餘盡入之商商亦不能有也盡以
飽其下之棍徒訪惡以商為叢神而恣其毒棍徒訪惡受實利

商受惡名直令海民受賣妻鬻子流離餓死之害如壺江幫之盧紹其著者也長此不已民將焉如舉愚以鹽之用商利其課耳而興化不用商漳泉不用商而課未損若許沿海諸灣照商所納引價餘價及小賞諸費酌其三年一幫之數歲定其額令灣長歲催完納省其十五分之費其入必速於官何不利爲夫令民自設耳同此足國而必聽商以害民民亦何辜故舉以爲衆如使海灣認餘引價使也此不審民不虧課不施德而救民死免赤子于奴虜而拯之鬼錄也拱手而擲千百世功德于無窮矣若看航一節屬之鄉官子弟不若屬之寨游兵船歲可浮百金爲犒兵用蓋兵船能禁南船割網又既有航錢可省海民報水費故民願也而兼可以偵探海上消息于戎政亦利爲除二害興二利是足國而救民死也且習兵于海上瞬息而烽火立傳盜賊遠而海民安何憚而不爲乎壺江屬閩縣嘉登里去歲曾蒙糧道畢公太守張公憐其窮而少賑之今歲布

政司黃公招其勇壯且欲洗其鹽害鹽害除而聽其自認歸航于兵必如愚所陳民庶其有瘳也

華海幫議

或問於予曰子欲議革盡江等幫有諸曰然然則廢商乎曰否吾非敢廢商也復商故也何謂商故國初設東西路諸幫不設沿海此故也故之所有誰能廢之夫盡江幫何始哉始于隆慶二年李邦寧作俑而沿海六幫因以起非商故也非故而毒民不革爲待耳沿海立幫有五害革之而責課于國家設幫通鹽嚴硬販之民有五利何以言之夫國家禁而獨畧于海者鹽海出海盜淵也海口松下諸

處以鹽為命其人悍而殘柬之急則梃而為盜故未可卒禁且大海茫茫片帆疾飛亦何能禁古不設幣于海蓋亦寓參以齊獄市為寄之意自六幣設而網密硬販者不能禁徒以陷小民且滋盜其害一也夫商之有接盤也雖委官查掣莫能盡其弊然去海遠者接盤猶稀若設幣于海私鹽所湊是開商以接盤之便也名為官鹽實官一而私百苟為私商與民何擇為況以生盜且生奸盜其害二也夫商必影貴勢必有牙哨牙與哨非無賴惡人不為群無賴惡人恬勢借法而與南港委官衙門線索表裏何所不逞于是假搜鹽而索騙一言少忤毒打先行次乃粧鹽解官一紙入破人一家令其膽慄而後躍價唱稱揀沙藏箕壓鹽勒罰諸害並至無人敢抗甚且奪人女而不敢問勒抑人魚價白賒人酒米不還不敢索奸暴僻居人家小不敢吐氣立名目恣苛禁顯為奸威不敢不從甚且乘便行刼夫鄉里豪暴著聞則法及之至于哨則雖為盜不見法何也彼以法為名也其害三也

夫漁之于鹽也無刻不用鹽貴則甚病今海鹽百斤直不上八分耳而商價乃三錢餘加以掃沙藏箬喝稱煅煉銀水實費肆錢是伍倍也用五倍之價以漁漁飽為生乎況遍来海利頡荒所網不充口食又用貴鹽所浔半償鹽本能為妻子地乎又況苛索灣價使販鮮買爛之船不来一遇陰雨鮮皆坐爛肋海虐而奪民救其害四也沿海六幫各有地頭而海利無常地勢必逐利而畧逐利而畧則本幫禁之如今年壺江人垂死見禁于盧紹往嵛山不得往磁灣又不浔東乎待斃其冒死往者告于南港闇妻子典衣服鬻血求免哀哉斯民為魚為肉其害五也五害毒民至痛即故所有幫猶應議況非故乎即厚利國猶應變通又況國無實利乎何也海上一幫挨延三載即計壺江幫三載所納引價餘價小賞諸費不過百餘金耳歲計之不過三四十金而海民被慘毒歲費千金有餘國利既徼民毒滋大亦何利而為之今若許民認課總計商三歲所入九十一兩五錢三分歲為定數

歲令灣長催納彼脫湯火其入必先大約視商入當倍蓰矣利一且硬販雖犯禁直與商人同賣私鹽耳然稍寬厲禁可消盜心利二漁浮海鹽價廉費省網之所浮可以自資萬一海荒無幫無哨逐處可罟猶能少救子遺利三幫設哨興民罪如織粧成斤兩之鹽亦輸鬼薪破家賣子相續若不設幫實生民福利四委官製鹽原防夾帶海幫便于接盤製亦無用與其立商以接盤不如予民以平價且剥船運鹽虛為勞費而課不加益若但責課於民無此紛紛事省民安盜消禍輯利五也故立幫有五害單幫而責課于民有五利權其利害而單其故所未有通其利害課增而民便何為不可哉或曰如商寓何曰以易處耳沿海被商之害痛骨竭髓彼既認納增課雖官為處為可也但恐惡商及南港官吏衙役少一利路不免多方陰阻耳語曰救焚惜屋萬家成灰利衆者不顧寡小惟真心為國救民者加意為或問曰子之議鹽也已煩將為鄉里德而國不失利其可久行乎曰予不敢

知也予所知者弭亂萌而已且此六幫地皆非予
里予少而聞其地有飽食爲壯而知有鹽患然未
甚也作官十七年而歸則聞有賣妻鬻子流徙而
去其鄉者問之則曰海荒苦幫鹽又聞之人自連
江海上抵福寧孤島絶嶼有陷爲盜賊者往往掠
殺人明目不顧其懦者爲流丐聞海警則頓足而
呼其無聊喜亂如此進而問幫鹽之害則曰海故
無幫幫自近設勿論壘鹽粒鹽妻人不堪只以鹽
價論醃鮓百斤海上布價不過錢餘耳須鹽二十
斤買之硬販價止一分六釐而幫價已至八分餘
餘幾何養我妻子我民終歲所網能餘萬斤上耶
而以八金布幫鹽公以爲無死浮乎幫實有口能
食我網食我船食我兒且食我妻吾有死而已予
聞其言而悲之且爲惕然是以不愛其愚以聞于
當事幸諸明公皆德心惻怛悲憫救民如不及除
害如已盤上下咨覆勤訪力圖乃有端緒革所本
無而定爲之制許民認課而免其領引銷引永除
幫害方將條便宜著成法鏤鰲負之山碑開梧之

樂明示四遠存民生路完其家室俾與昆蟲蜂蛤同享太平此日月之明天地之德也予何力之有夫閭疾苦戰暴亂有位仁者之事也一體生人不別遐邇轂觫不在於堂下痛楚猶瘝於乃身求瘼之苦心也予民而民為吾取軼宕簡易而賦益民去其疾而邪慝不作經國之上畫也子乃曰吾為鄉里德不亦左乎

義田規條簿記

昔人有言宗法廢而後有義田夫義田救宗法之衰者也然非藉有土卿相之勢祿入優裕則力不足以究乎其心而施不弘吾幼時侍先君子讀鉞公輔所為文正義田記何其法之曲至而弘於施也則其勢浔也先君子喟曰范公義誠高然以叅知政事為此不難假我數年吾當亦少嘗之矣不幸先君子沒而未克如志也予小子居恒念之已而廩於學宮舉于鄉急于成先之志先後謀于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讚捐田一十七畝充為義食徵矣無以大施前人之光予甚愧焉而龍波兄乃為予推廣生息創為規條纖悉可行能使數年之後倍蓰十百萬千足以周吾族而無窮雖以予兄弟之愚不肖驟為此舉不至嗛於勢力為先德羞者則龍波之為也雖然予小子豈敢一日忘是成美協義無廢前規而引之將來使卒有立則冀有賢乎姓在

萬曆己亥春二月朔日應舉以浔第請假省墓歸

敬謁祠堂宗老兄弟姓咸在舉續獻義田十畝拜而言曰惟吾祖韜德弗耀厚籍于天而以不肖末孫收其報懼弗克承而舉又弗敢廢墜遺訓如世之有利于官者獨有先人饘粥之遺食我族人敬獻義食十畝并前二十七畝惟田之不多不能驟施成吾父之志不敢不終勉請竢之異日

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望日八世孫應舉以廣州府儒學教授轉南京國子監博士皆祖宗餘德所覆舉素常自盟身食舊德當軫念宗人前已捐田

二十七畝命弟應讚每歲夏五月計所入散給尚見未充苦于初仕驟難為德今年稍轉雖宿負未償而宗貧可念顧再捐常稔田五畝總此進階敢忘前義重懇文正之規未遂先德而隨時自致耿耿此衷冀宗祖神靈或見鑒耳

萬曆乙巳年十月二十二日不肖孫應舉以南京國子監博士陞南京戶部陝西清吏司主事惟祖父之福蔭是祐是庇再捐義田五畝并前所捐為畝三十有二半給本房半給通族之貧者惟吾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德未能究施猶怦怦於吾心焉

萬曆甲辰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辛丑夜不肖孫應舉偶與弟烓談論祖功宗德伏念吾族肇遷龍塘實惟悅中公諱延慶者手吾族為始遷之祖先人雖建有祠堂合族共祀而祭忌之禮獨闕不無待于今日且自開族以來於今八世不肖舉始從祿仕義當追報祖宗除前已捐有義田矣再備俸金二十兩寄送宗祠擇市稔田以供始遷祖悅中公及始遷祖妣楊氏孺人諱晨之祭縱曰無腆然宗

之賢者能以此金入祠生息數年其數當倍可浔
常稔田十畝計其子粒庶幾足給至于收族廣義
以仰體祖宗一視孫子之意應舉心尚未怠惟力
是視惟宗靈是冀

庚戌春歸里則前所捐二十金生息弟讚以田七
畝餘進而舉又益以拓城田地十畝有餘統之義
田忌田共有五十畝

題祭田簿

先承德樹德如不及老而有志者三祭田書田
義田也祭田以永孝書田以勸學義田以收族三
者立家政昭矣先承德創其二余與弟成其一出
山以来松楸歲瞻而兄弟叔姪等書来惻然于兩
露之感欲鳩金買田以祠祖墓余憶先承德在時
立有祭田六畝餘矣每當寒食未嘗不椎牲釃酒
于大林秦川間徧召所親周視宰木祭畢而飲莫
不各暢其情至辛巳春病甚矣猶令舉輟醫藥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出曰祖宗遺我以家非我誰報爾其特殺召其某往祭也蓋不以綿緻而解其念如此今豈忘之乎雖然先承德之立田特殺自致其誠也諸子姪欲鳩金以廣之則人人致誠人人致誠則孝可永余聞而嘉之於先承德所立祭田外益以數畝又贖新安里塘頭井墓田以為兄弟子姪倡而後且益增余雖無賜祿賜所得自為子孫地明矣此三田者書田并父所置今可五十畝義田今可四十畝祭田忌田今僅二十餘畝甚不足余將重圖之以大施吾父之志

忌田記　墓田附

人之生卒一世之始終也故生則慶卒則悲人之道也況為子孫者哉古有生日不受賀者念劬勞也子孫必拜者知年愛日隱衷也至于忌晨則孝子衷痛摧毀之日雖久豈忍忘之故忌日不樂怛如初喪情之不容已也由父母推之而祖而曾而高而玄而始可遂忘之乎孔子曰慎終追遠夫祭無獨享者忌則獨享重其終也重其終者雖遠不可忘況于其近乎宗自始遷祖悅中公逮予八世

矣忌晨之可知者遠則始遷祖近則曾祖以下而已自高祖文芳公而上至于彦慈公士美公祖妣生卒皆不可詳而士美公之墓亦失予竊傷之蓋時遠而易忘支分派別人各祭其所出上世忽爲父乃至于不可知也予見連江故家多忌田子孫猶可知安有至于不知并墓而失之者哉此亦教孝之良法予家世貧獨二世祖士美公有祭田在連江新安里塘頭井以遠浸失僅存數畝各房輪收而不以祭其後吳氏告山諸姪中有倡鬻新安田者于是先世饘羊一不復存矣嗚呼痛哉大林秦川諸祖墓之有祭田則自先承德始先承德以墓祭無田不能久手捐六畝六分供其用至辛巳春病亟矣猶命舉觴醫藥侍特殺以祭且勑子孫不得怠廢今其敢忘乎歲癸卯愛浦兄造墳大林祖山又捐田二畝是後議贖新安田而予贖其半諸叔侄兄弟贖其半先承德所捐暨後所捐所贖田可十一畝有奇以五畝爲吾祖弘菴公祖妣王

氏忌用以三畝為曾祖惟重公妣林氏墓忌用以三畝為高祖文芳公高祖妣張氏忌墓用餘為彥慈公祖妣林氏墓田其田大小宗直祀事者遞收之若始祖忌四則予在南雍時捐銀二十兩弟讚取以息獻院理田五畝八分矣已未春予又捐十金令瑋兒息之必滑十畝乃給祀事至于先承德先妣人祭田則予立有定妥田弟且嗣置可二十畝

募掘毒草

照滑本里倚山民愚負氣或因爭鬬小故便服毒草圖賴不顧父母妻子之親激忿須臾棄命頃刻救之無及而律令圖賴不償罔死可憫如王某家子母兄弟皆死于是悲夫何其愚也予聞古之為令者令民納毒草抵贖金其意良善愧余薄宦無益鄉里畧倣此意薄寄俸金托于兄弟招人掘取除絕其根如有掘滑毒草五根者賞銀一分計根取賞有葉無根者不准掘者不拘多寡當衆交納

當衆焚燎余不吝金必期盡絶余邈在千里徒有此心所恃仁惻良實君子為余力任此事救濟民命免于罔死即摇者陰德亦當無量不徒滑財而已

散幫認課德政碑

三山董應舉　著

為國者計實利為民者除實害實害不除實利不興此今日海幫之散所以不能已也往海故無商幫自李邦寧作俑幫于壺江而广石連江北茭黃崎奇達諸幫因以起遠者五十年近者二三十年皆勢家豪惡人為政借法勒掠粧鹽白索灣價苛禁買生涂所魚肉歲加月甚民不聊生乃至折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賣妻鬻子流徙餓死而無告者在在有之壺江為尤甚嗜不敢鳴者久中丞秀水黃公一聞之惻然下其事于府太守張公曰噫海民誰民可令憂雲至此于是呼集諸灣民令條所便諸灣民叩頭言商一幫三年入課僅九十一兩有奇吾民為所魚肉不啻三十倍今頗歲輸此數寧益官家脫吾禍公撫几曰如是則課從矣何以商為遂議散幫與民認課兩院司道皆是之府推周公順昌閩縣趙公時用佐議甚力後猶有以令甲商幫為疑者會新安畢公以大參繼署道事乃言曰令甲無幫于海者且令甲利在課為利時將以入賀行念此事不手決久且搖于是改行期堅主府議定課期立照票條畫曲防務窒變動根布信陳令聽民自便兩院皆報可法乃大定于是海上數十年積毒如洗而課大益民歡趨之老婦抱女而笑且泣曰吾不意若之完也老稚呼舞交兩手祝天有訊予者曰公知散幫有幾功德乎應曰救數萬家大益課如是止矣曰不惟是

且消三盜何以能消盜昔幫立而哨陰為盜公所知也硬販虞哨兎大其船多其人以敵船大人多出海且為盜吾海民魚肉不支子女盡不浔已亦浸有邪心今無哨而盜消一販鹽者不虞哨小船往来出亦不能為盜盜消二海民有生路絶邪心盜消三也故此幫散不惟救民且益課不惟益課且消盜江海有底此德無量公為我文之以壽于石又指海上椿謂予此靈椿也樵落而剥矣今始復青葱豈非德政之尋耶吾保之以為棠舉乃嘆曰　國家有實利往往在民若不群蠢交餉使直達民力益輕利益厚民益感愚者毒民而破其利于　國家無毫益且生亂非獨不仁甚失算也非真心為民與國計較然于利害之實者安能知之夫施舍以為仁蠲貸以為德少則不足以溉衆多則損公雖令人喜而易匱且近歡娛孰與是舉之為恩上下不損一粟且益課三倍而民愈喜所救數萬家暗消三盜不見經營之迹此何從来奪之群蠢而已矣故知興利在去害謀國在救民天地

生財總有此數或以殷阜或以匱乏豈有他哉在明利害之實與不實爲耳是時海上勢家看航之害亦烈賴中丞公禁革哨盜盡絕亦海民千載之一時也民以樁爲棠吾以海爲澤海可竭德乃滅靈樁長春壽我德人用是所悉其事志之播于無垠中丞公名承玄畢公名懋良張公名泰禎會稽人枇照許民陳害則福清相國葉公有力爲

梅嶼呂公橋碑

呂公橋爲備兵使者呂公純如作也萬曆癸丑秋公視師海上因視龍塘堡降輿度梅嶼斗門堡民德公見璋曰此地承公履吾梁以志之俾勿忘乃浮海伻附巖趾梁以丸石爲門四乙卯夏竣工樹碑友人考功郎董應舉爲之銘海之嘉溪之委有巖突兀公停轡璋則梁之周如砥有屹者城永安利潮去潮来公再至

長溪張侯德政碑記

張公維城令長溪三年士民大懽條其德政三十一事于石其大者若禁陶屔山改溪西其流而障之絶水患築堡置靖海關以域民籍亭屋于六印江東益渡艘橋東蜀餼棲雲以惠行旅申豁絶丁免通邑虛賠之累勘水利之淤為斥滷而徒有其籍者歲省民金無算請革大盤哨除宿害禁焚骸溺女略買諸惡俗簡詞訟重農時雖上有所勾攝不以聽固卻之至徵色不顧敦尚風教表先賢與

諸生講學論文反覆開誘如親子弟惟恐叩問之不竭而恤之甚勤蓋父師之道備爲兄此皆邑之大利害風氣之開塞積前後令賢者或不及爲或偶舉一二而止至侯始霍然大當于人心民曰我今始蘇士色起曰幸哉我之得與于斯文也然而侯之行德尚未怠董生曰吾于戊戌歲見侯文字于會能始之郎知其有立也三年前侯顧我于太虛養氣寐而神守念在民今果矣其有立也孔門諸賢之才于政也或果或藝惟賜也達達則中窾會惡人情而無所不宜侯其達矣乎或曰侯廉侯知道廉者無欲而注其欲于民道者四應而不滯惟道故達達故能愛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蓋世亦有守廉而人不蒙德者惟其不知道侯庶矣哉劉國表曰侯昔以道教平湖今以道卯翼我長溪處處有立吾今乃知道之爲政教本也請受而紀之使人知本予曰可侯武林人名某字某號某

林文蔚教思碑記

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行本也本立道生故有枝葉此有子孝弟為仁之本之說也武平文蔚林君為諸生以篤孝聞鄉義其行起家而教福清福清諸生德之請記于相國葉先生及教建陽建陽諸生又德之如福清已未春君以遷秩致仕予遠道建陽諸生群来請曰吾師非夫今之為師也戒教我恤不啻如其子弟其仁戒無所不至也自先王德行道義之教衰士幾無行矣出則不肖入

而敗風傷俗乃其固然耳故古有變塞今乃無塞可變凡仕皆然日以益甚今之教官有能舉德行道義為諸生告者耶其賢者慎科條歲月待遷儀之而無其行習之而無其術非獨枝葉之不茂乃其本之不立也如林君則真能立本者也能仁于父母兄弟廼能仁于諸生能仁于鄉廼能仁于仕所謂行有枝葉者今又能棄官而隱賢矣哉吾知其歸也必能如周之致政而賢者坐里門書民德行道義正閭黨井里之風俗浸而成教于邑非林君歸里之事業歟夫成人材厚風俗盡其性以盡人性此真儒者事寧以出處間耶本立而道生性盡而化育贊建陽被文公之遺教舊矣以是說而與林君參必將有進焉為

具嚴亭記

五部之職專刑之職參大理于刑部非故相違異也重生人毖天罰也蓋　高皇帝三置大理親製格式勒之碑令理官守之惕以不如式之刑至今讀之慄然法久而玩往往與格式不相準理官避忌失職日甚書不云乎具嚴天威此碑亭所以作也先臣鞏頵其上曰靜虛取主靜虛明之義為守法本萬曆戊午春臣應舉見碑亭將圮謀于工部尚書臣賓侍郎臣朝國繕郎臣明佐請撤而新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弘治嘉靖間故事屬右　評事葛中選為督召工
慮材勤稽物力有覺其楹有翼其承貟碑以屏夾
屏以柱蓋垣以石踈櫺枝枝內持外固施朱布彩
廓然中虛巋然壯觀稱其為格式亭矣司務臣懋
學左評事臣遴奇請易亭名臣應舉易以具嚴明
恐尺天威在為法有所受也夫持法以格人人
所不樂受也非嚴天威孰敢持正則將以無事為
靜委隨為虛而所受者廢矣臣輩之言徵而遠臣
應舉之言顯而嚴總不敢貟　朝廷命官執法之
意而已是役也自中堂前後耳房道塗牆垣暨左
右寺司務廳廨不完治殖殖延延登登將將臣不
具列獨揭碑亭者重其有所受也承役不淄則有
舊倉官張大志

倉院南公署記

倉院南宅故寺宅也昔何以失屋少而曠弗居也弗居何以失隸毀志板竊之以賃人也久之賃者與隸謀盖其宅遂不為官有也不為官有矣何以復爭利者發其事于林君夢琦也事發于辛亥估宅價于乙卯者寺丞嚴公一鵬司廳項君際明等也估僅伍拾八金越四年而不能取者力弗裕也然則今裕乎直役透支且半年盖置待裕而取是終無官宅也故次意取之稍益前估而綱紀燕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今日始也愛其地之曠清益市民宅湊為兩署又今日也費凡百二十有五何所取之司廳待用之金十有三石寺給役之金二十有七餘則堂新寺薪先發以集事也割左一間以益右使中也官廨居出同騎入同息心安而無營地勝而神怡帶清流蔭佳木風烟遞至流光映射鳴鳥送聲而高咏互答居者之樂也樂而忘其寂寞而圖其功徧聖賢于几席之上釀道德于職事之中靈襟發而浮慮消清虛來而大業廣勝之助也然則斯役也豈不大可紀者歟復于久失一也建一為兩二也得勝三也當賈而能固四也事以銳成新百年七也雖然薪俸幾何能以集事遞遞滑衙門修理羨緡九十餘兩抵其費而又餘為施之于白塔屋改其門易其頹一舉而三宅成事有湊會勢無終極也督事者誰葛君中選也易之剥曰厚下安宅剥必有復復臨而泰道光矣同事杜君遴奇張君學

懋咸相厥美而予尤樂觀其成爲故記之以示諸後

廷尉署東亭洗竹記

廷尉丞署東有亭子藏于竹間紫金山遥来就之竹外清池半積腐葉竹根穿亭下四出不肯避人枝拂窓櫺雨則導溜濺几晴則塞徑蔽景若欲吞吾亭者予入而嘆竹美植也驕則難堪時時洗之洗十之二而山見洗十之三而池見戛玉搖風其聲清越時與客談其中客曰今之亭非昔之亭也抑竹又有異爲予曰然吾豈能增美吾亭有力于吾竹哉因其秀挺鋤其驕使竹爲亭有亭不爲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斯已爾天下之驕于枝葉而失其美者獨此也
耶故君子介辨以植節

游龍潭記

萬曆丙辰秋英山郭復之招游龍潭從灣坪西行
至溪三山周韋甫之夔李明六時成陳鴻客衍莊
聞倏修暨猶子璁堅欲從溪徑上溪石大小錯時
有絕處驚行猿引以度中溪浔半練又上有石如
牛脊梁溪上上水薄嵌岩飛瀉成簾忽對之咲若
有物青緑游盪于簾內益咲益盪止則息鴻客目
為水虹又上溪路窮有龍門高十餘丈不可上從
東南石壁躡行木根相持行乃出龍門上水流石

底逆折數百步潙龍潭瀑布澎下雲影飛遲澄英
縹白非常所見也潭前故有石屏為祈雨者促龍
龍怒而碎之今成數段自龍門至潭山石皆夾立
高七八百尺見天曲轉如長規不知其為大也至
時刻在申日光正射坐不欲起久之雲合以山人
陳四為導從西山乘月歸上下山磬者八九穿灌
莽中時聞虎腥或險灭不可趾幾墮者數矣潙山
畬如畦便祝其功德不覺失咲夜半將度溪予視
水為石跳而傷額為諸子競来扶然尚能賦詩也
溪上有第一潭騎山行乃可到下有七星潭有龍
鯉雲氣常褰之以倦不能游姑記之復之名克卿
嘗感異夢潙其六世祖仲安公之墓于灣坪遂讀
書于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公使管叔監殷議

周公使管叔監殷說者以公弟叔兄不忍逆其惡予以為不然夫使兄弟不忍相逆何以武王越叔而托子於公乎武王既有異心而公獨不知之乎之有異心也武王知叔而托子於公蓋逆知叔武王沒成王嗣公以叔之梟雄不出之於外成王不得全也欲出之於外而無以為名叔不可得而出也於是以監殷之重任托之則叔不得不往叔往而成王肘腋之患消矣且以殷頑未定臨其上

著旦夕有悚惕惻心或無暇於他謀此公之所以巧全叔也豈意叔即借殷為名乎夫借殷為名將置周先王於何地叔固曰吾特借殷以起事事成而除武庚易易耳夫已欲起事而不顧其先王叔之梟猶何如者且叔處外猶能流言間公以危周使其征其害已也征其佗先王者也故書曰我弗避無以告我先王避而征征而得乎是東山破斧之歌而曲為之弭也弭之不得不為東山之征非在內子躬慶父之事豈待久哉此周公所以先見痛快揚厲公所以為先王取罪人之心始盡及至國難喪成王悟鴟鴞常隸諸詩繼作哀痛反覆以心昭然如見矣合公終始觀之公欲全成王不得不出叔欲出叔不得不使之監殷此公苦心也欲全先王不得不誅叔欲誅叔以告先王不得不自出居東此公仁術也今乃曰公以兄弟故不忍逆其惡夫以梟雄如叔畜異志于家庭骨肉間而公猶不知天下有如此之聖人耶且無以謝武王之

托孟子曰公弟叔兄為過之宜亦以叔若非兄弟公早有以處叔不待委曲於監殷之役矣惟其為兄弟不得不如此即明知其為害不得不曲處曲弭而終不可得不受其過亦無可柰何之辭非真謂公以一片不忍之故終始不知叔也或曰舜處象何以不然象非叔比象特害舜耳故舜可忘叔佗先王者也所處不同故處法亦異近世乃有以叔為殷愚臣者陋亦甚矣

送周夢洲清任說

孟子之聖伯夷也以清其聖伊尹也以任清與任將不得兼乎曰不兼不可為清任蓋德有獨盛道無孤立清如水為必能負物任如地然元氣所舉有一毫間雜則有折裂之患故清而不任不足為清任而不清亦不能為任伯夷之清也視世所趨不是當其一眄獨以其身任萬古綱常之重而不搖伊尹之任也以一夫不獲為罪雖五就弗汗也而取予嚴於一介夫一介之不足傷廉亦明矣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嚴如此然則清固未嘗不任任固未嘗不清也清而任乃為聖清任而清乃為聖任此豈世之矛徒以天下功名為狷者所能哉蓼洲周公令之伯夷也有一介不取之節而遇事能任然特施之一郡耳今起而任天下之事其所擔當將必有大為吾故道二子之行以印之噫今天下生民之休戚與夫國家之所以治亂皆分介於清濁之兩途任與不任之一心吾安得不任之一心吾安得不於公惓惓也

修武夷原廟題詞

渡溪而有宮一區橫裘岡列嶂夾笑啓而面矗者故漢以乾魚祀武夷君所也前有古樟欝然亭立溪水遶流而上滙於祠下淪為深潭徃徃著異歲以正月十八日會祠于此猶漢故也顧其地近溪田勢不弘壯遊者過而不問自嘉靖修後歲久浸壞冲佑道衰竭力以供輸蹄少不快意罪譴輒及雖知此為原廟而無睃修輯垣墉樓傾棟宇霖露幾不可支不得已而移徐仙真身於冲佑會祠僅

存故事而已予偶重游見有置木於廊者問之則守廟人虞益積傭直捐其所食田為之不覺嘆息夫傭而能施非游者之愧歟非享茶利棲井里故所謂曾孫者之責歟益無妻子寄身荒祠無所覬於福利亦無所羶於聲名棄田則無以歲棄傭則無以日何苦為是徒以有職於廟不忍日見其毀耳推是心使其有職於　朝其不膜外吾　君與民也必矣其不坐廢所當為之事而虛若直也又必矣語云禮失而求之野官失而求之夷故吾於益乎取為而傭以二金為一椽之費使遊者繼我為享茶利棲井里凡知義者繼益為若舉一石若疊一瓦若助一木隨心所捨不愛其力將虹槁可下幔亭可張何有於一宮或曰此非子職也毋多言予曰信非吾職也予感乎益之職職也故為之

凡物皆有生命愛生畏死豈異人情當其驚蠋就烹宛轉于刀砧惶遽于湯火無天可飛無穴可入良可悲憫人縱不能如佛氏斷殺豈可恣口腹以重宿業乎然處世法中此事不免亦當有以處之如古人多市鮓脯以代生命或召客止一牲修爵無數有必不可已者獻酬之際脩以鞋扇等物以明殷虔未為不可乃所謂仁術者乎

令人召客必羅水陸之珍而養親反薄令人勸客

必令沉醉或有吐後尚加爵者至窮丐扣門則厲聲以逐族戚貧者或終年而不沾餘瀝不亦倒見耶以吾計之與其濫觴於賓客孰若隆施于所親與其強客以不堪孰若取其吐棄之餘以畀窮丐不尤愈耶此茅容所以見禮于林宗靈輒所以報效于宣子也

人雖至愚不近蛇蝎何者畏其害已也至狎邪小人以導諛喪德詆狼凶人以張威債事夸毗俗人以教侈破家利口奸人以游言折骨日與親近是內攻之疾也其為蛇蝎不亦甚乎顧蛇蝎可畏是三者言甘而遠所欲就之日見其可親親之不覺其為毒自非深明道理權禍福者鮮不溺之自古國家之敗多出于英明剛果之手政以其易為此等所中也

丈夫七尺那可受人憐即死亦不當累人棺槨衣衾皆當從薄生之所服雖敝雖故心神所安死而易之是違其心也生不求人死為求賻以侈喪事是反其德也且骨既朽矣衣服享奠之華無益死

者徒使其心不安而反其生乎自非重怨不至于此予而為之是為不孝弟而為之是為不弟友而為之是為不友夫事求其安而已生與死無異也豈為椰於顙子安其心也斂孔子脫驂于館人而不為其安而已生與死無異也妻之妻寧使歛之不足而不欲失正循其德也自昔賢孝之子徃徃辭賻君子雖貧不家于喪有志子弟當必不以父兄之枯骨為利而重寃死者也且求墓銘傳志亦一贅事今世不肖人何嘗無一通極好之銘耶

不肖子說

肖者似也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望其肖也又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似之也孝子似親君子似天皆謂肖子不似不肖雖然有蓋愆為有幹蠱為有補助造化為似乎哉似乎哉是肖之大者也吾不足似宜乎汝之不肖人若知心性日用隱徹之皆天則何念可以放肆知身世浮沉得喪之皆天則無事可着安排由前則心小由後則心泰洒掃應對皆有天則嬉笑

怒罵皆可修行委吏乘田皆成經濟顛沛患難皆是玉成橫逆妄加皆良師友細心體察自見何處更有道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崇相集

三山董應舉 著

崇相氏曰鄉賢以表鄉也且俎豆於宮墻下從祀一等矣古若晨星今且踵屬此地何地而唯子孫之意欲是聽乎安在其為賢且恐其神不享也國論謂何雖有至賢子若孫不競無為之舉野處尤朴畧則徃徃有遺賢如吾鄉林懋弘先生長樂林副使石大叅連江林少叅鄭通判鄭知縣楊義門六七公其政行至踈絶賢祀闕為將何以風示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哲夫陞表而趨視的而赴人之情也使舉者不必賢而賢者不舉即相沮豆秩典耳孟不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乎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已後死而得與於斯文也可但曰視其子孫而已蓋孔子作春秋以天為政於當世所褒大者多微詞而喜發潛德是是非非毋苟於一字予非其人也獨表此數公以補公論之闕使有意於世教者考焉

林公碩傳

林布政懋弘公碩者閩縣合北里滄灣人也永樂間以進士高等為御史有能聲劾蜀王不法 上嘉其直書其名於御屏凡湖廣貴州有密事輒屬公持節按行賜鈔寵異之報輒得 旨宣德間巡按浙江劾淮河督運簡侍郎縱恣及守禦海寧楊千戶縱卒販海時二人張甚莫敢誰何者其他平反簒餘執法不二 朝廷推其能汴齊閩楚有大事往往屬公以最陞為浙江按察使有督事中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裴可力者橫甚而湯千戶為之役因勢驅迫郡縣
魚肉百姓懼公發其奸詭於可力可力奏公誹謗
沮格　詔旨逮至闕　上親問之公叩頭言臣往
為御史官七品耳今超為三品臣不能報恩何故
誹謗緣臣前巡按浙江時執法人多有不便臣者
今欲去臣以自便　上慰而遣之曰朕固未信也
汝可馳驛復任　朕誠心待下保毋他慮遂降勅
切責可力公益感奮歸而設方畧擒吳寇史慶真
越寇童進達括寇諸裕五甌寇盧宗琦散其党直
寃七百餘家境內清寧秩滿所部士民上章乞留
而公以繼母老固請終養歸矣正統間起為廣東
左布政未赴而卒公之被逮也衆為公危公以片
言自直卒開主心不惟獲釋且馳驛復任天下爭
頌　宣宗皇帝之仁明超軼前古而亦奇公之遭
予讀國朝實錄大政紀憲章錄觀公此事私以為
吾鄉亦有一人焉乃俎豆關如竊不滑其解豈向
所謂野處而多遺者耶不然今之時有如公者豈
不建鼓而揭諸日月何以靳諸瞽宗其家傳稱公

性至孝其生也風雷起於其家及卒亦如之公聞雷震拊于端坐謂家人曰北方有難上帝命我治之吾去矣遂卒其異如此

補祀連江四賢傳

少參孫公名芝字廷秀永貴里東岱人也以洪武二十八年貢入太學歷事都臺授慶都令轉茂州守俱有聲以憂去職永樂辛卯起復選植天壽山樹異他植者　上見而悅之勅其名於石曰孫芝樹改督溫寧等郡糧運運廩至補守汚陽未行奏復孟子全書先是洪武庚午詔削孟子配享廢其書有尚書錢唐者輿襯受箭死諫　不廢猶議節其文學士劉三吾附和剽剥至養氣章亦刪至是

公乃奏復之其畧云先儒謂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人臣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克舜而君乎臣讀逆臣劉三吾所駁如魏惠王問何以利吾國孟子答以仁義所答非所問是以所如不合不知仁義即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程子謂拔本塞源而救其弊者是也三吾又謂惠王欲雪恥非興兵構怨不可孟子制梃撻秦楚之論益迂且遠矣不知魏閒齊秦楚三大國之間力不足而興兵構怨是戚其滅亡矣孰若對以仁義使民樂于效死夫豈迂哉三吾欲去八十五條其中養氣一章此程子所謂擴前聖所未發大有功於世教者又欲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則謬妄益甚乞下部議收復全書庶使萬世知所誦慕公疏甚切疏草為蠹鼠所餌不能詳然孟子書以公言復全公遂名重公卿間都御史李慶吏部侍郎蘇達皆先後保公留京師督造琉璃瓦及磚又留采木蓋以知州兼京衛行事也宣德丙午擢公山西參議謝　恩日特賜

致仕時公年僅六十二人以為榮爭繪圖贈公題曰杖下一人有亞聖節文能挽住回天力量浔施為之句蓋重之也公居官謹身率下以愛民為本剛方果決吏服其明人不敢欺歸里勤於治生喜種植賙恤宗族人有竊其瓜菓者不以為嫌其卒也邑人翰林趙公恢挽之吳公實志其墓鄭友松為之記曰余少時聞孫公為林下一人未浔其詳正德辛未掌教龍先生以吾連先達策諸生因答未備次日録示一紙云風節孫芝余私念聞斯人者語余曰戔曾叔祖義生公為御史因事下獄孫公起復到京包碗飯置魚菜少許自提擊登聞鼓上問為誰對曰臣孫芝與游義生少同學今義生坐事臣遠来顧進一飯以盡友誼　上命驗實為林下一人矣何以曰風節越二年有游着民璇許之至則御史以石金死矣余聞愕然乃知龍先生重公蓋有以今觀奏復孟子疏草直斥劉三吾為逆臣其風節凛凛可知矣前輩脩誌薦入鄉賢祠顧以其子孫衰微不見録余故為之論著以愧

夫依呵相援薦者愚按友松論篤君子也觀其所
既孫公以子孫之徽不浔祀學宮當時猶然況今
日乎世之讀孟子者寧復知有孫公三吾信逆哉
三吾順而逆錢唐逆而順耿耿孫公揭日月於半
餔復其全明其功可但賢於郡邑而已耶然徽友
松孫公之功幾泯
菜軒先生姓鄭名眆字景輝連江欽平下里人也
天順間以貢為叙州通判公性廉介猶特義不入
人一錢同事有繪一堂和氣圖者其人墨公手裂

之見者吐舌當道右富民誣人以戍公力爭白其
冤不以觸忤避也於是鄭通判之名聞於遠近盜
賊相戒不敢犯百姓稱其治如子產守亦重之曰
公非閩人也滿九載公自罷歸名其窩曰釋鋤暇
則潑墨自遣入邑見士大夫垣室弘敞者輒不忍
視其子以公之老也故宅湫隘不可以賓直其前
隔巷為三楹方上梁見彩帛懸為問何從来對曰
往叙州歸時百姓奔送有獻於大人大人不受彼
從車後擲某也曰獨不念我繾綣乎某遂收之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敢言公瞪目曰此汝屋也吾死不入其後公卒垂絶矣子婿舁公入新室便於斂公足距于門不得入乃斂于舊室其不以死傷操如此

義門楊公崇字善器原名鎔以避諱改連江安德里人也其先世同居至崇六世矣叔子傑以崇賢孝委為家督督子弟營業尺帛粒粟皆有籍凡冠婚喪祭飲食有程出入必告而唯諾有禮門內井如子孫互相乳哺家鷄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口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所構宅三十餘年無哭聲僮一老婢人卒崇率子弟拜天以為家無札瘥之福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而卒蓋家無喪者四十餘年人以為異祖戎籍隸定海所當補伍公弟銅鈇等方爭行公子孟自外歸請曰孟於子行為長當行即辭父母戍定海僉事林公克賢邑令李紀聞其義賜公冠帶饋之胙遣吏送見郡守葉某成化十一年乙未巡按劉公信邑令章武復胙公送見太守唐珣遂飲鄉飲于郡請旌于朝未得命而公卒年九十一卒之夕里有鼓樂聲有夢請公

為福寧地主者武初之遠也聞公義去縣七十里至其家視公公辭以田令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令群兒食之視其何如群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亦不紊武大笑而去

友松鄭公者連江欽平下里人名嶂字鳴鶴幼孤事兄鳴鳳甚謹正德十四年舉於鄉為吳川諭請移文福建允半俸養兄于吳川興教事築尼山凡九年遷知宿松縣縣有侍御楊春芳者請射圃地公執不肯曰守土而以學地與人乃朝廷不肖臣子其不敢楊憾之尋其隙無所得以多病中公公不病也聞之即拂衣歸見兄慙慽作鳳鶴和鳴圖卜兆同之扁其軒曰帶經額其堂曰師儉閉門自守不見邑大夫惟文廟丁祭及朝廷慶節必肅衣冠從有司後行禮退亦不謁也年九十餘猶不廢其恭如此邑有東湖隋義士林亮捨田為之七里仰其利有豪金士儼者道朝貴請湖為田公曰此而可蝕如民何白官履畝盡復之湖以此完嘉靖末倭至縣官戒嚴塞平水門民不浮水狂走公爭

於縣如此民不死賊且死渴矣請以鑰見托不敢辭罪縣官從之遂開門率民什伍出汲日再汲汲盡而閉民不渴而寇以無患至今談守城功者必稱公公貌癯而氣甚勁行步矩矩人目為鄭公步平生不信鬼神至老冬亦不爐見童子持薰器者必取而擲之曰毋蒸而骨居家甚儉教子孫有法家無游手食者而尤篤于先正孫少參之疏復孟子全書也其後浸微矣公搜其家得疏稿半為鼠餘錄之以傳曰存與以待後今人知孫公有功於孟子者鄭公之力為多

董生應舉曰吾搜遺賢於連江得四人焉孫公之功不在趙琰下得宿松始著宿松方古故老能言之菜軒之清胡威不能過而其介難近皆令世所未見也數公而非賢誰為賢乎楊崇義行聞於遠近至使直指使者禮請飲於郡郡大夫轉相致以為民望而乃靳諸鄉賢將衣冠者賢耶郡乘載其以義蒙旌朝命實未下令有能復舉闕典者乎然得俎豆猶足以勸夫今之衣冠俎豆者不可言矣

則四公之遺也固宜

薛鳴宇傳

雲南巡撫大中丞鳴宇薛公在萬曆初由江山令徵入為御史出為廣東僉事參議兵備副使補淮陽又補浙江水利道以參政轄浙東三郡轉雲南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徧歷藩臬幾四十年而後至中丞吾郡之敭歷久積功多而收效晚者無如公公之撫雲南也以武定逆克之變舊撫某不設備又予反者印被逮朝議擇可者雲南人爭歆浮左伯薛公故有是命未幾言者以予印事波及公請

勘公遂歸聽勘雲南人又爭言薛公寃公當舊撫
取印時往走北城守城矣舊撫堅欲浔印以紓禍
索者三至公憤甚城中士夫及同事皆勸公為生
靈計乃不浔已歸印於舊撫也今柰何以及公御
史勘疏亦言公忠憤激烈予印非其辜於是公事
大白朝議方畜公而公卒矣嗚呼何公之不幸也
公為人強毅易直周練物情有遠慮能斷嗜興民
利至法理所不可雖勢要不少屈曲屢劇虎牙不
憚也其在江山清賦息訟察奸入秋毫末期月聲
績出兩淅上守韓大重之至言於直指欲輟已薦
以薦公豪有怙貴人力奪民丘壠者公法之其權
能使直指宛轉為言公一不聽其為御史以不媕
阿失江陵懽恊院王篆擠之以是出僉粤憲備兵
瓊崖海上轉叅議副使破平大泥賊蠻賊海賊蘇
觀陸葉宗權等以其間築廉州城三受賜金巨璫
張誠弟橫行海上有年矣有司莫敢問公擒而杖
殺之直指為之吐舌督撫某欲浔夜光賂權貴人
示意於公不能浔則暗與盜魁李茂通茂以制府

聲盜珠公知而亟捕之賊逸珠竟不可浔七其在浙琉球貢船失道官兵屠之僅俘二十七人歸誣以賊兵備某者欲借為功議殺矣而匿一善奕姣童於署中公道出遇俘訝其貌非是問之果琉球貢船也奔白制臺執姣童以釋諸俘兵道大憾公搆之公不為動其後范董諸大姓為人所持當事者欲寃竟之公以為太遽及范祭酒死直指邑令皆被逮諸大姓乘之交為惡語下石無人敢為白者賴公入都力雪得從末減公初不阿當事意為東濕者也公於吏事精絶嘗一日綰十一篆從容決遣沛然若有餘又築海寧堤四千丈節省萬金受帑金之賜又能招獨斷司天月食之誤同事皆心服而公固戛戛不立崖岸色平氣和而事事以必當中丞劉公元霖大以為賢會鑛使出金華人情洶洶欲亂劉以非公不能輯特疏加公參政彈壓其地浙東三郡遂賴以無事其在雲南稅璫榮倨待諸司日誘人告捕索寶富者中以危法當事惴惴獨公每事裁抑之解其可解者又禁民以事

訥瑞置之法一掾奴白瑞掾大有藏金可籍也公召詰之知奴嘗手批掾母仆地當以毆祖母律榜之市人為慄然瑞時欲縛公掾之僑而富者亦憚不敢發也公於瑞不少狗亦不務為激直以誠心大度壓之嘗與瑞飲人皆挈樽纍徃防其毒公獨慷慨淳白不設猜防瑞以此服公而亦憚公雲南人賴公顯護陰全恃如父母者七八年故舊撫逮爭欲浮公也公亦深知雲南抚弊思竭忠力為西南必可恃之策方討軍實察瘼傷休息生長以便制纔叟百未一施而言者至矣嗚呼公為御史而不得志于權相為藩臬監司淳沉數十年少行其志矣而不能究其施中丞能究其施而未一施處中于言者以去去而事白矣而公又遽卒此吾所以謂之不幸也公諱夢雷字某福清薛港人幼讀書贈公掾廨中郡守吳公聞而召見之大加器異卒奮於功名其天性極孝友視其兄子甚厚出多惠政嘗脫二孝廉於法救州幕於死以罣青獄立浔雨雖劇盜亦別白處分而釋其餘黨所至徃徃

有去思至今江山人以配余邵兩令謂之江陽三令尹云卒年六十有六其卒也能自知時日其神不亂

黃生曰甚哉西南之變吾問於土人播之反也以激猛以誣緬甸之騷以報復阿克狡童耳猝乘我無備所謂徒手而遇蜥蜴者也固守而靜待何渠至城下盟乎舊撫之智行於猛而詘于克猶之滇也昔何以勝今何以辱侃侃薛公有慮無權有權無日柰之何哉此可為長太息者也詩云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吾以悲薛公池之竭矣不云自中吾以為當事者戒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司獄傳

吾閩蓋有三司獄云其一為孫一謙一謙者溫麻人也萬曆戊子己丑間為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獄為利於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為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頌繫囚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而官因以為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視囚衣弊為浣濯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囚得不死獄卒無敢名一錢者每會即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即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就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瑯琊王公世貞皆加嘆異欲為之地而一謙已滿三歲考轉靈山史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氏地赭衣觸作數行啼蓋紀實也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才而遷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謙竟不之官徑歸歸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為其地主者與之應答妻子駭之不數日遂卒其後十餘年有同使閩上人皆愛大使不費我錢及遷温州司獄窮老矣亦却例金太守蔣光彦閩人也令兼攝外獄外獄者諸縣輕繫待讞于府者也繼源固辭請屬之倉守曰此非司獄職乎繼源應曰其未任時此獄屬之倉安得盡司獄職乎蔣守笑而罷之及滿歸至不能供饘粥依老僕以居予深憐敬之又聞

其為小吏上計都門時同邑有孫晉者從事京兆府中為主庫日盜金錢事覺見繼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錢以此救我未幾入詔獄繼源盡其金以救孫晉尋問遣出獄不死矣而繼源貧甚不自為德也繼源與孫一謙同里相去二十年並以椽吏著名繼源今尚鑽鑠無恙

又有閩縣蘇夢暘者以歲之丙午来司南都官獄謁予予以一謙事告之夢暘心動至獄問一謙所為一老卒曰孫君則善矣何官之云於是盡舉一謙所為踵行之而則善矣何官之云於是盡舉一謙所為踵行之而益戢獄卒不使患苦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則監置一鑼令曰有雷囚者同監鳴此不鳴者與同罪由是獄中肅然其他賤更稽察撫恤病苦法甚備郎中沈琓嘗稱獄户語曰此故生地獄也蘇司獄去吾不敢繫人矣舊時囚有死而無為收葬者率置實中群犬恣食之夢暘惻然遣料因米有餘即白視獄諸曹即請為槥以待死者諸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即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賓丁公時視秋官篆聞之喜益發衣帑諸物令夢賜給施諸囚未幾轉粤東守禦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玉郎中紹先及蘇司獄耳惜也紹先死而司獄又遠遷於是特奬夢賜而資遣之甚厚予語夢賜曰幸矣子之遷也王郎中何如人是萬曆十九年所舉天下清苦以風百僚者即吾莫敢望今丁公以子並稱不其榮乎夢賜曰某則何敢當雖然某聞念經作佛者不為福田吏目何病其行矣於是跳身之粤夢賜年三十餘未有子以司獄俸薄不携家其為吏目亦然蓋有志者也

董生曰語有之木雖長蘭則香以予觀一謙諸人其行事有士大夫不及者然能浮譽於司馬司寇不能浮之吏部卒而著異豈鬼神固亟於浮人耶繼源垂橐歸至不接衣食世固笑之夢賜遷轉竟如老卒所料然浮齒於賢者廉吏何見不可為也善不遺細諸公有為不擇官而立則三椽謂哉夢陽今為樂民守禦吏目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兆開小傳

武林楊兆開既夭殁其友鄒孟陽為之乞傳並兆開所自警筆記抵我曰此足以見兆開予取而讀之其中有洒然當吾心者兆開年少盛氣方與其曺偶角勝於舉業之場搰搰不相下何暇為是此其志可知使兆開不死益深入究觀天人性命之際大其所蓄而消息出之吾將未敢望敢測其至耶且兆開七歲喪父喪母喪祖子然無可依出而養於所聘者之父母家曰聞氏者聞氏之子啓

祥復幼兆開卒自立刻志勵學以孤幼之童孤學無助斐然有以自成且引翼啓祥與孟陽輩六七生推輓鳴其藝于一時為馮太史與孟旋伯霖所重此其人又可知惜也其死也死而無所就其書所記大概皆了達善自寬解結釋滯若不屑人世者吾觀世間昧禪講學人非無其至者間亦有一二心火熾然倍于常人十百頓難自消不淨不以清冷語渥之耳若心本自涼自淡見彼亦是常語即有深味一語亦足爲用其多兆開當病而筆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亹亹不輟其味之轉深而心火轉熾心火熾而兆開之病愈不可為嗟夫兆開壓草以石草還自生渥火以水陰火不滅而卒以天死可憐哉予既撮其筆記録之以示世有志如兆開而不淂成者然兆開死雖早無所可傳顧使我慨然不自已無乎生之素而猶為之傳著何故哉然則兆開死耶吾亦莫能知之

龍波傳

龍波君諱恩字崇德元祚公子也性警敏有意識好從長者游鄉族有事樂以身為役嘉靖季贈公倡堡於鄉君年纔二十耳即出為督凡白官編丈稽匠時日功次一出君手贈公議辦宗祠築浦為地作五延之堂春秋行禮其中君實始終相之已又以祠前迫浦慮有餘為地者于祠不利乃自備糗脯白官請勘凡歲餘乃得直規以為池若月為今林氏屋不得迫蔽吾祠者君力也君于贈公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族子其事贈公諸子不啻贈公之愛信君亦諸子不啻贈公有地方事必呼君君時亦不待呼而至至則議輒合出而推行之唯謹當是時吾鄉數百家無慮公私事地方官行視往來歲且一再獨贈公與君酌而從事無不帖帖地方遂無一事小大順教日生月長而塘頭堡之名因此遂重以有贈公而君為之助也贈公沒君為制服三月哭甚哀曰是直哭吾叔也乎其後翼予兄弟無異贈公時贈公晚年有志義田不及為而沒予既廩於學宮謀於爭稍捐七畝聽祠之所為凡三年莫稽出入君私憤之及予以孝廉歸續立田十七畝顧念力微不能大施父志然有人為出心力設法推衍或可使大也遂謀之君欲令族之貧者春領粟秋而十一入為以價則彼利以粟則我增新舊相仍歲積歲散不及十年粟且萬餘石以羨益田而後盡散之足以贍一宗無慮餘矣君慨然力任遂稽前粟之入祠者取其直市粟與歲租並給推衍數年凡受粟者七十餘家業有成緒會宗有姤成者為

惡語交搖君君不聽行之益力未幾君沒予亦出仕而此法遂廢矣徒以歲租食族人雖再捐猶嘿嘿予前所立社倉亦以此法行之然不淂君竟亦無成歲壬子予以吏部歸見舊堡壞盡重拓而造爲役大費煩懼不克就衆嘆曰龍波在無難此矣已又曰惜也龍波之不存也使吏部獨瘁予亦子然四望不覺愀然而灑泣於君墓也嗚呼君在而贈公之德淂以施君沒則吾君在而鄉里重君沒而鄉里思公之爲人何如哉君自少小心周慎有精神能累夕不寐善記樂爲義而力足推行之尤喜收先世文書片紙必存先世事不可知今淂以一二旁考者多淂於君所收藏祖課戶有薛姓者謀之縣主文潛易姓名君出故籍按正之始淂不失晚且病矣猶倡脩新槁訖今不壞夕夢二人求衣旦而之東岐道中見二漂棺於水次遂買地而葬之爲文以祭曰吾不希冥報也病甚猶從床蓐中手輯宗祠行禮儀節付舉曰必以是教家其爲義若不及日而追赴之其任事甚力樂成人善此

其所以既沒而可思也予因就堡之難又值秋旱禾盡稿念前義田社倉法若行至今幾可以無恐是以益思君而為之傳欲令宗之有意者取法焉

返聽子傳

返聽子者橫目之天民也以員覺為性以四大假合成身幼而多聞聽察幽默善持論凡丘里酬對謠俗之言徼詞耿論入耳輒了口若懸河應如荅響世莫難之也既而悟六根之悉塵了聲識之非性嘆曰夫道杳杳冥冥入於無聲而吾求多於聞耶夫聲外入幻響也聞內入幻竅也以外觸內則勞以內逐外則馳馳則惑惑則失失則物吾其物耶寧其以聲聲耶寧不聲聲耶夫聲聲聞亦竅也

不聲聲殼非聞也非聲也非聞非聲聲非聞無觸無
逐浔自在法是常寂性是西方之聖人乎夫西方
聖人曰觀世音者由聞而能無聞無聞而能無所
不聞故觀世音曰觀曾有聞乎觀曰世音曾無聞
乎有聞無聞無聞有聞曾有着乎吾柰何徒求多
於聞於是屏慤識和獨聞墮體黜聰內聽於心外
聽於目終日兀然絕語言路掃應對迹衆人喧陋
譚鋒奮起如電則曰予欲無言尤不喜私語人與
高譚亦不厭也與人言有當意者輒促膝就之否

則目之而已時或問而不荅滅過而難之曰異哉
返聽子之為夫世途風波人情倡和逐聲者會赴
響者悅子乃昏昏默默問而不荅彼已之情不通
奔趨之徑不捷是結約無由白而聲與響競奚也
子其窮乎返聽子笑而不言滅目攝之而去人謂
返聽子曰子具九竅靈萬物而為難于滅乎子獨
無聞乎然則聖人無聞耶何以云四聰達也返聽
子曰彼所共聞吾所獨聞彼所不聞吾所不聞聞
所共聞與聞所不聞二者相去遠矣子將誰賢人

問所聞三問而三不言又問強應之曰蜩也聲也風也波濤也蜚與蟋蟀也而也似之而非者也吾非聞彼也吾西方之鉞聲也焉用彼聞外史氏曰迖聽子之於道深矣乎聞道之賊也非獨賊道抑為禍等矣聞必起見必有是非有是非必爭爭則不能無生滔失滔失紛如世多故矣知道者戒之墮體黜聰合于杳冥傳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乎迖聽子見之矣

黃太夫人傳

黃太夫人者文恪林公配也文恪祖曰文安公父文僖公伯父康懿公兄弟群從皆顯官世有清德而其配皆賢淑有內法封夫人者紊紊爲然未有生為太夫人者生為太夫人始以伯子世吉最叅軍時滔封也黃太夫人雖世貴而操行如布衣婦又多才善治家文恪舉於鄉所燕餼遺問宗戚大小輕重咸滔理康懿鄭夫人見而嘆曰是婦賢吾福齒不及也乃解麟袍玉帶置榻上

以為之徵其姑李夫人性嚴重少可能以孝養滑其懽其疾也必勤禱別則泣雖遠而致味無虛月貴為夫人矣猶留身事姑如少婦時又能推愛於姑之女姑女馬司徒婦也在都下日遣婢取其裳衣浣澣完潔而返之器食日望於道姑女書白其母曰如嫂之賢天下一人也李夫人益喜李夫人之沒也脫金鈿珠冠強授黃夫人黃夫人固不受獨取誦經珠杯棬抵於拱璧云其相文恪公能執勞蓄縮佐其清白又能識事幾先事確

持佐其介景恭王之封也分宜以文恪充講官而垂涎文安公所傳寓宅乃諷以從王之國故事文恪不為動宅亦不予竟免於行其後進講 穆宗朝會有投隙者中旨調南徐文貞楊襄毅惜之欲以學士兼官文恪固辭竟亦弗兼其歸也宅燬于火蕩然一空中丞龐公直指商公欲以疑獄為地遣人諭意文恪義弗受竟完其操是三者皆黃夫人贊之天下以此高文恪之賢文恪脩承天誌大明會典總裁 世宗實録時也日夜勤悴目幾青

黃夫人每夕膜拜北斗下不令文恪知文恪出而感疾黃夫人輒瞿然呼於夢中遣僕候視果矣其後文恪沒而泣慕至老時恍惚或見之嘗與子孫食忽起立曰公來公來亟泣良久而後坐其精念如此其處妯娌敬養寡姊皆曲有恩禮其視季若割腹出之莫辨其所自生也人皆以為難云太夫人之生以戊子其父石屏公南起會也善布筭母陳善飼鼠晚必減膳置鼠所出入處久久不懈及浔太夫人起曹布筭大驚曰是女非男所

望其鼠報乎其以戊子生何也竟歸文恪生而靈達知大義又多異能嘗蓄異藥療人火刃傷瘍雞子救產無不效又善立柱卜吉函其術莫知所自授立柱者以晴日向日跌坐徐伸兩手加額默視引左肘於鼻端凝視久之漸見小如一髮者吉大則函卒之年謂仲子世勤曰今年不佳吾立柱幾如假矣已而果卒浔年八十有一身為夫人太夫人者六十餘年又有賢子三爭為孝孫會繞膝鄭夫人石屏公之言於是皆驗云董生曰予聞之

林氏諸孫太夫人生貴盛而喜貧以仲之貧也安於其居伯子多所進綺穀甘珍時一御之顧獨喜布素蔬茹見仲貧嫗輒予飲食卒之日巷泣其他閨行甚多其貌奇厚耳及肩頷下有髭許何其異也又聞足有黑子十餘或曰唐李大尉光弼母亦有髭蓋奇貴徵云予未之能考然而黃太夫人之德則彤管罕儷矣

林孺人傳

林孺人者吾友郭汝承母也汝承父為海岳先生博學負奇喜游多著述善談兵所至名公大人轉相招致其在塞上最久一不問家先生卒而汝承走塞上收其遺文十六七皆國家大畧汝承因遊太學而遂以浮第人謂郭氏父子起海上辟側地胸腹倚秘常與天下敵用吾伊諸生柅擊當世畫策陳義奧謀臣武夫之口而名亦卒以成人爭詫以為奇而海岳頎獨曰吾賴有孺人也徵孺人吾

學不遂吾不能肆志而游汝承亦曰徽吾母不有
今日蓋當孺人歸郭時比部公失已久矣海岳貧
而酷好書一日從市上見異書盈車欲浮之苦于
無資歸而嘆息孺人脫簪珥以進曰此為書直海
岳所以縱橫天下不能數數驚以不知者此書之助也
海岳壯欲為萬里游重違其母盧安人孺人知之
謂君有兄在無虞母海岳遂決策出十餘年不一
反顧而孺人左右承順曲中盧安人懽盧安人亦
不知其子之出也其教汝承兄弟自襁褓至成立
讀書少怠夏楚輒及不以海岳出而弛嚴汝承嘗
言孤幼苦病見吾母朝夕突烟中逆鼻承睫負孤
行且織且入色笑盧安人前孤索餅餌不敢向母
伺吾世母顏色而已及孤有知欲出而繩吾先君
之志母出門相勉詞旨淒激愾然有足動人心者
嗟夫閭俗挈瓶自喜不出户外獨郭氏父子能廓
然自拔以游成名孰知其游之門内者有孺人其
人乎昔建陽陳夫人資其子游學十二年始成進
士歸子母相持泣窮巷中閭里聚觀讚嘆荆公表

之此猶世人見耳今無論孺人他嫩第令海岳不出出不至壑上即至壑上不能久安所浔燕史蘭畧諸書即汝承才何所承籍而童顯之乎是孺人遺其夫以不朽之名且令其子顯也當十百陳氏矣

趙玉蓮傳

趙玉蓮者連江安慶里人趙廷蘭季女也三歲失父無兄弟事母董氏極孝長適同邑鄭鋐事鋐父母大父母皆如其母母每食必摩背問甘旨稱口否夏則執扇輕拂食既然後退鋐有祖老矣猶勤殖家計不肯休蓮乘間苦言鋐祖為之動家政始傳也鋐女弟當嫁期迫而奩弗備也姑孫氏嘿念不以語人蓮脫服御簪珥以進姑大慊一日姑病劒及幾殆矣鋐出求醫蓮禱天願以身代潜引刀割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肱寸餘調粥姑稍甦越二日又割左股二寸餘姑病立愈家人見其瘡驚以相告姑持其手泣曰新婦愛我何至是時萬曆三十四年六月七日也初蓮之歸鄭也家人疑其少孤驕穉不任家政蓮能刻苦繡剌率夜分佐鉉學甚力而所為又驚人如此競相嘆羨顧蓮獨自念家無兄弟獨已與女兄皆嫁人無侍母者身為他家婦不得朝夕則間日一歸母家薦枕席取衣褕躬浣洗而後去母病輒供具手調飲食相屬於道必以已繡剌所出者不以煩壻家錢也又為母齋素四年求冥福以報乳哺恩母宿有心疾三十六年三月疾發幾不可為玉蓮禱天減算又減食自以意疾宜用心血治乃剌割心穴血令女童捧出醫家王朝望者求藥和丸丸進而母疾消朝望識其事為之贊曰湧血成鍾和丸事母沈疾浔痊神功有助割股愈姑真誠孝婦表表女英維風萬古里黨聞之集其前後孝行白之官未及表而玉蓮沒矣蓮歸鄭十餘年一身往來姑母間用力用勞無所不至又齋素久

積弱而剌繡不休竟以是天死之日為萬曆辛亥二月六日年僅二十九蓮生而有操知禮明書幼時一語不妄發見其嗣兄如賓客然嘗恨不得為男子每見人談說古忠義節烈事皆以為無難嘗慕其家義姑能立節以全趙氏後竟其所至偉男子莫之先惜也其死也萬曆癸丑春備兵使者呂公聞而表其墓

張貞妾傳

永城張氏者黃鶴樓公妾也年十八公死而雉経以從董子聞而太息或曰過也可以無死董子曰噫是何言歟妻從夫妾從主主亡與亡烈也夫可以無死能死尤烈也何過哉或曰妾徵者也門內從死敬姜病為且綠珠不著於烈女董子曰噫子以徵可無死則國家有事致命者必大臣乎然則遠巡真卿何貴哉夫性忠義者不論大小不能死而諉曰小能死而又格之以義氏之言必背主求

生者可爾古今妓妾至衆而綠珠之名獨存者何
以豈非以死哉然彼有所激假令無激而死將不
著之烈女耶夫張氏則何激矣以予所聞吾鄉黃
純甫父妾東莞尹氏妾皆能不負主者然黃能死
而尹至今在猶處子彼皆性忠義加乎男子者予
故因張氏而併表之以媿夫為人妻與為人臣之
以徼自諉者併以告夫世之大臣

澄源張先生傳

澄源先生者諱某字某江陰青陽里人也其
常有澄源先生者諱某字某江陰青陽里人也其
父玉溪公善醫先生幼
父玉溪公善醫先生幼玉溪公授以醫家言輒了
了玉溪公奇之曰是子也才然蘗此縱朕我亦提
藥囊奏禁方長者前稱
藥囊奏禁方長者前稱秦越人而已安所發吾世
乎使就外傳業制義即
乎使就外傳業制義即善制義十四試縣縣大夫
異之然竟不能得之於督學使者數進數罷嘆曰
吾儒而猶使父醫以食我乎儒效安在則請為里
塾師歲時上其脩脯于玉溪公而焠掌自力久之

天臺耿先生至始補為邑諸生迨食餼廩而四方以皋比請者衆先生私念為人師桐子寄命其家之所以興廢行之所以成敗皆在我柰何不子視之至必挾伯子與俱而時抗之法是時吳俗已淫靡佻達後生少年耳食新奇解脫善逃遁之說自為異即操戈于紫陽氏不顧先生顧謂伯子紫陽氏 高皇帝所以一士習者而悖之且棄所學以鈎時即其行可知每對諸生談古人行誼蒸蒸不厭閒見一二過端徵諷之不悛輒對之泣蓋言未已而其人已愧悔若無所容矣不以夏楚威也伯子嘗言少時同父起卧出與諸同齒坐若賓客蓋生十八年未知少年嫚褻褻事也即館于鴛湖時有室矣每夜未嘗不立床頭語至燭跋乃退其教他子弟率如此王生學淵者舉人利賓子也利賓早卒學淵兄弟纔十二三先生懼其欲初賈易為邪引左右坐踱步必察盖三年而王家兒大變兄弟相次成立至今鴛湖人能言之先生家故貧徒以舌耕拮据俯仰玉溪公又老不復為醫時時逃之

酒先生即以其脩脯付之酒家曰吾父来即飲之又以其餘周其婢若甥歲大祲則迎置之家與妻子分糠覈而食不使其父母有女子憂也玉溪公年老畏寒重帛猶慄先生解縕袍覆之身衣袷強行學舍中及伯子貴而玉溪已沒矣伯子有所進衣履見輒愀然毋樂嫗殞於羹終身不啜羹見輒掩泣性寡欲與范孺人相莊終無二色少年時或紿入青樓先生面發赬赧走出矣平生遇人無賢不肖一飲以和雖橫逆處之恬然終不言其過而終始幽獨持持若履氷再問徐曰覺生平殊無可恨耳其自信如此蓋先生沒十年而邑有俎豆之祀董生曰予嘗守官學宮次第鄉賢夫孝子慈孫之心與清議何不相厭也先生以一布衣浮之何其易歟詩曰誠不以富夫周之瞽宗固生而以道德教人者也師道廢久矣今有人爲子視其弟保身體傳德義無所不盡其心雖古師儒何加焉推而大之成人材厚風俗化成天下可也予師滄江愛崧林先生宅賢其

教行與先生大相顚惜無能表之者先生以伯子而名顯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伯子每與予言先生遺教未嘗不流涕也

書廓惠元歸葬事

廓生惠元者惠之永安人也萬曆己亥以才選入大學未行而父死悲痛如禮與其兄弟廬墓上三年已乃入大學未卒事念京師薪桂資斧易盡難久居則改而南徒步三千里至金陵骨立矣猶約食攻苦僅取充腹同輩招之酒不往或鄙之第應曰吾貧而遠吾母甘肯之不時敢徵逐乎其後歷戶部事未數月而病病且亟且哭哭不浮終事母也持其友林垣陳兆行手曰我即死勿厚斂我我

尚有餘金四十餅為我持歸遺母代吾養言已復哭衆乃大駭生非無金者徒欲節啬以遺母至於自殘其志亦可悲矣生貌弱而有氣篤于人倫其鄉瓊人韓生守一客死金陵鄉人來視者瞠而歸韓生續也悲夫悲夫生之喪費則耀州王太史厚卿之而卢曺吳文企王之機為白部堂得卿又私賻焉予與林垣陳兆行皆有助既斂就木無關矣護其喪歸者其姪憲升周生大經也受其遺金托者車生千康終始其事者黃公淳予為三山董應舉也

先君事畧

先君蓋少而極貧又失父不遂于學念伯氏讀書叔氏幼非我誰當户者遂從人借貸為生経營辛苦十餘年家始有餽食伯氏以是得一意讀書叔氏不幸夭獨與伯居伯之子有酒而狂者數鬧求分異伯數苦之不能禁也先君乃以身所創置田宅上之伯伯嘆曰健犢敗轅柰何遂中分之以授其三子曰此汝叔業汝無溷吾矣三子既得資地各自為家其仲應策者久學無成兄弟獻之先君

又為治飲食鹽米脩脯並諸燈火費慰勉之令卒所業策亦竟為諸生伯既老矣三子皆立男婦多宅舍不能廣也先君又以所余宅地益之自拓祖房旁族人地居焉先君之於兄弟蓋終身無間然也叔祖汝弼之卒也其子貧不克葬先君營域葬之又資助其子使有立從姪詢尚幼未聘先君老且病恐有不諱手數金召至床前予之曰以是資汝聘平生所助諸族之不能婚聘室廬喪葬者甚多客謂先君族其獨不富耶何為獨取義先君曰祖宗生我自宜然且為義亦待人共為耶其趣如此所居地瀕海燬于倭歲奔走無寧日先君曰不城不可居力倡鄉人環其地城焉日者謂是城如珠塘如龍此地其興乎蓋城成而聚者日蕃海警亦息矣先君乃築祠堂鳩族人春秋行事宴會其中延名士修宗譜置祠墓為規以示後人嘗謂不肖應舉范文正公置義田時作何等官對曰參知政事曰今之參政耶對曰否蓋副相也先君笑曰若然豈難吾更十年後當亦能之矣又曰吾且

為平糴法歲以春夏之交出粟於鄉族冬穫而收不加息為負者不追然亦竟無負者先君謂應舉此法成即社倉義田具是矣先君徵時販粟於洪塘時荒甚主者躍其價又抑其糴不使平販者皆爭先君獨否少頃主者誤落一籌衆皆搖手勿言先君呼曰誤一籌矣主者好人好人於是每糴必平不復抑也衆讓先君君貧且歲饑主者刻深低吾糴而君不爭天使之誤君又自言何也先君曰歲饑人從釜底上望粟與之爭必遲且人皆食於天誤而不言所得幾何即一籌能救死耶衆乃皆伏又嘗與衆漁於海歸而網罟湊集衆率鈎人網取其鮭蝦先君罵曰汝取人網乎設人取汝鈎汝若何衆快快曰古板古板竟去之他漁者罾取網自若未食頃賊至矣他漁者走不及或沒其船皆為賊滑聚焚之先君船在上方遥見之謂衆曰汝不聽我今亦為一把火矣衆乃舉手曰從今聽公先君平生所修槁道路以十數又治海堤瘞流殍返遺金焚券解紛攘其事甚衆尤

能忘情于宿怨族子某常不遜先君面數責之即走取野葛荼毒詐不欲生其家跳踉詈罵欲甘心先君衆勸之退未一年其有事仇者滿室欲死先君聞而出乎之私許仇者金曰即聽乃公大善不聽吾在君能得所欲耶仇者聽而某難解又數年某之兄某有難先君亦為居間皆私出金救之不使知也雲竹先生聞之以為此事雖儒者不及謂施德易平氣難也先君亦自恨蚤失業不能成名究所施每督不肖學甚力延師儒館穀之令鄉族子弟皆来學曰吾早歲以貧不能學使鄉族子弟若吾子能一有就吾頴畢矣其家庭燕閒動有教詔一一深切至老不衰其在六十歲前應舉每侍食食已必曰兒仁義未嘗不利六十以後每食必曰兒日用之間無非道也蓋無日不然無食不然不肖耳熟為竟不易他一語此或可窺先君胸中之所存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慈馬太孺人墓誌銘

萬曆丙申十月廿一日不肖孤應舉應讚奉母馬太孺人葬於連之安慶里安定山新兆也於禮宜有銘舉不肖無以求諸當世之顯者懼遏先德重不孝罪且墓與父相遼也不詳所由何以示夫後之為子孫者遂滌泣而誌之於乎吾母生十七年而歸吾父至貧也冬不能具袷絮晨無突烟徒為人傭織治縫雖在乳不得一飧而王母又老矣伯氏又讀書父日負粟連江山中喘汗踵決幾不能

自存乃從人假貸為生久之乃稍饒則父又以所有者推之昆弟矣已又域其叔弼室其宗孤姪德賢族之貧者粟而聘者資也已又祠於族譜於祠塗於田梁於塘堡於鄉構於堂瘞於途及焚券已責不下數十百金蓋皆吾母勸成為已又謂母吾欲云云母則哂曰公豈忘與伯氏劈彭蜞時耶蓋父負時與伯田作苦饑拾一彭蜞而剖食之父曰此吾所以不忘夫與人將漿者嘗渴者也且若亦何以分羹於隣嫗不忍窮乏之叩門當食輟食當飲輟飲不啻自其口出而推以遺之亦為忘傭織治緼時乎夫人見苦為生夜晝分功以有一廛之聚顧多所賑施見苦為生夜晝分功以有一廛之聚顧多所賑施其天性也而尤仁於婢妾善護人短至枕席責義則烈然有丈夫風父壯年嘗從鄉人飲酒不相詩詈而歸母徽知之笑謂父自愛卧矣夜半酒醒力為父言公長者某甲於公尊行柰何從座上語侵之彼未嘗觸公一語也蓋未明而父已攝衣冠謝諸所嘗飲者矣父亦因是節於酒宗有酤而詈者

門焉父從枕上聞之誰倀乃公者母故亂其聲而以他父老譙讓其子對也且紿且慰伺父寢熟則潛出諭詈者曰汝詈而人不應猶詈乎詈者乃去姪誠數有酒過伯氏嘗苦之母數為撫撑不使父聞一日父聞之而怒母輒言公無傷伯氏意以訓敎無素者幸寬之久當自改蓋吾父沒而誠念叔獨苦也姦醉未嘗不呼叔以泣母善處家人內外間多此類母嘗為孤言吾事而父四十餘年惟恐有過端聞於人若慎念哉汝愚汝癡汝母招是非以梧汝父之基又謂謂讀汝其勤家以逸汝兄於學謂舉必無廢先志不肖舉讀書三山十餘年無所成母輒齎裝珍脆纍纍乎相屬也曰兒慎無謂母煩苦豈無賢長者遶汝哉以是具榼酒歡閒質疑義不亦便乎及辛卯之役報至母喜且泣曰孰使汝從縢下受書不憚十年館穀業他子弟於塾以冀汝今不及見之耶父沒孰使汝袖書呫嗶如在父時一不以家為意者非弟也耶勉之唯孝友于兄弟勉圖爾成蓋母雖絶憐愛不肖舉不廢義方

而不虞其子之為萬蔚也於乎敢忘吾母艱劬之自哉母出樂邑嶺南名士馬公克順女永樂時有曰殿元鐸者其宗也母陳氏以嘉靖壬午六月廿日丑時生母母生十餘歲而孤十七歸吾父二十六始有飽食浮女兄一懿又四年粟溢於廩得女兄妃姐又數年乳男子多不育為父納姬王氏時方三十六也其年應舉生又二年應讚生而倭難作竄山谷間又避之三山其後避倭連江歸女於劉明珍又數年歸於君竹任廷柱年五十七為舉娶嶺南名士陳公訒女冬為讚娶本鄉林廸卿女母有婦矣猶晨夜持籌自鹽米凌雜而不厭老也又二年浔長孫鳴珂為歲辛巳父卒而鳴瑋生珂瑋皆讚出年七十見舉舉於鄉七十三而卒卒後一年而讚生璁女孫四一許聘游參伯子東州之子文浚一許聘郭應元子克卿一許聘劉明建子天棟其許三山高誼子獻可者舉出也卒之年為萬曆甲午七月二十五日時蓋從舉徙家于三山云於乎吾母之徙于三山也蓋警于飢

則所出藏疏緫分諸同舍婦及諸臧獲以去若訣然而丐者聞之往往哭諸途也太奶出去吾無所得食矣及沒則又泣曰吾竟無所得食矣是嘗輟其口以餔我者也至有伏地長號者於乎此孰徼之哉宗老又為孤言先王父弘菴擇婦之明往太孺人之兄弘菴公壻也弘菴公往来壻家從樓上望見太孺人方齠謂八姑此誰氏女為我求之以配仲仲即吾父所謂龍泉公世道者也姑曰諾未幾弘菴公病欲見馬氏以瞑太孺人遂歸未一日而公卒矣哭之如成婦盖不就寢者七日夜云其孝如此於乎我子孫可不念哉毋故有壽藏秦川山平園為前後坎歲辛巳孤奠父於後坎矣前坎徼狹與毋柩不相受故別營定安山以奠盖去秦川山十五里而遥定安墳三壙坐甲向庚中奠太孺人旁以待子婦之供養太孺人地下者秦川前坎則以為庶毋王氏百歲之藏盖吾毋生不難以姬事父也且姬無所出附于父庶幾後世不為莽哉於乎分奠非古也而朱子猶為之子自為銘若

表非古也而永叔之鄭國子瞻之同安其文至今在夫周身周棺必欲於誠信而已何必曰五父之衢知母真若子有善而稱不為誣為亦先王之所以教也獨媿孤無朱子之賢與歐蘇之文且顯也則何以揚先德于萬一哉於乎孤舉之不肖成矣十餘年三山讀書歲定省不能三月幸而計偕又輒病以為母憂生不能養又貽之憂沒又無以顯焉豈子也哉畧綴遺事志之石蓋猶蓼莪志也

銘以俟夫後之君子

熊公誌銘

樵綏熊生兆履之父曰雲亭公名高字時仰以好義聞於邑中歲庚寅邑有賤田龜折禾盡稿仆樹無完皮君見而太息出詬長吏民亟矣邑將不可知不腆先世之藏粟可千石願以救荼是時富室囷鹿尚不乏黠者以旱為利日躍其價陽如不欲出者其賢者默默內怯恐以身嘗災自公倡聲從而出粟者踰二十人謝子志尹之父與焉邑遂以不害有司上其事於

朝賜爵一級許樹樸里門

褒顯之其後有齕齞公者邑人嗇嗇為之咳曰熊為義家三費義可為求如絲言公以市義故為世所指目反受瘁也公為人謹厚畏事有信造次要言纔出口後雖利若丘陵不易有索而求雖非理必曲意奉之如棄諸壑嘗謂人有貸以藩身也吾寧能兩手據地自白於貴人前令聆聆戕哉至親戚蒙難或為仇所魚肉人莫敢視公獨奮身往調護卒脫之無所避人以此益多公公叔友晟三歲孤癈也公受命於父割腴田殖立之沒又捐所自卜地域為卜者曰吉且近祖曰此吾父手足猶之域也令浔地下相從游其有以對何擇為其內行修美如此公父某號月洲其先蓋楚人後不知何自而徙于綏六七世皆獨傳以故居積不耗至公獨以義耗其半晚獨有意二子嚴督之每有高賢至輒曲躬迓入稚擊投轄上柸酒客前謝曰某老不敢涸客顧有以教吾子又曰二子禎祺謹受教毋自棄二子今皆為國子生矣予所識者祺也祺即兆履予笑謂祺卜大夫所捐乃牧畜之餘至使

人主布告天下爵闕內外庶拜御史大夫所浔過當
君父乃僅浔一爵又不免於求多者無已豈不為
洊僻統哉祺亦笑父本無意聞不能如式走數千
里上書中人主而持其心挈挈不已也公生　年
月　日卒　年　月　日配　氏以　年
月　日卜葬　山二子請銘銘曰

人有心惜釜鼓山澤之中藏朽腐子孫不食名為
虜雖有千箱不如糞土嗟爾一夫聞於人主下地
若堂上若斧饑民過之淚如雨隆隆之天為之聚

盧少騰誌銘

自予得事司理公而宮墻之役就鳴呼少騰今已矣四亭翼翼其誰之
力予忍使之泯泯也矧有其兄新寧侯之命侯之
言曰吾弟賢弟也自少時已了了吾祖蓋屬意為
謂其乃翁結髮受書不浔一當幸若有端緒恨不
及教而弟老也其後吾祖沒數年而某始第弟亦
自知讀書補弟子員矣屢蹭塲屋然其志不欲居
人下與人言若含石自予年好往來吾土者不

之矣人或欲弟有所請事弟搖手不往也曰吾不能為貴介弟藉兄以為利其操如此今幸浮見察於先生卒事宮墻死矣又無子先生嘗哀憐之寧無能不朽其遺骨乎哉嘻是吾念也吾猶憶初議宮墻時數擇諸生事事然竟無肯任督者其後蘇汝載以少騰見慨然任之汝載初非不知少騰持義不阿趨然勢利之外無負宮墻役也自少騰始事至死凡七閱月竣四亭一衖而少騰死人皆惜之悲夫少騰之死於宮墻也少騰名龍霄南海西樵人為郡諸生其先徙自保昌數傳而大父樵宗公困於儒父贈君始為博士至其兄雲龍始成癸未進士宰新寧少騰其仲者也季弟龍霙亦邑諸生少騰無子女一許配儐鄧佩之子其妻則未亡人程也少騰生嘉靖庚申九月　日死於萬曆辛丑五月九日也年僅四十二以某月某日葬于西樵杉木坑之原是其兄所預為藏者悲夫或言少騰營督宮墻功意俱美於法得為以死勤事故為之銘銘曰

廓廓聖道誰其由突突聖宮誰其鳩我聞有命誰
造與謀成我者子耶銘子者我耶於乎已矣一日
千秋

鄭孺環潘孺人合葬誌銘

吾鄉先正名德少司寇恭介公環浦鄭先生有賢
子曰孺環君名應曉字昌升新寧陽夏人也其事
恭介公迎取志意徽密推之言動辭受取予細極
一介不敢絲毫媿負家雖困與其配潘孺人親操
作井臼汎掃治蔬以供朝夕客至親供茶飲食將
徹祗祗翼翼絶無倦色嘉靖丁巳戊午之間倭變
作縉紳家多避省城恭介以貧故獨與子婦竄桃
坑芹嶺間幾為賊滑最後乃渡馬江入省見賊從

月影中飛槳捉人怛無人色恭介梯而登城轉徙
困憊卧病逆旅中擁褐如此說者謂恭介如千仞雪山拔出天際雖婦
人孺子走卒無不仰嘆亦賴孺環有以成之孺環
初歸退省改為今號示不忘父也其為諸生時學
使者毀剥紫陽以陽明學倡士須其書人各一帙
孺環謝不領曰此吾父總憲時所論駁欲罷其祀
者其教家嚴於釋子取旁圃棗苗長尺許
植圃中詰而問之此宜孰與汝乎對曰自取立責還
植故處毋汙吾圃其為南宮簿委署太常職祀典
前此者有所染指孺環事事精心洗潔嘗謂予往
祭丁日假寐廟中聞車聲璘璘若仲子路来者然
則聖賢靈爽何往不赫乎是時相國李公為吏部
大知君每語人曰吾見鄭君如不見麟而見其趾
也親為脩葺垣宇而去其後出判南宰奉委督鹺
運於東粤其法如官市率用母錢三萬八千餘兩

羊子錢佐西省費適予教授廣州學學舍東隣提舉司見鬻人呼舞出問之曰此番兌價用原封不動我一錢也提舉胡某者亦言舊例督運官私市鹽附船償往来費鄭公自裹飯来乎獨不爾何也其後颶風作沒鹽三千金即請鹽道往按核浮船人及押官總甲所私市幾二千金補還獨缺制臺贖鍰千金耳孺璟為衆祈免立浮報可孺璟笑曰若如舊例能使衆聽我償乎且何辭以白制臺其他署州邑郡符多善政當道深知之未幾擢桂林

司馬矣以守朗寧日調軍興勞瘁浮手顫疾遂致其事歸歸六年萬曆己酉二月廿日卒于家年七十二君為人忠信孝謹温温有介辨出自天性又少承嚴訓年十六從諸生侍恭介講業岱陽獻疑扶隱無所不研極故其趨獨正而學問議論往往破的所著有隣佛論主敬說儒窺集識字萬一雲涵集又善大書草書筋骨遒勁絶似其父不可辨或丐署恭介號為重孺璟卒不敢也其配潘孺人為三溪潘世朝女其母林廉訪西樵公女也出腹

温厚歸鄭能力貧賢孝聞于中外其卒也以劬家瘁其時為萬曆丙申四月十八日蓋先孺環十四年往矣有子曰鄭國基為監生將以某月日奉孺環藩孺人葵于恭介公墓來請予銘銘曰易有言意承考雖有三牲不如水藻玉雪流末難保麟山之陽雲浩浩中有正人宅完其寶誰為之承吾銘之

標子道

林宜人墓誌銘

水部大夫蔣君以歲之壬寅奉母黃太宜人歸養予来自廣州與大夫之子孝廉君遊私問之故大夫資望深旦夕擁符節鎮方州胡為遽有此請孝廉君曰吾母林宜人以太宜人春秋高邸中雖好不如故鄉時有隣嫗族里親戚往来譚說易以悅暢其志意也吾父深然之以為誠浔太宜人懽歸益健何必方州故有此請于是南中士大夫皆以大夫為孝大夫歸五年而太宜人果益健善飯顏

色澤好林宜人不幸卒孝廉君仰天泣曰嗟夫吾母之歸也蓋以太宜人孰知吾母之不能終侍太宜人也於是備狀宜人閫行屬予銘予讀詩至古勞臣淑婦如四牡之駟駟不忘將母汝墳之賴尾而以父母孔邇為幸彼其劬勞王事廢離庭闈上且有如燬之患其情誠宜有惻然者大夫優遊卿著與林宜人奉母邸中左右就養無賴尾之勞如燬之慮以介乎其心又有旦夕光顯之業馳驅周道有力於王室以為太宜人榮於人情宜亦可以不歸乃能探徵悅志脫屣人榮夫婦相勸以自致其天倫之樂使周臣子見之且自悔其翩雖之咏失於不早而汝墳大夫妻所謂能憫君子之勞而勉以正者未必不以宜人所處之幸為能無所不用其情也宜人事太宜人於邸中思以隣嫗宗戚往来悅暢其志意贊助大夫割朝夕顯榮而猶為之則其平生所以事太宜人益可知矣予聞諸里人蔣氏世多內德黃太宜人雖婦人能自必其子之貴不挫於貧其識有丈夫所不及者林宜人

徒以勤儉柔婉恭順得其懽其處陳姬惠臧獲莊事大夫而贊相其嫩德若列於詩皆可歌詠予猶以是數者世或一二有之至欲以隣姬族里親戚曲中太宜人懽恐非純孝者不能也予故特表而詳爲亦以風世之爲父爲子者宜人生嘉靖壬子五月四日卒萬曆丙午四月十日浔年五十五以大夫永嘉考績封孺人又以大夫郎工部時逢東宮覃恩封宜人兩膺恩命亦榮矣其子爲孝廉君奕芳其父爲處士公継傑傑蓋唐水部林慎思先

生後也宜人幼時從母劉避倭爲賊所及賊欲兵劉宜人挽衣號泣身翼於蔽母賊衷而捨之處士公以此奇愛宜人爲擇壻得大夫知其必貴自請之贈公贈公以貧辭處士公固欲予女自以羞醪往成禮里人以處士公之知壻與黃太宜人之知子識皆不凡然而宜人於蔣氏不負矣銘曰

謂女孺耶脫母於劍鋋畏于其家厥順以章備德而善祥翟茀煌煌有鳳一雛厥聲孔陽吁嗟乎宜人其歸也以姑其沒也鄉我銘其不亡

沈無回母孫孺人墓誌銘

武林孝廉沈無回使走二千里至閩為其母孫孺人乞銘於董生其言甚悲董生曰無回庶出也其喪孫孺人若不能一日生何哉及讀胡君狀與無回所以叙述母德者至以樛木江沱諸詩為不足異嗟乎此無回所以痛摧袞慕於孺人也夫二南之際非和氣薰蒸時耶然而江沱嘯歌乃浔之悔悟之後小星雖賢猶援命自制而不能無不同之感彼被服太和者而若是況在後世哉甚矣女德

之難也獨樛木君子志在進賢鼓舞愉懌上不見悔悟之端下亦無不同德而不得直目之以樂只則非特如世之不妬而已無回直以是為其母之常孰知先王薰蒸之化僅亦止此哉按狀孺人歸江烟沈公時值家中落顧陸二姥皆篤老孺人僅煬一竈食顧于床食陸于堂已乃食其二季乃饘江烟公往往日午不浔饕也可謂艱難困苦之極矣其後家稍起孺人年僅二十九耳即為江烟公置姬姚絶無步濡忍者且時時懈藉姚不啻肉骨惟恐其神之不怡生不滋也嗚呼何其遠哉及姚有孝廉公孺人僅一女慧且孝絶愛之矣然終不以敵弟嘗為女市寶珥無回方匍匐地上孺人取一精絶者緘之指謂曰藏是以聘婦獨以其副者與女也其明於大義善自割又如此無回自免乳至就婚夕始離孺人懷人亦莫辨其所自出孺人於姚盛年而進之終世不異宰席煦煦愉愉若不知其為貳者設江沱小星遇之安事嘯歌且不必以命為解矣非其性之

樂只能如是乎孺人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浔年八十有四不可謂非壽無回終以為未慊自以孺人之德直可追配樛木樊木之福履將綏見於詩詠孺人獨以末疾老也且不能如顧如陸之浸及百齡故以是為憾耳然雖然有一無回如其壽如壽董生曰予之知無回蓋在萬曆乙巳丙午間是時　朝廷以士大夫廉恥之不立始于孝廉宜詧其賢不肖之尤者而無回遂以方潔有孝行聞其舉於鄉也衆翕翕望第無回獨不肯計偕曰吾父未葬也以此為人所稱予心重之亦意非有賢母趋出世俗見者不能遂其志今乃知孺人云胡君又狀孺人家法甚整武林家侯佛優尼蹇途無敢一窺孺人門兩湖春熙瑶佩雜遝無回將脩板輿之娛孺人搡首無以老人開後来侈端嗚呼此其說豈丈夫所及哉則其歡然於嫡庶子母之際毋惑也遂為之銘銘曰

女無美惡入宮見猜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嗚呼彼何為其然從古已如此廓廓孺人視姬如已愉

愉愉懌懌以有而子是為德淵是為福始嗚呼閨孺人之風者亦可媲已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慰貞誌

萬曆己酉夏五月延建水大出漂尸蔽江衣流觸盡解婬玉瘞其四其一手掩其一女也年可十四五一手掩目一手掩其户若不欲人見者予聞其事異之歸而為之改葬于蓮峰之石城山墓東向其日庚戌又三月七日也自王教失綴佩衿結之制不講於閨庭生而捐耻者有之況死乎又況江河流轉時乎而女如是抵死而能脩耻者也非其操閒值者然乎使女不遭此幸而成婦且必淑必貞又幸

而為男子且必忠必義不辱國矣吾為男子婦為
故奠而誄之曰慇貞慇言災貞言操也銘曰
女有知耶形僵僵女無知耶女之廉恥雖玄冥之
暴不能喪浩刼不能戕吾為女傷吾悲女良吾以
知君形者之為大而天地之所不亡不然娥何以
抱屍而出女何以自掩而逃日月之光女其乘天
漢而偕翔者耶蓮山嵲嵲姑藏女骨誰為銘者丈
夫而怍

序外祖馬公世次

某外祖克順公嶺南馬氏名士也舅氏弗嗣先安
人時痛焉歲時薦奠之禮托于四世舅肖岡先生
先生一子志騰無可別奉吾外祖祀者志騰幸有
三子孔鍾孔豎孔泰豎孔泰別有嗣外祖一脉宜以泰
承某初第置祭田一畝畀志騰弟以供吾外祖蒸
嘗既有年矣今泰既成立則所置之田宜泰掌管
鍾與豎不得而有焉嗚呼馬氏自清叟公兄弟蟬
聯科第六房競奕五世而得狀元齊聲為吾郡開

先何其盛也吾外祖乃自彥功公而上為谷忠公
谷忠上為環源夫清叟子也谷忠實伯英
公次子清叟弟用叟之曾孫出以嗣環者谷忠生
彥功彥功生康常康常生叔遲叔遲生綱吾外祖則叔
遲公孫士盈公子也與弟克盛皆一世而斬惟叔
綱傳士才士才傳克英克英子為肖岡先生至騰
弟四世單傳亦危矣今乃有三孫逆三世而上監
承克盛而泰承吾外祖也易由始而漸剝剝而復
碩果不食乃見天心而大生廣生於是為始接木
實必大而加蕃為物理之常也今天將復興馬氏
乎某幼受業於肖岡先生為秀才時先生命叙次
世系且曰甥將以文顯其母讓故因外祖蒸嘗之
托于泰而併及之外祖墳在蘿山祭田在佛厝頭
三角坵丈計一畝某無腆未能大修吾外祖之祀
以待乎他日

山東都運使司運同葉公志卿墓誌銘

古之為交者不至乎利祿而其情見于生死之際嗟乎吾友葉志卿之賢其教烏程令程鄉守永康丞衢州歷官二十餘年廉勤公慎孜孜于生人所至有立其功德在士若民若軍者蓋不可勝數竟轉山東醴丞以卒其生也予方為吏部不能薦志卿亦無一言之及其卒也獨呼其僕口授訣訣予若以予真可生死托者豈非所見者大非復世之以利祿為悅者比耶嗚呼予安忍不銘吾志卿而

取其事之焯焯灼者以傳其小者固不暇及爲志鄉之教烏程也豪以儁起募與諸生爲難糸不可解一邑諸生盡出不能勝有司欲甘心諸生浔志鄉一一昭雪解矣豪猶畜餘毒中其所難者之兄弟阨其入試路志鄉一夜十往請于郡浔以其名上學使者又力白于使者使者難曰若謂此生必捷乎曰必捷既入棘院捷矣並志鄉素所許三四君皆捷矣於是學使者大奇志鄉鑒識而豪固剌骨志鄉其他守宮墻以自翼蔽士多此類其在程鄉俗狠多盜賊田賦不均又礦稅使交爲毒志鄉至則均其田使與賦相浔其賦法置櫃于庭使里正千力爭浔半減又力除瘦馬紅烏賊二害瘦馬者民有族之癃老篤疾人往往推以爲鬬鋒急則令服毒或賂其子若弟殺之以誣仇隨而劫其産立盡乃白官官因爲利骨露野不恤志鄉大感之出教有市瘦馬者以子弟殺父兄論又令民掘毒草以抵贖於是草幾盡而瘦馬之俗亦改紅烏賊者

豪惡人誘膏梁子博破其家挾入山中為盜使不
得還甚且闌庫金殺長吏如癸未所為者志卿於
民甚慈獨嚴察此輩重法之博亦浸衰而程俗一
變矣其後除逋逃孳息君爵君爵嘯綠石坑鈎連韓
莆二都銅鐵二關謀乘令謁府從上游舟逆之因
以搖程鄉邑中大震晝閉門志卿乃從陸歸開門
視事如故陰遣人誘出殺之餘黨悉解散當是時
使志卿稍張皇賊知深淺益變煽不可知矣其以
程鄉轉守永康也則故所難諸生豪實有力以永

康毒瘴地且因思同亂新設名為州而無城郭屋
宇謂足以難志卿志卿嘆曰此烏足難哉挈妻
子從數蒼頭至其所則民居不及五百白茅塞路
官署僅土室三楹家人晚不得食枕藉地上次日
召胥皂問皆愕不能對於是請公帑七百金築城
垣建學宮公府吏廨社學廳館諸役並興志卿方
巾布袍屬民巡工方患瘧家之人相踵病瀕死至
不能舉火而志卿不以懈時時出酒錢勞來民大
懽趨蓋暮而始就建聖廟之日祥雲見於殿梁志

卿舉酒祝曰吾閩在漢時亦侏儒今其何如安知百年後不有名公鉅儒生于此地乎顧土人不識字無可教者遂收客游人入籍就試滑士三十人又請設學篆滑兩院奏報可而永康始為永康矣志卿益自喜嘆字其民戒火葬錮鉛井相耕歛使民知有生四方聞之麕至且千餘家是時志卿亦以餉思明功受賜金矣豪之所欲難志卿者志卿乃如此然志卿亦以勞觸瘴滑消損病竟以是卒要之後世言永康者必志卿也於志卿何負哉志卿在衢事不滑專主而專職戎故時月餉錢發其將給散下至胥役皆有例將又餘之往往不滑如其數將且以汰兵為名有所利志卿知其弊條革之每給餉直呼軍士至以縣所解銀原封給之令自分往往滑贏軍兵大感又不聽數汰兵曰兵不慎選而輒汰何也汰且為盜則令分布沿江上下視望護船察盜賊兵益効力獲宿盜為多十郡之操舟上計也富者以賂免率鳴屈于藩司獨衢無有問之則以志卿搜定應役者滑其實不以富免

也右伯寶公常言衢州好清軍官十郡皆如此吾復何憂寶介絶不輕許可人也其條免盤詰鹽之過衢者曰商至太末盤者數矣寘無遺奸無遺而又盤之以餌其例金于法不可鹽使者直其言罷免之而因以知志卿志卿為人温温祥厚與其僚處善讓久滋益恭監司亦多敬之每郡符缺以屬志卿輒苦辭邑符屬之乃不得已而往往皆大得其民大率錢糧里正自秤自解訟獄疎解寛和小心如程鄉時予嘗過龍游常山間民稱志卿不絶口監司堵公亦謂予古人言清慎勤三字葉兼之矣而加一焉曰謙蓋實録也志卿所至士民皆有祠所去皆涕泣衷糧追送踰界乃止衢祠作於志卿既歸後以乙卯十二月二十七日迎主入祠軍士羅拜若有生動而志卿即以是日卒異哉志卿生嘉靖甲寅十月初一日寅時距卒得年六十二焉其生也蓋有神授母李太宜人實見於夢幼時數阨僕不能死也父桓贈奉政大夫桓父澣逊數傳而止為孟明公詔詔與陳編脩全善宋南渡

有賀有夢鼎與考亭文公游考亭額其堂為龍門堂墨跡在焉夢鼎上有洗馬元雍其以唐大中二年卜長樂沙逕者為開定公重其鼻祖也妻李氏封宜人子有祿有祺祺側室宣出女六志卿內行孝謹敦睦其事父母厚兄弟居食婚娶諸姪皆人所難為者諸生時家有殺牛者諭之不止則貸數金與之其人愧而改業其曲于成人如此平生于人無甚異遇事曲折有情至理所不可徃徃不能奪雖留滯於官終不以滑失升沉為意雖予來嘗聞其言及官也予所以重志卿者在此志卿名時敏號脩自官至朝列大夫其歸也以侍母太宜人於家兩月而卒以月日葬于所居前眠犀山太宜人年九十六猶健可慰志卿于地下矣銘曰

為士投荒碑于宮墻阨公者死公名起起為母棄官兩月之懽有子事母即安地下嗚呼脩自惟其道之無訛我銘其丘

周章甫生母吳氏誌銘

萬曆丙辰六月周章甫之生母吳卒同盟奔弔章甫與二弟斬衰擗踊號絶持通喪之禮甚力或以嫡母蔡宜人在為嬤雖予亦疑之章甫泣曰是禮也蓋出　高皇帝孝慈録録作於洪武七年　高后尚在也而不以奪　皇妃之子之衰夔敢忘所自生且夔浮請於母宜人矣母宜人語夔恣汝所欲自致勿以吾嬤語諸兄而無忘吳之功汝櫛汝浣汝飲食服勤汝家其厚為之禮而終之夔乃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此也不然使嫡庶子母兄弟之間微有介介或貌許而心不歆夔安所逃罪夔之今日亦何容易不一布之耳目則何以哀世之子如夔者且世亦安知吾母賢予聞其言而悲之問母德爲童甫曰父守達州生而連生二弟在吾側無絲毫譴負自我浔而母操作米鹽脯醢賓客治具諸凌雜不煩而辦又能爲我節其出入施予必咨以覆勞而弗專老而攝不敢懈有汝兄弟不敢改其初吾猶記汝父舉汝時祖母詒書而父天報汝孝以此子父讀而大歡謂是兒浔當於吾母矣而母無幾微色見祖母性嚴亍嘗夜呼而母而母方持絍炬翌我下樓不浔赴祖母痛杖之終不自明吾至今痛爲痛其爲我杖也蓋宜人之所以稱母吳者如此夔不敢餘夔但見母宜人言及必泣而已嗟夫世所艷美賢嫡庶間無如江汜小星然惟其有實命不猶之心能止乎其分故夫人嘯歌焉今觀母吳所

以事蔡者可謂淑慎小心矣其念之也宜雖然生而嘯歌孰與死而追泣又孰與使其子浔致其哀而不以壓之為有以寵其終也吾併以知蔡德矣然非幸生　聖時曠然以慈孝通人子之至情即章甫能自致如是耶是又章甫所宜深念者也章甫名之夔弟名之龍之鳳以　月　日　祔母吳同知先母吳一年卒其子孫姻婚世次前誌詳焉

母生隆慶丁卯二月十八日辰時卒于今年六月十二午時享年五十其父為順昌吳新全母廖也以俠予女於其友張友梅張以歸周昔絡秀以家救委身安東將軍遂生伯仁仲智兄弟母吳近之矣周庶氏之多奇如此銘曰

澤有蘭其香越爰成我所無違闕從主于隧子則然浔禮以終嘯豐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故司城吳君暨周孺人合葬誌銘

吾友吳伯孚之仲曰司城吳君當予為孝廉時賈長安中意甚得後十九年予入為銓曹見公以貲郎久次當滯官月月持牒詣主者陳說竟不能滯予目主簿吏何以獨淹吳生應曰此為併行視其闕惟主者所欲取主者有常居則以次漸及無常居則奔於所急是以淹也予為之歎此地固天下衝柰何無定法以意為政淹者固不獨一吳生矣是時伯孚在閩不以仲故望予知事權非我操也

未幾予歸而君始選壯城兵馬司副指揮人謂兵馬事猥雜多與中閹相關涉不浮自伸縮且直指使者歲四易衆姑難婦吳生固善賈能善吏耶而君愈益自克濯濯用氣奮瑞有殺人焚其屍者攝以治予是聲跡大起諸御史遞奬薦之人又謂吳生竟善吏耶任職纔數月已能如此浸假歲閱當何如乎未幾君遽卒人多痛之伯孚曰吾仲自少沈審其賈游以予兄弟故在都下能急人困不難破數十金救治其子師牧里椽之骨於京師幸浮一官足酬其志能不死董子曰諾遂次其生卒行事而誌之君生嘉靖辛酉卒于萬曆癸丑十一月二十七日浮年五十有三以其年其月其日葬于永福里龍溪山祔君葬者前室周氏與余憲周公女孫也賢而能家先君二十年卒妾施都下人玉田尉女子文珠文玲珠周出也女適州別駕林守卞子與玲皆施出君族于福唐為右世多顯者其父愛軒公

以賈雄邑中兄弟子孫多饒益益興于文事爛然秀出而鳴于時者相望君脩父業因以發其身有銘名視夫窮巷詩書業項至老者竟何如也銘曰離跂以為名溪刻以為生喘息踵決卒世而無成不見吳司城有美者纓馳驟乎王京而以干揫鳴不登于年而載其羸鳴呼吳司城

周恭人誌銘

萬曆戊午暢月董子致廷尉丞歸轍且南矣同年何子充符過而搆顙曰吾子行有日吾母周恭人奠有日敢以大事請遂手出狀淚承睫言嗌口曰吾同母男女兄弟五惟我也母恭人親乳之以吾祖少參公徵夢命謹視也母恭人又病弱時時失乳乞乳于叔母俞孺人孺人不以女間姪以吾母賢而睦也吾六七歲時母方娠負我行且躓折其齒丸歲吾父病幾殆母恭勸攝生于蕭寺身率子女

如素禱令我朝夕之寺娛父前寬其意如是者三
年而父愈我之李于襄陽也實奉母往楊帆楚江
明月中山影激躍船窗簫鼓而過剌剌有聲吾跪
奉一觴母喜曰此佳景吾生平未見此非　上賜
乎兒其勿忘至楚瑞錨觸酸正張吾以法持之母曰是
必禍促歌歸歸五月而　逮命至時庚子三月也
母恭人仰天哭懼我死杖下已聞無恙手書戒我
獄中少飲酒莫動氣吾謹識爲賴　上寬仁甲辰
赦歸母恭人見我笑且泣問我同繫有死者乎我

以某某對又泣又喜我浮全也居九年而吾步
黎府君即世十一年母繼之年纔六十四萬曆甲
寅八月朔卒辰也嗟夫吾自落地至今所博母一
笑者惟在楚江明月中耳其他乳哺之苦拮据之
艱憂痛悲思之情不知費母幾許淚哉參義之
作剌于我心矣柳吾聞諸吾父恭人之幼也以知
書嫻禮愛于其父孝廉公不以男易其歸也無粧
具能使太姑衰姑恭人孫視如百兩能使二叔如
敬之不敢以外家富貴驕其從父于官也閫內井

井儉而共慈而惠父卒予產視庶弟椓如無以異于我與樑如也視顧氏庶妹無以異于鄭氏姊金氏顧氏妹也鴝鵒均平豈恭人過哉言未卒予曰且止無多談子知子今日所以全乎曰 上恩也天也有見無罪之心則氣必動氣動則終日慾尤如鳥觸籠而悲鳴死矣且氣動則言勃人浮而乘之自古忠臣以怨懟蒙戮往往而是酒能發氣者也故少飲酒莫動氣六字是子浮全之本也賢哉恭人明于臣子義矣雖偉識男子莫之及何論他嫩何子曰子誠知吾母棟如死不朽矣何子父參議公湛之官如其祖叔淳之為御史何子又以杭瑞被逮三世發聞于吳中恭人參議公正配也子三孫七曾孫之見者一女四皆遠貴門方山之陽有堂隆然坐而面 者恭人藏也去參議公墳里許 年 月 日則即安之期銘曰坤道順成臣道艱貞氣一用事逐亡其正故婦或乘

其夫而臣以君為名吁嗟乎恭人何為德之令而
勉子之明吾銘以揭之豈但為女婦之程

崇相集 卷之四 七八

封承德郎肖坡公繼室陳安人合葬銘

封承德郎肖坡公予向所謂抱恬耽寂不以父子
顯者也父石坡方伯子雲閒守徵父向與予同事
尸部公為石坡子人不知有貴父為徵父父人不
知有貴子且身為名茂才文行出衆而退然自藏
方伯所治之故人至則避之年四十七謝其衣冠
曰吾不欲見貴人也徵甫既第即逃出之郊曰吾
不可以子見貴人也松桁槐柳之間立一亭曰晚
芳秧平皐面方塘怡然自樂里父見則見里父請

崇相集 卷之四 七九

三、四七

則徙郡邑干旌至則使人逆謝其以鄉大賓請則固辭要二十年虛左不往也其恬尚如此故予極稱之其卒也予走三百里弔爲非獨爲徵父也以世之挾其父兄子弟之勢而舞于車上者不少如公固可風也公諱以蓀字君晉泉之惠安上田霞層里人也其先徙自榭內村三世生方伯公應禎以才望藩粵東年纔四十餘公爲長子弱冠當戶出入中度無侈習其後分產諸弟諸弟咸喜無後言母洪太夫人中歲患噉也公輒減食禱禱輒瘳人以爲誠孝晚居郊外日入侍子舍不以其子弟朝夕母側寬其念也初封承德郎時母夫人九十餘矣公服袍笏叩頭謝恩畢與其弟宗坡公皤然二老率外內孫曾百餘羅拜堦下更爲壽里黨榮之平生至儉朴獨喜于爲義性靜嘿不以聲氣加人有以事質成者片言立決于學無所不窺最善易時爲里父談決休咎輒奇中徵甫之起守松江也以公老不欲行公義責之曰外官罕有自田閭起者此　主上特恩敢不疾赴且而王母尚

健勉效忠力為老人懽蓋徵甫行數月而公不起也平之日為萬曆丁巳 月 日 時浔年七十三以 年 月 日葬于御坑之原坐甲揖庚祔葬者為慈淑陳安人公繼配也元配淑慎黃安人孟卒公從崎嶇兵燹中葬之洛陽北石船鄉矣慈祀安人父陳躬奎侍御靖隱公後與公同里而以安人歸年纔十四佐公治家井井二十四勸公納姬陳生徵父與毓序甚愛之徵甫常言吾幼患瘖徵毋不能全也卒年四十八與黃安人皆以徵甫貴贈生徵父者封安人少弟祈楊出孫則允哲允廸徵父名毓慶為雲閒守與予最善嗚呼公雖不以父子顯然欲勿顯浔乎銘曰吾常過霞曾之里登高山而望海有大舟焉無物可盈載不加重不載不輕惟厚力而廣容故可以歷溟渤浮天池忽如沼沚之廻瀠夫處世亦若此而已矣彼芥舟于堂坳風未至而輒傾嗚呼公世厥聲

原易先生傳

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爲
得剛孟子以剛大之氣生于集義集義則心慊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非慾之謂耶故剛必集義
義必生心今之世有幾是者乎則吾以原易先生
當之原易先生者海陽林塘里人也姓范氏名涞
幼有志識年十一從其中表過魯憬然欲爲聖賢
歸學于汪思舟氏以實踐爲事尋下學上達之旨
嘉靖十四年書約山有女來奔拒爲居親喪極孝既第起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城令有奇政銓部擬授給事中會元宰遣子以
邊一家剌編結諸選者獨先生以職名往久曰得無
褊其意乎先生曰固也吾守吾義以此出為南刑
曹轉南户曹與禮部議班次必如制乃已有倡為
元宰禱者閉門拒之曰禮惟為君禱是時元宰勢
可震人者太宰楊公奉其百歲母夫人遊桃花嶺
群為詩頌之先生獨否或曰太宰非知子者乎曰
然惟其知是以不敢其嚴正如此出守南昌正已
率屬敦教興功治行為天下最轉驛傳道有巡鹽
御史枉道苛于驛擾法劾奏反為江西撫按所劾
疏下兵部都察院議兵部都察院奏罰御史俸而
調先生以謝之 特上
者始咋舌後猶欲修郤以中之公論大譁當是時
范先生強直之名聞天下他省乘傳者亦惕惕以
御史為戒驛遞為稍清然徼 上聖明幾不免矣
先生亦竟以是去職去三年起杭嚴道轉參蜀政
又轉廉訪兼海道于浙遂轉右轄轉閩左轄每轉
輒苦辭不得已而後就就即多所釐餘至閩稅璫

午瓜煦煦各邑苦之先生議各邑包稅總解布政司轉予當使不浮搖毒瑠斃斷不浮發有白布政司前市屋侵蝕七福井致火災及侵填河岸者並豪有力人人莫敢言雖號為風裁者議及輒格先生立發官帑刻日拆砌廓然大通自是火災不作者十餘年而衣冠亦一盛在南城修攺縣治在南昌濠西湖跡九津是年浮傷四十八人在閩浙並有興作皆取諸贖鍰羨贏分毫有籍盡為地方用然所作並有關係不苟為事功也所至白寃振罷

掩骼骼立童程興教化表忠烈旌節義禮先賢親與諸生講說反証心身習射行禮考古正樂雖騙外丹眯惑縉紳士民奔趨如風先生歎因行約潛宗悍卒亦皆感服有妖號胡清虛者挾婦女講內捕之其夜逆遁不知所往先生仕不隱年覲不俟覿法不狥人澤不遺寡舉不失賢嘗以南昌守入公論大忤又跡請捐長河漁課葉民並浮 肯永差民利監司以後輒跡乞休每歸必致力七族祠

誤家規宗塋及先民文獻與其師汪思舟遺教創
祠置田假則會各邑講學訓廸後進言言着實其
他拳拳行忠孝仁敬大節日月征邁嗛嗛若不足所
謂集義慊心至老而不已者耶平生精神畢萃于
學每言中庸率性謂道後儒任意發出止是率氣
不是率性至哉言乎洞千集襲之原矣蓋義出于
性慾出于氣借義以為名其流毒于賊物差之毫
釐謬以千里今之為副者視先生愧死矣卒年八
十一天下惜之

十如居士吳公傳

海陽十如居士吳公用卿少而儒壯而僊不得已
而仕仕未久而掛冠歸于三乘以老當其儒不遂
日與黃冠游求辟穀長生徘徑走武當露宿巖下
經月不出庶幾遇其人將謂飛昇幾日耳會太父
病促歸惘然若失已乃入太學受大官署出判山
東酸司不染一介又精奇門八陣六花諸法當事
以屬國有事大器重之往往徵令赦要囚多所平反
旁及巡河典軍皆辦人謂公意在出世無欲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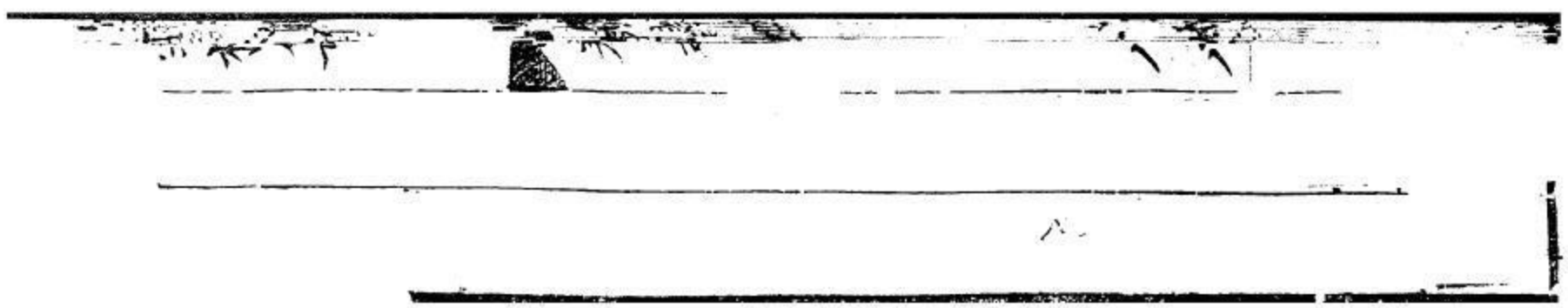
性安滑于軍旅玄機刑法河役皆若素習如此乎
禾幾權判烏蒙河東民竈商士無老少傾野追送
在泣下者公亦歆用其所未足歸治烏蒙裝邑侯
祝無功笑謂公君志煙霞烏蒙豈烟霞地耶公憬
然拜教遂掛冠轉求無生法忍斷葷酒出所愛妾
築室長干東山中日究心三藏十二部凡几危坐
久之走白門叅李禿翁走虎林叅蓮老送難豎義
之而出者自後十餘年遂為居無事人癸丑結夏
閉關習止觀未半期瘡發于背大如盆其子含章
泣請醫療但言此是定業智者大師言禪定失其
方便必發為癰疽今果然耶然我此時正有方便
毋苦也病篤含章請遺命熟視徽笑出世法無可
言世法不待言兒等安和委順足矣天下事都空
也侍者真敏請問居士念佛數十年此時還念否
曰否也然則觀西方乎觀想亦非將柰何曰當下
當下柰何曰隨遂瞑公海陽商山人諱繼勛蓋宋
文肅公徽之後平生木質寬簡篤于人倫幼失父

母極孝尊長撻之不怒其于一切勢利淡如也又好施予家產破十餘萬以不檢校多失負至窘歸幾不能舉其筋舍壻方十五出視諸耗纔得十之一公亦不問董生曰異哉吳公吾幾亦以命之儒且仙且吏且佛一入一出如火鍛金不淨不止其根器固然耶脩然去來與割數十萬不問同隨之時義大矣哉舍壻言公在河東有雉祥祥在舍壻矣

孝烈石氏傳

曾克明言亡友石可穀妹謹姐死節事甚奇蓋不縊不及不自戕忍死待兔身長吁而卒此哀痛之極神內絕而從之死之尤烈者也先是謹姐歸古梘陳洪陽洪陽驕子時忤觸其父若母謹姐諫不聽則泣諫泣諫不悛則操刀謂洪陽吾不能為不孝婦寧其死也遂自剄流血被地家人奔救之絕而復蘇洪陽自是稍悔逾年而洪陽病亟謹姐祈身彌月矣夜籲天願代死洪陽謂謹姐若無死

吾有遺于而腹男也名曰觀行蓋取父沒之義謹
比泣應君死吾死不知其他洪陽死謹姐慟絶舅
姑呼曰吾子臨死之言若何不少須臾耶謹姐蘇
曰滌泣待免身蓋十有五日而男生以悲痛摧裂
傷其孕生即不育謹姐呼天者三戕忍須臾為此
耳失一父不能存一子何用生為遂吁而卒嗟夫
古之節烈亦有矣往往待自戕以遂其必死之志
夫自戕以成志是猶毀形以滅性非性自滅者也
異哉謹姐之死也以長吁視諸自戕遂志者尤難
當其以死諫夫時固已烈烈見志節矣蓋郡乘有
烈女石采蒿者于謹姐為記姑嘉靖末遇倭不愛
辱而死故世傳石氏多異烈可穀之死也先謹姐
一年嘗夢鶴而戾天心獨自喜一日之邑中友
人高鎮家從澤門嶺歸日將夕矣其內弟于縣嶺
見之呼之不應而笑次日報可穀死蓋游魂也死
後又能見形于其妻憲異矣哉因傳其妹及之悲
志可嘉名光庭新寧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代表廉異疏

三山董應舉 著

臣聞旌賢表善人主風勵天下之至術也風勵之權在于視世所急臣伏讀詩書羔羊著節則周治勃興捄弊在伍則時事昭明濟竊以為千古之興衰皆在庶官之清濁蓋私計重則國計輕官邪章則民生困其勢固然況今庶度支匱竭權採旁午民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急于表廉者然而人情多變心跡難知或有矯廉而不情者有詐廉而媒進者有始廉而末隳者若此之類奚甚于貪必當考其本末察其終始果有恬然無欲矻然不染安然無鈎譽希寵之心者乃可謂廉靖真賢　聖世所宜急揚以為天下勸者也臣竊見已故鴻臚寺卿張朝瑞生平砥礪善不近名清畏人知仕宦三十五年家猶寒素妻子僮僕布蔬僅給內無壯閂徧謫之聲外無淺近自暴之意歷任中外氷蘗有聲再署京兆士民懷德一攝太常祀典寅清且多著述足裨聖教臣與朝瑞比肩留都深心慕服切以為楊綰胡威復生不能有過殆詩所謂羔羊素絲之流臣繆叨綱紀職滑薦揚常恨不能早薦朝瑞使生蒙特異之　恩今死後論定復不為　陛下明白是臣既失朝瑞于生前復蔽朝瑞于死後風紀之關將何時贖臣查滑先朝福建終養御史陳希烈已故按臣列狀賜號孝廉表厥宅里優恤其家夫御史七品官耳照已終養猶蒙先朝旌卹如此今朝瑞位列正卿

行追古人清正足以表流俗恬靜足以消鄙吝死而無旌人將何勸臣故援例上　請亦非為朝瑞一人實以旌勸大典風化所移有如朝瑞見旌則內外臣工必將曰人如朝瑞死猶蒙　澤況生者乎莫不感勵刻苦上下相勸無負　聖明為郡邑素而競躁氷消是為固死勸生表一人而勸天下其所裨于　聖治非淺鮮者臣愚庸負位優游歲月顧以此為補風紀之關伏乞　聖慈勅下吏部科道考覈朝瑞平生果與臣言不二准將朝瑞旌表格外加　恩以為中外臣子之勸臣無任悚息屏營祈懇之至

感激時事疏乙巳六月上

為感激時事僭陳憂危苦辭以資修省以消釁尤事臣聞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人主之威亦無所逃于蒼蒼之表臣起家細微乍入仕版常顧效死以報　國恩雖以冷穢下侍不忘溝壑伏見　國家邇来窮災極異無歲不譴而　陛下亦累發　綸音誓脩實政竟無其實而天怒愈迫譴目于　郊此易所謂剥床以膚切近災也加以壯二氣候浸似南方兆亦非美其他徵應皆為兵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京城地壞彌歲不償貧者死災富者死商根本之地景象蕭條咨怨不絕臣切憂之環視在事諸臣多圖自窜無有侃然為　陛下盡死分憂分謗者而幸變要功之徒方且巧逢上心表裏閹宦明樓之役侈言　祖靈塗餙災變以解弛　陛下之憂勤自營功賞明貪天禍臣恐自今災異皆將餙說求悅使　陛下寬然自恃謂可無憂直至不測而後悔者臣竊危之臣聞國雖貴懼則不危主雖明驕則必敗　陛下初年未嘗無災而勵精政治動圖修救綱紀肅而吏皆修廉自重人無愁嘆聲故能消弭函尤輔成隆化今則不然綱紀日弛封章寢閣瓊林大盈意未窮已厭惡大臣繫不使歸令之進退失據召謗含羞列城要地彌歲曠官若置不念巧制科道不恤計典示　恩猥用消其齒牙舉朝紛紛此皆　祖宗以來所未有之事即嘉靖六年南京考察不察言官　世廟震怒尚書朱希周以是罷去昔以不察言官而罷今以察又言官而疑雖有　聖諭臣不敢謂然道路流言皆云

陛下意不在天下故屑越　祖法玩棄臣工弁髦
故事闌抵忠規以教天下急放虎中原叹歃膏血
以教天下貪顛倒　恩威廢亂成與以教天下悖
違　陛下每遇災異輒云畏天輒云敬　祖以今
所為豈天與　祖宗意耶柰何令臣下交修也
陛下聖識愈大愈練而不免愈驕災異愈迫而愈
不懼欲以弭變變恐益滋反而圖之和祥必集詩
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雖以責臣實警于君修省
之實在通言路臣聞　祖宗時遇災有下詔求言
者有以禮臣隱蔽災異下獄削秩者蓋克謹天戒
畏災惡佞其切如此臣腐儒也竊以　祖宗盛美
望于　陛下顧自望杆祭告以後實政莫聞而封
章益壅私疑　聖意又有所移故不勝其愚昧死
冒觸伏願　陛下深思俠咎不可苟塞勤圖救助
推肅建　陵碑之心以堅守祖法推　郊壇震躬
之警以自戾天命毋私好惡毋曠庶官毋留滯封
章稽拂衆望毋重漁獵瀦澤致生他變進退臣鄰歸
乎公論慎固邊防收回横監包容耿亮放遠憸壬

心應天心廢冀尤可弭盛治兔終臣雖幽黜永見
太平死無所恨臣不勝狂愚戰慄待　命之至

請瑞王婚禮疏　乙卯正月二十四日上

為聖孝極隆　聖慈宜一懇乞　聖明仰體　孝
定皇太后愛子愛孫之心早成嘉禮事臣聞孝子
之至莫大乎曲體親心國家之禍多由于倫理失
叙臣伏覩　皇上之于　皇太后衾痛悲思歷歲
踰時心不改慕外與天下臣民姑從以日易月之
規內持服制至久不渝此從古帝王所未有也
皇上之孝可謂極隆而無以加矣顧臣念之　皇
太后之愛子孫欲其本支百世麟趾蕃昌至明也

皇太后之望　陛下亦欲其一視諸王早遂室家
以開千世萬世之祥此尤聖心所宜體者今　陛
下于福王則愛不以道繩驗三省而不顧于瑞王
惠王桂王則婚不以時或踰期而不選或年至二
十五而不能有其一室此豈　皇太后意哉若以
內庭守制嘉禮可緩則諸王之服制至二月而已
滿矣若如外間所疑　陛下不欲諸王與福王比
然亦何至乖其室家之常顧頓令懸殊如此乎且
婚姻時則生育遂支庶蕃則磐石固庶民之子未
有二十不婚者人皆欲子孫之多　陛下似欲子
孫之少人皆羨帝王之子孫諸王親為　陛下子
乃室家之顧不如庶人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
陛下父子骨肉何待臣言但臣愚戇稽之典制度
之人情實切隱憂不遵不講不胥死亡陳夫人年及則
欲竇易開情欝則疾病易感況諸王生于深宮之
中長于阿保之手無師傅以牖其心無詩書以移
其意而年過婚期欝而不遂萬一護視不謹或有
纖芥之過上聞不知　陛下何以處之即不然欝

而成疾感而傷心　陛下骨肉天性獨能恝然已乎臣觀從古國家禍亂惟關于倫常者不救寵之過隆與待之過薄者皆有不可言之禍頓　陛下少垂聖思思　皇太后愛子愛孫之心思人情室家咸有之願蚤為瑞王成婚為惠王桂王選婚用肇福祥約制福府員役毋騷四方以增過舉則倫理正而咎慝消子孫千億　皇上之福且與天地並無窮矣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又催瑞王嬉禮公疏二月十五日上

為聖慈已動王嬉未期懇乞　聖明速賜卜吉以重倫常事臣聞室家之願無人不有父子之間人所難言近日大小臣工為諸王婚禮未舉合辭懇請而尤急于瑞王之成婚大約謂瑞王年已二十五淑女已選多年欲望　皇上曲體　聖母愛子愛孫之心亟行嬉禮及為二王選嬉群心惴惴恐徵誠不足動天不意遂蒙聖慈立召欽天監擇日六小臣工咸欣欣謂　陛下天性原厚又值桃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期婚禮且旦夕舉矣乃欽天監擇吉七月內羣
心猶駭以為遲已而明旨 然禮部再請而再不
下 聖慈既動而復閟慶祥將集而復阻意者臺
史所擇無當於 聖心耶宜即示之期也且工部近奉明旨欲為
于 聖心耶宜即示之期也且工部近奉明旨欲為
聖母成就胡良臣馬二橋以濟行人至令后如皇
太子王公主及內人等各捐進助成功 陛下至
孝不以 聖母昇天而忘其遺德獨柰何忘其愛
子愛孫之心乎橋工未終則思成之室家大頫則
不知顧行人未便則思濟之親子成婚則不知恤
造橋之費不憚捐及宮帑成婚之費無須內捐則
憚而不行臣等竊不能解設使 聖母而在見諸
孫鬚鬚如戟猶作鰥夫能恝然不念否 陛下誠
忖濟行人與濟子孫孰急成橋工與成大禮孰先
救濟行人不過為子孫祈福使子孫婚姻不時慶
祥不下倫理不通縱玉虹亘漢萬馬交馳 聖母
在天之靈能慊然否此 陛下所知也 陛下何
不推廣此心仰體德意乘桃夭之候以舉瑞王婚

次第為二王廣采淑女使天下萬世頌本支萬億之盛與天地無窮其功德豈直二櫜比其為孝豈直成就　聖母櫜功比也臣等愚戇不識忌諱敢昧死以請

題嚴海禁疏萬曆四十年十月題

吏部文選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某為觸事陳愚乞嚴海禁厚錄封疆任事戮力收功之臣以弭亂萌以風有位以保萬萬年治安事臣聞天下之患其來有漸其發不可禦其初必有先見之士折其萌其後必賴患武之臣收其敗其萌不折其敗乃成然而世重言之者恐無益而先受其禍也臣吏部司屬也所職在知人察吏此外宜不必言者而患有關一方係天下昔嘗其毒今且更甚不盡

言之他日將有不可支之患者臣不得不言臣閩人也閩在嘉靖之季受倭毒至慘矣大城破小城隘覆軍殺將膏萬姓于鋒刃者十年而未厭倭之視閩如雞草爲歲刼歲焚歲殺有司將吏狼顧脇息而莫之誰何其後乃得戚將軍繼光者從浙提兵轉戰與俞大猷犄角漸次收復搜山搗海竭智窮力出閩于血肉水火之中而存其遺孑蓋至穆廟之世而閩始完其禍其禍始乃由閩浙沿海奸民與倭為市而閩浙大姓沒其利陰為主持寧連以成俗當時撫臣朱紈欲絕禍本嚴海禁大家不利連為蠻語中之而紈逮問矣紈逮而海禁益弛于是豪素卿王直陳東徐海曾一本許恩之流爭棱倭為難自淮揚以南至于廣海萬餘里無地不被其殘滅而閩禍始慘矣當時徽繼光無論東南閩非　國家有也臣聞却數將至民生外心其日東南之亂天地一大刼也去今未五十年民又生心相率與倭為市即臣郡福州亦有之福首郡也處八閩之脊而綰其會

福州有事則八閩中斷而不相屬臣幼時聞諸父老嘉靖末倭四劫潛志一夕談笑肉薄城下不過千人城上人股慄江上兵船銜尾閉眼欲走當事者不潛已括金帛啗之揚揚而去當時幸城內無通倭者耳設有一爲爲之內應省城必危省城危而八閩之道不通無閩矣今之與倭爲市者是禍閩之本也而省城通倭其禍將益烈于前臣聞諸鄉人向時福郡無敢通番者即有之陰從漳泉附船不敢使人知今乃從福興界中開洋不五日直抵倭之支島如履平地不知是何惡少開此徑路一人潛利踵者相屬歲以夏出以秋盡歸倭浮其值以贍吾貨且留吾船倍贍之其意不可測也昔齊桓欲取衛山而貴買其械欲修軍實而貴糴趙粟即倭來必然然他日駕吾船以入吾地海之防汛者民之漁者將何識別不為所併乎萬一有如許恩曾一本者乘之不費白衣搖櫓之禍乎又況琉球已為倭屬熟我內地不難反戈又有內奸通倭者為之勾引乎此非獨閩憂天下　國家之憂

也臣聞伏卵翔飛牙蘖穿屋蟄蝮破山乳鼠漏海
事有未作亂有未形況乎其已著者也使嘉靖之
季早嚴海禁則王直必不敢不敢自徽徃徐海陳東不
敢自浙徃魯一本許恩不敢自閩自廣徃東南受
福安得若是烈也由今思之則朱紈曲突徙薪之
策勝于十萬之師猶當追録而祀之柰何使蒙不
白之寃于異世乎戚繼光牧復閩土庶幾十一于
湯和況乎坐鎮劒門十五年一塵不聳不知者
國家幾千百萬錢糧全邊塞幾千百萬赤子乃生
不蒙列土之封死不獲華衮之諡將何以勸忠勇
而鼓其死力也嗟夫世平則文吏持議使先見之
士不得終其謀世亂則武夫効死至治平而復忘
之國之大患故在于此昔弦高犒師秦兵却走契
丹狃宋萊公戒心智高蓄謀宗旦蒙死今臣鄉郡
通倭而臣獨言之則臣之家族必受其禍矣然臣
不言則全閩禍而　國家亦禍語有之先事而言
是謂不祥後事而言國受其殃臣不敢避不祥之
禍使至于殃國故敢冒昧上　聞伏乞　勅下臣

部蚤選才望有方畧者為福建海道專主海禁假
以便宜凡惡少通倭有援及大姓出母錢資之通
者皆重法以折其萌比于武王拘戮群飲之義若
海道能禁絶通倭卓有成績加銜進秩與之久任
或照邊方兵備一體超陞仍乞　勅下兵禮二部
議勘戚繼光破閩功次并薊門
十五年不中虜患其
功當比何人或并名將俞大

猷一體　賜謚使忠勇者樂忘其死亦今日之急
務也臣伏見　陛下聖德上符
末年東南多故當時
法令尚嚴而盜平禍亂猶尚如是之難今財力匱
乏法令廢弛天下倉庫如洗　國儲不能支二年
加以建酋佯順畢翼以俟遼東大捷報復方始粵
東夷市變端難知沿海倭患旦夕不測而虜封未
就羌變時作水旱妖怪無處不有　陛下方舉萬
萬年之觴大小臣工諱言職事臣不知將來之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終臣內不足以潤斧鑽骨不足以填坑塹獨有報國枯腸欲先事而吐以當唐人千秋之一鑑伏惟陛下裁察臣無任狂愚惴惕待 命之至

條陳銓政疏萬曆四十年十月題

吏部文選司署員外事主事臣某為感激 天恩據職陳愚少裨銓政竊惟吏部四司今之所謂美官也非品望絕倫者不宜充選而臣以迂腐妄庸濫之不可謂非幸臣自去年五月以考功司主事到任今年七月遂轉本司副郎纔踰一年四司歷徧不可謂非速幸而且速臣宜何如報而臣竟未有以報也臣媿欲死不意八月二十七日忽叨轉選司之 命又下矣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二日臣已患病在牀忽聞新　命且感且泣不能恭　謝病中循省才劣遷速一年尸曠之罪既無以自贖苟有一得可採銓政之窮弊杜其漸是亦愚臣報効之萬一也謹不次占擬條為九款一曰衙門之人之由二曰吏弊山積之由三曰請告職掌當明四曰冠帶職掌當一五曰册庫規矩當定六曰效勞當節其濫七曰門吏書辦當絶其源八曰吏部員役掣籤之法當公九曰各部頂首遞減盡絶之法當守此皆衙門內事言之無越俎之嫌而亦不嫌于取戾者臣請究言之夫吏部司官不少矣近至之人者何也一則　新命未下一則待之　皇上而已至舊人不来　新命未下者待之　皇上而已至舊人不来其意有二一則待掌選而来以大行其志一則恐来而有相軋之形不浔不少避此二者皆非也夫吏部事體何司不關係無論考功即驗封一司封典吏役皆其職掌予奪關乎世風閻撥準之天道清理浔宜裨益不少豈必掌選為行志哉至于相軋之嫌則各司各有職掌各守所職各有

程途我無凌越何嫌可避避必懷凌越之心者而後可避此耳舊人避此而不來萬一掌選有事副即承乏夫新進副即望未堅久者也驟而當此劇任能超然免于外議有幾乎是舊人避嫌而使新人承敝尤不通之論也臣以為自今驗封考功稽勳三司掌印必用舊人舊人起者不必推托辭免聞命即赴有缺即補一則可以舊法教後輩一則可以緩急待用衙門不至之人此銓政之當講一也夫官有專職則吏不為非六部各司未有一年半年遷轉者而吏部一年便轉數司豈吏部事果無難于各部而吏部官皆神明天絕吏不能欺乎夫人雖聰明事非久不練功非久不成今以一兩月之官御盤據久詐之吏無論前之所行後或不知即一事而嘗試于前後遷速在其手中翻覆由其變幻或詐前言以誑後或示已信以讐欺及其既覺印已他移一法未行獘已隨作即有志建立者亦無可柰何矣職以司官遷轉固宜周歷四司亦必更歷數時縱遇有缺或

前序轉而後趙或前趙轉而後循各使行其志而
寃其用總亦未嘗失序有何不可哉不然如臣不
肖四十九日封司三十二日考功欲不為吏所欺
難矣此吏弊山積之由銓政之當講二也夫外官
請告權在撫按彼若欲留必不代　題其代為兩
請者必其挽之不可浔者也吾可從中贊而留之
乎至于進　表官員自行請告尤屬無謂若覆而
留之留之而不赴則使地方不浔其用吏部不浔
其缺以不浔用之人又占地方之缺可乎不可乎
且使其人賢耶必以浔請為快其人未必賢耶而
徒以此窺探人意或借此以稽延水程家坐待遷
柰何為之留而以浮辭悅之哉是不惟侵撫按之
權又且壞衙門之體何也各部司屬請告該部有
美辭者吏部不重贊此體也臣以為外官請告既
經撫按代　題當聽其去不必再加贊辭其進
表官員請告者仍宜于撫按處求　題不許自請
至于地方缺官撫按擬人以請亦似侵吏部之職
宜各還其權而無相侵此銓政之當講三也夫文

選主官而吏則由考功司而驗封此大職掌也今援例諸吏農皆從功司始三考實歷冠帶者皆由功司付題何獨援冠帶者不論歷役一年半年徑由文選不由功司封司為半空突入之人乎至使奴役惡少憑恃寵靈不歷半役倏而冠帶倏而取選考功不得查其籍驗封不得驗其單長奸啓倖莫甚于此而房科乃以職掌為言此不過當時各司吏役爭此利路當事未及詳定耳終非政體也何也以主官者而雜以吏以典劇者令查半空突入之吏農不增其劇乎臣愚以為一切冠帶吏農必令原籍起文先投功司封司查題冠帶而後可付選司斷不宜仍前徑　題使典劇者增劇且恐有来歷不明之累也此冠帶一項銓政當講四也夫百官俸單考語薦語則冊庫掌之一字瑜瑕升降判絕任期差錯先後相懸往年設立書辦十名分地書寫令自註名悞則單役責至重也而終得恣其奸弊者以單數入其手也故二十九年郎中王永光有分地七便之議自甲至癸分官送閱則

甲既分地乙又矛官分地時既與之類單分官時又散而與之類單查官時既隨地而歸而又陸續登揭不一而足則是一單幾番入于各役之手弊安得而不滋也愚以為宜令書辦照地登寫送閱時仍令自分所管地方之官具揭某號某官某年月日到任其俸幾何序次而列十役會送右司閱畢即令當堂合造一册分作三號則分地之單不入他手而一寫之後不復亂翻稽察不煩奸弊亦少豈不易簡可快哉至于各官俸序則臣在選司時已造有各官年歷横以稽其俸直以見其履歷若逐選類造或可少備查考矣其每年進　表官所齎各官考語釘封甚密一入吏部册庫分寫黃緣補洗其弊甚大或有抄全本為帝者是外密而内洩之也外慎而内淆之也臣以為宜令各省直所送司册另用薄紙小樣可以裁割粘單則書寫不用一日可了數省矣官既查對不煩既從容而有餘力則各書辦雖狡豈能取不經手之單補洗而洩漏之哉此為册庫簡易

直截之規銓政之當講五也夫吏部效勞之濫古未聞也自本部堂孫尚書前時定為七員後定為十三員斯已節矣已足其後冒濫極而外議沸前任楊侍郎始不得已列為二款其一盡革不留其根其一姑容五十員不許私引令其漸次消絕非以五十員為定數也今之勞簿數未大增臣以為言者蓋以堂部清正聞于天下而七員十三員猶其所手定者今可仍乎夫賞有功罰有罪千金不吝者能得其死力也得其幹力也今此五十人者除本科接上本護印堂及大堂後堂外其餘何勞哉而緊目之曰勞甚至有勞簿不載之勞免而又免之勞皆酬之以　朝廷之官予之以　朝廷不得已之例銀如上糧從七該做外衛經歷也而與做京衛不知加納例銀幾何上糧正八該做衛知事也而與做縣丞不知加納例銀幾何上糧正九該做文思各所十庫各大使也而與做主簿不知加納例銀幾何又如宜為所吏目也而予以州吏目不知加納例銀幾何如此類所費

例銀不少矣況又免省祭究年免當該究辦之例
銀孚更有可怪者加納縣丞主簿部議停止者以
其親民也衙門員役徒手浮之是外吏加納者不
可親民衙門人便可親民乎是　國家不浮已開
納者猶可議止衙門人獨不可止乎今之丞簿京
衛率多衙門員役其最下者乃降典史降者降矣
借問准降例銀幾何嗟夫外吏辛苦艱難二十餘
年僅浮冠帶而候選待次求降不浮取選不能獨
衙門員役勞外生勞恩外求恩紛紛籍籍無有窮
已臣嘗備員選司親見主選者處置之難焦舌慨
額苦于無可柰何前規已成後難盡割或前准考
中今不浮不從者或自呈批查不浮不酌者或已
行各司官門吏書辦供役日月不可知不得不少
為處者或胥吏將衙門舊役雜入選簿各項中而
難于稽查者臣計每選効勞及衙門員役各司官
書辦門吏各項常十許人若照事例究年歷加納
改級等銀人破例銀少亦不下三百餘金每歲不
下二三萬金此皆
朝廷所以備邊儲養戰士者

也而衙門員役優游浮之得之者少猶可多則濫矣人但知其濫也而不知其陰耗邊儲也豈非惡其濫也惡耗邊儲者之多也今縱不盡革猶當少節其員其在勞簿者應照本部堂前手所定七員十三員或再拓為二三十員其在勞外者一切痛革庶幾省一員省

國家餉邊一員之費節一例而論在書辦門吏尤為無理夫是役者非三十六年奉　旨嚴革者乎革而僱役僱而與之選于是有私頂即有頂首三十七年頂首一百兩耳三十八年遽增至四百三十兩今五百兩矣夫由裁革而至頂首四五百兩不過三年也彼何以輕擲若是前者利後者繼繼者又利而一役化為兩役一役化為兩役由頂首百金而化為千金利既浮矣官又速選彼何苦而不鼇集蠭擁哉且其来也非盡由官引也私買長班混同遠接插入公會便作同盟一官未接下手先投捐金占役惟恐不受其類安浮而不繁是長班為騙局而衙門公會為盤

根之所也今欲革之當絕其源欲絕其源當自禁
部差遠接始何也部差遠接彼既勞費本官或不
及知題革之故而與之相見則麾之不去不得
已而姑容之姑容之不得不隨衆而與之選而接踵者不絕矣安能禁也臣以為各
部屬官聞　命即赴未有遠接而來者即以銓體
嚴重則各官原有後堂一員用以穿衣脫衣者以
穿衣脫衣之勞破　朝廷數百金之例銀使之遠
接有何不可而必門吏書辦為乎既無所用其遠
接而以項自可立除何也門吏以接帖也閣部大
老接帖止用長班不用門吏即本部三堂止用長
班不用門吏何獨司官必用門吏乎書辦以寫帖
也各科各道各部雖有書寫止催閒人何獨司官
獨用上糧農吏況後堂甚閒可供書寫已撥窮吏
中豈無可供書寫者而必另收書辦此門一開絕
續影附官未久而門吏書辦已更官已行而未供
數月之門吏書辦已借名而乞選臣不知司官有
何補益朝廷而破費事例如此之甚也今但著為

令曰各司官看門合
各司官書寫合照各部院事例只僱閒人不僱吏
農仍不許帶入衙門各司官陞任起用不許再令
門吏書辦遠接止令後堂長班既絶其遠接之路
自無難割之情以後有創起門吏書辦者許科道
衙門參論則書辦門吏不能革絶者臣未之聞也
臣今亦有門吏書辦因其遠接麾之不去賞而遣
其一猶恨不能盡遣故為此決絶之議使後人不
至後時之悔如臣今日也此銓政之當講七也夫

當該掣籤當堂登簿示公也法自本部堂孫尚書
始也而吏部當該書辦獨淅人為之或仍本貫或
冒壯籍俱以農民私相引授膠固盤結牢不可破
于是本部堂二月有條禁冒籍吏役之疏欽令四
司當該皆棟兩考實歷不許私引已浔　旨矣而
是月即有稽勳司侍親科當該吳應祥私引楊王
庭驗封司實撿科革出當該徐繼仕私引潘鶴齡
二人皆非兩考實歷也而頂首銀則先入于二役
二役頂首則革盡而逾減者也臣以為當條革之

始彼即潛入則　明旨不足憑部議為虛設矣予是禀堂將本衙門當該與天下大吏公掣而二缺果掣得之而得之者岌岌乎不敢居盤據諸役猶陰嗾之使去是無法也幸八月又掣二人矣此法或可久乎但舊役盤據者多不開糧而欲久其中夫吏役三年出缺制也即不開糧缺可久據哉臣以為自今吏部諸役凡入部三年而不開糧者皆以其缺公掣而各科書辦其上糧冠帶選官皆與當該同是名書辦實當該也當該之缺既掣書辦之缺又令私頂乎驗封司實撥科有當該矣又有辦事四名是一科五當該也濫不已甚乎當裁其一此省官不如省吏之說也而書辦辦事之缺亦應公掣夫當該既掣書辦辦事又掣則衙門員役之不清盤據之不破未之有也臣所謂掣籤之法當廣者此也此銓政之當講八也夫頂首之為吏害也已久萬曆二十八年嘗有四減盡絕之疏有緣事者革盡蠲出者予官之議矣其事職之封司專官註簿　明旨昭然今簿中蠲者革盡者四減

盡絶者頂首皆如故吏部掣籤一有美缺浔之者不能叅撥之者不肯釋竟無如之何而為之改撥則是以吏部撥吏之權為豪吏所制烏用掣籤為乎夫李克敏廬州一知府耳瘴豪吏之古役一革頂首舉廬州郡縣頂首無不革盡者豈以堂堂部堂歷奉　明旨設官註簿而竟不能行之豪吏此則封司之責也其故在于官數遷而無成簿已註而不續使豪吏得操其權而美缺長為彼古其在本部衙門先已不行安能責之各衙門哉夫為吏作奸其固然耳所畏者法耳今作奸而革役者頂首如故送問者頂首如故且考察革出者仍冒恩頂首如故則彼將何所畏哉是教吏之奸而導其橫也故臣以為欲清吏弊必當守頂首四減盡絶之法與考察之法相叅欵守四減盡絶之法叅以考察當自本衙門始而本衙門之頂首甚多當作五減除前已革盡而後生出者當折其半而為初減其已逋減註簿明白者照減數減之其未註減數者緊作二減之數其在送問考察革出衙門

者皆革其半罪重者全革則豪吏不得占缺貧吏不至改參奸吏亦有所畏而不敢為非矣推此行之各衙門凡吏之冠帶者令報遞減頂首銀數不減者革其役如此而法有不行乎夫革頂首者頓而難割減頂首者漸而易消況臣又改四減為五減則其割愈輕于情法宜無不愜者但當專官註簿堅持而力行之耳此銓政之當講九也此九款諸臣為衙門職務四為吏役皆為無當之談至于吏役數申先為瑣屑必不能行者臣欲防其漸不得不切其言言之而預為法以防預為道以節不至流濫或可免于外議不然他日又如三十五六年間科道交章至煩嚴旨督責而後議而圖之晚矣夫中人怙寵則忠臣奮舌外吏違錯則法士持格獨于衙門猶為金柅之牽費　國家之例金任豪吏之占役恣其所為何所底止嗟夫非天下之至公孰能行內外之一法臣非獨為今日慮也為他日防也臣冒昧狂戇激于　天恩謬有陳瀆言無足採伏乞　勅下部覆議摘抉而誅其妄

查參擅去諸臣初稿

為不候　明旨擅歸成風乞酌法嚴禁以一主權定臣紀事職惟人臣賚躬事主義無所逃東西南北惟命是視敢或不共則有常刑故擅離職役因而在逃者罷職不叙國憲昭然臣猶記先朝時各官不辭朝徑歸者行提至京處治以為擅離不臣之戒即　陛下初年南京學院饒位以陞副使乞休亦奉旨落職法至肅也通来綱紀浸弛議論紛拏人習而玩兼以章疏不下進退無據内外諸臣

臣無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或有父母迫切至情不得已而往去者或有病苦久不見省而去者或有被論含詬處分無日往去者或有已經外轉托故去者雖事情不一賢否不同而先後　明旨或降三級調外或止降三級或止調外或止降一級二級或徑革為民各已斟酌輕重無令得恣失人臣禮也職意諸臣既處群工或有戒心孰意習玩成風法不能禁去年劉曰淑以補任罰俸或與衣冠閒住又以侍臣去吳亮以按臣不候代去毀然以科臣去王霖以道臣外轉貪事相繼去其他因事請告者又紛紛矣前者既去而後復効尤去者處矣而人不悚惕無論他日借去之名以圖復今日標去之跡以掩醜而堂堂　天朝光景如此成何體統若不酌法嚴禁則　朝廷威福不足以制天下臣子進退之命而臣之于君將泛如萍梗天下無事彼且自恣萬一多故安危生死呼吸之間將皆掉臂不顧耶非所以明主權也職查得　世廟時章煥自淮撫擢南京總督糧儲未任過家僅逾數月

遂為言官論劾下獄夫赴任稽遲非擅離職役也便道過家非因而在逃也而　世廟赫然逮治不少寬假令如今諸臣生於其時如此行事不知將何如處然猶可諉者不逾朝夕　皇上章疏不下進退惟谷令諸臣猶執以藉口耳今欲擬之以逃則章疏不時下有可藉口恕之以情則習玩成風蕩無紀極幾愚以為欲振法紀以遏天下不臣之漸伸人主進退之權莫若辨別去者之情形而為之法自今以後除因病乞休者聽其素望久孚地非要害迫于父母至情不得已而去者姑從輕議其餘有故假托及厭薄外轉巡方不候代者皆降三級調外若要害地方徑歸直以避難論戒　皇上亦宜大奮乾綱將諸臣攻擊章疏速發處分毋令不肖者藉口其外轉已去諸臣及請告紛紛無故擅歸者亦勑令赴任以策後効庶幾臣紀肅主權尊而君臣分義不至泛散不可收拾矣

催用呂坤疏代

為感恩圖報再三補牘懇用正直品望大臣以振朝綱以定　國是事臣頃以老病龍鍾累疏求退伏蒙　聖恩屢降　溫旨慰留策臣任事甚至寵臣見　朝免臣行禮雖文疼慱在宋晚年恩寵未能有加臣感極涕零不知所報惟自恨其老而已臣聞古之老臣報國急在薦賢而所薦之賢必以才堪大用卓然天下第一流者為先蓋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臣平生所知真正名賢堪以大用者無

如原任刑部侍郎呂坤今天下朝野大小百官共以為賢者亦無如呂坤臣蒙　陛下起用出山之日私心自盟此行不起呂坤雖薦百賢亦為負職故遇會推都察院都御史缺必以坤請非私坤也坤之才足以餙紀持綱主張國是坤之望足以鎮服人心況今群言淆亂搖奪是非之時尤非坤不可令臣推坤兩年矣而　陛下屢不見允若以臣所舉為不當者所舉不當臣雖日承　聖恩慰諭勉留臣心亦恧　陛下胡不察臣愚忠乎生不敢負國豈至今日受　恩隆重垂老難報之時乃敢將朝廷紀綱大臣都御史要職嘗試匪人之手而自私為德乎臣非真知坤賢真知坤為天下所信真知都御史不可無坤決不敢如此頻瀆伏乞　陛下照察特賜允用釋臣負職之愧且以重綱紀重朝廷若坤掌都察院而人心不服褻瀆不定臣請甘受欺　君負　國之罪臣無任戰慄祈禱待命之至

閩保留袁巡撫呂海道公疏

為海國危敵蒙恩撤瑞乞慰輿情撫道告去尤失民望仰懇聖明特加獎慰以安地方事臣聞明主愛民不留其害不奪其恃何者害不去則民不安害去矣而所恃者不留民亦不完也臣閩人也閩自高寀播虐虎牙縱橫考索生命掠奪民財椎竭膏髓異寶輦歸原籍重檟促鞭踣死驛卒無算又碎童顱殺行戶燒燬民房打造兵器招亡命造通倭大船設謀不測萬姓震恐如焦如焚所恃者地

方官加意循撫少殺其毒耳寔乃致疾撫臣表一驥列其罪狀卒然斬關劫之出恨道臣呂純如節其驛騎又與李思成都司趙庭等當先赴難俱劫以歸獨留純如于署中當是時百姓奔號三軍裂眥聲殷若雷變在俄頃非諸臣極力慰安諭以皇上神聖寔必撤回正法毋庸輕動衆肯但已乎其後寔又因府臣抗慈詔開地道私呼健兒艤船海喙是時闔地匝荒飢莩相望百姓日五六驚妻子不相保道臣呂純如又與司臣撫按深計恐民飢以寔為名釀成大亂又恐寔之跳而發難于海也乃預放軍糧市粟賑飢以安衆心又加設兵防截寔下海之路日夜巡警戒嚴五六月乃幸浔蒙　聖明覺悟察寃毒雲矜憫遐方撤寔回京詔旨一下中外鼓舞闔萬姓始知有更生之樂痛定思痛且喜且悲今方瞻望諸臣之收其僅不謂一驥純如不堪前辱各疏乞罷束裝候旨萬姓徬皇涕泣如慈母之將離恨不能越萬里而叩閽臣等幸備員輦下親見皇仁之如此見諸臣功德如

此見父老萬萬人至真至切之情如此而不為
皇上一被瀝是為忘德不忠罪莫大焉臣聞王尊
見傷公乘叩關寇恂告代河內借留當時之君莫
不俯從人欲昭顯賢異史冊以為美談即我明浙
江按察使林碩見蟄中人裴可力而卒得察于
宣廟賜以温言特敕馳驛榮復原任切責可力取
歸治之是皆不奪民情風勸天下人臣之以百姓
為心者今案之凶惡百倍可力一騸純如不憚身
家之禍首犯凶鋒幾至魚肉不過為地方百姓耳
且案徵二臣則必鉤倭案鉤倭則闖必危闖危則
東南驛騷其禍安知所極使二臣處此不酌剔柔
之用不知大體恣民所為則案必見殺案殺則
朝無威而民且大亂由此觀之二臣有功地方甚
鉅而其心甚苦所以顧忍四顧忍辱深籌寧歸案
于上以待膏斧者蓋非獨為　國體實弭亂萌也
且明　皇上之威靈尊太阿之魁柄存法紀而一
民心善未有加此者如二臣而不蒙明察不賜尺
一之詔不加賢異之擢乞歸不省若忽若疑臣恐

志士聞而解體此公乘所以奮辭河內所以冒死而願借者也夫邪火盛而元氣鑠火退而肉消不有醫王妙手其曷能完今日閩中銷鑠已極水災荒殄又作非二臣其能完之臣等慮切桑梓憂在海氛不得不冒昧合辭白陳功狀伏乞　皇上檢身狥國之臣聞風增氣莫不奮勵而　陛下仁明且與　宣廟並日月而齊軌矣

為死難蘇夢暘等乞贈廕疏封司題

吏部尚書臣鄭　等　題為縣官死難甚慘明例贈廕可稽懇乞　天恩卹錄以旌臣節以彰　國典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原任雲南雲南府祿豐縣知縣蘇夢暘男蘇萬民奏稱臣聞捐軀報　國者臣子之分誼卹忠錄後者朝廷之異典臣父夢暘原籍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封川縣人由歲貢初任本省潮州府訓導陞授前職第祿豐向無城又無兵臣父蒞任設柵編甲建

擣置械方逾一載而鳳阿克鄭舉之難作攻陷武定府和曲州焚刼省會挾取武定印殘富民元謀羅次禄勸尋甸嵩明等處臣父聞賊勢猖獗排門選練丁壯十家一閘日夜巡視一面申詳道府請餉募兵未奉發下臣父元旦祝　聖賊猝斬關而入立解冠服督戰手刃三賊見賊鋒難當差人諭臣懷印逃出以便一意敵賊臣遵命潜走被賊追砍一刀暈倒在地賊意臣死矣而去臣父被執呼曰寧殺我無傷百姓賊數以不降曰我漢官責以金帛曰我廉吏願求速殺賊怒綁于旗箪射之身中百箭至初三日拽出戮屍野中賊退臣負屍回縣星夜持印投送陳巡撫收訖隨蒙委官同臣收殮父屍又蒙巡按御史周懋相題為遵　旨查覆死事官員疏内首開臣父云一忠自勵九閒無辭賊壓境而慷慨從戎期保無城無兵之岩邑賊入關而被執不屈甘為死節死忠之完人雖陽齒堅常山舌烈例應　邮錄以勵死節等因又蒙巡按御史鄧漢題稱查勘該省剿平逆賊克舉有功將

士併死事各官緣由內開祿豐縣知縣蘇夢暘等
或效死封疆或捐軀行陣或延頸待刃或闔門被
屠抱恨黃泉血濺萇弘之碧衢寃五夜聲哀望帝
之鬼例當廕叙等因又蒙兵部題為逆酋克擧生
擒會審事情明確謹遵 旨馳報以備完勘事覆
議臣父遇賊百折不挫捐軀報 國一死何慚忠
誠貫乎日月氣節凜乎氷霜委應贈卹以表忠魂
等因三十九年十一月內奉 聖旨蘇夢暘等五
員各依擬贈官仍與龍旌等十員行各該撫按官
旌卹其家臣僻處萬里聞 命望 闕涕泣叩謝
臣父七品外臣拒賊死難不遇自矢赤心乃蒙
特恩准贈京銜仍行旌卹臣父死且不朽但因臣
祖母陳痛父身死臣承重持服兼之經營葬奠迄
今數年前項 聖恩尚未赴奏 請給且止千贈
官未議予廕當日兵部題覆或有所見而然顧臣
父死狀不特周御史題應 卹錄鄧御史亦題廕
叙已見公論之同而歷考死難之臣贈官廕子載
在 明例者不一而足如嘉靖三十四年江陰縣

知縣錢錞死賊　詔贈錞為光祿寺少卿廕子立祠正德年間四川梁山縣主簿時植被流賊殺死詔贈植為本縣知縣廕男時寵入監讀書又如浙江台州府知事武暐嘉靖間禦倭死難蒙贈太僕寺寺丞廕子武尚賓入監今臣父臨難抗節憤烈殺身禍甚慘酷且身死印全又非徒死者比宜與錢錞等事體相同臣敢比附以　請伏乞　勅下吏部議覆　准賜臣廕仍乞即給贈官行卹　恩典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准兵部咨題稱該巡按雲南監察御史鄧漢題卹雲南死事官員蘇夢賜等卹錄緣由節奉　聖旨蘇夢賜等五員各依擬贈官仍與龍旌等行各該撫按官旌卹其家欽此又查浔本部職掌內開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內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周如斗題稱江陰縣知縣錢錞領兵追倭被賊殺死乞要重加錫典覆奉　世宗皇帝聖旨錢錞准贈光祿寺少卿廕子立祠照例行欽此又查浔嘉靖三十一年五月內原任浙江台州府知事

武暐因倭犯黃巖領兵與賊對敵陣亡奉　世宗
皇帝聖旨是武暐准贈太僕寺寺丞還廕一子入
監讀書欽此又查得正德六年十二月內原任四
川梁山縣主簿時植因流賊籃四等大勢寇境與
賊對敵殺死奉　武宗皇帝聖旨時植與賊對敵
力屈被殺情可矜憫贈本縣知縣還廕他男一人
做國子監生欽此欽遵會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原任雲南雲南府祿豐縣知縣蘇夢暘男蘇
萬民奏稱伊父緣武定叛賊鳳阿克鄭舉作亂被
賊殺死乞要比例贈官錄廕一節為照阿克之變
滇南震驚一時官吏奔避恐後獨本官無城可守
能死守以全忠見賊難支復遣子以全印觀其騎
危被執白刃抗辭百矢叢身三日授命棄屍原野
之間完節天日之下鬼神飲泣誰招宗旦之魂日
月開明宜錄遠實之後但據兵部来咨止議贈官
旌卿夫羽林宇孤納官勸烈士節人風惟上所勵
況大臣在任病故猶借勤事之名錄廕贈官備蒙
殊寵而乃靳此于忠義之鬼哉歷考前例如錢錞

以知縣廕而贈以光祿少卿武疃以知事廕而贈以通政知縣國典昭然可分彼此匪故以贈官旌卹之外再以廕請也又據兵部咨與蘇夢暘同時死難者有嵩州吏目韋宗孝于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值叛賊大理保等攻城督率士民拒守擊傷數賊賊不勝忿十八黎明以門板搭腳火攻城隕先將妻施氏與幼女勒死旋即雉經家人被殺者五名又有嵩明州學正龍旌者當逆賊破城刼掠本官義守官舍不肯逃匿被殺身死夫此二臣者一以幕職抗賊鋒全家殉義一以廣文守官舍志在喪元烈矣丈夫允為臣鵠但宗孝出于吏目非有詩書之素乃能飛矢石以擊賊挈妻孥而就死率其童僕同作義魂其禍極慘其志極烈似尤世之所難者臣故因蘇夢暘一節而并及之臣愚以為夢暘贈廕當如錢錞韋宗孝贈廕當如武疃而龍旌志節不媿儒紳或當贈以國學職銜以為師儒之勸等因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具題十二月二十七

日奉　聖旨是蘇夢暘抗賊殺身忠義可憫准贈光祿寺少卿廕子立祠照例行韋宗孝贈本州同知也廕一子入監讀書韋龍旌贈國子監博士欽此

此為三十六年蘇夢暘等五員死事奉有前恩未給四十年夢暘子赴奏乞恩未覆至四十二年十月臣董應舉始為題廕併及韋宗孝龍旌二人云其三人則係武官兵部事

覆王巡撫病本

題為糾拾大僚進退無據恐悞　國事懇乞　聖明早賜處分事先該科臣曹于汴等道臣湯兆京等各糾拾大僚如全天叙黃紀賢徐大任等已蒙　皇上于南趾中處外其餘俱未蒙　旨無論計典未完非所以重　國體其最急最要者無如順天巡撫王邦俊當　陵寢之重地迫方張之虜衝防秋屆期杜門乞休鎖鑰無人戎心叵測昔在嘉靖庚戌八月中　世廟齋居　朝廷方自謂無事虜

騎卒然突入縱橫郊郭火光照天非賴天地之靈
迫晦宵遁其禍幾不可言臣早年曾經歷塞垣談
虎色變況今年衰多慮益復寒心　陛下若不早
賜處分萬一有事勿謂老臣今日不言臣受恩深
重義同休戚捐縻難報區區愚慮不敢不先事
上聞況邦俊告病求去情真而邊防臨秋總急伏
乞　聖斷准令邦俊致仕就近推擇巡撫刻日到
任振飭秋防使重地早有責成不致疎失至于糾
中徐申邵庶等亦乞一併處分以完計典云云

為吳巡撫題贈恤功司題

吏部　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准給　誥命
以弘　聖澤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
抄出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吳
崇禮奏稱臣最庸非遭際　聖明歷官幾三十載
叨陞巡撫右僉都御史頃以三年給由疏　請自
分應序該吏部覆奉　聖旨是吳崇禮陞右副都
御史照舊巡撫欽此臣愈切氷兢何敢復有他覬
惟是臣父母向以臣歷任大理寺右寺丞三年考

滿奉　詔贈如臣官章茅徵賤榮已逾涯然而京衙猶止五品今臣叨冒巡撫竭蹙二年冀得加贈之　恩以為罔極之報儻格于四五不同封之例令臣官叨四品京堂不敢獲與廷臣之課滿者並徵誥命以榮所生臣亦人子心則何安查得先年宣府巡撫李鐸江西巡撫陸萬垓浙江巡撫高舉應天巡撫徐民式各父母俱先受五品封後以正四品給由奏　請馳封俱蒙　俞允臣之事體實與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覆　請准臣以巡撫右僉都御史職銜賜給　誥命則　聖恩覃被勸孝作忠不獨臣父母銜結于九原臣與天下之為臣子者皆感　恩思奮而圖報于無窮矣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嘉靖本部職掌內開考滿官四五不同封又查得嘉靖元年四月內巡撫宣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鐸奏稱先任大理寺丞三年考滿已給有正五品　誥命今歷僉都御史三年考滿乞要正四品　誥命馳封父母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世宗

皇帝聖旨准他欽此又查得萬曆二十五年三月內該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陸萬垓奏稱先任郎中給有正五品誥命勅封父母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准他欽此欽遵今該前因案查先准考功清吏司付開本官歷任考滿渥沐恩例給有正五品誥命勅封父母等因到司及查本官先以大理寺右寺丞考滿已給有正五品誥命今歷四品引例奏乞改贈稽之職掌雖有四五不同封之文但巡撫封疆宣勞非優悠憲秩者比故得特徼格外之恩如李鐸陸萬垓等以為請事既相同亦難獨靳蓋所以勸勵封疆之臣明示優異也案呈到部看得整飭薊遼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陞右副都御史吳崇禮奏稱歷正四品俸三年考滿乞要四品誥命徼贈父母一節既查有李鐸等事例相同似應題請萬曆四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具題初六日奉 聖旨准他欽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為四品巡撫父母前已受五品封贈礙于
四五品不同封特以巡撫封疆邀恩往往誤
認為應得誥命馳封故為刪其語正其義明
封疆之臣與京官不同也

為葉紹履七品考滿移贈顯封司題
吏部　題為比例陳情懇乞　天恩俯准移封以
廣孝治事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
南京大常寺典簿葉紹履奏稱臣係廣東惠州府
歸善縣人嗣父葉世儀係臣嗣祖原任太子太保
南京工部尚書贈少保葉夔熊嫡長子為歸善縣
附學生員娶嗣母李氏僅閱月嗣父病篤不幸登
世嗣母失志守貞懇祖立後詞語酸辛聞者掩泣
有臣本生父葉世佐係惠州府附學生員係祖嫡

姪時臣七歲祖以臣係嗣父世儀初從之姪倫序相應又念臣母苦志貞守遂將臣告諸家廟與世儀為後祖時總督三邊碾勵疆場樹有微勞以邊功奉　肯蔭一子入監讀書祖因臣叔世仍世俟俱先蒙　恩蔭痛臣嗣父早逝不及仰承　恩典遂將臣名承蔭得授今職今三年考滿於例得封父母臣幸得沿例少報嗣父嗣母之恩但臣本生父葉世佐臣已故本生母嚴氏未得封贈臣顧將臣本身及臣妻蘇氏應得　勅命移封臣本生父母臣查得嘉靖三十八年吏部奏　准京官已封過繼父母欲將本身及妻應得　誥勅移封本生父母奏　請准對又查得萬曆三十年三月內南京中軍都督府經歷司署經歷事都事劉幼培乞將本身及妻應得　勅命移封本生父劉子燾母蔡氏蒙　恩准給令臣移封事例寔與相同伏乞勅下吏部查照舊例將臣本身及妻應得　勅命移封臣本生父母庶而臣捐糜頂踵不足報酬萬一矣等因奉　聖旨兩露之恩存亡均霑

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准考
功清吏司付開南京太常寺典簿葉紹履歷俸三
年考滿已經引奏湊缺職訖查得本部職掌內開
在京品官考滿應得本身勅命或以親老乞要
移封者奏請定奪原無移贈之例此指八品以下
官不由科目出身者言也若七品以上不用此例
又查得萬曆三十年三月內南京中軍都督府經
歷司署經歷事都事劉幼培遇有二十九年恩
詔移封本生父母訖若考滿移封例更昭然通查
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太常寺典簿葉紹履七品考
滿已贈嗣父嗣母所有本身及妻勅命應得移
于本生但生父存而生母故應封其生父如其官
贈其生母如其妻之命考之職掌實應准從謹題
請旨奉
聖旨是

此為前人礙職掌八品無移贈之例句乃為
解明題給

覆雲南周巡撫歷正三品俸再考緣由

照得隴川外叛滇之門户震驚脫兎既慮其難追出虎又虞其反噬患雖至切勢難急圖本官獨能深謀遠筭委任賢能佯為不急以誘安民之入忽然疾師以収蠻灣之功兵不踰旬戰無遺鏃遂除門庭之寇永貽騰永之安較之劉元霖之浙江防海則鋤外叛者尤難比于李化龍之川湖勞績則絶隱憂者亦偉中間雖經陞兵部侍郎而既陞兩年内外寧謐三品又經再考所謂地方多事積有

年勞者例有合爲但
敢擅擬伏候　聖裁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

覆福建兩院題宣布政乞休事
爲照本官乞休起于
不察布司之去憲臺稍遠論事者滑于風聞之悞
不知本官之處惡瑞禍泥跡者疑其赴難之逢
當官介石之貞輒廿于勇退平生已信公評行省
尤多善政如預散軍糧以救荒倏回枯蓼又搜剔
積羨以脩歉多至萬金軍既感恩民亦懷惠安可
以纓冠之偶後遂爲羔袖之深尤令激人言不滑
不棄官自白人材可惜終難掩潔白之標　國法

無私亦當受径歸之過蓋當法紀凌夷臣子去来
自擅之日尊奉 朝廷宜自賢者始故臣亦致責
備于本官而不以賢貸也將本官准令致仕俟後
起用日罰俸一年

告發猶戀舟行而不從陸後 命何其柔懦無斷
護過餘非若此此一官也縱無主使之情亦有庇
下之失至若黃景星船頭需索固失預防但本官
未曾染指驛官又已陞遷自不當與步經同科臣
等欲將王光經改調南曹黃景星候勘逾年薪俸
既已俱絕再罰俸一年以為不蚤戢船頭之戒臣
等非不知二臣平生頗稱清謹今以船户累之但
以連年災旱生民枯涸驛路繹騷供應疲憊之時
船頭往往包攬商貨挾官生事官不及知即知之

而嚚不可禁賢者戮額無可柰何二臣今日固不
得不為法受過然使往来驛道者從此懲羙戢下
少甦百姓膏血一二亦未必無小補耳其光紹船
頭張小亭柴科景星船頭張仁仍行撫按嚴緝提
究正罪

辭大理丞疏

為隆恩難報舊疾難痊策勵難前不堪供職事竊
閩南賤士滄海孤蹤歷仕倉曹叨塵銓屬去歲因
署考功郎中事三月內以瘵盛耳壅痾疾相尋題
歸田里九月內倏蒙 聖恩起職今官前病未愈
後擢隨至職感激涕零有何功能當此簡遇雖粉
骨不足酬隕首未能報也即于家庭北向望闕謝
恩訖方圖將息殘軀補輔醫藥冀得痊可赴任供
職而病窟既深醫治莫效水火互至轉復龍鍾報

國雖亦有心疾病終不相放且行年六十血衰氣
弱譬如槁木不可復榮理丞雖五品官亦為要職
三處五聽豈頹憒之所堪若諱病以冒官義固不
可職查浮會典開載京官患病三年限滿又稱患
病者令所在撫按查勘職歸纔一年猶在病限未
滿之中宜浮仍稱病又云京官再奏患病者准與
題覆職前以病歸今尚未愈宜浮依彷再請職前
備員考功見大小起用官員往往有控病辭免至
再至三者至于外官以病被參亦嘗分別處覆或
准致仕或閒住或調用或回籍調理惟視其人職
雖非外官病行餘無取吻冒已極酌法準病知所
自處伏望勅下吏部為職題覆開住以山林養不
才之身以病廢免冒官之恥別選賢能以儀棘寺
職既不曠員又免恥辱死且不朽矣

大理求去疏

謹　奏為不肖當去　君命當尊懇乞　聖明速賜處分以成綱紀事竊惟臣子進退必奉　君命而后　朝廷尊　朝廷之用舍必賢者進不肖者退而后　國是定今之不肖孰有過于臣者臣自戊戌滯第已亥就教以至今官歷任十二閱年十九皆以瞶瞶從事為吏部不能揚清激濁至以題覆實子倆事見參起為今官又不能見幾堅隱孟浪赴任再被前言拜疏乞身靦顏待　命封印司廳

苦滯囚人進不能奈會時流退不能飄然高舉徑出　國門如近時諸臣之為者杜門三月師命繼興追悔平生重負初志悠然臣所以遲遲待　命孟亦有說良以三揖一辭固君子潔身之義然而國有典制進當惟　命退亦當惟命使違　制以自逐棄　命以行意無事之日既佯避而復出有事之日皆藉口而競逃其流之弊至于群下无解今亦為此所縛是以欲去之心雖急未得　陛下

命不敢去也近于五月十五日接得吏部照劄臣在任供職臣何敢曠職臣聞風木易摧湍流難定違時者不祥昧進者多辱違心之痛圭組不榮既誤出今亦豈可誤曠乎臣曠不足以成國是徑去亦不足以成紀綱不得不再懇　天恩准臣休致使臣奉　命而出令亦奉　命而歸全臣子始終之義臣之上願也不然以五品京銜于臣為濫徑削臣籍或加貶謫以為不肖冒進者之戒亦臣之願如此則賢不肖之分明于下進賢退不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權重于朝廷天下有事皆可指臂使矣

日變疏　戊午五月上

謹　奏為日象大異可畏　國事可危懇乞　聖明早覺反危為安事臣以被言乞休杜門待命閏四月末聞外人傳喧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日中黑闇為變異常五月初一日未時臣于宅西空地親用水盆仰照見日旁有黑氣作態游移上下忽入日中日光盪轉不定若不能堪旋為黑餅蓋于日上不盡黑出日光奪奪如紙少頃黑氣在外又作態復入日光盪轉黑蓋仍如前奪奪變赤如是

者三又變淡黃未申以後逐無光彩臣稽李淳風玉曆通政日第十八其占甚惡臣意占臺官必有明白為　陛下言者及閱邸報並無一號治不可曉或者諱而不言耶或者言而不敢見之邸報耶臣今亦姑言之臣聞變不虛生日變尤大四月之日變為尤至切以其為六陽之極而陰敢犯也黑者陰象掩日最為不祥臣總玉曆通政所說黑氣黑點之類不過數端一曰政法不明號令不常君德不光日生眚黑為示若省咎補過則吉一曰天子繼天為子維以祭祀為盡子道若郊祀弗恭天意垂怒乃生黑氣一曰日與日對或合胡狄来華一曰日出入時有黑日掩日主外化侵中國掩盡則禍不可言掩不盡則復興至于黑橫日中如分日為兩亦主兇分凡此數種臣亦未知應在何等但舉目前至切之事莫如夷虜建夷之禍蓄謀已久人皆知而不言彼此相挨惟以甘結勒碑苟安目前養成豺

虎使之搏噬及至今日事變倉皇徵兵索餉繹騷天下而前後敗事之人一無嚴肯樞臣家坐而不來將臣懷疑而不進朝廷甚急臣下甚緩無餉無銀無兵又無成算熟視拱手闖口以待時日聽胡夷之合交為嬰城之危計大言勦而恐不知所守慮在外而不知慮在域中臣切不知其所終縱幸無事不堪再舉矣何也力竭而難持財竭而難繼法玩不威不可收拾也夫世廟之世南倭北虜並發卒以不危者何也法嚴而任事者惴惴也故以兵部尚書翁萬達自潮州二十七日到京尚被嚴譴且財賦有餘材武臣不乏名臣名將得以便宜從事故雖亂而卒平今萬事惰窳以天下之大賦稅非減于前事例日多于舊太倉銀庫何以若洗臨德徐淮四倉昔皆三十萬名為備郡國荒以此代輸實陰備有事日師行糧從之用也今乃不及數萬漕運以秋為期先臣于謙當也先之變所以得留漕卒自益也今踰期不到漕卒亦大不如額太倉粮餉昔

日足支數年今能有幾昔時通倉米多于議恐為
虜資請給官軍一歲粮俸聽其自運以餘米為之
直今不知所積多少議者但欲招兵而不急催漕
運師旅叢聚量沙難飽變且中作且各省招募率
非精卒費銀又多且恐未必中用不如發銀聽大
將自募其募必精精則可少矣精卒一可當三精
卒三萬即可當十萬矣如以兼人之餉餉一精卒
十猶贏四猶之費也與其以不練之卒充數而無
用毋寧發銀聽其自募之為精與其充數多而糜
餉毋寧兵精數少而餉猶可支又況處處招募將
令奸雄生心卒有澤中之呼海外之警首尾銜決
肢腹畢潰此立斃之道也 陛下視 朝中文武
吏有可倚仗者誰如有可倚仗必能發夷禍于數
年之前處銀餉于不虞之備何至今日倉皇繹騷
計無復之但以內帑為情乎萬一城門晝閉更有
何策臣願 陛下先自備言兵言餉言法言域中
事事停妥毋生後災而後可言勦也如其不然願
察日變臣聞緯婺恤周滌室憂皋況于蒙 恩澤

被寵榮者哉行取諸臣久觀時變必有奇謀宜令條畫以資　朝闕閣臣一人斷不能獨當其任宜得知兵者參其事宜令朝臣悉舉在朝在家習兵知變真心任職之臣以修實政仍舉草澤奇武材傳至京師仍　詔朝臣克廣德心和衷廣益破藩籬求功實惟賢惟才有益于國者是與毋以意見橫生猜嫌凡事議定而後行期于成效毋或二三勅內外文武百執事各修其職所職不效必罪無赦亦無或故為撫拾亂職守使人不得盡其用得以逃咎分責陛下亦宜深加脩省臨朝諮詢得失登進賢能使官充其任事責其成毋滯奏章脩　祖宗故事振持綱紀一以令甲從事其有註誤觸犯心忠而跡狂其才有可使者施以不測之　恩使之感奮自效而重朋罔失事違　命自恣之罰如此法不立亂不定變不弭臣未之聞也臣旦夕待放之身見古人雖在畎畝猶憂故不揣庸妄因感天象謹為塵瀆伏乞　陛下留神省覽

代兵部為石主事題贈稿

為國險可依勞臣先殞乞恩　贈卹以慰幽魂勵臣職事職方司案呈云云案查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該本部會同戶工等衙門尚書黃　等題為浦城奉　旨修築久未興工謹詢衆論定基址計財用擇人用事以固畿輔重地事內稱浦口城為南京保障鉄其一面任事無人竟未修築今臣與戶工二部各選其屬任其事在戶部即用浦口管倉主事歐陽照兵部選得武庫司主事石應嵩在

工部選浔虞衡司主事余文龍三員聽臣等移咨
吏部皆停陞遷俟城工告成從優遷叙等因已經
兵部題覆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四十五年十
月初八日該本部武庫司石主事奉委同户工二
部主事過江督造自起工至今年七月僅九閱月
已建完新城九百七十五丈倏完舊城一千六百
餘丈築邊堤九百二十六丈又建城門四座砌水
洞大小十座敵臺五座僅費五萬 千 百零方
在報功而本官以積勞身故查浔本官雲南永昌
人由庚戌進士初任江陵知縣調濟源幷調靈寶
擒斬礦賊曾經河南兩院 題請紀錄及陞今職
遠值城工本官受委之始即云省費可以成功觀
者皆慮其難今果以五萬 千閱九箇月而新城
舊城一齊完整與金川儀鳳二門外水陸二營相
對以控長江之險議固出本部之成謀然非本官
長材恐不能稱任使功雖有二部之協力然非本
官勇往或未必即成功職等有時過江勞問曾見
本官叱咤徒役指揮將領一日之間巡陟數次三

冬之際靴履再易性命委之風霜起居同于匠作
病篤之日猶傳呼查點各工聲不絕口真所謂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今擢執事諸役地方耆民
僉辭衷請使在生前直應首敘豈可勤事而死不
蒙優異之酬及查浔萬曆十 年 月內管河郎
中羅用敬曾以積勞病喉身故其時太子太保工
部尚書臣潘季馴會同總督漕撫户部右侍郎兼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舒應龍題為乞恩 贈邮病
故勤事司官以慰幽魂以勵人心事跡下吏部議
覆奉 聖旨羅用敬准贈太僕寺少卿余主事石
應嵩督城浦口控扼長江肇固豐芑其功不下漕
河而築城之議三經 奏請先後百年率皆阻縮
余一旦告成費省功速其勞比羅用敬尤難合當
援例上 請厚加錄贈其户工二司已有從優遷
叙之請無容再議等因通查前来到部臣等看浔
本官才當八面力任千鈞百事到手無難萬變當
前力辦屢経盤錯益別鋒鋩在江陵起萬民于昏
墊而詭口害成在靈寶除大憨于須臾而生靈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席即興城工久為百年未結之局一經營作遂成
國家設險之圖臣等才非加于昔人事亦踵乎前
議昔費多而不任今費少而成功昔舍築于道傍
今壁立于江滸豈臣等之所能實本官之敢任又
審地方衆庶之言並察一時共事之口悉其焦勞
辛苦之狀知其竭精耗慮之由江霧未開已親提
乎臯鼓夕陽已謝長襲沐乎烟嵐体厚而邪侵不
覺病至而醫藥無靈為國忘身其志可念方今遼
事倉囊邊材孔亟使本官尚在堪推轂于行間必
能為國効一臂之勞鼓壯成功或未可知嗟今已
矣此臣等尤為時事悼惜此人也臣聞愛駿馬者
市其骨寶靈龜者襲其皮蓋加恩于死所以激發
乎生厚錄其能所以鼓舞乎衆有如本官徒以擒
賊督城之前功尚無摧鋒守城之顯效已為　朝
廷所錄滔蒙死後之殊恩天下之人必將攘臂而
前樂求一死以報君親勵勇敢而壯國威在此一
舉矣此亦古人式蛙市駿之遺意帝王摩厲世風
之微權也臣等不揣愚妄欲將石應嵩比照羅用

敢事例特加鄒贈以勵死事之臣其戶工二臣歐陽照余文龍一體從優遷敘諸効勞人等容臣分別具奏上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崇相集

類輯禮樂書詳文

三山董應舉著

蒙提學道表憲牌蒙巡按御史李憲牌照得禮莫重于祭而祭莫先于樂自樂童失傳而禮不足觀致使秩祀大典有同兒戲甚非所以尊先聖而格有廟也近聞廣州府儒學教授董講求學政先其大者業已購有文廟禮樂志文廟樂編及邵儲古樂義諸書按書訓徒選擇儒童教習樂舞一時祀典犁然歸正環橋門而觀聽者以百千計斯不謂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千載一時哉本院竊謂嶺南聲教宜歸于一若行于廣州而遺于九府未善也所據諸書相應擇梓以廣其傳備牌行道將封發書三部選擇何者為全或此有而彼無應採取或異名而同實應刪去類為一部行廣州府約算刻工之費共該若干刷書之費共該若干應派各府分出刻完日大加校讐刷印分發等因蒙此備牌仰學即將封發書三部逐一細加選擇刪訂務須畧繁擷要切中禮節類為一部謄寫送道覆定發刻等因蒙此隨本學教授董看得文廟禮樂志樂編同出潘蠻之手而互有詳畧禮樂志雖該樂舞不如樂編之詳顧其序及黃鍾或問四聲清或問中樂器音律形製總序極為詳妥此又樂編所無者又禮樂志獨冠國朝事例雖遵時制而歷代祀典闕無委源監古知今恐亦明時所不廢也其次孔子世家節取史記失之太畧諸子小傳亦多踈舛末載嘉靖九年祀典集議旁及文移瑣語失之太繁以上數項俱當為之刪定裒益畢職不揣其愚妄加考究尊聖諸書

日夜纂集謬作歷代崇祀志以代事例作孔子年譜以代世家更定顏子魯子子思孟子閔子冉伯牛仲弓宰子端木子冉子有子子路子游子夏子張澹臺子原思子南宮子漆雕子巫馬子許子宓子不齊公子季次樊子遲公西華子公羊子陸子及補國朝胡子陳子啓聖從祀孟孫氏周輔成氏小傳凡二十九人謬作啓聖祠引語一刪去祀典集議不切要者三之一類作禮部凡三卷其樂編所載事例已畧備歷代崇祀志及集議中而冠以樂器音律形製總序其餘樂舞圖說悉依樂編至黃鍾四清聲二或問皆附卷末類為樂部凡三卷合之共六卷大約仍禮樂志之舊稍稍增減補足以備裁削彙成全書至于郊儲樂書所論舞以五行八風為主極為有見但不切于文廟未敢輒附畢職愚昧無識已將錄成禮樂書六卷繳報帶管學道佘裁奪外緣係原蒙行委纂修事理合繳報具申提學道海北海南道

選教樂生議

看得　聖廟雅樂不作久矣無論五音從律即琴瑟笙簧等器委之猥流道士素未調習丁祭觀樂只以空手撥弄真同兒戲夫琴陽而瑟陰也故遊魚出聽陸馬仰秣風雨来而玄鶴舞音之所感而不失其類也此可令猥流為之乎彼未鼓一絃未識一操勉強應命括索僱錢二丁而来一麾而散應者既苦其煩聽者不聞其響無樂可也焉用是餼羊為職于舊歲秋丁曾稟提學道隨蒙本府面

語選擇童生教習已於舊年十二月內幣聘本學生員戴科受揩有服生員參用寔考正文廟樂志教習童生十二人琴瑟已諳試之丁祭已有可觀而笙簫等樂歌舞之節仍須教習尚待秋丁方能諳曉顧大樂久廢一旦擇童生教成若不徼加作興終於散去仍歸道流復同兒戲則是今日之所為幣聘教習徒為一時耳目之觀于文廟無益者也合無限定童生數或十人或二十人令學教習其聽教諳曉丁祭效勞者許作樂生遇有考試

徑由府送道如有進學一二名即令補足庶幾士心競勸大樂永不廢墜此原本府德意然不可過多恐開倖竇而教樂生員戴科參用寔等亦當議一社學與之居處專責成功職未敢輕議也

社學議

看得社學以養童蒙清水於源孽木於蘖此聖祖作人之妙術也前經提學魏莊渠公振舉風猷盡毀淫祠為社學立之規制後乃沒為市肆一二無賴攘為世業坐收賃錢或父攄而子承或此傳而彼授以育材養正之區為覇占覓利之所大玷學規甚乖名實至如社師馮夢元豈不春秋二丁鄉飲鹿鳴教歌童以供役哉乃反不得半間駐足之地而此輩藉其衣冠偃然有之莫可誰何此

提學道之所洞燭其弊而按院之所目擊慨然有當於生員蘇景熙之議急欲行之者其議以挨貢生員挨次輪掌不得與人接住不得賃人貨居但令謹訓童生暇演琴瑟以充丁祭作樂之用此議甚妥蓋挨貢諸生多係老成嫻于教訓以次輪掌又不得覇為已業令之演習琴瑟則禮樂不為虛器是一舉而三善備者也今查郡志城中社學八所南海縣鹽步等堡社學凡一百零七所番禺縣白沙等堡社學凡四十八所今除南海番禺社學

外城中八所只存其七除北隅社學今改為李忠簡祠外其小南門者原係府學已故生員馬若龍管而其子番禺生員馬紹元至今擅之蓋享利二世矣其在蝦欄巷原係府學生員梁賢承管今則南海生員陳懋德包任多年其在西南隅鬼驛前原係府學林有梧私傳與熊夢祥者據生員蘇景熙所呈異學包占生員或者其在斯數人乎他若忠襄祠社學本學生員陳文錦東隅社學則許成裕武林社學則本學生員馮翁年亦多三十餘年

矣夫彼既視為世業一旦議逐不免招譁然不一為清議則又空費前人設立社學本心且非院道蕩滌宿弊興隆教化之德意也卑職官小性愚私以生員蘇景熙所議挨貢輪掌為是城中社學如小南門蝦欄巷鬼驛前忠襄里武林諸處原係府學生員承管者宜歸府學貢生挨掌參以生員戴科教習琴瑟為正樂助而社師馮夢元亦當議處一所使之參掌庶幾習樂歌者群聚而社處樂與樂言操歌與歌言調而里社雍雍坐收有德之效矣

學田議

看得學有田以養士也必經制善而後可垂永久本學自建置以來豈其無田而浸久則沒故可知也即如清遠廢寺田十五頃非萬曆十九年撫臺劉提學羅所清查為廣州番南清遠四學濟貧用哉而貧生哓哓未得盡蒙實惠是委前人德意于草莽也勢不久矣何也地遠而僻則稽查難豪右包攬則追徵難徵租于縣則應發難而佃丁拖欠不與也夫以十五頃之田租銀不過一百十七兩

有零以畝計歲輸未滿一錢可謂輕之輕者而奚
歷年拖欠至去歲全無徵也職常遣生員清遠人
黃瓚至其地核其所入豪右之租共二千餘石計
銀當得三百餘兩今其納縣只一百十七兩零耳
其利非不厚而輸云拖欠者推其故以田本清遠
獨清遠人有之耳何得越而為諸郡邑貧生利所
以一借為脩學用且三年餘而今猶負欠不已也
近日佃丁有情愿如數輸租入學不入豪右包攬
之說蓋彼輸豪右三倍于官租擇利莫若輕或其
本心而按院決意變賣歌為諸生長久計甚盛心
也第不知公田承買得幾何聞之清遠田價賤于
番禺所賣之價復置近田不知可得相當否此須
當事實心為諸生計方不狥上人德意耳而清遠
歷年所欠田租銀計亦不下百數十金理當追完
以贍貧士不然以充修理學之用其亦可也

湛誠服議

奉本府帖文提學道案驗行府仰學即將丁憂
四生楊聯捷楊鵬翼何茂松湛誠仰學嚴查查得
楊鵬翼近已身故外行據廩增附生員譚可升黎
炯黃燮等該畨里隣楊清等結稱本學寄學生楊
聯捷的于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初七日丁父仁憂
何茂松的于萬曆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聞喪丁
父兆湖憂湛誠的于萬曆二十九年正月初五日
丁母顧氏憂各結報到學已經具由申府轉詳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批楊聯捷等三名姑准候服滿之日起送試奪繳
隨該本學教授董再思楊聯捷何茂松丁憂在二
十七年三月內未經本道查考寄學前已無可疑
湛誠丁憂乃在今年正月初五日恐有規避細問
原保結生員黃燮稱燮于湛誠故父德淵為會友
居籍異縣不知其詳但二月十一晚湛誠衰衣到
館會燮保結燮問所丁者誰憂曰母顧氏燮以為
此德淵之繼室誠生母也信之而湛誠遂會燮名
投遞去後再查顧氏已故十四五年今所丁憂顧

氏者乃誠母媵妾自少撫抱誠者也蓋誠失母時
方九歲此人鞠之未知于例得稱慈母可丁憂否
等因畢職自恨當時不審徒據數幅結狀為誠申
詳萬一有悞罪不可雪細查家禮三父八母圖慈
母齊衰三年蓋義服也而律亦有為慈母服之說
但據家禮慈母註云所生母死父令別妾撫育者
謂之慈母當服三年而父妾乳哺者謂之乳母只
服緦麻迹若相似恩有淺深服有輕重今湛誠所
丁憂者謂之慈母則誠失母時已九歲似已不待

撫哺謂之乳母則湛誠自少長養其手浣濯飲食于誠有恩亦勝妾之常慈母無服等于不孝乳母重服是為二本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也今湛誠所丁憂者顧氏乃其母之勝妾有子則當杖期無子則當緦麻縱有撫抱之恩亦當先請後服況于迹涉疑似呈無的稱不其啓規避之疑乎黃燮視誠為故人子但知其母顧不知其有二顧所以率然取結之際不暇詳辨似亦無過甲職亦只據誠結狀申詳未及細查何母職之罣悞罪誠有之湛誠服非其母有規避等情惟聽裁奪職未敢擅

周方二太守生祠議

看得前任名宦太守周真誠篤惠清簡宜民當食
忘餐一意拊循真若家人父子沒世遐思鏤于肌
髓與前任推官陳合祠于忠簡祠之左蓋合郡士
民借此以永甘棠之思耳往歲招建內府議拆二
祠士民不忍有本學生員陳傳仲魯泰等欲借宮
墻助工銀兩搬回木料以待改建此亦士庶同情
非有所市德于既往也卑職會同諸生計議僉曰
可許已聽陳傳仲等將其名下所題助工六兩三

錢五分支用搬回木料瓦碑見貯學傍既久矣迄
今未建實苦無地又見前任本府方定亂萌于稚
齡方熾之秋化梗俗于睹訟肆行之日真視民而
如子且留意于移風振勵學校創闢城門惠政非
一不意小嫌飄然歸組祖送萬人如割父母于懷
長戀庾桑之祝論澤則周遠而方近論賢則周前
而方配譬彼潁川黃趙輝映所以傳仲等不揣諸
生之愚欲倣舉旛之義昧冒請地改建周祠併為
方祀理未為非情亦緣假前事非為已何所濟私
且忠簡之祠已蒙處建而周祠木料久頓未復不
無望于主張風教者之一處置耳本府若俯從士
論追念前徽賜數丈之地聽將舊料建改匠作工
費責之陳傅仲等自行鳩集必不敢上煩公幣借
公為名而私規利者也不然舊料俱存久恐朽失
則前日搬運歸于畫餅後若議誅破冒主者何辭
亦乞委官查明木料瓦碑另行頓放免致諸生之
紛紛也其門外馬頭東西宮地原議照宮墻丈數
兩頭設閘閘內聽人開設書舖併城內學前官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知當歸學與否聽從本府裁奪毋職未敢擅便

學論

濟貧一節有司所以扶持諸生恒心令不以困自棄也豈可虛冒今查舊案所上貧生名多不實將歲月人事頓易抑比上惠于江水有力者爭汲乎本學百事皆欲以天理相正有能灼知諸生堅苦耻于言貧者幸以告本學為上其名于府其已前濫能自白者亦吾徒也

歲云暮矣牛衣卧泣者可悲也吾力不能徧賑之有能篤誼相為者乎賑人者與賑于人者来告

吾禮之

鄉飲大禮朝廷所以優老善俗非其人則辱禮舉非其人則辱官本學職在司正揚觶敢不以天道從事顧正介二賓皆有爵而耆者其宜蹟鄉評昭人耳目而三賓衆賓伏在閭左本學何從知之徒取決諸生一時之口恐未足信萬一悞舉使黃流注于毳俎無論辱典即本學至不肖何肯靦然而處其下哉為此預先榜示士民人等如有所舉不稱者幸以告罷之是免本學於悞辱也本學且再三謝仍給賞酬其意學地已復學工已興百費所需在二三知義者先倡耳窺左足先應者吾願聞之此中諸生奔走不給僉舉其生告諸邑之父老子弟不以修宮墻為非乎願以籍受署若豎一柱若列一楹若矗而上覆若礲而下餚惟心所命而必踐之使其生有以藉手于二三子豈唯不佞仰成其於夫子在天之靈或者其不昧也夫梵宮神宇金碧輝煌豈緊緇黃自營自效亦惟是慨然者一

念員成耳今豈可使吾道宮墻反遜其盛乎其有愚力于此者明以告我

據志令教授衙故鄉賢祠也教授安得長據之今擇望日復祠鄉賢其中而教授且率妻子徙居于西廡之外寮雖湫隘尚不失故措大時規模夫德荒學舛風勸無術教授之恥也齋宇不嚴賓宴無所非教授之恥也昔賢居官縛竹為床置几讀書怡然教授不猶勝之耶何敢不樂望日諸生從予改鄉賢祠預告

本學有職于爾諸生諸生不才是吾教不脩也罪當黜至口說敦敦而公然自放理不能諭衆不之訓頑不知悛本學雖懦法得以夏楚從事終不以惡養爾矣其詳思之毋忽

諸生有能譜琴瑟者乎以告吾且延為師以教社子弟令習大雅之音以妥聖靈

文廟琴瑟久廢本學已令戴生科教成科已蒙當道上賞矣且以教舞見屬本學亦考求樂志樂

義諸書具有成法苟不得人習之道流弊蠹俊民乃耻為之曰是伶工賤役也噫有事宗廟何役不榮周之習舞則公侯子孫漢則二千石之子隋唐舞郎皆取品子其重也如此即國初洪武九年亦令擇監生及文臣大臣子弟習之迨後雜以羽流遂令衣冠之士耻與其列今當道欲復古教化加意于此非輕矣士柰何亦耻為之如有秀子弟自十五以上至二十願從吾遊者吾且以舞教且為上其名于府新其巾服免其家賤必不令羽流間雜為吾秀士玷也秋丁已近有意者速報名如數而止

文廟設像非古也土偶聖賢其褻之遺風乎像且弊肖久之且敗世廟易以木主聖識遠矣當時天下郡邑或藏像或木而屏之要以掩人所不見即胎孀于蟲鼠風雨不恤矣且其說曰吾不忍尸祝而土藏之譬之腐屍不葬謂人曰吾不忍其親孝乎哉教授思此至熟業已浮請于學使者奉像而藏于番山之後隱隱三峰標以石

碣而諸生聞或有執不忍之說者議欲藏之禮毀之中夫禮毀以禮聖非藏地也雖云不移神御周以磚石便獨不念神御舊石已泐不易且崩聖像能獨完乎今縱永壞終能免壞于百數十年後否不能免于壞而能免于藏否一藏之不忍而忍其壞而藏乎夫宗廟之祭遠則祧祧而墠墠而鬼夫墠則瘞之矣鬼則置之矣夫此非其本本原原猶以義割況于弗屑之土偶也諸生欲求聖賢真面目當于鄉黨數章及申夭

諸賢問答等語即以迹二石刻猶依稀柰何不忍于土偶非達理且非制也教授如制

聞諸生欲為教授復舊衙者私自歛營度業有期矣教授竊不自安之令雖無正衙寄西廡下卑陋湫隘教授故起家貧賤不厭其如此誠使諸生謹身敷行魚魚雅雅錫光教授多矣教授雖無衙樂之況廟廡啓聖祠並未興工教授何敢圖居爾諸生即愛予顧且止毋輕動

凡在號舍肄業者即外學諸生朔望亦當禮于大殿初二十六謁燕居及新香壇各四拜畢對揖而散謁聖不出者舍長一再諭不悛斥之或恐先後不齊當鳴鼓二通為節一鼓振衣再鼓到明倫堂三鼓齋集拜後至者多一拜以昭不恪至者畫卯本學月給餅銀二錢舍長供茶蓋贍所以自重其本原而煩苦諸生以歸于禮讓恭敬本學亦未必盡非也

世廟時東莞有邵生儲者著古樂義十卷教授潯其一于浣沙先生則論舜者是也惜其全書散失爾諸生有篋而藏之者乎其持以見示不然或山澤好古君子有之其為訪而購為以為桑梓討之資更諸經圖石泝矣有能尋而補之者乎教授且百拜受教

教授于此踰年雖有所捐于宮墻亦唯以爾諸生自行脩節而用之此耳教授何費為今宮墻既竣教授已寬然蔬水矣貧生如某某等教授葉已前却其贄即其餘未送者俱免教授無德

于爾諸生何敢坐享其脩脯以為妻子地但願
諸生脩身敦行循禮法勸為善其為賜于教授
豈直十倍而已也

訓戒朔日拜廟不到諸生

問汝諸生今日浔為衣冠稍有知識從何而来非
從聖人来乎既從聖人来則是聖人為汝開眼其
德無量汝必當有敬重之心既有敬重之心自然
朔望瞻拜不敢遲失瞻拜遲失便是心不敬重心
不敬重便是忘本古人有云入廟思敬當汝瞻拜
時上有聖人兩廡賢者汝若有志必惕然感動興
起汝若作事不合道理對之必有愧心必有悔悟思
改則是瞻拜片時便能使汝心地回轉發奮作人

亦在此基朔月之初也望月之中也朔日而拜則自朔以後不敢為非以愧聖賢望日而拜則自望而後不敢為非以愧聖賢如此則一回拜聖一回儆惕古之有志者常懸聖賢遺像朝夕瞻拜蓋亦髣髴乎昔魏莊渠督學廣東時惠州有民某者生不識字日置四書焚香拜之踰年心遂洞然通知大義莊渠見而禮之夫彼蠢夫耳尚知拜書況汝知書識道理者乎推他拜書之心敬如汝得以衣冠拜聖廟必想望不可得肯怠失而遲乎彼無勸而拜汝有罰而不拜人之相越一至于此汝其猛思痛改毋自棄乎聖賢甘出惠州百姓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留雍與吏部議禮揭帖

職等承之咸均敢不靖共而謬仰溷于下執事顧有事關宮墻禮當復舊度執事必可以聽者謹布而請裁歲首二丁拜聖邀寵道駕亦執事之所自致其敬于聖人非本監之所宜私德者拜而不送所以專執事之敬于聖人不為私也自嘉靖以前送止二門階坡所以申職等之敬于執事不為諂也隆慶年間乃有送至東角門者已非舊規猶曰此棗門耳年来以執事就輿之便送出櫺星門及

集賢門外遂沿為例然揆之于理終覺未妥何也執事拜聖非拜本監也職等代聖人送乎非執事之所安也若自為送乎則櫺星門何門而乃以迎送疑非職等之所敢而亦非所以尊執事何也執事為拜聖而來固不敢人以非禮之恭私效歎于聖人之宮墻以自為尊也且大老拜畢職等列班階左未有送上轎者院道拜畢職等送至階坡未有送上轎者而獨以此禮奉職事疑執事且必曰是名為儒師者而諂曲若是沿而不改豈為監有人乎此職等所以皇皇洗心以求改也若曰近例已然汝何敢易則職未品也豈敢憚一迎送之勞然不敢違禮以取罪惟執事實義圖之夫沿近例而可以明執事之尊沿為可也沿近例而執事不益尊瞻顧宮墻或以動執事不安之心意亦執事之所欲改而有待者故敢以意請唯執事義圖之萬一降心相從未必不為盛德之光謹禍

收米利害大略

厥来虧折其故有三一曰厥下濕二曰厥上漏三曰收米苟且二者責在脩倉若收米苟且則監督者不得辭請言苟且之弊多稍多糠碎及濕而碎之弊甚于稻何也稻則年久尚存碎則年久成灰也濕之弊又甚于碎何也碎止成灰濕則壞厥也嘗見豹韜左倉廣字厥收米八年厥墻漲裂屋頂四塌問之則曰此某爺聽分上濕收濕米發臭三月故至此其在虎賁右倉秋字厥後墻裂出一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手可探入問之其故亦然故曰濕之與甚於碎也然亦有臨厥濕臨厥碎者蓋倉場雖廣囤基不過七十個萬石之米盡數入場盡數發晒厚可七八寸至一尺縱經三晒三番九暘亦難乾透米多難篩天時不能常晴或篩未半而雨前功棄矣或篩方完而雨不免收囤蓋蓆圍蓋其厚幾何能不濕入乾米遇濕再晒必碎不晒而收為患滋甚豈不大作蓆皆飛去連注四十日米盡壞糧解與攢泣告復晒兩日入厥厥裂當此之時必欲乾淨耶則糧解不知死所矣故不濕不晒不苟且收入苟且收入遂至濕厥遺怨後人安得不設法以處某今計米入場滿有萬石之米只許先進三千發晒一日乾則即篩一篩即收不過三日前米入厥後米隨進亦復如此二起篩晒入厥不過六日中間進米遲滯則係糧解之事其只知趕逐天時竣此役而已若晴久而熱度必有雨所進不待三千或二千亦各隨便發晒空其一處進米兩不相妨天有雨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晒不甚乾亦令收廒以為經晒之米雖不甚乾猶愈于經雨而輾轉成碎也凡某所為法如此雖于三晒三篩舊法頗有不同然晒必三者期于乾篩必三者期于净米苟乾净即不三可也米苟濫惡雖不止于三亦可也晒篩多寡只看米色若一緊用之恐失法意要之某心決不敢苟且而已

高平差記

入廒之蓆往往有剩脩倉之功往往有闕剩者能節則闕者能補也應舉承乏錦衣差初督開溝繕設更舖置器又繕而廳塌道路繕而官房繕而廒座不煩工部職此物也去冬攝差高平按簿查蓆雖頗有存而各倉不相應假借或普散他用破費亦多不必盡浮其實蔑以錦衣差法理之五倉之蓆通而為一以蓆之價興倉之工始事于天策南壯急水病也先溝後塌水所出也以溝之土實塘之

窪因其便也陣出水之溝以板恐頹而淤也內溝以城磚塲以平身因勢道下便水流也二倉既竣爰及興武三倉告成尚有剩蓆可為高平二倉他日之用嗣我者循吾志吾知百廢具舉為此差百年利益無疑

題祭器簿

南京太倉廟於錦衣差之烏龍潭首倉也歲以春秋二仲之望　部堂總督承　制行事五差咸集本差治具本差之見年攢典陳設斗餘羅扒夫治燎本差之官攢供役其不任役者惡出迓　堂於牌樓之道左往往有風露雨濕之苦予甚念之謀諸倉役僉曰牌樓有地閒可屋屋則風雨可茇諸費可供矣遂以仲冬鳩工庀取諸廢木取諸朽剩作屋三間舉月告竣閒月賃錢百文歲可得錢

三千有奇署倉者職其入而用爲簿正其數無溢無侵有餘以修祭器備卷廂今而後諸役不費一錢事事者得專其精神無苦無怠樂於奔走伏謁而監督亦得拱手以相祀事之成永永無斁

竣差申明預給廩價

爲申明節廩脩倉預給各攢碎廩價銀事照得本職待罪倉場職在收放至于脩倉原屬工部但晒場廒座溝途更舖房屋器用既已盡壞不一一料理則無以爲倉一一料理則公帑不足輾轉思維第見入廒舊廩多有剩餘就中設法節省存留變價召工濬溝置舖脩器增墻外又解上四十三兩五錢九分發貯縣庫其後廩積愈多工程愈益有緒又將所存剩廩發給各縣解戶蓋囤各解廩價

自交窑戶令進磚兎自三十五年正月至今三十六年十月止共節蓆價四百三十八兩三錢九分發與窑戶陶宇陳琥凌晨史雲龍等買城磚五千七百七十九塊平身磚三十三萬五千三百六十五塊時兎五萬一千四百大兎五千片又買滾溝廊石條三百一十四丈加以募塌廢埋土大磚無慮萬餘并諸工費委曲計處已砌過錦衣倉溝塲一百九十五丈虎賁左倉溝塲三百八十五丈豹韜左倉溝塲二百九十六丈旗手西倉溝塲九百五十七丈又移建錦衣倉辰字廒一座五間脩砌虎賁左倉藏字廒一座三間各倉官廨官房二十七間監督公署四間倉舖二間開創新路一百五十丈木風路石樁鎗弩床帳祭器二百八十件並不敢仰煩公帑大約蘆蓆萬片只用數千入廒即計各攢放糧日碎蓆價銀該納若干數外多給各攢既已先滑他年碎蓆之價備納有餘且蓆省廒寬亦可多貯糧米本職因滑輾轉出入絲存黍積竣此徹工但念各攢放米在後人情貪利隱其

本末萬一托言收糧之日蓆數不足希減碎蓆銀
兩事經別手誰復能知職不得不一申明并職前
時帶管高平差填築三倉汙塘砌成晒場又板障
大溝永利水道俱出剩蓆等費一併粘單照驗職
非敢戔戔自鳴但工求急就事出從權形迹既不
暇顧而碎蓆銀兩已盡預給事理亦當上聞且使
本部院知此推之各差轉相存積以備脩理他日
公帑或可少寬亦不必紛紛互爭于三七四六之
間而處置亦自有法也

議酌預支并救荒諸策

預支之說不知起自何年即耳目所覩記萬曆十
五六年水旱相仍倉米一石值錢一千三百文民
間米價極貴當事不得已方請預支軍粮兩月與
百姓買籌至十七年浦口糧盡皆過江關支二十
七倉之米放散殆盡不得已而借壯漕以南户部
銀賞邊以壯漕之米續南軍之食當時壯太倉積
儲甚多故得借也以舉愚見當時立此名目亦甚
失體蓋留京飢乏自應上請　朝廷開倉賑施若

以預支為名則恩德不歸于　上而年豐之時又
難扣還是徒與之而德不歸于　上則
名實兩失且預支之名既立一有小荒軍引為例
後日之倉米繼與不繼軍人曰吾例有此耳當事
者亦不得不緣例為請不論荒之甚與不甚
者曰例固然不得不散米盡而不繼必有內憂此
仍外米不入倉米日散
不可不慮也故舉以為請預支不如請開倉賑施
事急米貴之日不過十萬惜聲如雷笑恩數不常
下不得引以為例倉米不至盡散且以明　主之
德尤為得體而無後憂今總計通二十七倉見在
米不過三百六千萬
百餘萬常年歲放五六十萬二月十月折銀若值
米貴以米代銀又加預支當至七八十萬如此則
通南京之米僅支三年餘耳今湖廣江西吳浙諸
處出米之地皆被水災即都邑間有登熟必緊以
災傷請明年糧運定不能至明年仍災後年糧運
亦不能至如此則是坐食此倉矣　國家根本萬

萬人之命皆在此倉則此倉糧安得不思樽節愛
惜之計乎今幸本部調停糧米早放數日米價大
平此便是救荒至術無待更以預支為說也縱欲
預支亦當俟之明年蓋前十五六年之水旱亦至
米甚貴時方有此請且僅僅預支三月也今纔荒
便有此請若米價不貴而遂與之不知明年後年
復荒作何處置再請預支乎恐有後来不繼之憂
不請預支乎是米賤而新德也兩者
皆非故當酌貴賤以為緩急總盈縮以為遠圖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慈母藏蓄餅餌待子飢乏然後予之猶藏其一
二以待後求若一頓予之小兒口活惟恐不多餅
盡之後飢渴無救前日之飽不足補後日之飢惟
有哭泣呼叫怨尤百出而已愚以預支于米不甚
貴之日不足為德預支不繼于米甚貴之日則足
以生亂今之慮荒當以三年為率今之救荒當約
畧倉米足救三年仍有一年之餘不至借支北倉
乃可無慮何也災害未可知今之北太倉非昔比
也夫人足之所履不過只尺耳今置足于只尺之

地外無餘地其能立乎故荒當漸救其不足米當預計其有餘事固有意外難箕者不可以今所有以為有餘苟以悅軍不為遠圖也愚以倉米每石必至六七百錢時乃可預支即有　詔旨允行亦當酌量緩急然終不如以　上恩賑卹之為得體是在當事者一轉移間耳或以預支之請軍士皆知不無要涎則舉請以利害譬必無不聽若今日不一吐言他日糧米不繼責在戶部萬一有變悔之亦晚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惟當事者留意焉

又救荒之法不在禁糴定價在周知四方豐歉貴賤有術使之流通使米有可繼而已今湖廣江西吳浙諸處雖皆被水災其中豈無一二都邑不被災者亦借此規免有司意顓在地方欲因事而為之德雖有稔郡稔邑亦堅以災請儲運且不入儲運不入坐食倉米雖隆之天猶將匱竭況僅僅三百萬乎計宜咨行各處撫按地方有司災少之地猶應輸運如故其有災半而能輸運者石免平斛

二合使人樂輸他年不得引為例又令富民能糴米數千石至京者與之冠帶復其身米聽其自羊利如此則運者閒至而貪利之徒襍屬而至荒庶乎有瘳若禁糴定價則古人所謂反為姦民生氣酸米且益貴不獨血脉不通結為瘀塞而已也又政在急病不在徧施徧施則易窮急病則無怨今都城內外米價亦平不獨有被水之家其苦為甚當事者宜有以處之若查無礙積蓄多寡給助則目前雖不預支而惠固以平人且無怨至于除盜賊尤屬荒政之要宜行各兵馬司嚴督于兵查報白龍掛掛名經問未結者如法監候又嚴審子手賄認倉分巡徼每日具結監督分司事發之日照名提究庶幾倉場無慮而來盜且必多盜多而米益易竭不獨貽累于守支且將陰損儲賦釀亂生釁不可知也此亦周先王救災弭亂息民之慮也

古人救荒亦有務興作以食貧民者愚意作無益不如作有益作有益又不如作大有關係之事尤

為益也今如浦口城之餘其半其地關係不細抱深計者蓋屢請而屢議之竟以擬議錢糧未合久而莫之圖愚以天下無事此城可緩天下有事此城不完愚不知留都之所終何也留都之所恃者長江天塹此城實阨其喉也此城不完則城中之倉糧秖為敵資一葦南渡即天塹之喉失矣直與關係不細也無事而圖之既以為緩有事而圖之又恐不及然則何時而可愚嘗問諸往來人此城故餘于水歲以浸入今所餘地頗生洲水不浸入矣獨其東尚未復就其缺而補城之計有一二千丈計費不下四五萬金未貴役興飢民就役必衆役衆則易就故惟此時可以興作不惟為保固京國之要圖實亦救荒之仁術也

條陳草塲利病

職蒙委草塲見各商虧折賠累之苦心竊憐之又至塲放草每包不及十斤時價僅值三文原所領價則一分一釐六毫也夫以三文之草領出一分一釐六毫之價彼之獲利已厚矣猶有賠累者何也職細細體察週視草堆有未放而爛一角及半邊者此七八年草也有委爛無數化為糞壤者此派放未完草也有堆色頗新蘆蓆飄落一二處無蓋者此新收草也職于是喟然嘆息乃知商人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折賠累皆由于此一則積之多年而爛一則蓋之不固而爛一則派放月久踐踏而爛此三者商人之所以困也抑又有故一向商人包收包放上堆之草皆不足數攢典以其包放也不之問監督以其包放也不之知只圖目前所領官銀其包放也不之覈小人無知只圖目前所領官銀或以抵債苟可了事悠步斤數甚至欠數千包叩頭求免虛報堆完者有之其意以後日不足買籌抵塞耳不幸商草召買數多經歷年久原數既虧積爛又甚于是有放未及半草無一莖者矣不得

已賣產賣子賣子不足而逃走逃走不能而死獄一人逃死數人共賠賠之不足計出無聊則有如向之金川清涼十年三燒委曰天火而已又有舊病未補思剜新肉經營領價以完舊草舊草未完新草又復掛欠輾轉召負累無有了期草商情弊大抵若此矣今縱不能救前當善其後善後之策莫如節買草慎蓋墊儘堆挨放又令守支攢典任上草之責而已夫多備糧草所以待夫有事向有買足百萬之議矣職獨以為宜節者何蓋草與糧不

同糧運自湖廣江西地遠而難卒至也故宜久備
草出之近地在在有也故雖備至三年亦為已足
今查在塲見草已一百十八萬有奇領價待收之
草又二十萬合之幾于一百四十萬矣計每年所
放不過二十餘萬如是則見在之草足支四年不
啻矣若復再買愚恐今之新堆後復化為糞壤意
者暫停一年專放舊草然後計所放之數陸續買
補要常使有四年之備可乎議者又欲買草之後
兩年折錢夫折錢費誠者蓋公帑矣愚以兩年折
錢不如歲當草盛之時間月一折于計猶便且總
計四年折錢之數足展放草一年是又有五年備
矣何必多買乎議者又以蓆户納蓆多不如式計
短少扣價或留上堆所餘以備用此亦惜財盛心
也愚又以為草堆露天特恃一蓆耳非若糧米在
廒蓆可節而少也草堆層層而上層層綴蓆而壓
之盡蓆短少則入不深壓之不固蓋之不厚風飄
雨壞不能持久今聽其短也而但扣其價又節其
餘則草堆之所蓋固已踈矣新堆之草尚有飄露

安滇倚之數年愚以為短蓆必不可准也堆夫覆蓋必不可使踈也宜令商人買蓆必要長大如式又令堆夫蓋墊于常法兩兩相比之外加一垂尖則持之益固庶可少敝風而乎至于放草向有三場均放之法一堆待放至八九月尚未完者愚以放草與放米不同米放未盡猶貯之廒草放未盡棄之風雨夫以八九年之爛草又經八九月之風而踐踏暴殘月甚一月是重虧也若照挨陳一堆放完一堆繼之不過兩月可完一堆殘爛亦少且中和橋之草二十七年未放者尚有四堆而金川清涼已放至二十八九年矣雖曰三場均派准之挨陳實為不均如愚所陳是亦合于挨陳之法各商之所同欲者若責攢典准照倉攢任上草之責職非不知草露天非若糧米在廒可守草無耗非若糧米有耗可守哉職以包放虛數之弊非分責攢典不能稽非分責攢典亦不能使督監之留心而必覈者為之法曰草在外場斤數不足者罪在攢草上場內包數不足者罪在攢放草之日虧草

至萬包者永不起送戲至二千包者停送一年如此則攢不滑不經心凡上堆蓋蓆亦如法矣上堆蓋蓆如法後日放草商亦不至賠累而草政亦不虛矣以上四議惟上草蓋堆如式職可自行若停止上草職在山東司儘堆揆放職在查糧廳官攢起送職在以後監收必公同酌議庶可無失至于清涼門城內草所宜多收中和樵在城外宜少收令中和樵有十六堆清涼門僅八堆耳乞令監督移文山東司以後告發上草停止中和樵一二年城內多收庶滑輕重此則在三十七八年事職不滑不預言之也職愚無識目擊草場利弊思為善後之圖非獨為商蓋亦為國非獨念商人賣產賣子逃走監死之為可憐亦念國家以有限錢糧委之糞壤委之烈焰之為可惜也聊為斟酌前議以備芻蕘之一見倘有可採乞發各司議妥定為成規然後施行

續陳草場事宜

職承乏草場將及一載其間利病攷之頗詳前後條陳次數已經議行外更有一二膚見欲以救商省費者蒙令續陳故敢冒昧條上

一商人賠破皆由上草不足其上草不足則以買籌甚賤之足恃蓋一籌之草約三十包除木蓆價外只草價三錢四分八釐中和稿籌價僅五十文其利七八倍清涼金川籌價貴時僅百文其利亦三倍不啻商人恃此故草不盡上或上不及半者

有之往時買草不多三年放完前利尚存足供賠
敗其後買草過多動至八九年始放故多壞爛加
以同上商人消長或故或絕衆為均賠上草既虧
年久又爛又為人賠三累併至重息揭債商能無
敗乎三塲之中中和稿猶足支吾金川門雖疲而
人猶衆惟有清涼門荀孝高錦鈺楊立敬周植楫
四人原有十人死絕逃走者六矣以四人代六人
賠敗苦已徹骨今尚有應賠草一萬五千餘包閣
手未放若照籌價合用五萬餘錢只靠明年買草
領價及告老舊商田有耿與之共賠此外毫無所
出不為少救職恐此四人者將為六人之續後益
難處矣若以一萬五千應放之草派放三年每年
只賠五千餘包庶幾遞減擔力陸續可了少蘇疲
困至于明年買草的須食商幫助蓋人衆而事易
舉收之不難而後來亦無力少難支之愚不然疲
商寡助前賠後迫債累已多揭借亦難雖有刑法
亦無柰之何也
一舊商疲累既由上草不足及買草過多則新商

初僉的須設法防處勿蹈覆轍職前陳停買草以防壞爛責令收草攢典放日虧折不准起送以防包放既議行矣然職所收雖有餘包計斤亦未足數蓋草自外塲挑至堆所一路撒落既多秤驗之時扛繩未除斤兩亦少并上堆飄委亦復無數加以放日軍人踐踏縱使嚴收一堆五萬定損數千況又不止于此商人貪利不顧後患以寬為德長厚君子聽其固然以寬為恩及至虧折賠苦鬻產逃亡則昔日之寬遺以為害不如初收加嚴其後可以無患也職以倉米貯厫尚有鼠耗馬草露天獨無剩餘舊例每包十五斤價銀一分一釐六毫數倍其價或亦秤頭有加若使十斤加一以為草耗于商猶利加之數外僅以足其數內我不為苛彼可弭苦何憚不為至于收草既完必須請　堂臨視高低大小判然自別低小重責商攢以警姦欺庶幾監督經心草塲亦有實政夫買草有定數既易於放收草有耗餘又足于數又請　堂臨視以驗虛實如是而後來之商復如今日者未之有

也

一馬草糧儲均為重務糧儲既有三年專差而水乏草塲僅止數月甚至一堆之草累經數手始完夫事之原委非久不知弊之曲折非久不詳數月易手前後不相諳委則猶胥為政而已前荆員外曾有條陳欲半年一差職愚以為當作一年之差蓋每年春秋二季議定收草二十萬包春間給銀秋末必上秋初給銀冬末必上必須一手催完方有成緒故差必以一年完草為度不完不易不拘正副即主事皆可督管差滿視草高下以為攷核廢幾人競于實國無病草包該價銀五百八十兩蘆一草塲成例每草五萬包該價銀一百兩四行工脚價銀七蓆二萬五千片該價銀一百兩四行工脚價銀三十兩外塲工脚價銀三十一兩鋪墊杉槁二百根該價銀二十二兩總計諸費每草五萬包共費八百零三兩有奇則每包各項費銀一分六釐六絲每籌費銀四錢八分二釐矣而軍人所得不及百文少者五十文糜費已極及草既放蘆蓆杉槁前

費一百二十二兩者誰稱朽爛盡行變價不過數金而已豈不真可惜哉查得循環簿每草放五萬包定有揀蓆五千七百五十片蓋欲留此以待下手收草之用此舊制也近来不查此項買草五萬即買蓆二萬五千片用有餘剩又巧立修堆名色漸漸開除化為烏有夫陳久之堆踐即潰入安能復修既不用揀蓆以墊草又虛費剩蓆以修堆節省謂何乾沒若此若遵舊制查用揀蓆墊草其新蓆不拘定例若干只此足用其短少者折實報數所剩即還商人不登文書不作剩數庫不給銀簿不支銷萬一欲用修堆許用揀蓆數百而止豈不明白節省而難欺者哉大約收草五萬除用揀蓆五千七百五十片外只須買蓆一萬五千片合作二萬餘片從容有餘職初條議儘蓆蓋墊其後收草一十五萬總用蓆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三片時實不知揀蓆可用而已省銀八十餘兩矣若參用揀蓆一堆可省蓆價四十餘兩二十萬包便省一百六十餘兩此就盡蓆虛費中稍存撙節者也至

於塾草杉槁其弊甚大每一買草書手通同木商混請取木分其餘利盡將舊木變價初政者往往不知合無照依倉法放廒竹木交明下手收米手相授經數十餘年猶不更易以彼況此何獨不然職收草三堆例用買木六百根止買二百二十九根餘用舊木湊塾尚有二百六十二根見移清涼門草場以待明年收草見年林寶實收可查也若照此法一堆放盡即令該攢該商交明下手見年取具實收或移他場備鋪墊之用萬一一二朽

交納職查倉例碎蓆價銀並係守支官攢認納不完不准起送方無拖欠今一責令新手見年納官夫前時收草木蓆多寡俱非彼手放完攢典起送又不關其前程以故任意拖延致虧公帑合無准照倉例草既放盡守支官攢自行辦納不完不准起送仍不准擅將揀蓆改為朽杉槁及將杉槁誑報朽爛混請變價如此則不惟價銀易完而收草見年上堆之日亦不敢虛報蓆數弊源俱絕矣

議處中和橋未收馬草
攺中和橋馬草塲舖户任尭臣等告稱辦完馬草
蘆蓆竹木等項運堆在塲聽候驗收不期經手攢
典丁憂接叅攢典劉君試四月廿二日方到着役
蒙示收草豈料天雨連綿水勢横大難以進塲懇
乞轉達督府超豁註比等情查得各舖所稱馬草
已辦其如數與否尚未可知職于攢典劉君試着
役後已出示驗收矣而久雨方晴水仍不退責令
各舖用船裝運上堆各舖又稱用船不便職屢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勢委果滿塲皆水深淺不一待晴數日雨又續
至此各舖所以紛紛告求免比也切思草塲三所
中和橋最低僻在城外有事難以堤防正德七年
南京巡視倉塲御史楊瑛王崧　題請設立清凉
草塲乞罷城外中和金川二塲後以衆議不一清
凉草塲雖設城外二塲亦不果罷然既三塲並立
矣則收芟　亦應三塲均堆如何中和槁之草獨占
二分而清凉門城內之草反不及半乎夫草以備
有事也而備於城外者過多備于城中者過少豈

前　題請意哉蓋草方山出也方山于中和槁為
近買既賤矣而每月放草中和槁籌價獨少一籌
之草三十餘包計原領草蓆各項等官價已及四
錢八分零而籌價止五六十錢所買既賤所費又
少所以中和槁歇多占二分厚收其利也而本塲
又曠又低河水常溢放草不便籌價益減春夏之
間上草益難即令圍墻倒却五十餘堵築之費亦
不少以職愚意該塲在外馬草多堆既非前時
題請思慮預防之意該塲又低時有水患放草收

草徃徃不便該塲又曠水盛墻崩動以數十餘堵
脩築不易破損公帑糜爛錢糧莫此為甚今歲盡
廢外塲乎恐持議不堅任事者先縮矣但當金川
中和二塲均收而清涼門塲在城之內法當加倍
見今中和塲舊堆已多其應收上堆之草又害于
水各舖屢求寬限其意只因所辦草少欲挨至秋
他日又以草爛為辭千姦萬巧展轉冒耗其情昭
然如此也合無着令見年運至清涼門塲上堆方
見實數勒限湊完或即令照所領原價三百一十
兩計草先放餘不再給是亦兩浔之策也

附記三十五年十月查南户部十二湏歲收三十
二萬二千六百二十一兩零歲放三十萬九千八
百七十五兩零此三十五年庫冊所記不知他歲
何如耳又查是年各省欠折色銀二十三萬三千
四百七十三兩此浙江江西湖廣雲南山西五司
數目不知他司更有否也又查馬草歲入銀一萬
七千一百二十八兩歲放草不過二十五六萬包
費銀三千餘

代復兵部討選鋒加餉咨

南京戶部為軍餉匱乏備開新舊出納數目互相酌議以希同心共濟事案查兵部二咨一為營軍缺額數多循例兵增幕將以餒營伍事一為營軍缺額數多循例選補壯丁以實營伍以重根本事前咨加增選鋒鹽菜及叅將廩糧并家丁丁伴等項大約費銀近四千兩後咨選補壯丁尚無定數加增糧餉未知多少該本司稟堂會同查糧廳總巡廳銀庫主事細查本部每年十三司分管各省直額收額放錢

糧撥十三司揭帖額收二十一萬二千六百九十三兩有奇通負不啻三之一額放各堂局　御用買辦齋庶人內府及各衙門俸糧醫糧漕糧大糧等項約一十九萬八千六百六十二兩有奇除通負外所入已不供所出矣又南兵部每歲續增銀兩自嘉靖四十年起至萬曆五年增定者大教場都督員下家丁口糧支一千五百六十兩巡邏軍支五千四百六十兩大小等營把總三十九員支家丁銀九百三十兩巡邏衛總二十員支二百四十兩萬曆十四年新江浦子口營餘丁加冬夏布銀二百四十兩九錢十八年添外巡馬步軍及衛總八員支一千五百九十兩二十二年選鋒餘丁添給冬夏布銀九百九十兩二十五年咨支操江府標下一千伍百八兩七錢九分大小等七營選鋒支鹽菜銀一萬九千兩二十六年新江左右營選鋒支鹽菜銀五千一百九十六兩二十七年巡邏衛總支馬匹草料銀二百一兩水陸兵營節年增減不等自二十一年起至今年四月止共支過

銀七十二萬兩以備急需所未設者本部無計設
處十年之間即將倉糧改折勉強支應苟救目前
實非長久之策今又欲加增選鋒鹽菜及選補丁
壯糧餉益無所出勢必復改折糧米竊計倉糧每
年所收不過四十餘萬放則六十萬有餘今雖稍
有餘積皆由水兌米多數年倉米少放故浮稍餘
若如近年所放相續不已水兌又行改折倉米幾
何能不匱查浮萬曆十五六年間連年荒旱軍
民困乏借支倉糧不足又借北漕僅救饑荐今之
事勢與前又異南京人家內無升斗之儲惟是待
哺舟稽萬一有荒旱之災倉米既窮北漕恐不易
借何策以支又萬一有劉天緒等事發于不意不
時勦滅滿城軍民計口受糧雖有二十七倉不足
供數月之用食缺心搖此時咎將誰諉職愚以為
戶兵二部表裏相維戶部治餉不能禁兵部之不
增兵兵部治兵不可不知戶部之缺乏協濟固貴
于同心慮事必思為可久宜以本部錢糧出納之
數知會兵部商其今日所需之緩急較其他日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患之輕重擇利害計凶荒酌增損之宜通彼此之
古使治餉者易供而後治兵者可久此亦至公至
正之道在兵部必不以為嫌者也前萬曆二十九
年本部庫藏僅五萬兩又值宜放大糧之時幾至
脫巾急與兵部借銀十萬兩雖不見允而兵部所
為苦心經畧者則有功甚大釋此不言恐貽後悔
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部煩為查照施
行

題南銓勳司班簿

各司公費并役隸工食皆出于班銀獨勳司班銀
頗少諸費一不可省選司功司時有助猶時有不
足其勢不得不重加班或有職掌所未載者噫諸
從事自郡邑司所畢者乃斗食假貸出身歷兩考
不下十年走千萬里道乃得至部文書尺籍一不
當輒以職掌繩之稍得官猶有官辨辨滿而回籍
待次其艱難辛苦亦甚矣不幸而有父母之喪遠
者從千萬里外丐郡邑文書報聞能一一如繩墨

乎即職掌所載彼亦安能盡知之不能盡知之而以職掌受罰猶可謂誤不可謂故況可求多于職掌外也余每見近地起復者其罰獨少而遠者偏多彼既自悉補中道衣弊猶有不足而重之以此余實憐之時于職掌內有所寬假蓋亦咎其以不知受罰耳至于知而故犯者未嘗假之也欲揭一簡明法例示諸丁憂吏有老胥從旁白曰如此則人盡知之而班益少矣噫彼固利其不知而罰之耶公費工食誠不可闕而諸從事之艱難辛勤亦有可念余柰之何哉爰照舊規列其所費于前庶幾費節則罰輕其中猶有可省者以例不除余署印者也其時都吏為許友璣蓋合工食公費為一簿庶便而易考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事簿

或言閽撥當該房科多匿美缺以釣人誠不能解每到撥期紛馳文書各衙門或未必即應一視吏所為精心者取缺簿而攬指數其日月則前手報叅不時歷數人而億其期能一一有當乎余初蒞事迫四六兩撥併至久滯之文書稍為了而查缺劑酌用之幸以竣役念遷轉之不常日事之有關日置數簿類分而登報缺登于此按籍而良劣判矣至撥期而雍容應之無難聽撥者有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固可臚列以示不至如射覆帷何樓之貸于九都之市令人望而不可曉也且以質于後之君子以爲何如

題辦簿

凡辦之數有三曰實歷曰農曰援例實歷之金八農以十四例以十其定數也凡辦之用有三閣部各衙門諸役工食三堂各司廳季辦月殘錢及一切零雜公費工食有定額公費時多時寡季辦月殘視官多寡其大凡也舊時內辦撥吏都吏二科收支或多隱餘自三十九年正月開例欵目設簿數扇以某項登某簿以某項給某用稍明白矣然都吏收一而用一撥吏收二而用三簿多而數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不相等而彼此交補消筭久久易淆且以季辦而目曰房價宅署者何居以員役工食一一係之官無謂以月糈錢而官不備者月而列之碎以舊衙門辦事進士跟辦司廳站班不以予窮吏之艱於貼辦者而月費工食濫諸此類不盡愜于人心其他浮溢不貲不可詰指多則聲言紛則惑固其理也夫事固有簡而易操者誠使以實歷農例合而為收簿逐撥類登不漏不混則收數一矣以工食公費季辦月糈錢合而為用簿工食有領狀季辦月糈有收押其餘公費列之下方依類而登或刻票以為信酌數以為節則類雖煩而用數亦一一覽而即了一筭而即盡孰與駢拇枝指多方于歛項此項不足以彼補此項不足以此補萬一覽者不詳且毋論消筭或漏而役我耳目亦已多矣夫一條鞭設而錢糧清額數定而浮詭絶推類而行吾何不逸故君子執簡以御煩畫一以創法

題典故

是集也大澤類為四封爵誥勅贈廕吏役不知何年吏役失其三顆閒有續者舉就中釐而為八一封爵二戚畹真人三大臣慎恩四裁廕五庶僚封贈六前毋本生七嚴復職八檢舉違錯其篇端題目稍改令易曉亦稍據近牒補續一二迫于遷轉不能盡補其缺其遠者亦無所據以補也然而恩數慎濫已可觀世予奪寬嚴已可別品胥奏必罪不貸貴近已可稽法後之君子酌時而準之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又求之古持正以維世通變以盡利道在其中矣當不止為條奏故事之魏相也

題酌放簿

放外放南舊規雙月一放念其久也而月放或旬放或隨到隨放則已煩閒月閒旬則已久月而三放以六為期可乎小二石小一石不放考查司查不放已閣定當該不放防規避也順天府屬倉缺不放近而易冒也放有水程南以辦十四月而放外以辦十三月而放遠方以辦十二月而放直隸外府遼東與放南同已告放規水程之便而旋告撥者奸徒也不准而壅之罰已放外候

缺而又來撥或告改倉以三年當該而取捷于倉
一年為期者巧也斷不可准放外五年餘無缺地
方送回到部者准改製事應滑之缺事紛而易誤筆
之于此日登而省為庶乎矣

為申飭職掌繩不孝以維倫紀事

據直隸永平府申送建昌營任滿丁憂倉大使劉
良臣湖廣巴陵縣人三十七年八月週歲任滿給
由間十月初二日聞父劉仁在家病故給帖守制
見奉户部事例從九品倉大使任內收銀及數無
過給由到部顧加州吏目者納銀一百七十兩丁
憂預納者聽乞要給文赴部以便上納服闋候選
等情給文起送到部看滑本官聞丁父憂在三十
七年十月倉任已滿法當星奔守制而寅緣加納

至今不歸所申文書止言十月聞喪不詳父故何月安知其非聞之已久待任滿而始報耶查職掌嘉靖七年八月內保安州宣政倉副使夏通聞丁母憂被管糧官拘留本部題准將管糧官另行參究夏通咨送法司問罪完日仍令給引回籍以給引日為始補守二十七箇月即此推之守支未滿者尚不許人拘留況已滿而不歸乎拘留之人尚行參究況自圖加納故意躭延乎被人拘留尚送法司問罪況無拘無留而忍于忘親乎本部初以預納事例出自户部姑免本官送問着令回籍守制及查事例倉官加納並無丁憂預納者聽之文本官欲遂其狗竊之私乃妄引儒士欵內牽合為例何其敢于舞法也計本官聞喪已歷十八箇月轉眼開春便是服闋之期坐以待選則是父子天性可以一日無喪苟非生于空桑必其出于獸類豈有禽獸而可復冠裳乎切以送問補制之法猶未為盡隨即說堂竟將本官除名着令原籍編管為民永不起送明示官吏凡制內冠帶加行加納

者皆論如法仍咨戶部將儒士加納數內丁憂預納者聽六字剳停勿使不孝不義之人得借以為利庶幾人知有親官無冒沒而天常人紀可救千百于一二矣

招補本衙門都吏事

照得職掌春秋季終將辦滿兩考都布令史按察鹽運司書吏行太僕寺苑馬寺各衛令史選內有招議既通寫字端楷者謂之取中陞充提控都吏其招議稍通寫字畧可者聽撥揀缺如有情愿再考者暫准停撥蓋各省都吏給由者少而在京各衙門懸缺有至五六年十餘年者故開此一途雖已試撥揀選者猶與再考以廣勵其進各行俱照前考招行稍通寫字端楷者亦皆優之撥揀蓋大

行者考以備都吏小行者考以備揀撥故人知自奮也況今本部都吏當該前已題議將兩考實歷考中吏充選蓋欲集四方之人以破一方根抵之固結此散群銷弊之善術也而閱月踰時僅一胡一相充入缺科其餘私頂者如故根抵者不援或以頂首相難或以黨援陰阻外吏之能招者既苦于頂首之難其力能頂者又苦于招徠之難以故来充者少前議所題恐久成畫餅矣夫議而不行無貴為議行而不力無貴為行以老先生在事而議吏不終終無去弊之日矣為今之計莫若廣招考選但有大行頭者即許兼考招行招通者以為都吏行通以補當該其外省都吏及前已揀撥大二石亦許叅頂本部名缺至于頂首合照歷来成議次遞減如此則来者必衆来者衆而充選各科者皆四方之人從来根抵固結可以漸散衙門宿弊可以漸清即各衙門大缺亦不至空乏五六七年如今日矣

呈堂處置吏役
照浮吏役頂首一節向經題革四減盡絕　旨至
嚴也至今頂首如故雖有美缺屬定貧吏望而不
得叅豪吏戀而不肯釋至使貧吏不浮已而告改
冷缺願以美缺讓人又不浮已而典衣借貸以叅
而取償于作弊吏弊多端皆原于此官府明知而
不能革者一則矜恤故吏憐其前費一則恐豪吏
群起坐謗自已防礙此皆為私心所纏未能斷以
大義也以職愚見嚴革頂首　明旨也遵奉　明

旨與矜恤故吏其情孰公裁抑豪吏與救拔孤寒其事孰正夫興利以漸去弊以斷前議頂首四減盡絕至今凡幾減而竟不絕且日加益者失在四減之說不終行耳夫四減必經數手前後不同心劉柔不同力戒能望此事于後之人乎今若斷以大義設法處補一單即單負謗割情何事不成前日兵部武選司陞調吏科劉士榮丁憂占役以頂首阻阨下首王者賓往武選叅究今工部都水司織造科候王者賓往往武選叅充貼寫淳往叅前缺如方仁明再批議報職愚以合令仁明占役抵不使叅呈蒙堂行霸占決定革役革滑一人其他豪吏自將開風放手凡各寒吏皆滑叅充尚有條 款請題霜清雪凍皆所以成春風發育之功

處置公制乎當該事
吏部當該與天下人共擘自今日始示大公也奉
天道也且遵禁革私項之　嚴旨也本司敢避勞
怨哉按簿侍親科項首自王濤叅時已革盡矣明
註在簿今安浔復有項首之名吳應祥何故忽私
受楊玉庭六百兩而與之項是部法不足憑前
旨不足守也楊王庭不由考項而私項于應祥則
近日條陳又為畫餅矣本司以此缺公擘而通吏
吳道隆浔之天與之也缺由天定則已革之項首

道隆自不當徵出楊王庭所費銀兩自應吳應祥還償矣但念法紀凌夷已非一日四減缺薄有報有否姑准吳應祥認還其半其餘推于上首自華盡以下陸續生出者何人各認均還而吳道隆初浔此缺亦准出百金以了楊王庭之事蓋曲體下情非純用正法也吳道隆着即叅役楊王庭着即出役如有故違定以悖吏役滿日合以都吏題冠帶慎守王法毋忽

癸卯南雍呈堂改教稿未允

為多病思鄉乞改鄉郡教職少報作養事職閩海孤生左閭單族少承庭訓勉強學問質鈍功勤積成勞勩幸與計偕而所生渝喪加以摧裂襄事遂成瘵疠同于杜徵志已頹惰願守丘墓而親戚勸迫隨衆出山幸成萬曆二十六年進士例應作宰自審非宜請就教職蒙

恩授廣東廣州府儒學教授未及兩載叨轉南雍見今到任年餘宣教無功倚席自媿猶謂優游歲月尚可調養微軀不意

宿病難除痰火轉劇常蒙本廂憐察長賜休沐醜
然尸素羞誦伐檀以理以勢只合乞休但念職族
的派二百餘年並無顯者發自職身感激之私百
倍倫等而父母教職亦望成就與受 綸恩不幸
背養待慰泉壤職父某幸以 東宮恩典徼惠移
僻郡教職迎送無多風土相習以職之愚假以歲
月教專俗宜漸漬相靡或能遵奉 明詔少變浮
薄勉趨雅道比及三年萬一教化有效或當遷轉
職不願受但乞移贈職母職雖沒齒草澤亦無所
憾職聞文定之教蘇湖久而後效亦職鄉人劉曼
為之綱紀今之學校頗供奔走間有振矜轉遷又
遠所以教化無成士習日非累勤 明詔終莫能
返職雖不才猥被國家作養多年頗亦有志竊比
劉曼成就後進庶幾朽株之用不以病廢戴天履
地少酬消滴且藉此以報父母區區徼顧未忍自
棄者止于如此伏乞代為 題請賜職改教遂職

呈堂求歸揭

員外荷本堂擢授一歲五轉又時蒙誘教引之學問媿無以仰酬恩造今以苦情上控乞歸實無一毫矯餘員外聞成就人材者當養其廉耻成其大用舊時司官或以主事七八月資俸請告或以一年請告官不數轉請必與歸再起再補而後周歷四司三起而後當事閱時久而練習資望深而人信故卓然可觀足為僚門之重近時初任者以之人而難歸里居者必待時而後出新舊不相接而

事體多更吏役為政甚至典劇之地新人代攝成為傳舍滋議實多廉恥不立顛仆隨至其輕辱衙門甚矣員外心嘗有既矣欲多起舊人考功驗封正郎必須前輩有望者然後足以鎮壓時流待次掌選惟賢是擇不惟尊重衙門亦且端澄政本如員外不才歸志已久所以不敢輕易冒呈者前以察事未竣近以司官補調未下今察事竣矣謝主事補矣當主事劉徐二郎即中旦夕至矣員外可以歸矣可歸不歸將有顛仆之辱員外不足惜如衙門何伏惟老先生校濯誘教之初心決不欲員外為無廉恥之人成就員外實在本堂令員外新命已下員外不敢謝恩昧死以前呈固請代題萬懇賜准放歸實荷如天之德

堂呈乙卯二月十四日

為聾瞶無恥顛倒是非乞賜罷斥事職至愚極下
實聾實瞶叨備銓曹處非其據所不忍即退者自
以起家單寒荷恩倍激思效死之無期耳猥以舊
人起補封司叨轉考功因覆本省布政實予俾休
致致被兵科參駁顛倒是非合當引退既不敢邀
休致之美名亦不敢托告病之偽跡惟是職年五
十有九又有耳疾老疾兵罷一款允所宜居職誣
世已久詩此僭逞平生性柔有刀不能自割有人

為之了手亦見滑恩伏乞本部堂舉正國法勿私其屬即賜斥罷俾職從来無恥此日可消與寵何殊職不勝大願　堂批　看滑本官澹泊處已真切為人方正謙虛兼而有之蓋欲幹好事而不歆羨美官者何以無恥自誓乎本堂衰病庸劣赧然在位亦足羞矣各司官素與同心當勉留之

又稟

職以題覆本省公祖被言求罷所有造過各省直官單俱完訖又購補大計察報令冊頭許聘金陞

二人僱工錄寫已完十本止一本未完此皆功司必不可缺之事一出於創立一費尋補其功甚繁其滑不易不敢自棄前功思欲交割下手謹將司印并官單察報即日交割未主事收管所有冊頭僱工都吏紙炭等費初造頗難行司班辦設處仍將驗封司已廢截替科工食二十八兩年年給與為續登考語之費以後冊頭止照碑載二名不滑藉口添立職已去之人竊亦有遊梁發笥之思伏聽台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八日堂票

待罪郎中董　稟職十四日具呈乞罷斥字血膀必在鑒照職耳既冥蒙性復狼率處之要地動觸人情回面曲舌如割本體雖無人言職亦自厭所以去冬有頗南曹之請南非要地猶可靦顏且事浮施為少償所恥未蒙允許今果被指摘矣職之韻牘內疢于心一絲未斷醉夢依違幸遭椎榜便是導師夫貞女斷喉忠臣隕首在一決而已刀鋸雖苦不斷不安不隕不安也故安則刀鋸若飴不安則朱紱為囚今處世途而日夜懾伏以耳就口以目視言當其懾伏之時無穴可入而況有官可戀一簑一笠亦有工夫何徃而不淨職豈必彫組哉職聞君子愛人以德況老先生知職于南察職有素留職一日增職一日之懾斥職一日消職一日之恥存職之官與愛職之德孰大增職之懾與消職之恥孰優一刀兩斷以速為恩職前處紀天德許成器意蓋可見矣豈以律人而忘自處極知老先生愛職留職出自中心亦願照職之心設

身處地即與署席加德愛爲此職終生之感也閩路七千天漸向炎稗子在抱以和煖爲安遠杜門請命以日爲年伏祈憐察不任主臣　堂翁回

不佞待罪署中靦顏不能治事昨云衰病庸劣赧然在位今果驗矣不佞與賢者同出國門是所願也又思台下遂養卓識有益明時必當勉留之何如

二十日又堂稟

待罪郎中董　三懇　題處恩放事十八日職再具稟懇賜罷斥蒙本堂温荅萬感萬慚本堂清正砥柱波流一身去就關國重輕何可自遂若職則萬不可留留之爲辱處之爲洗辱遷處則辱速洗且二十五日考功引奏汙穢姓名不宜厠于紙尾若二十五以前　題處便可除去穢名職所萬懇

從前被言司官不待十日即出都門職今尚未蒙處出都更待何時職極知選事冗迫不宜涸瀆但情切于中不避煩聒夫辭枝之葉造化不能固其生萎翳枝頭執與從風而逝職激切懇稟

堂翁回　待罪署中不敢至宅候　明主速放
也人微望輕何足重哉台下欲歸非稱疾決不
可上此復

二十三日堂稟

待罪郎中董　稟職二十日三懇　題處蒙批職
欲歸非稱疾不可職前呈既稱耳疾矣又改何疾
且職以讎賸無恥待處今又改題目不重一無恥
乎　老先生知舉愛舉似不如是或有教職徑自
上疏者職恐白本不下題處益難又有教職不待

題處徑歸者此則職不敢君臣之分無所逃于天
地之間受命而来不待命而去便是不臣之漸職
處竇淮南未嘗責備矣今雖欲一割猶是一日臣
子敢亂大倫然則此事非老先生誰當為職處分
者職求早出國門閉門受俸職必不敢又不能先
遣妻孥歸惟賜矜恻恭惶恐四懇不任戰慄之至

經費議

易曰節以制用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德行以節成必度數制而後能節不節則嗟度數之制由嗟生也予以大理右丞之攝政見卿邸將圮寺屬借屋以居直役透支至半年莫知所極爰考寺志及公費簿所載各項直役所夫斗級監生胥吏貼本貼辦假俸公田地租入及刑部贖本紙劄合之可五百金以上用以給各役之稍入供公府之好用與其塗墜戶牖器物宜無不足聞司空丁先生

向為右丞時折薪俸構右邸然猶取司廳歲羨百
金為地未聞之絕也今何以洗然大匱且至透支
豈非不節之過歟時當其極而事不能已予不能
不為六三之嗟可但諉曰匱而不一圖耶爰與司
廳張君評事杜君葺君雅求前後所以足不足之
故令各條所見兼訪老役佥曰往時雜歷監生撥
自吏部者歲六名名貼本十金今撥不如數金殺
為陸官吏辦歲撥十陸為御書長班食也今亦不
如額此一不足也往時兵部歲發把門直役五名
名應役實工食肆其為銀
考林次崖舊志註云一
四十兩矣不知何年寺
刑部紙劄不相應者四
稍食有額有程自劉公志伊設寺書而稍食加一
各役亦漸加徐公陟以公田地恤皂隸之私無加
稍食者去年忽加至四十金以上寺入幾何堪此
重費此三不足也往時費用有經出入明白自張
一翰[redacted]簿書不可問矣內補瘡至今難復此四
不足也今欲複故宜請吏部雜歷官吏辦如數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兵部直役如奏請刑部紙劄如故書辦皂隸不可
汰一切新加工食須裁其直役所夫斗級等銀宜
復舊規解寺給與各役勿令私支公田地宜盡丈
各項公費不可省而名義須定經制須立費歸其
實用歸于正季核其贏歲脩其事庶幾可久夫用
節則無嗟無嗟則安安則甘甘乃往有尚也此節
之德行也雖然物始未嘗不節而後乃流濫人情
持終難故以苦節悔亡終之易其有意乎遂酌群
議釐為數款以與後之君子守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耿師論一貫

三山董應舉 著

昨承老師啓發言下猶未了了及出門忽憶一貫之義乃始躍然昔宋儒以覺言仁覺浔痛痒便是血氣所貫麻木不覺便是不貫推之天下國家千古萬古皆憑覺性貫徹陽明提起良知殆亦此意盖所謂一貫者非以一貫之一以貫之也以一貫之則以一為宗如異端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一萬事畢之說甚至於軀空孰有舉一廢百而不能貫者正病在執一耳吾道惟不執一故能合下貫徹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言貫不言一也先儒惟泥一為宗而以忠恕為一故費盡辭說以為有聖人之忠恕有天地之忠恕又有學者之忠恕固已紛然不一矣而可以忠恕為一乎忠恕不可以為一而可以一為宗肯乎由此言之一為虛字貫為實際一字如一切一齊合下之義明矣故曰吾道一以貫之非以一貫之也易曰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異端之病病在不貫不病在不一若舉無識真欲以不識本心了當此義不失本心便能通天而天通地而地通人而人通鬼神而思神無所不通無所不貫失則不通不貫矣此即所謂仁體此即所謂浩然之氣此即合內外之道不言覺而覺在不言知而知在不言行而行在不言忠恕而忠恕在人能不失本心立地聖人一日不失一日聖人終身不失終身聖人故愚以不失本心四字覺尤易曉而難盡為老師以為何如

答范異羽書

向者薄莫　年母几筵僮抵鷄絮耳乃煩手札勤渠申以紈紵侑以扇頭甚戢甚媿其中誘奬甚溢謙挹過當所謂與人為善之盛心不難以已下為者所云都門情事尤足以見兄之直顧充而養之以至于浩然男子要為天下奇此身之在天地間不啻渤澥之鳧然狂風猛浪蕩之與為上下江海固失其大為吾輩果可遂步于天下耶不可知不可步于天下耶不可知要所自立要忖之此心而

已愜心雖身可捨況身外浮物耶盡心雖天下不
可外可自認軀殼耶弟嘗妄謂經天下學問無他
只是一捨不惟捨利捨官且捨其難捨之名與難
却之情能却難却之名則天下無
不可為矣要之有本在知天知世界事事皆天則
無所用其安排我固蕩蕩為知日用隱微皆天則
一毫不敢放怠我固戰戰為蕩蕩則心大戰戰則
心小心天相對我始浔其為我矣吾輩要看身甚
重亦要看身甚輕看身甚重則不敢負天看身甚
輕則不至累其靈臺必能輕身乃能重身也年兄
以為何如

得六月廿日書并四月十二書知弟書六月始達然尚不浮沉也以兄之守十二年邊方不能浮一中郡於年家少宰不唯見命而兄之有守亦見矣龍城雖惡良足為理考滿後以太守行事或內轉皆不可知何亟亟歌解組為兄能忍十二年不能少需之日月乎以無浮失心作官則仕亦是隱以浮失心求退則退亦非恬仕無中外遠近皆有可為之事可濟之功勤其事而功成為百姓歌舞之

國立國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不知我顯也無其功與事遷官如走馬我隱也故曰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困不憫不怨不憫惠之所以隱也進不隱賢者惠之所以顯也彼視魯國卿相固如蠛虱其視非道之三黜若等夢寐故介不以三公易風可使百世起也何必亟亟解組乃為潔哉若弟今日乃可求退特以舊債未了所贖之田食不足充口家無一廛之覆不得不依依于此稍得一郡了豁前累便可超然其實弟之有仕真若隱居乎生氣懦有刀不能自割有人為我了手亦是大恩諸老有欲以美官相祝者無論非真即真亦非所羨我自有天豈受人憐小官吏好做事也又有一事奉托弟来為倉曹時全州靈川縣省祭秦槐枝有婢名憲姐以槐枝內室過嚴逃出倉官張大志家志出帖招認而槐枝歸矣其同鄉當該唐天昌来領及天昌歸此女復逃隣家文氏竊賣党大監侄家又被慫恿令年正月十九日復投大志家大志禀欲送官弟以無主名女律當送官此女既是槐枝逃婢踪跡已明不

可復投水火且女已及笄入監必有不可言之辱一時無認者有飢餓之苦勢必發媒南京媒人例用接客無異青樓既屬乃賣逃女何罪重此苦楚堅令大志養之又令粤西倉官寄信梔枝六閱月而不至党氏来告弟以義却之遂集粤西椽史令擇所歸有户部都吏蔣守嫖請為繼室弟以此女千辛百苦得為都吏繼室又同是興安人他日可以歸見父母是幸之大者遂斷定禮錢六兩融作一塊鑒字其上行文靈川縣令召梔枝領此寄去者全州人倉官趙明也度八月中至矣托兄折柬靈川令查繳此事若非如此曲處此女不測亦未可知非弟主張党氏奪去亦未可知今女既有歸而梔枝銀亦有着落又幸有蔣都吏成就皆天湊之緣弟心亦慚矣但得来文便是結局也望留意幸甚

與陳葆初書

宇內之奇山川無加於粵西吾輩之壯遊無樂於臨不測之淵上帖天之壁入玲瓏嵌巖忽斷忽聯詭物怪形之峒又莫快於將 上指馳使者節太守負弩將軍屬橐鞬前導後擁之為可以有所極而不窮於所往而兄乃以為艱險備嘗耶白門倉吏臨眺佳麗山川瞻仰雲雷之業 宮闕猶峙金碧未零美則美矣心殊以為未壯也羨兄昔遊若在鈞天而來教若有履險之意何也

答朱老師書

前聞師涓吉地于宋兄甚喜曾附熊生奏記塵覽矣書辦至奉手教知地勢平穩志在寧魄妥靈不惑于鬼神之說夫地勢平穩則生者心安死者寧固此便是福舉嘗笑富貴家聽信地師若以造化興替之權皆在其手眼閒無論渺茫不足信即信則是富貴專注一家都不散及他人天地亦私甚矣師之拒而不信誠是也但舉以地道貴靜既奠之後顧戒興作守墓房子且宜草具蓋土以養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未能魁土陽宅陰宅皆欲閒靜富貴之地皆以動作修大損傷故奠曰安塋安則不可動也事曰襄事襄則不可復加也孔子奠母遇雨墓崩泫然出涕曰吾聞古不修墓周之先公非水之患必不改卜大聖人之意或別有在然其欲靜以寧魄不欲動以生事其必然也且老師此番耗費之餘心力俱竭亦當少息詵有之屋不成三尺言不求完也愚意一切墓上無係于寧魄者皆可從省即祭田亦當緩置恐煩措處累其靈臺也又承示做官無盜竟欲歸林此特較身世之虛實知浮榮之客寄不知吾輩被造化驅遣出来自不由已有心腸人攜子亦難便脫恐歸亦不易耳莊生有言造化勞我以生佚我以死舉亦謂朝廷勞我以祿佚我以退退吾所得自主也然亦有不得自主者總之皆天有意于其間如舉不肖又病聾性又煩瑣只合歸卧所以隱忍不去者如老學究頭童齒豁走四方教童子其音嘵嘵舌噪唇腐隻身孤旅非不念家迫於糊口無可柰何耳非欲有所短長也紙短

神疲未盡欲言

答成生洲書

陳匡左極推仁丈而夢胥黃石赤石亦每每為不佞言生洲可任大事也乃今有不意之事承示辯揭弟以為在他人則不必吾輩七尺直須以千古萬古為期一腔子直須以天為對自古雖聖賢皆有毀謗雖盖世功名扶日月正乾坤豪杰皆遭磨挫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天地生賢才甚難而苦心成就賢才亦甚不易要須識得苦楚橫逆田地正是吾輩絶好境界也且辯

國立國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恐其汚也今人見汚亦何足辯從古聖賢見汚不辯吾亦何須辯吾直為今人已耶心以鍊而愈精力以鍊而愈硬氣以鍊而益奮仁以鍊而益熟彼之一時汙我正天地苦心假手成就我也吾又何必辯易之困曰有言不信而蹇以反身脩德六爻皆吉聖人之意深矣從古匡扶宇宙者不獨捨身捨家捨九族且舍名故有冒不韙之名以安宗社者周公是也鴟鴞雖作不以金縢自明棠棣雖歌必以眷令為痛總之心與天對與千古萬古為期目前固不論也仁丈孜孜天下事誠世所少今者此遭安知天不大有意于其間耶安之無辯也力為其終而已弟病且衰且才不逮人無足言矣事業當在来世獨惜二三君子可以有為者而皆使之不能直行其志不知天意竟當何如雖私為嘆息而尤有厚望焉兄其努力自愛

收米無他術只是派囤欲疎曬米欲薄篩米欲淨收米欲速而已舊時囤基甚密照囤置米則曬米必厚厚則難乾今以二囤基作一囤則地廣而疎矣地廣而囤疎則曬米自薄秋冬日和米厚一寸竟日亦乾次日畧曬即篩必無不淨篩時只作小堆每囤約十餘堆則弊無所藏弊易于驗然須先出稻稈或貯之空廒或徑坐門上看出出完乃驗驗訖鎖大門乃收則百弊不能作大要不假手于

人而已如此則自曬米至收米不過三日糧長無稽候之苦倉米亦無遇雨淋滋之患彼此兩利雖歲之十年不壞也至于修理廒座亦須一查督作頭不可專委工部廒固而蓋密則秕所收之米可以無壞廒外相地開溝則雨濕不入此事須從宜圖之不在目下用功也

答蘇雲浦

時事漸嘉而漸不可測非獨上示其神明兄之所憂弟不敢言也弟所知者米收米之法須相天時而與之緩急天有雨兆而固拘三曬成法則有以已曬之米霖而濕者濕而復曬則米糜碎矣天有晴色而多米厚曬曬之難乾則有米未及收而復霖者曬而復霖則前功棄矣弟嘗以為米有臨廒濕臨廒碎者其罪不在糧解與倉役在我不能相天時而與之緩急有法以

處則人與我皆無病此法不知可施之國否第以
為令之天下在上者忘身與名在下者慎職與守
四民不失業則民靜百工不失職則天下平口語
無益也承兄諄諄述爾張先生語殊可解頤然古
庸所謂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此豈識神用
事者元膚浔此一番不可謂非福要須保任未可
謂霄時湯火為天堂也易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論語所謂知天命中
語亦有唯捨故達唯達故捨朝聞夕死達故可也

答鍾贊宇

遣者勤貶命於閩中十不酬一媿歎未已承尊念
惓惓且問倉曹舊事某何知之有哉雖然不敢不
以愚對竊計當日行事止有一字分上不聽一酒
席不赴一粒米還之公用之公一切篩曬仰體
祖宗法意不泥法以生害而已蓋聽分上則糧解
有恃而守支者有異日憂一寬一嚴則背議不塞
赴酒席則牧曬不以時或至遇雨而中道棄功故
有已乾而濕已淨而濕濕而不顧則非理濕而再

曬則米半斷解役與守支交苦矣南倉不扣過耗安得有剩過耗之米從正米扣也粒粒正米而以賞人於法不可孰若以救垂斃難償虧折之官攢又孰若以其有餘者用之修倉修墻墻高則盜難越倉固則米難壞開溝環廒則水不入陰德實大若夫篩曬成法必三不過欲其乾淨米若乾淨何必三米不乾淨何必止一而曬有餘地則薄而易乾一可當三矣乾而即篩則灌水弊絶篩有餘地多作小堆易于手驗則淨否了然矣淨而不收過夜則百弊皆作故宜急于上廒大約春冬曬一日次日暑曬即篩稍頭又次日篩碎即上廒勿使過夜不過三日能事畢矣夏秋朝露已晞日氣入地熱騰騰而上寸餘之米俄頃可乾篩淨上廒二日可畢大約量囷而進米間囷而置米此其始功糧多者二次入塲雖二次亦不過數日于彼不虧且曬減篩減倉夫之工錢亦省篩速收速倉鼠之騙局亦消此不除常例而常例自省也北倉守支一年米放速也南倉守支

米久未放安得起送然有以銀貼下手代認放賠而先去者前猶行之但題免過耗之蹺原以臘月上遲亦開春之初隨題隨起送彼無稽候之苦後挨至四五月守支既久題又加遲大非法意某曾會議有稿在查糧廳可視不知復存否也然此皆芻狗不足陳於長者之前而猶列爲愚之甚矣

寄劉雲嶠書

前黃佑秀才来曾附奏記敦敦欲老先生一出非為老先生也方今亂兆已見危形將成上下持祿相與為不黑不白之人朝廷視天下士大夫如鳧鴈之去来不足為意中國虛敝夷難交發建州事大不可測都城之內富室若掃太倉不支兩年內帑如積癰遼左心搖矣萬一有事不危何待自古國家未嘗無亂然不至傾覆者有人在其間也景泰有于少保不為宋繼正德有陽明諸公不為

七國蓋先亂而有其人則危可扶後亂而有其人者郭汾陽是也先有其人則亡可復後亂而有其人不用之以及于辱者范少伯是也後有其人用之以及于辱者武穆是也此古今存亡之大凡令之世有其人乎老先生今日不出後日措手蓋難夫人之才性不煉不精雖聖賢亦然今雖知入而不得展不如養以有待然處不得展之地以身入於其中熟視隱度監得失探情形于中固得其樞要為終勝于局外者矣夫事可靜觀變須近觀以舜之聖猶歷諸艱禹之明德土工親度今欲優悠林下坐觀天下之變一旦親事遂能有所建立此舜禹之所難也故舉顧老先生出出即不得於權力必得于謀煉得於謀煉天下事不難矣南中事體與前亦不同近大水米價踴起南京浦口城亦甚緊要累議裨費不能決恐有事糧為敵資又上下巡江無人兵部諸司若分一員住劉江壯衙之練兵亦足為有事之備顧必得其人乃可耳南中即署中如陳赤石其人者甚少其在浙執

法甚正然痛懲軋茁習誠是也亦當開一出路使人知變此輩皆能為變者歐陽之劉知幾是也若明告諸生有異才能自反者聽再考再考不悛者痛懲之庶幾不怨應舉欲成其美故此聞並恃涵照

與李伯熙書

去歲得手書知有蘭夢甚喜又承文字相教此道大抵要熟足下云功名心淡此却不可吾輩要出頭救世不得不由此路要從此路出頭不得不隨衆作文字乎則當日文字足下以孔子在今下柰何云此心淡哉此心何以獵較使當日有文字功名一路即孔子必不用轍環栖栖至老也足下柰何云此心淡即不肯用功作文不能拔出此路即有救世心腸何處施展此正足下病處而乃

以為得也殆非不佞所望于足下且顧足下以此語黎生黎生以一布衣倡關成僧固是好事使黎生在事則此輩何敢爾即爾黎生豈不能大為處分而待借手于人耶以此推之則功名之心可淡乎不可淡乎吾固望足下自勉且勉黎生也文字大抵要熟要機流要句短脉理要清要新異數者皆從熟滑多作乃熟熟即病痛自見自能更易不待問人足下不肯多作而以數篇文字問我令我何以益為僕所望于足下者不淺望勉強三年跳出此路更有天下事可商量也今之時事日異當官者不以國家為意賢者有虛名無實用且無骨力又手柬足十餘年養望博滑大官遇事即如嬰兒倉皇失措殊可駭人不肖者亦復可知嗟乎伯熙吾輩尚可神手不一出頭救火耶夫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所謂果哉末之難者即學問何用為僕常謂人經世出世原非兩事當此時世滔滔皆有能以宇宙為心極力經營此便是出世心腸不顧世間毀譽滑失不顧九族沈幾遠謀凝定果

斷此便是經世手段無出世心決不能經世不能
經世何名出世哉二之則俱失一之則俱成足下
以為何如也不佞老矣又被病念此嘆息而已願
足下與諸君子勉之勿使人謂儒者之效踈濶無
能錄示否

復王四周

弟倉吏也前年水兌改倉之議弟不與聞今日水
兌改折之議弟亦似不宜言第弟聞兌深關改折
之非又聞萬曆十五六年間醬都荒旱深知倉米
多積之為利故敢不隱其愚若以改倉之議歸罪
繼可則弟今日所放亦是水兌改倉之米不知當
時何以無議況一水兌去年題請改倉今年題請
改折未及一年兩議並上在下者不能自必其說
則在上者亦安能終信其言不知於本部事體有

碍與否也且選鋒七營皆兵部所淂驅使者舊例鹽菜二錢今獨立標營鹽菜加倍萬一七營比例不知將何以應不應則召亂應之則無措又萬一有十五六等年間荒旱之災軍民嗷嗷雖有二十七倉改折既多倉米易盡計口受糧兄以為能支幾月之放乎往時有壯漕可借今不可借矣凡事當慮其終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弟迂人也故常慮遠亦淺人也故不避嫌性又愚固不知通變權時方便之策今承示咨稿稍稍謬改事關利害不淂不明白其說然弟尚猶以為未盡也唯兄擇為幸毋忽

答方孟旋書

承手教累紙知加意煆煉又謂不佞煮心之言愈於昔人自燒自煎之喻其然乎其不然乎夫自燒自煎云者世靡我也煮心者以世成我也以世成我雖火坑翻為天堂世固不浔而靡為我亦不知其靡也造化一跌好意全在自己識認知此則無觸不可樂立地清涼矣胡生可憐然既是孤立行一意不以外為欣慼人自當跳出此圈不應惋結憔悴大凡吾輩作為皆當先有主意如欲為和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界受享快活人即當為軟美之言活套之事于彼處求欲為特立世界孤行一意人即言不取悅行不取容獨信獨行窮而無悔于此處求于彼處求求而不得者宜乎有悔于此處求求而得之又何悔焉若既欲孤行又欲人知則是立異以覬世不稱孤行稱孤行稱孤行者以黜辱阻牾為應得以顯達為僥倖只欲自致本性自成本格而不問其他所謂求仁得仁知我其天者也足下試以此意與胡生言必有翻然油然若因此佗傺至于不可言無貴胡生矣林日正被黜著書陳仲醇盛年棄繻著書一頭巾豈足困人顧相慫勉且使董生知有胡生亦安用頭巾為哉

某手白前駕發追送不及自笑幸托羊籍又屬治下未嘗有半杯一扇之敬不情已甚亦恃明臺介特相照耳獨有于禹之言未嘗徹聽是以因差使之便而畢其說弟起家海澨世無顯者為諸生時嘗見盤于鄉官矢心天地不踰狂轍通籍以来嘗有一字干人有如江水之誓非獨自制其情亦以絶人求請但恐子弟不肖使弟重負鬼神耳前年於孫公祖開纜時曾有此啓若賜禁絶賤姓名不

使浔通雖不肖子亦不許見使弟信誓于鬼神是為免戒于江水也感當徹骨矣又人情有恃則罪過易生無恃則惕息自免勢家多敗恃故也有能峻額峻詞以相待使其子弟惕息而不敢恃是為自為甘淪惡趣一反也徹時見勢要縱橫輒奮口誅及其浔志不顧非謂二反也聞人說清白吏有福其鄉贊不容口或直以為古人及其親戚如此便生怨尤以為無利于已三反也同年有兄弟之誼師弟有門墻之誼故人相知有通家之誼其情不薄也及官于其土則淪之以事詞訟則變亂白黑考試則占阨孤寒以酒席禮節為餌而取償于分上已受利而以不公不明遺人自非重怨不至若斯情則不薄事則若佻四反也弟之愚悖不足齒人至于是非廉耻之心尚未盡喪故雖嚴戒子弟尤恐不肖子仰恃私恩鬼神有誅無所逃罪是以不避囁嚅更望以愚衷申白孫公祖并及各縣

父母俯垂亮咎以拒為恩便是明臺曲成之至仁也至于考試一節尤望留神弟見少時童生談及乞名而頎皆赤後遞不然爭說府縣無帖卷定不看奔競請托以為當然風弊俗惡不可堪聞至使洗黜来請托之弊聞之士風將無底止矣敬以為懇惟財答甚幸

荅陳育軒

其舉業浔碧湖而決所趨諸與其會文者皆有會約獨碧湖無有也某何能忘顧今溺入債窟未能自振耳荒園一柩聞之悵然奠亦備物耶誠浔地厌隔可也昔孔子脫驂于館人以館人待館人也不為椰于顏子以顏子待顏子也不以顏子待顏子則顏子不安于地下矣故待顏子之厚者莫聖人若吾伯豈不歆厚待其子哉若某所以為碧湖者只有文章一路而已詩肴聊以侑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荅錢見卓書

晴川来浔手教欵欵備知一往從生死關頭跳出甚為兄喜不暇作病前語相念也所示佛義弟愚不能深究其旨弟以吾夫子教門中儘可寢處佛義雖勝不加中庸弟以若生在西方當作釋迦弟子令舍本生父母眷眷眷里父之賢欲處其膝下不知可不可也今世士大夫君子排佛固煩依佛亦贅各認所自來各從所悟入而已若有禪韻無禪心雖走入雪山只是清談一派脉於性何益昔呂

先生不喜佛不味禪然為人簡靜嶷然不動澹然無欲蘇東坡以為是真禪家豈必學佛哉中庸有之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繼之以存養繼之以立命蓋至殀壽不二修身以俟而後可為盡心也悟者不必借賸于三禪淨者不必叩心于西向見卓乎見卓乎今姑一旋遊為以縱其心便為淨果溺而不可返雖儒書亦病況佛義乎

答朱座師書

宋高淳至知師又有卜兆之意舉殊以為不然父母遺骨豈可嘗試形家者言若有若無苟非萬不淨已不敢輕議遷也況可歲議此乎不惟財用無所措于觀瞻亦似未宜頤師詳思而審行之嘗見形家每以小小淨失動人與淨規改移之利譬于風寒暑濕之病人時有之而無害于元氣暫且寧靜不久自去無故卜醫而投一劑一時未愈後醫又繼至矣藥不相中必有傳變初猶小病釀出多

端空空以自已性命嘗試其手世間事如此者多矣敝鄉名墓初亦不利大率體魄入土二三十年方有驗應凡形家言能旦夕轉移者皆妄也舉最愛陽明虎詩東隣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西隣老翁畏虎患夜半老虎啣其頭凡風水日子醫藥鬼神江遊山走及遇盜賊小人之道皆不出此凡事信則必為所持虞則必為所窘不信不虞一聽天命雖有天翻地覆猶浔自如況其他乎狂言汗漫知師必不以罪也

奉林仲山先生

吾閩衣冠不乏而老先生之門獨盛非天也人也貴不作勢貧不謀產清不劇物和不隨衆恬不媒進厚不邀名家無放僕里無懼人天欲不興先生家浔乎某不肖未能勉追萬一而私心實嚮往為伏覩　帝寵鼎来屢辭不獲揆以不俟駕之義似當勉赴況留都優暇而鄉月高崇地與林泉相似出亦屬望匪輕有益于國無損于名何宜自遂不狥輿情乎今之議者動云　主上不用大臣然用

而不赴辭不允而不赴久虛坐席將亦　上過耶
顧抑道情以挽時趨尤愚意所悵悵

答熊叟庚書

久欲聞嘉興消息手教忽至慰甚但書中意似不調暢某君既愿朴不類其土風便好相處至于獨學無友足下以為不及金陵時此乃所以更愈夫閒寂之地術業尋專拂欝之鄉心性滑鍊此天所以資足下也于此能不挫過便是魁士平日高談濶論火歇裏不能調息鋒劍頭不能舞手坑窟裡不能瞑坐真虛談耳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世間亦無適意田地在我而已勢既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得自行其志而厭然欲脫徒自煩苦不如就此一着展弄管子天下才也善因敗為勝顏子亞聖也善以苦為樂易無全吉無全凶處浔其法者凶在我而已天下之苦莫大于形繫而心颺重為縛也不佞亦有此病身既不浔便隱而汲汲欲去之念念故園口海上而一家二十口無處放頓旋亦自笑作此怪狀然至倉場灰塵中都忘此念矣劉雲老欲過九月考滿即便飄然此亦是浔箕不知　廊廟肯放否惠而好我無忘德音

荅蔣居實書

前歲亡友丘季績来浔手書棒讀感激自以菲劣固陋無所知識又没溺塵垢中徒有俗腸何足承長者齒及況其以不朽之事托也反覆太宜人佳狀益不敢措筆度無能加一辭同之不可異之不能以此伸紙復廢者久之今乃迫成然不敢謂是也顧鄙心所向謂尊翁歸養一着最為出人故亹亹為恨華力淺薄不能大舒發耳如諭今世文章之敝直是透骨此道疑有天授如韓歐諸公皆絶

世聰明而繼之以學又其識路超然直入所以能名家名家非三者不能也不然如楊大年劉原父非不聰明有學問今其文何如矣又不然如尹師魯穆參軍葦亦嘗苦心古文而何以無所成就如大家數子也其難可知也足下有其才又有其識又能肆力于此其成可知如舉所願直待来世已耳季纘既沒銘孰為者兄能為一狀呼抑為之銘也有以示我當亦續貂報云友于地下者惟此力未能及其子也臨葦短氣

復金掌科

預支之請此臺下憂民弭亂之深慮慈母之心也不佞餅餌之喻欲酌貴賤以為緩急計盈縮以為遠圖為子計長久非堅藏其餅而不出者亦慈母之心也臺下恐冬春之交民間積貯已罄米必突貴先請以為之地然冬春之交十二月所放米来年正月米也其與不佞所謂待之来年者其說亦未甚異臺下恐隆冬殞命者多不忍坐視其死不佞以倉米每石至七八百文待此時而與之遠足

以救其死其與尊意亦無以異也其間微有不同
者欲轉預支為恩賑明　上之德也計儲積至三
四年恐有不繼之憂戶部之職也亦非故為異也
臺下柱石也不佞糠粃小吏也其慮國恤民之心
未嘗不同譬之風波大起長年曰南其舟北其舟
篤師櫓手未有不聽者然而或緩或急則篤師櫓
手亦當斟酌要于交濟使舟無危而已不佞考滿
近在十月何苦自異以博衆怨既聞命矣尤願為
國遠圖所云預支三月或當冬春間一支視米貴
賤而緩急之不至于後日甚貴而無以處也則幸
矣

荅葉閣老書

數時從邸報中見高淮趙撫院相繼去遼左事庶幾可為矣又聞考選事有消息此皆閣下潛幾默運旋轉之力若事事如此何憂天下哉南中水災異常兩月不退米價幸不甚貴所可憫者被水之家不下萬餘幾與魚鱉為隣雖丁中丞徐司空有所助然何足救其萬千分之一二計水退之後牆壁皆倒水土烝濕疾染必多甚可哀也處處水荒轉徙流離恐有意外之變浦口之城未補糧為

盜資險與敝共亦甚可慮也其私有膚議未敢布
之人茲以呈覽或以十六年預支之請原是先輩
苦心姑借此以寬百姓升斗之糴不知是時米價
極貴三年之荒止支三月又餘丁人賑二錢百姓
戶賑一錢賑餘銀出戶部賑百姓銀出京兆諸縣
三事蓋並行也當時南庫頗充故足以賑北太倉
積儲多故于預支救荒之後浔借北濆四十六萬
續南軍之食今北太倉既不如前南庫所積無幾
僅僅有二十七倉三百餘萬糧留都數百萬人之
命皆在于此如權緩急而用之今年所宜急賑者
被水之家而預支稍緩或待冬春之交行之未晚
何也米不甚貴也明年若再荒以當事所請預支
三月之米半以賑軍半賑餘丁及軍官之窮者不
過費米十五萬改支為賑恩歸于　上而百姓亦
得買籌以自救且可省賑餘丁銀兩用以助城浦
口此一舉而兼數利者也其賑民則有應天府二
縣并光祿原積寄府九千餘金皆足用又宜早尋
米之來路使之有繼如濆運宜令各處有不被災

府縣輸運如故不許一槩改折又勸富家于登熟
地方糴米入京風以名爵或預括官銀糴之不必
定價使四方規利者爭来則米有繼而無虞荒矣
某人微言賤又無達識徒有杞憂但職在户部不
得不慮深長也承眷念每以某困于鹽米為言某
但恐負官縱考滿在近亦無他覬蓋以拙滯不通
之人又有耳病得容于時已為厚幸閣下言某于
銓曹遠足累閣下之公如某以閣下過愛稍有越
録且足增益其罪過閣下愛舉不在以官某信閣
下之厚德勤念亦不徒一官之為感使某果能其
官有異衆之効得常調于閣下執政之日猶得榮
之使朝廷事機漸轉禍亂不生太平克享天下無
遠近萬口齊聲歸旋轉之功于閣下其即伏在
田閭猶得動色歌舞況綴周行之末耶

卷平涵師論救荒書

南中水荒可慮接師所示災畧及與當道書抏腕太息所云米不出境真亡國之言此非吾師不能道從来函荒閉糴抑價未有不釀亂者而世且踵為之蓋亦有故一則無識一則欲以煦煦收人心使無知小人以上能私我又能抑價以利我也不知此閉則彼不来價抑則米不出富者自恐留米以備荒黠者乘機借聲而搶米紛紜擾亂不可遏止誰實為之古人有言救荒無奇策某以為正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用奇所以無策耳夫閉糴則米不散抑價則米不昂此常識也然一閉而愈昂一抑而愈竭一抑而米愈以流通出而愈引之入貴而趨利者湊焉反以徵賤豈不是奇不足救世事事皆然不獨救荒一節然非誠心遠識真以天下國家為已分內了了于胸中者不能用奇而亦不敢奇也

答郭噩吾

南来者問政聲翕然有詳慎長厚之稱甚慰白窓出滯鑒弊除奸不獸威嚴可以愉快公自謂才不逮人性頗違世即此八字便是受用世未有恃才而不敗者未有不狥世而失者錢湛成之稽緝女奴録事譖之不動太守促之不報竟能白冨人之冤而名用此顯此以詳慎為才著也孔厚濟之擊蛇妖憬覺愚俗嶽嶽自將禍福不移此能達世自信者也由此觀之公之所歉即公之受用不佞且

為公賀矣貴治所轄安福糧解更須設處幸與潘大言之也

答郭靈吾

董尉到承手教知直指君有薦此猶未足盡大賢之梗槩大抵賢者如温玉初視無奇久玩乃見猶不盡也吾輩行事正不在世人耳目中着力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不獨聖人為然有必使人知之心者必無出世之事以公真誠凝遠必可大受奨語一惠何當為雖然真惠亦難以子產之嚴競于大國夫子目之曰惠以仁之行于天下夫子蹤其目而終之以惠此其難可知今世所謂惠與仁

者煦煦而已苟以取悅無見于大非惠非仁也夫
嚴以成惠獨復以為中介以為和不念舊惡以為
清正直以為忠厚敢以為簡其道二也此亦可使
人必知之者耶南中事體亦多去歲白蓮教令歲
水荒當事者皆失故態大都此心不能直達于天
啟因事為名耳近日水災米價一時倏貴自有處
之之法也率啟破散餘積以悅未急之軍萬一天
不厭禍明年復災倉米既散而外米不入將如之
何去年曾力止同僚改折一議亦以荒旱為言不
謂今遽見之前言既驗矣今日力止預支衆恐叢
怨生以事前關係國家何怨之恤且生非不念軍
人者但啟醬令年預支之糧為明年救急之用譬
如慈母藏餅餌侍兒之豈計兒怨耶且名曰預
支後難扣還孰與出自 上恩之為得體至于城
浦口抏要害保倉糧且以役繕貧人亦救荒別策
不止保固留都而已生陳此于上下僚友間者非
一不知卒有濟否也湖廣江西及東吳被水固多
其中豈無一二府縣無患者耶被水絕收之地固

宜改折無患之地自應漕運若一縣涸改恐留都後來軍儲不繼有不必然之慮亦各地方當事之憂也萬一撫按問及無以為分別應改應輸通一線之路為豐芑綢繆謀非以國家為心者不能徵公誰望為生倉差十月滿矣糠粃小吏猶邀計後日事亦甚可咲也

答郭霊吾

安福蘇丞至領手教并賜儀曾附啓謝尚未至耶廬陵丞至復蒙賜札惓然有意當世之材品理亂甚盛甚休近世才品大抵皆有所倚未有一心直達上通于天者其在江西如思崗赤石諸公抑稱鐵骨貫鄉玉田知府朴茂有持可與印心理亂之幾在乎人材庶官之清濁治亂之候也公道之晦明清濁之判也生民之治不治清濁之效也國家不能無震蕩之事恃有其人先有其人則社稷雖

危而不覆景泰之于謙是也後有其人則社稷既覆而能復唐之郭令公是也先有其人而用之則為寇準之澶淵後有其人而又棄之則為武穆之秦檜千古若斯矣今之當大事能不懾者有幾耶劉東山在即署時交南之役已占謀慮于少保之成功當時已歷試諸藩省矣即文成之定宸濠蓋有伍文定文定非嘗試者曾平桃源戡蠻洞而文成之略亦已素著故王瓊必其無患也今有其人乎否不可謂先有其人也今之臣子皆知歸咎朝廷不知自責所謂一心直達上通于天者蓋未見其人也然亦將有待于後耶否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粤中友人書

去粤已六年夢寐未嘗不在番山文水間也令弟見枉出手教如就面為甚幸甚休顧獨有霜蹄之嘆且以滯郎見念僕以為未達吾輩三寸管自諸生至卿相皆從此出然直須時譬之舟治帆楫苴隙漏吾事也潮與風至飄飄飄飄然萬里或千里百里忽然矣一不至則沿滯兩不至則膠豈吾事哉吾知脩具而已安知其不飄飄飄飄蓬蓬萬里千里凌前舟而過之而遽戚戚耶夫士固有遭遁固有會由

熱眼觀須臾為快由百年觀聚戲耳其有足存者乎吾輩須拓萬古之心胸乃能留一生之事業浮則豈取悅于人間失則寧攝光于地下愚公之志自必于子孫大雄之念不斷于来世況于達人芥塵萬物呼翁二氣而猶局羨眉睫哉令弟有奇氣朋友骨肉無之可樂也藥丸見惠媿無以報詩扇一握聊以侑緘千里如晤恃有此心

答宋高淳書

南中水災百年僅見被水之家深可憐恤當事者曾無一惠及于被水者間言預支只欲破散倉米無一惠而不知為政此孟有袖錢散人半落光棍之手惠而不知為政此孟子所以譏也不知明年南都當作何狀讀兄揭帖慈惻可掬但須有救賑之法此事作浮精神便是實政便是莫大之德弟嘗咲富鄭公救飢民數十萬便言勝中書二十四考韓魏公救九十餘萬都不露言二公大小迥然見矣為政者行所當然各

究本心何用沾沾自喜哉一存此心便有作意禁
米官羅紈然錯出米不禁自来安用官羅官羅之
弊不知多少此可為知者道也要須民有實惠先
須已有實心官不顧名不頗自然作浮精彩也前
令項兄君子人也凡事問之有益

答朱座師書

潘生行曾附起居不知到否承示貴鄉士夫口語
師命在磨蝎自應浮此在庶吉士時已然何曾妨
害大事也當道引重監司守相及門固不浮為斬
絕崖異之行然終以寡接為貴不唯避嫌遠咎在
家居鄉士夫體亦應爾日月可望不可即所以為
貴若在人閒人人浮措手抱持恐亦褻之矣與人
交厚最難不惟防人累我亦且防我累人世之求
多師者未能盡息閉門則聲息俱寂應接則因影

生形忌戒者不難及人恐于當道無益也師以為何如范王二兄書領寄餘語以黑漆桶貯之久當自息

與范太蒙書

前與兄言起廢事先須觀疏辭氣以知其養次觀其所論之事所參之人以知其識次觀其所值時勢難易以知其力次觀其歸里何如以知其守則忠直之名方不為市井者所竊嗟乎今之靣疏而假面者畢竟肝膽畢露弟以真忠真直即于當時見當官盡心職事恪共朝夕毫不以名利起見者真忠也若官職不靖徒欲以建白自見總是以利起見以利起見則拈

華作疏時已成貫暨歸里時益復狼籍卒之以名
起官以官博利揚揚自滔真無廉耻之極彼此相
命猶曰直臣豈不誣哉滔滔世風人人耳食能自
審好惡者固少矣兄若在吏部起廢最宜詳慎如
弟所云四觀在家尤要要使假者不滔亂真方為
有益耳以弟所聞唯肇慶區大倫在家有守疏亦
龘厚近則陳嘉訓劉清雙美次則劉本如乎錢靖
符雖未建白而在官有執守不狥人意可知其稔
也此中人稚錢一本高攀龍淅有劉宗周者恬孝

人也在此則王刑部紹先清苦不變鄭玄岳清正
呂益軒勤職奉公袁刑部崇友有骨有守袁禮部
思明恬雅莊户部毓慶廉能開爽陳户部勳文雅
出衆可作禮部於倉曹倫管倉稱職項工部維聰
不似套人金工部汝礪清慎皆可備扳擢者救部
諸寅多有可人弟于葆元相處頗如骨肉但弟忝
冒殊不自安冬秋之間魚鳧資地或可假借望兄
為我扳去置在小省尤為相成古者量官以授人
當官者自量而受官弟之踈粗置之鹽米瑣屑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之場或能自效置之寂寞亦能讀書置之南銓
實為非據況從来任職不加于人而龍鍾日甚考
功之地尤為百職所關時賢濟濟豈曰無人而以
弟尸之不羞辱當世也起天下俊偉之心耶又況執
政鄉人尤易起議弟縱不以贊毀動心而以已累
人尤為不德此弟所以日夜不安也弟本釣徒不
堪富貴心亦不知官有好歹家世不達授一小官
便謂 主恩難報常欲效死今年五十有三所効
力 國家者不過五六年過此以往益復龍鍾當
與蝼蟻為友矣受享厚恩地下難償故顧當此未
老之年旦夕効死以報萬一然非僻小省分亦決
不能盖弟性疎拙大地不堪而飲酒雍容衣冠轝
集強顏媚笑尤弟所厭也弟自箕前生亦是苦行
頭陀苦楚田地愈覺妄帖不獨妻子泛如萍值即
自家形骸常顧打碎目開心醒常見自身白袍騎
馬揮戈向敵如此者十年矣不知何故人不能違
天弟却知天人不能造命弟却捨命弟之事業當
在来世寒威不極則梅花不香受享受用非弟所

堪計當世知我最深者無如兄故吐此一塊血頓
兄以我處我夫命至可愛烈女自刻不刻不安家
至可惜忠臣閥族不隕不安性有所受天有所難
移豈獨名教之驅使哉死生猶爾況官之崇卑乎
唯我知我故官不厭卑唯兄知我故望兄以我處
我也陶石老方冲老議論已白冬間推亦何妨張
養心同年恬靜真實不顧考選但顧實授南鉄其
品尤不易滑倘因而成之尤可媿今之詄南北
死爭科道者今日挽回風俗尤當成就此等人加
以美官不若遂其所志焦猗園博學深文豈可錮
于聖世其人亦直遂近来不推何也恐後世有失
士之嘆實淮南久不起家此真廉吏未可以人言
輕失此公泉州何喬遠匪栽者能文有守玄仗前
在南銓實不易滑安滑以仇口廢之孫家宰已到
宜有所作為以塞天下望宜收銓部之權不可為
科道所奪兄入此塲更當澡潔到十分更當持執
到十分田地方稱此官若享富貴邀美遷非所望
于兄也貴鄉海州有張朝瑞者居官甚好卒在南

鴻臚僅有五金耿中丞命弟作疏表之因阻而止
疏稿呈覽朝瑞治跡在浙尤著著作亦多疏中不
能詳兄其鄉人也可為查實一字示我當從吏南
中上之此亦風廉一機也

答林懷瓊書

夏初接手書千金典史備悉外吏之難與　兄之
所以欝欝不得已之故今之鄉科內轉者不少矣
其人皆無殊行且多齷齪未有如兄其人者而獨
兄淹外弟所不解南吏部無權不能輕重人即數
為兄稱屈無益也弟轉貶銓甚非其宜在京時亦
欲疏請改部恐不免跡涉于偽忍而就此者考察
時即自考也承厚念猶有所望于弟者弟長生葭
葦龍蛇之鄉邀幸一第已為過分又性悻悻多忤

觸尊長狹中直發無論同僚又病耳對人瞶瞶向
與吏部作對今又个吏部又在考功于理于勢皆
不宜浔尚欲望人世之福耶鄉先達閔安鎮下
及兩江里户不下萬家開國以来甲第三人至弟
而四其一林碩為名御史官至布政以抗内官被
逮蒙宣德向鞠復任簪組弗絶此何等人物耶而
官不至公座其孫官至知縣未能紹顯者也瞻明
英持初任大行此兩衙門選也而以病欝欝至死
無嗣績溪壖風氣淺薄所受自應如此弟之材品
何敢望前人而所受欵過之耶林公值　國初龐
厚之氣又其地風水特勝同時連隣三家並發武
者世襲文者及子孫至嘉靖方衰猶出一滄灣善
書亦地使之然也弟何敢望萬分一以一丸泥裹
族其上艱難辛苦世無飽食全弟生来不識糠粃
家世讀書不浔一青衿至先伯父方游庠伯兄繼
之伯父沉潜孝友不浔一廩而弟乃僥倖作官本
無清操而謬見許于時又行多疵謬性多毛石宜
黜宜罷者久矣而上誣鬼神下誣公道安于官者

十餘年自今以往恐惡況日增不敢言佳祥疊至也　兄數問我熊羆事弟今者不惟世界不以動念至于子孫亦度外置之盲子初盲時亦戚戚今乃知天之所以教訓我者至矣不敢有一毫吁悵意而況敢有外望乎

與范太蒙書

承手教知兄有鼓盆之感為之愴然恐蹇脩不敢再過兄門矣後人性行不可知納妾其可蓋勢卑不敢雷吾子也承尊教以知人不真客氣太重為今士夫之病弟則以其原皆由于立心不真功名太重之病蓋客氣之重因爭功名爭急則求助不暇擇人一妄男子叢垢積戾謬助一言便為氣類其害不少此豈真心為國者哉若真心為國則必惟賢是與肯以同異為好惡由已者即如来論

張浚之不能于岳武穆趙鼎而輾轉秦檜卒為宋
禍亦只是同異為心不為國家計深遠耳況萬萬
下此者乎光慮甚公者為人羽翼而猶重其才夫
才而貪猶可言也才而姦禍將如何不見王璦徐
有貞者乎璦貪極矣然能以東南付之陽明平平
國難以失償浍猶為過之有貞之才幾搖宗社初
勸南遷非于謙宋輸矣繼以南城僥倖遂屠功臣
陷英廟兄弟不浔終始金齒之禍吾猶以為薄
也光又以為其能聯合氣類不知彼正以此牢籠
宇內耳凡今建言敗露者率用此術其始亦是是
非非久之十是而數雜一二非十非而雜一二是究
則變亂是非以市重持正不交者假手毛剔曲意
重納者鼓唇飛譽雖有賢者既浔其力亦為之用
彼此根絕遠近連結日結意授計移霸奪然則聯
合氣類不乃為推刼之資耶抗疏博聲不乃為行
賈之地耶此風不殄天下效尤成何世界夫賊吏
見法而建言者之貪雖狼籍不妨姦俠見法而建
言者之雖恣睢皆雖倒白黑不妨何苦不嘗試為

且作大官不待功次也其術不亦奇乎而世咸不之察也方今四方災異百姓窮促郡邑之命捷于守令守令清濁觀于監司名實不審勸懲不明何貴朝覲吏部精神全在此際陸平湖銓疏分別清苦卓異不中不遠兄得事好堂翁不惡心竭慮終虛朝廷遴選意勉之勉之勿聽虛譽天下之大得數人已足要在真實兄之操守當倍于前通則易溺苦則難久苦而能久何事不成試思 太祖六部各司冠以清吏兩字其義謂何轉眼維風全在賢者不可以弟見小而談腐也

荅呂益軒

冬仲未聞車音正在訝想承手札乃知兄有小苦也南中臭味正復落落元凱欲乞休徽甫欲考滿太玉未来靖符且北惟有項聽所表儀部數人耳兄又欲請告國家何負吾輩賢者皆欲隱賢讓事自為高耶夫苟祿者患其不退而攘臂滿目浔力人患其不任而為潔者相踵歸于遺國而已今浦口城議南省已有建白非兄其誰任之新正幸策駕入署開原有報天下事未可知南都所係不小

答葉閣老書

前承示僧事問之吳祠部以為並無假借此僧已他往矣容至報恩寺詳問之也大抵小人難與作緣以楊綰之清見累于琴工今之士夫被山人故舊惡監生累者多矣道學者以學徒累談禪者以禪徒累初示廣大後悔無及絕之生怨總不如官事其事人業其業天下浔太平也今之紛紛相傾相軋調之愈甚剖之實難天下之亂真不可知清論漸明事權漸一維持消弭固亦由人但東虜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測在于鄙心實不帖席暇取宋史閱之宣和五六
年間妖異迭見七年十月金方南侵靖康元年正
月迫汴割地乞和次年再舉二帝遂北亦與虜也
彼一時也以四月破汴以年半取天下之半彼雖
夷虜用兵實精一自雲中趨太原一自平州入燕
汴在天下之中四月已舉矣今之災異不下昔時
今之京師實逼豺虎所恃僅一遼耳遼之殘弊可
為屏蔽乎設以一兵從海抵天津趨保定以一兵
掇遼又通北虜擾邊使我首尾牽制京師內虛內
弱天下勤王之師能旦夕應乎宋時种姚二帥皆
世家有素養之卒猶尚如此今之名將多被論列
新者家無素卒卒有不虞能遏其鋒乎其愚以為
事不厭備謀不厭周兩京兵府多公侯紈袴子大
不足恃宜擇威望者叅之其于要害務置名將屯
宿有急可旦夕應也杜董二麻今雖被論亦宜使
過卒然有急竟是此輩出力劉綎世將宜令移鎮
南京或北要地庶幾為應卒之備備而不来猶為
浮策金再舉而宋虜者亦其時不聽李綱散遣勤

王諸將故無救也我　明威靈鑒天地固萬萬無
慮書生強作杞憂亦可笑也

寄葉閣老書

承示極知困苦至奉勸跪門一節大臣舉動豈浔
孟浪如此　主上聰明強執激將愈格　老先生
去冬所以通浔一二者亦是漸清感動不激之效
也来示云偶有罣觸旋以消融蓋居此地不浔復
着此念着此念則小人乘虛而入矣至哉斯言但願　老先
生堅持之而已今天下災沴異常四邊多事東夷
尤急安浔云軍國之事不相聞萬一有誤　閣下
可以此言告天下耶其意樞要之地決不能辭權

無權決不能幹天下事況此時何時彼不吾告猶將召而商之可諉曰不相聞而已杜松老將去之亦難李雖壞事豈無一子弟可使過者彼家丁養之數世終非新進所有南將雖銳不如北西之習聞開原有廢將曺文燠者可用也凡此皆不容易出口聊與　閣下言之而已以遼東破壞空虛之場當此方張露角見爪之虜不急自培養防護訓練振刷急急先明地界彼以數塊石頭為安疆定國計耶某每以　國家百病皆可措手惟此夷虜来如風雨卒難支持也此事恐煩石畫兵部之賢者時與講究此為三年之艾方今　閣下卸不得肩只得直任之雖欲不任亦不可得不任而聽其自壞責亦在　閣下任而稍有維持人雖不知其為功他日猶免于失措也

答葉閣老書

承示二十年来事變及幹旋艱難處真可嘆息但
某以為今日所難者閣下信不能使之易今日
所急者閣下猶宜與戶兵二部圖之今倉庫無備
京師蕭條加以東南水災出米之地既荒漕運難
絕萬一有事人心先搖二部中豈無有心計幹材
能求三年之艾者就中講求終當有恃古之豪杰
多因敢為功以閣下之洞達真懇與士大夫計此
非難也世人嘗薄桑孔以此人若在當為力臣正浮

不易耳何也今之鹽鍊榷法皆桑孔法若不以自
潤而盡以資國豈有置乎萊公當澶淵之役羽書
一夕五至不發笑顧自若急則直促人主過河真
成孤注不知其前當契丹掠不利引去時已知其
狃我先簡驍銳據要害備之矣故契丹一入而王
超已屯中山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已扼其左右
捷如左右手人見萊公成功之奇不知其為謀之
預今之建夷萬萬不至此然先事有備不使衝破
藩籬猶為幸也

答黃玉田書

前歲臨江之命未即就道弟私以為不然累問南
客知滋任有期而後釋然戒輦何地不可為豈以
一事自塞東西南北惟命何嫌何疑使地方望澤
者之無所也督學使者其任匪輕弟以今之文救
浮如兄者久任數年先正其所誦讀使有本原即
文體不禁而漸漸入正矣文心之精也誦讀正則
心亦正心正則學正學正則文正文正則世風亦
正非有五六年功夫不能此一事做透便是正人

心挽風俗事業孟子之反經吾不多讓也弟此轉
蓋出劉雲老弟累辭之而諸公不相體諒以其強
項致之此地弟之愚拙若在別部或不為人所察
而以之察人則決不可欲請改部恐不遂而跡于
詐萬一外補與兄轍迹相近幸也即不然到考察
時弟即自注有疾而已吾輩行藏有數有理相時
相幾不敢愧知已也承問小兒浔之廣東者盲矣
今又浔一犬未知養浔成否然弟心亦不苦自信
分數只當如此世之不如我者固多矣世之如我
者當亦不少人人若欲求福即天翁亦疲且困兄
之年姪淳厚詳謹自是福徵又浔令孫可喜之極
弟之不苦者知天也其為兄喜者亦知天也獨有
一事為不受命弟賦才甚拙被病支離常欲效死
國家隕首不恨天所制限我必求伸造化不祥莫
大于此是為不知天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丁敬宇先生書

某待罪南中九年於茲沐教于先生者最久忽然睽離不惟墮落是憂狂言無處可吐世亦無有虛挹如先生者龍江關小河之開于民最便但沙泥易淤開濬不深數年之後復成淺溝今日之功徒費且聽地方求諸衆施亦似非體古人作事必有機權大役大工必有所假而立亦有所專而成今既開上河又開下關則力分而不專欲求百姓之利而先費其財則功遲而難立若查餘帑贖金

在各縣者若干及富民之有罪可以情原者令輸金助役又令和尚之堅忍有立者與分功則彼釋其罪何吝于財彼滑其名何難于募化而我且不求諸民而忽然功成矣且開濬之法各役督率食費亦煩胃濫亦衆若先生撥冗一日用開方法丈濶丈深用工若干該費若干懸示而招凡開幾十丈深及丈者予直若干計深濶受分令閭民自占役則各自謀食不待官府督率其中間要處建立一寺聽僧募化開濬聽民舖店則荒野不虞于盜賊泊舟者無事矣兩頭開深及岸須一丈三四尺乃可以久萬一財力未裕僧化不廣則中間數百十丈不開聽其聯絡蓋此河之濬本為風濤兩頭深開風濤可免即隔一堤兩邊有船相受亦不為苦況留此一堤以待後舉分功于和尚未為不可也凡事不透徹寧若勿為與其多處建立不如一處透徹分名與人則易立畨于久遠則難壞與仁同功又不如與仁同過其所以進于先生者如此

答陳四游

西塘集刻將就矣議者重其人以片羽隻鱗皆不可棄矧與葉相國選抹猶恨其穢而人獨欲附益之嗟夫使監門在今亦不免嫌咲斥貶無故而滋多口者有矣今其片羽隻鱗亦不忍棄使掩卷而出他名將亦嗤落一知為鄭公作即無所不可存明知其穢猶欲附益也然則文章行世豈不以人哉亦足見一時之榮辱毀譽都不足介意要之久而始定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劉雲老書

某三月十三日抵家以又三月初九赴上四月二十日抵都門五月初六到任本避忌五月疾欲速赴不得遲老先生家竟遲至此豈非天下着一毫安排不得不如從心之為愈耶此地非某所堪而性鄙心柔未忘鷄肋又治迫于暮欲速不達徒增一番心陣而亦可以考驗警省推此以進退將亦有助為承示誠意兩字實該修齊治平舉恐通天徹地頑如石細如蟲無知如草木亦此二字透過

惟自慊乃為不昧真知世界便已完滿縱堯舜巍巍蕩蕩孔子皜皜周公赤鳥几几亦只此此兒透徹而已老先生廬居極痛襄事極勞擇地極難形家避忌太過反失之矣與天相成如作文只知開闔虛實變化數字至于下筆成章節節中款句句合拍所以然而然之妙即作者亦不自知若節節句句而尋此法即下手時亦甚勞天機亦不暢矣不知台見以為何如

答沈將軍

某雖文弱却喜武壯嘗謂武夫可為文士助者三捨命一也決氣二也直腸三也文士浮此方能有益國家今之武夫好為文以取悅縉紳舉甚咲之舍其所有事而從事于浮游嫵媚之觀此有識文人所用自悔者而將種亦為之耶將軍義俠武節少年從塞上手殺虜擲之市中無慮數百便宜出海不為文法牽拘竟能呼吒馮夷赭倭黑水不獨號令指揮三軍加勇而無戰不為士卒先長刀

厭血短劍朱腥使屬甲者皆若　將軍無虞冠矣
今天下洶洶有不可知之事遼陽為甚　將軍其
何策以弭千萬古英雄只捋一死便足壁倒古今
忠臣孝子俠士節夫與夫蓋世之勳名雖作用不
同根基皆從此立文士有口而已何用哉願　將
軍自愛捐軀報　國會有其時

荅顧太初書

弟在南中每奉拜不得面初未嘗不快快後未嘗
不羨服無論世界風波開口即成罪過但問見客
片時有何補益兄今為人師矣一切人事斷絕不
得亦豈能舍所事而役役泛應哉世俗以苟同為
賢以曲意為謙以和會人情為廣大亦大可笑易
經三百八十四爻箕得幾個無咎幾個貞幾個厲
幾個吝大抵脫不得一個貞字貞乃無咎近世所
謂譽者非譽也一時燁然不久則露黜終不能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靜觀者之眼不待其敗露而嘿嘿自了耳弟以譽與咎非對待義乃聯接義無咎即譽有譽即咎也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無咎之難如此嗚呼此豈求全自免者之謂哉周孔事業只當浮一無咎故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猶不敢自免之辭也兄靜觀既久于世俗所謂咎與譽者皆不屑存于其心出而時行必大浮力弟動競未消浮氣可厭然未嘗不自悔也此地豈弟宜居鍾山之雲龍江之水眼中時時在今亦不敢高譚彭澤弦歌終貪種秫嗣宗白眼猶戀步兵浮白門一冷直閉門讀書收拾從前之躁妄藉養未澌之精神如是而願畢矣兄亦何以教之周禮序承鼎諾此書浮之何年兄實出弱疾先生手校庶可傳遠故敢上請蓋猶銓公集非弟所浮專也

答林楚石書

某此轉高者必不来
亦不敢畢迫逼出山冀浔一觀時事釋然去之安
敢望高邑錫山亦安謂高邑錫山後遂無錚錚也
古之君子進退終始不更兩轍今之君子心跡言
論若出數人何者名盛者難副路悠者難馳論高
者難賤也即如淮上初非不卓卓若但少有操縱
誰敢議之　丈所言者昔日淮上也使在今日親
與共事恐不止有器小之譏一爐一茗何以稱爲

盖世固亦有不拘小節而成天下之大功者矣英雄本色何必為諱亦何必欲人盡為之諱以王晉溪之守卒再起為吏部楊文襄功烈焯矣一不槩于同列為霍文敏所中而目之曰貪然亦何失其文襄也霍慱陸擁立手持皇帝璽生死群臣而嚴延年一疏凜如秋霜慱陸不問文潞公名聞四夷而唐介論之卒抹介而與俱去使淮上被言而能如慱陸則不必辯能如潞公則救與俱去能如晉溪則去可復起能如文襄則去可不出何必借援

于人挑激南北為多口少年所竊笑哉東林以道學唱天下欲救淮上亦自有說何必以一爐一茗為辭且為之辨古董曰是某家某家買去也不惟無識亦且無術盖孟子嘗救百里奚矣飯牛之事不辨而于去虞入秦灼灼功業為天下所共聞共見者推大而張之曰賢而飯牛自解也嘗救伊尹矣割烹不辨而惟想像其耕莘辭聘應聘之事形容其囂囂憊然之心而曰以堯舜之道要湯不以割烹也使孟子就飯牛割烹辨之以為無則

萬章筆必就飯牛割烹實之以為有益事可口設
謗可理解救鬬者不搏擊解紛者不偏佐惜乎東
林之猶未知此也則何怪于今日之紛紜倘議論
初起淮上不辨去救淮上者觧如　丈管仲之論
則衆口亦漸息矣惟其辨之而愈以棼救之而欲
盡洗其有故攻之而必悉其力攻者以守而忘其
功救者即以清而愈暴其過是淮上之壞不壞于
攻而壞于救所謂愛之而反害者也　丈以為何
如　丈碩才亮節林居觀妙天下想望即與政府
有連我無援心人自推轂何嫌而避神力方王猷
暑素聞時事正多何恕而歲況吾郡冠紳鎮雅維
風雖亦有人而卓然足當　國家一臂者舍　丈
誰屬而云三不可哉如舉不肖瞶瞶向人頑不知
恥而又負乘濫竽竟當彙尋白鷗滄海上作忘機漁
父也承篤念敢附布其私惟　慈照不宣

與所知書

舉嘗以天下有三緊要衙門科道吏部是也三衙門有力量正當人天下即治科道不得人則紲舉不當顛倒國是出則一方受害吏部不得人則黜陟不當或遺議于小官或蔽明于部屬人乘其隙則其權輕而兩衙門思奪之而不能制斯失其為吏部矣吏部不能制兩衙門則兩衙門孟橫以賄以私以黨皆莫之禁一有彈劾不論當否為其所論者必去不去則黨攻之雖有賢者不得不去也

至吏部不能底賢者故曰失其為吏部也昔陸平湖為吏部科論其屬王教平湖救之而處科以年例道為其爭救考察平湖駁之而處道以年例此非私其屬也所以底賢而為國也自吏部不正而後吏部之權失而後考選不浮人考選不浮人而後紛紛多事令欲考選先補各部年餘則其人之材品始見從而考焉雖不中不遠矣吏部考選浮人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與湯霍林書

聞今日南發某以職事未浮出獨有一二愚見欲陳于先生者敬托楮墨会之為司成者率病弟子曰是其入也雜不興于文事且習侈溢溢多過無所施吾教也其獨以為不然夫淮陰登壇市里皆成劲卒必才美士而後可教乎則互鄉無稱矣自栗例興而富商納綺子充斥槐市國家業利其財吾欲惡其雜乎雜則不文富則習侈其勢固然吾乃以文強率之或寄偵左右伺其過而絕之借手

漫應徒相為欺終不能浔志夫人未有不利而勸
者教未有不術而成者曺瑋以金的購射而婦女
徹札以手搏運木而險阨立成武夫猶爾況大君
子乎某以士習淫溢病在無以持其心心無所用
不蕩何為吾誡多術以施多方以勸使彼欣欣然
各就其所能如能文者文能詩者詩能命對者對
能字者字能歌者歌能琴瑟者琴瑟能射者射分
門以習因性而誘能者賞以日多能者多賞彼浔
賞以當日月莫不勉為且各習其所近則材易成
既無苦難之事又有耳目之觀賞引其前同輩所
與競者驅其後雖使之從事于淫溢彼且不暇矣
焉用偵乎某嘗見監生散班後退入六堂如囚欲
出喧喧嘖嘖目射窓櫺之外皆無以持其心而使
之無所用又久閉而迫飢宜其然也在內如此在
外可知夫古之教法甚巧今則甚拙人知舞蹈之
教所以盪動筋骸不知其為六伐七伐之地人知
孔子獵較以為用行之兆不知所以防魯之弱蓋
道有陰陽教有文武渾而合之使人不知此其所

以為巧也今單獨為教偏枯為學仁不通智智不通仁則仁為寡仁智為寡智而不可為道況能教乎故曰一文一武王道之經一經一綸王道乃成經者綸而合之也故民用治士用教皆當以術教有術雖富商紂子單皆可施吾教吾亦日見可樂不見其病天下士且接踵于吾庭不待選造而勃勃然有成也必矣蓋物奮于氣氣鼓于術顧以此備鍊鑪之一唯先生教之

復朱座師

千古奸雄敗人國家者以一黨字黨猶有跡可尋有實可指也無端數年前忽創一脉字脉則無跡無實隱隱不見九有四裔皆可扭穿賢愚不肖皆可溷入大小尊卑皆可波及其禍甚于族誅其慘甚于屠城其害烈于襄陵之水撞東擊西溺南蕩北非有神禹因勢利導三過不入之智且勤不能止也縱有神禹因勢利導三過不入之智且勤一時收拾其流害後世猶不能止也嗚呼酷哉烈哉

慷哉斯人曺節王甫禍漢之罪猶當末減矣今之
事勢不亂不休不休有能挺身于
千鋒萬棚之中笑談于屠腸斷首之慷萬死萬生
一不介意者乎乃可出仕否則寧為陳摶龍卧德
公畝耕不失一脉着昔張桂紛囂人妖駢首去歲
牛怪實為今日不知諸公所爭何事所結何為欲
以為國斷不其然欲以為身亦非長策今之拯人
反加搥搒用情雖勤自殺一間苟以國家為心君
子為念決不摶擊以佐鬬禍敗而益傷也蕩蕩世
間只少一愚男子人人皆愚議論可息人人皆愚
國事可平人人皆愚災異可消吁難言哉其以衛
門之人恐請告不遂杜門廢事益為不便故忍而
在此非能有所為也口語直遂心腸狼率則甚于
昔改口以取容改步以求好則死不能用則捐軀
不用則玩世或試其餘技于一竿一綸莽滄浩渺
之鄉別有建立亦未可知如師所云其未敢承也
一咲

答蘇雲浦書

承兄教督累以學脉為言弟以學之一字佛家所謂運糞所謂乞水救有救脉不須學人學人將喪救也桃不學李桓不學桃榮者自榮瘁者自瘁魚以淵為宅鳥以木為室堯舜不征誅湯武不禪周公不琴于床孔子不君于國文王救師而親佐放殺身受文祖者與子不忌囂囂獻酬樂堯舜之道而戴亳自喜之數子者兄以為同脉否耶若以為異則聖人固亦不相同抑何背馳彰顯也若以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肖何論學脉而必曰潛之是見之非乎曰潛曰見
総墮意必兄言學脉弟言本色今之所謂潛與見
者本色耶兄但誅持議者之心窮張皇者之態不
使以贋見售已矣必不能結天下于一轍瞥天下
于一畦局局然揉踐千古聖賢于一拈一阱之内
使鳥淵飛而魚木緣松栢為桃李之頽雖天地不
能況人乎昔愚公移谷精衛填海山海未損而力
已先竭然必于其子孫而大陸以平桑田再變志
有所就勢有所極也大雄一念萬年當念即了彌
天彌地無所不成唯其念而已貧米飯僧與拈花
微笑有何差別必此之是而彼之非耶使潛為真
潛見為真見皆為賸果戕葦何故為造化驅遣出
来結果成就自由不滑行睡坐言決不傍人至所
云有不可有異衆自立之心衆心所同職業所當
至哉言乎弟屢犯而不能改者非求異也譬之飲
酒不醉不止自滿其欲不為人醉不因人止譬之
縱欲死不暇顧食色性也安可文乎弟海人也終
不能自改其本色此生決不能成事待之来世而

已兄以眼前商量學問人少故世界不得治安弟
以世界不得治安只緣學問人多若自行本心毫
不回護物各付物天下自治自安兄以衆心所同
為職業所當弟亦以學業不同乃見天地之大聽
之而已兄且潛弟且歸矣世界事大不可知兄終
當一出料理一竿一簑弟之任也敢不拜教

答范大蒙

承教喜讀史甚善讀史勝於作文作詩及虛談送
日此中儘有道學禪乘眼暗者直謂是史耳兄觀
其大略要發一出世眼方不是史奴也得意時正
可一哭不必痛快嘔茶破色便是霸王手段便是
聖賢真影子也弟日下即請告速則秋杪遲則冬
底後来出山不出山皆不能定一簑一笠得趣時
與一匡九合有何差別弟近覺餘心皆盡即生子
一節亦如作夢兄蓄一解意人伴讀恐是妖精莫

認作是活菩薩也近在封司已將吏部當該缺製
錢徒手浔者二缺繼者踵行不患不清諸吏側目
我固睡熟也

荅黃順德

以公才學而阨一第人人嘆惋況某哉畿內郡理
儘足自展官評親注民間簿手校不以一毫私意
參便是奉若天道昔錢湛成為富户雪女奴之冤
留文書不押潛行訪問雖錄事騰謗太守致疑不
顧也竟浔女奴而富户父子不至駢之市曹號泣
施齋以報以此登聞遂參大政執法吏固有之矣
往往以避嫌兩字埋沒本心坐視人死曰吾不浔
已也嗚呼不浔已而避嫌而浔已于無辜而死哉

其以如今學問說天說性說玄說妙都是無益只要不失本心不失本心不餙本色不虧本分堯舜事業不過如此勤而行之雖天地可格況人乎門下素意某已深知不忍推溝百姓便不難脫屣一官便不推溝百姓總一心也承教欣慰盛儀附璧錫我之光不在此也

答劉勿所

兄之為人有才有骨有心有守而不能消一隘隘則迫迫則露故事發則先敗隘則猶猶則不能容故為衆所乘其有今日亦其勢也且兄居南省未一年所破皆世所咋舌搖手噤口而不敢問者搏虎驅蛇必有反中天道然也為今之計　命下日直之任陳臬展采若不以外轉為意以媿世之垂涎京堂昧心凌競勢浮則揚揚不得則垂頭喪氣者且因敗為功轉禍為福此大豪杰手段上策也

其次則請告歸山絕口不談前事不出一字久當自明前以動失今當以靜居雖非豪杰氣餽猶有不校風度可以弭禍中策也最下則逢人哓哓不已增火益薪或欝抑摧沮怨恨橫胸無濟于事徒用自苦此不唯無豪杰氣且無韜藉吾知兄必不為此嗟夫時事反覆機局必盡進取固難退處亦不容易兄勉矣能行上策乎柘開胸襟包着宇宙男兒不死會有功業耒千鋒萬刃中舞手乃是漢子柰何以有用身與人校是非長短哉已矣勿復言也

荅張蓬玄書

承教貴家以兄賜大劉而太冷量太隘為病弟恐兄不劉不冷不隘耳若真劉真隘真冷而故欲矯之是違本色也違本色而隱忍不甘猶屬不情久之必露露出之時涵養何在兄不見孔孟乎烝豚之賜報以瞰亡兩觀之誅施于聞士何其隘也往返將命一言不發子敖之簡守禮不移何其冷也兩君好會拱手受成獨請具左右司馬卒拆齊難強臣僭竊請討田恒匡人見圍以天自信何其劉

也頴子不敢死于畏匡周公不避誅于管蔡伯夷
塗炭于惡人下惠悠悠于袒裼其為涵養一也弟
謂涵養者只當問心心正矣即徑誅亦涵養也苟
為不然徒矯面忍口以為涵養弟所不知火烈人
畏水濡人溺水之為害尤大嬰兒餧即啼飽即笑
滿肚太和絶無猜礙此真涵養者也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而已兄以為何如

與王省愚書

吾輩生来只有一個全貯天地民物為聖為賢立
天立地通鬼通神只是此心都是愚夫愚婦淂之
士君子反失之餘面塗口講道學者更失之今兄
不消講學只要不失本心而已不失本心便是大
人便是聖賢便是立天立地通鬼通神之漢子便
能立脚于是非毀譽人情世態之外獨成一愚愚
到十分便聖到十分省淂十分愚便做淂十分聖
兄之聖人完全自在省之而已嗟夫今之君子發

口出事有一一由心否而高語仁義何為也逢玄教兄講學猶為身在海中向人乞水之見弟謂不然今人講學止添一層口舌加一層掩飾到不如直達其心之為愈也兄以為何如弟到封司未月餘又調甚不自得此中儘可料理吏部當該亦已當堂製錢矣刻典故將就弟雖過司猶欲完其事也

答沈無回書

得手書累紙而讀之躍如持以示同曹稱服其此座虚以相授矣士風日淪某見戊戌之秋一同鄉送吏部不過六金今輳至十金且十二且倍此也此豈交際哉夫交際之禮二金則兩紗也四金則兩綢也厚之極矣過此則為賄曰賄而曰曰黜貪小官極力巧取數次不能抵吏部之一札曰禮也欺天乎欺人乎欺心乎欺鬼神乎世風安得不亂也某嘗媿此一字實為債驅故力以嗇字為人

告而愈不能啻也兄以守之一字為今對症藥其
以為百姓回生丹孫月峰清矣後来稍不知人三
原之逢人咨詢乃真宰家宰未嘗不清也故舉以孜
孜下問為清之堂堂事事節省為清之門户而今
皆失之冥途以狂走堅壁而拒人柰何以救世也
某初入司未能自由祇了所了者各官年歷倣年表作
也此亦可革近弊十三他未之及今之起廢推陞
如小兒分塗羹不論高低處處一堰宰公清正有
力老矣當事者未見一私不留也嗟夫天地之紀
生民之命皆在此官不擇人以居之欲天下太平
不可得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鄭玄岳

前過貴邑令君来見弟謂令曰鄭兄清正其家倘有所請幸勿聽令曰歸德諄諄此事然其家自朴茂有諸生數人不請事也弟乃知兄之教行于家抵都下見洛人問兄政績皆曰清而才来書又以才力所限為歉何也獲上治民昔人為一令人為二蓋有上獲而民不治者矣心乎上即不必以民獲也心乎民即不必為上治也惟不獲而見栽之為心者益徵惟不遽獲而知民之怙生者益篤矣

承示蘇令清峭有骨幸勉圖其終夫人之自樹如實果生成即至墮落摧折發来又是此樹又生此果四時雖變年月雖易榮悴雖殊而性不變乃可名之曰此某果樹也如生出是桃墮下又變成李便不可名為桃生出是松墮下又變成柳便不可名為松人之樹品亦復如是凡人順行其志易逆行其志難逆行其志易志不淫行而困折不變難是在有志者自立而已弟初入署不淫事事而淫以口事古人有言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承亦有言見有益于國與民者如老夫之愛其子龍之護其珠雞之伏其卵仙聖之自寶重其丹也見無益有害者反是但事權未在手將如之何凡有真正好官不妨詳示吾輩總之為國而已

答蔡中丞

某生平所獲事先生長者其魁梧灼爛者不之至於煦春風而薰瑞日氷清玉潔終始無異者惟臺下與丁敬翁耳然敬翁為衆人母猶不能無欲令人喜之心臺下都無此念攻銀臺一蜕凜然在目且以繹騷疲頓之粤西一意休養生息不設奇功為子孫地不知五管八桂中造就幾多生靈長育幾多麻麪也某嘗讀韓昌黎論諸黃事宜深以楊旻裴行立之徼功為非其言至切又見廣西生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沒入為人婢者自言其父母方相抃不知官軍何故圍殺一時尸首縱橫獨幼稚得纍係為賞口耳嗟夫此獨非含齒戴髮同一生氣者耶而以為橫金拖玉封侯任子地夫兵者不得已而用也所謂仁者不必入井而後救也又不姑息以取恩也從容寞寞默默中先事隄防使不至入可殺之科至於不得已則誅一以安衆使天下不見其功而吾心之所全者大斯至仁耳使當事者盡如臺下即禽獸草木盡得遂長豈有動容瞬目之變哉其向為為屬吏又叨桑梓之末欣慕執鞭非始今日愧在銓曹不能効尺寸私而內外輿論翕然歸重此天下社稷之福非私為慶而已

答項聽所

吉安有鄒南皐可事而其門生倚名相擾者亦衆須以婉言商一番此即所以為鄒先生減洗閒累而兄亦省許多事也郡守有師帥義各縣季試似不可少賞勸公典歲一再舉清卿貧士所以養其良心至于所識拔門生勿令開口閒事蓋加之以恩教之以正則士心服而士習亦端至於聚徒聽講恐長虛僞幸慎其初近世拜門多非終始以正慎勿受之對秀才稱諸生二字乃其本等近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稱兄稱公者禮教陵夷實自上始蓋我真有作興教化實念久當自感不在以二字買人名正則言順禮立則易使公則悅正則敬一曲意將不勝曲矣于兄猶規瑱弟之愚可知也承示近事變態至此而極發露至此而真天不可欺人心不可死總之不失本心者為是至云戀官與輕官者趨雖不同其以官為富貴之場一也至哉言乎近来學問自托恬退人且見其肺肝然世每為此等所欺若弟則理法須退猶靦面於世者退實難處也進退兩字決須清楚進則不必言退退則決難再出若以退釣進棄小官釣大官此盜跖之尤者也兄以為何如李我存兄肯任事者今至南矣浦口城非益軒我存兩人不可今誰任之哉兄至江西不可不見劉雲老餘則兄自識之中介黃年兄家居何如一訪問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衛中丞

世以吏棄人以武棄人不知此中更有賢者近於南司獄得一人爲丁敬宇所贊嘗者于倉得一人焉方爲汶川尉其人皆異途中可用者戴金臺前後三薦此轉非優然猶例必考滿九年而轉轉又格於品級往往私改有過頓從貶秩以求選百凡小官有薦即陞獨衛歷薦不得力從來弊政如此近以金臺一人併有薦者同陞三人差爲此途吐氣金臺自砥錫類及人亦見爲善之福不獨自蒙

人人可以勉矣使其益自克勵安知楊果趙絞之遇不可復得也某百事人後獨善善之心頗切不顧伐德親疎卑小得之耳目必出之口雖形迹不避承老先生推舉以示益見大公無我之槩其為欽服何可言盡三司獄傳附覽

答耿紫潭書

自某受老師知時已占射斗之光於社草及官南都而兄猶未第也而幾得之復失之者數矣名則奕矣起而諸生籍如故求之不得其解謬以逆拆二字為獻老師曰汝無挫其銳鼓而神王王則捷矣某曰然然未幾而師訃至矣所對欽甫之言猶是也第以逆之一字天文地理人文人事皆然承諭云云弟嘗讀孟子至三自反章觀其所以待橫逆者不覺失笑曰嗟夫益氏自待誠高矣然亦

何至禽獸妄人人哉我乃以橫逆為親生父母為親受業先生我猶未免為鄉人者正其以禽獸妄人橫逆者也何舜之能幾我之橫逆即我之舜我之成舜即孟氏所稱為禽獸妄人者着此一念處世甚易處世甚樂恐子輿氏復作應不我非也兄以為何如弟年五十五矣一無成就然于世界所戚戚者未嘗不欣欣就中作劇覺有深恩但恨生来即有飽食先君初年艱難辛苦不能自存之景一来經涉鍛鍊不深其知不夙至晚乃浔此味而忽已老矣霜雪不厚梅花不香故弟于受享之人必祝其以橫逆為福論文亦以逆折為奇

與陳匡左

敝地承兄臨制外臺甚幸甚休昔軒惟行見知英
廟林一鶚從容定妖楊承芳墨吏自解張時敏豫
絕瑕疵皆用廉訪監立即斃省亦嘗邀福於胡永
清魯希文童德懋諸名公流輝史册繼在今日矣
弟嘗與相知評騭年籍所稱能吏傑品間有其人
至於淵弘博大窺之不見其際學問文章貫穿今
古卓然足當大受者舍兄其誰弟於文章頗知趨
向而窘於寡學于義理亦見一班而已於提練雖

亦有心世務而莽莽無統燕挫志於病軀蹶才於褊性此生終不能有豎矣長安風浪日惡不國是圖而曺分角立敵國在緒紳間至於實政實務熟視不問巧者佐鬬拙者庶府罪天下事將不知所終也小兒書来道承訓督不異弟子彼雖落岸亦知回頭感佩徹骨所有餙舌者父老從六千里外相責蹶踞數月不敢上聞今不得已而附上裁咎海邊苦此甚也

奉葉相國

出都時承大作寵行薰之腆贐盛德隆情非言可喻再擬面辭以郊送者多恐久稽其轍故遂出也途中欲奏記以鳴其私恐托之非人遂稽至今漸申遇王大行入京乃敢以書托其出都一路冬氣如春北氣如南行者便矣氣候可異抵南乃有雪自徐從水行往往石尤作阻舟行甚遲然得以沿堤散行詢河漕利害而吾郡陳郡丞所立者真有心人譚之亦頗痛心併聞諸一二有識者敢酌而

布之　閣下夫今之動言河為漕害者豈非以其
險哉然而吾鄉市粟温台潮廣者浮海萬里訖無
不濟黃河雖善崩豈固險于海哉縱云異險然商
舶相屬而北者未聞阻害而獨害於漕乎今不畢
力治河無端今年鑿一處明年開一處旋鑿旋塞
又塞又鑿力分而費多利少而害衆譬如秀才不
中只管換經若以換經工夫歸併本經豈有不中
者他日泇河恐又有說矣去年蘇雲浦侍御初主
由黃之說甚力因黃河一處少阻雲浦毅然命河

夫挽漕而上一船四纜二新二舊者斷其一命
再挽又斷乃主由泇不知斷者舊纜非新纜也又
漕船所載者十七八木板糧僅二三耳載重而纜
舊豈得不斷又漕軍十名包折者半軍少而力微
勢亦不敵由黃人亦無敢主黃者不知泇河甚
淺而上流之衡窒欠支亦難治又恐專力于泇即不
能併力于黃兼治則難給專泇則黃復有他虞泇
有成功猶之可也萬一不然則黃與泇兩失之他
日為費尚不可支此漕道之憂也某見黃河堤樹

木稀枯砍伐者無幾矣而堤外護土徃徃削入久之不治將及于堤問之行人皆曰方治泇無功及此此所謂薉治則難周者也今又安能保泇之兎利乎廢數百年必由之黃河而偷取一時未必可久之泇以工則草昧而費尚未已以道里則日以益遼以後慮則不得兼治黃而黃恐益梗愚未見其利也若以治泇錢糧治黃黃有不治乎或又終慮漕而為海運說者是徒知元末之利而不知其害又不知其一意治黃不別生枝節者之未嘗不利也　閣下試評從来河功宋尚書禮之後別生枝節者幾利幾害惟有鑒呂梁洪一着為浔箕耳呂梁既鑒其他衝決壅徙皆可以人力補救誠浔其人先時預防因勢利導漕決無害黃之所以為漕害者一貪奇功別生枝節為蔭子地一則責成無法脩治不時而因勢之導少也何以言之夫府佐河官也責之河則治河之料宜浔預蓄也而錢糧出之淮庫買料職之州縣河官不與焉出之淮庫者每百扣數金又就中扣州縣未完之錢糧多

至數百而令州縣追抵舊時州縣正官以河工陟
黜人猶戒心今則不然河官所急者州縣不相應
也錢糧領之淮庫者或不買料其扣之淮庫者竟
不追補及河決而後圖之倉皇堵塞委其佐貳指
一報十已沈水中從何查核而工又不必固也夫
出之淮庫者既無其實入之州縣者又不相應而
欲河官之有成效乎且河之將壞也必先有瑕料
具而瑕預補為可以不至于壞即其壞初猶小隙
于小隙致力可以無大費今料一不備矣見瑕而
姑置焉隙壞而後畚而欲有完河不可得也向使料聽河官預買備治
以時沿堤雜樹連接木根入土可以護堤其壯者
可為堤料則種樹之時已具治河之用而護堤少
稍以草以木預為幫固何隙可乘則小瑕之日已
為大壞之計功預而費省力顓而功成何待借利
于洳哉其所謂備治不時者其利害如此抑人有
言黃河迅悍愈刷愈深夫刷而愈深者惟其無壅
也一有壅為初僅一拳久則方丈又久而成洲此

長則彼陷愈陷愈奪而或至他徙善治河者決其壅於初萌初壅決即浚沛然矣今不施人力使至於大壅而他徙而徙曰河之能刷乎禹之行所無事也猶曰決曰排曰疏曰瀹不決不排不疏不瀹而聽河之自行某知其不能也決之排之疏之瀹之可省橫流之患決于初壅者其功鉅而世多不察也往往以壅而成決橫決而

後圖圖之不得其法而又別圖填百萬之金於無涯之壑而又首鼠支吾以餙功而掩罪河伯有靈能不失笑乎愚所謂不因勢利道者其害又如此夫治不時勢不因棄二百年必由之黃河而偷取新淺迴曲之加漕運則以河為解黃加俱敝則又將以海運為議用心不一守道不堅雖小事不成況河漕之大乎至於漕之利害則陳郡丞言之亦詳其言借湖廣江西船為浙直載糧亦是權宜一策蓋楚船下四艙只載糧四艙餘十艙載木倘令

糧與木半則船固有餘可為浙直用而以催價與之於彼不厲也而于理于法亦均平正大顧不知當事者何如耳至浙見竇淮南言處船亦不難欲追究歷年漕運私賣船價可得數萬以之造船足以集事但紀法凌夷久矣清江廠歲欠船六百隻二三十萬船價都無着落漕回船徑自私賣歲四五十隻有司一不問尚有王法乎竇公自必五月間糧可盡發不知南直何如今年漕運再遲貽憂國家不淺也今綱紀法度日弛一日至使盜入大

內如偃閒處將何不為乎吏部假印公行戶部漕糧歲滯工部船隻俱盜不以時取決兵部尤不可言前後朝廷詔旨俱不奉行大臣小臣藐視君命奏事無禮百姓又生外心他日恐人不察積漸之由或以此求多于閣下者閣下不以此時為國家苦爭藩封婚禮之事聽則為宗社大計不聽則為一身去機稍後將無及矣某久荷知援感刻次骨不識時勢而進其愚知閣下決不見罪也

答林太華

承示諸坐里老呈結及捐助穀本呈高誼耿然將使衛叔懋仁少伯謝義矣然而非常之事未必為常情所喜而名之所鵲鮮不求多昨接呂益軒書亦以官于茲土者率有剌詞細思其故不過兩端一則謂貴家多穫寺田一則謂久居鹽利而鹽之起謗尤甚蓋衛門使用給自親翁者未必到于各手則衛門怨引道交易幫船進退利所必爭而其勢難敵則群商亦有反唇口以傳口不但腹誹籍

籍紛紜皆為盛德之累其所以苦口相勸者此也忖度尊意不在貪營不過藉此以廣德心若塞孔塞源則施予何給所以不得不然不知利與謗来則德隨利減義亦有利豈必在鹽況敗事營私之僕今已見發昔年長公子得病亦自國關似當舍此而他圖減利以完德也前承教不樂為此但欲了結前件而其猶以餙舌者誠恐用事之人但求已利不顧主名多進疑辭以為後地觸其見獵之喜持為不結之局也且親翁年等漸高二三公子未長正當清簡治家恬靜養福與物無競于德彌完事簡則易守業定則難欺利輕則可長既無防制摘發之煩益生清白平夷之福豈不樂哉孰與為此紛紜也若以施予無資其請謬進一術館頭一灣當舖三家息皆三分本有加搭若能減三為二人皆盡趨頌義之聲溢于閭左居積之利歸于一人是顯名而厚實也以其所息用以施予想亦優裕利實而名顯能寡而德克一舉數善實在于此較之鹽利雖少而無爭矣若其歲入有餘酌入

為出量入而施而一無他營尤是天際真人之作用耳昔有吹塵盖岱者君子笑之然其用意不可謂不忠伏惟財察不宣

答林太華

世間能施者不富能富者不施富而能施富始不虧某有百萬立散之心腸而苦于無財所見能施惟丁敬宇與親翁兩人耳敬宇家事托于其姪善助親翁獨勞施廣而名不大散而亦善積亦有人歟德不如立可久之功立可久章以某愚見歲歲為施之功者雖少而傳遠如文正義田是也親翁歲歲所捐于族者計亦不下千金若以千金為義田族之貧者歲歲受穀歲歲誦義世世受穀世世誦義

是親翁捐數年之所施而博千古名也與夫歲施者孰久乎等之捐耳寧其久也微雨十日入土不能寸為霖一朝土膏至尺某無財而極能為宰使某有五千金之產更有可觀倍此當百世于其鄉愈倍愈大雖天地可使震動況人乎某意親翁賑學賑囚亦宜明立一田垂示子孫曰此田以待某用某田以待某用并義田共立一簿告之當道用印使子孫不得更易又立蒸嘗數百畝與諸姪輪收一以明孝思一以示德于親親總上不過三四千金而名且百世矣若以費多難騐當作數年料理有千金之餘料理數百金久之必就此足入其胸中哉

答陳學凡

承足下一片心肯以直言告其何其仁哉所云通有司書無規切語吏部規切人不涉吏部規切人將使畏而授予弟以實也刻文一節足下所慮誠是顧某愚意初不為文亦不為子弟借名蓋此事因爾洗迫来主盟不得已應之吾輩不作事則已作事亦要尋其補益處呂成公有言不開此門法堂前草深一丈矣世人欲以道學誘人某却欲以文章以道學誘人者未必不流於奔競文章之中

却有真道學何也文主發理理透則文從此說理
學也世人逐套不安於心者往往出之手栽必心
安而後出此不失本心學也世好作鬼語以逢時
栽守一是不以世奪此不狥人學也今人作詩字
句必有来歷至應制時文亦應出自經史百家今
獨杜撰欺人若能讀書淹博以来歷字作解了語
不瞞心不騙人又豈不是行誼作文而有行誼不
狥人不失本心一意說理豈不是道學且文章誘
人甚速而最關人心人亦多喜為之陽明白沙其
文具在從之游者多高第湛民澤之文塲中先識
其為白沙門下人豈可假哉今世利祿一途必不
可挽能於中救浔一分亦是一分補如作文誘之
學問作官誘之盡職猶不失為佳利祿不然愈不
可救耳前見足下文字頗疑講學人文字如此豈
文與道二耶不然而違心以趨世則講學何益不
然則於道未有所浔徒口騰之也正欲誘足下来
不意足下畏刻文而止也畏刻文而止者避借名
之嫌不佞刻文以傳者使人知不佞主盟之意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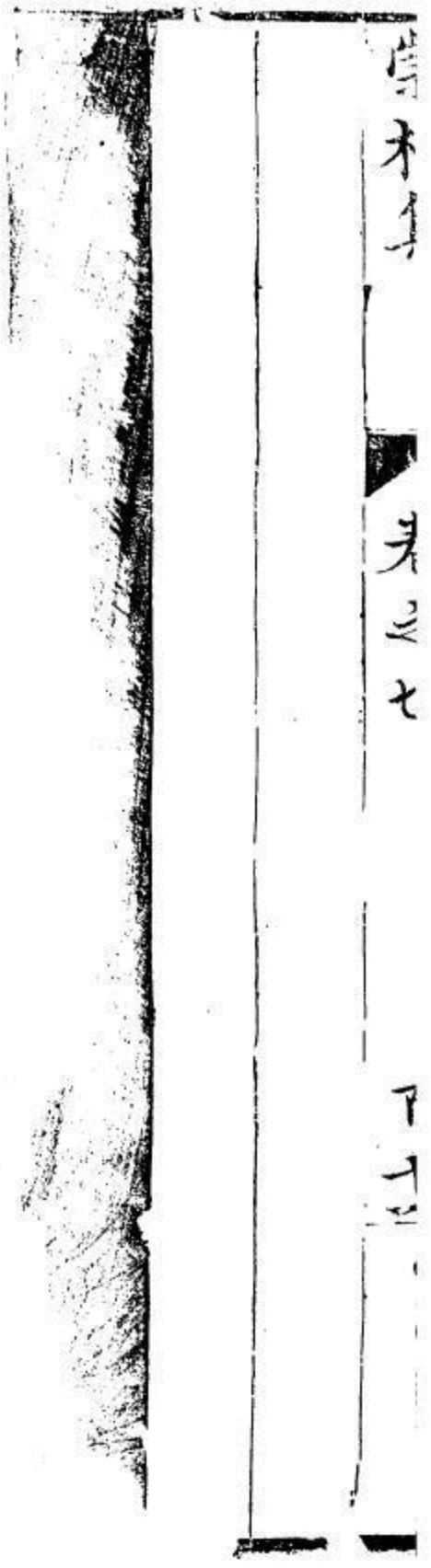
原本學問亦呂成公意也不佞自恨耳病不淨督
學若淨督學六年當盡回一省士習而今僅與諸
子處也足下視生此刻抑以為稍稍異乎以為稍
稍有益乎如以為稍稍有益是足下為我轉也足
下為我轉安知世人不為我轉世人既為我轉則
此刻不為無助今之談禪談道者皆不能無累但
轉淨一二漢子猶是累中之益耳其間亦有當先
防者其性躁而易信欺之亦易所以苦心求友以
後其有過切望足下詳示勿有所諱人不喜人言
不佞喜也不佞喜而猶有此縷縷者正明白通暢
其心使足下不我疑而言更源源来也刻文一部
奉覽

答韓晉之

足下未篤不為足下惜黃鍾棄而瓦釜鳴天于斯文將何底止足下功名固在耳承示邇否二義足知自信自持之心然而邇甚于否邇六爻皆主邇否則有傾否有休否有疇離祉之命明救扶在人也故邇易而否難古之豪杰往往奮拔於敗亂顛越之際雖官于朝而無一毫榮禄心若天以宇宙屬其躬不得不承者二卦皆利剔故陽爻勝否惟初六志猶在君柔而能貞差愈耳邇則四陽皆

吉而初戒其厲二固其志恐恐然惟不能遯之慮
慮其柔也然則非陽剛固不能貞天下之遇定天
下之危不見是而無悶固有以勝于天下者矣無
以勝于天下天下是非滔而撼之安滔無悶夫子
曰知我其天此夫子所以勝于天下也故學以達
天天達則可遁可否而況于泰乎不達天則為世
所圈如牛穿鼻是非滔失不能自主雖遁迹也而
況能出否乎大抵所見者大故能自信能自信故
能自持能自持故能持世無二事也豚之在否先聖
人惓惓于否而聽遯之辭者豚病難醫危症可扶
也豚病者不可豚藥症危者惟醫之聽也肥遯妙
矣遯而能肥遯之事業也否至亡而傾四已受祉
陽剛至而治機見也吾輩玩此而進退滔失是非
之介可以了然況區區一第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蘇子介書

三山董應舉著

其啓某在南都六七年所見士大夫不乏獨以鄭歸德能毋不易心其貌雖弱氣雖和而其心有利害不奪終始不變之貞何也以曾屺瞻事知之也方屺瞻在禮曹時留意振刷衆譽燁然及其以寺田見螫于士夫陰鼓諸生煽揭動搖同事避匿畏縮甚且有回舌取媚于士夫者曾行之日獨歸德盡

其情禮行後獨歸德到處別白而他人不爾矣賢者因敗而改口不肖者助人而中傷一士夫口舌何關大利害猶尚如此況于死生存亡之際哉因小以知大如歸德者指不能數屈此舉所以有取于歸德不獨以其同年也夫忠臣義士正人君子于職業即能加意于君父能不欺于朋友即能不欺于　朝廷薛文清有言不欺　君自不欺心始

某以不欺　君自不欺朋友始嗟夫今之朋友朋友哉此某所以有取于歸德而稱　兄丈不離口則兄丈之為人可知已故某雖未獲握手決以兄丈為第一流恨不得握手也某平生無他長但見一善即如拱璧即拱璧不如也雖在仇怨猶愛之況其他乎獨恨身既出局不能為兄丈地耳某以　國家之所以理亂生民之所以安危皆在乎人人不易得也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萬人之人有萬人之人能

拔萬萬人之人即造萬萬人福也能拔百人之人
即造百人福也拔一以風百所拔之人又能拔人
是所風者無量所造者無窮也于心不既慊乎夫
君子之為善一人善耳至於衆効而功如大小人
為惡一人惡耳至于衆効而罪始大豈非以其倡
哉乘教令時取人與令更弊信足慨心然當此時
而不為搖惑乃見君子太山之為山也洪水不能
盪砥柱之為柱狂瀾不能摧豈以滔滔滂滂遂移
吾心哉夫隨衆而榮吾性不能有也異衆而辱吾
性不能移也欲求慊心必至違俗欲求同俗又失
本心失本心之害寢食難安心口難過豈獨無美
遷之苦耶從来為千百世人物者何嘗盡由美遷
有美遷而灰滅者乃亦不可勝數君子觀其終而
已世觀于眉睫哉觀于他日世觀于他日哉觀于
百世觀愈大心愈廣心愈廣而利害塋辱固如蟣
虱之旋于毫毛何足計乎承教體柔用剛云剛柔
時而已矣相為體用亦不分體用相為體用所以
達變也不分體用所以守中也君子觀妙固在于

時能時即中矣文之無憂武之放伐周公以宰臣而行天子事孔子匹夫也甚酌帝王時而已矣觀數聖行事不結一轍守臣節者不少貸於崇虎行放伐者不致届于十三年之前成先德者不輟行於東山身律襲者不廢誅于兩觀劉耶柔耶激耶靡耶近世學問不患激而患靡不患劉而患柔屈遏其不可睇睐之心以強就世情又文其說曰吾為不劉不柔之學以用世也嗚呼斯之用世于世何用哉不過呫嗶美官歙衆譽規避于君子小人兩可之中以自為身而已矣其愚以劉柔異用當如煉丹火有文武或先武而後文或先文而後武文武循環無端使人不得而測是乃所謂一陰一陽之道君子之所用心也吾鄉先正卓然有樹者大抵以劉勝蓋南方氣柔貴在用劉是謂出乎其類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者無慾無慾者利害不動萬物不移自慊其心之謂也兄丈以為何如哉遠卧病初愈言無倫次字又不莊持布鼓過雷門然而不慙者有鄭子之先戒也希惠教駁名刺過

抑不敢領古道相與所望于大君子空緘見達此
兄丈過人處其待某重于百朋也救鄉土堡建自
先承德五十年矣近因人衆居窄拆毀將盡又沿
海四堡皆拆諸山皆童萬一有警民無所逃不揣
綿力捐八十金買田拓城即以田為屋地計閒召
買凡直一千餘金足供拓城之費非苟就功不避
勞嫌敢以一塊土當不可知之變其愚且迂如是
不知其卒能有就否某庸妄一男子耳歸德何譽
之深也

答石楚陽

通倭事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吾輩顧有為之
地者真不可曉救鄉王支提亦甚慨于此以為亂
自士大夫始某以士夫非能亂不過陰陽搖惑以
行其意試令明白張膽倡聲于天下曰通倭便或
聞之朝廷曰臣某以為便彼將改口矣且言便者
亦多有故久察自知也今日之事不難于淮蔡當
時連大小文武吏皆馴賊搖動晉公獨曰必不可
赦而淮蔡竟滅天下事斷而已矣獨斷獨行鬼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避之允文收敗卒竟挫金兀朮故北關海數千里俱節制于海道守土無官恐有鞭不及腹之患須條議再請庶浮一意居中彈壓而無東奔西赴之勞至于選校異能訓練土着亦可以收駑駘之徒不出外為內患內氣既壯挾貢亦且消心矣有事之時先豪傑而後潔脩者此是公祖高識有此識纔足以辦天下事但豪傑難耳新驛傳有氣俠足為助　朝廷托重公祖甚篤凡請必無不得不待某某亦不敢不白之政府總之為國也

奉羅石師

今歲浮舉某所識者二人皆天道所可卜足以導引世人者一為施鏡光兄鏡光兄則某襟友也其家世積富氣習頗喜事獨鏡光自少醇雅端正孝友處鄉處家皆謙厚異其家之所為又學問刻厲勤篤此入中可以風子弟之枝千氣習者其一即令侄某私屈指家世仁厚謙遜歷世不懈有加篤于詩書之澤積而不發使人疑訝而不知其故者孰過我師之家哉我師不發而七哥十弟又不發而

發之于令侄歷數世漫羨漪涌之流而一朝決之觀者孰不曰善不積積如馬氏有不發乎書不世勤勤如馬有不卒發乎某知善者將益勉勤者益勸也一第不足為令侄賀第而能風世其關甚大故舉酌以喜不自勝之心聞于老師且將借老師家法以訓督家之人也

答陸山人

前承教三策深感相愛但曠野三椽宜夏冬底或他徙也天下有聖人學問有愚人學問聖人天在其手故患不能加愚人不知有患故亦有天幸愚人覺聖人之為煩世人覺愚人之為拙然世人亦不免于患不能聖寧為愚而已梅嶼道已有題詞成亦可必浔示足相印也至若慮舉狥立教以隨欲鼓舞但人各有欲狥之或至失已失已以鼓人寧其狥也且某狥立而事亦成吉德有以嬉笑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佛事有以怒罵作佛事者孤與不孤何計爲

答毛福安

承示知政洽民和未登薦剡恐顯揚之典格于功令宜有缺然者然而人榮何常哉人子所受于親者此惺然一掬耳一掬不忭雖天地訢合況吾親乎若以朝典為光寵則自郡邑以至部臺閣寺層累而上何可勝榮則亦何可勝頤古之土室蓬户慎身修行生菽水而殁無一命之榮于其親者將亦不自得耶使我違心而媚世雖極寵隆恩施之生死猶之辱也使我近世而完心雖流離萬里如

侍朝夕親之為親即我之為我我即天之
為天一完百完一失百失量有道者晰此素矣熊
羆未兆比之龍章尤為關係然離騷五十而統膝
邵尧夫四十餘始室其詩伯温宜亦非早太山孫
明復踰艾而受李相廸之從女其子不知何名叔
梁氏舉子不稱野合于顏氏年非彊也子豈必早
哉朱邑于桐鄉乃曰後世子孫不如桐鄉人屬毛
離裏乃在百姓耶而杜父賈父往往傳道千百世
不絶安在其不為子明府之可為子者衆矣介乃猶
介何也

學只任本色總是一真然無覺悍然不顧學問可
以學仙不可以用世無才學仙多欲不知竟
何成就然使山川清寧漁釣無恙白鷗輕浪竹筧
藤簑三杯浩笑便是一區不敢上擬羲皇也
應俯群鹿豕兄許我拜賜付之酒家榮擢不遠
道過三山先期報我得促膝一兩日而別但恐墜
轉不出江西耳盧峯兄絶才乃有左轉終以為榮
兄決不可以此介念一意獨往吾懶吾心而已然
世有一往而官愈崇者有周旋八面竟亦不免者

想有道者決有遠主也

與呂益軒

江村荒陋忽有喬嶽之臨塵壤承芳石梁襲彩窮巷修為盛事他日勒為美談風艦晨發石尤縱橫非波臣之不若乃天所以試凝定廓落百撼不搖之神襟昭示衆庶使知冠佩中亦有雄杰如乃公者弟閱而壯之且登岸之地名曰賢湊是紫陽與弟子行游相值之處郡乘所不知者也土堡稍竣之後爭作里志備載其事且將以塊土為来蘇矣自奉別後弟病齲病痛不能坐卧者幾一月今畧

有起色而餘毒未消防其復作不能飛渡躬謝況臨石公蒙委大能濟事設去秋潯邀其督匠不若是頑事且蚤竣費亦大省矣甘雖寬厚人不見德石雖嚴督人不見怨反以尤甘之不早戒也人心公道豈顓以長厚徼哉大率長厚兩字是近世躲身法門而頹壞紀綱墮事深心謀國之人決不作此學問雖閒有操縱未嘗先箕本身凡箕本身而後國者未嘗不周旋于德怨之間而以厚為解者也真長厚者以已厚人決不以國家為德于人

與呂益軒

通誌大典是非所關更大而以操鉏耡理木石之人參之勢必不克近世鄉賢名宦公論往往為孝子慈孫所奪假手市公其日已久一旦削之將為仇讐不削不可以為誌如某公之父舉名宦於孝廉入閩之時某公之壽考福澤其于人世已足而必作鄉賢某撫臺之敗衂賂倭歃殺人以減口著于耳目而鄉紳乃為頌功至有鑾郡乘以為慊者夫禹雖鄧鯀不滅圮族之書班固本附竇憲寬假

世家特恕杜張借曰以勸子孫之賢其義甚曲郡乘何物行之已久猶以子改誌可修也亦可改也可修可改何成公論使弟從事佐作者之後必不能委曲于此老公祖試為弟思當此事能直遂乎欲存公論勢必與權有力者為仇不存公論空勞搜輯況歛決是非者必多蓄以廣識其蓄多故是是非非得施為今以一無包蓄之人憒然而從事其所知者執之多仇其不知者多佚多幸多佚多幸非所以來之意矣此弟所以愈不敢来也今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義先生與仲山楚石已在事聞見包蓄已詳是非予奪必精以審何待不肖弟舍本鄉之城堡而從事通乘舍所易能事其所不習必兩失之望老公祖為弟婉辭于按君也弟度骨肉朋友肯直言相成者莫如老公祖故悉其歛歛之愚盡吐紙上若他人決不敢言言之亦未必為弟詳思終始肯剖心以相告也伏惟留意設身為弟告弟感且不朽

承示海上事體責成捕緝護送仰窺篤念下每視如故紙此近来綱紀不飭人心積玩之弊由来非一日也今欲振此頹波必須深究底裏滄海茫茫何處護送自水兵脩船數放兵之習水者固少一有風颶醉船不暇何暇護送且商船漂泊往来如織以數隻兵船何能護送凡為護送之說者皆餙說以賙上司也惟有督責捕緝設誠行之擇人果任賞罰必行庶幾其可今事體陵夷法令不一下

非無人所憚者獲賊審解煩費日月經閱衙門或有恩貸武夫力而肆諸原文吏寬而縱諸押不肖鄉官受賄而鼓舌長厚有司不忍于盜賊而以放蛇放虎為陰德凡今盜賊之多率由于此即通倭之不能禁止其弊亦然如使賊獲必法獲賊者必賞何患江海之不清惟賊獲而賊復生獲賊而兵見苦不惟無功而且文致其罪此所以難也彼不獲賊不過詰責獲賊而幸中未見有賞不中且有罪矣彼何苦為之故兵哨與賊常陰相避凡海上

數盜即哨兵亦頗知之而不力為捕甚且有捕喘殘兵自為之者令欲力振此弊當使下人知獲賊之為利不獲之為害破從来積弊士乃用命也仁之一字不專在生不除盜賊決不能安民不能安民決不能為仁除一二盜賊以救貧民仁孰大焉除一二盜賊則為盜者戒是亦所以仁盜賊也不然人人皆化為盜賊矣至人人化為盜賊而除之其殘不亦甚乎若令哨兵獲賊者與殺虜同賞地方獲賊者與兵哨同賞決無吝惜則賊之不除者

少矣至于水兵數放為害甚大弟將繼有言焉明
堂必不我厭也

與吕益軒

承示表趙玉蓮等事聞尚未到縣連江吏有吳孝
婦貞小者割肝愈翁其事尤奇翁鄭春富者老病
瘍膿血被席貞小初嫁止一被謂夫曰請浣翁被
以吾被被翁汚又易之翁卧無苦也家貧甚至不
能給朝饔一日翁病篤同堂叔伯相謂曰某死我
則醵棺而殮之貞小聞而撫心泣堂公室也翁
即死不能三月曆爭默自念古有割肝愈姑者誠
得翁愈身無愛也翁從囚殆中問猪肝貞小即思

割肝又恐肝不可出沉吟兩日是夜夢黃冏老嫗
命之曰肝可割遂以剃刀夜叩天一割而肝不出
又直割作十字肝又不出忽如有從背推之者而
肝出矣遂割兩片如指大以燈心草塞瘡口忍痛
煮其肝奉翁曰乞潲猪肝食翁翁食而稍甦令藏
其一鷄鳴矣貞小忍貞痛卧同堂人起開門見血被
地驚呼家人盡起疑貞小割股也呼而問之貞小
徐應曰割肝家之人奔縣尋傅瘡藥適逢一醫在
門曰我有生肌散也傅之立愈知縣蕭穀白之當
道賜米銀翁愈半年而後以正終此媳純孝鬼神
為謀亦希有奇事也
里弟前過楊州見割肝媳歸而未見吳貞小心以
為闕故以聞更有陳貞女已旌表矣地去連邑一
日家甚貧前死數年未能葬舉為乞賻邑公及諸
生為助成葬事獨墓前一片石未表以請之吾兄
貞女許嫁黃某黃某孤子也忽夭死貞女年纔十
六聞而泣曰夫死姑誰養哉即以麻籠其鞋欵歸
黃氏其母止之即欵自刎曰與我去母有生女不

與我去母有死女矣母不得已與行至黃家入哭盡哀易服拜其姑及家尊長遂不歸母家貞女與姑孀守紡織甚勤姑死為築墓葬姑閉門隻影而已貞女防身甚嚴凡日用器物終世不與人共一日懸顏巾子于戶堂即叔過而動之貞女不知也出戶望見巾子曰誰動我巾即叔曰我也貞女立取巾子斬碎而棄之人為慄然嘉靖末倭寇闖貞女先一日負其姑走縣依其叔祖家同時有林貞女者亦在縣中往見之入其房見一帙詩在几上直謂之曰大姐何須作此林貞女服其言連江小邑六七十年間出兩貞女一孝婦其他貞孝者亦多然無如此奇合兩貞女皆故止一孝婦孝婦家又貧格于功令凡割股割肝不得旌表非當道諸公加意則奇孝無望矣敬併以聞

答俞將軍

遠勤使命若感激于不佞之留意先將軍者不佞非為先將軍也　國家食力臣之功地方蒙力臣之德而事已忘之冒功冒賞者相踵也無功而借為名者相屬也實有盛烈者僅報以官誰論其世哉且文臣持三寸管優游而取八座廣田宅驕妻子何功于國而殁必易名獨靳于力臣不知何說不佞非為先將軍也恐無以風勁力致命之臣而鼓壯其氣他日有事無肯先登耳不佞雖文弱而

喜武節一晤將軍于都門再晤于白下望將軍以
先將軍之烈也先將軍被逮而不懾負謗而不詘
守策而不易存大賚而讓功此何等學問將軍有
意乎未可以今日少阻齬而介心也海禁之壞久
矣整自今日始當事者向未措意故將軍蒙疑今
新公到矣此將軍自見日也沈寧海在浙浙人倚
以為重所騰章而論功者甚衆豈以將軍而遜之
不顛不狂其名不章不挫不折其功不烈幸終勉
之承貶戚程本不敢領為敉鄉修拓土堡苦于無
措借將軍之俸餘而用之昔晉人有受米而賑民
者將軍不以我為改操乎

答俞將軍

將軍欲大紹先烈若燦與瑋之于武惠也必畜敢死之士敢死之士非財不能博其命將軍貧也俸入幾何先產又不侈節索妻孥之養不以養死士而以飽文弱之故人可乎顧回大惠市牛酒召隸卒飲飫拊其背而動之其中必有為將軍効捄醪之報者即某猶樂之百朋見錫不以易也哨害久已聞之當事前稿未致去有問則荅不敢隱不敢先也司馬辨褐不必示人吾輩視世界為嚇如一

毫茫視渺然之身際天際地用與不用責不在我
將軍視千古豪杰何嘗致身赤淨淨地不一磨挫
耶雖磨挫不害其為豪杰丈夫會有用時瑣瑣者曷
足校哉屋地事為將軍深思欲圖大者不顧小能
讓以媿之以取償於天上也不能讓悉其屋以售
自擇寢丘次也又不然度於風水無害指一二不
受其直衆益直我矣又次也若彼此互揭兩敗俱
傷終是無益世誰能為我明目者而其事端將益
多韓信袴下終以取王設死鬬于市即殺三少年
而破趙虜齊取魏促項之功不建矣凡其生平處
非理事多若此設身為將軍地亦然顧將軍詳思
之

荅俞心虛

某歸兩年未一日休息即如尊諭所云獨不讓前輩乎丁哲老起復之期止一年耳其此兩年間欲收拾平生所著作未暇出也歸則忘出出則忘歸念念欲結了事事欲斬截持將迎夾褐之心以應世無往不累矣屋宇竟當以靜勝彼之揭我欲吾地也重則失地地可復來又重則失官官可復來丈夫獨患無身耳有身乾坤在手何有于九延之堂斗大之印哉先將軍之地非世業也其宮非世

麾来也其受挫而被奪非下于今日也將軍而念先將軍乎視屋事若起立之水作戒奇觀止可發一冷笑耳將軍善棍棍法不硬打不妄用氣力何嘗不以定靜勝也若彼来此去乃劳手耳壯行甚壯當為將軍歌出塞之樂堡已稍就城樓大有勝觀將軍壯行時過此一游殊壯氣偃承揖盛儀即奉將軍治裝筆不多及

答沈寧海

前見邸報正嘆息時平武節之難為功從古已然不獨將軍然使有志烈者為將軍憤怒投書抵几將軍何媿與將軍勞苦功高五十餘僅僅守一叅將而曰納賄也世之真納賄不識一陣拱手而取大官者往往不掛人言而功如將軍顧反波及宜乎將軍之撫癥痍而內悲也雖然使將軍不識一陣而取大官使人目曰債將將軍甘之乎英雄心骨自與人不同挫而愈厲抑而愈

奮昔俞虞江被逮加以嚴介宜父子之貪鄙凡上
內耳猶楊楊入轅門大言曰這一番只為我粧點
光景將軍何介介于此哉捲甲躬耕之言竊為將
軍不取今海禁不戢盜賊多有浸成嘉靖季之隱
憂邊備尤疎斷為可慮此將軍磨劒以需之日雖
欲教子自樂恐不可得幸毋以小小感憤易其盡
忠報國之心也嘗與俞心虛談東南名將屈指不
能數人而將軍為第一流心虛識趣亦奇只少嫩耳
不知將軍所識更有何人天下事非三寸管者所
能為敝鄉築堡蓋出不得已之計今已就十七八
為丈三百皆琢石為之費取地價閒架錢官助不
及三百益以先人饘粥之田遣將軍賜至不得不
拜其有以報將軍也川扇十把奉上麾使之用不
盡啟言

復莊徵甫

弟僻處鄉間郵報絶少凡鄉紳并諸當路往来於省者一切不知前者知兄過將飛槩相見矣兄獨不少留一日信示我乎後接元凱所致手書甚為悵恨三楚卓異 皇頃刻翻局旋奉內留益見公道之難泯彼下石者方欣然莊生落其手中部乃愈為莊生粧點光景使楚人依戀憤悶望歲而不可復得歸怨當事奪我召父杜母也夫民心之感不激不深豪杰之氣

不挫不迅使兄不遇下石者居然卓異民喜則有
之矣感則有之矣然治郡之功既酹祝我者之情
已足誰有為我不平稚耄女嫗轉相嘆息流之無
窮乎如方壺陽之于羊城雖掛臺章益香齒頰不
二年而起寧國矣寧國一年儼為監司廣人至今
嘖嘖道之則是當時下石者反為此公揄揚昭告
于天下使知有壺陽耳即如山東陳應春許維新
二公皆以太守齟齬者会各擁節藩翰將未可量
安在被中者之不為福也夫困抑之地可以壓常
人不可壓豪杰豪杰被中如金遇火愈煉愈精如
鏡蒙塵愈磨愈瑩不惟公論益明亦且意氣益勁
投我于地獄吾即以為天堂投我于苦海吾即以
為淨土我之品格何處不可見我之心胸何處不
可調弄彼能苦我猶我耶即貧富亦那有苦樂秀
才而孔復咬菜根亦何所妨

答王覺非

聞台駕將發不能送而辱賜別于寓所小兒持尊帖見示深荷雅眷吾鄉見輕于天下豈有他故兄意識卓然拔出孤峙將来為吾鄉出色人物不佞愛莫助之但以苦勁二字為獻回顧世情必不能直遂本性不回顧世情即終日馳石然本性不遂即夢寐皆紛比之終日馳石者其苦尤甚陸象山有云學問從人情物理上理會夫所謂理會人情物理者理會其同然之性也若非同然真性而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隨其波波漪漪者以為情則將以世而失我既失矣何世之為哉安稱學問兄之為人不患無志而患為物移不患物移而患為情使蓋未嘗患難未經煆煉浔力不深非苦劲二字不能結就舉嘗自恨氣柔不能直上故顧與兄勉之非以其言為有當也

答王覺非書

前承寄長安書足下於某何信之過而獎餘之厚也前書某已無稿不記其為何語近示引昔人語甚剌人嗟然為人使一世人好不獨其人可悲亦可畏不見柳下惠乎油油與偕人以為易與耳不知其不恭之甚彼視世人何如物哉況今所謂使一世人好者又非油油人乎足下悲之吾畏之有百尺無枝之氣乃不能減胞與其有可攀緣而入者莫中荆棘亦復不少見天定則緣影絶涉世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操趣徑然此事非從逆拂不可進退坑窟中挫練過不能一往而叫不回頭也足下以為何如

答林清海書

聞粵東掄材之報日想錦旋海濱如井底以故稽候弟釣竿鷗伴自外于冠紳　徐公何以見賞乎兄丈推升當在開春孝廉貽書云幸勿聽之人未有能害人者其能害人非前世之孽則身命之魔借之耳身無魔前無孽雖讒何為讒有中有不中或被讒而反楊或讒我而自墮靜眼觀之止可發一笑所云從井救人反受其毒宦途往往如是嘗謂周伯仁救王導而導不知真大度士雖殺身成

國立國會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其節耳允救人薦人而使人知者沾沾老嫗兒女子相為悅者耳救人薦人非救彼也非薦彼也理自可救理自可薦吾滿吾心於彼何與而歆人知而悅之耶世俗薄惡餙情以市感如兄丈所慨云云信有之然彼自彼性能之故設容采吐詞華副當習熟恰恰申窾我能之乎不能而效之舌本強而腰骨麤厚反益其醜不如從吾性從彼而遇者十五失者亦十五從我而失者十五遇者亦十五何也從彼者世人皆然遇者半從我者不過一二然遇者亦半也況從彼而遇者久之稍露能使人悅亦能使人疑從我而遇者終始無可悅亦無可疑或有始失而終見察者吾何以彼為哉某拙人也有時而效人曲舌便賢囫護坦然直率語麤氣暴或以見信以此益知從彼之無益矣宇宙第一好事莫如愚愚則心無事而天不之顧況人乎

答陳匡左

承教知襄事有期卜吉隣于先壟甚便人子奉先人遺體豈浔不趨吉但不可有十分求多之心弟嘗勸劉雲老以六七分法眼留三分與造化成就若色色求全恐反失之此言猶在造化轉中但不被其縛住耳大抵地法與文法相似喜逆喜折喜偏喜透喜關鎖如索如鎗一實一虚其理奚經備矣寧做真三分莫作假十全作人亦如是也但今先壟誠吉多鑿亦傷若不相妨則善矣雲老為人

豈待身後始知至以身後知雲老者衰見也然使雲老不死亦有中傷此事從古大聖大賢皆然生為當門蘭死為月中桂亦人之常情不必尤世也第一年中凡五夢雲老矣銳欲為鷄炙之行而為墨事所纏不得脫經始委之弟侄幾敗廼事至十一月始身督得吕益軒乃有結局今石功十九矣琢堅如縣城惜僅三百丈局于四環之水也弟之心力大竭口舌焦腐而必成不已者以沿海五堡皆壞不得不修其一以域民又以前堡倡自先承德弟今雖以先人饘粥之遺繼焉可也了此而後弟乃得出隱姓名至南昌灑一掬淚于雲老前和遂隱深山收拾敝篋以償其進退千古之心沒世不悔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林楚石書

承示新刻山川志即敘地多舛勿論漏也如梅嶼去寒舍數十武江邊嶼耳而載之連江金鷄山之下壺江狀如天財而曰一名文筆海水東由五虎門荻蘆門進南由琅琦門進皆経閩安鎮而會于馬江今曰一由粗蘆壯湧一由閩安鎮西湧長樂無北海特有北鄉而曰海在長樂東北連江有東海無南也而曰在連江之東南孟浩岛三溪并荷溪香爐峰仙跡嶺朝拜石叢巖石動石在合北里

憶舊志有之而今何故皆無琅琦山在嘉登里而
以屬之紹惠豈紹惠亦有琅琦山乎雙龜嶼在五
虎門之上形家所謂雙龜出海五虎欄門者林良
箴福斗詩云嶼合雙龜近門深五虎浮今獨遺雙
龜者何也他如雙鬟石猫錦屏墜鏊蓮花仙巖皆
勝于合北九龍白雲天竺皆勝于嘉登其間名跡
甚多合北龍柄舊為鐵冶場朱紫陽所游也似皆
不可烟滅孟于連江山川亦多易位已寄友人查
改矣新志他事不可知至于山川有形庸人能辨

而東西南北舛誤若此令探牒者何所考好古者
何所憑何以懸國門為乎古人作事多不草草歟
垂不朽之業非歷覽多蓄廣詢確據不敢出之筆
端愚意志既脫稿當與各縣有識者苦心參校而
損益焉庶幾少庶且山川志當法禹貢山海經禹
貢山水田賦厥貢附屬綴聚九州犖然觀其山知
其水即知土性土物不煩別簡也山海其山生其
物出其水流入其地有其怪如指掌然不別尋也
今作志者件件而類之紛錯煩亂固為不可然使

削之太盡附之不屬按之多漏傳之失真則是去
穢而滓罔去煩而滓畧其愈繁何夫志有宜畧者
至于山川奠民勢不可畧靈異表古法不可畧尺
寸易形隱複藏幻筆亦不能畧秉教寧詳毋畧之
見極是也但某所知者止于救鄉及近海一二處
若他縣他里恐誤而遺者不少幸別托之有識者
細心查核核而克詳使觀者爽然可以久傳而不
改豈不為千載盛事也雖遲刻何害焉

答吳上舍

弟為堡事累欲死初意救鄉屋地甚貴其急者至
袖金潛求價日躍起而猶不可得弟買田拓堡以
為屋地使富者得併屋急者得寬居宜其爭先以
承也不意田地既就矣而如不欲買又欲賤其直
弟不得已乃定價自買而人乃肯就其就者又不
肯出銀欲以米酒紙草抵數弟不得不借銀買石
借至六七百金城有石矣而匠人三四夥占做凡
外匠来者俱不與入至去秋城僅如堞匠又欲散

不得已乃出厥視事朝出暮歸面如漆鬚如蔥乃浔成堡形又與作俑壞堡以廣居者爭定城界數月而不能定稍有緒矣又要窮吏部賣田以貼之凡此皆有力之家非窮漢也弟作官隨處興作一我為雲君天帝鄉里視之不如一書生兄以國事較堡堡為私弟以堡即國事之一何也沿海五堡卜墓勞且苦併今日而兩也今借貸猶未已兄以無一完寇至何恃有此堡則沿海生靈有所歸命他日將士休有八保之所使處處如是賊入無所據兵隨處可屯乘便奮擊亦制勝之長策也獨敝堡四面環水僅三百丈不足稱巨鎮耳弟見巨室園屋視此更大然堡雖小地方保障也園屋雖大一時物耳彼為之易而弟為之則甚艱家無一椽十六年官債未了乃欲以糊口之饘粥委曲以完保陣蓋弟自是苦行頭陀無事不苦亦無事不成做官勞歸休亦勞不知何時乃逸也此堡若完便欲遯迹名山椎剥千古如是十年而後出游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游十年而後坐隱十餘年而後與赤松羨期抗手于雲天之上爾時乃稱雲君足下今以稱我不亦早計耶劉忠烈弁言弟樂為之顧今未暇凡作文必有一段不可磨滅處乃足傳遠不然亦為徒作弟今心中有物不能縷覼佳章以問弟一似借聽爭近作一屋子于拓城之地大如清都紫風月為政也兄欲來觀乎

答陳季立書

承丈教戒精熟五經誠是矣若以此遂謂天下無讀書人弟謂不然夫讀書者在得其意不在字字精熟字字精熟即好秀才耳武侯讀書畧見大意出師二表爭光日月雲長所讀左傳耳未及六經也而日心兩語破的千古岳武穆于左傳差熟而文臣不惜錢武臣不怕死兩語何處得来趙韓王學究也半部論語佐太平雖屬大言終是名臣氣局韓魏公勳德臣也不以學問自歉曰某為相歐

陽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或以節用愛人四字輔成理或以誠之一字成鉄漢或老易一卷玄化墟外或史漢一册逃于人間彼數公者或文或武或隱或顯皆能以寸鐵殺人不以器車自舞者也此乃可謂之讀書若以精熟字句寶其所見自謂世無讀書人則漢之經學宋之理學非不赫動當時不知幾人濟用況其他耶讀書不識字誠亦一病然難字難音一覽便了何足為難而其大乃不在此義之善書而字多誤人即効其誤史漢古書四書多通用借用人即効其用何必曰此是此非此畫彼畫屑屑然索索然別分聱校毛楮標異揭腸以自勝如仆庵諸公等哉嗚呼宇宙之寬大道之內何所不有鳥鳴獸走果實草花蠕動竅引有萬其種各保性命各有伎倆各不相學田夫野婦動于唇吻輒中絃咏武夫猛卒據地寄書動可採録彼豈知執筆成韻如此為是如彼為非乎學士文人隨世弄藻本非經常薄俗相染遂相煽熾而名亦因以成古今時勢使然弟之文字匡

左歟為刊行尚未成家而揣其醜弟必不自持送
人城完之後惡掃俗務收召精神閱千古消息興
亡而已近見五代史不下史漢此公真浔班馬正
脉八大家未之先也兄謂子瞻不作誌銘為不諛
人所作僅有六篇今觀六篇何篇浔似史筆子瞻
長于議論耳韓公不肯任史謂畏刑禍順宗實録
其枝畧見古来英雄亦多諱短不似今人不自量
度輒自喜也弟無昔人之才頗能窺見其一二然
馳逐世梦未能歸併一路追其所見私自嘅而已

答陳季立書

城工已就費至二千金益以舊石僅城三百丈官
助及閭架錢居五百地價一千二百弟之出于假
貸者已七百有奇矣因始事無統紀召匠非人故
費之多至于城基反張水口迫露所爭皆在宗族
親戚之間費力亦苦然自始事至今城内多生男
適有天幸有漂木數百至賤售之以建城樓十月
可浔竣也竣則出而賣文有大文字入手自度可
以不愧古人浔金還債當亦非貪不浔已而仕出

於下策兒輩欲借無利銀數百營運自詭六年可以還債今亦安有如許不責息財主哉大抵做事皆顧不得前後張良弟死不葬志在韓也信陵奪符志非獨在趙也弟歸而無事志在收拾先人餘緒豈能顧家哉世間亦未有餓死男子兄乃為飢過計贈金五兩世未有受山人金者而弟受兄者度兄游資無餘決不以與弟弟若不受是以世人自待于兄猶隔一膜也世之所受者弟卻不受世所不受者弟卻受之唯兄與弟能了此也弟謂兄有五岳陣者非五岳陣也以能五岳障也陶淵明有詩曰即事如已高何必升華嵩世未嘗病淵不五岳也比干之死不自謂能死徵子之去不自謂能去伯夷之清不自謂能清下惠之和不自謂能和故無陣也一有能心便成陣矣即梁鴻會稽周子匡廬堯夫洛陽子瞻陽羨亦豈必五岳乎即死于會稽匡廬洛陽陽羨者為是死于是乎若以死于會稽匡廬洛陽陽羨亦遠然而止亦豈必求則古人何必首丘乎孔曰吾東西南北之人也猶

終于曲阜天下不以貶聖曰是不能死於陳蔡楚宋之為達也而以抑於子瞻周子尧夫梁鴻之下乎且鴻之南也避黨禍也尧夫四十未娶有司馬韓魏諸公為之成家反而之冀不便周子道州放於臨廬皆南楚地子瞻卒於陽羨非忘西蜀數公皆不曰吾能會稽陽羨洛陽臨廬也兄引以自放未究其心必欲如是不可不謂之非障也兄既知其障矣而曰吾必如是是障之障也且兄以不營產業不顧子孫為滑乎兄有能子產業日增而尚待七十老人營之耶子孫于人亦自不惡戀亦非愚不戀亦非高總之心無染着在世亦超一出有心出世亦障但以有心入閩止有順昌不如蘇州而且不可數滑三也老來歸鄉鄉俗齷齪不如外之廣大足以怡目四也此四事弟不能為兄解獨美酒則近滑之省下陳家勝于順昌弟時時市

歸大哭曰此足以待一齊矣而兄又不來使弟獨酌而笑也弟歸二年塵冗勞併鬚鬢為加白亦欲走出不能責兄但欲消兄一障且歸而再出少慰人子心亦未傷高也書解攻後以壯大譏兩軍相薄矢石相及鷹揚在對如林在後不反攻何以得脫血流漂杵勢所必然孟子誤以武王殺之耳故以為不然兄又為孟子所縛曲解其說夫周雖至仁殷民亦豈樂于亡國敵至而禦禦不勝而逃前受敵不得不攻後自相踐蹂勢若山崩崇朝清明自是神烈而必曲諱之曰後者待攻猶未見至仁之致而遂以前為周先鋒也不亦迂乎殷之頑民三紀未化人心之不樂于亡國可知武王特乘其荼毒之秋倏取之耳以至仁之主輔以鷹揚老將乃能成功如是之速若但持仁不待交鋒則詩何以咏鷹揚尚父也天下古今一理一心聖人亦是我輩人視之過高便成說謊此亦從來解經之病也其他駁處亦有無暇盡疏俟晤日言之耳兄于世事不迂獨解經多迂然其得處亦甚不少弟蓄無

暇作此業也寧海歸去亦是做官有事不能捨寧海但寧海以謗謫為枉則非大丈夫幸廣其意弟有淺作數首以視寧海寧海射獵時為亭長止宿都亭可勿怪之也

答陳季立書

弟城工十月已畢戰築尚未完南北建二小樓南樓面江其景尤勝後又作一敵臺濶五丈深可二丈餘形家亦大喜但救處羊甚荒弟衆不能至臘竣餘工甚艱竣此又有鄉里飢之憂矣今歲夢兄者再夢到南昌者八見之不歸以閩無寺觀無酒無好茶此三物俱有可當意者但借書刻書實不如南都之便五岳之畢不畢固無甚關係若著書弟愚意以為著書不如修書文諸書中固贊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最但贊有秀才語可删古音攷亦有可議以古文為偽書不出于梅某前盖有之然不足辨也兄不聞假如来之談乎騙至佛地假亦成真對佛細詰真亦害教孟子論班爵并田不同王制惠能有常無常之論亦非正解宋儒痴而主定一說令人又痴而每事敲推總於自己無益向秀之解莊自為莊也王嗣輔之解易不煩為易也古人有以六經為註脚今又作註脚之註脚耶凡務廣則多罔不如守一而致美古之名家多精一解古之名逸獨占一壑而一解一壑逐以名于天下後世安在其為五經五岳哉人不生于空桑歲一拜墓或再歲一拜墓雖老不可廢也出入雖艱然亦多游一遍出而著書未嘗不是然以著書立名之故至久廢人子省墓之常恐于倫教有礙歸而又出雖費而去礙多游而愜心不尤愈乎弟見如斯唯兄裁擇寧濮歸亦難自便且看春汎何如令之言者無事則毛吹株及有事即首竄卻罪論大臣即逐大臣論一鄉即逐一鄉責君父即戲君父誰秉國成使

之至此恐他日青史以為口實寧海之不得志尤小小者也

答金侯

某在家嘗曉諭鄉族早完錢粮偶見公使到家便怪兄弟不率率渠以舊欠俱完只是圖漲縣漲二項各人不認以致追呼耳問漲之故茫然不知但執原丈底冊步數分釐以為應納之數所漲俱堆里長名下大約所謂圖漲者畝之分釐比原丈底冊有差也所謂縣漲者米之銀數年年有差也承諭知糧道所發則例優免不同之由然某所言特為舊欠非為見在四十一年言也見在限尚未完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尚未見也又承虛懷下問或者優免之數有應除不除者如生員已故數年及已退者名雖除于學糧猶免于縣也又有一種派箕之時能有高下賦雖不虧于公數則偏移于衆此則奸民與吏為市者之為間或有之耳其為諸生時見縣有易知單備載則例米丁雖甲首亦有之人執單以箕故奸不能藏執單以納故頑不能梗上與下俱游于明白易曉之途而無所容其疑格也至若糧比排年雖煩而易究糧比見役雖省而欠多前事烟然滑老父母教然不辭勞勤而百姓感徧海隅矣其之為田不多與兄弟同甲俱已先期完納其欠者無以其為田實但不知別墅別舍有私立某戶與否某並無寄庄也其在候官如潘某所為者至今始覺某是以時聞也為士夫此亦不患之顯也名為士夫不率先百姓奉朝廷何

答呂益軒

實淮南榮任弟當謁賀但村措大喎孔入首從諸紳紳游自覺形穢承示玄岳赤石見素三兄至敬省信大快事但恐赤石未必遽出其推海道亦前部議所及恐其未必出而止也凡官非久任決不能成功久任賢者之利不肖者之所惡也久任以責成破格以旌異遷於前者超於後無功不集無賢不勸矣賢者愛行其志甚于愛隆官弟在銓司每恨遷轉之速況海上事體關係浮失匪輕欲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久弛之後圖為萬全之謀而以日月從事決知其不能也處置衛所議鑿鑿可行非身經巡歷而究心利病者安能規畫確正如是斟宜詳院他人代庖代庖而已賢者無一處一日不是心血流注印接在手便欲終始成緒代庖而不巡歷何名為代巡歷而不條議何貴于巡況款款皆中窾會皆切事實不另搜新奇之見而有經久可行之實即以此告新令尹猶不失為謀國之忠豈可預逆其異意而遂輟不行哉幸即詳院為保衛沿海第一策撫臺初推時或有異同其為軍門以後則潔守周慮計安地方不遺餘力與前數公大相懸隔何以不覆轍而致其移鎮一移則海上情形既隔諸道面謀又難不免卒應之滯弟曾勸其稍遲數月實為全閩不暇計時屬也岷瞻清正兼有文學督學之選但恐不能浔之救地何也一時賢者盡萃一方亦時之所妬也景雲有薦徐當有推赤雉之於長沙終不免休致一疏數年復起猶為穩便弟于陳莊二兄累薦而累不效部中舊同事有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者新君無書往來前行時謝鳳皐戒弟勿以一字入都門不知舊興化是有心人否近撫院欲弟一晤而弟既難于上省又恐芋原各官謁見之冗不得須臾無已則郊外乎知其賢受其綢繆保障之賜其移鎮也不一別似非人情且弟亦欲從吏撫君勿以時局弛其寧固閫海之心勢既不得卒代權又不能獨卸自古處于難進難退之地萬一周防稍踈致有糾紜益遺言者以過端不如坐鎮會省巡巡乞歸既不廢事機而亦足明已志蓋志之決與不決不在鎮之移與不移也弟嘗言被論太僚初亦無甚可摘及至杜門公事益弛而其事乃益多于是言者益得持其短而攻之益驗若被言而素服視事日日巡歸日日振刷志在必去不以一日忘國之憂豈非大臣風節哉或以此言為無廉恥今之數數杜門者豈盡有廉恥耶大臣無恥則小臣何視大臣以人言為廉恥則小臣益玩國事益弛觀此時局真不知所以救之之法也

答呂益軒

正要與兄言海上事關之戎政水為第一陸次之倭未有不禦于海而禦于陸者水陸伎兩不同刀箭筅楯陸之伎也水兵只在慣風濤識風勢善拋石會犁船精火器而已拋石犁船皆有法今以不習水之陸兵撥之於船以不習水之將撥之管船是以兵予敵也此弊不更雖歲做船無益且民船修艙常用至十餘年不壞者以人常在船船常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虱也今兵船燒虱草料盡入書房之手苟且故事

風常不死嚙木既深船則易壞往往不敢出入風濤卒有賊至何以用乎船中銃火箭等器架藏不得法往往置之水堵濕氣侵之加以製銃不牢往往易壞時或一用十件九廢或發而傷人無賊則已有賊兵船恐不足恃今捕總皆窮士卒亦窘常至騙害人者以上下衙門使用之多也補一哨官費銀一百四五十兩歲俸所入僅四十數年不足償費不浮不魁兵糧哨魁兵總魁哨以上遞魁欵兵不為非斷無此理以弟愚見游船若欵浮用須募海人錢糧不足寧可減船決不可以陸為水至於水將亦須就水遞陸如捕盜有效不害民者陸哨哨陸總擇其灼然有功能者陸一以勸百是謂以水擇水長技益精且水將唯在調度浮法勇往捨命不習水者安望其調度用違其長有勇安施令毋論欽依名色武科但要習海不畏風濤識水勢善調度人而已數矢箭數套刀法船上使不浮也令兄一肩擔着福建水兵水將更須留意弟不出山猶肯時時入告弟出恐無多口士夫如弟者

今世通天下皆作楊子學問不肯作墨孟子甚墨
弟則甚楊楊雄韓愈以下皆曰孔墨不曰孔楊其
故可思也

答殷太寰

衡鑑之堂獲借晳匠不獨衙門之光實為國家之
慶此地此官關係不在一司一職浮則世運回陽
失則百流皆濁非剛不能砥風波之靡非明不能
燭深衷之隱非弘不能兼收並蓄盡人才之用非
公不能消騐偏黨成泰茹之光非沉潛幾先不能
默施扶抑挽人心風尚于忽不自覺之中周禮天
官五官之職皆備中庸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必先
不有其官乃能擇天下之官有其官者終亦弗有

其見前輩崢嶸勁勁間有挫折而終以大伸者多矣其善周旋而失者亦有要之此心須直達於天而後能稱此職也承貶命惓惓特臭味之同也不敢不拜雲紗一端表緇衣之悃也金織補一副効補袞之須也詩扇一把披清風之揚也物小而不慚白茅之義也尚冀榮發日握手芋江不一

答殷太寰

吾輩此地比之兩衙門尤重且艱兩衙門雖要自我選出浮人則治因不浮人則亂因治亂由我出豈不誠重至於推舉節鎮薦用大臣雖堂翁之事而采訪持正吾輩亦與有力故其體貌亦自不同兩衙門由我選出常伺吾失反中之又浸違舊規見部過堂常欲從省以駕我我不浮不守舊吾輩稍有可乘便倒却衙門矣至於采訪失真黜陟非稱常受人指摘而衙門以內恩濫日滋以朝廷名

當惠其私從其弊殆不可言有一司官成就七八人者何以異于曰衙王爵手持天憲哉顧積習已久縱不能革亦當從省一門官一書辦終任而不許接手出門而始選堅持不狥庶幾可清春秋之法先自治而後治人古人監魚不食魚鮓今為吏部便以官與下人可不可也衙門吏書弊甚多但勤查核少假借久之便清弟于封司刻一典故前例具是于選司作一教職年表革退冊庫一吏亦有附吏事編係自刻板未帶回也各司之弊其取賄多在行查在假印弟見前輩摘發假印者甚多功司櫥中尚有二十四個功司于經歷考滿輒取賄買有過以便陞遷細查文書于有過處字跡自見封司檢辦弊甚多掣籤印簿防其洗補大抵查門內人須細處天下吏須寬也至于知人一節不論何司皆當究心趣廢尤宜謹察鄉行庶不失人某所見清正老成楚有鄭鳴峴戒衙門中如趙高邑之為功司孫月峰之為文選皆絕出前後其行事可問恐後生不曉也爾來曹分角立幾成戰國吾

蘭直當以王道無偏無黨處之但看其人有益國家與否有益國家雖仇可用無益國家雖親可棄某前書所云竭慮以急公平心以消黨不知有當否

答陳蓮湖

前後荷厚貺歸来百一伸坐困一塊土應酬俱廢忽聞人傳台丈馬首將北正在結念而貶命又至矣赤雉泉之錚錚者偶此迍邅公論稱屈即是勝着昔張淨峰以提學謫提舉不卑小官轉為廉守坐策安南竟成不戰自此著勲楚蜀作憲文武彼何人耶有淨峰之氣魄乃可策足于功名有淨峰之堅挺乃可委蛇于患難風波震蕩皆是吾輩天堂患赤雉不為淨峰耳朋友相礪鄙心實有之

顧亦何能為力聞明春来過海上鷗鷺一區與之
矛盟也台丈沉厚慎潔絶出流俗足壯吾閩之色
此行應有兩幾借重不直江西異績偉樹旦夕耳
老漁但有欣瞻蓋寒女雖昏借光隣壁況在平生
臭味之間耶承貺敬拜燕窩用識明德

答蘇子介

歙縣雖劇雖饒兄視之固若中州不待言矣但恐
親識不能預絶則斷割之難耳平生服李九翁于
此處皆有慧劍人自不敢近也非秀才時一言一
色不假借人能卒使息心乎吾輩立已易割情難
割情易割名難　能割所難割無不易矣徽郡此
時卻有數君子足友約言警切句句見血刻密箴
尤得克已引人之要學道則愛人非虚語矣貴鄉
淨峰是一代偉人武則俞虚江觀其行事足發人

意所謂磊磊丈夫其豪不可及者其集中豈無一語闕其精神命脉者耶采以刻爲使尚論有地與文莊並垂不亦可乎某以聖賢學問不專一途事業文章無往非道放伐東山皆是執中另立欵目儒亦無甚白之效文以爲何如

答黃九石

兄又作此業障息自往自来與節候潮汐流轉終古不息乃欲閉門靜對以數之人是活物心是活心息是活息不去破害便是太虛同體故意作為與害何殊弟早歲亦作此件亦著效驗明明白白顯顯靈靈亦能預知未然後于天神下食處滔一悟此乃心之外伎鬼魔乘人作弄故廢然任之魔亦不乘心亦無伎令則頑然如石矣看山看水饑食倦眠病則玩弄此心和形骸亦要作使人生所

畏者死先將此關打破心硬氣硬魔亦自退是以
行年五十八步如健犢終歲不服一藥但見無時
不活非虛言也　新命既下須讓先輩但丁哲老
服闋并餘衰當作歲暮矣虛之以候則不情讓以
推新則恐天下不肯且四司管印宜起舊人之說
自弟發之部書以此見迫勢亦不能不出出數月
便足湊六年考考後一命于先人即歸以讓哲
老出則先後遠其時也未知兄意以為中理否佳
茶正乏太虛綠竹中可惜一醴泉無新茶可黜浔
寄躍不自定即令小力折竹枝吹火瀹之五色雲
氣騰于口中徧體節節皆靈兄之惠哉大矣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葛屺瞻

江州有匡廬一片政暇與諸子游咏講德其中且為瀟溪為陽明亦云樂矣来教林泉念切此非林泉耶濂溪不云乎束髮堅深猶存林泉之見乎鄭已止未晚也以兄道學兄来閩士風大變公府無一士迹矣益軒一肩擔着福建餘皆賢者海國民生外心重以荒困所恃數公耳其卧食太虛舊隱有竹千箇連度三泉覺世界儘大雖有新命亦因福建缺司官不便連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人以其作過節耳舊人猶有丁晉初在晉初起
復近在歲暮正可補當事之闕弟似不必出也私
心實未能斷仕進一路用則往不用則歸用亦有
事歸亦有事實無取必見在亦有六七生共看山
雲時聚時散近況如此承垂問以實告某意兄之
歸興別有枘鑿耶若着兩見亦害道也一入山中
便與世絶豈不是枯漢子是戲言耶取陽明與白
沙較兄何取焉即白沙亦非枯絶世即是出世出
世人局易出賢者局難尊意以為何如

與董嶽元

別焉風嘶羈鳥聲切矧乎伊人海上釣徒魚鳥親
而龍光遠矣常目在之也兄乃何似久未聞出山
之期世非無事學豈自完當官直行本心食祿不
忘國恤恬退孰加焉養聲市重山林乃競府耳從
古學問有達天達人之別兄更勘破個中即古人
難遁矣黨禍深矣壯關若不敢抹國事可知可但
曰主上實然救鄉侍呂益軒閣事大可觀此兄為
吳下一人為福建一柱而有不悅者此所以為益

軒又浔見素玄岳玄督學士跡乃不敢一厠公門仁賢之福豈鮮天下不之人顧位置何如耳

答林省菴

某海曲鈎徒絶未聞道宜為大君子所憫惜或浔呵斥椎擯而稍稍警覺之歸里漫漫送日弗獲重研請教是自棄也且昔在南都鄭鳴峴時時以先輩行事見詔獨再三于台下及轉勳司則見舊所條畫咸當一一稟成為心往積有年而卒於自棄其惰鄙也如此顧其心獨不敢忘耳浣讀大刻種種名言益知臺下之流聲措業不從外浔者某竊謂近世士大夫倏見為奇者多作無頭學問其稍

稍向裏者多作自了漢自了了世竟從何處分別
大學一部開架工夫了然明白只是一線串到底
並不夾雜末後所痛切感慨反覆其得失者皆千
古萬古受病之端土地人民生生之命興亡之門
介在毫髮何其學之有原用之有術也近世說心
說性說命說天自謂超着不知天命心性頓在何
處古人學問一一皆實今畏其實而逃之虛不知
其自陷于二見儒效不白蓋亦以此耳承刻葉淇
改折事某初亦致恨此事不知其為淮安人一念

之差流禍至此可勝責哉于忠愍不諫易儲一節
在某愚見獨以為苦心當時景陵意決所畏唯于
公于公諫易得名耳獨不思為成化地乎已決之
意屈不得伸必將有以處之在宮中一刻間耳大
臣用心有口不得自明者往往如是周公之處管
蔡畢竟難說此棠棣之詩所以反覆慟哭也蓋大
臣所見者大所慮者遠雖胃不諱亦為之總是誠
到在處耳高見以為何如

答畢見素

改折二縣給軍一月最浔補救酌中之法軍民兩利只有攬納户不利耳今軍士終日守某門求免救里之銀救里見役里長亦顧如示免與軍士此無使用之費彼無稽候之苦救里九圖折色可不督責而完矣不知他里圖可聽其免否也抑某有進為某為南倉會見守支官率二十年乃釋手者軍日少米日積也今三衛軍日少矣米何以不積且某少年時救里本色上之定海今悉入府倉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有加矣何以仍稱之此其故不可不察通計蜀都在倉常三百萬餘石水兌者不論其各省因災改折者時有尚有如是之數故常可以救荒正德年間值荒許民入糴萬曆十五六年值水許預支三月而前年又預支災而不害賴有此也今蠲倉亦僅僅一遇荒歉束手無策昔古林何公賑荒每府米二萬石銀二萬兩彼時猶有此積今庫藏空虛無論倉米何以愈竭失額至此也去歲救里上倉包與攬納至今倉收尚欠糧舘追比銀入攬納之手而見役里長受累即此一節則入倉之數蓋亦不可細詰矣其他奸弊亦當類此此事清楚浮來緩急可以濟力倉始不虛設也

答友人書

兄之不来弟已前知亦與益軒言矣可見吾兩人千里一心也近来黨禍不可收拾皆因喜事淺謀者弄成可惜失一劉雲老無處浔商量也夫救世者不偏主護君子者不生敵品人物者不以已格人收同類者不自弊兄筭近来作手更屬何人所名為為君子者魯為浔君子否只是加椎諭胥以盡耳兄不聞楊畏乎求人太過未有不反中者取類太雜未有不為累者托力非人未有不倒戈

者以大全收天下誠亦至論以救時之學詒轉移
詒之一字豈是一一取勝葛藤不了國受其禍洛
蜀牛李罪亦平不今之曺分較之牛李不肖也較
之洛蜀又不肖也嗚呼何佗于國而為此耶可惜
顧涇陽有學問而無大識可惜雲老有深心而無
長命已矣已矣兄之愛我唯恐我之不為時用弟
之憂世唯恐君子淪胥前事較然今亦豈可再誤
弟已無意出山矣

答友人書

弟請告在十月二十九日今議論紛攘諸賢蹈蹐者
吾黨亦不得為無過一曰偏而激二曰助我者不
必賢人雖至賢不能無一事之差差處正以見其
賢也今必曰一事無差其差也人人見之矣必曰
無將誰欺乎如此則人將復之曰是事事差也非
偏而激之乎君子行道必有正助助者得人則人
重服今以不平之人無故生事出力如發抄書稿
等事天下將曰彼皆若人耶是助而累之也吾黨

但喜其助而不知其累不亦感哉弟觀古今黨禍攻之者過甚皆起于稱之者過當攻之者不休皆起于助之者非人且徼獨如此而已楊畏之叛大防惠卿之叛荊公蔡京之叛君實始未嘗不喜其合而竟不勝其叛也叛生于合合生于附然則議論之合者安可盡信而況許之為助乎夫能助人誠素賢耶議論偶差不失其為賢誠素不賢耶議論雖合猶未可盡信而況許之為助乎夫能助人者必真人始終不變者也必其人素足仗者也今不論平日但以助已為賢而不知其為累則亦吾黨之過也至于用人之方則隨其所長無所不可毒能攻疾有時而用詐能脫主有時而使但不可用以為扶持元氣之資耳今欲復元氣扶正脉須用平劑決不可徒恃攻擊攻擊勝元氣愈傷況不勝乎臣在救省稱賢時得其益弟之狂妄跋稿乃蒙垂索敬附覽至海禁事恐為地方不可收拾之禍也

答郭噩吾

時局紛爭起于心不在國心若在國則異可使同必不以意見起戈矛矣且人求盡職亦不暇于議論爭勝今北關貔貅恣迫神京稅使殺人刼官禍烈閩海東粵西蜀苗夷熾變水災物怪薈及天下斯何時也尚欲舌戰党角株善類而棄俊臣耶夫天生人實難老成可惜古人能使盜賊為用今人乃以寸朽棄材愚不知所用心也夫三陰三陽終極宇宙止此數畫位置得宜為泰為吉位置失宜

為否為函即天地豈能於三陰三陽之外多增一
盡哉然則自古及今之人才分數其亦可知矣古
有此君子小人今亦有此君子小人古之君子可
用小才亦有用今之君子可用小才亦有用顧位
置何如耳苟以國家為心安可位置失分激而生
爭偏而起議繫而殺明党而成敵不知朝廷何負
吾輩而紛紛若此耶承教虛平兩字信是救時聖
藥某亦既此久矣承諸公推轂還朝芻狗再陳不能
心悉召命不赴逗留門里向亦心非之頃典劇
考功未到義不敢先逮其見朝有報乃敢卜車矣

答陳世卿

長沙得公與銘老可為二妙銘老喜事精吏事有
志意長沙人甚稱其政蹟何以見拾然拾而得留
尤見公道之尚存十一也方今議論繁興曹分角
立徒使天下有心人相扯而俱隘不知何時得開
手今之地方何處不成痼疾令之學問何人不成
痿痺仁之一字絶不究心相率以拱手釀亂為賢
壞盡朝廷綱紀以狥已名譽其下者以慳利甚可
嘆也救鄉通倭之風至今未息歆得令兄為海道

令兄不来則其已預知之恐海上漁磯釣徒不能
有也　門下玉標金樾秉心塞淵地方有可為矣
幽獨以往不知其他所謂君子蕩蕩無入而不自
得者宋人有言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嗟夫宋
人道心易損如此哉如公設心日看不妨也從千
里水晶壺中分水與不佞不佞何敢安乎

與陳景雲

出山兩月始到錢塘其興可知然于山川恣游矣
在謝洞尤耆耆幾不欲下武夷數有仙近来湔濟
其一也滌冲虛觀道童通經咒其師死濟即狂語
不可辨日或不食至數日人與之食必儜以售之
然非晚粳不食也雖隆冬卧必石洗必水人戲捐
其衣必入水洗洗即着不曬也或日再三洗嘗有
大蛇傷其足即躍入水洗浸至斷爛三捐無苦色
其後水解而去初在冲虛時人皆以為狂今乃知

其仙也其為蛇傷斷指也有過之者曰此三足蟾蜍意鐵拐蟾蜍所化耶此地如此者頗時有之耳書此以增異聞

答建寧守羅國善書書

頃入武夷至第八曲望半天岩際有屋如架壑船者問之知為謝智所卜躡跡而上從坑中琢岩為路僅能受足者四五紆盤躋深屋置岩腹最上一圓洞布置頗巧趺坐其中遂不欲下私以天游眼前奇矣而處不在岩腹城高有菴而無洞接笋處岩鬟然近人此處幽高僻坳若在雲表恨来之不早恐卧之不長也此岩幸有土可躡若洪水流盪無地可堦歷世而後當為仙屋爭意架壑船并木

機其初亦如是耳老木板縱橫風雨不入久而不
壞從下望之若船若機矣世人無長眼誰知千百
年事陵谷變易等於反手即弟家江中石濾二其
一沉水今浮出十餘丈矣盡江有浮地以元至正
二年中秋沉今又出水十餘里此皆弟所親見者
不著之書誰識之哉然則世人倘倘爭眼前者真
可咲也承遠惠漫附以俯聞可當謝否

答吳繼暹

某公頠弟覆已久承示所寄札細讀之似覺心境
猶未盡清其語奔而氣率也高尚二字止可許嚴
子陵蘇雲卿輩耳若以禹稷心事終日已飢已溺
何嘗不高即嚴蘇猶落下乘況其他乎某公而不
講道則已某公而講道於此處須當細勘孔子自
委吏乘田至轍環老也何日不是禹稷一官一職
豈能減却某公孤雲自飛豈能重却某公於此處
棟擇總落邊見弟嘗謂今之主爵者喜名而惡實

有一人爲職職脩心盡事事實外不顧世内不
顧身則爭病而笑之有一人爲顧身顧世予之以
官不受也與之言而若超則爭高而薦之薦而不
起則又薦之又薦而又不起以爲真巢許矣積薦
而至大官則幡然而来若不得已而應是林下課
功而致身無效也所得不既奢乎普辭何心今起
何心前後不兩背乎若曰伊尹固然則請問堯舜
君民之功若曰藉以風世得無疑於終南之捷今
之用人率推此輩今之起用動必辭官不論典制

合不合也不論他日出不出也得　旨極難而日
日起不赴命之人庶列多曠而日日煩不就列之
推其人若真恬耶屢辭屢起是違其志也若徉退
以釣名耶是售其僞也如此不已是使朝廷常不
得人之用吾道終無見世日也弟以人之恬澹不
在棄官即當職自見人之忠悃不在建白亦當職
自見盡已謂忠盡心營職不亦忠乎無欲之謂澹
不戀之謂恬直已行道不顧時局不以得失爲心
不亦恬澹之極乎聖賢真實學問原不着跡而求

豪杰真實事功原不從名而得聖賢豪杰着根原
不從已起念有眼者自識之有心者自會兄所謂
就眼前引進幾人各幹國家事是矣是矣某公才
氣自豪更須精進狂言塵穢多罪多罪

答趙貞所

斧鉞將東三齊改色荏平有孟戎疆諱秋者汶上
有吳介肅諱嶽者皆近代名德子孫至不能自活
聞之道路實為愴心某前過汶上以束薪之資托
任知縣轉致介肅之裔孫今過荏平承孫左使下
貶壁之使者語以孟氏之極貧想能下周矣伏惟
臺下仁心為質先民是程風采所先百吏震懾稍
一加意於名賢便能轉易乎視聽所謂不賞而勸
不怒而威先其大而已又孟廟從祀遠及叔疑諸

人生前所鄙死後侍食亞聖有靈斷乎不許且從
祀之木皆仍元封尤為非禮釐正去留實在今日
鄒有孝廉周希孔者賢士也檄而定之盡洗前誤
亦吾道一快事不揣特南中之舊饒舌上聞將蒙
譴宥

答成裸古

弟自南来兄已北發五年別緒千里懸心俱付之
一夢得書如晤亦復加悵方今國家紀綱事體凌
壞已極雖有賢俊不能措手乃知江陵當日苦心
實際精采百倍未易及也弟過德州德州之倉向
三十萬今僅一萬糧煩一郎署豈不可笑
至都下聞太倉金僅八萬不及吳下士夫一典舖
而地方有司相促以啟拆市德不顧國家性命忠
乎不忠乎夫一省災傷豈無數郡之完傷者可念

完者猶可輸也慰傷而督完於民何病必欲國不
救乎若真憫民曷若捐贖鍰以代賦已不肯捐一
毛而欲國家之絶命其罪與盜臣等而世且有譽
也凡今各衙門何事不然弟前任銓曹計卒亥一
年自正月十六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凡例銀三十
九萬七千有奇不知於邊餉能幾許到也此但是
吏員監生上監者不論在功司閱吏牒雲貴軍興
例踵至去軍興已十年例停已久且持牒来也其
人盡江西浙吳人何以上例於雲貴乎或曰某中
丞印空牒以返故不絶也然則開例何曾有益於
邊徒為此輩營私耳後世甚桑孔桑孔榷民以利
國世且自利桑孔在今當為名臣今獨不浮廟
之上有實心為國者耳有實心為國而下不奮功
弟未之信也持柄者為國百執事皆奮而自効如
是五年不足十年不富且強者弟亦未之信也弟
狂愚率易言語動作不能如人至於為國心腸終
死不改但恨耳病未豁有靦面目直俟来生伸此
耿耿耳知兄索我于形骸之外故輒伸其箋舌

答石楚陽書

前歲旌節蒞閩而殺氣遍倭之魁既移塞上又成封貢臺下與出未嘗不佳何用為悔即如某不肖被言而去亦不悔也出既無心歸亦無悔這空囂中何處不可游翫這空竅中何物不可容受不待看到百年顯貴而已了矣臺下塞上更可作事入內更掣肘聞人議論轉舌則失心隨心則取戾此等機關臺下能之乎不如塞上猶得自由也即有掣肘猶可往來議論不似長安中日日言語關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貢事完入部旦夕間矣恐入部之日更當決歸
山之策也一哭

寄奉太宰鄭鳴岘書出都至良鄉寄
回籍郎中董某禀謝某聾聵冥悖冒昧出山痴心
以職償耻以考滿結局知幾不早遂至取辱已則
有病人乎何尤臨行時叩首大明門外永辭闕庭
矣孤負　朝廷十七年作養孤負老先生數年知
恩總以海上一竿收拾四大而已所欲私心規瑱
以報知已者昨欲面盡而台駕已到部今敢以書
代口老先生清正勤慎風為天下所宗惟恐旦夕
不作吏部今日輿論稍稍失望者以老先生知人

而不用每每避專而至于廢事有夙夜之勤而無
鼓舞之實也某即不敢以人言為然亦不敢不聞
之左右某知先生此出本非所欲但迫于君命不
得已而出既出矣在此位矣所可夙夜上報者止
有用人鼓舞人一事人有已不知而人知者尚可
顒顒詳審至于已之所知絶無私意而猶顧盼不
用何貴於知哉雖日日稱之無益也某竊窺老先
生知人最明而薦賢為國之心腸亦甚切終日稱
人而不用者非虚為德也亦非徒以示明也不過
避自專之跡而以其權歸之選司外則聽公論而
已不知選司有專職有久任或能次第舉行正經
之事若署選之人危不自安苟且完一選而出幸
矣何暇作正經事然則老先生欲以所知絶無私
意之人待其自言必不得也夫以耳較目則目明
于耳以目較心則心明于目心之所知而不用心
亦不慊矣署選之知人豈能如老先生署選之真
心愛材亦豈能有加于老先生署選所不深知而
老先生教之是老先生成署選之明也署選所顒

豈知有待者而老先生決之是老先生成署選之公也若曰既有署選矣何用參之不惟心之所知者永無援用之日且亦待署選以不厚矣且大權難久人物易消今以避自專之跡至於不遂其心之所知將使賢才解體中外致疑其于以人事君之義亦徹有不合矣今天下人才為朝廷所中格者既不能浔之朝廷而其方起非在所格者隨其器之大小朝夕布之用一人即浔一人之用用十人之用與其起不赴命之人孰若援可以有為之彥尤有寔益於明時乎夫投醪于水非人受醪也而三軍感激援起廉異非人受爵也而人士濯磨鼓舞天下之機豈在乎他哉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今老先生所知亦稍稍進用矣某猶以為言者望佹惟恐其不高望海惟恐其不納也伏惟涵鑒而味芻蕘之言至於莊姤慶已承向許荆州呂純如已承面許加銜昨解掌科亦已出揭公論所推地方所繫之人伏祈留意他若魏說之真醇蔡獻臣之慷慨王玠之清恬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勳之勇退李叔元之文章劉時俊之任事錢策之不撓或在位或在家皆非朝廷中格之人亦係公論所與統惟留意其方以贊揚淮南被言而猶不悔者所謂頑鐵消融出亦成鐵殘樹落果亦成本樹可咲之甚者也

答張天都

呂益軒向亦屈指老長官為出色人物某謹心識矣近鄭玄岳有書來極贊極服有云楚雖多材未必如此君之眞恨不使兄見之其惓惓欲某托交長官意可知也況在留銓先後步武哉轉眼六年工夫實在今日南都公論一向清明顯臣名德自南都起者十五自南銓起者十八豈　皇祖之靈獨盤盪于是柳其地使之然耶壯察有恨南察大段不差偶遺一人謠言即至亦鮮有遺者諸曹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眉睫其賢者能佐正議自不患孤在朋脉察之
能浮一兩人寄耳寄目而陰以相覆瞭然矣至于
考滿一項雖不可露其面目亦須默有斟酌歲報
考語關乎陞轉南銓此能血脉貫道理想當如
是矣某雖在北夢不忘南北之事體大異昔時北
而東手不如南浮自効三月之終某且再考考竣
而圖南也握手奉令或亦有日承手教鄭重不敢
隱其愚古人神交令豈待面熟布一端取其素也
京領一端白而處上也雖不敢謂緇衣之好聊表
徽忱幸乞鑒存南中賢者幸時時賜教某雖不柄
事然欲知之天下事不可知有人焉亂可勿憂矣
有膽有骨有識有心有才五者具之謂大臣徵焉
名臣叅半焉有用臣令可屈幾指也

與王支提
餘丁錢始於萬曆二十二年為修倉設也往時修
倉必役餘丁餘丁不勝役遂議年十六以上歲入
錢三百文解工部修倉司時餘丁可六千有奇歲
滑錢一百九十餘萬倉司給作頭工錢作頭實滑
不及十七當時以用其錢而免其役且年及十六
方出此錢今他役仍有且箕及十一二歲軍兒矣
彼未食糧米一粒而使出此項軍家月糧多者一
石少至四斗又有買籌錢所滑幾何可復科其幼

見錢耶弟見倉中軍餘十人九曠多不養活父母
每當分錢月分夫妻子母爭者比比蓋窮之極也
又可科其未受糧之幼兒耶弟以此項工錢自有
所出弟前管倉中節剩蓆銀四五百餘兩用以買
磚鋪砌晒場其法萬蓆止用五千核其入廒實數
止用三千則是一萬之蓆已剩七千而守支後時
放米碎蓆價銀兩先為給發使之無累剩蓆發與
後手糧解取其蓆價輾轉節剩遂有如是之多當
時實不肯以一片蓆與人即曺尊取蓆亦自出已
錢買與也弟有倉畧一本尚未盡備兄試看之足
知餘丁之錢自有處置不須困此軍人也此餘丁
錢弟久欲處置今得兄與丁敬老先生必能豁免
軍人受德其可量耶不揣瀆聒以備裁擇

答鄭玄岳

不意實淮南遂行此公極清人人知之高宋一節病不在出之遲而在言盖白丞當前難責人以必往鄭國失火子產儆脩後出春秋傳是之出遲何妨但事後輒言已能制瑞恐人見怪此語似稍歸過於人而不察者遂以為樂禍至于傳聞京師乃歸咎碧海則益非矣大抵天下事病皆在于求全過皆在于護短鄉原求全反為德賊狂獧露短便可傳道君子小人由此分路賢者亦或蹈之而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自累豈不可惜之甚如淮南清操真不可二不必兼取制瑞赴難之名而亦已足矣惟其事欲求全益以暴而見短也今若無一字揭虓尚可収拾不知其果何如舉動耳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可不慎哉輕去非賢者之義難賢而不輕去乃賢耳君臣之義不明人浔自拈今以為高古之所謂吾臣古人有言冠一免豈可復着去而復出戓何道理昔之二品乃有疏辭今小官輒效無論非真亦豈典制夫真恬之品不在山林極清之流豈絶樹築當官而察其微論潔而考其歸三黜不去者何嘗非恬聞戒而受者何曾非清耶然辨之不精反以開貪鄙之門猶未易言在中材當引其趨在賢者當擴其見所願二三兄弟脫出近時賢局少維天紀不以已為去就迺為世界有賴人耳兄督閫學絶出前後上下相信正可行道轉眼秋塲尤須選拔科舉之文體正則中者亦正矣挽回文運亦在于此科後再考一番則士人回目他省效之流風餘韻可及十年之外兄之所學乃為顯著昔楊文

袁在陝八年愈久愈嚴所許名世魁世之士百不失一亦以久而成功弟若不困耳疾自信任此六年不顧陞轉立定書程與士相守出題講書不越程內程內有差立黜何怨士各精于程內吾亦寬於法中雖有下愚可以由程漸熟如春程既過夏程方來夏考則春程二而夏程之書一至於秋冬亦復如是四時之程既周然後考試之題隨意則考即為教乃為成物之實于此察德行甄異材道德文藝相誘而並成豈不快哉昔邵端溪潯林致之裴某陳貞素皆于試日忽命諸生各書德行之人於卷末爾時士論大公所舉不謬而三人行誼皆名于世今雖士風非昔猶可風其庶幾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如弟所知李一鳳黃元聲皆能持教不苟負人子弟李時成韓廷錫皆一心讀書曠視塵外他日可引以入道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陳臣左

舊建寧至都門浔兄手書弟平生無入細工夫一往自信信心太過行事每至于徑情信天太過涉世不免於多舛不學二字敢或自寬兄之一針猶恕矣至於周慮時局恐弟無心之言或揚其波弟自弟時局自時局弟之意在不失本心不失本心即學也時局之病在失本心弟之病在不失本心其愈幾何兄所謂入細工夫弟一生所欠坐此不中世用也今幸被言而歸尚有餘年可補黜息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但患無朋友耳都下望兄至以日為歲國家事決大有可憂建夷之禍不出四五年以泥河口為候泥河口若失開原與遼衛為二徑從一片石犯山海矣諸當事方泄泄以款奴貪十萬參價必無他慮嗟乎彼得一開原何啻十萬奴酋有子反鬲德明之元昊也都門內綱紀盡壞言者不一究心日日剥削人才若仇國然海上一竿觸無發恤宮中事體恐有他變未有倫理反常而不亂者黨禍已成失在前着南昌若在恐亦不免弟不能忍口時時救正故有此特借淮南事為端耳弟不出一辨者正以向来賢者皆受救辨之禍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徐按院

去秋建寧備荷隆款感激倍萬所不一字鳴謝者自以旋歸指日可再叩首堦墀耳承讀條畫言言中會備荒防海尤荷至心益軒二議既除殘兵作賊之害又重衛所防守之權水兵以不汰而益精衛將以考覈而益勵此最得之獨水將一節某向有膚見欲令把總哨官皆從水擇不必以名色充授捕盜有功者陸哨哨有功者陸總總有功者陸擊府叅戎蓋從水擇將則水技益精水技益精則

緩急有用也海國所急者水將耳前言堪任之人
亦於海素習曾以便宜捉倭於海外者非題請不
可得備荒之金至于二萬此從来有而實淮南
乃出四之三某如何不感且前年改折及預放六
月軍糧潛弭荒變某所親知三至福建潔白不改
二楨往返到處皆然某如何不服素何以纓冠之
偶後邊為賢者尤乎人才難得有一再潔白来得
所欲而中變者矣有一再潔白得所欲而中變者
矣久而不變則其品已成其品已成雖偏雖瑕亦
不易得若件件責備即孔門多棄人矣何以曰成
德達材及于行行貨殖賦粟倍他日者等哉故某
覆淮南致仕畧其遲而揚其功某與淮南書就其
語而規其不大揚其功者不使賢者蒙惡聲規其
不大者欲使賢者交相濟也兵垣不察反以為罪
其直受之所以不辨者恐辨則淮南益受傷也且
辨以求白也某不做官何須求白高宋遷延道路
說議抗　旨言及鄉紳敝鄉明御門一時俱盡某
又待罪不知此事將何稅駕老公祖其亦終念之

乎

與張鍾石

其閩之蓮峰梅島間人也居水鄉習水事歸則以水為家以水為業無端而嬰以冠組如魚登陸汲汲欲去之今乃縱壑矣出都之日天色晴麗西山藍蔚橫列天際相隨至涿州猶眷而不捨也作詩曰不出都門那有此況逾晴日更無塵從今以往一鷗一鷺一笠一竿五帝三王一臣九合之事業盡是矣考槃永矢有地可尋蕭詹一方所見惟水實然而聽宇宙不歌之濤聲壯哉足吾事已矣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齒也過舉篤念携尊見別戴德而南飛夢相謝
若特使節過仄跌之舊里則漁父當驅波臣溯白
龍江上羞一鱗於貴人前且吹鉄篷唱漁歌以勸
也

與朱升軒

高寀禍閩不肯歸命闕下承大駴攻發為敝省伸
不能報之憤感激何極其在都門曾兩踵謝未獲
一面徒鏤心肺而已負罪南還不敢入謁過荷明
德駢錫豐儀拜嘉倍感頃從河来伏思祖意從古
轉輸惟明直運督以總兵參以參將鎮以撫臺逦
以按臺蓋於漕運中默寓有事之備歲漕萬餘艘
至必八九月虞秋防也故于肅愍當正統壯狩時
虜薄城下奏留漕卒自衛益令漕艘不及半艘卒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一人率包其大半又重賚滿載板物以致沉溺
某前日一日見三艘矣叅將已革總兵宜妙天下
之選有事方浔力也艘數宜漸復舊艘卒宜嚴查
實數艘傍宜加火號以定所載之限水浅過火號
者必禁則艘鮮沉溺之患漕期必嚴督毋過秋期
以不失　祖意泇黃二河勢不能兼治若取由泇
之便淺處更宜加工又恐他日黃因泇廢禹之治
水也以疏以瀹以決以築而已或可兼採其法
歟臨德徐淮四倉督以户曹米大減于昔其故謂
何或改折之弊歟此亦關係不少也其廢棄之人
亦切隻恤不揣妄陳泰山一塵有何加益總見其
妄而已伏惟垂照

奉葉閣老書

海上釣徒歸釣海上逶遲還故物豈有失哉司馬公獨樂園記不云乎手足耳目還為已有可知外營之為役逐物之喪戕矣然則窅也者固與戕交賊之物又何愛為其未為吏部人無貶說既為吏部相其病某者交至且以賈怨而召罵今吏部去矣相其者且將改口是失愈于浔也言者之為賜不既大乎歸值炎暑不獲一趨謁侍談秋涼當訪老先生于福唐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施爾洗

承問某竊竇淮南疏宰公改誤字作遠字歎以相全未為不可某何以不從云云某一生病政坐此當出山時激于某公他無好意之言而出明以必破為心者箕從来吏部持正者十無一全也此是發念之病到部即爭數事持國是也持體統也挽人心也勢亦不得不然也不止竇一事竇之聞變而出所差者未入憲臺耳而謂其閉門竇自為守以来歷與瑞左也而謂其左瑞非言者之誤歟

朝廷誤而言者必爭言者誤而先以為實是威加于朝廷也非吏部正之誰正哉某之不從太宰易也欲砥立于風廉還吏部公是非之權以尊朝廷也此某不自量之愚心也至于被言之後坦然不辨不請告不請假不改呈不出郭坐以待命叩首大明門而出私心以為得體其于吕竇之間不失其分數于吕交至深而終不掩竇亦嘗病竇而終直其枉吕公亦深見是而規竇而覆疏贊為疏揚竇而答書責焉私心以為無偏不知有當于高明之見否也天下所恃者人才而材具不一吏部以愛惜人才為心豈當以一眚掩國家至今日如滿室舌鬪不已翁姑不敢問隣里不敢勸直至家道敗壞離散而後已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嗚呼痛哉足下且出而用世在翰林當請終養以待時在郎署當請南部以養德在外不妨可以自致所學鄙談有云東家打鼓西家樂門外吹笙屋裏聽某之所願惟在公等矣朝廷所慮恐在眼前不止反商濳邊兩事足下行時當面談一兩日或聯舟

溪上未可知也

答汪福清書

俞心虛向言老父母之心極厚視百姓子也其蓋志之不忘讀學割語所條畫曲當皭然可為地方長利劇邑久淹天為民計臺省峻擢天以酧老父母苦心理必然者乃鈞徒私為地方惟恐屬車行速而百姓之可憂可慮者隨至也明春必荒海上事或不可測老父母其亦預計而先防之乎救郡土薄窄偷山海之隙為田而多屬之于鄉官人無本業不商則盜先時士夫猶知自重畜田不甚多

今且兼府踰縣矣掠奪無併相屬孟促迫為盜其勢不大亂不止安得有痛民隱塞亂源曠然為地方條限田之疏者乎此不惟靖民且可養士夫廉耻也夫挹水于溪不見其竭挹水于井或有枯時若以一盞之水盡入于瓶不數挹空盞耳他省沃衍慱辱自可不須限田閩地幾何哉不請限田民必不蘇不請限田士夫益無廉耻不請限田盜賊益生閩益不可救也夫亂有自生亦有自弭惟豪杰識微之士能洞于未然不救于子而救于母昔龐惺菴之清浮糧至今見德何古林之救饑餓至今見思若有條畫限田使士夫不掠奪百姓不至空手而為盜者又當駕二公而上之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葉閣下

承教人有病大作直致者或且以達為直致耶不知古文正自達不達不足為古文史記諸文具在試讀其全文有一篇不透達否如此起如此收如此提如此應如此伏如此起如此接如此度有一篇不平正否眼暗者駭其一二以為奇心粗者茫然不知頭緒遂以為深且字字句句剽而綴之以目為古文割肌以益肉勿論不生即所剽句法有何殊妙而競賞之耶作者苦心正不在此直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平正通達中想其神奇耳閣下文章迴環往復極有委曲於人所難度者忽下不覺又能將不屬之事紐串生發動勢生情泯然無跡此皆某所極力而未能如志者故知良工苦心非可告人也然前時奚調奚語間亦喜用讀者見似輕俊而誤以為直致耳某非敢謂能知文然已所窘者時一絜度取秉讀曰灼艾知痛有寒疾者辨酒二三而況於文乎焦漪園以蘇東坡為鳧繹先生作序況某某不敢當如尊論所云質之一字實不能掩其本色但恨性善忘學不專筆不鼓不能充之以至于成耳夫自唐宋以來大家有八而蘇氏居其三又同時也聲氣各不相同而皆相取相友以魯視歐以王視蘇若不同調彼直視為一脉嗟夫非真知其意了了于字句之外者能作如是觀耶近代文章居然可數吾閩之有閣下猶斗極然某幸而並世又幸而交在教下也久嘿有感發稍窺一二豈與世俗周旋諭諭相為悅而已哉某囿無嫌可避且文章公器誰得相阿豈所論于諛累

之間耶但恐拙陋不足上當假飾耳年已六十百事無成亦無有意人世獨文字宿業未斷滑籍此以受教督亦大幸也

寄焦猗園

冷熱二字非惟已不可有亦不可以此相人以此相人不唯失賢者亦恐增長不肖者之氣不唯增長不肖者之氣而已之胸中有此成心終覺未大盖無心而後可應世也某固未熟某公猶存此見耶然使二十年老友猶存此見則某之為某可知矣尊序極欲得之而不敢請幸而不鄙欣想何如承況鳧繹先生某何敢當顧鄙心以文從質趣人各有質不相假貸錦綺雖麗非吾所有不如布衣

朝花之艷松栢之蒼故強相學亦不可得今世作家大半如舌辨慧少年玲瓏爽快諧慱動人終非古人氣色今試取玲瓏輕巧之人命曰古人人必不信則豈可以玲瓏輕巧之文為古文乎前見老先生文字奥質無近語故敢持文請政蓋時俗所趨耳目皆變非就正有道誰能正之哉先生今且老某亦非少某之文雜說書觧未刻者尚多其藏之心未筆之紙者亦有徒為事役未遑裁削此刻乃去年將出日門人釀金為之多誤多遺姑以呈正取去欲選得一二可傳者傳之不欲多也其今方放棄得自肆力此道感悟平生浮氣且欲掃除一還天則必要不失本心亦不傍人行徑雖聖賢行徑亦不傍也唯先生察其心而時時教之幸甚

奉鄭亦寧書

其昏冥悻戾塵玷銓司曲蒙題覆得以善歸幸已極矣去秋復蒙擢拔起丞南棘被言未久遽轉美官此從来所未有非老先生求其于形骸外察其不阿毅然為衙門主持是非不為時局搖奪何能有此邸報初傳人皆驚駭隨蒙部劄文憑責令上任供職躊躇躑躅徬徨覺有不安者夫某之被言大端不出耳病以耳被言耳未愈而出山一不可也某向在考功會變共本實其當其下筆之時輒逆自坐

既能責人今豈可為人議端二不可也從来司官
被言輕者調部吳廵撫曾調南禮矣無柳而楊人
亦不快縱老先生求某于形骸之外世且求多于
其内三不可也夫乘時遘會用所未足以致之乎
君若民即聖賢且樂就之顧已所不可世所同病
能使天下之人視某皆如老先生哉已矣聞之前
輩官非三品法不敢辭而先年致仕者往往為逃
考察之地某皆不敢惟是會典有京官再奏養病
准與題覆之文或可援此以請又京官告病三年
限滿者又稱患疾令所在撫按查勘某病未三年
猶在限中何可輒冒榮進今姑依彷前例控疏求
覆開住以終前局庶幾往歲堂呈不為虚言而老
先生至公至仁並行其中矣某不勝祈懇屏息之
至

謝黃玉田

歲底承錫扁額不以名不以俗格不知古有此事否今人決無也獨所錫邦之司直四字蓋不敢當蓋以直本于仁天理為仁順理為直仁之作用全在舉直人生也仁也不仁不直不直不仁舜舉臯陶湯舉伊尹惟其切於愛天下故能舉直也說者以舉直措枉為智能使枉者直為仁蓋以舉直措枉智也所以舉所以措之心即仁不待使枉者直而後見也故曰唯仁人能好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能惡人好人好直也惡人惡不直也不自視天下不能好惡不能好惡即為不仁知好知惡而不直奉其心以出之命與過而已其去不仁幾何哉弟未能仁安言直未能直已安能司直兄之奬我過矣過矣抑不敢不勉以副知已者之教督也

答周章甫

足下妙資逸軌神氣躍上發願此道累有礙阻者天以試之耳試而不變乃為真願文章一道應世津梁實千聖萬賢抽腸瀉藏之公案也此中有鈐槌戈矛此中有禪此中有刑法貨食此中有神鬼情狀此中有造化片語脫腕如寶出現但恨日之不足浮之不多耳湛甘泉有二葉合一之論近世名公巨卿海內者多有家法決非造次金不百鍊璞不三剖固常物耳足下有志兼侍尊堂少息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文以神氣為藏急則源竭生趣不滿幸良食自愛

與連江張教官

聞貴庠諸生已起會為欣慰地方氣運都在師帥一腔鼓舞耳施龍岡之在常州立社課士其科捷者二十二人而榜首顧涇陽也殿元孫栢潭也餘多聯捷至今常州甲于吳下龍岡之教也不佞在廣庠得雋二十餘人元魁在為年半之間耳心靈物也能變能化地靈氣也能迴能王師帥者地靈之所待轉心靈之所待誘也文士之盛也必曰作人言游之賢也必藉游士學之師長士之所歸

也士成而與有榮焉可不勉乎易師病差否聖賢棲托之地安有邪干所帖符火之即愈耳其為氣也塞乎天地之間詳味之詳味之詳味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答郭噩吾

三山董應舉著

國家圖書館藏

某白噩吾大諫足下去歲浔邸報知足下以救劉御史去職且蒙嚴譴諫臣浔此與諫行言聽同恩何也天威嚴重不分洩必聚于一人聚于一人必無幸有足下之謫劉御史乃可以生御史生足下之諫已行矣所謂陰用其言顯棄其身者也且今為諫臣日疏而日不聽不問循資遷轉而不譴主上視之如無焉則孰與譴多　主上胸中固有

足下矣是足下之譴逾于擢進也可賀不可賀也
直不知足下歸作何況作何學問耳夫位有浔失
道無息絶君子素位而行是行何物位遞轉者也
而曰素若固有之也貧賤以富貴為固有故大行
不加富貴以喪狀患難為固有故禍至不懾惟以
位為素故不為位所縛不為位所縛故隨位可行
行行其所戒慎恐懼者自命自性自中自和自位
自育雖喪狀患難何嘗無位育哉知位為素則知
窮通浔喪皆所應受知素之行則知窮通浔喪皆
道所無願陋巷也而閔為邦不為出位可以知素
之義矣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焉穉子易地
則皆然易地皆然故無入而不自浔也此聖賢之
學也足下今日何所行哉視位非昔而有加損心
其知其不然也閔門掃軌苟以自完其知其不必
然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孔子削跡
伐木世盖有不與者矣而孔子與之老安少懷朋
友信之與之之事也聖人有志為不必其盡遂也
原壤之叩關黨之將命伯玉之使晏平仲之阻諸

弟子之詰難色色生機件件工化此聖人素位之
之事也足下有意乎盖令之談學者結黨與亂是
非相攀而進誠為不可若無黨無心自學以求益
與人學以發所疑稽千古之得失考聖賢之所同
因以稽驗本心而達于天下之故抑亦其可哉若
某質朽年邁但思覓游無心于當世而去家三里
之山多巖洞向臞于葬得樵子為師茭頹焚烈悸
奇畢出合之得百洞下臨大野巾瀠清溪溪注為
塘塘入于江出于海障以島嶼外觀極壯遊者以
為天下未嘗有或不盡然乃若吳越燕齊之勝則
無此明矣某土築一室讀書其中諸生好奇者因
游而談文又因文而續游某亦冒險騎危至傷首
傷臂而不悔行年六十百無所就已矣復何為哉
復何為哉而秀才故習不忘刻有選墨社草及未
刻之選更有數種及地方利害議論已刻未刻者
亦多姑以已刻一二寄覽足以見董生雖歸未嘗
無所事雖老猶游少年場不寂寞也若考察去官
便當盡遊五岳或者至粵亦未可知耳承都下所

教近日始到深感垂念所示徐海石周貧賑置之義甚服之蓋富能周貧亦是清富也其餘諸賢敬志之不知袁太玉何以不出此兄骨醜不凡也福建數年恐難安枕柰之何

答蔡虛臺

弟已築室為終焉計歸有新命恐更生枝節然鈞徒固無與其榮辱也淮南歷官清介人以一事求多木秀風摧自是常理獨惜兩都君子不念高寀之私揄揶耶如今議論別有主意浮主意者百醜都滅失主意者千嫩并棄易之遯先于否遯無不吉否則有傾有疇離祉明事到極壞乃可措手也然遯亦有肥在人而已弟之卦在遯兄之卦在否況都下推論不可不出以副知己者之心逢人勿

辨更消是非江夏已物故矣江夏主意今亦不用何用辨乎丈夫自遣已事而已吾輩結局終不在人口中也兄勉之耳華亭為　世廟所逐名在大倫書中後乃用以為相都忘前意一華亭耳一君之身耳前後不相同如此況時局幻變耶吾輩與穉生事體不同也弟久欲握晤正覘行旌遼有從子入蘚不得上又恐上而追送不及巔人叩謝

答葉閣下

釋綸扉觀風鳶信樂也然不得之省城而得之福清邑中而得之海陬山野愈遠愈僻愈快也宰官不如道士道士不如禪僧禪僧不如無名無氏不識不知之野人彼猶覺此無覺也舜去野人猶曰幾希然則聖人固不如野人耶某山中土室不減方丈亦有嵓洞之勝見陸山人說福廬爽然自失矣吾鄉山水實為殊絕到海益奇指一石足為他方一勝洞天福地無處不有人

乃歸命他方不說牛首栖霞即說虎丘西湖較實而論吞其八九矣世無如吾郡人愚也夫十洲玄島皆在海中安知吾海上之非是耶三山人見海而慄便以為無有富商大賈只逐華繁山人韻士絶無實興則其歸命於彼而冥然不知有此宜也福廬非閻下畢天壤不見耳陳季立每誇某以五岳某咲曰從他五岳我止八仙八仙當名某築室處也然八仙某當自領福廬聲名既大恐閻下不浔獨專且去福清遠每遊必費人徒之衆糗糧之多意興雖快心力已竭即持以易八仙某亦無此應付不敢受也不如前教所云別館羅石其中子然一榻之為逸開春且野服往老先生其無以謝客辭哉

答崔鶴樓

出局痴人乃蒙篤念長箋遠鴈情墨淋漓非我鶴樓不能有此矣去歲六月初抵家救飢草盡力溝洫不遑暇食已乃尋八仙舊跡剔深莽發奇石奪虎狼之穴掃蛇蚖之室有洞六七明暗穿受高下撐支倚立拒摶旁通曲復中有絶壑懸窻自結世界遠納遥山一木徑度者山上石如飛鯨相隨騰躍鬣鬣畢具蹲虎蟠桃挿列左右築一土室深可及丈廣三之因石為門近壑溪流遠瞰江海嶼島

洲渚如劍如筆筆床屏几皆具日月踴躍蛟龍變
幻日在眼孔武叟道人謝活水者至此嘆曰山海
閱靈恨生武叟而不知此也彼總至山下尚未瞻
覽已發此言矣仁兄欲遊武叟猶是尋名取勝若
歌直作仙人寧可畏海道而不前耶弟尋錄仙經
奇山奇水皆在方外第七八等乃在域中寧可作
第七八等眼孔耶弟家去武叟上水十二三日下
水只五日兄若游閩先寄一信弟潛使人為導此
地不邀鶴樓便是山靈不神鶴樓不到此地便是
游籍一訣且大椿海雷世所未有寧可失之董生
筆拙不能寫口拙不能談必須鶴樓眼到乃駭有
鶴樓手域中乃知此山也青海感頌高誼不啻口
出世間幾箇心熟人如鶴樓者耶他都是一團冷
血汗血粒成菩薩面耳可恨兄不生我地饒他千
聖萬賢都與他跳出山外止要鶴樓來也

答總戎送生日書

古人生日不賀懼忝所生呪六十乃脩遂奉觴乎未衆馬革之屍遶頌鴟夷之酒自甘文弱無復武節僕豈顧之乎老馬一日不飛則蜀蹴不食雖數齒而閒之愈增其悲憤耳十年之後假天之靈歷險鼓壯鼓聲薄乎耳旌旗盪乎目呼雷霆而轉日月此真不佞生晨耳何論二月三月哉救鄉奇豚絶不易有將軍發汎之暇能一游乎驅虎豹而弄蛟螭鼻吸五色雲霞枸吞滄海恐其易竭此亦一

奇也孫吳兵法俱在此間幸期而報我尤望

與何君書

福廬信奇然不得公家巉巉者石耳何能使之玲瓏出現乎公家又一奇也不以金錢私諸其子又不以極木土文繡之觀自明得意而盡之于山靈福唐之素封何限能如公家奇乎然後廉者有盡私諸子者未必長有之孰與名與此山俱存乎幸居此地有此山又得與名相國同里值其致政之後杖屨往來其才又足以載君家之名于千萬世不又有一奇乎此不佞所以為足下賀也拙作數

紙以絕游乃大惠飲賜則心腹藏之未能一一矣

答陳元凱書

弟方與八仙作緣兄乃以九列相祝八仙去弟家僅三里奇巖絕境沒蓬島中洞天竅穴玲瓏穿透明暗相受倚立拒搏旁通曲轉高下輔承殆天設之奇此冬為此事足為腫臂為剌令乃有端緒築一土室招山客掠耕雲隙奪虎狼之穴分蛇蜴之室俯視三江絕島如杯杓蛟龍舞其下鵬鳶翥其上風帆出沒于渺漭洶湧之墟日月兩輪如跳丸天亦巧誘逆人耶春且六十不知更有幾十

年相湊少壯時無人指引此路今老矣乃浔樵子為師若入桃源寧可舍之耶雖有新衙如三家市壽官無上任之日矣但恨兄不來看此景挫過此生承賜拜領劉生所命方拈筆此山靈誘我之罪非弟過也

答郡理周公

承賜拜領感赧老公祖之守直辨到一介不取極處乃過以惠某乎使拜賜者益其愧仕途信險然到底未嘗不順蓋天下唯至愚者能涉此險也愚者信心不知世間所謂罪過若免世間罪過又復違心違心之苦加于忤人且以百姓而免罪過真罪過矣為百姓而受罪過則罪過乃大功大德也老公祖功德有明受之者有陰受之者明受者人知之陰受者惟某深知之何也風采所及作官者

望而先歎其手豪惡者望而先戰其心不惟可以
嘿救我民亦且可以先寡彼過此之為功德寧有
限耶義命兩字已知綽有定見但天地貢成百姓
仰望更有許多擔荷不在一身也

與林清海書

弟初浔八仙巖謂是奇絶耳迨後旁搜愈多愈奇
去仙巖左三百步浔洞十餘置寺其上以洞為門
紆曲千餘步下為半湫四曲而至藤阿藤阿四曲
而至受人巖有門焉一立一蹲巧以相遜名宛宛
門折而入為翠簾洞廣可丈餘深倍之高九尺可
燕坐也南為金剛東三曲為星窠舊蝙蝠
宅也星窠北為懸石洞最奇兩石懸于二巖之中
若造物戲為之歷數級五轉至石窞大可一室群

巖四立規中天鏡傍有石平覆外垂中高可床也石窻轉而上凡五曲又名十曲洞乃至青芝寺寺前見石窻前巖宛猿公也寺左有獅子巖三石夾立如永巷轉折可三十丈上有三魚石也寺左百餘步又得古蝙蝠洞洞穴連屬可二十餘可藏三百人又左越山支者四得虎舘奇不可言得洞十餘十七曲而至蓮花臺舊虎穴也其餘隨屬竅穴故為形狀千榛莽中者不可勝數大約此山自八仙巖至虎舘不及半里洞可百餘直無力開之耳盡開之決然天下無有也又有龍潭在萬山中相去六里其石夾天如畫轉折削而成文高者百丈低亦數十尺有龍門龍潭瀑布甚奇計惟蜀中或有之耳弟今年無日不游足為腫額為傷屍為跌愈險愈奇来者亦甚衆令親家尊尼亦来叫絶一時相過皆有奇興即僧亦喜稟人游穿洞如鼠也如此光景乃出山真是福薄耳兄歸無屋不如只在南中弟之此景不以分人也支提督東省學命下過家否弟竟作海妖孽破壞宿桥救出百姓

弟何常一日無事豈以出不出論哉一笑

與陳子行

山水雖奇非人不現高深在目近之若無睹也樵夫田叟何日不穿雲歷石龍户馬人何日不没九淵而朝夕于神龍之窟乎彼謂斯何我謂斯何即孟溪諸山去吾舍不三里耳其自五十九歲以前亦嘗再過此地而未知其奇也去歲而浔八仙令歲而浔猿公獅子之勝旁及蝙蝠庵館若爭寵取妍開雲霧而露稜角迫人遊誘人賞者前者榛而沉埋今則晴光芳履天開地闢有時有由真亦可

笑使此山生在通邑大都其名久矣惟其僻在海
濱故留至今雖開自不佞非有高人奇興披抉發
揚安能廣布耳目名之千萬世哉然則此山之得
諸君蓋亦大幸也佳作清激刻異安得一洞一絶
一勝一首列之圖刻為千萬古寵光乎不佞數時
無日無客雖忙亦甚喜何也客知吾山吾勞不負
也虎館令亦已開月中可歷級上矣近見沈將軍
議論英爽真足為海上長城其談制器做船皆得
要領其應聘而来也悉斥家產與子雖褫中女子
救資豫定自分捐身報國矣海上奸徒皆頑兇
幕下便是消得盜賊一半也省下奇人尊尼俠腸
中曾有幾人男子要之經世畧能識字不必深求
一副心腸有別用也俠烈人最可與談能壯人胆
柔軟人見之可睡董巖二字盛意不淺豈可占此
山靈耶

與叔會兄弟

明六歸道鷲巢龍藏之奇日始毫光之妙使我神飛諸君自壺江而舘頭自舘頭而鄭崎自鄭崎而定灣又自定灣而梅嶼遂冒風濤上官坪次日從浩溪徑涉復之勸以山行不肯爭跳躍溪中遇可盤桓峙立如鷺不可趾則肩而相踵溪中浔半練又浔石梁水虹水虹之奇幻九鯉湖真珠簾不如蓋鯉湖珠簾直雪花耳此簾內有氣如虹隨人叫呼而出若楊若吐若助人游笑息而滅異矣又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兩山削立夾天其西有門焉東向水注下可二十丈不可上就東石壁之橫縫緣小竹根躡入可百餘步至第二潭兩壁愈高幾及千尺正向西日光射之白練如帶飛下長可四五百尺瀑下注潭潭口大可二丈深不可測至時日已西以逕尊尼至久之乃去則日入申刻穿西山髻榛莽中入坑底為道四故不識徑漫引穿至故渡溪處則漏可二十又上如此者十餘山乃盡至眉心水石畧不可辨我跳刻矣月隱山角如梳在眉而過額堂傷為然尚能賦詩也

答韓晉之

前得容示感入骨非真正道義相愛者安得有此承教五款尤資藥石主敬之說非始宋儒自堯舜以來凡授禪放伐開天闢人忠賢文代變皆是之為程子以主一說敬亦自精一中探出精故能一故能時也主敬而不能時者知道而不知天知天而不知天之用故或拘而未化也易曰一陰一陽謂道夫一陰一陽乃謂之道則一文一武乃成王道王道即天德也不能觀變于陰陽不可為道不

能妙合于天行不可言敬精者精此一者一此而已此古之道學所以中用也宋儒言主一既以一該精陽明言致良知又似以精該一以一該精其失也猶有所守以精該一其失也誕縱無歸雖不可因流以病源亦不可不審時以救藥也夫救世君子要于三根皆利可語上而不可語下可語下而不可語上則愚者惑而智者狂不可以救世惟本心兩字雖下愚亦知不失本心四字雖上知未敢自以為必盡舉世紛紛穰穰皆從失本心始耳

擧今古南北爭鳴占賢奪聖狠鬬伉擊莫能為正者究亦失其初心故某以不失本心四字可上可下切于人達于天坦然易曉當下可醒豁人也雖一貫亦此四字盡之某嘗與陳匡左書畧有此意已刻未揷入也來教稍持體統式俗以防脫畧之弊此維世苦心之言然其初意以人有富貴容即捨不得官吾猶故吾官是假物故劇去崖角不惟徒行且不張蓋習勞苦齊貴賤苟為簡而已靜坐兩字深中某之病痛某一生正坐動散故神不凝

學不專德不就今聞命矣敬用書紳擇交一節向亦自知但性坦率不能疑人又好引誘人故來者不拒未敢遂其終始顧心所獨許則自有所在察足下之意豈獨以文會為當慎而已哉深感玉成矣近見尊作每騐題意為之而不免太泥且省人大家文字便知作法古文時文一理也

與張郡伯書

某近以葉老先生招遊福廬便道過拜舊業師遂踰半月心正欲遣人奔候馳驅之勞而瑤函珍貺已先數日下及矣承示官舉稿此老公祖救民苦心與天同仁更能補天所不及不止渡蟻陰德也謹附書愚見于旁以備財酌官舉之法于救省最宜蓋田少而歲多歉也不惟歲歉且值海荒歲歉則無粟海荒則無銀以無銀之民而值歲歉之粟安得不孳且盡也此法若行得善上可補天下可

補海矣議資萬金不為不多加積羨之米又有先期給假與軍所留之米以濊一郡斷可無慮而所差之官既擇品地又擇年行亦可無慮于債事又有優以美差之法雖至貪之夫且想後利體情以使材優勞以勸後使人自逐利以救民飢此真紓濟手也顧愚所欲効一二者光澤米取之新城建昌米達之邵武建寧縣皆近而易買價廉而無風波之險為費不大此可當糴本一半也温台之粟須用浙人潮惠高廉之粟須用廣人熟其地知其價所羨必多也買粟放粟始終一人是矣然粟有粗細恐難一律官既逐利當防捵和且用斛不如用秤秤之所差每百止可二三斤斛之所差將至八九斤不啻此當察也羨餘令買官自收誠得責成之道然官穀歲進然後可廣惠且積以待極荒之年捐其所進亦可以救民丁改亭為句容七年積穀至五六萬行取日盡斥賣代輸一縣戶口仍留其餘以遺後人設無歲羨安得有此彼蓋上接徐公之緒而能推大之也于忠愍在河南官米亦

歲進民受其利況飢饉不測有當拯之無告乎山海遼遠又有當予之倉本乎二者非積羨誰取哉若以勸激買粟之官則既有好差又有上考斯已足矣不待優予以羨餘也搬粟入倉不無腳費押運出糶又有重勞所賣之粟原價即廉能堪再費乎願意備省城者盡數運入官倉備各鄉者擇近水湊集處所置一常平倉粟到之日即搬入貯米貴之日發糶各村則便而省費若建倉未便借貯大姓之家積有羨餘所以趨蓋亦無不可也至于放粟必待大暑前一月此時價正踊貴也粟發必盡數乃可稽有餘以給工食而扣其銀以積穀則無留穀而羨餘多寡更明矣此事做得終始其利無窮舉為孝廉日曾捐二十金為社倉本登第後無人管理而盡散矣癸丑春亦捐二十六兩以連荒而又散蓋粟不屬官民難固守也今若有官立常平見銀見糴何患不久何患不歲進中間有志之家且藉官倉隨力捐助雖朱子義倉當不難做也救閩之法無踰于此至于免納價以誘開墾寬

限期以誘報官尤是妙法但前時經丈之田今有畝漲縣漲畝漲者圖册畝分皆踰原丈之數也縣漲者縣派錢粮皆溢科則之額也畝漲畝分非丈量不能清然害不多縣漲之說聞之金侯官以為糧道則額已定之後有所優免不得不攤派各畝甲下是或然矣然管糧胥吏亦有受猾民之賄少派于彼以分攤于各甲者亦有謀做優免應除不除而攤于衆者此弊亦難查考也

答馬邑公書

林公懋弘在浙以執法盤于瑏身被逮家亦見籍其夫人陳者方懷子與其緦毋丘兄硜自閩檻以北至茶洋矣林公事浔白蒙　恩復任仍詔錦衣衛差人飛釋其家得禍重而浔恩亦非常當時陳公敬宗諸公贈送考滿詩文一不拈及可見盛世臣子不以事為名氣象深厚如此也林公復任後為浙除五大寇雪寃七百家九年廉訪考滿百姓詣　闕乞留公以繼母闕起用布政未赴而卒今

已一百七十餘年矣乃俎豆也憲章錄所載未及
籍家事浙官師志亦然舉今為輯畧刻以傳苦乏
刻匠故不能速也近来議謚如此公宜亦可在議
中

答馬邑公書

承發官粟平糴海村德意甚厚但新粟已登小民
重荒之後委無餘物恐飢待熟故發亦不多若半
月前得此一日可盡千石也去歲官粟一石九十
五斤定價三錢七分民爭糴如不可得者中其所
乏也今官粟一石八十四斤價止三錢一分民不
爭糴者来遲而新穀將登也大抵穀米之踊貴半
由穀乏半由禁米米禁則富者益閉糴以徼利奸
商日躍其價棍惡乘禁騙錢而米益貴此從来積

害如今年五月末穀鄉爛米五升價至四分八厘小兒貸銀一百七十兩買米至鄉而價始減非一百七十兩之米足周海濱有此米而閉糴者躍價者恐源源来而價不得不減也其後某歸載崇安之米僅四十石稍稍與人遠近相傳莫測多少而價遂大減蓋救荒無別法有虛聲有實備買穀他省實備也備至而莫測多少奸富恐奪其利爭出所餘奸商恐持久不售爭取徼息而賣是以虛聲而速之平價也昔文潞公治郡米價大起或勸其定價公笑曰是反為奸民增氣勢耳于是搜得官米之多少也今但嵗發五六千金市廣市温台乘秋而往勒限而歸毋使過冬市廣用廣人市浙用浙人必差品官而因以為功賞發穀必于大暑前四十日發必盡此毋庸禁米而米常平官米亦且歲進矣乘秋而往穀賤而人不靳也毋使過冬者恐久而費多將餘吾穀多也市廣用廣人市浙用浙人者小官奉差難責其一毫不取土人知穀

價所市必廉雖稍染而吾價猶廉也差品官者前程大而不敢以官試法也發必于大暑前四十日者此正常年踊價之候每石減民價五六分民利而官亦利也至若給發之法以秤不以斛斛之大小難定而秤有據也其嘗備廣庠見廣穀甚賤官糴宜有利而猶未盡者復納之倉費耗益多也買之非其人發之非其時則官本消而民亦不甚見德如此而以為官糴無益廢而不行恐後有

急卒難救也蓋閩田少徐偷取山海之隙地以耕即豐年猶仰給于他省況乎重荒故官糴之法于閩最便其次莫若限田縉紳家田不過千畝寄庄者不許立官戶以規其私不能禁其多田而重開其私如小民何閩地田少而限田尤為宜然不能行也不可問也不敢言也病廢之人哆口時事可厭也可罪也然激于民黯而言此事之外不敢言也伏惟麾斧是望

與趙邑公

某之里曰合北里畾曰九畮甲曰四甲與兄弟共戶某之錢糧免外止七錢耳早已納完別無一粒寄庽于他畮他里也有冒某名立戶者沒官奚辭某嘗戒兄弟族屬早完錢糧有不如某言者救民也加以法奚辭某于鄉無敢先無敢不忍萬一家族之人有具兩造于庭者理之所非即法之所絕某無敢白也子侄考試有明主司在無敢先容也一言此言不在人數之中矣錢糧比排年則易完

詞訟懲奄賴則民不輕命考試一憑文字則窮儒
頌德儒童責報于役逐里點進則無重卷冒籍
之弊且卷少而易閱盜賊永錮不與扳寓家則百
姓安枕嚴禁牛肉則盜少而耕作有賴力行保約
則惡人斂戢地方可靖凡此皆愚見迂腐之談不
足瀆台聽也

答黃撫臺

海警乍聞奸言煽熾謂倭將甘心疏禁通倭之人
其不得不身當海冢以鎮人心後董伯起奉軍令
偵探東湧苦于無船某恐悞軍機不得不就館頭
處置以速飛渡不意竿塘橫山東湧信地兵船絕
無一隻倭船巧藏以伺伯起遂為所挾雖忠憤激
烈于中國事體不無少傷矣近見方輿抄白奉票
求往倭國接伯起歸手本心甚不喜已憑館頭回
船柁手施七口語一一詳錄一字不差正欲轉送

台覽而台教遽至大抵此事不可以伯起故開奸徒市倭之門不可以警息少靖緩選將練兵之舉海用海將海用海兵不度其宜而責其效決無是理今日所恐在倭知我虛實今日所苦在奸徒挾倭為市事慮其終當慎其始伯起不足顧也

答叔會

小畜以陰畜乾也陰非愛陽也順而畜之則陽不覺而終受其病故九三有脫輻反目之象而上九有月幾望君子征凶之象月幾望陰盛極也君子征凶不能往也小畜之為義見矣上兌兌正秋也下乾變為山漸也漸畜我也乾金也山土也土乃生金乾不與陰敵也初二二陽尚未為畜故吉九三則脫輿矣可戒也秋金戒之嘉靖明州事之已然也朝鮮平壤又已然也君子以懿文德蘇子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為如子夏在魏子思在魯可也陽方不覺不可有為之時不得不以文德為事愚意如此解是否

諭隣堡文

奉告東崎小大賢達君子頃海警流聞遠近鹿駭不肖見貴堡與長灣堡孤壞已多人不肯守恐賊擾為巢為省城門戶憂甚恐貴鄉棄堡奔竄妻子流離室家焚掠歸鳥無棲性命難必亦非諸君子之便計故具與當道言且親身往說修築為省城亦為貴鄉也今蒙委官督修計家出財長灣費小樂就獨貴堡費大而有家者少出財頗難不肖曾囑委官須多請助以寬諸君之力其為諸君計未

嘗不周且切也今聞大小怨恨歸罪不肖且波及陳學山殊失不肖懇切為地方之本意不肖請與諸君私計夫貴堡之修不修何與不肖哉修則賊至可守四方奔竄而我家室獨完四方悽苦而我父子兄弟安坐以待賊至則守賊稍退則乘隙耕作生理不廢其務利亦諸君利也于不肖何利不修則流離焚掠性命且難自必況有室家害亦諸君害也于不肖何害不肖何苦以不干已事貿怨于貴鄉哉貴鄉如計及利害自為身家性命至切之計合心併力亟圖厥成而但苦于力之不足則當以此苦情力懇官府多乞救助不肖必不惜力惜口十步九拜為諸君請其修也惟諸君如不計利害苟欲奔竄不顧自已身家性命之禍其不肯修也亦惟諸君何必歸罪不肖不肖處海嘑龍塘一堰土耳假貸拮据既慮本堡又慮隣鄉又慮省城本堡未高又欲加高不為本堡請助而欲為諸君請已無分毫之利而反受貴鄉之怨天下癡人無如不肖想諸君看到此亦

發一笑也

答韓璧・老海道

環天外夷狄兇莫如倭前事可見王直徐海等之殘東南皆在弛禁之後戚將軍收閩血肉以来海禁不弛故亦無患頃自禁弛而奸人挾倭嚇我矣今始萌芽垂涎鷄籠志不在小或收雞籠以迫我或借雞籠以襲我無但曰彼志通商逆風假息而已如但假息何以巧掠漁船何以甘言誘之藏倭其中以釣以偵船以及船二隻倭耳麽山礵山東澳能有幾日遂掠南吉了船白艚船無

慮千餘多少寨遊不敢一出探報偵視無一真息
設前日不遣伯起伯起不奮危辭再息數日後艘
繼至并而為十掠船既多見我兵船伎倆既熟乘
我空虛安知所支夫彼惟不掠再掠小亦且掠大
掠水亦可掠陸初但刼以自資後且勢不自已以
十船之衆橫行各郡佐以奸民及海上群盜明臺
以今之兵船水將及諸營佽飛之技能與敵否也
且彼志鷄籠以便于通商為聲然孰與浮福建之
尤便乎前殘朝鮮又收琉球又志雞籠然則閩浙
沿海諸郡不在第四之科矣興言及此可無寒心
今之通倭人必言倭好皆曰彼但利漢物耳夫言
倭好者我人至必奉以女使必優其貨直奸徒貪
財蕩子好色安得不奔命恐後此賈誼五餌欲施
諸胡者彼乃以施我人畜妻生子其中如陳思
蘭輩不少矣明州互市之初倭亦何嘗不好後竟
何如平壤殘滅初亦惟好之故也先之難天子
蒙塵文武吏士之骨雜沙礫而成青燐者不可勝
數豈有他哉固亦諸市胡人致之胡性亦直也市

胡人亦言胡好也一旦不測如此況如倭之兇狡也哉往時之倭人以為仇今日之倭人以為好往時之倭殺刼我人今日之倭誘使我人刼數將至人心先迷嗚呼危哉嗚呼危哉今日之倭謀恐又在嘉靖末年之上也今日兵船武將如俞戚諸將者似無如沈有容嘗以便宜渡海破倭於東番又嘗能用我人為紅毛番耳目者卒得其力以却紅毛番于立談之頃此人若起為閩海將則漳州賊可收為用且敢戰此日若在閩則礪山東湧之船已飛渡擊之矣決不至如此倉皇也今之兵船無一敢出洋今之偵探無一敢至信地徒拾道路人語回報百無一實老公祖雖極聰明敏練有心地方安能飛耳千里之外哉奸欺既露百計彌縫造言生端群黨相煽倭至而聲息亂傳倭未去而遂報無事如此不已恐大可憂為今之計惟有信賞必罰逗撓者法偵探不實者法負任使者法毋繫金柁一餘功令震其耳目而後人可任使

也海將素不習海船兵包多亦無實數賊至而逃
勢所必至今欲擇將必先嘗與倭戰之人其次慣
海敢戰者諸凡有手藝善條陳者皆無所用蓋海
戰只在識風勢會犇船善用火器善拋石而已以
不識海之人戰猶鼠涉水魚上山雖督以功令萬
不能濟今之材官什五擁旗鼓駕艄艙者大半若
此矣欲除包兵必清其源欲士敢死必嚴其令欲
責兵船向賊必參募精強海人使豪杰自將而重
其賞欲固門戶必揚兵威欲破倭必破之于海不

禦之海禦之陸吾民糜爛矣蓋倭造船極艱制又
低結篷為蓬正風而駕不能作使故犁之易也其
前既禁通倭者亦恐通倭人以船予倭也俞虛江
有言膠倭無別法只以大船犁小船以多船膠寡
船若彼得吾船則奪吾長技矣彼之刀法極精使
至登岸誰能禦之戚少保寧德福清興化諸捷雖
曰陸兵亦因倭驕而怠之餘有陳白頭為之前鋒
而麾下士皆百戰敢死故能膠也且戚初至浙亦
數敗至海門得陳白頭而始膠耳虛江之掃粵東

山賊海賊倭賊六七種亦造船于福而克有成功故禦倭者海易而山難故兵船要海將要也至于地方長策臺堡為尤先倭之蔓延掠我所有以為資掠人以為向導也設處處有堡處處有臺賊至則守堅壁清野彼何所掠而能久哉布以遊兵將以能將尾賊所向急則依堡以戰多鼓鈞聲士氣倍之是又不獨為守資也今堡臺甚少而存者亦多壞不助之修決不能守不守則賊據以為巢驅除更難費力百倍慮患若周當以他日享士之費十一為修堡用庶幾保可速就患至無虞不至追悔于異日也今出省城外沿海止合壯里三堡而壞其二連江幾堡不知壞不長樂北鄉獨無堡宜為之處合壯省城門户也壞者為長灣東崎長灣堡可三百丈有奇尚能自修東崎堡可五百丈而人多貧非官助不能完若曰民堡民修終難竣事若為門户計為他日賊據為巢慮則此費似不當惜也伯起生未識海奉軍令偵探為倭挾歸尚能詳觀其來書無一毫兒女態某

亦心壯之男兒以王事死異域何所不可但卹其
家憐其母節彼死瞑目矣決不可遣人迎亦不必
陰購熟走倭人作計伯起既甘心死矣何煩台慮
乎松下皆鹽賊収以為用可消盜且可敵倭最是
妙策会方資民船民兵功賞宜厚不可掩沒其功
一船有賞豪杰爭奮矣館頭壺江諸灣人未奉軍
令無人敢應若以守門戶滕于兵船十五六其人
入水不沒但未與賊鬬急亦可用也会省城不知
為何人所嗾某之坐鎮海嘆安人心也忽傳倭来
屠某忽傳某走入省忽傳倭入堡殺某一家四十
人忽傳軍門不與某入省忽傳伯起逃歸其家藏
匿至使警報初聞隣村不敢入堡堡中恐某累及
欲走会又欲沒伯起之烈且省報皆有機械老公
祖見伯起家書猶尚如此況其他乎若云不肖信
義一呼百集彼且傳某及矣承賜惠感刻贊言以
資嚆

答葉閣下

警報未至飛語已煽警到益張甚且謂愚蘭女為王妃蔡欽所子為將能飛躍數十船今来屠其者宗戚皆恐妻妾皆泣小兒請其避三山而其堅不肯謂兒曰汝欲我避三山姑勿論三山更不可守且我與汝兩地賊在彼則此慮彼賊在此則彼慮此兩慮相繫何以守城若賊至棄堡以走追殺立盡先事盡室而去人多物貴何以支吾凡今世未決難數年無寇逸之山不可避之城不可惟有

結鄉社死守賊至則守賊退則耕如是而已萬一不幸走亦死不走亦死等死耳寧其以逸死也或者求死而得生亦未可知也又謂妻妾凡婦人從夫夫生亦生夫死亦死汝欲棄我他避是何心腸乃不敢言其前上禁通倭虜時曾曰臣言則家族禍不言則天下禍今柰之何哉其若欲走則當時不該上此疏既上此疏又造此堡則今日不宜走矣且其足一移人心益恐海邊釀成大亂亦未可知故不滑不矯情以鎮物獨服二門生李時成郭

克卿者村中夜驚走彼獨山中讀書自如克卿其姪婿海人猶可言也時成乃李肖峰孫下瀛人家屢促之歸亦不肯歸但曰吾從師所往其壯如此某堡甚小又當海喙若如福清益高枕矣福清鑒于前禍不知前城不如今城也但壯上高臺兩旁更夾兩臺作三台形可以旁擊賊尤妙要之福清決無慮也呂益軒帶管海道三月即徧走海上故地之要害將之伎倆無不周知所造船隻亦堅固哨捕小功小過悉知非此公決不能安閫若以往

督晉學不有河南留孟魯難之例可借乎今不必
海道但滔在此或兼福州兵備衙便足有助某非
為呂也為閩也昨亦露此意于黃玉田前不知肯
言之當事否沈寧海須特本請之此君來則漳州
賊可收為用不待殺賊也凡今海寨必須殺過賊
人乃可用必須慣海識風色人乃可用今寨遊未
必經歷何怪膽怯須以此擇將不可泛常某前告
呂益軒須就水擇將捕盜擊過賊者陞哨哨擊過
賊者陞總其次須識風勢慣海人今賊輕兵船兵
船畏賊如虎者兵包其半半又游惰也兵包何用
用之送常例也常例不送立刻有禍沈寧海難道
不要能有本事捨滔死紅毛番之却東番殺倭之
捷赫赫在人目某不識其面雖有書相關絕無一
毫私意此起賊寧海若在飛渡擊之矣為今之計
只在軍門明賞罰取益軒来討寧海為叅將軍不
可緩或別有異能之人亟拔用之不然大立賞格
令沿海豪傑自募以應招有功即與官與賞久之
練成好兵不須別討也若以警少息而緩之恐不

及支又悔無及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黃玉田書

昨見小珽秀才說兵船事甚可嘆有用接木竹釘叅于要害之所者有以篾肉為篷厚不可捲落而即拆者有以沙土叅火藥試之火藥盡而土砂見者有椗索竹少苟且易斷者有刀不用鋼不用磨製成而揀于沙徒見其白者頃小珽征操軍手長刀而舞琉球人觀之取其刀而視鼓掌而笑畫面而耻之刀價三錢五分也實不直八分百械皆然由造船製器無處不用常例經歷衙門多故餘價

益多餘價多故物料益救也設以其價直發寨遊
彼船彼器生死所關其敢不精乎今欲出戰決須
先料理船隻器械必堅必精不可草草況倭船九
隻實在東湧牽泊甚牢硬攻不浮彼今亦不捉船
但問漁船買魚買柴并令送水與價過多故不以
告也又有白艕五隻時時入定海港偵探我之動
靜虛實一一皆知年兄決不可輕動有將有兵有
具有時出乃利也何也我之勝倭在犂其船今我
船不堅安能犂人我之犂倭當誘于海今彼貢山
何策以施時又南風也我船入灣即彼為主我船
不入浪又飄下時亦未可也萬惟持重選將料兵
計定而後出未晚耳定海要地城守之計何如城
中無米卒然有變且柰何衛官摘支之弊噬軍甚
可恨可問丘道階秀才更有老漁言攻之法附覽
似亦有理也

答曾明克

四五十年無倭警今乃有之通倭之效也反謂既禁通倭者致其窮極夫通倭人何曾禁哉即倭自言亦曰中國歲有四十三船往彼此官遣之歟抑自通歟而曰禁之窮極何說也禁之窮極尚有四十三船若不之禁當千餘艘耶夫我之勝倭者船設通倭船為彼所留則我之長技奪矣故某慮此而謂其當禁也然亦何嘗禁也獨某敝里人則數勸之乃無敢行者私以此為報　朝廷一事耳

而吠聲者乃挾倭而恐我亦愚矣前倭止二船而
七遊五寨無敢發一矢至伯起去而偵始真後倭
八船而七遊五寨無敢出一睨至石伯出而倭始
遁蓋彼亦有耳有目彼亦愛性愛命我恐則凌我
狃則襲我無備則劫其勢然也故知今日戰具不
可不修軍令不可不一士夫議論不可蔑而佐倭
今年風逆秋盡乃虞耳某與石伯渡海益知形勢
益知兵船不敢向敵之故益知禦倭之方獨奘孔
難塞誤輒難更耳坐守龍城無他繆巧只是蠻法
鎮壓人心止視吾足動而人心益搖也昨在
海上檣仆于水戰枰崩落而神氣不動亦只是膽
粗無他學識也今方與衆議增城堡增堡以壯人
膽只恨我無銀若有銀募勇壯不惟可守堡且能
殺賊地險而多可伏也明克教我以避亂自蒙窓
與當事議則畧行一二而不能盡其衷跡且益顯
矣凡書来往急則徃手答之非屑屑也一夜數徙之說我則不能我止學韓魏公信孔子度伯起留已足洩側目我者一二矣入者更

側其目不如止也山中有虎食人方率衆殺之以習武亦恐其遁也得之當以報

與黃玉田

前承手示以小冗未及答然已身至广石相度地勢實省門要害也其地臨海六山倚聚可二千家業漁習水多殷實有力若因山而城之其險天設即海上諸城不如也梅花雖有城非入港之路此地外與梅花犄角內與琅崎門相綰險可城人可用若創一城宿以兵賊至則拒其吭賊入則尾其後賊出則邀其歸恐賊望而不敢入也兄前議設凰嵩敵臺有凰嵩臺以東港門之東有广石城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抵港門之南省城可高枕卧矣且長樂壯鄉諸村皆可依以入保即長樂亦增一鐵障也此地有施孝廉鏡光可商有布衣劉穀啓者貧而慎于一介可信也亢石對面為張岐亦有山險但人居不多難以立堡設一敵臺可耳守内固不如守外然須阨險然戰陸不如戰海則水兵之選操為尤先選之海操操之海也選不于海操不于海謾言海邊人習水此與耳食何異兄知嘉隆之際乎邑造一巨艦募海人為兵皆游食人應駕船至海率眩暈不立潛鑿船底沉之乘小舟棲島上呼救以風破為解彼其初亦謂是海上人安知其至此哉故弟謂兄所募必試之海試之海而能舟乃可練也選精即不必汰初不選而後輒汰者其害有二矣丑讀書南門陳氏園徵行教場見一老兵太息曰我當兵亦費本鋭每汰選一番輒費八兩問費之何處屈指應曰遊擊三兩把總二兩哨官一兩使用二兩有此八兩老亦可壯無此八兩壯亦可老我春壯秋老我兵會老如此快耶我兵借銀息

皆加五借銀潛選年年月糧皆是人有無可柰何此語弟所親聞也且又兵既汰無生理皆去作賊海上數被其害弟所親見也汰兵選兵之說不好聽實可消賊弟意不如初精選之而後可不汰大約選兵三十歲上下而有隱害不汰兵之說不好聽實可消賊弟意不可潛二三十年之用水兵益老益精也秦經國為將聽水聲知是何海老而習也今老漁亦然望雲而知風聞水而知海故水兵未可數易也兵數選則牙官喜兄知之乎秦經國不甚知字能殺賊紙上籌策將安所用凡聽用把總不如用捕盜哨官之無用弟意用名色聽用把總令駕船入海虛言有功能者逾陸之彼亦得以益習于海一切聽用分別其宜于水陸而器使之凡兵選欲精勿取肥大人止看精神選精則一船可當十船之用不精則百船不如一船精則不必汰兄受撫公特達之知決須以身任事選兵亦須親選海上風波止是如此勿足憚也广石城事千祈留意弟筭此至熟省城門戶無如此要在外之內內之外真咽喉處

兄来一視乃知之耳

與沈寧海

却表海外弄倭股掌間欣帖其心而卒柔撫之此一役也非明公不能辨伯起既解軍門仍發朱恭將問及行李若干穢哉鄙夫安知國士其以嫌不敢見軍門令伯起聽之耳伯起居虎一年色貸兩字不染一絲初至道友進婢供爨僅留十歲兒名祿主者為役居一月得王居華教之見武藏王王許之歸而後道友等安敢加武藏送盤纏四十三兩即以與通事將行等安進金六百却之到家無

一文弟亦時給之初弟亦疑伯起或有自資至以
滅門為警徼察細詢之人皆信壯哉起也不愧幽
獨不負四知雖其亦自以為不及矣朱參將乃詢
其行李乎伯起至倭通倭者皆欲殺之獨福清人
王居華往視心憐為教見武藏王出金為資身為
役不啻兄弟及見王而伏民之情狀始露歸
計始決也皆居華為之先後也居華落魄倭中錢
本無多盤為伯起用抗義于羣陰剥落之場至今
猶依依可以為難矣其人貌雖不甚壯力足敵數

人也弟以人不論強弱要有心肝彼肩肩者獨一
黑團耳生猶死也具衣冠而犬彘者也兄與伯起
何識讀其書而淚下居華與伯起何親竭力保衛
男子自不同耳城中飛語百出一則聽用之人忘
其功一則通倭之人畏其舌弟又以嫌不敢出聲
屈一伯起亦何所惜獨倭善意宜有以處之風雨
敝船可虞且人衆雨宿可憫兄既以虎船居道友
獨不能以小船分倭衆以居乎令遣居華請消息
千兄望此兩三日勤加撫恤更有嗣報筆下悶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可言知兄亦苦心也

與韓璧老

此一役也武藏新立而虞薩摩之軋已其嚴禁入犯送歸伯起以仁厚誘我人而傾其所忌彼亦一算也其對伯起言我國亦無求于 天朝但浮一兩船往来便有外聞耳外聞者彼國所謂名聲也伯起謂其寵臣宗一爾將軍愛外聞我不愛外聞乎收我琉球何也宗一言此亦易處我將軍豈惜歲賦琉球二三千金米于薩摩哉其言如此今能就中作計使彼令薩摩還還琉球以武

藏制薩摩內消其匪茹之心上策也厚待道友樹人于倭或有緩急之用次也道友所欲浔僧官度牒此非正吏亦復何惜至于彼之所饋萬不宜却而陰售其直以明 中國之廣大彼國欲領示條禁以為遵守使出誠心即差官往諭亦無不可一歛為戒殺作歹之人二歛歸戒明人三令殺假官人以杜生端能如是通倭不禁而禁矣不然厚遣道友而為玉關之閉亦可也其徃也以船其發也稍待風至其操縱緩急明臺必有石畫沈叅必有調度也計此兩日海事必竣謹迓節鉞為巖岫光

今日適獲一虎熟之以犒麾下其心腹皆具萬望臨況不勝飛企

與當事論哨害書

某去歲都門今茲海角出見時事日改綱紀日虧歸見民愁日新民害日益官府未嘗不善而民不聊生者其端有四盜賊也勢家子弟也鹽哨也海也請言之壺江八百家以網為命也而海絶鮭鰕者數月此海荒也某生年以来未見也而釣釣之船又苦盜賊已劫者給與信票以為識賊用信票此某生年以来未見也鹽哨緝私鹽者也而藉以行劫無端南商創為新例令海邊小船販魚為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逆上二百三十里受其鹽自楊崎竹崎白沙水口節節騙過不受騙者即粧鹽解官受騙者給之票送銀六錢方與過關是惡過於監奴暴甚于盜跖也此某生年以來未見也勢家子賣鹽向亦有之然特一兩人未有連十餘家結黨為此持簿各勢家手實用鹽幾百千担寬以奉其心多招無賴為哨以害小民如上所指索銀粧鹽等事且至行刼也夫海上萬家漁其田也半日無鹽則魚敗故有港外之官幫壹江館頭广石黃崎處處有之就近而買其害已甚況小船所販皆轉買于海商已醃鹹魚也今欲使之受鹽鹹魚欲鹽何用乎不買其鹽即以鹽粧又節節索魚過關索銀哨夫賊耳柰何勢家子嗾使為之夫海邊西上三十里有閩安鎮鎮有哨又有南臺哨竹崎所哨水口哨海民販魚幾何能當此四哨又使之納過關銀此某生年以來未見也海民釣海者賊既給票販溪者哨又索票在地方已受幫害至南港又受官鹽哨與賊商與哨何別乎海民何辜而遭此也前張公祖

提哨夫不出南港官為之地計欲以久疲苦之而索銀糗船如故某不幸生海上眼見所未有不為之言則坐視民死為之言又煩瀆且賈怨恐身受其鑿飛語相中也柰何哉畧陳百姓疾苦上聞倘能救此海民實為無量功德若某則無半隻船上溪無半隻船下海無半斗鹽上城有即乞正法也伏惟涵鑒而恕其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卜立齋

弟所議革非東西路祖設之幫乃壺江广石連江寄達定海所北葵奸商作俑害民幫也舊制西路幫設水口以通上四郡東路幫設福寧州以通政和即南臺南港幫亦未有況海上乎海上之不立幫非古人益國之心不如今人也亦非其心計拙于今人也彼以鹽出于海口而广石壺江等處一帶皆臨海于此立幫接盤甚易從何查掣非若西路去海遠而易查又非若東路已入福寧港而易

查故幫不可設也且海口松下諸處以鹽為命禁極則為盜壺江沿海諸處以魚蝦為命鹽貴甚則不聊生古人不設于此亦以瘠獄市為寄之意非計獨拙無心于　國課也

自奸商作俑創設六幫而海上遂不堪命如壺江頗連册所載賣妻鬻子之狀可悲可憫他處亦往往類此然使　國受其利猶之可耳今總計六幫課銀不過五百四五十金挨至三年而始完其利甚微若去六幫使民認課一歲即有此數則是歲加商課三分之二也于　國豈不大益乎若恐去幫私鹽愚化為官鹽不知六幫所賣官鹽乎私鹽以賣是商即為私鹽魁也乎大率皆盤硬販私鹽以盤硬販私鹽幫亦私鹽幫也彼盤硬販私鹽每佰斤止價八分轉手與人每百便價叁肆錢夫三四錢之與八分五倍之入也海上漁網貧民每家歲用鹽二千餘斤若買之硬販費止二金買之商人費不下七八兩則是商浮五倍之入民費五倍之出也民以此五倍之出養父母育妻子可以救死今盡之商人

安得不死乎許商賣私鹽以毒民不許民用私鹽以救死非法之平也商借幫為名以賣私鹽入課甚少民認課即加三分之二而猶以幫不當去則是樂課之少不樂課之多也為　國者固如此乎若曰納課恐妨官鹽則海幫原無官鹽矣若恐妨南臺內港及西路則上有閩安鎮哨又有南臺哨又有竹嶼所哨水口哨有私鹽不能飛渡也若恐妨福寧東路則自北茭以下有福安羅源諸港節節有關津而後乃至福寧肯容他方之鹽以入乎既不妨南臺內港又不妨西路又不妨東路何以曰私鹽慈化為官鹽也且同一海郡漳泉興何以不立幫漳泉興不立幫而課餉不減醒政許之弟議革舊制所無之六幫而加課兩倍於商猶以為不可乎六去幫而妨課不可為也今則去幫而課兩倍矣去海幫而妨他路鹽不可為也今則海用海鹽與東西兩路及南臺內港風馬牛之不相及矣以制則非祖設而出於作俑者宜革以例則漳泉亦不立幫凡臨海上者可推以利則革海幫而課多

以害則革海幫而海民可以救死弟之此議何負於　國哉獨奸商及運司書吏欲大梗之耳當道諸公若為奸商為運司書吏則弟議為非若為民為　國則弟議為是今奉蒙院道府縣諸公祖鑒其愚採其議則奸商薛有朋等已先告擾矣運司書吏亦以府議七欵內有引從南港轉發巡檢司之語遂嚇海民他日必須領引以難恐之併恐連江大小灣及奇達人使不敢引壺江例投告蓋海民至愚若能了領引銷引之事不至為商所魚肉矣豈有為商所魚肉之人能了領引銷引之事乎且海民認課歲入視商既加三分之二矣又使之領引銷引浩費于衙門以素不習衙門之人當此重費其何以堪況領引銷引必有一人出頭一人出頭必擇能者海民無能勢必授手于奸徒又胎幫禍矣是幫雖暫去而幫之根猶存也弟以府公此議猶未為百姓思到極處不如即照漳泉事例凡引到運司即將六幫合用引目三百餘道先行鑿銷免民領銷只每歲徵課若干定要納完不許

如商挨延則　國受再倍之利而民亦惟守應納之課下便而上逸無煩剥船無俟查掣而　國民兩便矣至于閩安鎮諸哨牢守閩安鎮以上福寧諸哨牢守閩安鎮以上福寧清哉此項須明臺再行條陳幸與府公細議務求為海民除無窮之害杜奸商生端害民之門方是萬全功德也弟亦已與府公言府公大以為然但七議先申兩院而弟言在後必須上煩條議其連江奇達二幫仍乞照盡江等四幫一體認課方杜後患宋蔡齊尚書弛京東鹽禁使民浮以鹽易米救活百萬歐陽文忠為作行狀不知蔡公弛禁國課有增與否文忠猶稱之況如今之救民而益國課再倍乎以弟愚見閩省多事勢必益兵加餉益兵加餉求多于賦不可也惟有此事可以推行若使各縣認課聽民自相貿易倣游墅北津揚州各關量船取稅縣課派之用鹽地方關稅轄之咽喉去處正恐每歲所入不止二萬正供上供餘額以益軍餉民去商之害不至稱病地方無加賦之

名而可以足餉即運司諸官可以裁省而官俸公費俱可留以益公家弟恐數年之後民力既詘必有取弟之說者今尚未敢言也何日按臨海上浔而陳其委曲吾輩同是救民益　國言語不盡則議不歸一故弟不敢隱其愚亦願詳細賜駁使弟浔再以請教完滿明臺與院府諸公救世之心也前承索印諸刻方在刷印竣以復命餘不盡

答張郡伯

蒙發詳稿欲為海民世救出生路故勤及蓼莪也敢不悉心以對夫免民領引必給票方可明法且可久也此慮民之深也但聞給票一節已經徐按君疏禁恐後有執此仍令民領引者將若之何且今幸遇公祖清弊一意為民給之猶易倘後官不然上下衙門使用繁詰其能免乎然此猶易處耳若令辦船必須魚造魚造之費非百餘金不就一難也灣民家家漁網日求口食何人

往載載鹽之後此船何人看守二難也各灣之往
海口鹽塲水行少者一日多二三日俱經東西落
賊淵之地灣民幾何恐遭刼害三難也硬販以鹽
為命自晒自販冒法以救死彼遇哨捕抵死鬬脫
令灣民往奪其利彼能甘心不殺則刼耳四難也
民既認課巡司催徵運司秤納道府領票其費已
多若再令魚造船隻催人裝運人少不敢過東西
落人多即廢業者多老公祖拘喚集議猶重惜其
費況此費十倍乎五難也聞之鹽塲支鹽十分艱
難商大銀多猶有稱苦況于漁民不但塲官常例
只如出鹽日小船羅列皆冒稱官鹽至出港半散
為硬販矣灣民安能呼之再若不幸遇風不免停
泊哨塲又来生端騙害大約一起裝支二十金之
費在所不免催船催人猶在其外六難也蓋鹽之
勞費比別官事不同不然商人計利數倍訖無成
家多至敗本者其故何哉老公祖與畢公祖苦心
極力為百姓長利必利獘盡知妙盡乃定蓋世有
苟且為民取具文即止者雖詳言無益有真心為

民而見不能圖其宜畫不能善其後者言亦無益
如公祖與畢公祖皆有心有畫而極意為民者某
故不得不詳以請裁也昨領畢公祖書有聽灣民
領票轉發販船使硬販不能湧價以害民極為得
之如此則造船一項可免矣又云領票銷票俱于
巡司則民更便也蓋硬販萬萬不能禁而海民以
所領之票轉催支裝既可消其盜心亦可漸引之
法望于詳文斟酌言之如畢公祖之旨至于船課
一議某初為硬販設與免領票諸費令票既須領

場又須支其費半課不止矣又益以船課恐難處
置古人所謂減一分則民受一分益者不揣祈免
何如其他一二附註款額伏惟裁定各灣如奇達
黃嵜北焚去省城二日民又愚極省一伺候便是
浮屠一級其給票若全給一年省百姓兩次伺候
兩次使用尤便若慮欠課只照鹽法問罪不患不
完一灣不完衆灣受累其能容之乎再聽首灣呈
官無不完矣此某可預保者也獨給票礙跋與否
幸細商之如可久則善矣或謂漳泉納稅即票給

與支無有留滯衙門少也或票從府給何如某愚無識過蒙老公祖特知深照言無倫次幸宥其罪

與黃撫臺

海上有三大害有幫害有看航害又有哨船害幫害方在議革甦民十七矣請言航害沿海百姓畧海者每有南船盜割其網取其所得之魚鮓畧海者苦之勢家子弟乘之出船召衆立旗幟書某衙某府航船謬為看守計網取直因而武斷行罰然使真能防禁南船使不盜網猶之可也今不惟不能防南船且航自為盜私割人網而又以誣人指其稍有家者曰彼實盜割苛罰之無敢不從時亦

取窮民所得之魚鮮是愚更甚于南船也又使航船果在海上如昔猶可言也今則不至海上而亦取其直動以威劫非官而罰人噤口而無訴窮民膏血幾何能供此魚肉乎故某前條議及爲欲以漁民議欲自看不用勢家不用兵船但公設一船授柄于兵船取其費以犒兵蓋不得已之談黃右伯以爲不可慮兵久之生端也其說誠是今各灣輪月防守無僱直之費無武斷苛罰威攫勢壓之苦于民甚便而勢家豪惡人終持之必奉明禁亡

石海上各灣凡勢要人不許出頭看航違者受重法而後民得自看不至無辜被魚肉也此民害之當永除者也各鎮各所巡司稅課司故有哨船本爲盤詰設然其數不多止守本處凡異船私鹽船闌入者察之毋外游也今則招集無賴不守本處每每遠出或以接盤私鹽或借搜鹽名乘便掠奪少有違抗羣毆交下輕則以鹽粧解甚則爲不可知之事此從來積患愚意官哨亦不可廢但令在本衙門關津阨塞前牢守譏察不許外遊即有作

惡官亦得知銷陰憑而固關防既可察奸亦不至于自為奸此極易極簡之法哨不禁而自戢者也然非奉明禁立牌于各巡司稅課衙門前不許哨船外遊不許額外添設哨害何時息乎至于福寧海上其苦鹽苦哨等項與此亦同能以六幫認課例推行之一切免其領引銷引　國必益課不但救民而已也某愚無識冒昧塵瀆總體惓惓為百姓德意不自知其為妄伏惟裁察幸甚

與崇政弟

廣州會省之衢雖冷氊亦日奔走以病軀當此殊苦業已為之無可柰何耳夫得時行道使澤流上下錫及祖宗豈不為男子至願荀身陀于病仕違其性俛首風塵揆次待遷得失仰人氷火互攻孰與青山白雲著書怡性之為足以伸眉也白沙流風向竊慕之徒為債錢所窘不得自由人言做官快活兄以為正是苦楚田地也蓋做官不做人或

有俗快活若欲做人則何步可以放過者俸祿之外充顯至義皆非當浔況教官俸微教職道尊俸微則自給為幸道尊則當以身為表率暗室屋漏猶不可苟況施辭受取予之大乎苟從俗冒昧則坐明倫堂何以施眉目入聖廟何以容瞻仰心不可死道不可棄俸祿不可虛食禮節不可苟受而債錢亦不浔不了兄如之何不苦也弟乃以兄憂債為過計乎夫負債之人生則靦顏于熟識死則懸愧于幽冥，世有將人汗血肥身家餘向皮指償于後以官為貨而漠不動情者皆忍心害理虎而冠耳夫官非久住之物守決無可污之理而債又不可不還以此思之安浔不苦兄今正在苦楚中傳語親戚萬萬勿以俗人望我今本族已有義田至親者已有歲穀貧寡者已有處置待我債稍寬時亦有分曉不必動俗念来相寄也

寄弟

比欲遣人歸送筆墨于社友及家戚之讀書者以家人病甚七郎僅一晡喘息我此月咯血一日即愈終覺精神不王欲頗歸債尚十之三四只當督耕糊口或賣文為活耳終死不說關節也古之仕者為肥家今家縱不肥猶賢于窮秀才債縱未完屋縱無所猶有弟可恃昔黃大理罷頗諫幾死寄弟書云不用汝言方至此須知吾道固當然此語殊有味大理至不能舉晨炊亦過

中國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了一世但保得兄弟白首子孫無有奢淫不肖便為大福也

寄弟

今年櫛媳婦正以堅瑋兒讀書之志不意其求歸使我悽然老病猶繫仕途豈吾得已戶部之隘家中勿以為喜丈夫當于困苦處倔強易樂處清滌欲我作倉老鼠死不為也計歲俸薪甚薄尚當借貸吾嘗言吾鄉風水薄人宜辛苦況兄骨相如此亦豈堪富貴者視吾與汝子孫恐亦難恃稍節飲食衣服之餘以作好事或庶幾耳功德之大莫如除毒草一節可以兄子粒取出十數觔為之吾

與弟年皆五十上下不知更有幾年行淂一兩
件好事保吾兄弟老健家何足惜也前時自盟每
轉官送田五畝入祠為義田言不可食今計有四
十畝矣除納糧外盡數與族人以成父志天若祚
我何惜此田天若不祚我何有此田顧弟力行之
而已夫有餘而行德人或能之正于不足處行德
為是耳故孟子曰強為善中庸曰或勉強而行之
正謂於時勢難行處行之故稱勉強也豈以心本
不欲為而強為之哉心本不欲為而強為之亦非
善矣

寄弟

佑養目其一已枯其一多障今雖醫治尚未見人
倘能開明便是再生日月如其不愈將買小児女
教之書箕長與合婚為嗣續計林懷親便當告絶
不可以盲子辱大家女也天實杌我無可柰何嗚
瑋病須靜養非經年工夫不能脫體弟目何似宜
打疊家法清靜以養之多事多慮多煩多怒于目
有妨老来保淂數分視息人世尤勝多置田宅也
聰年十三當謹起卧勿令耗損真元此最為要近

箕弟命尚在迍中脫此乃好然財無常聚潯中有
損義以發聚施以當損抑亦善術吾鄉平地無高
勢宜無厚力苟潯守舊延年世不失祀便為厚幸
敢有他覬今諸子如此恐亦可慮買妾生子為要
義田歲例幸為留意聞之一弟嫂二弟二哥嫂連
江孫氏妹貧苦可為加厚及諸窘者幸論吾意其
掘除毒草根前有誓言今不可食以粟為直盡三
千斤而止苟潯除根歲存數命尤為吾弟功行之
實兄雖貧薄喜作好事聞之老農力耕不已田禾
無比頗與弟勉之終不以盲子懶吾用心也

寄弟書三

兄自四月初入京考滿候命未下曾經病纏半月
始愈京中天氣異常旬月之內連喪五官吾鄉潘
春宇選出吏部而亡武進周鉉差出良鄉而亡天
台陳進士五十日中書而亡南昌丁棠野七年部
屬而亡南部汪可進四十日考滿而亡人命危淺
官爵浮幻萬里幽魂百年飄葉妻子悲落於他鄉
童僕逃棲於別主世界無常朝夕易局感氣者固
愚愁心者亦贅沉戀者鬼嗤自恃者天忽惟有見

幾聽命積念省譬以人間為游戲之場等得失于浮雲之景差不役役耳至于急流勇退漁釣同群混合真俗抗志塵表此為長箕兄久畜此念苦累於貧兼為成女一段未了告休則家鄉着脚之難告病則稽候時日之久今但浔朝夕出都別審機會或陞轉討差或告假省墓秋冬之交期於聚首有言兄之運優出五十二而始亨今當蹇阨正宜擬夕彩于雲洲挹朝霞于曙海啜水為懽嘲風自滕如可安身何貪鷄肋若被驅迫再出戲場日者優游況骨肉四人已喪其一妃姐亦病弟目漸昏兄亦神氣耗竭視聽日改河清幾何晨露可待今日不圖他時空悔兄意決矣又聞長樂陳五弟假托兄書千瀆李公事雖不就情則可惡吾昔有重譬寧死不顧千人死猶可輕況可易志夫寡嫂倚門何顏妯娌然使隣女宣淫風言相醎此其干怒鬼神豈容天壤所望骨肉朋友亮志相成重創詐冒曲就狐貞猶是成人之美君子之用心耳兄少為諸生曾鄙先達之家恃勢玷名今豈可以所惡

自居況暴起尸素無德酬恩惟求歸潔不重慾尤
豈可以從俗踰閑不修小節既無修能又乏徽操
進滑罪于清評退召過于隣曲此咸何等人物上
負朝廷作養下薄祖宗之祚安用讀書以為狼虎
耶苟使名字官府不知門户寒素不改鄉閭稱拙
吾志固安弟功愈大豈獨區區拮据相為而已弟
今作人尤難于昔百慎則名歸一慾則謗集稍節
利源閑門教子田園已足嬉嫁漸稀節用以清心代以貪
眷目處謙以生福薄貴以
此臨紙情長惟其體味傳
語宗英戚秀共鑒此情

與堂兄愛浦

元德滑罪朋友受弟朴責亦其本心之明昔賈閣
老在翰林時小滑罪同館其父聞之自鉛山封竹
杖至京令其自責費公負荊跪謝其友之門自朴
者三彼以少年甲第又做翰林家教嚴督如此元
德視彼何如哉兄不責而弟責之骨肉至情豈敢
姑息但恨當時責之不重耳弟心視子與姪本無
異也兄老矣子孫曉事非謗不入于耳承緻無慮
于後鄉稱德門世有餘慶非吉祥可頤事歟秦川

大林墓木望時照顧遠祖宗忌晨亦當身率子孫
祭之此是根本兄試思之死者無知則先王不宜
立歲時祠墓之禮死者若有知也則豈不欲子孫
羅拜于前時歆其祭祀孝敬哉曾子曰慎終追遠
夫數世之上千今漸遠只有忌晨并祭墓乃其特
尊矣此自我有家者之責安可諉之衆人弟嘗笑
後生寧與淫朋酣飲不肯做忌夫做忌之餘未嘗
不可請客也寧三三兩兩出行遊戲竟無一人移
足至秦川者夫同之出游至秦川則兼可以看墓

修孝思只一移足間何苦不之此而之彼也人不
知本是謂行尸孫忘其祖同于之嗣吾兄家長也
可不明教子孫盡心哉弟自為諸生時一年歸家
僅有數次未嘗不至墓上手栽樹木今恐翦伐荒
蕪矣兄當率先子弟照管乞養稍慰目前瑋兒自
是長子兄幸正言教之如弟之教元德則善矣欲
人教子須教人子況于骨肉間乎

示元德姪

汝年已三十矣酒酒狥利向日朴責吾豈滔已然吾猶悔其朴責不重也凡世家子弟宜以謙退守分為本吾鄉如謝冠石非繹梅親姪哉平生不用叔一字瀟然寒素曾考過案首幾次對人和煦滿面今竟亦成就矣汝作秀才譬如女子何可出入衙門即兄弟叔姪相托亦何可輒狥國有王法鄉有公評渺渺此身方懼不免何能庇人凡士立志歛高操行歛慎古人行事昭在簡册愚者以為迂

惡者以為笑惟有識者以為必可為耳身世功名皆從方寸造起先世積德後人受享當身集義當身受用享用不盡流及後人此理確然不可易者即以讀書一事汝曾見其苦心抑志孜孜從事于此有不高等者乎雖有聰明器小者必折學懶者難成心險者鬼窺之行醜者天挫之先正有言積善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今日行一事明日行一事小善不損釀為大德後人不自知天已默識夫積善者不祈福竟未有不得福也作惡者人畏之天罰之吾輩當宜何從乎吾性至愚然志願不小嘗看先進行事但覺過失甚多人以我為迂朴我以為好行德我以為無一善之可稱也大抵心地未淨豈能為聖為賢不到古人地位何可言修身汝等勉之汝等勉之吾比都不似世人心緒若見聖賢真可為者習俗移人只宜立志案頭常致古人事跡即為良師友也

示瑋書

来任方法只可乘坻子不可用大篙極好用過山竹篙船只討小船所過牟家亦不必見汝不見漢李膺乎来省其父人無知者即　國朝王三原恕子省父只自僱一騾毫不干有司三原女遶宋監生止乘兩人小篙時三原已為吏部尚書矣吏尚書如此則吾當何如吾作京官尚不取夫馬則汝又當何如也謹之戒之凡事要密密做人須從心地上做去勿使人議要做古人不要做今人能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言即為遺汝數世之福

示宗子孫

嘗見外邊行禮執事引贊雜遝而前縱有倫次亦覺煩亂近于太學丁祭學浔一法可為祠堂之用凡唱就位各就位後執事捧帛執爵之人皆引廳門內兩旁朝上立定酒壺卓安在東近門壁邊司酒者向西立唱執事者各司其事云云則捧帛者先行至神位邊立住捧爵者以次取酒進至神案邊立及唱主祭詣神位前引贊二人引諸神前無跪只拱立唱獻帛捧帛者跪上帛函主祭者接来

拱手進案上而捧帛者即下立原所唱獻酒執爵者跪上爵主祭引贊同上而執事捧帛執爵之人皆先上先伏興平身復位凡三獻皆如是則行禮之時只有東上者東下自西上者西下唯主祭自東上自西下亦見整整可學

答蘇雲浦

歸来浔百洞於虎室蛇囿去家止三里耳灌莽埋沒偶然發之奇怪畢出其狀有虎有猿有獅子有桃有仙奕有鯉有鯨有玉蜍有天巷天門天壺有蓮花有仙掌仙几日輪鰲腹相屬為洞各有次第凡四處浔洞百若鬼神布置然者台人遊之以為天台雁蕩不如武夷人遊之以為武夷不如蓋神仙多在海上發作奇崛不似腹稟軟美也其洞中蝙蝠作黃金色者二三十餘皆翠倒掛驕人白者

一衆黃環之見人不飛弟五十九歲始得之今年
六十一矣天畀此物又有龍室龍潭海雷靈檮樹
鷲鼻穿皆絶奇而百洞之北又通連江鼎巖亦有
八九十洞其邑人效弟闢之擇兩勝之交為菴名
曰擇勝菴從彼游者自石門而至百洞從此游者
自虎洞而下石門十二里之內洞可數百餘雖極
天下名山無此洞之多況福廬黃蘗乎人各寶其
所有葉老先生誇詡福廬黃蘗不欵人壑其上不
可謂若已有不肯出口者近始降心以鼎足講和

弟以向之誇詡今之講和皆成二見此亦一山川
彼亦一山川聽游者自取十洲玄圃與拳石空壘
一也兄言有滋味便無滋味言有光景便無光景
兄之見解與福清亦不差多其謂弟為龍潭時執
議頗堅不知弟活潑自在謂弟今遂爾不知弟
執仍在弟無此執不成為弟雖千聖萬賢不以易
我況人乎我不傍聖倚賢寃竟何執潛父潛父口
不離佛活活人作死學何也由此觀之弟更非
執兄乃為執矣南中之任實迫家累糧食不給無

可柔何然亦不繫戀元亮自乞絃歌一過折腰即去不知八十日秣田已釀酒否古人渾無計算如此山人游僧乞書討銀者弟不能應付故遠之其非然者為我郵筒有何不可

答霍永嘉

為邑勞勤然易於自見而深於入人其卓絶者猶以數年為千世即思入柄途者不失作兩衙門以數年勤而博此猶不負耳乃若天所寄民朝廷所寄命日得察視疾苦平衡曲直探其不能言之狀而手捫手摩若子若孺為之鋤惡興良同其好惡幽簷鄙屋魚曰我母我父於吾心獨無快歟此之謂自慊安問其他即世所最艷者安足多也門下勉之而已終勉之而已悍頑兩字顧勿存諸心

書云毋恣疾於頑訞有之逆子小心豢惟其悍能
柔之頑能化之乃見吾學心誠求之不中不遠今
日吾乃求民不可謂民哉至于德普民孚翕然
一體之後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又何勞勩之足憚
哉念見存之深不敢為世俗語葵孺晉江初政亦
有煩言惟其能屈於民終以永譽潘郭二君在江
西初亦無急譽久乃相孚今皆入要津矣伏惟勉
旃幸甚

答鄒匪石推府

國朝名臣從南都起者十七八譚襄敏兵部曺即
出守天台以恭政即家拜中丞平桑梓之難尋鎮
閩平倭尋執北樞平虜偉哉此公夢寐見之非江
西人物耶正恐明公擬部猶是借衙耳天下清論
多從南出南事尚可展手讀佳刻自警編步步警

策其慷慨節烈之氣往往見于詩若文他日所結
就當不可量某歸兩年閒亦浔近舍百洞奇禾可
當遊者以為宇內希有地至近而某不知今忽出

現遂成絶勝豈非其發有時雖山川亦然耶不然
何以至近至奇久而未出也推此無事不可冷笑
耳使人風雨索書手腫不能多談姑此先復

答韓晉之

足下以擧竿来旋往旋返為不能自信又云自信
誠真雖日彈亦無避惟盡我事而已此未做官之
言也即使伊尹在今上無聖主深知下無當事同
德安能抗時以自信乎即足下所稱李綱陽明羅
峰諸公以為出處合於聖賢足下曾觀史乎李綱
條水災於金兵未至六年之前為蔡京所逐後乃
以理卿當國難如足下之見胡不守定春明門豫
弭金禍至危急乃爾哉陽明由兵部誦驛丞詭死

以免後起知廬陵入吏部以南僕少輾轉建節非
王國華為之內主許以便宜功安能就且既入吏
部為考功何不守定掌選而唯唯僕少以出也羅
峰以南刑部議禮為時所不容非承　世廟獨斷
行取入京不次超用恐難措足於鶺行況入相乎
之數子者自信非不真自任非不力其進退委蛇
猶如此況今時非昔乃欲以不可久不能久之時
與位而責人以久是猶責賓客于群酗罵坐之時
而尤其不盡懽也即孔子所稱可速則速何稱為

足下弭未之思耳僕才非數子時非數子欲不旋
出旋退何可得也所評寧海蓋得之至以郤金評
伯起又以賣倭刀病伯起皆未得其情伯起一貪
如洗安能郤金其不受倭餽乃得生還此是伯起
有箕前韓道賞倭日倭叩頭言伯起不受我物我
令亦不受人遂曰伯起能郤金不察其所以郤之
之故亦告者之過也賣倭刀一節乃明石道友托
王居華賣伯起主于道友家今日生還亦友力即
為賣數刀收利器于中國亦奚不可令伯起淵身

皆債日食難度舉猶恐後之苟且若以一介不取
望起敬信之乎造渡事乃救里里長私呈於縣者
非造龍塘渡也此事亦須說明館渡多雙潮里長
苦于稽遲渡船又壞每風起人人危慄溺人者數
矣東林欲世掌其利獨不為人命地乎以人之命
供家所虧陰隲不少此地方之所忿也忿而告官
僉渡君曰里長渡不倭可止之乎止之是坐視人
死也是以避患而樂人禍也舉不敢倡亦不敢止
若造成則為立規不得日日上城公事則上卯期
則上此外許船户他處生活如今河船例此豈有
侵東林一毫哉但海邊里長多窮無銀造此徒口
欲之耳即小兒亦安能與人造此今歲自三月借
粟自給今更皇皇何暇作此事即作此事不日日
上城不侵東林渡客猶浮救人比于渡蠟百之一
也今不論做不做但論出于公不公足下教我自
信欲我無畏忌而坐視人溺乎凡舉平生為國家
地方極力非一事大抵要結就此心以達天絶無
避忌心也

與韓璧哉

聞道友誓心保塞顧以幼子為質彼雖異類亦感
至誠至於不難片札動戎成功棄其同類顧築京
觀可謂明於順逆天實以伯起為餌而浮此酋也
前之犒撫猶為未費矣東沙之役舉生六十一矣
未見有此計首級或殺于南塘論生擒直加于望
海且也不傷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糧不曠時日
去如振葉歸若係豚捷速而完功難而易就使俞
戚再生亦當繼凱東山有嘉折首矣而露布不揚

鋮吹不震飲至不舉賞賚不破格竊以為執事者之有關或者臨遣之後圖此殊烈乎非王居華不能身嘗寇而下之非寧海不能驅使居華作誘道友相機合變制勝于心其餘將吏所為因人成事抑當念乎舍命不渝遺功今日者哉寧海結此兩局或可免妄薦者之罪明公嫌于同功冲謙雖朕未合大公舉竊不取彤弓之詩不去乎鐘鼓既設一朝享之禹皐陳謨不嫌自伐豈可嫌已而掩人哉明公毋易視此功恐他日不再得也幸速領賞將吏務從其厚奏凱之童亦務盡其詳至于犒賞厥角之狀讓賜之言夫自去夏以來飛語萬端或言海本無倭或言倭來有佗或言伯起去躲在舉家或言伯起誘倭為害或言伯起頭髮或言伯起以船載物藏于舉家今果何如乎即寧海之來亦有反唇令尚不知都下如何傳布也雖然所恃有天有明公在久而傷禾且虞秋旱恒雨之占謂何或曰奸在下其謀狂顧察之

與黃玉田方伯

沈寧海之才若以閩事付之造船製器募兵用人俱出其手賞罰聽其自決勿為飛語所搖兩年後決可使海上無寇此弟所敢保也今能如是否東沙之役雖湊天巧然非寧海決不能無意外之虞若當時上山與戰倭藏礁石間以實擊虛三千兵不穀其殺及予之搶船之便矣若如人言圍守令其餓死十七八颶期不知兵船壞幾何兵溺死幾何今坐而誘之取道友一札箇箇就縛分功諸將

可謂奇策而猶以為議何也至發遣道友只在夏至十日內未遲也忱懷者反謂寧海見圍誤然尤其失策夫兵勢所趨非親覆者不能知事機百變非有識者不能應令以悠悠之口坐制効死之人誘倭就縛何所見而議其非萬一少遲颶作船壞兵溺倭逃又議其罪矣候便發遣即謗其被圍萬一風未盛而遽遣東漂淅南漂廣致有他虞又罪其早矣動皆罪府將如之何且令等安予船尚有二隻惕於彼國重法勢不得歸勢必作賊一有警

報寧海必且鼓行而前勿論兵船調度不得悉如其意縱如其意乘勢趨便不能保無他言汙言易受誤事難當及既敗事何以自明爾時寧海雖欲不東手入獄不可得矣以聘始以罪終雖童子亦知趨避況特　題一將僅管二十四船兵不滿千而責之以三路之遠一路失事即受一路之罪分不足以相統令不能以相及而與受其罪兵船又少不能奔命兄以為處寧海之道乎　新命雖榮後罪且至此寧海所以決去也弟前薦寧海晴有

煩言今幸成功亦欲結局弟薦寧海實聞其退却
紅毛番事千國子博士之日以為此公之舌可以
敵手其調度必中機宜藏之胸中已八九年至癸
丑乃言于益軒乙卯春言于李旭山先生丙辰因
警報乃言于諸公弟初未識其面也壬癸間彼有
兩書無半字及于功名弟益尚之此以神賞非由
皮相度當今海將決無出此公右者今日本形勢
已在其胸中軍門不移鎮彼不思歸事湊手彼
不思歸飛語不狠彼不思歸彼之做實利害與弟
不同弟出不審不過失官彼留不審將邀重罪弟
欲善其出亦欲謀其終丈夫肝胆自是當然彼留
而做滑事可為梓里留彼而事不能做無利于
桑梓有害于相知留之為不情且彼亦英杰豈能
以虛詞借也　兄言成敗蕭何何非漢皇豈能留
信信亦豈能為何留夫留信易耳處置滑宜令
滑展布信亦貪功名者不待何而自留權不由信
而欲信留信庸奴也則可兄又以道尚可行孔子
安然以觀其自化又非也孔子攝政纔七日便殺

少正卯正卯不殺魯君不聽孔子殺正卯則孔子之行不待腊肉不至時謂能安爲觀其自化乎夫功之所以成也以其有權也童子牽牛可耕百畝一傳衆咻難爲齊音今日事體譬如托家老婦而羣婢朋嚻爲主翁者並皆涵容或時而節約其物令當衆膳老婦能之乎　兄言當去者不能使之去而欲去其不當去者正惟當去者不去故不當去者宜去耳且弟豈能去寧海也弟正爲地方計思所以處寧海耳　兄欲處寧海二十四船決不能任三路只以小埕海壇令其專轄護省城門戶彈壓東湧一帶海洋勿使羣兇與其閒緩急操縱一從其請敢爲飛語者不驗必法而後彼乃展布恐更有奇功未可知也嗟夫人各有能能者不用用者不能又使無用輩得闚其口闘搆是非疑誤事會倉囊櫜亂授人以諫即徹寧海孰不危疑乎不知道尚可行否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張郡伯

海鹽一節上廑德心至極今壺江广石定海北葵連江五幫地方澳民俱已魚立合同派數造册共訂二十五日取齊二十六日赴投課册獨奇達地遠而中有倚商為利者煽阻小民聞奇達各澳約二十五日至救處續到投册未知果否也至于連江一幫尚須詳議蓋一半臨海一半附山臨海者可與五幫共議認課附山者須行縣再議方有山海之別已與各澳酌定五款上呈裁奪頃見邸報

戶部條陳鹽法欵內有興漳泉三府舊制應行九萬餘引而該省咨稱不食官鹽不知此咨出於何手夫國家立幫止取課餉有課斉餉即為官鹽興泉漳三府雖不立幫已有課餉安得謂之不食官鹽若如此論則是不論課之有無不論國之益否但有商便為官無商便為私國家大利反制於商不制於國矣此事須頗畢公祖剖明查考三府課餉若干以抵九萬餘引又如某所陳山邑可幫用幫海邑不可幫准與認課做貢助兼用之法方無遺利永為三府斷此一話柄免致紛紜也大抵山人知山海人知海戶曹諸君未能周知利害地方當事自當為地方計畫陳議明則衆不惑處置當則法可久計大利者不顧小收實益者不以文即如海上革幫已加商二倍之課推而行之福寧海上其課益加又推而行之松下海口販船其課又益加不知朝廷欲得厚商兩者孰利又不知朝廷欲百姓還欲百姓之危兩者孰害也其之所議益民而不為國不為也益國而又益民

答蔡虛臺

做提學不止是收浔士望還有正風俗之責舉平生有兩念未遂一是房考一是提學今六十有一矣目力漸昏矣人說兄於文字閱兩三遍苦心至此方盡衡文之責太宰知兄甚前猶誦山中宰相之跋內召在旦夕間耳但弟意了浙役而轉所造尤不少也南中京堂遷轉稍冷然弟終覺南妙諸公雖年非盡少壯然天荀有意公孫六十應選竟取平津程行湛六十為陳留尉竟官御史大夫張

乃敢以吐而請裁何敢自必為

東之六十三為青城丞後成大功彼皆過時從小官核起也丈夫患無樹耳遲速顯隱何計焉兄之言愛惜人才之心也然持弟之說則銓曹無權不尤快哉吾閩降倭一節人慮報復則浙之犁沉一船并殺十倭不慮報復乎且所降之倭擄有浙兵浙捕令固未嘗殺也降之猶慮殺者當如何夫中國之於夷狄以好来則酌而拒之以惡来則戰之戰之不滑則以計取之如是而已閩之計擒降倭夫亦為浙報仇耳縱放之歸彼國法重差出不効一人并殺三家本負家妻家保人家也彼歸不得不之呂宋諸國即復海上作賊耳放之而令作賊于海上非戕閩即戕浙于計便否且生倭殺倭權在海道軍門安可責沈寧海寧海知擇便成功可殺則殺可圍則圍不可殺不可圍其計不浮不出于誘誘之以報命權聽當事於寧海何與為凡飛語欲害寧海者有數端其一則不幸為弟所薦而已其語之来歷可意悟也承賜教敬拜嘉萬感未能一報尚有心在

與黃與參

前過仙鄉以　老公祖方有至痛不敢入溷終有歎然者所至輒問東沙事甚失實深為不平夫老公祖之不張大東沙此古大臣之度今世所無有也至于沈參將之功則豈可泯耶今謗者數端舉請破之有謂東沙失水餓倭數日可立盡以不殺不圍為失策者夫料羅非失水倭耶何以數十兵船圍之反為所殺奪一船以去無數兵船閉目而不敢救也況東沙在大海中四面礁石高浪跳

躍船近則立碎欲近之須用小板船藏兵幾何倭藏礁間以實擊虛乘險破下千兵不敢其殺矣且圍之水深無處下碇兼十七八是颶期恐壞船反授倭以便其計不得不出于誘將官擇利便以擒賊為主耳今目不識海者議其不殺圍可乎胡不引料羅事觀之有謂寧海不宜殺二通事者夫海上倭欲降而二通事梗之寧海殺機已動矣徒恐驚倭跳水故隱忍而至大禍二通事又有煩言武人不暇深計遂殺之豈料今日為罪囮也又謂寧海誘降恐來報復然則浙黎況倭船一殺倭十況溺無數不尤慮報復乎若慮報復則惟有送牛酒可耳然某公賂倭倭益來譚二華盡殺倭倭永滅跡不聞報復也大抵御夷狄之道以好來則酌處以拒之以惡來則殺之不能殺則計取之如是而已預畏其報復不亦愚乎遠近吠聲以功為罪不惟寒將士之心亦且掩明公之德亦可恨也今倭報復不報復不可知但當修備以待如前明公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云無事如欲戰者是矣又何必喋喋罪已歸之沈
參將耶舉非為沈參將脫罪特以沈未來閩城門
晝閉上下詹皇及其既来收拾兩倭如制嬰兒非
明公國士之遇安能使之盡力今諭恩蜂起後来
有事誰人肯承此舉深嘆息者也或又有謂伯起
歸恐倭不測倭信難測然于伯起無千伯起出偵
奉差而出非自出以桃禍也其歸也舌折武藏王
而歸非妄許以生釁也況去有為國死難之書先
入台覽亦當事諸公所共見也来則倭酋受撫却

表海外若崩厥角並無求市一言亦出撫諸公萬
耳萬目所共聞也海道兩書欲遣人取回舉兩止
之即 老公祖亦有憐赴之心而舉亦乞勿顧伯
起恐開互市端其歸也舉請綁解以輕所挾未嘗
分毫私也此皆在明公鑒照中豈有一字欺罔哉
老公祖在閩允民所疾苦無不朝聞夕行救浮
海民數萬家散盜賊數種革去殺人哨害值至痛
不能叛貊歲月以終功德是閩之福薄耳茲因秀
水差人之便附此并謝前後恩私不一

與周章甫

出山意興甚闌家又不淨不挈一路觸熱身燥目赤抵建寧坐五六日以舟為傳舍每到有景處輒思足下前日芋源即別者以聰迫試事且恐重明六之仇嫉也元凱序并諸作並無佳貶聊以塞請詩欲拈一句不出幸帶小犬玩弄過日耳細想足下有如許才而猶未餽卓立一家者半是家累未滓肆力以極其趣也今在制中大事既襄年紀亦不甚少先業既定子息亦早宜以時圖必就之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三四年間握定魁柄即一生學問皆在此時造成戴了進賢冠讀不滑書也舉業古文之暇　國家紀錄典制皆宜究心最足資人歐之文杜之詩皆以本朝事議論咏諷遂名千載山人韻士專資新語此如辨香少年何益事實舉于足下二三君所望不少也吾鄉風俗近成佻薄達之一字姑勿萌心敗風傷教皆由此作楊子有言大器如規矩準繩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破規矩準繩而為達則小人之無忌憚者耳顧諸公戒之

自視七尺如草如木則無不可為稍認為人無論窮達皆有責任況聰明才美士衆愚之所趨可苟而已哉凡風俗扶之甚難壞之甚易縱不能如古人亦不可為今之流蕩倡也舉到南中若久亦欲請足下與聰来一以成聰一以成足下今尚未敢言也後之賢者得朝夕其益不少瑋有不是幸盡言朋友一片吾頭渾是仁出今年救我兩事終身不忘以後可再攻勿惜楮中書也

答項聽所年兄　與袁太玉未作監司而赤
同在南曺諸賢惟　兄與袁太玉未作監司而赤
雉以制歸陳景雲已登鬼錄所遭不同如此今之
南曺未能如昔時之盛亦氣運然耶弟性與時違
才非用世胃病出山亦非浔已棘寺之席未煖又
承之入　賀旋且謀歸矣違家三里有洞百個足
以藏身獨出門即海海禁之跋已傳至倭倭知弟
名或傳某公之子為之然恃有天也前年倭至堅
坐掌大主堡幸以無事與玉田渡海犒仆于水而

亦無事夜半渡溪點額石盤承爲亦無事去年七
月大風雨山寺覆墻書棡擊碎床盡折幸先晚下
山亦無事孟頻殆者數矣而孟浪猶昔此別後之
景況也　兄之火疟大甚生于勞憊勞可習慣憊
以老制勝予服藥也然弟猶未能絶憊別後又得
三兒存者二一六歲一三歲也育子已生孫不育
瑋兒三十七尚未有孫耳　年兄令郎想已森然
寶樹耶鹿巢賢者于弟爲鄉同年地方之事幸盡
告之彼之職盡即　兄之德施也其何愛爲潯陽

尊倖與前通理憲副宜在旦夕間乃人求大省
兄求遠方不獨見道心之恬亦且便于自展
弟之愚意亦如此也設有雲貴兩粤一道無人製
肘聽我所爲制其治亂之原竭其綢繆之策格外
從事歲月見功使反側帖心傾危祗席弟雖老也
猶或庶幾今之朝堂鯛鰪沸羹不知所極不亂不
已遠方或可以圖存又不獨易于展布也嗟夫
祖宗養士二三百年何所負于臣子而坐欲壞之
耶內不能展布思遠方亦非門之餘思也承　惠

貶不敢不拜理丞俸薪不異户曺亦不浔不拜也

答林樗朋

来教修潔君子不難于力抗勢要而不免于姑息吏胥每於臨去作虚人情以累後人切中善宦之病讀淅中均平清查諸刻及見令處分徐蔡事正而厚法而教其言足以動人其義足以正邪有不心折而汗媿者定非人類也地方賢者我亮亦何用悒炎炎者之意欲悒其意百姓意不悒矣不惟百姓我自心且不悒自心不悒何用官乎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者此類謂也王玄亭是吾鄉清品今

事白矣人怪佞佛者何以貪不知佛固貪着金流
于面屋如王者非借清淨以餌人乎何怪從其教
者之不貪弟以凡今佞佛之人其心甚熾百倍於
人不得不以冷水渥之苟滓所欲熾炎即然不但
貪財而已試以此考校禪家道學家百無一失兄
之所卜是蝙蝠飲水不是飛鳳落洋不知開下何
如但有粉砂便是穴也豪吏肯聽稍處價直不失
為厚凡鄉官作事亦須受虧些此兄雖貪勉為之
此弟骨肉相與之言也

答韓碧哉

看舡事舉向議屬之戈船者非獨為漁人實以寨
游出汎從来未有出洋者率泊港口避風濤舉欲
引之出洋與以航利兵貪利出洋蓋習水一利也
外有異船彼在海中先報不至如前年夷船入港
不知二利也海漁以兵船猗角若船給以百子銃
賊至蟻攻之此不資粮不造船而滓勝兵之利最
為長策三利也但所遣戈船必須慣水如　黃右
伯所招壺江兵取回用之乃可不可參以南兵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防南人為盜也大抵沿海老漁皆可為兵有此一法就引兵船出洋又引漁船習戰國初以也田助兵威今以漁船助水陣內政軍令計無踰此者東嵴建牙似為浮箄以地利則在嵴城外關南出琅閩烽火可不設且虎船往来馬江龍江之間盜賊可少便二外則宿兵近海漁船往来雖纖芥之患亦知不至妄傳便三將在兵集出汛收汛俱在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澳閘警即發不似南臺發遣之遲便四撥一戈船看舡即為遠探自東澳銃山蚊子飛過皆見急則隨勢襲擊一面報閘一面濟師便五平時海賊常乘收汛出沒今雖收汛賊不敢發便六一向選將數套刀數把箭數行條陳搖炫上人無絲毫中用所報水兵皆非慣人今令參府督之浮海伎倆能否立覩可得真材便七沿海城堡無統難堅浮一參府就近彈壓人益有情守圍野清賊無所掠其勢難久便八外有重鎮省城高枕便九此東嵴建

牙之利也若論堪輿則祖龍兩巉羊蜿延發下南
面甲馬亦用武之地但恐處置失宜居民畏駭使
舉先受衆尤耳當示以利官為造一石橋於浦口
增修城堡不過百餘金比之　石造城費省三四
十倍矣地在慶寧巷前有池塘園圃為價不多承
　示捕擊越賊得其奸贏以資營搆彼為利懽法
戕鑿其利以集事正應爾耳承教長岐監市撤回
東番勾引拒逐彼雖夷狄猶知威德果爾則明臺
前年遣出偵去年寧海發遣之浮策昭然矣遠近
飛舌何為者沈將軍果有用趙之色乎此老將真
可當一臂他人不如也承　貶佳珍踰於朋百皇
祖肇法司之　勅不云乎以玄武之澄波印鍾山
之蒼翠智人居此寧不開懷抱而嘯終日引觴侶
酌固許法官飲矣浮尊　賜飲且益豪感謝更嘗
何如

答竇淮南

東事初壞都下有言若得淮南督餉斷不搶攘至是会壞極矣言者猶追求門戶不知何心舉以士大夫意見雖殊行事雖異至於事關　國家佗敵猶應協力況同官耶天下事決非一人能為長枉短枉大梁小楫安能去為用歐陽公論曳簡而後相為用歐陽公著為諫官古人為　國心腸如此魯趙相左韓魏公從中徼解鄧羌救故將至於鳴鼓歸營至猛屈意下之楊戲不應蔣

琬琬以為快張君嗣與參元儉有嬾孔明兩解之古人之處朋友即其所以為　國家也其雖不才常慕斯事　國家之敗非特小人之過今人開口便說伊周誰錄漢臣者試看曺參蕭何舉動何如即舉與畢見素徐玄伏以太學時議禮相左其後相知特深交相薦引或傳某轉南考功二公有力為不廢乎古人哉使吾輩人人如此何憂國哉其歸有百洞去舍三里其勝非閩有有數田父八十以上言語質朴終日欣然其以聖賢面目不遠勝與衣冠游故是釣徒会還本色不曾分毫減言者之為賜大矣明公何見自以為累某耶嘉惠敬領附懷蘭素紗二端亦古人縞紵之誼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黃公佑

向見大學守言令遂及孟上門下之篤學如此守之一字於末學有力自數十年来學者身在地上都要說向天上光景反咲踏實地者忘却上截舉却反之曰公說世人忘却上一截舉却說公忘了下一截忘却上一截者猶有地可踏忘却下一截者何處置脚耶直是虛見且自欺也彼說上一截者不是上是誕是罔日罔而曰吾上也非自欺欺天在地上性命在倫物上能尽上下否此學

不明人魑魅矣幸公勉守之孟下守言何時就幸
寄示

答唐宜之

人至無妻無子無家子然一身極矣病魔猶不相放可知是天驅策也之念填置胸中則益悲益悲着一無妻無子無家之念填置胸中則益悲益悲益病前年陳季立病臂其謂之曰公但作生来無臂想即愈若作有臂想恐不止無臂矣季立用其言月餘而臂舉矣故季立以舉舌為醫王為孝廉時病不能興家人請醫舉直令舍下兒呼舞跳躍于前不覺失哭遂有起色為教官時以驚畏見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司愈畏愈聾念既負人千金官不能剖只得明言于上司曰某重聽上司因是而聲加洪舉以不捲其聲而心加舒心舒而聲亦稍減矣蓋處無可柰何之地不得不然也雖然猶不如松江唐仲言仲言五歲而盲聽其弟讀書暗記成誦後乃聽人讀杜詩唐詩旁及諸史六家文選遂能作詩令著有唐詩解編蓬集不識字而能詩不見物而能寫其狀天靳其明彼用其聰丘明張籍等之猶拙矣今見在白門也舉謂此人就天作劇天亦無如之何

足下無妻正可寡欲無子而有姪無家而有館就天作劇亦奚不可天之陶鑄足下猶為未甚也從古神仙皆在市塵戲要從古菩薩皆於刼處隨順足下乃欲脫文字之業懸心匡廬無論能去與否即就目前四岐憧憧往来便是枷鎖當頭西天之地獄也總是見地不透心身不能自主極熱極熾之心變為極冷冷之極即熱熾之極也舉以文章宿業足下必不能脫此中展弄儘有可樂二三友朋資我館穀心便可安心安即為天堂潢注有龍

豈必五老峰頭有佛菩薩哉苦哉宜之作此見解也所寄文字心到而筆未到筆亦欲到而機未到以故費盡砌湊亦是心境不合之病以舉愚見將近来所謂見解所謂伶呼熱棒沙塵山水一切破除心一而不馳神定而不亂出為文字自能應機應手也拙集不知何以得當於抑之先生九年前已知有賀對楊於孝愚公矣魏孔時則今日始浔之足下若如来教國家猶幸有人不但吾輩為可幸也

答方孟旋

建夷之事某已知之於五年之前嘗浔其要領以告一二科部不之信也但曰夷貪十萬參價某咲曰十萬參價孰與一開原哉以鴈張鶩伏之虜而謂其貪十萬參價不亦可咲之甚哉蓋此夷自奴五黨仄馬三非一拉鷄猛骨孛羅諸種後專一誘戎邊氓自鎮北至靈陽清河撫順寬佃諸處凡困征役往投者必給田耕作好待之久而思歸又助以費畧任其進口緩結之以恩陰借為耳目如

此者有年然猶伏而不動者內地未熟開原未落其手也其佻北關者以為開原屏也北關為開原屏思畜之於南但借聲于北使我不疑漸漸發部衆種田以嘗我自四十一年種柴河撫安靖安三岔見稗子谷仙人洞汎河口劉家狐山白家衝諸處逐之則以甘結應結退矣已又復種種且歲進而我無如之何亦但以甘結勒石了疆場事於是知我伎倆所至窺我虛實熟我形勢乃忽然有撫順之舉矣向所謂衆貪十萬參價即撫順也撫順

橫擣則瀋陽清河逆而北則汎河汎河者開原之帶也帶斷而開原絕矣開原絕則河東失矣河東失則全遼不守而燕薊狼疾矣所最可慮者酋若明攻瀋陽以一師瞎襲白家衝直薄汎河堡擾之約西虜從宋家泊進擾蘆野舖即鎖開原於荷包內瀋遼不敢救金白二酋不能存彼無後顧之慮徑從一片石破山海關直拊京師之背大事岌岌矣然後以一師出天津扼京師之吭而奪之食南宋之輸即在目前不可不慮也今欲募兵必須措

餉工部既匱大帑所積恐亦不多南京取用不能
過三十萬無已而贖鍰疑獄乎大辟疑獄永成疑獄
自數千金至百金視家有無情輕重為率二十餘
萬止耳無已而停兩部事例直令至遼東餉司納
銀加其價即與先選乎查核浮真歲可浮五六十
萬然人見危形未必即應且商賈觀望不敢北百
事艱難米粟尤急處置者必衆且以收其計無復之
給餉以飽其妻子應者多奸盜見形蠢動若倣三科
之心不為虜用燕齊多
募格可散盜為用河南少林亦有傑杖各處獄中
盜犯能者不乏搜以應敵數萬悍卒可以立具不
待南覓也若募南兵必須義烏南京根本水陸俱
空奸人將生心未見其浮也急卒之變士馬不備
利在用間有能入西虜搆之從中變計者乎有能
搆棟漢三衛及為奴所滅諸種長真新沒山居人
北結黃毛為入穴捽虎之計者乎北闕金白二酋
亦宜孚撫以為犄角搆資募資非二百萬不能了
何計處此此事之失從前勿論只四十一年奴入

種四堡時張撫臺有寬佃霧陽清河撫順境外乃
建夷之地之諭有行甯國胤取奴酋甘結之票四
十二年郭軍門翟察院有勒界勿說開原官恐其
仇視開原復有變動之書當時獨薛國用以為非
內外不喜致解任而去弟已早知失策又托一武
弁探其事知建夷借壯闌為名實欲從南截斷開
原之計斷定五年有禍不知兵垣當時何以泄泄
釀成此變乎子魚戕后始於揮鋤顧金時隱之人
品恐亦難浔曹操平生恣用凶威殺盡忠良及至

眼光落地百體無主惡薛寃對光景俱集心知其
後必有效其所為者不瞞悲慨可憐之感蕭索繭
疲無可柰何故發此無聊之言耳人生最真境界
惟于落地一啼將合眼一刻盡現君子守正行誼
受用正在此時也弟乞休蹔部不肯覆無計可歸
但求貶謫子尹奇士弟豈不知但以禪乘一端彼
于禪上求不于不禪上求是猶奴眼故下此一椎
便進步耳彼之文苦不精秀非杜門苦心不透唐
宜之病痛只教用短句法則病易除也尊意以為

何如

與方孟旋

弟出山本以此官可以救人誰知任纔四月言者復因淮南見及乎南中事儘有可做得數人預料理為他日地亦非可緩之事如竇淮南置之戶工二部不過三年便有裨益不知何所得罪于言者而故意汙衊或以其為閉門戶人門戶如有此人儘可觀矣令毋論賢不肖與門戶有干無干一槩擠入其中不知更有何人可為國家此非與國家作仇者決不知此何者去其所恃也此禍自戊申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百来到今更劇使九我浮用財賦決不至大匱使
王太倉浮用紀綱決不至大壞今日病根已深禍
發不救人人但言內帑獨不為都門慮乎萬一都
門被圍內帑既空事急時將索富民富商且益亂
矣南京折色欠百萬北京自四十一年以後欠五
十餘萬此維正之賦何為不取且戶部舊例每石
折七錢今止折五錢不為不輕民間漕糧每石聞
費三兩改折只五錢於民不為不利江南大家攬
納戶糞戶納大家者無分毫欠大家不以納官又
營改折借口小民以自肥不亦不忠之甚哉其他
可取而無害于人者甚多私門窒則公利開都無
別法也弟所以啟外者以外官無掣肘更好做事
挽貧為富挽弱為強只在心肝也心肝不在國不
在民無如之何甲寅冬弟曾以遼事力為當事言
不幸而中矣弟今更慮數大將不相攝有十五道
節度敗于河北之事有姚仲二家不協之事郭李
分將則成功合則敗張韓劉岳諸將分則各勝聚
于一處則吾我朝當也先之變于忠愍為中權石

享出獄為大將石彪佐之故能成功即郭登諸將守禦各邊不聚一處也此其所以勝今欲聚五六大將于遼薊之間權不能相攝一挫則俱挫遂無後繼矣弟意宜分地責成且留兩員于都門令之操練以待東急則馳而東西急則馳而西以為游盪之軍此一策也且天下名將俱聚于東萬一西北有匪茹之虜卒然不支將如之何此又可慮也且賞不極則人不勸今日之禍比之寧夏朝鮮播州諸處萬萬未有條陳能擒奴酋即封伯爵之議者撫順叛降之人固當誅夷彼既出藩籬之外聲誅何益且固其無復之心曺瑋殺叛卒之計似不如此弟意當懸重賞云有能擒斬奴酋者不論邊將及陷沒于夷人但能成功俱封伯爵諸夷中有能擒奴來獻者封王一可以激邊將之心一以携虜收叛人使之自疑一以使諸虜相屠近日王御史疏亦有理但未及封伯之說就計而用兄可以弟書與唐存憶兄言之

答熊芝岡書

遼豕具知石畫有倫有要當時不能盡行其言
今事已至此計將安出最可笑者夷以中國攻中
國我不能以夷攻夷反驅中國而之夷夷合夷以
攻我我不能散其交而益助之合至于驛騷天下
徵兵加賦其禍不知所終記得嘉隆間累有募降
人之賞所以開叛民自還之路即是消敵也若如
尊見處置西虜又行募降故事或者少殺其勢不
然日復一日恐憂不止于遼也堤閒事不免妬謗

此從古皆然即弟亦坐此病顧弟以吾輩由天地
驅遣出来不由不做如湘洲所云及吾兄所謂勉
着不朽者猶落第二層既欲做事又欲不妬不謗
恐盤古来無此理一哄

與沈寧海書

世間禮法只是做戲當以戲法處之良馬伏櫪志
在千里寧當以觀魚看鳥自快耶丈夫欲有所念
奚為于規規小節間哉則我之眼孔與彼等矣姑
安之或有別轉未可知也陳蠡老操江到能明吾
兄之功前謗漸解弟以待　命兩字不浔逋歸九
月先發家眷自以身寄蕭寺聽當事之所為尋浔
舊例宋陽山以北寺丞出為知州許敬菴以南府
丞出為僉事以此祈于貴人或者其許我乎某想

天下做官人至于變亂是非去禽獸不遠者只是為京堂此即是禽獸胎也如弟不肖置之蠻夷僻灭之鄉定有所立何有一理丞哉人說不要做官弟說要做非是做官做事也人說不要做官者却要官好我却要官不好更好做事也然又不如削官削官則有千年事做見小見道虎洞十倍于前蝙蝠洞近有雪衣来無數黃者繞之見人不飛此是神仙召我矣明公建牙東崎為省城門户但恐析屋太多給價太少人情不安歸罪始議則弟為

怨府則是保安地方之心反為胎禍地方之罪弟亦何顏以見東岐人乎以此亦欲飛至從明公審察地勢慰撫人情優處地價與其便利不想為待命所滯也弟之始議不甚妨民而有益於省城之門户故敢出口今為聽用委官地師作弄其地之怨我日深悔之無及不得明公親為撫摩少取地而多與價為之興利禁暴則弟何以自解哉自想年来過慮地方取尤不少矣壬子榻債造堡得地花處者不以為恩癸丑請改折備荒而倉前包

攬户以為怨耶寅乙卯為竇公伸枉而言者蟄之無妨耳乃至為勢家所蟄為南賊哨所蟄無非為頗連無告申白之故丙辰海警至以身死守二百七十丈之堡又身說長灣東岐令其脩堡為之請金而貧民畚鍤亦不樂其冬為連江百姓請命於舊令為八府所譖至今受令妻不可解又為海上散故所無有之幣進課三倍救出死命數萬家而福清豪惡人仇我不置丁巳白蓮教不軌之兇摘其亂萌亦為讒舌所間前薦明公收拾兩倭壓猜風濤功亦不細矣受去多少謗議今又為省城柁門户之險通海上之真息處置不得宜為地方害則舉之內真足食乎舉在家無一字瀆官府即親姪考試亦不為言家田不給食債負歲益省下無一穉同年知厚官于吾土者歲不乏人皆不自為一毫身家計獨苦心竭力為百姓猶被疑阻如此令可益之乎今幸得明公親到必能曲處舊料可用者為之用地價應加者為之加兵之所處民自受累為之平其曲直明立條約水兵無故不許上

岸稷民別為數欵勒石於門如此則明公功德與山水俱長而弟亦可以消萬分之怨矣

答高興國

舉自信平生百事都拙但寸孔中無有德怨異同文武大小南北東西惟恐忌恨其力之未足以家者見之便循環於中惟恐忌恨其力之未足以施也評才之法則惟胡襄敏滔我心為有心　國家才與守俱全者上也有心　國家守雖稍平而才足以濟之次也有心　國家守雖優才未足以濟之又次也滔才甚難忌才甚衆柰　國家何哉至於盜賊苟知氣義亦當存留緩急可用也到是

唇舌做局面故為廣大狀譽之人無益耳何者
心不從　國家起念也心從　國家起念必當愛
才愛才必當真知其所長有以中其所喜瑕可匿
怨可忘法可貸謗可勿卹此之謂真愛才舉有此
心不操其柄不遭其時今且不安其位矣天下之
賢於舉不安其位者何限哉承遠訊棄言猶有悟
嘆乞休不得乞貶不應徑行不安頃有日變一疏
奠當事惡而除之耳中鈎之魚速稿為幸得　旨
南歸或於敬亭取晤也

答李鵬岳

天地一種專直正氣偏落在婦人女子村童愚夫
彼無從受直遂其性也從聞見入者不能如其猛
烈從學問入者滔失半然有學而滔力者如鎔金
鎔滔盡時色性俱砂不盡雜銅帶鐵為累不少也
吾輩終日所遇都是聖賢不待冊子上求不待舌
上求雖蜂蟻亦吾師也尊夫人烈烈丈夫真堪作
友台丈家庭之間正對古人其快可知久欲奉揚
所以遲遲者實因原冊寄示家人不悉始末也舉

行且歸歸而作以寄必欲如當日事毋徒為韻也
此海上釣叟之見必與尊意合舉孟浪出山遂及
於辱又以待 命不得徑行業遣家孤身蕭寺聽
當事之所為而已蘇潛父向戒不佞云龍愛其鱗
鳳愛其羽今乃覺門下之為聖人也

與蘇石水

杜門五月候 題削籍以終臣義非濡滯也向見
九戒待命群議沸騰謂其不去弟獨是之抗於羣
議之中以明 朝廷之法且杜有事競逃之禍其
苦心更在一辭而退者之上弟向持此論而九戒
心迹漸明且亦以此絕人故今日不能從俗而徑
行也吏部不察以劄見貶繼有師命不便再請累
懇當事乞削乞降亦不肯應不得已而再疏泣血
以請夫乞官于人猶或難狥乞削乞降措手何難

弟若要官前必不為實覆疏後必不為實出揭今日猶望做官三歲兒可耳只為待　命二字結轖於心以削為榮以外為内以降為陞易之圖曰致命遂志而其困乃在朱藪酒食之事弟之徽衷非羊兄不能諒幸為借鼎當事遂弟之志

與蘇石水

弟一不知此中誅門戶亦不知淮南為門戶弟亦不自疑其門戶無此三識而欲從諸大夫之後愚矣愚矣雖然如淮南而驅之門戶門戶未可誅也弟亦只知有　朝廷不知有門戶如以為門戶外可降可唯當事所以處置之天外遐荒亦不避也最善廣海其次雲南削籍閒住使浮寓身石網尤幸之幸弟不願官也弟因日變亦章一疏既行三日而後見邸報亦頗有一二暗合然弟猶未敢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也遼事條陳一本係甲寅年索之俞咨皐者每舉以告人見王禹石侍御亦說不出四五年今果然矣前以條陳寄之莊暘初明俞君之有識也兄可索觀之更有一冊併其妻孥名字俱有今失之獨甘結勘碑稿在當時已畏之如虎今可輕言勦也耶弟雖廢棄之人猶有婺恤當事之關也

與于太常

来教患不知人不止為作吏部人說聞一賢者姓名亦香談亦有味此言但衰太玉何以不起此東時各部儘盛不待弟言何處浮来也即問人物舊粤上品也鄭玄岳清正眼中少二清符之起甚愜人意獨可遺此二人耶畢見素有經濟才能於手指括民賦抄合不差他日南總督之選其餘賢者皆兄所知福州推官周順昌清介絶俗浮士浮民弟自有知以来惟見劉明自與周兩人小价前稟

謂蒙諸丈力七月初吏部允覆不意終不肯覆也若以弟為有罪則削籍足矣即不然對品降外如宋陽山之以北丞為知州如許敬菴之以應天丞而為僉事亦奚不可且弟之待　命為　朝廷法紀也弟之必去以避言者亦政體當如是不獨自為廉恥蓋伸言者之權以待是非之定賢者得以復出不肖者不得借以固位關係非小要可以弟一人壞此政體哉亦非所以愛弟也今吏部不為弟覆杜門已半年猶尚視事則是待　命兩字乃延官固位之題目耳今不得已促璋兒將家先回孤身在此以候再不得已而寄身蕭寺無俸可支妻子分散以兄與諸知者在長安忍弟至此乎弟自乙卯被言歸里三年所做海上事所陰活無算私以為一生無愧在此三年會歸或貶外又不知成就我何如事也弟豈以做官不做官論功業哉前唐存老薦沈有容海將第一不知唐何以知其人此人於遼起迹手殺虜數百為閩把總以便宜擊倭於東番以舌折紅毛番而退之紅毛番焉

其像而歸去年出撫明石道友取刀與佩飲之酒坐以唬船分其勢却表海外又浮道友書誘降東沙殺浙兵之倭秔烟門等不折一矢不費斗糧而生獲六十餘倭生平不持一錢向司馬門與葉臺老長安舊游墓老入相彼為都司進表歸遇于臨清直坐上座不讓其概如此今年六十三矣兄不可不知其人也

答孟魯難

向在南會一時賢豪林立雖私心結締猶未敢便以為難遭之會由今觀之真不可復浮都門與仁兄契濶忽又數載天中借寇不肯一惠我閩懷戀音徽無由縮地弟自乙卯放歸浮百洞于近舍三里之山奇不可當向為虎穴蛇囿榛莽之藪忽烈山而浮之百怪畢出石皆象形洞皆相屬如堂舍奥突之不可窮外而溪色野色江色海色與雲島月洲間錯浩瀁混合爭妍游者以為天下未常有

也山川遇合甚近而習見累褻而深藏一旦霍然
如此真堪笑也待仁兄持節鎮閩時當以小舟迎
導于海上耳實淮南有德于閩弟心不可死弟為
本心不為淮南也人說不做官弟却說做官但欲
違心寧以死易好乎惡自慊無是非非人非人即禽
獸矣弟只是不肯禽獸無他念也承臭味千萬之
久故不自隱其意今但求外求削籍已耳弟心已
自絕於時非不能行必欲待　命者吾輩一步
便應斟酌正經道理無事徑行有事逃走矣此與
古人三宿一辭之義雖異而道理則一也若此月
吏部不為覆行且移寓以明決待璋兒到家眷攜歸單身待　命以
成臣子始終進退之節而已　仁兄以為當否承
賜惠感激不勝葉與諸生談義令以二刻請正

與葉閣下書

海上奇勝常迫主人主人亦自喜為之開浮一岩若浮一國而其奇無窮效精徵填海之術近以畢身遠以待子孫也他何知哉竊計如今真知游者絶少何也採聲附踵垂涎盤錯之中不知世外異境一也謬附能游濟勝無具五步一喘十步一息二也既作游人又置紗帽兩字于面目豈不敗興三也凡絶勝之處多在絶險置足恐顛面無人色苟非捐命不能畢趣四也十年一丘奇處尚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孝元後宮不知王嬙令欲一走而過山川有靈豈不聲寃五也游者五病　老先生與某已破其四同有世外之奇同有濟勝具同無紗帽氣同能捨命于游但游不能久主人之意未闌客心先動總游即去去後又悔論游宗門未登聖地令各勉之山中不十日不歸主不設席但取飽適子弟更迭而侍不必親身游必有記記必勒石所至之地必有傍近邀請亦足妨功但許攜尊草展若能放舟容與一竅便是盛筵總之極游之趣實主不煩子弟互樂欲飲即飲欲臥即臥各適其適猶如在家庶滑繾綣山靈暢洽靈境便全五美可以無敵矣承教林楚諸公欲来山川何幸然此事不可請則恐不請者怪曰何不請戒哉又恐風浪粗惡耳目未慣驚而怒曰如此地請戒游哉且待請而游亦非風韻又減山靈之價是以不敢若自顧来則主人守慳決不多事洪賓前見濱海且種桃數百株可来看桃也

答張長溪

孟浪出山心未常不在百洞間歸来益覺山川有味也時局所斥之人安得當于明臺而存念若此感謝何可言耶得睇髮集甚喜舉向有善本携以出入壬子春托巖州守丞重梓竟成虚話而善本亦失是後累累語人竟無成事近過武林與李鹿巢真存古言及因覓救門人所携小本付之更托以立祠置田蓋某前拜皋羽墓時見灌莽蔽天墓下且有新穴則如鄧公李紹賢所記里豪暴穴之

事死者固不能禁也祠廟不立官不躬祭其勢固然今日非李真二兄誰任哉夫表章忠義亦當官美事耳一刻集之費幾何竟至今日乃得于明臺尊序發揮痛快足媿士大夫泄泄之心又甚盛也徐山人序及思肖畫蘭事是矣其為皋羽攷證謂翔即謝杞此則大謬杞長樂人也空坑之敗間關歸鄉自有手記安得附會以為翺且翺能立義焯一言而顯其有詩無詩有書語及無書語及皆不足為翺輕重況文山死燕市其平生文字豈能盡傳其或有言及而文偶失傳者皆不可知何必曲為說曰翔父名鑰從金杞從木以為父子取名五行獨不曰金尅木也父子取名亦取其尅者耶此猶不通之論也至崔微仲序亦儘有發揮但中間有茫茫宇宙為向來正心誠意悞成奇變不知何所考據夫宋之奇變則荊公惠卿蔡京父子為之而大壞于秦檜史彌遠賈似道等耳此數人者以新法以豐亨預大以道教以和議以朋黨以欺君誤國以鋤正人未聞其為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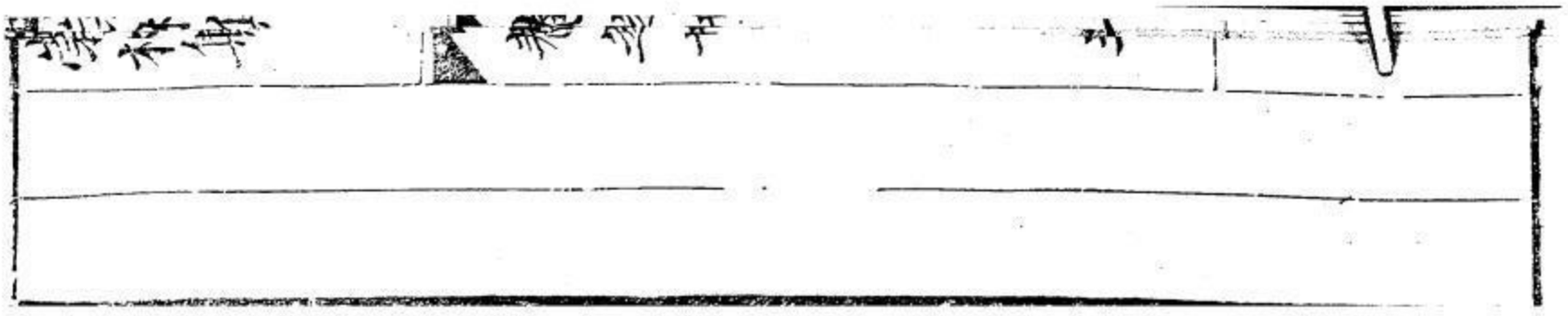
心誠意也獨朱子開口不離此四字然亦在南渡之後何常悞成奇變耶且當時舉朝遑遑以僞學為禁談正心誠意者皆斥而坐之是使元凶脫罪而呂蔡秦賈且含笑地下矣所關於千古公論不少也蓋道學一塗揚之過甚固誣坐以非辜亦酷但言其無救亂亡則可耳茫茫宇宙誰有真道學哉不過借此以為名固不必論也恃老父母特達之知不厭縷縷煩以請教

淵長傳播四方倏輿情之翕對統和上下昌衍基
圖喜仰徹于慈闈福總歸于 宸極臣某備使遐
隊聳聞威事顧上穫皇之咏荅彼謳歌忻占暉
潤之祥引於熙洽百靈福嚮萬有攸生臣某無任
瞻 天仰 聖踴躍忭舞之至

代耿中丞謝恩表

江上習師久叨假鉞南中總憲忽拜真除雖受寵
而戴高實凜懷於履薄伏念臣某器能甚下樸學
罔成自忝任使而至於今日曲報稱而無其效躬
艎立表僅循習于水軍蠲院代庖亦坐隳于風紀
且桑土之綢繆之策而波濤無殫壓之能歷歲雖
多曠官則甚方私期于幽黜敢妄意于 寵加茲
蓋伏遇 皇上徧覆法天靜深照物察臣雖尸素
尚無顯過之可誅知臣頗朴愚或有来效之可奠

特寬文法寧誤　恩私秩以臺貳之崇班仍此江
防之重寄普先臣定向曾膺任于初年如臣不才
復躡迹于今日計時則先後廿載論寵則兄弟一
朝苟可答于乾坤亦何惜于生死顧臣愚計實有
隱憂惟陪京會江海之流風波易起自天畢施翕
張之網黎庶難安加以旱魃頻仍波臣震駭臣嘗
仰屋而嘆伏枕而思東南沙蕩之間其人習水而
善盜地方遼遠之後其勢望壑而仳離若擁培之
失所將豐芑之可虞況今南台綱紀之臣久虛八
印諸郡大小之職亦壅三銓臣雖有憂　國之愚
心亦望有協恭之衆功蓋官難曠職而政在庶民
根本之固或不專在長江之險戎兵之弭亦惟仰
藉　皇上之仁臣所可為敢不竭其疲足勢如難
挽亦當讓于丞時唯此杞憂激于駿寵望五雲于
宮闕咫尺不違矢一念于神明捐糜有會臣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代賀穀城于相公啓

揆堂虛席敦使臨門學爲後臣本古今絶盛之事
交而爲泰正　朝廷長治之符　國且榮懷人皆
喜躍恭惟師相　炳靈東岱遹種西平生
黃石之穀城早傳神略侍　紫宸于　經幄獸縉
聖功自靖獻于巍煥之先暨寅清于秩宗之日
雲龍既會但養志于逍遥魚水何心已結知于夢
寐遂緣枚卜特趣鋒車　召自獨樂之園贊我
大成之治昔周公歸裒固在東山甘盤又殷亦云

舊學然而風雷發寤非同日月特照之明荒野宅
居未見酒醴交修之素豈如宣猷考慎出 大聖
之秉心圖任師臣答興情之積望上下懽然而無
間政治自此其一新某辱在門墻喜以 社稷圖
幾保治特柄 國之有人歌野頌朝幸燕休之興
及所期生民之禔福即為知己之私恩

賀太傅王公啓代

寵承 明綍復起 元台圖任老成見 聖明之
獻訢播聞朝野覺夢卜以猶賢自古君臣之遭遇
甚難當揆終始之功名亦寡中書三入僅文穆之
有聞綠野重來惟晉公之為烈彼皆翕孚于上下
故宜獨佩于安危恭惟 師相閣下忠扶 聖日
識際道淵魚水烟雲本無心于擇便 宗廟社稷
乃為國以出身曾定 國本于紛紜力爭之時卻
歛神功于寂寞鴻蒙之野沉幾先物有古大臣之

所不能經化贊元為　上聖心之所深屬頃因爰
立特兇師言環顧在廷豈無二三之老為予摠揆
莫如耆耇之臣恭默之思既精無煩象審平章之
治已效不待疇咨果知賢　聖之相求復使地天
而為泰其深念太平欣聞　異詔劉器之于司
馬雖簡起居石守道之于希文能忘歌咏但頒三
光七政之調濟安丘鑒且覩十拜四登之盛長衍
箕裘

賀晉江李公啓代

宸旒特簡　揆路晉登時則泰之九三艱貞勿恤
義則蹇之六二盡瘁匪躬豈濟政以為榮將瘳時
之是望恭惟　師相閣下　地鍾間氣天作孤忠
以廉頑立懦之清風行節用愛人之實學術業久
留于　天聽丞凝遂正于斗樞蓋志澹泊者始能
結魚水之歡嚴予取者乃足任阿衡之重　聖心
獨斷自是千載之一時　帝治惟艱孰總五臣而
同德允惟今日公實其人某辱在知尤聞之喜躍

圖幾保治必有入告之深謀協恭和衷定見太平之盛事

代劉司成謝閣下啓

十年在告遂其將母之私屢迫起家　予以便養之地蓋昔治古之君相不枉人子之至情後爲必念其所生見于書詩之咏榮爲而及其自出顯有曠蕩之恩如某者學本迂庸少嘗孤苦和熊畫荻雖奉此以獻身而獨子老親實相依而爲命昔幸控辭之見聽久若縻爵之可忘心豈有他情實難已何圖隱念上累曲成優以豐芑之舊都寵以詞林之新命藩輿在御不異陪庭江水可甘無殊風

土且或寘緣於　國慶滔以自致於慈顏益隆子
母之懽無廢君臣之義樂莫大爲世未有此伏惟
師相閣下至心錫類顯業孚先耻此困蓋之中
物或失所連彼茹茅之彙遐不有遺故此誤恩及
於不肖丁寧就道勉戒出居必處以天性之所安
以誘其進趨之後念使出無煩於陟屺諗不待於
翩雛已為刻骨之深知況有　覃恩之大造苟邀
寵命一耀襄年便是夾日之餘光成此加心之
盛典其為感激曷有分涯遥望五雲却憶金華之
舊事特將雙鯉上塵　玉案之清暉不晦者心難
銘者德某不勝馳戀謹銘戴之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代劉司成謝閣下被寵踰其分榮施所生念某竿牘上陳　衰言下被寵踰其分榮施所生念某幼失先人獨依老母舊書在篋傷鯉訓之早違斷杼警心比熊丸而特苦幸從簪紱可發幽潛顧以慵病之軀自棄林泉之下計資則未登一考　報德則空有寸心　意終負於乾坤乃曲成於　陶冶田間促起猶及　覃恩泥檢新銜復邀　特疏使不肖積曠之罪忽掩于一朝二人明發之懷頓宣于　九閽此非　至仁錫類大德加心安得借其

於常局之外便某以人子之私　君寵親恩誰為造就戴天履地並覺高深更想　溫盎之懷出於撫諭之外侄某及諸縉紳傳宣　至意過辱知尤若推之國士之列若貯之夾袋之中浔寵若驚莫知所以夫特達相知厥惟臭味高明所照必絕等倫如某迂愚兼之疎懶既不能分憂當世仰佐下風又不能勵志玄脩儀末俗私心循省無一可稱默計詈瑕皆有可督何以瀹除積朽翻作深知將由　篤念遺簪曲為采飾非常之感豈獨此生某敢不勉加鞭策痛自濯磨報答恩私恃有緒餘之訓庶幾夙夜毋傷知人之明

薄材而浔效餘生可畢敢存患浔患失之心元造
苟酬將遂一丘一壑之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代賀閣下壽啓

大業熙天贊一人於久道上靈睟岳調四運於太和惟　元老之昌祺見　帝心之純佑潞公之籌遼使宋以榮懷郭令之歷中書唐其用乂豈歟其人之年德將與其國以尊安福之所生世以為寵恭惟　師相閣下天人際會　社稷為身念腹心手足之誼甚深終無心於暴跡持消息保明之道於　國獨殫力於旋乾故能坯冶一陶蕭勻羣慝下通上格訖然處天下之所難救變靖氓晏然釋

生人之所患　玄功善貸與世為春　至德不傷
偕時於壽蓋當　五老告符之日已獨縱於東皇
且觀　三台平拱之晨固聯輝於南極業出緒餘
於天下永葆真氣於環中是綿萬曆之靈祥長副
九重之簡眷某等備蒙　燕及遥切鴻私周雅基
光喜齊聲于樂只天壽平格顧追美于保衡不腆
一介之塵聊代蒼生而祝

代耿師賀太倉王荊石存問啟

天建元儲　詔存舊德　恩加酳饋豈獨修惇史
之彌文使問起居實欲貽　後王之丕則事光載
籍喜動門墻恭惟　恩師閣下　道包萬有忠貫
三精早承風雲魚水之交勤思迪篤欲見堯舜君
民之業旁作迓衡自緑野一歸而皇途多故及東
山再起而國本始安時已旋轉于乾坤　師復從
容于烟水予房辭爵翻成皓縞之功李泌還山竟
定廣平之位故知當時出閣之允即為今日定策

之晨民無能名　上已自悟遂緣慶典特賜禮
存壽考維祺方企心于引翼典刑尚在將留相于
子孫自古大臣始終眷遇之隆幾人若此況夫父
子道德功名之盛近世所稀凡在觀瞻孰無欽羨
某義屬在三恩未報一飯欣聞新寵倍踴常情坐守
關門未暇著書之請還因　詔使敢問促裝之期

代耿師賀陸平泉存問啓

造德降時維天純佑引年憲老近古曠儀矧夫紱
谷流祥夏謳答響彤庭覃慶惇史告存表南極之
離光接東明之盛事邦基保艾　詔問起居非夫
獨鍾閒氣卓然達天下之尊三安浮坐享太平遂
爾備既醉之福五絙維六宇如此幾人恭惟　台
下降精奎璧比峻嵩衡生為堯舜之夔龍老作唐
虞之巢許五湖烟水笑范伯以猶遲百歲鼎鼐調
羅公之未達頃緣慶典特賜禮存恩渥自天見

尚年之盛治清高表俗接敦鄒之流風允同霞幬
孰不欽馳某蚤從伯兄久傾　宿德景懷更老尚
想見漢帝之隆風望氣關門或可為老眊之下役
敢將賀悃上黩鑒存

代賀申相公存問啓

詩歌萬壽篤彼基光書引歷年歸之平格故上庠
哽噎之祝惇史憲乞之文非籍達尊孰熙盛典顧
自古大臣際遇之盛不必功名壽考之全或初當
於上心而遽成方鑿或遲回於末路而不及著籍
未有芝含玉秀花應金輪早開黃石之符晚結赤
松之好始終寵眷保艾優隆再見紱谷之祥光疊
被　彤庭之慶問如今日者也某惟　閣下受天
間氣為世元龜乘風雲魚水之懽勤思柴廸見

光舜君民之業旁作迓衡却歙神工歸願元造從
容綠野托家國於鳳毛管領青山下神仙于鹿馭
然而 帝懷更老方草漢儀天建元儲遂勤周典
雲霞破曉煩天使以起居日月重光被恩暉于岩
屋高風振俗通德表時是謂明良道誼有終之交
不數前人身名俱泰之美某向在陶鈞久依山斗
快覩 詔書益深羨躍箋茲束帛寧布一巳之私
歸若靈光實為天下而慶

代賀兩廣軍門戴 八月壽旦啓

恭惟 閣下眉宇天人經緯文武申伯之式南邦
岳神誕命方叔之皇命服元老壯猷世待沛乎商
霖生遠逢于 舜旦維茲秋仲是曰昌辰日月會
於壽星祥纏南極義和宿于房位光燭紫垣六氣
惟均五精遂會彼 帝太昊者司天穆持寶運若
神蓍收乎執矩顯佐元樞信惟明良之合德所以
先後而同時玉宇澄秋雲霽逢菜五色銅標考景
日移若木載中天佑一人作朋三壽昭明有俶何

須勾漏之丹砂　社稷為身定下瑶池之青鳥薄
貢輔儀載申華祝

元輔以皮林平功加少師兼太子太傅蔭一
子為中書舍人代賀啓

舜羽而格有苗坐調舜化保衡而登天老立竣
周班懿茲於鑠之勳昭哉其皇之眷若稽曩典允
答具瞻竊以自古治辨之朝不絶外侮所恃神明
之宰得策中權如魏相任營平獨伸勝算若張
仲之佑吉甫奏膚功是豈疇庸於横草之間抑
亦措世于采薇之治然未有成功于分壯除難于
腹心西討東征既連年而歌凱計安策勝遂一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戢兵下消三省莫大之憂上貽　九重無疆之
慶用階鍾卣以冠旂常極臣子之榮華明　朝廷
之廣大亦越周漢實聳聽聞恭惟　師相閣下白
星王輔黃石帝師慮深於否泰倚伏之機徂求惟
定變彌于芽蘖發作之日克咸厥功運　廟略于
帷中邊鑾方于宇下輔成醇化躋格大寧惟　帝
念僧著之籌宜公正而棋之坐八命九命直窮黃
閣之尊父師少師兼作青宮之傅且開延賞以勸
教忠等陳錫之禎周偉烈文之繼緒某欣聆盛典
載躍私衷綱紀以燕群工共矢穆皇之雅典策而
煩中令尚看帶礪之盟

代賀兩廣平皮林苗啓

形弓啟愾已標固圍之勳黃石授符遂掃震隣之寇威加境外吉協師中功滿東南坐鎮則如岳如山百粵全歸祖席運籌則若神若鬼九隆自血餘鋒銛何物楚苗敢稽舜羽阻兵怙亂刼衆焚郊遂使執事不備于額行下邑浸虧于王略滋蔓流毒豈惟荆賁之憂越志橫行實為方虎之亟爰是奉天威而遣將劍及室皇合諸道而進兵地崇京觀剪其餘孽復我舊疆已

見醜類之不遺堪為死者之一灑譬如逐鹿彼則
角而此則掎方斯載盧衆為馳而公為發蓋謀同
力協雖由三方共事之能而將智兵強實則一面
獨當之績上紆　南顧總籍中權某快覩鴻勳倍
加懽喜　一人有慶應知畫閣上之麟四國是皇
定卜　召東山之衮

代賀孫太宰啓　聖心求舊蓋　簡在之獨
銓審周官弼成奠晉　明之素著時方淇井慶此殫
深衆望倚平實　甄明之彩賢業熙天多士多方周
冤恭惟　台下元精授彩賢業熙天多士多方周
公之為太宰克宅克俊立政以乂受民既高裴馬
之名亦久雲山之卧碩膚可遜安赤舄于東山舊
物何心復青轓于前蹄粤稽在昔孰與比倫崔琰
出入十年僅聞清正山濤前後兩選不免浮沉豈
任遇之不隆抑時任之難配即以我朝家之贊治

亦有數君子之持衡端毅端肅之于　孝皇忠肅文敏之于　英憲莫不流輝寶鏡吐彩氷壺上結人主之知下壓群公之望然而龜組一辭雲霄永謝鶴書不再儀羽無期未有優悠林壑吐納希夷屢嶷師言陰儲　帝眷再引星辰之履復登品藻之堂成　聖主之知人如明公之今日者也某風被深知忻逢盛事持周刈楚已膺師濟之風踐斗調階定卜雍熙之治遥申燕賀豈為鴻私某不勝馳戀主臣之至

代候馮少宰座主啓

銓審周官弼成　虞採哲玉山遠照坐虛風月之談金鏡懸旌　遥想星辰之履渺茲在治躅若負牆恭惟　英標泰岱聲壓蓬萊學遡孔孟之淵源志在伊周之事業七司七事精天下之品流六事六聯收多方之衡鑑顧此拔茅之會不無掣肘之虞開門撤棘雖佥信於得輿棄唾積薪亦時厪於仰屋曰贊歲會而吏治弊于貂璫曰憲宫刑而國論乖於猙囿非藉真儒之作用孰回

天聽千清明允此人群總歸　玄造愧某落誦鯫
生虛庸貍德十年仕版渺一善之無聞萬里炎荒
帳五雲而獨遠却憶三齊之驅傳忽從五嶺以更
星望　馬帳於層霄載勞飛夢曠魚緘于積歲徒
欲敲氷謹藉同門附鳴積悃君恩師義何能報一
于消埃身律官常敬矢在三於天地

代賀崔按院啓

伏審臺下光奉　明綸出都大計東南民力總在
薛簡肅均節之間中外輿情爭喜　鮮于侁福星
之至考官三等賦粟九邊通天下之咽喉救萬民
之疾苦直兼銜于滄水待收　績于玄圭坐使瘡
于無敢飛芻不滯利歸軍國安及　園陵　上慰
當　饋之至懷立見疇庸之盛事某自惟不佞何
幸同方白簡飛霜久注心於鄉往長江天塹復叅
會于　提衡敬頌皇華七棘之章用展　玉節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軒之贊所祈燕及與被榮施其不勝欣忭馳企之
至

端午公候閣下啓
舜殿謌薰方逢　聖日周臺表景　敬致天行三
光盛而赤煒流祥八變和而黃琮贊慶武成賜宴
特崇論道之班畫漏侍朝獨想延英之對敢將一
縷遥上五雲恭惟　師相閣下捧日精心擎天獨
手乘乾坤之大寤啟與物而同明顧社稷之靈長
但獻身而為壽陰扶忠顧四生意於湘纍顯釋異
同絶邪萌於鼓造故得極突風之野氣變芳華近
趕日之臺涼生圓影玄宇冥龍鏡吐雲霧以成霖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寶圖曜朱明而應運石精發彩靈雨濯枝措民
物於咸熙化焦焚於不覺昔師文叩羽烈日回炎
魯邊造氷二儀召氣方之旋轉未足云多陽燧灼
離元精相授水檀卜海異物同符持以格孚終然
不隔顧此陰陽之始不無躋躅之虞鮫室歸綃誰
為跋浪鴈臣飛轡亦或生郊扇范質之清風猶煩
揮暑諷公權之穆咏尚恐忘民非特斗北之平衡
孰延天中之修景某昔事禮堂影隨綠謁今瞻樞
閣天遠琅霄徒有獻帶之忱亦効傾葵之誼樂時
驤首敢自後于玄龍贊化飛聲願長追于肆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端午兵部李啓
五神定位祝融司日德之權九法正邦司馬總夏
官之政況晨逢于地臘正柄轉於天衡陽已極而
陰生戒心于始顓不盡而明繼折首於離非夫佩
社稷之安危妙陰陽之消息文經武緯消邪蘗
于未形東討西征廓乾坤于大寰安得威加委火
氣壓炎風境無鳴夜之梟户有射團之粉材官無
事而躪柳士女競樂於飛鳧吏奉法而靜事無刑
軍閉謀而息烽不聳光生赤緯瑞應縉雲信閣下

之為功雖吾徒其被賜者也某等叨塵南國望履
北辰登氷玉之堂典刑如見想麒麟之閣瞻覲何
時聊抒徽悃用塵　台座紉蘭沐蕙敢自遠於芳
華致日謌薰頌長宣於　聖治某等不勝馳戀主
臣之至

端午刑部沈啓

統領白雲上佐畫冠之治縹綃赤熿遥輝　曳
履之班忽地臘之届晨喜　台衡之集福聊因沐
蕙輒用傾葵恭惟　台臺　擎天柱石　瑞世鳳
麟有意壽民物之生何非彩縷以仁造　國家之
命直有素絲洗漢女之寃散沉陰于夏雪感湘纍
之賦回生意于飛霜何監非時惟明兔圜扉青
滿而邪已辟于遊光揚桁緑沉而惡盡消于鼓造
蓋不仁者遠良由舉　舉陶之公而咸信不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安得不推　定國之董某等叨塵南署幸席餘芬
對　嘉樹以徘徊敢忘封植効靈畐而祝頌頼贊
階符不朕者儀所希崇鑒某等不任馳戀主臣
之至

端午公送北部啓

地臘告期赤靈表慶周官賦爵開皇路于朱明玄
象消萌戒徵陰于蹟蠋非恃　持衡于執秩孰為
佐　德于謌薰恭惟　台下氣縕四時聲揚九夏
有心絶惡飲漢室之集羹無意生明湛水心之龍
鏡遂能簡孚宅俊寅贊統均輔成帝籲之良汲用
王明之福吏怨而災蒸奪氣無勞范贊之驅風来
而殿閣生涼獨諷公榮之咏人歸玉尺世凛氷壺
某等名叨分署味忝沐蘭羨李泌之獻身步趨莫

逮効楚人之貢縷向徃彌勤不腆轉儀仰塵崇鑒
伏乞　麾存曷勝戀慕主臣之至

答中秋啓

一年月色獨讓秋中萬里蟾光偏依水麗想南樓
老子婆娑僚吏之塲念海曲漁人索莫鷗鳧之舍
賞其風韻分以酒錢雲棗慢亭雖曾孫而亦醉江
東鐵篴凌皓魄以俱仙豈必取衔月遊寫霓裳之
法曲寄懷鶴夢追赤壁之流光固已斟酌銀濤飄
搖玉宇狂歌獨笑渺天地以何窮沮道遡洞賦蕭
陵而自失拜茲明賜如侍清光安浔憑風登天柱
之峰別成法界捕趙會中嵩之嶽拱揖群真感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刻心思而成夢益深馳戀不盡謝私

三司會送察院中秋場中啓

秋色方中月華正吐九霄宮殿獨騰天香萬里山河渾成片玉庾公之興不淺魏王之樂具陳矧在衙鑑之堂上接神仙之府中天狐照同心鏡以交輝徧地紅光附法星而取耀直在廣靈高處坐塵埋下界三千試向玉笛靜聽聽譜作上清一曲欣逢勝賞薄進微觴貝闕珠宮想容光之必照金盤玉屑知臭味之非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代三司會送兩廣軍門中秋啓

玄御當秋吐影湔銅標之界　至人執矩凌風登天柱之臺論時令則六氣惟中較圓光則三門不夜群仙合樂幔亭之虹彩非遥佐吏登樓武昌之風猷自遠　允平五政同照兩藩某等受蔭八騶分光三珥道慙守臺遥瞻雲徒想　廣靈之謁穆敬陳蒭蕘當用佐桂簥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楊州權關使者中秋啓

三百六十光陰幾如秋色二十四橋明月坐聽簫聲況凌虛駕萬馬之濤而挾羽下雙城之鶴水晶濯魄那知庾亮之樓天漢乘流忽問君平之斗遠煩信使慰我陳人絃管開雲驚破晏君之夢廣寒度曲如同公遠之遊感不勝情晤其何日

代三司會送兩廣軍門重陽啓

玉節橫霜戎服紀龍山之勝金甌薦菊秋容生韓
圃之香惟日月並應乎嘉名故古今咸標為勝會
知乎鉞分天壯岳鎮丰南環五嶺八桂之鄉織塵
不起御溝越百僚之上惠露常流烈掩前修氣凌
西顥登高俯視日邊見銅柱之標對景清吟筆下
開鶴林之艷糕浮五色酒泛九華菜更揀玳瑁之
簪菊藥和金鉉之鼎神仙樂市應陽數以登年黎
庶稼場荷玄功而引慶遙知逸興薄貢轄儀聊供

藉野之灌敢異盡台之照

吏部羊啓代

東皇發育肇開四序之功冢宰統均次第五官之令維新魏象翕仰洪鈞恭惟閣下光躔夾日寅戀亮天受百司歲會之成日惟正治作四海曩孤之志與之享時遂使震索乘陽初受紱壇之英龍纏紀候劉隨蒼陸之規天地之德曰生總歸調燮上下之交為泰永見熙春某叨此觀風坐而改歲鉶佩鵷人之曉遥想朝元開尊蟻泛之晨有懷獻頌顒依大冶用殫微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代三司會送兩廣軍門節啓

歲籥風霜翕發九陽之氣轅門簫鼓先回五嶺之春在天運則貴以起元考民風亦聚而宿歲咸曰惟新之序因知元宰之功若非桁靜千營薦之蜡成四野民士安滑鼓暢而享韶華之樂衣冠安滑拱手而受歲計之咸珠海無波總覺春流之潤玉衡有政行宣魁象之和敢奏常儀用鳴積豫朱泥金簿遙知氣氣之當籠福其等不勝馳戀之至

歲除請九十翁啓

貞以起元臨而為泰美三春之麗景在此日之中宵花爆為歡忙閒各得其雖旅寓不啟獨對妻兒公亦坐遊借問何如朋友敬邀壽星之重用添蓬室之光幸賜惠臨可勝榮寵

答送年啓

海國雲生春江水動知陽和之布德于歲序為履端未獻椒觴先沾桂酒悠悠送日覺虛度于年華物物含春幸與承于寵澤射蘭梃務問東君消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數點枝頭卜稔占人喜南國風烟一元歲首聊攄
蹇柬仰答高情

代賀　按察使胡啟
升華秋憲賜履笑方　帝曰此邦當槐杌之時勉
為貞度民思昔日撫瓊崖之政翁喜来蘇烟彼法
星臨于裔土豈獨地方之多幸蓋亦僚屬之榮懷
恭惟　臺下五峰家學三楚宗盟執牛耳于洙泗
之壇與人為善攬鳳苞于虞周之世達其可行蓋
嘗聽棘古杭揆蘭右府聲齊若水譽起田郎南持
百粤之文衡東表三齊之行省中叅楚政歷最虞
書何意舊臬之棠復儼新行之柏青羊白鶴仍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寵于仙蹤繡豸玉麟兼秉權于戎索惟天啟滄海息波瀾之險故再使福星出牛女之分黔庶夾道以懌心墨吏望風而膽破馬人龍户恃有蓋天社鼠舟鮫消于見日凡受紀綱皆為鼓舞矧某舊叨隣壤之諸生新屬崇臺之末吏高山可仰久知孔孚濟之威名貴節前驅喜近李德裕之風采苦緣行役重阻叅承敢羽檄誠自厲照臨之慶所希大造不私吹育之仁

謝表文海宗師啓

貢乘鱣席執御龍門二反受知不棄朽株之用一經宣業總知大治之仁感激難形捐糜轉速竊念某本自鈞徒未除海氣薄才遲達但守樸于行藏多病早衰敢爭衡于力命南來捧檄義取抱關豈意乏趙德之文章乃幸近韓公之山斗頓忘迂腐妄意振矜近痛文風士習奔競之非遠傷聖域賢關侵頹之久方主特之在上何疑畏而不前顧心勤而力難強才拙而事多違噬腊生屯脫桎往吝

狂瀾莫障空仰嘆于蘇湖鞠草未除且久慙于禮
樂因循歲月雖肖蒲亦見其素飡忽阻山川使緇
黃浮慾其橫議政恐不免于過端安敢有心于遷
次誰為培植浮並生成茲蓋　臺下　命世真儒
奕葉哲匠力振吾道之衰曲加廣勵身任天下之
重每見堅持談笑寢中使之邪謀俄頃復百年之
舊制而鑾雅奏如登堂聞絲竹之音爽煥新宮使
入門見宗廟之美凡有裨于蒙養皆作意于先庚
使某下走仰成徽見絲毫之績上庠轉秩都由提
挈之恩從斃後而取青越薪前而見徙鞭箠策蹇
已令長價于都門斲散繮踈更望為楨于王國不
知何修而獲此亦不知何德而可酬為日無多忽
悵門墻之隔此身尚在敢忘覆載之恩但恐去此
而迷途終孤大造遂使獨行而顧影益念鴻私心
念之而愴然悲言及之而零然淚一人知已每感
慨于虞翻狐劍似君輸吟言于賈島

再請李大震鄉賓啓

孝道通于神明惟　公僅見耆年杖于鄉國于禮宜優曾緣士論之孚屈致賓筵之右遂其鄉往式飫永作表儀茲者復届賓期衆謂莫如名德譬諸麟鳳人豈厭于諦觀雖有江河衆願為之于楫祓秉上懇固請再臨苟肯貽揚觶之光髮膚無愛如但高閈門之節學校何顏謹遣門生某等力為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駕有代買舟伏乞　鑒其微誠不戕遐棄敬虛東
序式聽南陔

侯葉少宰啓

君子滔輿正叶茹茅之會含生吐氣矧在桑梓之
間敢貢微言用舒積悃恭惟　閣下　天授斯文
之重學為　王者之師　太山北斗之聲華早收
時望　紱極黃樞之事業方杭前旌然而滄海為
心　春風比度與人為善初不愛于笑嘒率性而
行絕無心于緣飾功名才技銷融于道術之中彼
此是非渾化于休容之表躬古人之所難膺　主
上之特簡品流刀尺先清仕路之塵造化陶鈞佇

贊　太平之理其于頤養有古人之志居然倚席濫
多病而衾覩爾出山豈獨鄉邦某至愚且陋
從國士之游望海上之山川可勝延結談座中之
風月有待樞趨敬劈魚箋上塵　鴻鑒潔身受事
不悉所云

答楊菁阿啓

鳩署周旋桑陰苒荏往来促膝不徒為文酒風月
之談　披豁論心間亦及天下國家之故若埽篲
之迭奏謂歲月之長貊天妬良緣倏星槎之南邁
人邈福曜遂熊軾之西征落磊倉曹誰當晤語迢
遥迄宇但有夢思惟師帥之專城設施獲展況安
成之名郡風俗猶淳禮至而民不爭我靜而人自
正南陽潁水豈多讓于古人高蓋廛書亦何辭于
漢典媿弟早衾多病又頽而愚髀肉皆消但有素

殞之耻蓬麻日遠終知顛越之期猥辱下存無能
上報

求移贈　先君撰章啓

地肅氛垣堂開白玉是為神仙之府特儲相材于
昭雲漢之章沛宣　皇澤三千弱水望隔蓬萊一
字春秋世邀華袞敬將尺牘用布私心惟舉起家
海澨竊祿虞庠時檢父書每含悲于眉極偶逢
國慶獲移贈于所生故父某身雖布衣實有古行
起赤身而造兄之產且築室以遺從昆推義食以
煦族之孤且營域以塋叔父他如及遺金焚宿券
倏廢路奠浮屍倡土堡以奠鄉創宗祠以萃族延

師以成人之子捐金以息鄉之爭婚嫁病貧唯力是視惻隱捨施至老不衰故雲竹先生有儒者不及之嘆而西猶先執有清隱篤義之編嗟埋跡于江村候閽聲于泉路如舉不肖又負前徽非邀寵于如綍之　綸竟成虛恨非乞靈于如椽之筆孰發潛光恭惟　閣下授精奎壁布武夔龍　噓元氣以翕三光將成能于大造混太虛以涵萬象豈遺德于細夫敢以先人累于作者若使既朽之骨重被光華則此所遺之枝皆歸陶鑄某不勝祈懇之至

餞座師于石城舟中

立伊洛門墻之雪會幾何時兆　關西夫子之鱣真難為別況春江梅柳俱占東風而遠浦鷗鳧獨隨仙棹　文章性道渺自此以難聞　殿閣雲霞益有心而莫遂一鑑亭疎簫日影恍若夢中白龍渚書舫濤聲忽如天上運迴自失顧溯以從敢借賸于山川與乞靈于　緒論無言不悅猶貪戀于斯更知我者師或廢其一顧

答劉端復

五羊披豁三水分携屈指七年馳神啊地道阻且長未聞蓼莪之痛羊運而往應知蠭懇之心顧我二毛亦窮五技嘗為委吏豈有意于居尊不問米鹽乃隨流于治粟褐斗瞻箕之在念亦曰本根陶冶所喜山川假勝猥冗含垢光鑄舜之未能空云塵清鐵塔標雲下視三山二水龍潭貯月兼臨天闕青溪東望則夕照斑金隱見龍文之氣南窺則長虹圍玉迴環 帝宅之基勝可忘勞清能滌俗閒

乘閒而獨咏亦觸緒而遠思九日六榕曾憶御風之日層樓雙睫猶雄控海之襟嗟為樂之幾何歎追惟而無自忽承手札如對面言扇我以仁風長謠佳咏薰人有餘馥日近況檀感不去心藐難酧德聊以舊作書之扇頭目送南鴻但覺楚雲之隔梅逢驛使應知嶺海之春不晦者心勉旃惟德不盡

答楊景明啓

史永老回獲承手教理餘陋殘被之章彩讀而媿心感而識德弟愚且病狼率周行性滯而迂猥疑覺路初以文字之末但穩一壇倏從會計之司稍窺九賦嘗為委吏徒嘆古人道在秕稂終成俗解及仄已近渺無一善之可稱借箸而籌更有後艱之可慮迫寒北首聽殿天曺杜木就繩但委心于石匠頑金躍冶敢取棄于洪鑪惟兄精忱沉識定守凝操處紛糾之時獨待國是審機權之變必挽

天心不苟為言益見夫人之甲理勿欺而犯乃為
君子之事君社稷蒼生于茲乎望治亂否泰實言
所占豈獨錫光同籍分華吾黨而已趨承不遠草
率附聞不盡之私惟希面可鑒

答李葵孺啓

一氊南海獲託　英遊三舍甘棠疊聞瑰政虞城
變并慙高柳以成陰好畤飛烏擁行旌而著異豈
無高譽齊芳漢吏之循良未必少年並駕北門之
幹局富沙蓮邑才運斧以成風紱帽清源遂　鳴
琴而送日直使高陵蔣詡自失歷歌抑令齊國子
奇亦慙英妙鼓牛刀而失笑多幸吾閩參　蟠陛
以奮聲立須公等此誠錫光于　社稷豈獨分馥
于芝蘭藐尔陳人猥承　篤念手書鄭重庭實孔

將肅爾開緘如對愷悌温良之懿德無能報玖惟
同父老子弟之頌聲所有徵私仰塵　崇鑒臨風
瞻湖不任主臣

答殷四府啓時署福郡符
黃山直上開瑤島之　天人瞰馬南来耿盡蘭之
法曜幸移　旌節出按治城方動色于占星忽
拜　恩於界玉恭惟　老公祖臺下　神明厥世
追琢其車　生仲晦之故鄉年未懸于五百
挾容成之靈氣丹不數于九還偶探蓮花仙掌之
奇忽問　薛老隣霄之勝某與彼　滄流想聞
風彩江上狎濤遂自棄于謁者　天中懸照乃分
耀于江干獨　惠特豐為詞甚腆昔仲舉下車而

孔融先肅謁臺守重而言偃推高彼皆德義昭明
故為時賢膾炙如某不才曷勝斯　寵拜嘉九頓
銘　德五中方戒僕夫但馳神于戟衛欲陳芹曝
將旅布于　階墀

按院送扁謝啓

海澨鯫生濫竽文部臺端褒字烏奕衡門方負乘
之為慙忽表閭之甚寵荒村吐色若綴金鏡之須
父老聚觀真謂玉山之照恩加朋錫感獨心雕蓋
惟台臺直道而行事每存於激勸與人為善義尤
篤于知游故使蓬茅蒙寵餘有庭堪牧馬倏此
題銜無地可登龍居然倦仰敢不顧名思義砥節
勵躬風月坐談抑亦聞古人之節屋漏有媿何以
觀日月之光所有微誠仰塵法座伏祈海納但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永乾

吏部大堂啓

某樸檄凡材支離病骨苟從祿仕已絶意于榮途勉守官常顧何心于越級録乃留銓一載而遽遷司績何功而屢玷突薪前而見徙孰為先容從爨後以取音真成異事惟閣下之心深保泰每曲軫于遺遐惟閣下之道弼王明特勤思于用汲顧此何地可以悞恩處非其據將為負乘之羞位不惟賢亦貽知人之累雖感恩于不意亦撫已而自疑所以首啟北而遲廻轅且南而踧踖豈獨重乎其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進蓋將慮及于後艱忽部劄之臨門即促裝而就道潔心受事敢忘夙夜之勞畢義酧知行有捐縻之會謹卜月內赴任馳稟上聞至日躬謝不悉所云

寄答袁六休書

流聞蓑問蓋有歲年枕席異書將如晤合忽承推轂與踊芳塵昔讌明見賞猶費單詞子尼入曺終符一字徐寧扳身于海岱蘇頲擇選于中書皆由素望遠愜輿情未有介紹不通行能無數支離病骨翻成爨後之音擁腫散材偏作輪囷之器內慙玷缺上累　知尤浔之若驚將何以報役至水鄉捧緘就道重研百舍蓋望紱氣而来著書五千未及青牛之御裋餘耿耿托之雙魚縱隔迢迢願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塵伏惟崇鑒不任主臣

迎張考功啓

伏以六年察吏蓋弼王明九等絇姦用扶國論左
曺光重從古屬之正人百職清明異日階于大用
故中書搖筆必曰蘇君即邏者稱神咸歸王信恭
惟　老長官臺下三水涵清　九龍濯鬐行成方
正　譽夙駕于　廟廊子厚精嚴　學並傳于關
洛　躡曲江之舊跡澄鑑三銓　絇嘉正之英風
貊輝四選向以題才之暇暫品烟雲今當計吏之
期特膺　簡命衆流吐色喜　明月之當空萬口

同聲聽　平衡之在手某　忝步鶴廳趴陰槐影攝
衣旅進懇無補于周官望　斗分光知仰裨于
虞哲敢因迂使聊寫心旌

答張壽張

五羊握手越有歲年一鴈飛書幾如夢寐伏審善
政洽民真心求瘼手提瀟瘵力敵天功當道既上
最聲不次當復前蹟九年淹滯乃天假以累仁兩
邑詢謀實人擠之大用辱承篤念遠錫腆儀惟地
方荒困之中正父母含哺之日顧回大惠以及貧
民某食指不繁嘗俸自足敢情相知之素或寬不
敏之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答洪衡州書

三秀烟霞想望真人之山川幸接跡于師門獲分榮于故里儼然委貌之氣色九龍雷雨洗清仙子之儀羽猶高鸞鳳之名緑樹堂簾真棲龔黃之治聽棋聲于仙岫蓋亦順風尋柯影于靈栖固宜浮道久矣有心于馳義忽爲篤念于同盟頃此鯫生何堪朋錫　璽書下勞行看嘉績之騰縞紵相酬聊結古人之好伏祈委照不任馳思

答曾直指啓　河南按院

立馬嵩高日月全低四嶽窺圖洛洲乾坤獨映兩河倚意雲箋忽来漢表恭惟　台下弘毅家傳典章世襲鱷徙韓溪正氣久廻粤界鳳棲壯嶠瑞符蚤見薦文輶軺嚴上之班出建天中之節閑妍紬惡冬雪悲寒佑德興良春風獨煦　法星明潤垂芒角亢之墟歲德宣明建福梁陳之野　帝心簡在行還劍履于螭頭風采想聞共望羽儀于豹尾應舉忝此濫竽居然忝乘遠承芬訊枉沐寵嘉蓋

答蜀布政送歲例扇啓

恭惟　唐岳楊休　伦藩作輔　仁風遠暢已寔
西顧之思扇影徐開尚想　五明之治伏承　篤
念旁被　清陰第見羣蜀道之艱難皆緣班紈之作
祟嘗讀蹙而痛心欲銭拜　嘉而惕念禮有因時在
長者固難破已成之例民不堪命在應舉或可
體節愛之心故寧冒跡于不恭少用分憂于難繼
恃有　照原遂忘固滞

謝私仰祈垂照

昔有邂逅而結縞紵之懽締戀而志瓊琚之報莫
不志存金石誼薄雲霄流美方来標徽往牒舉雖
道懸風雅而心切斗山敢避輶徵聊申嚮往不盡

答漳州閔郡守書

天寶凌空丹霞絢日風搖石影虛懸鳴鶴之岡夜
吐珠光飛過九龍之水從来此地夙號要區引百
粤于襟裾山盤海立接諸夷于衽席蛟舞鯨翔非
藉文武之風威能使軍民之帖息蓋昔有勤心急
病手拯阻飢萬目憂頑教成禮俗瑞堂雙鵲表靈
昵于當年君子一亭豎風徽于来祼卓為師帥之
重昭然史册之光繼者其誰實在今日恭惟　台
下紆緯天人馳驅宇宙朱旛熊軾暫為

天子釋南顧之憂勞問賜金將如次公入中丞之
選爭應舉叨塵年譜幸竊璧光千里宅生已欣聞
于政烈七閩晏枕敢忘德于恲幪遠勤厚誼特賜
下存亦有溪毛未為扮揄而獻顧承河潤少將消
滴之私南望海雲可勝延結伏祈崇鑒不盡微悰

答喻福州啓

伏以賜履畫疆分符作牧高一丈之蓋憑九延之
堂宣布詔條開導幽鬱興除如意藩篩易行勢處
外而稱 天子共理之臣位浸高而愈百姓難言
之狀官莫賢于為守事尤速于見功在昔名卿多
由此選恭惟 老公祖臺下鐵馬行空金虬騖海
佩陸離之劍北斗搖光奮高厲之鵬南溟借便蒼
茲海郡獲此星躔昔子固屬民夜聾息影士恭著
節靈石開雲端明懸榻于名流德遠開堂于壽母

代豈乏賢会能兼普加以校喪啓釁屬國失圖勢
隔重溟吾安知其出沒地當貢道終恐熟於門庭
非藉師帥之浮人能使生靈之帖席保茲赤子恃
有長城應舉向在金陵曾親芝宇徘徊岬峴興言
草昧之初指點烟霞如出塵埃之外景皆如昨歲
幾更星天遣襲黃來蘇遠郡民歌召杜與被弘仁
未展燕賀之私忽拜魚絨之貺感佩之至筆舌難
宣所有徼誠仰塵　台座伏祈崇照不任馳思

答丁藩伯啓

唐啓四岳師錫用章周特佾藩天基永眞矧海邦
之僻壤接弁服于重溟地側民窮席風濤而待命
稅煩商困驅喪島以為生宜
帝旰之不忘恐人憂之方大昔東南多故本起細
徼而約制不時適滋慘毒出師命將竭衆力而誰
何收燼焦原經十年而始定蓋撲於既亂者禍烈
而力勞畧于未然者事半而功倍非識周桑土併
家國以為心道契象玄先乾坤而獨照安能豫弭

亂萌克完蒼黎哉恭惟　公祖臺下眉宇天人經緯文武召棠有意隨芰含以搖青白鹿何心夾行車而獻兆瞽借藏垣之主行邀節鉞之榮某辱在幷幪慶同桑梓方畐新于燕賀忽先被于鴻私感入五中拜而三陌聊將芹敬顧備藥籠伏乞俯垂委照榮荷何勝

答簫連江

碧玉飛虹澄涵鳳彩滄洲擁蝶映帶龍津敞百雉以縈青按千峰之簇翠雲中雙鳥渺天路以徊翔堂上一琴送南薰而容與徽茲天幸假我仁侯恭惟　老父母臺下生名世地負間世才矗立芙蓉秀出萬山之表飄搖洲渚光開五色之祥收楚荊之英靈為衣冠之領袖鷄烹牛鬥聞魯邑之弦歌雉呴桑畦見中牟之童化舉竊隣三舍頓受一廛十年勉繫無由登言偃之堂萬里魚函忽爾勤荊

州之职拜而三陌感且五中顧以南轅旦夕之身
知有北面樞趨之日蓋聞貴治風被仁風有陳貞
女之貞有吳孝婦之孝貧皆徹骨蓼不樹封既已
沐德于表揚但有同心于感激顧回大惠用廣弘
施借氷壺之水以薦貞魂垂瑶島之雲載光鄂屋
真如不肖之自受豈直朋錫之可言臨楮屏營仰
祈照鑒某不任感荷悚息之至

答周推府啓

六條察吏直指仰成一郡亭平萬民司命歷稽在
昔卓起巨公封建堅正于武帝退之用譽子容精
詳于留守歐子推賢居官處瞻彭汝礪之高標留
獄雪冤錢靖宣之至德稱圭汗背終見器于博文
曳簡秉樞早受知於文穆皆由郡理立致台司巍
然一代之名臣赫矣千年之表範誰知今日直接
芳規恭惟　老公祖臺下　氣完光嶽　精感白
星世羨　德門本山河于漢社　家傳心印接衣

鉢于濂溪幸借福于越臺猗乞靈于法曜　化基
廟堂之器奮跡開封厚濟公輔之才著名真武嘗
試稽銓衡之緒祖宣之芳烈猶存從容問赤壁之
奇　公瑾之英風可掬猗歟衰衣於　社稷豈鴻陸
于海邦舉辱知有素荷德難酬凌萬頃之茫然忽
生秋夢望三山其如咫或在雲帆遠辱勤施但存
汗甲薄申緇好猗御為榮某不勝感佩馳戀

答盛大叅啓

藏省承流典一方之政本价藩作輔宣五位之詔
條地峻而望尊無有中外遠邇責隆而任重乃在
夷夏藩籬逖彼羅施包乎番裔孔明雖智僅七縱
以明威莊蹻何人拓一區而遺跡非兼資于文武
曷克翬于華夷恭惟　台臺名高北斗價重南金
義震仁懷本中存而時出左經右緯授外寄以咸
宣惟　帝顧於遐方特　簡茲于良岳山回鳳嶺
故猗耀于九苞地出龍駒行立驟于六御試看一

琴之風采定興九罭之歌謠某夙承教鐸幸潤道
淵學不進而位加餙無悚惕知未酬而日迫獨有
捐糜載承遠貺之勤益切狐思之恐薄有侑緘仰
祈崇照

答吏部啓

江上狎濤甘同漁父雲中促駕忽見徵書似芻狗
之再陳豈朽株而可器仰懸推轂但有飲氷恭惟
老長官臺下社稷為心賢豪歸命人惟求舊或以
就熟之餘道不遺遐蓋亦中行之尚何圖濩落亦
在包荒某一竿滄海竊慕雲卿千竹烏山堪逃文
定每揣心而自分漸與世而相忘偶以序遷得充
即選山公時聞啓事并介兼牧王信復入銓曾夢
想不到非開誠布公之獨切餙容流汲綆而及茲

敬識五中行趨百舍肅函先謝請事有期

答沈淮槎啓

殞服芳馨餘二十載後先步武若共一堂蓋臭味之潛投豈墳篴之待奏彈冠相慶昔但得之素交推轂何心今乃舉以及我眷爲獸誼且有裡言意豭狗可以耳陳抑朽株時乎見器原夫端居深念悲龍戰之玄黃所以核茹疇離恐鳳歌之底滯寧損知人之哲過爲同氣之求恭惟老長官臺下社稷爲身賢豪委命獨手提文章之柄狐根砥狂潰之瀾寒裡生姿繡谷之穠華盡失空中布照山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伎倆皆窮憂世之念甚殷求舊之心轉切如其不才何堪與立國于蝸之角上幾為哭于戴晉之人游於羿之彀中乃自托于申屠之足但一簑一笠安能獨外于乾坤況此日此時肯以自棄于君子敢不下漁磯而問道賡蝶夢以出山世可以為當亦從長者之後道如可止行復觀滄海之塵謹問興居仰祈鑒照

答鍾侯啓

伏以明月重淵每吐光于漢渚追風千里特起驟于霜蹄蓋寶在則圓影為招終能照乘而神遇乃天機若失遂以絕塵蓋物理之必然豈人豪而終掩人情齷齪或為按劍之投天意開通獨笑相皮之陋某嘗扼腕國家之治亂只由非常豪杰之升沉古今止此人才在上則治下則亂陰陽止此分數升而為泰否而消國豈乏人世不求士徒有心于拔異竟無補于登明況樂邑徼星蚤見新硎之

發而羊城望斗風占紫氣之騰唯彼椒人衆皆戢手何公在而鼠伏迨公去而鵂張制虎禁鼍真須異術沉淵脫罫豈曰明時方卜公論之清立展大行之志天實有意某則何功千方饒舌上誤聽聞祈子推賢直憨往昔乃貶辭之鄭重益追念而主臣對使拜嘉附之奏記入忙救火正賢哲引手胥溺之期投老垂竿乃釣叟卧看大平之日

賀太華七夕初度啓

伏聞華誕適值靈辰招搖指申天河案户銀州降幄預開中令之祥殿牖窺桃亦應歲星而出叢芳赤氣竟下班龍縠類清音如聞吹鳳會名集福同應化于浮丘夕渡天孫爛昭回于雲錦果為良日實應真人某忝陰孽喜看牛女敢獻同心之膾少將連綴之懽歲年見蓐收之執契盈盈渺渺望河漢以瀠流不懇輶儀仰冀昭鑒

答人賀初度啓

馬齒輒增每長鳴而伏櫪鷗盟已結終自信于忘機甚矣吾衰於爲初度回思懸弧之旦將在四方豈有過隙之年復能三立遠勤　寵問特損豐儀夙夜瞿然忝所生敢當華祝日月逝矣不戒與但有肅心更欲借魯陽回日之戈或可効馬援裹屍之革

答送年啓

歷四時而成歲貞則起元開三統以宜人和而布政泰光有象乾坤上下清寧鈞運無心風雨露雷時若是謂滑天之紀允占君子之享孰啓元陽以先歲籥召蒼靈而薦福誕錫庶民噓煦氣以成雲旁流岩藪恭承惠貺用寵辛盤某欣覩潘花坐增馬齒春風吹萬同野老以謳歌小雅登三撫承筐而踧踖未展躋堂之敬兼慙報玖之忱但有拜嘉居然銘德

答楚撫梁純宇啓

伏以山河兩界楚握其中社稷三都楚踞而四蓋
興王之上地實南服之要區于古見方叔之壯猷
其地猶召虎之疆理具聞盛烈大有雄風恭惟台
下天與瑰姿人歸斗望廣南顧之特簡位上將之
星纏旰衡吳蜀雍豫之交總統文武軍民之衆春
生秋殺輔成造化之功威畏德懷誕建鴻崇之業
居然杜重儼以下存念玉署之芳塵尚堪拂拭眷
鶴顧之嘉樹若在婆娑其雖不才敢忘斯義恭承

腆貺愧圖報之未能願結緇衣奠改為于既好薄有輕紗以充下御統祈崇鑒不任依馳

答樊致虛啓

學易可以無過孰窺聖人之時出門而交有功乃見先生之晚淮槎一葉昔抵掌而談經世之言義畫六爻洗耳而聽先天之論茲謂良遇輒勞遠思雲墜瑤章若曰獨子可教盱衡滇策可使劉晏復生儒者耻一物不知今其爽若朝廷浔斯言而用利當何如蓋天將通滇運之窮故公浔代船政之匱是其易之所為乎何其快之若此也某生而不慧世或有心伸紙未終已見梗梓毅江而下嶽鬐而

咲殊軽古人借箸之籌敬歸貺命于使人貊備南
来之酒價幸祈委照不任主臣

寄葉閣老啓

伏審致政明農備古人之盛事退居結社接有道
之高風主眷既去而彌隆公論于今而益重福唐
山水持誇箕潁之流真率知交遥咲耆英之老世
波已逝手援何居薄禹稷而不為兼歐韓之所闕
試筭近代孰如先生蓋善其出不如善其歸有其
位未必有其遇有其遇未必有其年有其年未必
有其文真鄉里之榮華實百代之瞻仰也某狼率
周行猥疑覺路退而有身家之累進而有疾病之

憂醜頹以出苟禄于時本無才而思用其未足非當事而欲效其匪躬世咲其愚自知其閽吹劍于戴晉之前爽然自失尊足于申屠之後竟亦何歸待滿乞歸蓋在春夏之際因風寄候如登畫錦之堂勤飛夢于天南桁歸期于海上肯夕南臺半江之水與滌長安十丈之塵臨楮悵結不任主臣

題龍塘文昌閣龍門道巽

天墾龍津地扶鰲極乾坤片石獨收萬古之狂瀾雲樹千山全護一城之王氣金湯屹若成都成市以如雲玉印煥然憲武憲文而指日不開大朕孰協英靈宜驅石以截流直作龍門大道宜梁虹而架壑總成梅島奇觀遂使金關瓊樓不移時而矗亦玉繩碧落忽在地以平鋪憑軒則轟雷瀑布山翠搖光不數蜃樓之現縱步則帶礪榮江雪濤避路益增砥柱之雄凡我同心各輸義助

完整梅嶼庵題辭代海金作

梅嶼突然峙於海上孟溪飛練秧千嶂以駭靈滄
海送潮濤三門而舞雪收天地于明境之中挽江
河於狂瀾之豗是為上勝宜有精廬鰲頂蓬萊故
是金銀宮闕世間福地定来筐鶴神仙獨惜此庵
久未成就短垣數尺依然道路之窺右榭幾年不
蔽風寒之入蓋主管每等於置郵故功德或委於
草莽自非賢善孰竣弘觀杖錫南来聽潮音而悟
道結跏默照吸靈氣以知因欲成一簣之功必待

萬緣之助夫琅霄有缺曾聞五色石之煉成堊草
雖微且於文六身而化就豈斯人天之衆致有遺
勝之規不揣胥陳總為福利之捐一磚一瓦就成
廣厦千間容滓一豫一游何有閻洲三島諒非為
已恃在德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衡鑑銘有序

三山董應舉 著

夫運鈞密勿品藻人倫萬有之所取平萬形之所待照低昂失當則隙見于偏隅好醜易形則殺生於眉睫則有暗軽暗重而不遠天下之情則有我妍我媸而目淆天下之品軽者售而勸為軽無為重者矣媸者售而勸為媸無為妍者矣事因之叢挫風以之波流國之所患固在于此夫物之相物

雖天地不能齊其質物各付物雖造化不必私其
仁是故璣璇以一七政遂均日月以臨容光必照
王者法天殼地豈以有我容私心本至平豈當物
而乖其則靈亦不昧可燭物而損其明璣璇雖平
不能稱物日月雖照未聞寒瞻物有尚象理可喻
心平莫如衡明莫如鑑商曰阿衡蓋取平章之義
周銘人鑑亦云朗照之神平則不頗明則不爽不
頗而至公明出爲不爽而至公成爲合併爲心王道
開顯于以整齊天下驅使群流不出朝堂而扶皇
極蹇薰蒸猶運之掌矣爰作衡鑑之銘用代規玷
銘曰
懸木爲衡范金作鑑明星燦分秋水澄湛聽物自
來隨物自監尒惟無心物乃有則昃之非恩低而
非刻媸不爲嫌妍不爲德尒若有心擾擾内惑明
亦不明平亦非直爰有哲人觀象默識考中度裏
流照四域六符不頗九徵不惑好惡低昃歸于皇
極亦惟無心能爲衆式有心爲平便成執一有心
爲明便爲逆億明用是衷道用是賊戒哉有位以

虛為壇視此鑑衡亮于社稷

萬世為土碑文并銘

文廟故有像摹土為之甚褻嘉靖九年詔易木主而廣州府學諸像猶屏之座後歲久且敗矣遼脩廟謀之順德倪令公尚忠謂藏之便遂浮請于按臺李公時華督學表公茂葉乃相地召工治車除道奉而藏之番山之北隱隱三峰垣焉而樹以碣三一曰萬世為土二曰聚靈費凡三十餘金既竣舉為之銘銘曰

天郊無形地社無像日月可寓其光安倣鄉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章聖容可想描畫不能土偶爲像曷昇景三峰
曰以藏往於萬斯年同歸天壤

德烈頌

德烈頌者頌中丞公皮林役也皮林楚苗跳而與外夷媾侵我王畧 皇帝赫怒命公協剿公親督所部乘春出師梁阻明誓開示生路且戡且降不五旬而剪若梃稿人皆謂公神謀武節逢湧焱逝愚獨以公此役不難奏膚而難生貽不難致届而難急隣何也仁不兩存勢有緩急也楚人有言止戈爲武其德有七公皆有爲自播難作而西南繹騷皮林乘之外變中撓全楚震驚公一舉而芟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桑蔭未移而箐竦峒谿狨嘯息聲是禁暴也昔陽
旻行立多殺為功而冤不可止誨亂釀凶君子病
之公不佳兵明揭二曺風曉戲下解縚釋囚以導
服降上存皇仁下散叛黨而獸不困鬬火不焦林
是戢兵也除震隣之冤披心腹之疾蕩蕩南服極
于銅標是保大也三垂既平五管以清赤羽無馳
白狼有頌是定功也王愾不敢民不得安此苦調
發彼憂章薙勢且兩殘今師出而木拔道兌父始
保子妻始保夫四業不敗遐遍救寧是安民也是
役也譬之踣鹿或犄克咸厥功而粤力為多
公實指縱三軍慴呼群帥讓德是和衆也夫粤之
前勳掌故可覆西山之賦八萬有奇藤峽倍之猶
歷三時今費僅六萬耳而設旛建鼓不處不留其
費省其師速其功神所陰遺財力而有造于南土
者甚厚是豐財也夫財豐則裕衆和則濟暴禁則
威兵戢則惠民安則治功定則庸大保則勤武之
七德于是乎集頌之武曰無競惟烈言武烈也敷
時繹思戎徂惟求定言武德也夫有烈無德烈則

不文有德無烈德則不耀德以出烈烈以昭德此
山甫所以憲邦召虎所以揚休於江漢者也遂為
之頌頌曰
皇覆有土烈于前古含氣必育蟲蛇亦睹蠢茲有
苗狎我天祐捕雞貢蘭稀突獸怒結我蟊賊墮我
城府戕我受民缺我齊斧戾沅以南晝桴夜鼓吏
士愁毒蜂屯旅拒於赫中丞為國方虎有虔秉鉞
親簡所部三萬其師刻日持脯曾不旬時汎掃巖
藪大憨必鋤弱順者撫仁貸義誅無或亂怙狡兎
悲懽魂魄散聚昔誤吠堯今乃識主顧奉天明行
頭籍戶三方罷兵百城晏堵西師暨暨載途呼舞
春樹青青春風翔翔獸不儆群戎不伏莽市不徙
隧閭不改伍山水廓清峒雲溪雨嗟彼有苗曾頑
舜羽德則其人撓則鹿麏昔格七旬今僅以五
明德漂虞公功踵禹不殺則神耆定則武惟德惟
烈惟君惟父嶪嶪麟臺屹屹天柱山石可磨為示
六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都賦

昔宋人有作汴京清明畫者寓思頗遠稊乎有豐豫之警　國家定鼎金陵　成祖改卜取象北極蓋示星拱之義燕以迫壓異顓顯揚威靈有警則烽火易傳地近則虢雷易震赫哉　聖謨厥攸世矣侍御某公深浔此意繪之縹素名曰積勝予反復流覽仰　神聖之無競見　皇圖之有奕撫卷吮毫不覺娓娓夫豐水貽謀商邑建福商周諸君子之所倣揚也上林三都亦極人才之致予雖

才謝昔人而意各有為豈曰侈目飾觀夢靡蕩志
云爾其詞曰伊昔建邦實重上游扼險百二環顧
中州漢閈西奠宋襲東周強弱斯判畨大其謀惟
我　國家開天闢地始基于南殫其壯旆天啓北
土乃殖乃昌狄虞都之疆跡應箕尾之靈光天則
有樞皇則有宅汎六百年之氛翳奠億萬載之丕
則控沙漠之絶域憑滹河之橫駛枕居庸標碣石
左環滄海右擁大行鸞峙鳳翥翥翼其有京前則涿
鹿蚩尤也後則追貊倚薄召公之所奄壯國也餙于元遼集于天邑纏日月之綺
纚屹宇宙之軒廓臨制八方揮戚六幕於是定鼎
凝命正離燕翼卜郊立社經野建極闢四壩開萬
雉黃道周亘紫垣閱侖鑽玉柱以擎天截金題之
炫日欽岑迢遞巖嶭盤躍奇端門之太極耦乾坤
之清寧文華武英論道承明亦有離宮別寢閒館
崇臺環列星布綦置簪排顯靈祈祥奉先思孝皇
極秉躬東宮啓后長樂鐘聲昭陽樹色椒房掖庭
璇廬秘室亦有芳林茂苑少海蓬萊移天河于太

液儼星渚之瀠洄隱栖龍之綽約矯射鴻之崔嵬
流覽目窮畫盡心頹外則百司庶府萬井千廛朱
甍夾道甲第雲聯列肆霧織蹂轂摩肩偕偕璘璘
橫貫層騮則有游士飄纓任俠說劍擊筑快心市
駿流羨月滿青樓仙游夜清奇甸角剌僧廬浮屠隱見
西則無戈月氏北則蠻貊鞮鳥桓各以方物來享來
方重譯通道造庭東則朝鮮勾麗南則牂牁夜郎
王則有歲星之獸跼勒之獅騶虞繡虎玄豹虢犀
觸邪獬鷹貙豰駱駝翠鸞孔雀丹鳥奇毛又有霍
山之玉大宛之珠魚腹之璜驪頷之寶黿文珊瑚
未難火齊寶布象簟錯落照耀斯慎德之所招實
綏柔之明效也乃若重關屹嶉川原衍盈亭館相
屬牙檗相乘則有侯門尹子抱關候羸授管秉鑰
望氣占星奉使出狩之軒分符弭節之車皂羽飾
翠雲霓結旂曳慧星于落日綴明月于圓規走盧
溝之危梁馳綠楊之琉璃斗如電激疾若颷分應
接不暇往來繽紛或解轡而偃息或望塵而載犇

或風塵而爨或道汲而泉或濊溷而牧或饁餉而
田或倚樹而嘯或荷鍾而眠見稼穡之艱難知民
食之所天至若攀金鞏墨顯貢榱颺黃封百道縢
鏑千箱驟馬仆車咽路轟岡椎膏吸髓塵瀆上方
或鑿山而桃禍或航海而遺殃豈共球之所入盡
貂豬之搶攘夫世無勤而不治欲無極而不荒地
無大而不圮心無小而不昌雖累洽于列聖亦虞
損于後皇嘗試登高山望氛塞按畨記列職方居
庸紫荊山海遼陽去京師其幾許時嶪岝于疆塲
蓋有永樂三犂　宣德喜峰銘功瀚海天壤無窮
英北狩而来復　肅城守而張皇貢市成而甲
鈍大羊飽而敵強吾安知夫戎馬之不郊挽掾之
不苦甘泉燧而警漢渭橋薄而迫唐于是　皇帝
惕然思蹶然作奮然坐廟堂朝方岳闢四門進鉛
鐸祠郊廟御講幄警桑杜勤錢鎛餙邊防彊戎索
發內帑以犒士校英雄而圖略收出虎于檻阱還
掃除于閨閣實閭閻惠中國歌舞絃之薰風舞尧
階之干篇保金甌于無虞紹祖烈宗功于鑠焯將

駕三五軼百王垂萬世等乾坤豈漢唐基所可
尺量而尋度也
亂曰天地昏蒙日月揭兮太行嵂嵂天造設兮
襟海帶河背則碣兮四百重歸胡運謁兮建以
為都皇則哲兮衆星所拱九有截兮萬國共球
辰其轍兮岌鎮玄冥驅胡孽兮殫威振靈復牙
蘖兮犬羊不常誰能繫兮庚戌憑崚城岝陘兮
絆絆千城誰為傑兮守在四夷三五軼兮郊馬
不生泉冽冽兮貔虎百萬狼烟絕兮曰慎德而
脩備萬世世子孫金甌永無缺兮

策問一

問天久不雨荒徵見矣古所稱脩備脩救者姑勿談請與諸生商目下之急者夫白艚漏海奸商接濟禁之誠是也然愈禁愈漏米價愈貴沿海村堡之間豪為政巨室閑雜徒使舟鮫輿隸之屬藉手為市耳抑亦有弛之而通貴反徵賤乎或曰此方之粟下之南韶其價半然無柰關稅何来者反走矣然猶可諉曰厲階非我獨柰何胥役豪猾民之以禁敗禁且使其價日躍也夫禁防外出也而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儻內民可乎或曰久旱人恐富者備荒黠者喜荒
今獨不浔李衛公馬鬃一點耳兩三日而開羅者
恐後矣如是則脩禳急乎恐非巫厊所能為也意
其洗獄乎恐惠奸矣禱賽乎恐彌文矣然則何道
而可夫設誠致行無響不應東海桑林可覆視矣
誠與子反覆雲漢之詩抑何其詞之恫愴而有餘
悲也語曰饑民易動飢國難支爾廣不無事矣乘
以飢旱其何以堪萬一不吊恐其危不止若丙申
葦野之慘也爾諸士其預計之常平可發乎施舍
可勸乎粥可賑乎口可計乎一切山澤之利可弛
以便民乎飢饉之後必有疾疫之災草澤之亂消
救之術其道何繇此非徒食肉者責也其詳以對

策問二

問書贊和衷尚矣今有無論九官十二牧師濟讓能時有吁咈周召弼周猶假言以釋意而上堂相爭如虎不名為爭無乃與前肯剌謬歟或曰君子和而不同不同所以為和乃馬首欲東二憾縱徃子員子朱之爭同歟否歟或曰不和之端起自意氣故宋有洛蜀黨之爭禪俗學之辨然則不和非獨小人有歟豈此所謂不同之和否耶抑治氣之學即吾儒亦有未盡講歟乃今尹政轅卒狥嬖大夫

之策不自愈其無謀而馳救斬人者卒勸以徇彼伯國之餘烈哉抑何其能相下也推是以往何國不濂吾儒率少之而行卒不及又安用和同之辨為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丘竊有志焉爾諸生其究言之以卜他日和衷之業

策問三

問弭盜無他術如司馭司寤保甲之法善矣然可行之閭左非所論于山海奧區也廣故盜藪而新會東莞為甚非獨民頑蓋其地倚帶山海有所容逋急則擬而走險不然汎汎之乎不可跡之鄉故梳捕或難之今且俗互鄉矣富有力者或衣冠之裔多造樓穴地而入人其中親戚子弟自相捕掠取贖動以千百或錮人女為妾直尺有咫之地竟無覺者或連村數百十家無不講于聖賢仁義之術

通年以来三劫有司奪其印取其家則其他奸紀不可勝數此豈有異夷虜耶然多出于新會事發多不竟治此其故蓋難言之夫貧而盜猶可諉曰不得已而富且為之鄉而數人盜猶可梨求而閒或鄉盡盜也今欲築桓東之塲乎恐殘而不可為也欲行保甲則甲長非其人必互匿即其人亦恐見螫不敢發無已則有解渤海之繩乎又不然長耳目取其魁宿尤無狀者覆其家不使有口者得關其說一懲而百可戒也此其人巡尉伍長盡知之怵于勢沒于利又恐樽虎不斃又為所噬或曰去盜必自衣冠始然與吾輩悲此方輪廻惡道他日將有戒曾子之轍回墨子之車者故顧諸生究其源委令得設施洗滌之也毋忽

策問四

記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夫敦行必自士始矣下以表俗上以待用必行爲先如魯論所論次士品可覩也爾廣故多奇士無論建功伐者多矜脩即如謝天錫李子長何庭矩梁邦矩輩踔踔有足稱者邇来風靡甚矣黠者羔雉詩文游大人以其聲請事郡邑嚇閭巷其下者足跡接乎公庭衣巾敝衖巷單規雙規有同市賈又或詐名聳告從旁而分其利出則因首跣屨紅紮其裳招邀街肆囂

起風波敗俗傷教不恥為之其中豈無有慨然獨
復於頹靡之中流者嗟夫士民之倡也士不率教
民將何望家既不脩庭益壞矣乃知莊渠屬禁亦
良有以吾欲與諸生尋先覺之軌轉移舊習為群
庶倡道將何繇夫久迷之習難卒返也衆惑之事
難卒諭也故責師儒則權輕而難于創欲望督學
則勢邈而難於知廉節行創無良非格心之至術
身率而化之擇師儒久任之有效者增其秩庶幾
乎然非可易言也顧諸生有志者為我詳其術略
以知爾表俗待用之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策問五

移風易俗莫善于禮禮者履也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夫廣故自有衣冠之氣其間一二風俗猶有可
悼痛者奠者藏也舉而火之略無有泚蓋亦有感
堪輿家而忍為之者病不服藥而謁于鬼三家之
市必有澆祠亟覩僧道為政而分先王政教之權
雖經魏提學痛懲而未盡革也婚嫁用樂非古也
至用糖梅粉果供諧謔嘲謔之資幾爭亂矣其無
理者朝而定盟暮以睚眦析梳即衣冠不恥也小

策問六

問本原山川極命庶物君子取以蓄德夫廣亦嶺
裔神區也星于何分地于何屬山于何来水于何
極國于何開武于何植在漢何名在宋何職龍戶
何生馬人何出外濠誰濬六脉誰鑿朝臺何在鐵
柱何缺六穗何神三城何狎二孝何人三忠何烈
十賢誰居二獻誰接廣乘誰昉徵士誰傑甘溪誰
疏火葬誰注廣恩誰成瑞澤誰宿銅鼓誰遺玉簡
誰錫靈鐘何飛二劒何躍峽山誰隱躉齋誰關宋

陵劉塚誰偽誰真越井崖門誰浮誰失安樂壽安
建自何年含珠斂雲廢自何日朝露昌華今秋碧
玉霸氣烟消仙風雲滅丘亦不浮海為誰竭雖總
雜以無章亦證鄉而有浮綜博諸生為我奮筆

問桑柘綢繆昔談尚之矧今多故之粤哉吾且與
諸生評粤故夫飽而任重百里猶輕飢而任重十
里即仆何者內匱而力不支也廣自數年以來荒
旱頻仍海警不息岌若危苕而額外之征動以二
十萬計而無賴惡少翼虎食人不擇良賤肥瘠不
饜不止舟鮫祈望守以群狼府縣庫藏搜括殆盡
何但倍蓰于前數也然此猶其一耳開採之役禍
及山川至于地竭民斃淵虛鮫泣斁貝文犀皆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膏血龍户盧亭散為盜賊然猶閉建不休拓地不已吮髓剥膚未有期息兩虎噬羊蔑弗盡矣嗟夫難矣哉今之粤也此如蠃砥百鈞在負促之百里不死即逃萬一海氛乍發山瘴併流師旅驛騷府庫既虛憑何取給羊城雖堅坐困兩月潰矣此時夫已氏也即鑾而食之有及乎哉蓋粤人愚頑易動所從来矣愚則忍死頑則殺人矛忌區區名分盜賊縱横採珠罷歸諸蠻且有鯨飛噴浪之心矣設有如許恩者誘之五嶺未可安枕也此皆不必然之慮而不必其不然者今為桑土計虎未可逐為翦其翼乎民既魚肉吾少息之乎在彼既不可聚會燕享酬應賀贈從約庶乎可數至于蠻戶不敢歸者招而撫之給以農糧可滑朕兵數萬與其棄為盜賊毋寧收之或應卒一助乎夫識時務固桑梓賢俊之所圖也其詳以告我

策問八

問學之學則白沙其著矣其學以自然為宗以無欲為趣以靜中養出端倪為功以合內外為道以孝為德以毅為守故從之游者多獨詣之英如李世卿林緝熙湛民澤張東所諸賢其所得亦有可言歟或曰白沙之學浮之象山乃其所推尊則曰元公淳公其至矣其亦有可想見者歟夫元公淳公未嘗不仕白沙之不仕何也以母也其以母何早寡也然則孔子非歟夫學以經世也如使儒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惟將母是念則宇宙事誰任之況仕而迎母于官是忠孝兩得也或曰白沙之志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者然則孔子何以依依于陳可公養歟曰孔子聖也故無可無不可白沙賢也故有可有不可然哉然哉予素慕先生學而幸至其地恨不得如朱劉二三君子為之勸駕況生其鄉梱其韻講其學其有能得其指歸確言以起予否

漢壽亭侯拒孫氏婚

侯之拒孫氏婚也或以娶城之禍萌于此矣蓋有深念為矣前良曹氏德意不忍于華容而遂以失賊矣亦悔之矣其拒孫氏婚也曰吾與孫氏連婚萬一他日吳蜀爭銜有如赤壁之役吾無以處孫氏也況人臣無私交爭矣蓋悔之于曹而峻拒于孫也是春秋之義也雖然曹不死則漢不復然使曹死于華容則孫氏豈徒思以江東終者諸葛之委華容于矣也有以夫向使當時先主已得蜀漢

基既定吾知諸葛必有以處曹侯或亦不終生曹
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李公時勉事
枝山野記記正統中李忠文公時勉為祭酒也時
則閹豎擅權大臣順使矣公獨與抗禮不為下又
不賀其生辰振固不悅及進香　文廟舊時司成
有茗筵之歎公獨否振深銜之求其罪無所得一
日公以彝倫堂大樹數陰妨諸生班列則令伐其
旁枝振聞之遂傳　旨勿伐國子監前并及司業
趙琬掌饌金鑑枷皆重百斤其一特重窄口為公
設也鑑曰鑑年壯當荷此公曰僕雖老筋骨堅即

以白荷諸生司馬詢等數百人伏 闕以請有石大用者獨乞身代先生禍猶未解公故所厭恥教李繼者嘗游庾伯間至是因其伯李求救于會昌伯孫孫 帝舅也會昌是日適生辰 太后有所賜因附奏臣比年生辰每浔諸公卿賀如國子李先生不過一幅帕子然辱此君子臨賁為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為 朝廷裁抑楊之禁臣庶無此人竊為不樂奏上 太后即邀 上祭酒儒臣尊貴素何辱之 上曰不知也遣人問乃知振所為即飛詔釋李先生就詣會昌賀壽矣權瑞為 朝廷進香文廟欽之茗筵于禮未甚過李公猶不肯寧至浔罪則其所以自處者可知矣方禍之剡權瑞熾焰人宜無敢近者諸生不顧其死顧代之此自其義然耳李繼素為公所厭以今人情宜可乘此釋憾何以忘悄忽從中導竅卒脫其難則當時人心之公其不以喜丑惡為佻德如此且亢厲守高者今不惟不之怨且願受重拊何代無賢阨而知自公貫禍趙司業金掌饌以公見累宜不能釋然

節此豈出俊厨諸君子下耶計閣振所以挫折公者謂可死公耳不慮天恩飛釋公名因此益重而趙金二公亦因之至今有聞閣振氣焰今竟何如此事有數端可以發噱既者聊筆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節婦崇氏卷

世之難節婦者輒比之忠臣董子獨不或曰何以曰節者不詩書而節也且不近名然則忠為名乎哉曰忠不為名亦有以名忠者矣以名忠而取償為其愈幾何夫忠者不欺也今之簪而紳者其行事其處心充類至盡其欺與否當自默知之夫節也者而有欺乎哉不欺生夫而後能不欺死夫然多從草野浔之以其處逖而終無名想也于吾族得二人為曰蔡氏曰陳氏世皆奠之童顯予以為